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illegible]學圖書館藏[illegible]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四〇二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朱子論定文鈔二十卷 〔清〕吴震方編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一
鳳池集不分卷 〔清〕沈玉亮 吴陳琰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四四九
續唐三體詩八卷 〔清〕高士奇選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朗潤堂刻本……五八八
唐詩掞藻八卷 〔清〕高士奇選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七一八

朱子論定文鈔二十卷

〔清〕吴震方編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論定文鈔二十卷》提要

朱子論定文抄序

衆言淆亂折諸聖去聖日遠邪說害正仁義路塞子輿氏辭而闢之廓如也當是時異端之學不有孟子孰從而正之然自戰國及秦以來游士縱横捭闔以其言傾動世主此其人皆貪得苟合謀詐之徒恣爲險危叵測無忌憚之說彼亦豈不知悖於聖人之道哉欲自矜其所長則不得不深匿其所短欲苟一時之得則不復顧萬世之害舉先王所以成教化而美風俗者道德之事變而爲功利之階凡師之授其徒者亦莫不各有所學焉浸淫既久中扵人心由是百家紛出奮其私智蠭起爭鳴扵是敢顯然有非聖之書者矣兩漢表章六經稍稍歸正然微言既湮其流至於曲學阿世爲人心世道之憂歷晉唐五季之餘猶未衰止也中間二三賢才之士補偏救弊使聖人之道綿綿不絕如綫者此

其功亦豈得泯泯而無傳也哉然其邪正雜糅道失其歸而學失其統亦莫有能起而正之者雖以濂洛之賢其言亦僅邈焉孤存於世其他離經叛道顯悖於聖人之說者亦已多矣不有興者曲學之弊後之人孰從而正之逮及南宋紫陽奮起集諸子之成釐百家之謬至於今使世之學者知道之有歸而學之有統謂非朱子之功將誰屬哉昔蘇氏論楊墨之害等於洪水

廷敬亦嘗謂曲學之害甚於異端韓愈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廷敬亦嘗推尊朱子以為功不在孟子下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願學孔子者曰我知言夫言之淆亂難知也久矣由孟子至於今千有餘年視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遠也聖人吾既不可得而見之矣見學聖人者吾將取以為則焉朱子善學聖者也其評論古今之言散見於群書及其子集中者石門吳子青壇距戶十餘年潛心蒐輯薈萃成編都為一集名曰朱子論定文抄其意可謂勤矣方今

聖明典學以聖人之道為必可行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陂衺新異之說不得至於

黼扆之前知言獨盛矣將見學術日明人才日盛彼矜其所長以苟一時之得者舉皆無之而況離經叛道顯悖於聖人之言者有不回心嚮

道俗變風移以自外於

聖明之世者哉余是以知知言之功於茲為獨盛也今是書上佐

乙夜之覩益廣文明之化又不僅為學士大夫誦說服習之資而已青壇以書來問序於余余是以喜而為之序

康熙歲次癸未孟夏高都陳廷敬譔

朱子論定文抄序

紫陽朱夫子闡明經籍以啟牖後人天下莫不誦習其書自文集語類外尚有語孟或問輯畧精義及各種遺書經呂子晩邨為之重梓行世於先儒著述幾幾表章無憾矣語溪吳青壇先生與晩邨為同里至契復輯朱子論定文抄上及經傳子史下逮有宋之文朱子莫不各有品評但其說雖存而其議論折衷則各載於他書學者按部尋討苦於卷帙繁而力瘁青壇先生則彙萃成書標朱子之說於前而備錄原文於後能於舊日成書之外別出見聞讀者展卷之時釐然在目俾夫含英咀華食膏腴而飫神髓豈不為後學特開關鑰乎是蓋合理學文章為一書不特弘被後學實則有功考亭誠從來所未有也書成癸未仲春恭逢

皇上南巡幸浙遂繕寫進

呈時兆鰲亦進

呈杜詩詳註聯趨

行在者數日因得從容卒業乃作而歎曰世之習古文者但知鹿門之文抄而不知半出於正宗卽知西山之正宗而不知實本乎朱子今考文章正宗於韓歐八大家收載為獨詳非茅氏所取法乎朱子平日論次左國秦漢兼及唐宋名家非真氏所託始乎但此說未經人道則亦晦而不彰或疑西山採取富而別擇嚴若是書則泛濫博收文非一體似非古文準則愚應之曰讀書貴乎知言窮理一切是非異同前人著作豈無得失唯能兼資博考虛心而覈索庶乎析理於幾微而斷辭於疑似以此廣學問而長識見則其取益也更多視世之規規然比櫛字句摹擬詞華以為古文準則者豈不大相逕庭乎青壇先生同館前輩也向在金臺聆其言論

手采留心經濟期於坐言起行自退居里門日以著書為業近尤簡重沉默覧其東軒晚語可以針砭子弟可以警悟士林亹亹乎真切篤實葢歷練世故克己省心而後得之直堪作小學外編別有說鈴採拾方言雜記凡百餘卷皆本朝六十年來縉紳黎老親誌其聞見者又可續今世說一部矣至於文抄鉅集根據紫陽包羅數千年文字抑可以知其嚮往大儒學有原本

非汲汲以古文鳴世者比也旹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孟夏甬江年家眷侍生仇

兆鰲拜題於武林書舍

朱子論定文抄序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葢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是文章也其實即性道也性道由文章而傳故舍文章則無以求性道自夫子殁而大義乖微言絕諸門弟子所記論語而外唯曾子子思子夏獨有傳述而它無聞焉其後七十子之徒各守所聞於夫子者以教於四方

數傳以往去聖漸遠漢興表章六經以迄於宋諸子諸儒或純或駁而聖人之道亦時顯時晦逮乎朱子而聖學始有所總萃焉乃一厄於當時偽學之禁再厄於後學異同之說甚至流為門户若水火之不相入是亦吾道之憂也我

皇上睿學淵深崇儒重道右文顯俊首重理學兩闈以性理試論童子兼小學命題士風一軌於正又

御製訓飭士子文命國學勒石頒行垂諸萬世士子無不恪遵聖訓咸知宗守程朱以共臻一道同風之盛第朱子之書遍布以來蒐羅校刊益詳且備矣而於朱子之論文未有專輯者（震方）自丁卯春歸里十六秊中每讀朱子之書見有論及經傳子史秦漢暨唐宋之文者一一摘而錄之附以本文彙為二十卷名曰朱子論定文抄是雖就文言文而其闡發精微窮深極妙論人論事無不指歸於聖人所謂由文章以求性道者其在斯乎是非真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之所得比矣況其發焉者乎

康熙壬午夏六月丙辰石門吳震方序

朱子論定文抄凡例

一蒐集以專輯朱子議論為主非選古文也故有片言數語論及者即為錄入其或歷代名文在耳目之前者未經論定槩不敢載

一朱子之書如全集遺書語類或問語錄近思錄言行錄儀禮經傳通解綱目家禮諸書固已家奉南車人操矩尺矣而其論文之言散見互出獨標名理特著心裁蒐集掇拾考訂歷有秊所豈敢謂盡朱子之餘蘊而於學者讀書論古之資未必無小補云

一朱子之言或於古文舉其一端論其一段則亦節取而抄之不復登其全文亦有一篇之中而稍為節畧者總以發明朱子立言之意而止非以誇卷帙之富讀者幸無

以脫簡為嫌

一是書輯成後聞明楊碧川先生曾有斯編惜未及見茲集亦碧川先生之意輒恐所見不廣搜討容有罣漏俟求楊本再為對正庶無遺憾

朱子論定文抄卷一目錄

大戴禮記
　武王踐阼
　夏小正
春秋左氏傳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石碏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矢魚
　衆仲論姓氏
　臧哀伯諫納郜鼎
　申繻論名諱
　臧文仲言興亡
　陳敬仲卜筮占辭
　齊管仲請救邢
　畢萬筮仕占辭
　管仲責楚
　晉卜人言筮短龜長
　宮之奇諫假道
　叙齊桓公葵丘之會
　富辰諫以狄伐鄭

叙晉文公踐土之盟
臼季請用冀缺
季文子論出莒僕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齊國佐對晉人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叙晉立悼公復霸
穆姜筮往東宮占辭
師曠論衛人出君
鄭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叙鄭子產為政
子產論尹何為邑
北宮文子論威儀

朱子論定文抄卷二目錄

春秋左氏傳二

孟僖子語大夫
子產論伯有為厲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叙楚靈王之敗
子產爭承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郯子論官名
仲尼論政寬猛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晏子論禮可為國
孔子相夾谷之會
子貢論二君
楚昭王論祭祀
冉有郤齊師
仲尼論用田賦
仲尼請討陳恒

公羊傳

論宋宣公

論孔父
論仇牧
論荀息
殺洩冶
論隱公
左氏國語
芮良夫戒專利
召公諫監謗
左史倚相規申公
展禽論祀爰居
戰國策
魯仲連論帝秦之害
荀卿絕春申君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離騷
卜居篇

朱子論定文抄卷三目錄

老子
道可道章
不尚賢章
谷神不死章
載營魄章
三十輻章
古之爲士章
有物混成章
知其雄章
佳兵章
昔之得一章
道生一章
名與身章
以正治國章
治人事天章
治大國章
人之生章
莊子
養生主篇首章

大宗師篇首章
夫道有情信章
在宥篇論人心
廣成子語至道
天地篇論德性
天道篇論道之序
論堯舜
論道不可言傳
天運篇首章
黃帝奏樂章
秋水篇節文
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
庚桑楚篇宇泰定章
則陽篇丘里之言章
天下篇論道術
列子
天瑞篇天地密移章
杞人憂天地章
黃帝篇病瘻承蜩章
湯問篇甘蠅善射章

孫子
計篇
勢篇
軍爭篇
韓非子
說難
淮南鴻烈解
主術訓篇堯為善章

朱子論定文抄卷四目録

荀子
勸學篇
王霸篇
不苟篇
君道篇
議兵篇
天論篇
正論篇
解蔽篇
賦篇
性惡篇
揚子法言
學行篇論變化氣質
論師道聖學
論顔子
吾子篇論經以游道
問道篇論道
論聖人之言
問神篇論心

論書言
五百篇論經學
論以人占天
論周秦之士
君子篇論剛柔
論聖道之變
文中子中說
論治體
論世變因革
論人情物態
論文史
雜記言行

朱子論定文抄卷五目錄

史記　司馬遷

夏本紀贊
商本紀贊
高祖本紀贊
孔子世家
孟子列傳
伯夷傳
叙秦孝公變法
叙孫臏龐涓

叙藺相如完璧歸趙
叙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
叙甘龍與衛鞅爭變法
叙范睢見秦王
叙劉項戰垓下
叙叔孫通起朝儀
叙留侯致四皓
叙陳平對文帝
叙七國反
律書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自序

漢書　班固

高祖求賢詔
定口賦詔
文帝勸農詔
勸農詔
武帝止田輪臺等詔
賢良制策
復高年子孫詔

成帝答東平王書
景帝贊
叙高祖為沛公
叙義帝遣沛公入關
叙韓信初説漢王
叙蕭何諫漢王
叙漢王縞素伐楚
諸侯王表
食貨志
游俠傳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六目錄

漢書二

賈誼陳政事疏
過秦論
董仲舒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對江都王論三仁
司馬相如子虛賦
賈捐之罷珠厓對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匡衡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劉向說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
賈讓論治河奏
劉歆毀廟議
谷永論神怪

朱子論定文抄卷七目錄

後漢書（范蔚宗）

叙鄧禹初見光武
叙陳蕃謀誅宦官始末
叙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
黄憲傳
諸葛亮出師表
再出師表

漢紀（荀悅）

論文帝除田租

晉書（李淳風）

天文志
天體

晉文

王羲之蘭亭記序

隋書（魏徵）

劉子翊駁喪服議

新唐書（歐陽修）

贊太宗
禮樂志節文

唐書 宋祁

傅奕傳

李蔚贊

張巡傳贊

朱子論定文抄卷八目錄

唐鑑 范祖禹

論高祖太宗起兵事

論太宗誅高德儒

論封建

論太宗敍建成元吉

論王魏事太宗

論武氏僭號

論明皇友愛

論白馬之禍

五代史 歐陽修

周世宗本紀

周臣王朴傳

唐六臣傳

伶官傳

宦者傳

十國世家年譜

資治通鑑 司馬光

論三晉為諸侯

論智伯才勝德而亡

論合從六國之利
論東漢名節
論維州取舍
古史　蘇轍
古史序

朱子論定文抄卷九目錄

韓　愈
原道
原性
讀荀
師說
獲麟解
伯夷頌
燕喜亭記
爭臣論
禘祫議
答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與孟尚書書
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平淮西碑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襄陽盧丞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張給事墓誌銘
孔左丞墓誌銘
論佛骨表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目錄

柳宗元
獻平淮夷雅表
封建論
辨鶡冠子
辨列子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李翺
復性書
韓文公行狀
皇甫湜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李漢
集昌黎文序
杜牧
燕將錄
元結

大唐中興頌（并序）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一目錄

周惇頤

太極圖說

養心亭說

愛蓮說

拙賦

程顥

答横渠張子厚先生書

論王霸之辨疏

論君道疏

請修學校疏

程邵公墓誌

李寺丞墓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南廟試策

程頤

易傳序

春秋傳序

養魚記

顏子所好何學論

禘說
蓍說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二目錄

程顥二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再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表
上富鄭公書
上謝帥師直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與金堂謝君書
與方元寀手帖
明道先生墓表
明道先生行狀
祭李端伯文
祭劉質夫文

張載

西銘
東銘

邵雍

擊壤集自序

無名公傳
漁樵問答
司馬光
文潞公家廟碑
河間獻王贊
濮安懿王典禮議
與程伯淳論張子厚謚書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三目錄

楊 時
游定夫墓誌銘
謝良佐
論語解序
尹 焞
辭免召命第八狀
祭伊川先生文
張 繹
絳州思堂記

呂大臨
中庸後解序
橫渠先生行狀
范 育
正蒙序
胡安國
春秋傳序
楊文靖公墓誌銘
答陳幾叟書
答羅仲素書

胡　宏
通書序
呂稽中
尹侍講墓誌銘
呂堅中
祭尹先生文
羅從彥
韋齋記
朱　松
楊遵道墓誌銘畧
劉子翬
字朱元晦祝辭
招劉大送劉致中
韓元吉
武夷精舍記
楊　廸
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缺）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四目錄

張　栻
孟子講義序
論語解序
經世紀年序
洙泗言仁序
胡子知言序
送劉圭父序
雷州學記
擴齋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仁說
經筵講義
答朱元晦書
通書後跋
跋希顏錄
呂祖謙
白鹿洞書院記
陸九淵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白鹿洞書院講義
陳　淳
上晦菴先生問目論孝根原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根原
事物根原
程端蒙
小學字訓
程若庸（附錄）
性理字訓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五目錄

歐陽修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有美堂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相州晝錦堂記
御書閣記
菱溪石記
送徐無黨南歸序

集古目錄序
蘇氏文集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易或問
明用
春秋論下
泰誓論
本論中
本論下

明堂論
謝賜手詔劄子
論修河第一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六目錄

歐陽修二

瀧岡阡表
黃夢升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答吳充秀才書
與永興安撫劉原父手書
跋唐華陽頌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列女傳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擬峴臺記
仙都觀三門記
菜園院佛殿記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擬皇太子冊
擬相制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七目錄

王安石
論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廟議劄子
進李鄴侯家傳奏草
皇后冊文
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
仲兄文甫字說
辨姦論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墨君堂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莊子祠堂記
四菩薩閣記
六一居士集敘
范文正公文集敘
田表聖奏議敘
顏樂亭詩并敘

孔北海贊并叙

趙德麟字說

書黄子思詩集後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八目録

蘇　軾二

韓文公廟碑

司馬温公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

上清儲祥宮碑

周公論

孟軻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策别敦教化

蘇　轍

黄樓賦

黄庭堅

濂溪詩序

張　耒

書宋齊丘化書

李文叔

戰國策序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九目錄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岳陽樓記
上攻守二策狀
議攻
議守
李覯
袁州學記
周禮致太平論內治一
論內治二
劉敞
士相見義
公食大夫義
余安道
海潮圖序
馬古洲潮汐說
沈括
浮偃議
潘延之

周茂叔墓誌銘
王震
曾南豐文集序
陳師道
仁宗御書後序
黃樓銘
白鶴觀記
試職策
上林秀州書

朱子論定文抄卷二十目錄

范祖禹
論聽政疏
論宦官疏
辨理程頤奏
徐王改封冀王制
陳師錫
與陳瑩中書
陳瓘
責沈文貽知默姪
許翰
陳少陽哀詞
胡銓
上高宗封事
王十朋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顏范祠堂記
謁杜工部祠文
輪對劄子
應詔陳弊事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張泛堅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一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大戴禮記

武王踐阼

文公曰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儆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成湯有感於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至於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盤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又云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備信其福）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言忽然謂不得可見）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端正也樹謂之屏）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文公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人云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怠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凡事不強則枉（凡事不能自強大執於此則枉也）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問先帝之道感聞要約之旨故對此而已）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皆謂創業之君十百世謂子孫無咎咎者於十百之外天命即易與民共廢之大節依於此）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謂止於其身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記於物以自警戒也）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安不忘危）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當恭敬朝夕故以懷安為悔也）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周監不遠近在有夏之世）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旋有謂大）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日知所亡事者之功溺於民底大人之謂致文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為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

長（夫為家者慎其極君天下者雖其相也）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久乙之甚杖危杖以危戒也）惡乎失道於耆欲（杖依道而行之）惡乎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者欲安樂之戒也）乃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雖伏解息其容不可以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行慎躬勞躬勞終福踰慎使亦財不貴也履在下尤勞屏因為此戒勞與富貴義而漸亟取焉）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無求醉飽自杖而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志識也杖亡不能然其驚急而自謂杖成功無可說故終失其名也）援阻以況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搖搖而所況言有風則先用）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亦然脩人行）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任也）以地之財（貨也）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先祭時而敬齊）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順沬也）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言待時也）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為也言少間之不忍則為無身羞以佇予於殺之中禮怨存焉）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也）

文公曰大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若適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夏小正

文公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

思也又云顏子亦極善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又云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校時之法如堯典敬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校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一作暘）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見韭囿也者囿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

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之（與說作謂）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於公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為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堇采蘩堇采

也縶由胡由胡者縶母也縶方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也剝鱓以為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委一作萎）楊楊則花而後記之羵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記變爾或曰羵羝也螜則鳴螜天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鴽鶴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

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莠取荼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眾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蜩鳴唐蜩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矩關一作經閒　夫婦一作夫卿）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

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故先言秀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莠為蔣褚之也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為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

也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時有養夜者養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爲蜄蜄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革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耳

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罛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春秋左氏傳

敘鄭莊公叔段本末（隱公元年）

文公曰左傳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潤或曰莊公見潁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明了考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却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却教恁地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於真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瑩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特幸耳文公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伯恭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地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這且得他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居也恃制巖邑而不脩德鄭滅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京鄭邑）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

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言轉侵多也）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太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啟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辭）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呂成公曰左氏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于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畧儘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其段熟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于己與收貳為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縱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更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伐鄢于其未發待之甚緩于其已發逮之甚急公之于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于敵國則為巧施于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

石碏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或問石碏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卯將亦州吁而句大公曰也是要得不殺卯極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碏老後奈兒子不何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杜氏曰得臣齊太子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真西山云石碏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釋言曰眕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

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弒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讎又并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真西山云）

臧僖伯諫矢魚（隱公五年）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皋陶矢厥謨之矢文公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廣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又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公矢魚于棠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杜氏曰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整衆而還振整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

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用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他竟故曰遠地真文忠公曰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豈可輕也後世本紀書曰某日畋于某所某日獵于某地者其得罪于先王甚矣）

衆仲論姓氏（隱公八年）

文公曰姓與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商姓子其後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周自黃帝以來姓姬其後魯衛毛聃晉鄭之屬各自以國為氏而其國之子孫又皆以字為氏如魯國子展之後為展氏展禽喜是也三家以孟仲季為氏或因所居為氏如東門氏之類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天子自因生以賜姓謂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舜居媯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為媯此所謂因生以賜姓也諸侯以字為謚只是氏字傳寫之訛遂以氏字為謚無義理只是以字為氏如上文展氏孟氏之類也

隱八年無駭卒（魯大夫）羽父請謚與族（羽父為無駭及其子孫請）公問族於衆仲（問何以為無駭之族氏）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為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媯汭而生故陳為媯氏）胙之土而命之氏（胙之以土地因其所封地名為之族氏若胡公封于陳命

（曰陳氏也）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使其臣以王父字為氏文公曰如鄭之國氏本于國之後駟氏本于駟之後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為族若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亦如之（或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命以其祖之字為展氏）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文公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華氏宋戴公孫華父督）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也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杜氏曰郜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

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旗動皆有聲）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史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于魯真西山云桓公本以弒立故不復知宋君弒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戒懼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申繻論名諱　桓公六年

文公曰幼名冠字死謚周道也周人冠而字則尊其名死而謚則諱其名又詩傳引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魯十二公惟子同生是適夫人之長子故備用大子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嫡也）卜士負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士妻食之（卜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之名也）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言名子有五義）以名生為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故曰以名生）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邦故以德命）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丘而字仲尼故曰以類命）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而有人饋之魚因名曰鯉故曰取于物）取於父為類（若今子同生與父同日名之曰同故曰取于父）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祭器玉帛）周人以諱事神（若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敢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于國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曰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此周禮也殁以廟主有諱法）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則廢名不諱）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內主山川今以山川為名則當改其山川之名是廢主）以畜牲則廢祀（如名羊則廢羊是廢宗祀太牢少牢之禮）以器帛則廢禮（廢宗祀俎豆玉帛之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晉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改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司空改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其山此所謂以山川則廢主）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國家大物如官職山川畜牲器帛皆不可以命名）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蓋子同生與桓公同日名之曰同蓋用取於父為類之義）

臧文仲言典亡（莊公十一年）

文公曰臧文仲它是箇會說道理底人如教行父事君之禮如宋大水魯遣使歸言宋君之意臧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是他會說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杜氏曰黍稷為粢在器為盛言粢盛者以宗廟祭祀為事）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音勃）桀紂罪人（惟務歸罪於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不以常辭稱寡人而以降名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其言恐懼脩省肯以不敢自責而稱名有禮其庶幾于興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即臧文仲）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恤民也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

陳敬仲卜筮占辭（莊公二十二年）

文公曰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又曰易中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又曰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這自那左傳風為天於土上有簡艮之象來

初懿氏卜妻敬仲（先將陳大夫懿氏卜以女妻陳敬仲故曰卜）其妻占之（懿氏之妻）曰吉（得吉兆）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以比陳敬仲夫妻）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齊姜姓言敬仲將長育于齊也）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言其盛大莫之與比此皆占辭）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厲公所生）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揲蓍曰筮陳厲公使周大史為敬仲之占吉）遇觀䷓（坤下巽上）之否䷋（坤下乾上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周大史舉六四爻辭觀）此其代陳有國乎（此下乃周之行文辭之義以為陳為王後作賓）（言周家賓也今敬仲得此卦其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觀卦下坤上巽六四變為乾）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為乾在坤之上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為艮故曰山也此互體）有山之

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艮為山巽為木乾為天坤為土故曰云云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言之）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此有周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天子賜之土田諸侯獻其國之所有故曰天地之美具焉此亦以正卦變卦互體言之如此則朝王之禮足美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觀成而化非朝夕所能故曰在其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也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姜姓之先為堯四岳山嶽配天此亦艮乾變卦互體言）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國衰微敬仲子孫始昌盛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昭八年楚滅陳桓子敬仲五世孫）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敬仲八世孫）

齊管仲請救邢（閔公元年）

文公曰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此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狄人伐邢（杜氏曰在任平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戎狄性貪不可得其厭凡狄阨淫志於邢又將薦食諸侯）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不可不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鳥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殺人宴安之禍甚於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畢萬筮仕占辭（閔公元年）

文公曰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或問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文公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夫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却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初畢萬筮仕於晉（畢萬將仕於晉而揲蓍以占其吉凶）遇屯䷂（震下坎上）之比（坤下坎上蓋屯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國而能令後嗣其蕃盛）震為土（屯下卦震初九變為坤坤土也）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震變為坤故曰車從馬）足居之（震為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震為長男兄也又長長故長之初）母復之（坤為母二三四互體亦為坤故母復之）衆歸之（坤為衆故衆歸之）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水地比有合之義實雷屯有固義以比承屯之變故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比之下卦有坤坤為土有安之象屯之下卦有震震為雷有殺之象以坤承震之變故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屯之初九曰利建侯比之大象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畢公高之子孫必復其始為公侯也）

齊管仲責楚（僖公四年）

文公曰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又曰楚地最廣儘是强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放要緊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戰國

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或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文公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齊楚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地齊桓公因以自言其威文公曰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如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無棣土地儘闊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文公曰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使[illegible]只許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

晉卜人言筮短龜長（僖公四年）

文公曰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即著也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謂龜有鑽灼之易而筮有揲扐之煩龜之卦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意又曰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纔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著意揣度了不似龜纔鑽拆便無救護全不可容心又曰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三十二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才一兆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也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為長以後為短不如從龜亦逆長）且其繇曰（繇卜兆之辭）專之渝（渝變也言獻公專愛驪姬必將改變其心）攘公之羭（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也羭美也蓋指申生言奪公之[illegible]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譬申生之徒蕕臭草喻驪姬之黨言香臭共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十年尚猶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必不可（必不可從卜兆）弗聽（獻公不聽卜人之言）

文公曰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一而遽欲即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

宮之奇諫假道（僖公五年）

文公曰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又曰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謂二年假道滅下陽）晉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文公曰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大王翦商耳又曰大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各行其心之所安又曰詩言大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孔子稱泰伯至德是與稱文王一般

敘齊桓公葵丘之會（僖公九年）

文公曰春秋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霸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

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見別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尋前年之盟且脩諸侯之好行方伯之職）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襄王使宰孔賜齊桓祭餘〃胙內羞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言有祀事于文王武王）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言齊侯耋老將加問勞加勞尊無下階拜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貪命顛越是貽天子之羞恥）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於受所于室上）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和好）好

富辰諫以狄伐鄭　僖公二十四年

文公曰棠棣之詩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公之詩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太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又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春秋傳作侮言兄弟設有不幸鬩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又曰兄弟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著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又文公又昭武穆之說見篇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杜氏曰怨王助衛為滑）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疎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疎推恩以行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疎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文公曰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附之然而春秋以王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又曰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棠棣詩屬小雅）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昵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

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從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叙晉文公踐土之盟（僖公二十八年）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鄭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城濮衛地）

（國歸父崔夭齊大夫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己巳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衡雍鄭地）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晉文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駟四馬也介被蓋也蓋駟馬之被甲者）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襄王為晉侯設享燕之禮置醴酒）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周禮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之服（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彤赤色）玈弓矢千（玈黑色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與周同姓故稱曰叔父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受所賜策書而出自來至去凡三見上）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王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作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役謂城濮之役）

臼季請用冀缺（僖公三十三年）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文公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也又曰敬則萬理具在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杜曰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鉏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祇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曰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杜氏曰言可節取其善）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莒僕（文公十八年）

文公説見前篇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杜氏曰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毀則壞法也）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奸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濟成也隕隊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檮杌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凱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四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文公曰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

兆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大家世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又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匀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宣公三年）

文公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又曰春秋時楚最強大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曰禹鑄鼎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住占了這不為祟又曰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莊王也）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也）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齊國佐對晉人（成公二年）

文公曰井田之法一鄉一遂萬有餘夫以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為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求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蓋鄉遂之畝如井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復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晉人欲使齊盡東其畝欲為侵伐之利耳而齊處之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衛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來矣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與玉磬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逆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霸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遜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成公十三年）

文公曰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劉子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又曰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說如劉康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剝開其議論又曰這幾簡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傳得都一般必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其傳猶未泯如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窮理甚精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杜氏曰劉康公王季子）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文公曰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同一理也或問受中與性子天然自有之中只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又問劉子所謂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是恰好底道理）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文公曰左傳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致敬之道在養其神明之舍）篤在守業（呂子約云左傳劉康公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下云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是待古人說道理平實不張皇而蒙實下手處隨貴賤高卑皆有地位非如後世此之為可而彼之為不可人有所不可為道有所不可行也文公曰此說論卻好）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

敘晉立悼公復霸（成公十八年）

文公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入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厲公也古者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即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恭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晉武公之廟）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子皆有功勞于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太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居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則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將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佐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文公曰其實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穆姜筮往東宮占辭（襄公九年）

文公曰占法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為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非也又曰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而曰艮之八或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文公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又曰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又曰有是四德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深得占法之妙

穆姜薨於東宮（穆姜魯宣公夫人東宮者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上艮下林光史注云遇艮之八前後說者皆不通遂強指為連山歸藏之易獨朱文公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惡指乾爻七九坤爻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而不用七坤爻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而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此言遇艮之八蓋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

（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文公之說真發明先儒所未到）史曰是謂艮之隨䷐（兌上震下[illegible]艮五爻皆變爲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史謂隨有出之義君謂穆姜必速出不久居東宮）姜曰亡（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元之爲義於時爲春於德爲元於五常爲仁故曰體之長）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然以自此四德不可誣是以隨人而無咎也）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欲廢成公[illegible]）作而害身不可謂利（作亂而發東宮）棄位而姣不可謂貞（姣淫之別名）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豈足以盡隨之義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illegible]言穆姜辯而不德真西山曰穆姜雖非賢婦亦能知元亨利貞之義故備焉）

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

文公曰天子至尊無上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然後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正謂此也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瞽盲者爲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過失）士傳言（士卑不得自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謗誹）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襄公二十五年）

文公曰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只千八百國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周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子產說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

遂表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道其衛

鄭子產獻捷于晉（杜氏曰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人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又云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既卒于是陳亂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陳夏徵舒弒靈

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不能行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袁西山曰春秋[illegible]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然則辭命之所以善蓋非一人之功也文公註為命章曰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叔鄭子產為政（襄公三十年）

文公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又曰孔子謂子產其使民也

義如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illegible]都鄙有章是有章程條法上下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着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皮名虎子了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伯石即公孫段鄭國有事欲使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為政大夫皆受鄭國[illegible]何為獨賂而使之）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事既有成乃出於我豈在于他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邑猶在鄭其將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言恐為四隣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非相違戾欲為和順以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必先安和大族）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以付其歸而[illegible]其成）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使[illegible]大次策之）命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惡伯石尚虛飾畏其作亂故寵之使亞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田邑有封疆溝洫之法[illegible]舍也九夫為井廬井有[illegible]伍相保之決）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大人有[illegible]卿大夫[illegible]）將祭請田焉（請田獵以供祭）弗許（子產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唯國君[illegible]祭必用[illegible]獸之鮮眾臣之祭取足於[illegible]祭而已）子張怒（子張豐卷字）退而徵役（召兵欲伐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子產請豐卷田里于公不沒入官三年乃召豐卷歸復之還其田野及其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輿誦眾人歌[illegible]以誦之也）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公三十一年）

文公曰左傳子產說學而後入政未嘗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卻是以政學者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杜氏曰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

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于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illegible]知[illegible]不足謀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北宮文子論威儀（襄公三十一年）

文公曰孝經多有左傳中語如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又文公小學書取其節文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雖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杜氏曰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後圍果弒其王而立是為靈王）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一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二目錄

春秋左氏傳　二

孟僖子語大夫
子產論伯有為厲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叙楚靈王之敗
子產爭承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郯子論官名
仲尼論政寬猛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晏子論禮可為國
孔子相夾谷之會
子貢論二君
楚昭王論祭祀
冉有却齊師
仲尼論用田賦
仲尼請討陳恒

公羊傳

論宋宣公

論孔父
論仇牧
論荀息
穀梁傳
論隱公
左氏國語
芮良夫戒專利
召公諫監謗
左史倚相規申公
展禽論祀爰居
戰國策
魯仲連論帝秦之害
荀卿絕春申君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離騷
卜居篇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二

石門吳震方青壇予輯

春秋左氏傳二

孟僖子語大夫（昭公七年）

文公曰禮者所以立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大也或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以此爲己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恭（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于傴傴共于僂）循墻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考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子產論伯有為厲（昭公七年）

文公曰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與子產論伯有為厲事其義理甚精又曰伯有為厲之事伊川謂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蓋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它卻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杜氏曰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說而後信之）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文公曰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人云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

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子服惠伯論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

文公曰春秋時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說得極好蓋南蒯所占雖得吉爻然所為卻不黃裳即是大凶又曰南蒯得黃裳元吉疑若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如此看易自然意思活

南蒯枚筮之（杜氏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之比䷇（坤下坎上）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坎險故強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夫中德）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前不參成猶有闕大

（筮雖得吉卦其義未合也）

文公曰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叙楚靈王之敗（昭公十二年）

文公曰少年讀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饜足之意葢以為割剝民力而無饜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悲某甚覺不然但做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貞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刑民又看家語亦作刑民字方知得來看得是此是祭公箴穆王之語須如其說其語方切又曰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葢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也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暮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以所出貢）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曰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也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柲（鍼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犖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刀將斬矣（以己喻鋒刀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史名）楚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文公曰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

有此語

鄭子産爭承（昭公十三年）

文公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子産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

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産爭承曰（承貢賦之次）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杜氏曰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也）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産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凌不成為國）仲尼謂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文公曰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併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

子産答韓宣子買環（昭公十六年）

或問子産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文公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辨似守得定

晉韓起聘于鄭（韓起即宣子）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人同工共璞共為雙環）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

子羽謂子産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

君大夫（真西山云商人不敢私自粥玉而必告君大夫此可見鄭國之齊政民服其令如此）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illegible]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宋鄭六卿餞宣子於）

鄭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呂成公曰子產所以固拒宣子蓋有深意晉既失政六卿既各有求以鄭之小何以共之子產見微知著故於玉環之請不敢以與宣子一則宣子時為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尚不與則下于宣子者必不敢求所以豫究其源二則宣子比之他卿猶為知理義者子產知其可以告語故敢再三拒之借此以杜六卿誅求之心以見子產處事精密如此不惟能自立而已也

郯子論官名　昭公十七年

文公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如孔子雖曰生知也是事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去問人始得又曰為學次第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去做如官名在孔子有甚緊要處聖人一聽得郯子會便要去學蓋聖人之學本末精粗無一不備但不可輕本而重末耳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叔孫婼問於郯子）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其一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有火瑞）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瑞）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太皞伏羲氏有龍瑞）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少皞名摯）鳳鳥氏歷正也（鳳鳥乃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鳥氏司啟者也（鶬鴳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啟）丹

鳥氏司閉者也（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而化發已上分至啟閉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鵻鳩孝為司徒主敎民）雎鳩氏司馬也（王鳩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鷹鷙鳥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鵰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為名五鳩見上）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西方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鵗雉攻皮民之工也伊洛而南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故為五工正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有九種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敎民事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今不得安起者也扈正也正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德不能致遠瑞乃以近為紀事）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職也）

仲尼論政寬猛（昭公二十年）

大公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用以濟寬耳所以為患人又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又曰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與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莅官行法非禮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幾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言為寇虐曾不畏則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真西山曰按聖經無猛字此說未必實姑存之）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昭公二十五年）

大公曰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云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龐大意不端亮不如樂記之說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那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義者利之宜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

（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若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次傳以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也（協和）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晏子禮論可為國（昭公二十六年）

文公曰齊田氏之事晏平仲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

時所謂禮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又曰春秋傳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問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大公曰人既有此良能良知聖賢又恁地說且要人厚敦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者我是能恁地不恁地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杜氏曰景公自知德薄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家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illegible]義取雖無大德要有陳[illegible]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與）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

之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定公十年）

或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文公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氏曰夾谷即祝其也）孔子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兵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旣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拒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鄆讙龜陰田以是為齊人之願也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

子貢論二君（定公十五年）

文公曰中庸言動乎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又曰子貢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替近疾驕近亂君為主其先亡乎

楚昭王論祭祀（哀公六年）

或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文公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不相關便祭箇甚底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曰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傳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凡三日不絕）楚子使問於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氛守之故以為當王身實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禳祭）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禜（遂不禳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言河之神為禍）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內楚所當望祭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過竟內山川星辰而已）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遂不禳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言昭王見識議論知大道之要宜其能復國也）夏書曰惟彼陶唐（帝堯）帥彼天常（率循天之常道今尚書無此句）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與今書文少異滅亡謂夏桀言不易也而亡由其不知大道也）又曰允出茲在茲（大禹謨允信也言信出於己則福亦在己由己率常可矣此一句乃孔子合論楚昭王以合書又言人能信由己出以帥天常則可以不亡矣）

叙魯冉有却齊師（哀公十一年）

文公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

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熾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齊為鄎故（前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鄎）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一子謂季孫守國二子謂使叔孫孟孫從君禦齊師於竟上）季孫曰不能（自度不能使二子）求曰居封疆之間（冉求又欲使二子從公居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季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以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一鄉之眾敵齊之兵車有餘用）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季康子）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冉有俟命于此）武叔呼而問戰焉（武叔即叔孫州仇呼冉求問所以與齊戰）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孟懿子）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懿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武叔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發憤蒐閱車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孺子洩懿子之子為右軍帥顏羽邴洩孟氏家臣右車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須樊遲名有子即冉求言樊遲須幼弱亦能用命）季氏之甲七

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公宮）次于雩門之外（冉有之師次門外）五日右師從之（言不欲戰）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公叔務人昭公子見守城者而泣）曰事充政重（言役煩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我既言士、不能死師矣敢不自勉以死殉國）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郊稷曲皆地名）師不踰溝（齊師）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不信號令）請三刻而踰之（刻約信）如之眾從之（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有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二人齊大夫涉泗水以當魯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即孟之反孟氏族也為右師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不狃魯士五人為伍）走乎不狃曰誰不如（言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凡為賢所無之戰）徐步而死（言魯非無戰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有左師獲之）齊人不能

師胥謀曰齊人道冉有請從之（遂三請凡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子羽即顏羽言其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三人同車故以相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公為即公叔務人與汪錡共載）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人將疑童子當殤故言可無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冉有能以義為勇）

仲尼論用田賦　哀公十一年

或問伊川謂魯猶存周公之法制文公曰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是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

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對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仲尼請討陳恒　哀公十四年

或問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文公曰如這一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或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云云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文公曰聖人舉事也不是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加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

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壬即簡公）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孔子三日齋戒請魯師以討齊凡三言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公哀公弱陵弱）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齊國之民半不與陳氏）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公羊傳

論宋宣公

文公曰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又云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又云公羊序宣公遜其姪處甚好

隱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從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或問左傳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文公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人云公穀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外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論孔父

文公曰左氏不是儒者只是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下得語鄭重賀孫因舉公羊所斷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言最是斷得好曰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何氏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及者何（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閔之）累也（累者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據叔仲惠伯不賢）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督莊[illegible]賢焉知以病名之賢惡安有之情時悟察之[illegible]實後世之欲常用不死）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論仇牧

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

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其不畏强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

論荀息

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何氏曰以與孔父同）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者不如食愛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未動己故荅之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重耳）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臣對

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趙特莫不背死鄉生去取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文公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

或問春秋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

穀梁傳

論隱公

文公曰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宜公遜其姪處甚好又曰公羊說得宋大穀梁精細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范氏曰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公君也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共用）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左氏國語

芮良夫諫專利

文公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詩所謂貪人敗類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又曰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

厲王說榮夷公（韋氏曰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召公諫監謗

文公曰厲王無道信任小人專利監謗遂為周人所逐而流於彘人曰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于邠及厲王

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意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為如此

厲王虐國人謗王（韋氏曰夷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無目曰瞽瞽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剌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眸子曰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諫者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計以告王）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

乃流王於彘（真西山曰按上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有志學古者其深味之）

左史倚相規申公

文公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又曰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做之詩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韋氏曰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下戎也也瞽樂太師掌詔書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詩曰抑）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

敬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訓誨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為治）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乃驟見左史

展禽論祀爰居

文公曰臧文仲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智皆是瀆鬼神之事又曰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又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天高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或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祭五帝只是如此又曰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今按此篇曰郊堯而宗舜與禮記小異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賈氏曰文仲不

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為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有國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命名也）顓頊能脩之（顓頊黃帝之孫帝高陽也能脩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鯀鄣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鄣防百川績用不成舜用殛之羽山禹為天子祀之）禹能以德脩鯀之功（鯀功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堯司徒能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為夏水官勤于其職而死于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孫除其邪謂放桀扞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文王演為夫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曰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廟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亦受禪於堯故郊堯

（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司農曰商人宗郊契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不祖后稷而宗大王至武王雖承大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也）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商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十世孫大王高圉之曾孫）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仁者心平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戰國策

魯仲連論帝秦之害

文公曰戰國之文有英偉氣又曰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齊魏會于苴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又曰且說齊人歸女樂夫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說論語者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史記觀之又以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急去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非當時語追書之辭）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史記作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爲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一說過即過甚之義史作過而為正）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

叱嗟（真云此語不可為訓）而母婢也（索隱云下席言其寢苫居廬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正義云而母婢焉烈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真云激之不動人怒激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鬼一作九）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舍示不敢有其國納）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籥關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云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

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文公感興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仲連子千載徒悲傷真西山曰仲連之語不皆粹以其反復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辨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荀卿絕春申君書

文公曰或曰荀卿既為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有天下今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為君危之春申君乃謝荀子荀子去之趙人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賢者所在其君未嘗不尊榮也今荀子天下賢士君何謝之春申君又使人請荀子荀子不退而遺之賦蓋即佹詩也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荀子荀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荀子於趙荀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癘病也）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己故主斷以禁之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賦曰以下即佹詩文小異）寶珍隋珠（隋侯見大蛇傷療而愈之蛇銜明珠報之世之

（所賚所珍）不知佩兮褘衣與絲（禮后服褘衣謂畫翟）不知異兮閭娵子奢莫知媒兮（閭娵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即子都美人也）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嫫母醜婦黃帝時人）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衰亂之任人懷私意乎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為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下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此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撥亂反正不難矣）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吳師道云未于指眞歎亂人卿乃以為說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愚謂卿雖非孟子比然要為異於戰國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即說詩末章其言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遠引楚圍崔杼近述李兌淖齒劇切春申甚然首以法術知奸為言則亦出申商者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文公曰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令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感書而泣者矣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于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驟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慎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故吳王遠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汪齊云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肝）

離騷

卜居篇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文公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起隨人倒的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子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二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三目錄

老子

道可道章
不尚賢章
谷神不死章
載營魄章
三十輻章
古之爲士章
有物混成章
知其雄章

佳兵章
昔之得一章
道生一章
名與身章
以正治國章
治人事天章
治大國章
人之生章

莊子

養生主篇首章
大宗師篇首章
夫道有情信章
在宥篇論人心
廣成子語至道
天地篇論德性
天道篇論道之序
論堯舜
論道不可言傳
天運篇首章
黄帝奏樂章

秋水篇節文
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
庚桑楚篇宇泰定章
則陽篇丘里之言章
天下篇論道術

列子

天瑞篇天地密移章
杞人憂天地章
黄帝篇痀瘻承蜩章
湯問篇甘蠅善射章

孫子
計篇
勢篇
軍爭篇
韓非子
說難
淮南鴻烈解
主術訓篇堯為善章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三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老子

道可道章

文公曰老子說他一箇道理甚縝密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或問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佛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又云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文公問蔡季通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是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沈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人云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

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只是說有欲無欲今讀者乃以有無為句皆非老子之意

不尚賢章

劉公度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程子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之意否文公曰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溫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皆是言聖人治天下事與易傳之言不同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溫公解云不見可欲是防閑民使之不見與上文不貴難得之貨相似）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思無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其志（是要得人不爭）強其骨（是要人作勢溫公之說止於如此後人解得皆過高了）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谷神不死章

程子曰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文公云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為玄牝文公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又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林希逸口義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

載營魄章

文公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旨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文公曰載猶加也營猶熒熒也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言營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蓋老子以人之精神言之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

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静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魄安静而魂精則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又云絲頭消解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又云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

三十輻章

問莊子不見全牛此意如何文公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又

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文公曰輻轂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輻而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林云埏埴陶者之器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

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古之為士章

文公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去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做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文公曰老子也是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老子說話大抵如此林云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渾兮其若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也徐生徐徐而動也敝故也即常道也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也是以能敝不新是一句成是

一句

有物混成章

文公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吾儒同但不可將來比方𤋮誤人事因舉佛氏之言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又曰佛氏盡出老莊真西山謂佛氏有物先天地之言亦因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一章之意皆言太極但以理為物耳方虛谷亦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林云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為天下母萬物之所由生也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道不足以盡之又強名之曰大下三句大法同此皆鼓舞之文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人法地至道法自然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

知其雄章

文公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林云太樸既散而復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兼三才以御萬物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此亦無為而為之意）

佳兵章

文公曰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臨陳將是胡亂錯殺了幾人老子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云老子有言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

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林云此章全是以兵為喻當將戰爭之習勝故以此儆戒之）

昔之得一章

文公曰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

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illegible]見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亦只是這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

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道生一章

文公曰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illegible]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謂非數之一也又云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放之者非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illegible]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名與身章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以正治國章

文公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如曰以正治

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張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又云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又云老子窺見天下事却討便宜置身安閑之地而云清淨自治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治人事天章

文公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是謂重積德故他說得曲盡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復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復早復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林云母者養也以善養人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無此理則不可文公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又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鬼神自不為怪棄常則妖興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

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林云小鮮者撓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下文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

人之生章

文公曰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若春陽之溫泛乎若醲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莊子

養生主篇首章

文公曰孟子取之左右逢其原是道理充足取之至近之處莫非道理莊子說庖丁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正是此意

又曰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所聚雖處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卻得箇通的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卻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又曰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他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問莊子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着他便可以養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休希返口義云踦微曲也未言其人有嚮騞同音皆用刀之聲桑林湯有皆樂名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文公云所見無全牛熟也人云不見全牛只見得骨節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說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嘆曰天下道理

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自欺而已）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林云官知止耳目皆無所用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綮音頃肯綮骨肉相着處也軱音孤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公論庖丁解牛至恢恢乎其有餘地以理只得名以此）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行為遲徐其手也謋音畫忽然之意）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文公曰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繞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

又云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也

大宗師篇首章

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人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邪文公云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

知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或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文公曰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林云其寢不夢定也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嗌咽也哇吐也内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嗜欲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

夫道有情信章

文公曰佛經言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乎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

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為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他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文公曰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水仙人曰河伯也又云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今尾上有傅說星是也林云推原此道之說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

此道為之天地亦因此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自狶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氣母無氣也堪坏山神肩吾太山之神禺強北方之神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傅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另作一眼看

在宥篇論人心

文公曰其常說孟子雞犬之喻也未甚切雞犬有求而不得心無求而不得纔思便在這裏更不離步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心之變化如此只怕人自不求心體無窮前做不好便換了後面一截生出來便是良心善性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林希逸云無攖者無撓亂攖拂之也上心向上下心趨下向上向下皆為因殺乃自苦自累之意淖約係是也剛強之人戕為淖約所柔廉劌圭角也彫琢磨礱也焦火寒冰比形容人心懆怒憂怨之將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如此僨驕亢戾之狀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廣成子語至道

文公曰屈原遠遊所載王子之詞云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林云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天地篇論德性

文公曰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

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文公曰莊子云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列子云泰初氣之始也又云所謂一者形變之始耳郭象註云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論機心

文公曰左傳所載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之所不載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天道篇論道之序

文公曰莊子不知何所傳授自見得道體盡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如說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議論甚好度亦須得承接孔門之後源流有自來似其知不至無細密工夫少間又說得流了所謂賢者過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林云此段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落與絡同言龍絡也彫萬物言巧也萬物自生自長故曰天不生地不長乘天地猶曰乘六龍以御也馳萬物役使鼓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為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主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禁）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

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因上而一先字與一一從字人說）（許多警粉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聖人取而法之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警粉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衰皆有次第故曰殺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

論堯舜

文公曰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

說得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林云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月四時晝夜雲行雨施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自為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不合於天也）

論道不可言傳

文公孟子集註云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

論斲輪之意蓋如此又語類云凡看文字須是切己用功

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為

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

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林云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為主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語之與書皆不足貴矣謂道不可以言傳而斲喻如此極為精妙）

天運篇首章

文公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云云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或

問伊川說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文公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

天其運乎地[illegible]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林云此數行句句精絕日往月來御其作多其所言如人相送舉無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當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所以爲雲爲雨但不知雲爲雨乎雨爲雲乎風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從此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咸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黃帝奏樂章

文公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說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徵猶琴徵也行之建之動作舉起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

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坑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郤塞其聰明也郤與隙同言七竅也默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形充空虛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儻然無心貌）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俻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

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達於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極於自然也天機不張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到此又撰出一顧此乃大手細繹之妙）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祟森爽之悉）

秋水篇節文

文公曰曾點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有大底意思又謂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又莊子言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文公云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莊子云小變而不失大常便是經常之別又云天下事合德地處便是自然之理如莊子言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合如此恰似他生下便帶得此理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又云馬首可絡牛鼻可穿皆是就人看物處說聖人修道之謂教皆就這樣處說

河伯曰（河伯謂黃河之神）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海若海神號）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林云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喻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何為乎何不為乎是皆聽造化之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林云此一問又好言說聽造化之所為則又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說陸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箇權字自是作家）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文公曰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又曰循人之性則為人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牛馳則失其性而非牛馬之道矣

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

問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

却不如此文公曰莊子說得較開濶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又云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經權之別或曰恐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麽做大常又曰易曰

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

孔子見老聃曰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文公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林云至美至樂貴道之美也知道之可貴貴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與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豈所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乎[illegible]道）

庚桑楚篇宇泰定章

文公曰庚桑子一篇都是禪若其它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

宇泰定而天光發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林云宇胷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洞於天矣修真之久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恆矣便是至誠悠久也天予者天愛之知予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自然者也天鈞即造化也）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林云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將形順其生之自然也藏不虞以生心退藏於不思不慮之地而心之應物隨時而生也滑成滑胸中渾成之德靈臺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夫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明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林云此言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為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合每有所更改悔見差錯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譴則前從獨矣此即其見乎隱矣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猶語入之經者）

亦得

則陽篇丘里之言章

文公曰夫子說吾道一以貫之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原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已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林云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之同一里也散同以為異物物各具一理此合并而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不賜不以為功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為公故曰不私淳淳流行自然也自殉殊面言人有自殉之心則如非而皆不同矣山澤木石此合異以為同也）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林云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為公亦因其大而皆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宜可以此相比論而言即因道之名若以此相比並而為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林云謂因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非惟可言亦可書也相理相使窮通終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發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少知曰云云太公調曰云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林云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若我無所見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

天下篇論道術

文公曰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

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些子窒礙且又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做然才儘高正所謂知者過之又云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又云莊子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如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列子

天瑞篇天地密移章

文公曰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比莊子又較細膩又云陽無驟生之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或問不頓進是漸生不頓虧是漸消陰陽之氣皆然否曰是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林曰義云隨世即隨生也間不可省無間隙之可見）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文公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所以莊子之徒說道造化密移疇覺之哉又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蓋見此理陰陽消長亦然

杞人憂天地章

文公曰列子曰天積氣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燿者此言得之或問天地壞也不壞文公云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又云天地不會壞只是人相將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燿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林曰躇步躊躕也跐蹈踐蹈也）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林曰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長為此語以形容之）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林曰末後一節排了來不知去去不

（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文公云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一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云云已見前

黃帝篇痀僂承蜩章

文公曰為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林云承蜩持竿而粘蟬者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音丸莊子作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莊子處下有身字橛作厥駒作拘今所謂木樁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疑當從莊子作凝）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林云累丸於竿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橛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止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載言其上（莊子無此數句林云載言更占）（也上語上之上也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

湯問篇甘蠅善射章

文公曰人有道理失之太寬譬如小物而用大籠罩終有轉動又如一物上下四旁皆有所添引如此則必不精矣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蝨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

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人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孫子

計篇

文公曰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亾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篇

問淮陰多多益善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文公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按旗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人云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而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

矣又云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懸揣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

敗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軍爭篇

文公曰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又云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常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爲古人也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

（劉戴鎔 四百七十）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

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劉允功 二百七十）

韓非子

說難

文公曰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尚疎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為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以為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其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

狎而騎也然其候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淮南鴻烈解

主術訓篇堯為善章

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志欲大而心欲小安意四者缺一不可文公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雖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相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事所以智欲圓而行欲方也曰也是如此人曰智是對仁義禮智信而言須知得是非方謂之智不然便是不智了

堯為善而衆善至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謂心欲小者慮

患未至備禍未發戒過謹微不敢縱其欲也謂志欲大者兼包萬國壹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智欲圓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欲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官

武王立戒謹之詔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而當此之時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謹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皆著於明堂略智博文以應無方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道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

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聖人之智圓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圓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三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四目錄

荀子

勸學篇
王霸篇
不苟篇
君道篇
議兵篇
天論篇
正論篇
解蔽篇

賦篇
性惡篇

揚子法言

學行篇論變化氣質
論師道聖學
論顏子
吾子篇論經以濟道
問道篇論道
論聖人之言
問神篇論心

論書言
五百篇論經學
論以人占天
論周秦之士
君子篇論剛柔
論聖道之變
文中子中說
論治體
論世變因革
論風情物態
論文史
雜記言行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四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荀子

勸學篇

文公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又云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貴又云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亦有此理如虞美人草聞人歌虞美人詞與吳詞則自動雖草木亦如此又云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語甚好又云學記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息又云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能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又云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語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

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楊倞註曰引詩以喻勸學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

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鍥刻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螣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當為鼯）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文公曰入乎耳而著乎心者有自得矣）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蝡當為端）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

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

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王霸篇

文公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

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意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綦謂窮極）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閔王之相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

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改玉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

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惟便辟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集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刁即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恭小而亡者也）

不苟篇

文公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又云荀子云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為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過惡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應變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愨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兌而倨見閉則怨而險喜則輕而翾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儑（方言儑傻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道篇

文公社倉記引荀子之言曰有治人無治法人語類云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

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議兵篇

或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文公曰王者勢將大自不須用變詐當如孟賁與童子相搏

自然勝他孟賁不得又云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或曰如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亶讀為袒路亶謂上下不相覆蓋）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

兊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非女所知也

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成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文公云孟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天論篇

文公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又云孟子耳目之官一章范浚心箴蓋得其肯綮昨胡氏曰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

正論篇

文公曰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有不好處然此篇却說得儘好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肉刑墨劓剕宮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案與之象形象法也亦非謂形象）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無劓剕刑也）慅嬰（謂澡雜其布為纓內冠之飾令罪人服之）共艾畢（共未詳艾蒼白色畢人以蒼白色為韠隸也）菲對屨（菲屨對當為樹枲也罪人或菲或枲為屨）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以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治古如是（世俗之說）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解蔽篇

文公曰荀子謂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歲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又云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閒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科徑以長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前而好意都成虛了荀子亦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彼言偷者便是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古藏通）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既不滯於一隅一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

也

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作之則將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言孰其本而未瞭之）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裏當為理）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皞皞紛涫雜亂貌）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文公云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心容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心枝旁引如樹枝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也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

賦篇

文公曰荀子諸賦縝密盛得水住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先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耶修

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耶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惽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太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

可託訣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雲

有物於此儀儀兮其狀屢化如神（儀讀如虫倮之倮）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帝也）五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剽末也）頭銛達而尾趙繚者耶（趙讀為掉）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箴

文公又曰荀卿子諸賦皆高古

性惡篇

文公曰伊川說是子越椒之生必滅若敖氏自是出來便惡了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惡據他說塗之人皆可為禹便是性善了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不覺又云荀卿言性惡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為禹只此自可見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

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

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

揚子法言

學行篇論變化氣質

文公曰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孟子說性善却是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若荀楊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或問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責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又云螟蛉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以與不似者可教而似也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也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穀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論師道聖學

文公曰大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待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又云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教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溫公注云桐當為侗）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

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於戲

論顏子

或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歎見得他煞苦切處揚子雲云顏苦孔之卓惢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一步不得便覺有懸切處未公

云顏子到這裏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又云看他自有一箇道理然該苦也該其所以為樂也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溫公曰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為邪屢空不改其樂為正）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溫公曰言顏子貧賤家屢空其內何樂之有）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溫公曰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慕之所以為樂也）

吾子篇論經以濟道

文公曰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道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

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峌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又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仲尼說鈴也

問道篇論道

文公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又云伊川謂中者天下之正道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考制也）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聚闘

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佗歟曰適堯舜

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佗道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

論聖人之言

文公曰格物者便是窮理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又云聖人之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不覩牆之裏聖人之

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問神篇論心

文公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又云所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或問嚮前忽後章曰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又云顏子猶不能無違仁於三月之後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溫公云索山責反至事之極致）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溫公云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

論書言

文公曰中庸言君子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幽有以驗乎明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遠有以驗乎近也又云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云人之有言皆本於心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又論字畫云筆力到則

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則動容周旋中禮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㬤㬤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文公跋溫公帖云心畫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又跋韓魏公帖云張敬夫嘗言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

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令親翰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五百篇論經學

文公曰楊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或

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也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文公曰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論以人占天

文公曰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

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晉志曰諸侯之史亦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溫公云晷景也景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論周泰之士

文公曰周泰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

周之士也貴泰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泰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

文公曰載者如加載之載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

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于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

君子篇論剛柔

文公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義為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楊子雲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者邪文公曰然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論聖道之變

問避礙通理之說是否文公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又云昔劉大諫從温公學温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户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温公教乎後因讀楊子雲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

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此因論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之語故及之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乎游于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可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文中子中說

論治體

文公曰王通比荀楊又要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潤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着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又云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要之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云

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事君篇）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同上）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

剖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周公篇）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問易篇）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禮樂篇）

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魏相篇）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讒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立命篇）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關朗篇）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失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同上）

論世變因革

文公說已見前又云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云文中子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王道篇）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同上）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事君篇）

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人怨以詐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同上）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同上）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

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同上）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周公篇）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伏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問易篇）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同上）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禮樂篇）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

晉室亂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述史篇）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立命篇）

賈瓊曰淳漓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同上）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關朗篇）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同上）

論人情物態

文公說已見治體下人云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又云輕施者必好奪此說得亦近人情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王道篇）

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天地篇）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問易篇）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禮樂篇）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魏相篇）

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蠹也怨懟者仁之賊也纖悋者義之殘也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並同上）

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己親好疑上詐而惡人之不己信則有之矣（立命篇）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

不知恥（關朗篇）

論文史

文公曰文中子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今浙間英邁之士皆宗之又云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

而無緒乎（王道篇）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天地篇）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

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同上）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事君篇）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

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周公篇文公詩傳引之）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同上）

文公楚詞註云大風歌者漢太祖高皇帝之所作也上既黥布於會垂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美哉其言之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又云秋風辭者漢武帝之所作也帝幸河東祠后土燕飲中流歡甚作此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云云懽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文中子曰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述史篇）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魏相篇）

薛收曰春秋之始周平魯隱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春秋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

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王道篇）

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乎春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事君篇）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述史篇）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誑矣是故惡夫異端者（問易篇）

雜記言行

文公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樸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

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千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太乎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彝倫乎（王道篇）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天地篇）

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中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同上）

文公曰王通於作用處曉得急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所為之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

賈若紹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事君篇）

文公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君子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

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卻與有是非無利害之說有不相

似者文公曰只為人把利害之心去看聖人若聖人為治終不成掃蕩紀綱使天下自恁地頹壞廢弛方喚做公天下之心聖人只見得道理合恁地做有箇天下在這裏須着去保守須着有許多維持紀綱這是決定着如此不如此便不得這是喈箇是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周公篇）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問易篇）

文公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二迹也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私己之憂疑又曰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文中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云窮理盡性

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四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五目錄

史記司馬遷

夏本紀贊
商本紀贊
高祖本紀贊
孔子世家
孟子列傳
伯夷傳
叙秦孝公變法
叙孫臏箭龐涓

叙藺相如完璧歸趙
叙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
叙甘龍與衛鞅爭變法
叙范雎見秦王
叙劉項戲垓下
叙叔孫通起朝儀
叙留侯致四皓
叙陳平對文帝
叙七國反
律書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自序
漢書（班固）
高祖求賢詔
定口賦詔
文帝勸農詔
勸農詔
武帝扯田輪臺等詔
賢良制策
復高帝子孫詔
成帝答東平王書
景帝贊
叙高祖為沛公
叙義帝遣沛公入關
叙韓信初說漢王
叙蕭何諫漢王
叙漢王縞素伐純
諸侯王表
食貨志
游俠傳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五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史記（司馬遷）

夏本紀贊

大公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司馬遷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脉誠恐如是考得甚好又曰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濟事在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商本紀贊

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高祖本紀贊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音西志反無悃誠也）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文公曰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惟聖爲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此常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因夏救僿以忠

如孔子太史公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至於是而始逆則作僞以趨之至久而不堪之甚則遂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以至於今然則有聖賢出而欲爲今日之禮者宜奈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品節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畧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移風易俗之漸矣

孔子世家

此篇用文公論語序說節文歷氏道傳曰史記開天下者爲本紀開一國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則不敢入列傳而稱爲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孔子者此係文公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文公曰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音特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文公曰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

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便休文公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文公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況言之）

（足公齊魯陋儒情聖人之夫賊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文公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亦可也）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

欲得孔子為政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雲峯胡氏曰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人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史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缺月無所考故不書耶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實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悅歎之意於書法可見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孟子列傳

問史遷之欲槩知孟子之學耶文公曰未必知也以非言苟偶得其要是以躍而著之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用文公序說節文）

伯夷傳

問嘗聞南豐令后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文公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得處又曰伯夷傳辨許由

事固善矣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孔子之言耶又云太史公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實其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又云伯夷當時何曾指擬仲尼來發揮他耶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文公曰太史公亦以盜跖與伯夷並說伯夷傳乃史遷自道之意

敘泰孝公變法

文公曰當春秋時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又曰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强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

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

叙孫臏禽龐涓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文公曰臏料龐涓是簡傲的人必有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獃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常思古今智士之謀畧說話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文公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奇棊撩猶綢令之東西抽下闊也言解鬬者當善）

（解之不可牽引紛絲也批亢擣虛亢前喉嚨也言與人鬬者不拕其拳搏其背未見其能勝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叙藺相如完璧歸趙

文公曰廬山有一說說相如不合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

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叙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

文公曰左氏一部書文章浮艷更無事實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

趙武靈王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絕句）請服馬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

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

劉題十四百九七

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所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

叙甘龍與衛鞅爭變法

秦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

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洪思了[illegible]

叙范雎見秦王

文公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踰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以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

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言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

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以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乃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

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呑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敘劉項戰垓下

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迥以為正合八陳之法文公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閙只衮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悉詳漢書則畧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文公曰不特此兩自韓信左[illegible]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蹙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敘叔孫通起朝儀

文公曰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

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一作幟）傳言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謂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孫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職一作幟漢書作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

叙留侯致四皓

或問子房招四皓伊川取之以為得納約自牖之義而溫公亦削之如何大公曰是他意裏不愛不合他意底則削去又曰溫公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負其父大公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是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

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

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強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文公楚詞註曰余嘗怪留侯明炳幾先算無遺策而其為

此則不唯不暇為高祖愛子計亦不復為漢家社稷計矣抑高祖之歌詞如此而其言曰呂氏真迺主矣此又豈非以太子柔弱之故而為是舉哉一念之差幾啓造禍以至於此固無兩全之理矣留侯姑亦權其正且重者存之以為是亦不獲已之計非別有長策而故左之以就此也嗚呼向使高祖之心本不出於私愛則必能深以天下國家之大計為己憂而參與張陳陵勃諸公謀之帷幄以定其論可則以恒易盈固為兩得不可則姑仍其舊而爲大臣輔以義庶幾呂氏悍戾之心亦無所激而將自平則後來之禍猶可以不至於若是其烈今既不然則杜牧所謂四

老安劉反為賊劉者真可為寒心也哉

敘陳平對文帝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泛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文公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文公又舉程子之言謂陳平知宰相之體如何是理陰陽曰下面三語便是理陰陽

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茍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附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

敘七國反

文公曰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

真西山曰觀此則漢與七國曲直曉然矣

律書

文公曰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又曰史記律書說律數亦好此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生之却生

與律又曰樂律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載甚略然都是緊要處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索隱曰案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名曰律者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律曆志云呂旅助陽氣也按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呂亦稱閒故有六律六閒之說元閒大呂二閒夾鍾是也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故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六律為萬事根本焉（索隱曰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索隱曰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是也凡敵陣之上皆有氣色氣強則聲強聲強則其衆勁律者所以通

（氣故知吉凶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黄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行虐故顓頊伐之）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索隱曰大較大法也）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内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索隱曰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内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吕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黄鍾長八寸七分一宮（索隱曰案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云黄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玄等皆以長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云宮者黄鍾為律之首宮為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黄鍾為宮則聲得其正舊本多作七分蓋誤也文公曰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

大吕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商（索隱曰謂十一月以黄鍾為宮五行相次大吕為商者大吕所以助宣陽化）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索隱曰亦以金生水故也）

仲吕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索隱曰水生木故以為角不用蕤賓者以陰氣起陽不用事故去也）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索隱曰此算術生鍾律之法也）

子一分（索隱曰自此以下十二辰皆以三乘之為黃鍾積實之數也）丑三分二（索隱曰案子律黃鍾長九寸林鍾為衡衡長六寸以九比六三分少一故云丑三分二即為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數也）寅九分八（十二律以黃鍾為主黃鍾長九十太簇長八寸閏八分寅九分八即是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之義也）卯二十七分十六（此以丑三乘寅寅三乘卯得二十七南呂為卯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以三約二十七得九即黃鍾之本數又以三約十六得五縣二分之一即南呂之長故曰卯二十七分十六亦是太簇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之義已下八辰並非此然凡三分二寅九分八者皆分之餘數也）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或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文公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云司馬遷說律只是推一簡通了一十簡皆通）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索隱曰案蔡邕云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又律曆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以八為五孟康注云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又自[illegible]至寅亦得八上生太簇律是也然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今云以下生者謂黃鍾下生林鍾黃鍾長九寸倍其實者二九十八三其法者以三為法約之得六為林鍾之長也）

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索隱曰四其實者謂林鍾上生太簇林鍾長六寸以其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即為太簇之長也）

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索隱曰此五聲之數亦上生三分益一上

生三分宮宮去一下生徵徵益一上生商商去一下生羽羽益一上生角然此文似數錯未暇研覈也）

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索隱曰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是謂置一而九三之也韋昭曰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彥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也）

實如法得長一寸（索隱曰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實數如法謂以上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實得九為黃鍾之長言得一者算術設法辭也得一下有長一下有寸者皆衍字也韋昭云得九寸之一也姚氏謂得一即黃鍾之子數）

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索隱曰即如上文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

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文公因論樂律曰凡以三分為[illegible]減益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管一分分九孫方如破竹都通去其制作通典亦器備之說律書漢律曆志所載亦詳）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文公曰馬遷諸侯年表敘言形勢之利有固者不可無末

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強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

太史公自序

文公曰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又曰伯恭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於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曰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又曰司馬遷文字雄豪可愛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

信中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故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漢書無三字）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漢書 班固

高祖求賢詔

文公答蔡西山書曰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又因論文中子云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氏曰中執法中丞也）（西山曰此詔令頒行之次第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氏曰郡守自往勸勉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文公曰高帝特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

定口賦詔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顔氏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

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賞

文帝勸農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勸農詔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稅租之半

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瘽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真西山云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歟

武帝止田輪臺等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顔氏曰每口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氏曰開陵侯匈奴降者）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侯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

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嗣）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眾（顔氏曰廝留言前後離斯不相逮及也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匄乞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顔氏曰見顯示也）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氏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云云何可久也言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顔氏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音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

長史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顏氏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烽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人其人勞苦因致逃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既不上書後有降者來及捕虜生口言之乃知此）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文公曰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眞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

賢良制策（又三篇見後董仲舒對策內）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復高年子孫詔

文公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兩指說只以己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己己又所以待人是三指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一類意思錯言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云云漢詔云云孝心闕焉皆此意

古之立敎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爲糜鬻之六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成帝答東平王書

文公曰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都無此議論漢初都未曾講貫得恁地今按漢書求史遷書乃東平王也

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景帝贊

文公曰班固作景帝贊引孔子語起所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姦軌不信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又曰班固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贊漢景帝其

好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文公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又曰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處

敘高祖為沛公

文公曰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始秦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猒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為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

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

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為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叙義帝遣沛公入關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陽城與扛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于成武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

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

王之令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毋得鹵掠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以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

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敘韓信初說漢王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

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於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

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刼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户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文公曰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别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

敘蕭何諫漢王

文公曰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

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信古通伸）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進韓信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

敘漢王縞素伐楚

文公曰高祖尋得弑義帝說話出來這箇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文公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

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王劫五諸侯兵東伐楚遂入彭城

文公曰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摧他他雖有些小勢力亦自消阻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也

諸侯王表

文公曰秦既壞封建之制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矣又曰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又曰封建亦難行使齊梁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應劭曰阸者狹也陋猶陿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陵陿陿不安也）分為二周（師古曰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為威用斬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竊隱藏之耳）然天下謂之共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絶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也秦以諡法少恩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爲不及期也）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亙九疑爲長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三垂謂北東南也）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内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師古曰撟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爲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爲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爲三（謂淮南衡山廬江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illegible]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絶（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稽同）奉上璽韍（音弗韍之組也）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始終强弱之變明監戒焉

食貨志

文公因論井田云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説訂之庶幾可見髣髴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要同耳今按班固食貨志自建步立畝以下文公井田類説多取之又按文公曰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善人教民七年之類亦如此又曰

先王之世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文公井田類說註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農民戶人己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舃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師古曰彊謂勸之令習事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

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類說鄰作比里作閭下同）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類說作大夫）于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示）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師古曰此豳詩七月之章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于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類說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剌之詩也類說傷作情）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者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類說于鄉

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云其有秀異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進士）曰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謂各趣農畝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類說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渰陰雲也）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

三年耕以下類說刪定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餘並同

游俠傳

文公曰讀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于道德以至于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慾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于此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于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辠已不容于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猾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

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惟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威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五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六目録

漢書二

賈誼陳政事疏
過秦論
董仲舒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對江都王論三仁
司馬相如子虛賦
賈捐之罷珠厓對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匡衡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劉向說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
賈讓論治河奏
劉歆毀廟議
谷永論神怪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六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漢書二

賈誼陳政事疏

文公曰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絶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廁于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能識其何說也又曰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又曰賈誼之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又曰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又曰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文公曰誼雖說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之急文帝親之亦未見如此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静不可挑）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真西山曰按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誼言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真云漢去古未

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真云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相疑也文公曰賈生謂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親弟謀為東帝（此指淮南王長居國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六年謀反廢徙蜀道）

兄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此指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三年聞帝幸太原發兵反收死）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孟康曰熭音衛臣瓚曰此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熭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臣瓚曰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

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真曰按誼數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也頓讀曰鈍解支節也音胡懈反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髖音寬髀音陛）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西山曰誼前言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今乃勸帝舍芒刃而用斤斧何以自相戾耶）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

（其芮）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

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者）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也（真曰按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而後諸侯王之禍熄然其弊也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夫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師古曰𨂂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

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師古曰亶讀曰但辟足病痱風辟音壁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雖受高爵之賞猶將懼寇不得復除遠役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真云按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三表之說不可曉五餌畧見匈奴傳贊）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

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鄧氏曰說宦人也嘗從漢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漢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真云此亦譏射獵之失）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真云按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號為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千石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親亦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亦曰后天子宮門曰司馬諸侯宮門為司馬天子卑曰皇帝諸侯卑亦曰皇帝是臣上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一而火削之）令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接謂以偏諸緶著之也）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撓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二太息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

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與其舅併倨無禮甚也）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仲馮曰說謂秦人不知學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與禽獸無幾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師古曰剟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剟音輟）搴兩廟之器（如淳曰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言詐為大書以出當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師古曰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效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真曰按是特指俗為宰相答故秦吏敗汁中此此）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真曰皋陶謨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則君臣上下之分莫非天之所為也特物之肯之則預乎人而已誼此言非是）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

而愚人也則可笑乎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真云柳子之維之説病笑于是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氏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虚（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亾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亾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三太息）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亾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悳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大公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佞以近忠直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悳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踰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文公曰賈生大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撑了一股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逞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不可學）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紀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可媿恥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采齊肆夏皆詩名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

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真曰按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豈甚異將之過故誼懇懇言之其援胡亥以為戒最為深切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真曰按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乃使鼂錯以術數教太子帝豈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歎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有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當為太息四）之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

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則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為太息之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亾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亾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

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襄子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亾恥奊詬亾節（師古曰頑讀曰鈍奊詬謂無志分也奊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立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亾恥俱苟妄則人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方曰簠圓曰簋）坐汙穢淫亂男女亾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讀疲）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

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師古曰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群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壞若金城也今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亡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文公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秦儀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腳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申商熟味此疏竊然有洙泗典型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髖髀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過秦論

聞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竊謂秦以虎狼勢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文公曰賈生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邪又曰人論史書如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亾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illegible]海[illegible]取百越之地以為[illegible]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郤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亾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文公曰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亾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絶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亾之陳涉便做

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

董仲舒賢良策一

文公曰漢儒最純者莫如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人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人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人曰仲舒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人曰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善弱無氣燄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息歟烏虖凡其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悳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悳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真西山曰按為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強勉學問致知也強勉行道力行也仲舒之言可謂得聖賢要指矣）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心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

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真曰按仲舒之學粹矣然不能不惑於符命此其短）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大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問性者生之質文公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狀問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師古曰謂許前稱嚮也鄉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

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兵曰此即大學所謂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謂粹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

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師古曰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文公曰唯我有受祿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然有意思一云上面

雖是疊將來此數語卻轉得意思好）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本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勞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音篆）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式用也）天下不犯囹圄空虛

泰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

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亾入于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亾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真曰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遜也寧固仲舒言之不詳武帝得以之故未必不由此）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亾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

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亾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亾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

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真曰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發之）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師古曰書謂賢良文學之詔書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觀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毋令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

賢良策三

程正公曰漢儒如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分明或問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文公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似不識性善模樣又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識得性善終是說得間界不分明端的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恒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書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真曰按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亾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亾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文公曰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閑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卻自是好）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亾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

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乎深山（孟康曰舜耕于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亾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亾道

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真曰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于性而性出于天仲舒此意即中庸之意）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承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真曰致字當屬下句蓋周文不可甚變宜少損之夏則當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

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黨音他朗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將蹙斂也）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名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

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

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漢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文公曰誼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又曰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又曰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

對江都王論三仁

文公曰董仲舒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又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善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又曰仲舒所立甚高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

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

或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明文公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

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只處此事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文公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微有先後之序

司馬相如子虛賦（節錄）

文公曰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又曰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會說得通暢又曰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諷也

於是酒中酣樂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氓隸隤墻塡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師古曰六藝謂六經也）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群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也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群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樂樂胥（師古曰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師古曰凡以上皆取經典之嘉祥以代游獵之娛樂）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

四海之内靡不受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於斯之時天下大悦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卉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卉然猶疾然也卉音許貴反）刑錯而不用德降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鐵乃可善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抚士卒之精（抚挫也）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賈捐之罷珠厓對

文公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

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敵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文公曰禹入聖域而不優優裕也言入聖域恰好更不優裕謂有餘剩漢儒見得此意好又云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文公曰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或謂穆王之五刑皆贖爲能及舜之舊者則固不容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又不容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粟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獨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亾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文公又曰古人贖金只在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錢便造贖法五刑皆有贖故蕭望之贖刑議有云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其說極當

匡衡政治得失疏

大公曰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又曰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盖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疏

文公曰漢初諸儒專治訓詁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毀更之所更改不可行而復復之（下復扶又反）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某云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某云此論甚善然元帝之失正在於溫良少斷若於泛陳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臣又聞室

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嫡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文公曰全體如匡衡論時政亦及治情性之說及到得入手做得只修得些小宗廟而已

戒妃匹勸經學疏

文公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覧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猒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

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真云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劉向說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

文公曰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又云孟子少論制度雖苦疎闊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賈讓論治河奏

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文公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扞他

哀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爲善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徒各反）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道讀曰導通引也）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連及也）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泰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臣瓚曰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

三日隄潰與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滎溪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卬音牛向反）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此一害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墳淤加肥（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劉歆毀廟議

或問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文公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具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又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疆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

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

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谷永論神怪

文公曰發端數語蓋必古人遺言非永所能道也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道家言冶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名陷冰丸投之水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服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擥言有神僊祭祀致福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仁也隨宗學仙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惟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真西山曰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六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七目錄

後漢書（范蔚宗）
紀鄧禹初見光武
紀陳蕃謀誅宦官始末
紀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
黃憲傳
諸葛亮出師表
再出師表
漢紀（荀悅）
論文帝除田租

晉書（李淳風）
天文志
天體
晉文
王羲之蘭亭記序
隋書（魏徵）
劉子翊駁喪服議
新唐書（歐陽修）
贊太宗
禮樂志節文

唐書（宋祁）
傅奕傳
李蔚贊
張巡傳贊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七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後漢書

范蔚宗

叙鄧禹初見光武

文公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乃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于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又曰看他會做事的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閒音閑）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止宿于中與定計議

叙陳蕃謀誅宦官始末

文公曰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它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桓帝延熹八年陳蕃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

能飽實憂陛下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説文曰悁悁恚忿）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

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横沒財已幸宣犯衆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竪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數奏其言）簡練清高斥黜邪佞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者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瓆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于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龍關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正秉四海之維舉動不

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宫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絶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悵悵無已（悵悵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觀成敗如蒙采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

佐以固王業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盖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音納）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諤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户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浜自思省前後歷職無他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竊

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顏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娆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

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娆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附在後）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

云竇氏不道耶王甫時出與蕃相迕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耶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從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禀假否即日害之（騶騎士也）

叙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

竇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

書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勲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隷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嶲太守荀悦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實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會五月日食蕃復説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宜退絶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典門户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冘音淫冘移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隷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乃奏免黄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内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宮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于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黄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絶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紹武兄子封鄠侯為步兵校尉）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陣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

黄憲傳

文公曰顏子犯而不校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蝱一

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衆人杠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非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孔孟之後至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文公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閬一作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閬字也爾雅曰側出氿泉正出濫泉）（氿音軌濫音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淆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玼當為疵古字通用）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元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生甯甯生泰泰生曄）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出師表（諸葛亮）

文公曰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云云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求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是則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又曰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云云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此皆切至之言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又曰致堂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

後歎孔明出師表吳壽昌云文公微醺則吟哦古文其所開孔則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智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褘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東坡云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遼齋云觀侯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兩國未識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再出師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于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迂齋云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兼看）

漢紀荀悅

論文帝除田租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田之議於今果何如文公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後至元魏後周及北齊承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又曰荀悅便道井田須是大亂之後如高光之時殺得無人後田便無歸處從而均之此說也是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于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于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

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晉文

蘭亭序　王羲之

文公曰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序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稽為聚訟也或者猶以戕奏功名語右軍殆見杜德機耳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蹔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大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勢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大

晉書

天文志

李淳風

大公曰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於篇

天體

大公曰晉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說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又曰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又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或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如何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將蔡邕于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員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

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于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筭術用句股重（一作里）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廻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

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郄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一作同）沒也攝提塡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緣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為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一作液）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族祖河間相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

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臨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水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于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駮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

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一無半字）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員也望視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故丹楊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

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于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于事情莫密于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于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崔子玉為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于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夫（宋本有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于水中為的然矣故皇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交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

以龍比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于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為天中今視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右（一作石）轉則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因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說也渾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矣然則

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于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眾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于東次經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復還于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于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為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于星多矣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

亂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不亦孤子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闇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亦

出也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者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陽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于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也水出于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于日而無取日于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于月而無取月于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鈎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一作體）信而有徵矣

隋書魏徵

劉子翊駮喪服議

文公曰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只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却在隋書劉子翊傳江左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

隋文帝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子翊時為侍御史）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

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如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

敎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於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去乎又晉鎭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

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敎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眞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敎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眞之稱如以二字義

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衞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煒欲違禮乖令侮聖弃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于

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蘖于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

新唐書歐陽修

贊太宗

或謂史贊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文公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非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又曰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卒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

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禮樂志節文

文公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由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錄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

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宫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于損益大抵安於苟

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登降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此以下敘唐貞觀開元禮制）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文公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後知政事禮樂也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為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畫卦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大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

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獘精神糜歲月

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遂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今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為弌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于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于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于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弊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唐書宋祁

傅奕傳

文公曰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雒諸公皆闡明正道以排釋老而其言之要切如宋景文傳奕本傳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后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满人意處

傅奕相州鄴人高祖即位拜太史丞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計耶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譊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龍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惟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太宗嘗問御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織兒幻夫模象老莊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

李蔚贊

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概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歆艷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意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齊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

夜茫明與撿寇攻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嗟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于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復之興衣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前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于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徇嗚呼運痞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文公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子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卻是宋景文捉得他

正贓出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又曰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老之說以為之宋景文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出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又出于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于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張巡傳贊

文公嘗讀之曰其文自成一家

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鹵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潰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七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八目錄

唐鑑　范祖禹

論高祖太宗起兵事

論太宗誅高德儒

論封建

論太宗敍建成元吉

論王魏事太宗

論武氏僭號

論明皇友愛

論白馬之禍

五代史　歐陽修

周世宗本紀

周臣王朴傳

唐六臣傳

伶官傳

宦者傳

十國世家年譜

資治通鑑　司馬光

論三晉爲諸侯

論智伯才勝德而亡

論合從六國之利

論東漢名節

論維州取舍

古史　蘇轍

古史序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八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唐鑑（范祖禹）

論高祖太宗初起兵事

文公曰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又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今按文公誅獨夫之論可以補范說之缺脩因附見焉）

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啟之乎太宗陷父于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乎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二者權以濟事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論太宗誅高德儒

文公曰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様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

昔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戮飛廉惡來於海隅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以德上之所為去商之汙俗啟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草之從風也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于隋而戮于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論封建

文公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得人其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又曰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

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其少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

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以長帥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

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征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論太宗殺建成元吉

文公曰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或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哉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文公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

范氏云象得罪于聖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

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于舜故封之管蔡流言于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于天下者乎苟非得罪于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

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

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文公曰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迫煞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是鄭伯克段于鄢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

論王魏事太宗

文公曰唐鑑議論多資於程氏又云唐鑑文章議論最好某嘗看文字見說得好處便尋他來歷便是出于好人之門按外書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又按溫公修通鑑至唐事伊川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

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役係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今唐鑑之論王魏蓋出於此

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讐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稱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死難文公曰只為秖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

論武氏僭號

文公感興詩論武后之事篇末云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能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

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正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正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

下者唐之天下也武后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論明皇友愛

（問推孝友于兄弟何以施於有政文公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氏唐鑑言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

文王孝于王季故能友于兄弟睦于太姒故能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于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善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于此則不能于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寧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于利心哉

（文公曰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睿宗誅韋氏有功玄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堅不受）

論白馬之禍

（文公曰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于寵祿全忠之劫遷雒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于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

不恤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咈全忠之心而微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聲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嚮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初還端委而受刃于闕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于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為相進不由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

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祿之士亦可少戒哉

五代史　歐陽修

周世宗本紀

文公曰五代時甚麽模樣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關是王朴死後事模樣世宗未死時須先取了燕薊則雲中河東皆在其內矣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禮作樂曰只是四年之間熬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邊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人鄉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慢了世宗胸懷又較大又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

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喪亂之事無所不有）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璟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倫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後世其為人

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于倉卒殊不知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周臣王朴傳

文公曰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曰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幾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

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殺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徐使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

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挫群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

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以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以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諸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

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于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于下而泯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甚遠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

哉

唐六臣傳

文公曰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其于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属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太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耶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于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冊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于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

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稱譽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伥伥然誰與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意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伶官傳

文公曰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五坊人善友歛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

槖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于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亾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于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

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屡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於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以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耶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

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于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

曰劉皇后怨崇韜之殺繼岌也已殺帝而自立急召彥琛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琛求兵禦賊彥琛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琛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於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琛啟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于宣仁門步軍陣于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

走至午時帝崩五方人善友斂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宦者傳

文公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又曰歐公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又曰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于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于亂亡而不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

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大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閒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

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于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始終不完而雜以訛謬至于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

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亾國其次亾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官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于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脩圖之脩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亾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亾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

十國世家年譜

文公曰五代史略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僭竊辭較

直也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于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于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忘漢為讐而以失子為讐也曰漢嘗詔立贇為嗣則贇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所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成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資治通鑑

論三晉爲諸侯

文公曰司馬公史論稽古録范氏唐鑑不可不讀文公感興詩論通鑑始於三晉之事其篇末云司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胡致堂嘗見云三晉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于微而已矣或問致堂論三晉事人多不以爲然自今觀之只是怕温公耳文公曰誠是怕但如周王不分封也無箇出場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

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史記帝乙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繁馬鬣上飾纓馬膺前飾）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

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敗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請隧于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杜預曰闕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王章者章顯王者異于諸侯）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于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

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既盡豈不哀哉

論智伯才勝德而亡

文公答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或問温公才德之辨文公曰温公之言非不是但語脉有病耳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

剛明果決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謂除德若塊然無能為亦何取于德德是得諸己才是所能為若以才德兼全為聖人却是聖人又夾雜箇好不好也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文公曰皆是德也聖人以智仁勇為德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羽者箭翎括者箭窟受弦處通作筈）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實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不善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文公曰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

之于己才者能有所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論合從六國之利

文公答陳仲亨問合從便不便曰温公是說合從為六國之便觀當時合從時秦也是懼蓋天下盡合為一而秦獨守關中一片子地也參是長策但佗幾箇心難一如何有箇人兜攬得他也是難這箇須是如孟子之說方得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孟子只是責擗于己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霓民自歸之秦雖強亦無如我何

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佗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論東漢名節

文公曰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于董卓專柄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其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

教化國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遠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于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于搢紳亦見慕于衆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于朝廷亦見棄于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于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

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于前而忠義奮發繼起于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凶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讐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

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論維州取舍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

文公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通奸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害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也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鄰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文公曰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illegible]又不能舉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非而

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遂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僧孺固為大言以恐文宗如致堂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文公又云牛論正而心則私李計譎而心則正

古史　蘇轍

古史序

文公曰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于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于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黄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於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其論史遷之失以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兩句亦切中其膏肓又曰有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云云此等

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胸中天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者不可勉強有為為之又曰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云云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于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諸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于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睎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于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已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溺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

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于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于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載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

卷之八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九目錄

韓　愈

原道
原性
讀荀
師說
獲麟解
伯夷頌
燕喜亭記
爭臣論

禘祫議
答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與孟尚書書
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平淮西碑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襄陽盧丞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張給事墓誌銘
孔左丞墓誌銘
論佛骨表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九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韓　愈

原道

文公曰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又曰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原道之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塟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

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文公曰原道中說得仁義禮智極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密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于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于天者也問定名虛位之說曰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也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為老子說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知此意方看得又曰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說皆好又曰退之謂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原性

文公曰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道教有所
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又曰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
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
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又曰韓子此書
已見大意又曰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
說氣質之性程門說破氣字必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
及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

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文公曰韓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于
諸子然所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又曰退之說
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以
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便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
一氣字又曰韓愈也意人多看不出他初便說所以爲性
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下方說三品看其初語豈不知得性善他只欠氣字便說
得出又曰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不着箇氣質如何說得
通又曰其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
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

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

讀荀

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文公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爲大醇程子說荀楊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師說

文公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又曰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爲生知也又曰孔子無常師正指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師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於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

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文公考異方本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為句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名語故此上句既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君子不齒或作君子鄙之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

獲麟解

文公曰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又曰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伯夷頌

文公曰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況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又曰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遂為喜慍者有間矣

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孫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大義淺權通變又當循天理之當然者也文公曰說開了當云雖武王周公為萬世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獨行不顧人曰一凡人沮之譽之與彼夫聖人是一對其文意尤有力

揚子直曰文公先生喜韓文燕喜亭記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于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旋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于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知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諍臣論

文公曰聖人教人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的則會的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人曰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也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

者若吾子之詥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禘祫議

問韓文禘祫議說獻懿二祖之事當否文公曰說得好其中所謂興聖廟乃是梁武昭王之廟乃是唐之始祖又曰此等公家文字或施于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于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于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于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于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于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

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文公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于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于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各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學禮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于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答李翊書

文公曰人學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似他底亦須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翊書說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麽細密豈只恁冊子上略過便做得如此文字也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于人而取于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于人而取于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源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雖幾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正淳曰看來聖人之說皆是實理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夫夫婦婦皆是實理流行文公曰自家雖是說實理初不曾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譬如撐舡須是去源頭決開放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韓退之說文章亦說到此故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皆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又曰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這件將來排慢做呂終論為文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本之于六經之意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上兵部李侍郎書

文公曰韓退之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潛反復之功方得退之作文章他大段用力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腸說這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心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俗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愈少鄙鈍于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覔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

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發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于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于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于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于口而聽于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

文公曰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敎道有所明白者疑即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諸篇也

與孟尚書書

文公曰韓公之學見于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覩且于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于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于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于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

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亾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盪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于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于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于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燬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于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出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

延延寖以微滅于是時也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于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愧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送董邵南序

文公曰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秀才序

文公曰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

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皆有病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

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于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問韓子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大是就渾淪處博是就該貫處否文公曰韓子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如何是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

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

送浮屠文暢師序

文公曰唐僧多從士大夫之有名者求詩文以自華如退之送文暢序中所說或曰退之雖闢佛也多要接引僧徒曰固是又曰韓子曰先以是傳之舜云云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餘見原道篇內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于禮樂刑政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

之于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而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文公曰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

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佚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佚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佚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盡史祖師之說也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華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于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文公考異方曰此篇用意皆本于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槃礴臝郭注云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又曰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文公曰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于云云文辭沒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于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于巴東以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

集關下于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于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平淮西碑

文公曰柳州人處便絶似平淮西雅之類其詩似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

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顔汝為陳許帥惟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祭其無用樂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栅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

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顔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

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吏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于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相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救鄰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文公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文公曰退之文字儘好末年尤好楊子直曰先生喜韓文燕喜亭記及韓弘碑銘

韓姫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于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傲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於名成業直去從舅氏學將

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北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于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于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

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于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于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于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于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

跪給扶登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東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賻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婚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收功定次孰與

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于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劇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麻富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

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怒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沒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文公曰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于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綽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于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校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

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特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于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持匡調不失其正中于和節不為斟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

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將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常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卽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爵拜列年除嶽遂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官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亟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起頔以報稟既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覩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于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薄書未嘗問有無費不倚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衰來有請乃作銘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罷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祗河涉胥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殞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恩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施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襄陽盧丞墓誌銘

文公曰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為横逸與諸篇不同亦其文之變也但此篇中稱吾者皆述盧語而最後一吾字乃韓自吾似少別耳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胄于柘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為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璀為兗之金鄉令先君殁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啟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于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璬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文公論見前篇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嘗獲私于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

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逆從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衣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于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于是而死于是也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璀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視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遷署

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塟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張給事墓誌銘

文公曰退之文字儘好末年尤好又考與洪譜云長慶四年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沒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

至孫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文公曰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為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曰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曰餘人半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于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

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于其帥馬僕射為之選于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舡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塟長慶四年四月其日其妻子以君之塟于其州其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襦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于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

選于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群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徼也世慕顔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考異方曰此銘以徼揭割雪折厲奪呾爲韻而行生清兵名明貞復自爲韻又公曰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兎罝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

孔左丞墓誌銘

文公論見前篇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于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于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于是乎賢遠于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于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于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

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

發鄂湖南嶺南合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種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戩

公于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蘧公于南河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蘇合切）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文公曰考異洪譜曰長慶四年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疾作五十七行狀云侍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然則此銘蓋公之絕筆也

論佛骨表

文公曰自晉至今溺佛者多矣為儒而卓然不惑昌言以排之而不畏禍福者其昌黎一人也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

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

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九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目錄

柳宗元
獻平淮夷雅表
封建論
辨鶡冠子
辨列子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李翺
復性書
韓文公行狀
皇甫湜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李漢
集昌黎文序
杜牧
燕將錄
元結

大唐中興頌（并序）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柳宗元

獻平淮夷雅表

文公曰柳學人處便絶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幹詩詩學陶者便似陶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耀溫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伻大功也　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旣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徒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　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旣禡旣類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厲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鬯觴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旣涉于滻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遐昭陟降連連　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群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頟頟式和爾容惟義之宅　進次于郾彼昏卒狂裒兇鞠頑鋒蝟斧蟥赤子匈匈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

是怙旣獲敵師若饑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搪其虛靡愆厥慮　我關我扼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旣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為謳吟　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旣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　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旣礪旣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衙勇韜力日思予殛　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綏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　其良旣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詭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　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旣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旣清而瀾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顚蔡初胡甌爾居式蘇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旣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封建論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文公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又曰封建柳子厚亦說得是封建後來自然有

尾大不掉之勢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又曰柳文局促簡
而不古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

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

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鉏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

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少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

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

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建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文公曰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

辨鶡冠子

文公曰韓文大綱好柳文論事却較精覈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邪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

其然邪曰不類

文公又曰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正僞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依放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之道然其虚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寄許京兆孟容書

文公曰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又曰子厚諸書悲傷悼悅反覆與太史公答任安書辭氣頗相類又曰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

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享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跪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列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儁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

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故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

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獲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

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

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闒敗不能遠騁高偶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

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無心按膺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以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兢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

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怨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怨謗語轉移嘿嘿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益坐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短長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譙之徒遂將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文公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之時云云予謂老蘇但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柳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書可見文章細事耳猶用力始至況學道乃天下至大至難之事而未嘗用旬月之功得乎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曰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又曰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

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没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守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李翺

復性書

文公曰李翺却有些本領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歐公亦只稱韓李又曰李翺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真西山曰按翺復性書三篇其二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錄焉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

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公行狀

文公曰皇甫湜為退之作墓志却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翺行狀較看實蓋李翺為人較朴實皇甫湜較落魄又曰歐陽只說韓柳李不曾說韓柳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殁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

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拔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

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殄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卽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于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丞相異惟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詔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于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眾宜使辨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之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于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討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

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于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將太師呼太師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增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紳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議論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于嫂鄭氏及嫂沒為之朞服以報之深于文章每以為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大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于茲後進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惡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獲終于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

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皇甫湜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文公曰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翺只令作行狀又曰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曰人知人罪非我所計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孫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跐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舉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惡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

仁為身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成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敕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近臣往諭衆畏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選拜京兆尹歛禁軍帖畢權豁偉臣之魁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飧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飽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婚左拾遺李漢昇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類昏延坐廟以行令望絕耶病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潰義洿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巻不時施昌極後昆憲悲永歸柰知之悲

李漢

集昌黎文序

問文者貫道之器甚好文公曰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亦庶幾其賢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敎人自為為韓之功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以來規範蕩盡悉謂易以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大與道乖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振頹風敎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杜牧

燕將錄

文公曰杜牧之燕將錄文甚雄壯

譚忠者絳人也祖瑶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晉絕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將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其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其臣宿將而專付中官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

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既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路收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

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路人將燕賣恩於趙販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孰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拔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滴河陽信脩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

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挾天子狩發句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羣國往往弄兵者恒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犄鼎立相視可為强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栫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團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李（子忽友）如搏鷄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

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迣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恐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開元年

孟春其遇於馮翊屬縣北徼中国吐其見之狀其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元結

大唐中興頌并序

文公曰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晋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亦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譏利計功之言蓋不可同年而語矣

天寶十四年（唐元宗）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謂肅宗）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元宗）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

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元宗天寶時）孽臣姦驕（李林甫楊國忠）為昏為妖邊將騁兵（安祿山）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元宗）百寮竄身奉職稱臣（陳希烈等）天將昌唐繄睨我皇（肅宗）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廣平王俶為元帥即代宗）蕩攘群兇復復指期（復復上音富下音伏恢復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安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卷之十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一目錄

周惇頤

太極圖說
養心亭說
愛蓮說
拙賦

程　顥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論王霸之辨疏
論君道疏

請修學校疏
程邵公墓誌
李寺丞墓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南廟試策

程　頤

易傳序
春秋傳序
養魚記
顏子所好何學論
禘說
莛說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一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周敦頤

太極圖說

或問太極西銘文公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又曰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通貫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義

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而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又曰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又曰周子之為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踈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養心亭說

文公曰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云云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

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又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至無欲非聖人不能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水山之麓構亭甚清凈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文公曰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為是說以刻焉某得竊聞而伏讀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墨本為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拙賦

文公嘗得濂溪先生所為拙賦乃開江東道院之東室榜以拙齋而刻置焉跋曰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程顥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定性書

文公曰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辨貲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問定性書曰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切看似無統乎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脉貫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此是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又曰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又曰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茍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聦明裁之

文公曰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曰天地之常云云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又曰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順應之謂又曰定性書是正心誠意以後事

論王霸之辨疏

文公曰明道王霸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餘蘊矣又曰奏議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別作一眼目看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

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意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

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

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沛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君道疏

文公曰程先生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必可信先王之道為必可行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文公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趍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

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而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疏

文公曰明道所論學制最為有本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嘆恨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所定條例立尊賢堂之類亦是此意又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

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又曰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太學師却以此分布天下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方成次第也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做廉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豊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校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諸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于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復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施姦罔

上舍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其官勿以赦及失職論州縣之長狀才未滿下歲者皆不爲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遂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祿庫之任自非其德業實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成端循格學者亦勝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

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熙寧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程邵公墓誌

文公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又曰

程明道識其子瑞懿之壙曰大勤節者云云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蓋理則純粹至善而氣則雜糅不齊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于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瘞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懿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聽明目發而方厚淳美之氣蓋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卑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不復忘夫雖警悟俊穎若然微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

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所守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弄歡笑戲謔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校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人哉皆老于學者之所難能而吾兒之資乃成于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

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惟朱書於碑以誌其墳

李寺丞墓誌銘（節文）

問會元之期文公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如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様有是難得遇也

仲通生而有賢質端厚仁恕見於提孩之時恭勤精齊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使天降之年成就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况得與古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　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文公曰所謂聖雖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醲厚非便儇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或問康節數學文公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

便有死有盛便有衰如斉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惡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

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夫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

心高明覩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
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
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
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
通而不污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
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
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
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
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

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
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而入者門戶
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
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
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
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
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
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
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

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亡嗚呼
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南廟試策

文公曰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
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曾南
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為片言半簡非大義所係皆存而不
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況先生非欲以文顯
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特雖文采
不艷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
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為不深矣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
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
民老而不得其養飢寒轉死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
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也虞夏商周之
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養何禮一歲凡幾
行之宜誦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
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
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

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忘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主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飢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卒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二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衣縞元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色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衆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群有司此治其小者也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者無屬何其重輕勞逸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狀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

屬向嘗增之直與實案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于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搆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椽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輕重之留貿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為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為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之屬者乃省官耳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令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為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孫六卿之丞共其事

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謀謨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剌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寵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端本清源之術少紓其斂雖有智者或任其責禁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爲之先何修而後可勿殊勿泛以有所論

對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

愈寵文愈密者何也始基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寵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矣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兵被食冗者一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寵貨之寵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彝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彝狄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

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時之大利願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問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功效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效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之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效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問善人爲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後仁與期月可也

三年有成之義如何文公曰此須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槩亦自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今人答策專是說策題者甚別試讀之可見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效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速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于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轍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作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以仁摩之以義浹

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興也蓋禮樂者雖上之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效所以速善人之效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為政於天下此聖人之效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必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訓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刑措亦勝殘去殺之效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而後仁之效乎謹對

程頤

易傳序

文公曰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又云所謂體用之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又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為人處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亾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

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春秋傳序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謂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文公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不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王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得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矣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

文公又云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伊川程子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又云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養魚記

文公曰程子平日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

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令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字又云程先生少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㖩沫也不忍擇其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俎嚼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

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倘生已多爲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時年二十二歲）

顏子所好何學論

文公曰伊川先生聞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又云顏子好學論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大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爲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爲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却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又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此論須做一意綴看其本也真而靜是說未發真便是不雜無人僞靜便是未感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　又云看程先生所作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文公曰自天地儲精至此數語與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說精意不殊人曰此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文公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人人不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而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禘說

文公曰伊川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祧廟事則深伏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

約而合者又云其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疑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其答之曰誰教他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為戲談而或笑之今得伊川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乃與其之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是非於是乎定矣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矣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以天下之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是則是堯養舜以為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文公曰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

（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仲不欽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也）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問周頌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文公云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自亦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本朝以太祖祀於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光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

者本朝推僖祖為始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世人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文公祧廟議云王安石等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考之孝心也而韓維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力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竊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又云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

塋說

文公曰伊川說地美神靈安子孫盛如不為五者今之陰陽家都不知惟近世呂伯恭不信然亦是橫說伊川言方

為至當古人卜其宅兆是有吉凶方卜譬如草木理會根源則知千條萬葉上各有箇道理事事物物各有一線相通須是曉得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

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失葬者（葬一作焚）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文公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卻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又云葬之為言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一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二目錄

程顥二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再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表
上富鄭公書
上謝帥師直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與金堂謝君書
與方元寀手帖
明道先生墓表
明道先生行狀
祭李端伯文
祭劉質夫文
張載
西銘
東銘
邵雍
擊壤集自序

無名公傳
漁樵問答
司馬光
文潞公家廟碑
河間獻王贊
濮安懿王典禮議
與程伯淳論張子厚謚書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二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程 顥 二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問濮議如何文公曰歐公說固不是辯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略示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為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而子孫朝廷無所預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

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

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又致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㬎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

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决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説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為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决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悖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顯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後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

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背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群情洶懼異論喧騰王者之孝在得四海之懽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嫌隙其視陛下當如何

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于上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于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四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支吾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過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謀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辯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第一劄子

文公曰程子在元祐間嘗進言於朝以為人主常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元祐大臣不能自用其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閒一日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于此取進止

論經筵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

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于此取進止

文公曰或謂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再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表

文公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

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然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

臣頃言非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者所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安（中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為辭辨解釋大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俟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嘗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為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非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為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于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舍王哉忠懇之誠雖至不得已也

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令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遺致君丹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為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况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上富鄭公書、

文公曰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

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避嫌之意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

主意全用此說則誠害理矣

伊川程頤齋心敬書再拜獻于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為者頤頃嵗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

之謀中人之私意牢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為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卯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壓于梓宮于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為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塟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覆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為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為之謀夫合塟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

乃是再啟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狥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為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為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度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為之天將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禍患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願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衆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為與不為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

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上謝帥師直書

頤皇恐上書于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頤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為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為人合藥誤不知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為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

為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况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為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為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冤死而不為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為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為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為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為醫所殺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為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日所常見耳所嘗聞衆人不以為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則死其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為政之道乎姪子某為醴泉令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

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况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為安乎竊聞邑中憤嘆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閤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救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顒望皇恐上訴

答楊時論西銘書

文公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故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

㓜為理一而必然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覩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宜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與金堂謝君書

文公曰近世學者閲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决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況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閒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邪

順啟前月末吳齋即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行止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潞閤看親人必不疑也順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大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薨類是也若欲治易先昇縡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萬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順啟

與方元寀手帖

文公嘗以伊川答方耕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又云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某之所敢知然察於買

櫝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買櫝還珠說見韓子櫝所以藏珠經所以載道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近思錄註云）

明道先生墓表

文公曰嘗愛明道墓表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云云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攸

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強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

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移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明道先生行狀

文公曰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又云二程之於濂溪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又云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是知得性命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又曰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云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

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次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

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恭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

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盡法民不知搜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暑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

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二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勿

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恭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有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

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

然應文俗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觀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遂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

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罪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

從者相與甚歡歷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眾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眾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飄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嘗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某在彼否達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請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日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非新法之初首為異端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內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灾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

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貴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鄠邑有宼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

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項往往持累世契劵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貿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鄠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

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者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

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知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

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
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
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
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
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
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
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
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
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
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
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
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
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
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
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姑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
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
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
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志于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文公曰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蓋與明道同異特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祭李端伯文

文公曰端伯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
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
外它人無此言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子與
劉質夫為有力焉質夫於予為汴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
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
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當
制有物不克臨究寄文為奠以叙其哀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於既絕
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
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
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
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
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張載

西銘

文公曰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西銘其一也又云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又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

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文公曰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

文又云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字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又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又云西銘之書推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

東銘

文公曰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放失兩字因令道夫寫作圖子看又云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

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别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邵　雍

擊壤集自序

文公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着實邵子忽自於擊壤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又云此說較之横渠心動性情尤密又云真不易之論此等語秦漢以下人道不到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

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删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慼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

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蹈水利而壞之患亦至于前人何必分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

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生死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以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千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文公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理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以道觀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却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

有不能撿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其情狀變態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是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律人則是以身觀物者也又或問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

無名公傳

文公曰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傳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刊成一集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又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

得下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
謂人豪矣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

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問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丸謂太極）閑往閑來人

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舉矣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

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窮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

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丈公又曰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黙念則它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黙數則它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漁樵問答

樵者問於漁者曰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答曰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

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

漁者與樵者游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游夫天地萬物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況于物乎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踈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

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司馬光

文潞公家廟碑

文公曰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之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登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溫公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隳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諭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豈心至意形于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

器西廡以藏家譜齋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蒞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祭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敘其事敘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敘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其祖諱同至秦有丕生河東太守欽始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頻後魏末為太守頻曾孫顒僞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蕭曰君洪蕭仕隋為

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頤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羽之四世孫佑爲御史大夫佑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昕爲義成節度使暉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頤偕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兄弟晤爲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樅樅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二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祁太谷二令漢高初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爲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擿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譔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

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後有銘文不錄）

河間獻王贊

文公曰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若使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之禮樂必興其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焚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雜滅先聖之道嚮絕迹盡然後愜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爲巖竇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蔑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殘缺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衰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攷察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

噫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鄉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濮安懿王典禮議

亞夫問濮議文公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只緣衆人道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文公曰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彈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園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與程伯淳論張子厚謚書

文公曰橫渠之歿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質於明道先生

先生疑之訪于温公以為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啟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猝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

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俟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二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三目録

楊　時
　游定夫墓誌畧
謝良佐
　論語解序
尹　焞
　辭免召命第八狀
　祭伊川先生文
張　繹
　絳州思堂記
呂大臨
　中庸後解序
　横渠先生行狀
范　育
　正蒙序
胡安國
　春秋傳序
　楊文靖公墓誌銘
　答陳幾叟書
　答羅仲素書

胡　宏
通書序
呂稽中
尹侍講墓誌銘
呂堅中
祭尹先生文
羅從彥
韋齋記
朱　松
楊遵道墓誌銘畧

劉子翬
字朱元晦祝辭
招劍文送劉致中
韓元吉
武夷精舍記
楊　廸
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缺）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三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楊　時

游定夫墓誌畧

文公曰楊文靖公所為游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云云其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侍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移守頴昌辟公自隨為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

除簽書鄧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衛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東蘇嶺之原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友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熟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虗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開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掞握損揆拂女歸其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文公曰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謝良佐

論語解序

文公曰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又云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又云上蔡論語解序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又云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說得透又云學者宜先看遺書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且已可不迷其說也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佗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毋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我而忿且慾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令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功於用而狀近焉

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史衍之言龍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歸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逃乎希聲一唱而三歎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向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人也彼其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務爲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

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及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强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之相遠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況豈其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舍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尹焞

辭免召命第八狀

文公曰胡文定初疑尹和靖後見途中辭召表方知其真有得表言臣師程某令來亦不過守師之訓與所守又何取云云之意時陳公輔論伊川學故途中進此表尹亦只得如此辭文定以此取之亦未可見尹所得處

竊見臣寮上書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帷其所敷繹僻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决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填委溝壑

祭伊川先生文

文公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矣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涪人立祠於北巖先生遊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己卯孟冬誤蒙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獨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補於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放行惟先生有以鉴之

張繹

絳州思堂記

文公曰伊川之門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未可量又云思叔與人做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

金臺太守侍侯默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予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類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爲之巧語軟熟視人有翊翊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爲憂患難之來則爲悲愁無聊之聲鼠匿烏伏若不可容以俛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爲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去耶夫爲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客曰然侯曰予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爲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予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槁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予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予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什之則瞑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予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予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靡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予不願學之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撫髀而爲之歌曰春雨濕兮花再香秋風濕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真道之與而德之光客去侯惺其言之不

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吴僅書之

呂大臨

文公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中庸後解序

或問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文公曰為人者程子以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為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為說說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橫渠先生行狀

道書言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頗見弟有同處則可若

謂學於顧兄弟則無是事文公曰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為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為定横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又云横渠行狀述其言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凡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或問横渠并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文公曰講學特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

先生諱戩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茲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群知虞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

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

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之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常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為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皐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

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神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除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以遺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

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

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服所病者特上之未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泰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禮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請行冠昏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

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厭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其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旹略述于諡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范育

正蒙序

文公因論鬼神云橫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密其所以教人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正蒙序曰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天窮地之思須是待地方得又因論正蒙云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必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竊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爲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

道將取訾於末學乎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學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强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為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為法以空為真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則

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為為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夫為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為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為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嘗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辯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為之叙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為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

為夫子言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胡安國

春秋傳序

文公曰若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這聖人不解恁地又云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

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文公曰胡文定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

楊文靖公墓誌銘

文公曰龜山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或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曰龜山此行固為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又曰楊公墓誌首尾聯貫不容剪截又曰龜山墓誌首尾却是一篇文字

自孟子沒遺經僅存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桀猾見聞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孫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案楊氏出於弘農為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户參軍不赴任杜門積學渟滀涵泳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罷外艱

除喪還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飢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還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説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税而廣濟軍以放税降官是詔令為虚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恩澤而流亡為盗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為盗夫信不

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數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内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為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遂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

妻孥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為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邀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卻公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

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數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為名者上皇後以為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為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昔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從蔡京輩爭以奢侈相高輕費妄用竭極淫侈實安石此說

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厲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塟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公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與敬游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親

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脫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厦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況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銘誌辭云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即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如何是心遠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凡訓釋論辨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浸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益淺之為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為世師偉茲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餘而公名最顯垂範有桐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底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姦罔譊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阨而和展也可參河流在此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其銘詩

胡氏傳家錄云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詩織布而未叔只於野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

也文公曰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布文詩事辨得甚好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事見韓詩外傳

答陳幾叟書

文公曰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又云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固難辭故不得已勉強為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已藏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

折服眾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為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事務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當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為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為須當則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為筦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還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足處而龜山獨稱為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待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蹤蓋一條具因南郊

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女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趍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人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書猶是一時之

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夫以義辨為有益則新義之為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辨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為深切耳而著述論辨之功自在若以為繁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辨存於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如何

答羅仲素書

文公曰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

設張羅落者大文定集有答羅書可見

安國頓首主簿足下託居南北尚昧平生往歲乃辱惠書數千里之外并示所著春秋指歸倫覽二序惟賢者欽慕聖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即報會兵戈紛擾久不果重念雅意不可虛辱聊有所聞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弑君妾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為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夷夏之辨其微辭隱義抑縱與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必心解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許子以不嘗藥而書弑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弑陳乞以流涕不從而書弑至於欒武子親弑其君州蒲而不書楚公子圍親弑其君郟敖而不書鄭公子騑親弑其君而不書邴歜閻職罪歸邴人而不以盜稱里克甯喜各存其官而不以賊討春秋衆法曷為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世君子致疑經傳著論排之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則有由矣春秋大法既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則亦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而未之發也宜熟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而知春秋為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十二年間焉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

商輅周冕韶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倫覽并以見教以啟發其所未聞不勝幸甚安國頓首

胡　宏

通書序

文公曰濂溪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五峰序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人何以加於此圖哉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云云人有其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此書者所宜知也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惟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也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篠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其一二語為同志者啟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也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回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回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廣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敘而藏之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傳焉

呂稽中

尹侍講墓誌銘

文公曰尹和靖請得伊川說話熟熟雖不通透非自有受用處呂稽中作尹墓誌云其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誦己言嘗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欠了思又云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

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為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為河南先生河内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焞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夫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用事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發明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辯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既死而復蘇眾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偽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畏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於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

說書召先生先生力辭十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為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它先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

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竊祿日至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爲將仕郎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爲均子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

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敘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辭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群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書猶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

呂堅中

祭尹先生文

文公曰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霖即行如潦即休此言有味

其略曰恭惟善誘循循不倦俾沉若酣培殖開見由敬以直內其乃持守維窮維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誠明知而用覺匪致之精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必戒必久勝己之私馴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慮所測解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言猶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霖則行如潦則休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

勿思先生曰豈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得者匪言實心嗚呼哀哉

羅從彥

韋齋記

文公曰先君子每自病其辯急害道尉尤溪將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仲素先生實記之云云其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恭之踧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

蓋和[illegible]在[illegible]邱之中[illegible]尤溪尉嘗治一室聚群書晏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爲

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拚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家家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進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耶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朱松

楊遵道墓誌銘

文公曰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因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近得其文五六篇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氷解的破者邪吾先君子之作信非世俗諛墓之文也

公諱迪字遵道爲髫兒已能力學格物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之而與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精極氷解的破聞者歛袵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游太學黎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游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旋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游聞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不及也謹爲之銘銘曰

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學昏之以丸自私乖戾莫施孰爲毅然莫乘莫悟天益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爲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渟食息訓經不躐不陵師訓是程執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道文蔚然不可收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予我銘幽宮以告來世

劉子翬

字朱元晦祝詞

文公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華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華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惴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軀俊馳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肖諸予書忠四欲無伐亡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該惟參也無惭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燕講磨融融熹熹眞隱鄽開如原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帳友道之哀幾切切而唯唯于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凜凜惴惴惟顏是畏

招釼文送劉致中

文公曰白水劉致中先生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沖二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

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各有條理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乃與同列三數人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釼文以祝之其辭之亂曰寶釼係奉君王撫四飆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鍊為神器電燁霜凝噫此非所謂干將莫邪者乎其隱於豐城也扃以堅珉閟之深壤鈒且靜矣何自而氤氳氤氳發為光怪上摩星斗而駭動人耳目哉蓋物必有用用必因時射彩騰輝不能自遏非若瓦礫無知朽腐不靈飲沒沒無聞耳然珠珍上瑞初不苟合孰能感而致之自非厚碩忠信無愧幽明如張茂先者焉釼胡為而來哉惜其逢辰不競忍禍方新忠蓋云亡王室淪沒嗚呼是釼也苟得其時使劉季用之必揮拂白蛇之卧使朱雲請之必齗斷佞臣之頸付之荊楚之客必喋血而廷加之晉難之敵必三軍白首豈不壯哉觀其凜凜之氣熒熒之質必不繞指柔必不自挺出必不為厲鏤以害忠良必不為含光以夸幻惑必不銘金字以識姦雄必不飾厚文以資玩好必不溺于魚腹以逞窟室之凶必不舞于鴻門以快沐猴之怒儻不遇焉寧霍然變化蜿蜒于深淵寒瀨之中潛伏終身耳用則見不用則隱視彼良庖之刀族庖之刀刓敝缺折歲月而頻更猶幾磨礪鈍澁以希一割之效者豈不萬萬相懸哉昔吳王闔閭鑄釼二陽曰干

將作廼文除曰莫邪作涙理茂先得之於異代欻識究然跡其顚脟莫知所自豈在在處處除有神物護持耶自吳至晉數百餘年而劔一出出不數十年而化去自晉至今又幾千年矣其彩熒光一何遼落也豈象緯之學精研者寡莫能指縱邪將乾坤偉人世不常有無以召之邪抑神寶去來自有定數非可以歲月期邪方今風塵澒洞威柄倒置政須此物以畢能事吾聞白水之濱飛峰之下有異氣焉亘天拂雲久而益攉方與博物之士仰觀俯察求而出之庶幾絶代之珍不陸沉於今日仍招之以辭曰

寶劔來流天精有神觀三年成寶劔來光陸離瑩碼鶼截蛟鯢寶劔來撫七星蕤流英掩青萍寶劔來臥風胡寒傾城價論都寶劔來奉君王定四夷臨八荒寶劔來應特昌特乎特母深藏

文公嘗書屏山文集後云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覧者所宜盡心也

韓元吉

文公曰韓無咎文做著者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啁噍之音

武夷精舍記

文公曰武夷精舍韓文為作記意態閒暇甚可愛

武夷山在閩粤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峰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馬溪出其下絶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目不能盡則卧小舟抗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數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為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道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為官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儛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

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晝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遇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析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其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存則至於登泰山之巓而誦言於舞雩

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舂服既成之詠遄獨為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穎川韓元吉記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三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四目錄

張栻
孟子講義序
論語解序
經世紀年序
洙泗言仁序
胡子知言序
送劉圭父序
雷州學記
擬齋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仁說
經筵講義
答朱元晦書
通書後跋
跋希顏錄
呂祖謙
白鹿洞書院記
陸九淵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白鹿洞書院講義
陳　淳
上晦菴先生問目論孝根原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根原
事物根原
程端蒙
小學字訓
程若庸附録
性理字訓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四

石門吳震方青埏手輯

張　栻

孟子講義序

大公曰敬夫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云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敎之所以無窮也（一本此下有云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宵壤之判審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為利也此其流之甚著者也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

友鄉黨之間起居話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方胸次營營膠擾不暇善端遏塞人偽日滋而欲過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涉茫聽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居事事而察之覺吾有利之之意則願深思所以消弭之方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慨然有志於義利之辯將自救過不暇矣由是而體認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久其趣將益深而所進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皆為己也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嗟夫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為國家者而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聚而啟禍源王者之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奥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勞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深思焉

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文公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獘耳又云為己者無所為而然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也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錬多後方信得過

論語解序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如何文公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梢成兩下擔閣然二者都要用功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文公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

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由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顧其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

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經世紀年序

文公曰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紀之蜀漢之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即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諸家之說亦有同者此則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說梧抵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為然其書亦嘗行至是遂止

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寖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推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

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曆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為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蓋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然後踐天子位此乃奉天命之大者其可闕而弗章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載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

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閒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為萬代中興之冠見於新莽之篡缺其年亦所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少帝乃他人子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繫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爲得爲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致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存商歷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糅則都中原者不得不係之嗟乎世有古今太極一而已矣太極立則通萬古於一息會中國爲一人雖自堯而上六閼逢無紀然上聖惟微之心蓋未嘗不周流該徧乎無窮而貫于一也是以春秋書元以著其妙用成位乎其中者也夫君明斯義則首出庶物天地交泰極裁成輔相之妙矣爲人臣而明斯義則有以成身而佐其主矣若夫易春秋之用不明則經世之旨不幾於息乎

洙泗言仁序

文公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又云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雖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夫其所以爲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歿寥寥千有餘載問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真知其旨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其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裒會論所載疏程子之說于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爲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友講論問辯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務而懷蘄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予言求解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胡子知言序

文公曰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知言首章即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為親切正恐學者作二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為幸於學者矣又云南軒說端倪兩字極好此兩字却自人欲中生出來人若無這些秉彝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又云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五峰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又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三句道得極密伯恭道知言勝正蒙如這處也是密但不純恁地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甞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荊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先生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晚歲甞被召旨以疾不克造朝先生之學體用該備豈忍泯泯忘斯世者是書蓋平日之所自筆逮疾病時猶在枕間意有所到隨即更定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是書反復論性為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蕩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

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文公曰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峯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效天下之動如效死效力之效是自力形出也又云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文公曰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云五峰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而知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心府自惟不敏有負夙知序次成書貽于同志不避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送劉圭父序

文公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説不明於天下世之學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張敬夫自其少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説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

武夷劉圭父道長沙省其兄予從識之於其行也欲贈言之義至于再三顧予者方自藥其病之不暇而何足以聞所宜嗟乎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亙古今通天下之正道而利者犯荆棘入險

阻之私逕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道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頓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鋭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以圭父之才方盛年其仕於時也人固曰宜而以親疾之故求祠官方將杜門專意惟所以承顏節適者是念是圖而弗暇它顧也則圭父之心豈與世之長騖於利者比乎願圭父以是爲觀之念慮之起必察其爲義乎爲利乎詭遇獲禽雖若丘陵吾弗屑也則所謂良心之不可以已者將日引月長既久且熟幾微毫髮了然坐判於胸中私逕永絶正達大通駟馬駕安車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夫孰禦焉如僕不敏當策蹇以相與彷徉也

文公曰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盗不勞而却矣

雷州學記

文公説見前篇又云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

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爲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日以頹壞今焉葺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先生嘗爲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具存故李侯援以爲請然某幸得備師事于此所當以風教爲先務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況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道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身自

陷於崎嶇荆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習禮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為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辯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道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為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已臨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

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其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閒視其所為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為而然至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為當然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與夫後之為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既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為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當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事於洒掃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辯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者名邦長沙人

擴齋記

文公贊南軒云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志之高云云

武夷胡廣仲名其齋曰擴其友張某敢起告哉以告曰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五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為梏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

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于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盡其心者也今廣仲將體夫知之之端

以致其擴之之力其進也孰禦焉雖然世固有不樂狹陋而求以自擴者不流於放肆則將窮大而失其所居蓋彼不知其有本也吾所擴者天理之素而彼所謂擴者人欲之為也學者又不可以不辯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淳熙五年秋新詔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意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

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寔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某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惇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文公曰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廣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五載居益加葺左右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言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

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閒有留意則不過葺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榛過者歎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迺命郡教授婺源郭穎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成為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闕里先聖像于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于堂之北既成其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裴徊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群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人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行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善萬世實開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焉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間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人深然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閒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如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可也雖約居屏處庸何損焉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為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屬其為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公德抑又以自厲云耳

問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為對豈與人欲同體乎文公云五峰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敬夫嶽麓書院記只使他同行而異情一句又云胡氏此語已精

仁說

文公曰南軒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又曰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能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豈人之情也哉是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為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道乎

經筵講義

文公經筵口義一章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二南之詩聖人示萬世以制治之本源乃三百六篇之綱要如易之首乾坤然葛覃次於關雎蓋述后妃雖貴不忘其初處宮室之中而思其在父母家之時居富貴之位而念夫女工之勞感時撫事而因以起其歸寧之思其節儉敦本孝愛恭敬薰然見乎其辭反復誦詠之則可以得其趣矣一章思夫在父母之時方春葛延蔓于中谷維葉萋萋然其始茂也黃鳥聚于藂木其鳴喈喈然其甚和也誦此章則一時景物如接吾耳目中矣二章維葉莫莫則是葛既成而可采之時也於是言其刈穫之以為絺綌如此服之無厭也蓋躬其勤勞而享之則安耳誦此章則其敦本之意可見矣三章言其因是以思其父母告師氏以言歸行治其燕私之服澣潔其朝見之衣害澣害否言何者當澣何者當否治其衣服蓋欲以歸寧父母也誦此章則其孝愛恭敬與夫節儉之意又豈不薰然於言辭之表乎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立之師傅以詔之故此詩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則知師傅之職所以朝夕輔道之也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驕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古之明君與其后妃相與夙夜警戒而不敢少忽乎此也臣嘗考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

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勤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臣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畏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關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然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敗之源皆可見矣

答朱元晦書

文公曰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特傅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說意皆未究也（和靖曰脫使窮其根源達其辭說苟不能行等為虛語石了重云愚以為人之所以不能踐行者以其口耳中得來未嘗窮其根源無有落效斗徹謹其辭說終有昧謂若誠窮其根源則其所得非淺自然欲罷不能豈有不踐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學者始終之事闕一不可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也知而不行豈特今日之患雖聖門之徒未免病此如曾點舞雩之對其所見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踐履實有諸己而發揮之則豈讓於顏雍哉惟其於踐履處未能純熟此所以為狂者也又況世之人純務知之而不以行為事雖終身汲汲猶夫人也則知之未必得其真歟和靖之言蓋苟云乎哉）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甘盤之所得也故君與弼稱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得已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為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為無知之者若曰行則學者事父事兄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脚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政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答朱元晦書

文公復書云承諭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可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捨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較之私非所以順人心承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

通鑑綱目想見次第甚有益於學者也垂諭胡欽堂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偶無劄本在此檢得然亦大綱記得其說武氏誠當誅

罪竟既立其子雖誅其母如來教所云至於予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栻愚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雖是嘗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試思之如何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命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否文公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屬望中宗高宗又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室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

通書後跋

文公曰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質約為佳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

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窺太極可得而識矣

跋希顔録

文公曰南軒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復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

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

其己卯之歲嘗裒顔子言行為希顔録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四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為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為卷又附録一卷蓋顔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顔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顔子顔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顔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乎來世者矣故今所録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為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顔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楊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顔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第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顔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推實

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顔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緝察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門墻是録之所為作也

呂祖謙

白鹿洞書院記

文公曰白鹿書院記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所考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為切至此邦之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又云記文辭約義正三復嘆仰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植如恐弗

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宋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鳩軍學敎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阸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謂之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敎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功之實躐等陵節怱近慕遠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愨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敎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務賦

功已狹卑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陸九淵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文公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又象山言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迹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横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黄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

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為之藐然不絶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卒然後凡新義頗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雖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以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

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悦或謂迎合或謂變作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悦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業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華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

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者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藏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石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亦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為之末以為與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邪郡侯錢公朞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祀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于祠下必公之所明也淳熙十

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記

白鹿洞書院講義

文公曰陸子靜來自金溪其徒俱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媿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在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陳　淳

上晦庵先生問目論孝根原

文公訓北溪云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原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

為人子止於孝近因讀事父母幾諫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等章極索玩味似略見根原確定處未知是否試一言之夫人子於父母其所以拳拳竭盡如此篤切而不敢緩極至而不敢少歉者是

果何為而如此也非父母使我如此也又非畏父母而然也又非襲父母於我如何也又非吾身自欲如何也又非聖人立法使人如此也又非畏神明譴之鄉黨議之朋友責之而然也其根原所自來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其道當然誠自有不容已處非有一毫牽强矯偽於其間也蓋天之生人決不能天降而地出木孕而石產決必由父母之胞胎而生天下豈有不由父母胞胎而生之人乎而其所以由胞胎而生者亦豈子之所能必而亦豈父母所能安排計置乎是則子之於父母信其為天所命自然而然人道之所不能無俯仰戴履自此身有生以至沒世不能一日而相離如欲離之必須無此身而後可必須出乎天地之外而後可然人豈能無此身豈能出乎天地之外哉既不能無此身不能出乎天地之外則是決不能一日而相離既不能一日而相離則決不可以不竭盡決不可空負人子之名於斯世決然在所當孝而決不容於不孝且如君者以天下奉以天下養父母之下唯子而已不以子之身勤勞奔走以事父母更教誰事該或使人為之豈理之宜乎或親焉不免勞於自養豈事之安乎況子之身又非子之身父母之賜而天所與也天之命爾為人子者果何謂父母之生爾為子而字育惟謹者果何為壯爾體強爾力是豈欲使安閑空飽飫於天地間而全無所事乎則人子之竭力以盡所事於此豈得為過分乎維天於穆大命流行不曾停日復

一日歲復一歲又奔趨督趣乎其後往者不可以復反老者不可以復壯則親不可得而再事亦不可得而久事是豈可逗留於前私竊自怠若挨推不行而格其於穆無疆之大命哉萬一大願未償終天之隔雖欲孝誰為孝豈不為大欠缺大悔恨耶此仁人孝子所以必汲汲急於競辰愛日無所不自盡奉天命而不敢稍忝天職而不敢惰如執玉如奉盈如養嬰兒無跬步不切於心蓋必如此然後吾心始安俯仰無愧方足以償願塞責而恰得謂之人子不然則為天地間有罪雖安然靦面目立於人類中不得名之曰人子是無父母而生之人矣即是而觀為人子止於孝其根原豈不昭昭可見乎夫豈自外來乎夫更孰有加於此者乎是豈不

為人道大本確然終其身而不可易者乎妄論如此幸望裁教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根原

又嘗因是而推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其根原所自來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强為者併一言之未知當否夫天之生人群然雜處愚智不能皆齊不能以相安必有才智傑然於中為衆所賴以立者是君臣蓋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則君君臣臣之所以當義亦豈自外來乎天之生人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必陰陽合德然後能生成是夫婦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固一定而不可亂則夫夫婦婦之所以當別亦豈自外來乎天之生人雖由父母之胞胎然決不能一時群生

而並出必有先者焉有後者焉是兄弟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則兄弟之所以當友亦豈自外來乎天之生人人必與人為群決不能脫去與鳥獸為伍於是乎黨類儔輩成焉是朋友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則與人交之所以當信亦豈自外來乎夫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既皆天命所必然非由外而來則自此身有生以至沒世決無所逃於天地間亦決不能一日而相離天下豈有能離君臣離夫婦離兄弟離朋友兀然孤立而逃於天地之外絕不與世接之人哉俯仰跋履既不能離此而兀然逃於天地之外絕不與世接則行乎其中其所當義當別當友當信決不可不隨處各有以自盡思以奉天命而共天職不然悖於為義而事

驕諂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為君臣而以私意為君臣矣豈天地統攝之權所寓哉悖於為別而事淫欲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為夫婦而以私意為夫婦矣豈天地生化之根所寓哉悖於為友而事爭鬩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為兄弟而以私意為兄弟矣豈天地之序所寓哉悖於為信而事機詐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為朋友而以私意為朋友矣豈天地並育並行之道所寓哉

事物根原

又嘗因是而推之事物之間其根原之所自來皆天也請併析衷其當否焉夫天之生人首不能如禽獸之禿其髮則欲使人莊以冠身不能如禽獸之氄其毛則欲使人蔽以衣趾不能如禽獸之

剛其爪甲則欲使人束以屨則正其衣襟冠屨乃天所以命於人如此也若裸袒免跣則豈其天而專事華靡之飾亦豈其天哉天之生人賦以營欲使之能坐賦以足欲使之能立則坐當如尸立當如齊亦天所以命於人如此也若箕踞跛倚則豈其天而專事釋子之盤跚亦豈其天哉天於人飢不能使之不食渴不能使之不飲則飲食者乃天所以使人充飢渴之患者也若厭之者為道家之辟穀而溺之者又窮口腹之欲則豈其天哉天於人晝不能使如夜之晦夜不能使如晝之明則晝作而夜息亦天所以使人順陰陽之令者也若晝而為宰予之寢夜而為禪定之坐則豈其天哉以至頭容之所以當直目容之所以當端手容之所以當恭

口容之所以當止皆莫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必偏其頭側其目叅差其手飄搖其吻而生者矣視之所以當思明聽之所以當思聰貌之所以當思恭言之所以當思忠皆莫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必瞽其視聾其聽槁其貌瘖其言而生而其所視聽言貌非禮之具亦必元與形俱生矣又至冬之所以當裘夏之所以當葛出門之所以當如賓承事之所以當如祭齊衰者之所以當變見瞽者之所以當貌鄉黨之所以當恂恂宗廟之所以當便便亦無一而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元必皆無是等事而吾身之所接元亦必不復與是遇矣由是而觀凡事物所當然皆根原於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強為決不容以忽而易之者人之所以周旋乎其間

只奉天命而共天職耳苟於此而容其私心便是悖天命而廢厥職不審事物間只如此推之是否

以上問目一卷文公答書云所示卷子看得甚精密又答李文書云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皆未有及之者區區南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

程端蒙

小學字訓

文公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難排如中只說得無偏倚之中不曾說得無過不及之中文公曰便是文字難做如仁只是說得偏言之仁不曾說得包四者之仁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匪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為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為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

仁為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為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為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於心是之謂德真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為而為天理所宜是之謂誼有為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

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曠然無私是之謂公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先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于長以會于學審問明辨慎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至

程若庸 附錄

性理字訓

造化第一

至理渾然冲漠無朕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一氣块然充塞太虛動靜周流造化發育是曰元氣氣動而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靜而順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大無不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得氣之陰重濁成形函於天中廣無不載主於成物是之謂地為陽之性為天之德健而無息是之謂乾為陰之性為地之德順而有常是之謂坤氣運於天循環無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為冲氣寄王四時是曰五行質生於地自微而著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土兼載之而能稼穡是曰五材萬物之生於時為春氣為少陽天道之始是之謂元萬物之長於時為夏氣為老陽天道之通是之謂亨萬物之遂於時為秋氣為少陰天道之宜是之謂利萬物之成於時為冬氣為老陰天道正固是之謂貞形而上者無聲無臭是之謂道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自然之理是之謂天主宰萬化是之謂帝以二氣言陽靈為魂陰靈為魄以一氣言氣至而伸氣往而屈皆曰鬼神一氣流行變通不窮兩儀對峙交錯代換是皆謂易寂長有形為化之漸消融無迹為變之成是謂變化陽動陰靜合一不測二氣消長推行有漸是謂神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

對無臭是曰道體陰陽之運消息始終生生不窮是曰造化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未易驟窺夫苟茫然不知梗槩求端用力何所底止列諸篇端究其名義終身嚮望是為極致

情性第二

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月當然之則是曰人道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賢愚厚薄是之謂分古今人物本末原原初無或異是曰理一親疎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為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

謂物所稟厚薄所遇盛衰是曰天命所主邪正所行是非是曰人事稟乎天理莫匪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心具五常不慮而知是曰良知身脩萬善不學而能是曰良能口鼻噓吸思慮謀畫氣之神也是之謂魂耳目聰明記憶辨別精之靈也是之謂魄心體虛明能知能覺是之謂靈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質之所能有善有惡是皆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能持於久是之謂志心之所發思惟念慮欲有所為是之謂意稟命之元具愛之理為心之德其端惻隱是之謂仁稟命之亨具恭之理為心之敬其端辭遜是之謂禮稟命之利具宜之理為心之制其端羞惡是之謂義稟命之貞具別之理為心之覺其端是非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公平廣大人所共由是之謂道道之界辨精密有條各止其所確然不易是之謂理道得於心日新不失是之謂德道著於事當有無外是之謂業真實無妄始終不息表裏不雜天之道也是之謂誠循物無違四端百行必以其實人之道也是之謂信靜而未發無所偏倚為性之德是之謂中發必中節無所乖戾為情之正是之謂和性之所存中而不偏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曰大本情之所發和而不乖古今人物所共由之是曰達道萬善之本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理義所根體統

所繫事所由出是之謂本聲色所形簡冊所載雜而有倫是之謂文天則之常叙而有法是之謂彝德行之常久而不易是之謂庸心涵萬理虛靈洞徹是曰明德事物準則極其純粹是曰至善充養剛大配乎道義是曰浩氣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物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一以貫

學力第三

脩道明倫以覺乎人是之謂教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己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脩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

舉事事物物研窮其理表裏精粗欲無不察是曰格物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體大用欲無不明是曰致知身所踐履百倍其功變移氣習弗篤弗措是曰力行通乎動靜主一無適是之謂敬貫乎始終不息不襍是之謂一發已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弟仁義中正常本乎寂是曰主靜幽隱細微必謹其幾是曰慎獨蒙昧之時育其純一是曰養正器識之偏推致其極是曰致曲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恭敬奉持全其天理曰尊德性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物格知至豁入心通洞徹無疑是曰知言主敬集義勿忘勿助剛大無懼是曰養氣勇之所存堅實强勁不屈於物是之謂剛剛之所發奮決果敢見義必為是之謂勇操而不舍是之謂存順而不害是之謂養義理之心因困而作是曰動心氣質之性習險而矯是曰忍性克勝其私物欲淨盡式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為學之要存乎立志持志之道存乎敬義主敬立本精義致知交養互發內外無從沉潛翫索踐履不已日新又新聖賢可跂

善惡第四

天命流行於穆不已其賦於人為性之善是曰天理喜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曰人欲知覺之發原於性命是曰道心知覺之發生於形氣是曰人心無為而為天理之宜是之謂

義有為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物我兼照坦然一致是之謂公物我角立紛然萬殊是之謂私反乎天理日進高明是曰上達狗乎人欲日究汙下是曰下達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凶暴無道有心悖理是之謂惡謬誤非終無心失理是之謂過正固嚴毅是曰剛善猛隘強梁是曰剛惡慈順卑遜是曰柔善懦弱邪佞是曰柔惡以道為非拒而不信墮於剛惡是曰自暴以道為高怪而不為墮於柔惡是曰自棄矜誇氣盈吝之枝葉是之謂驕鄙嗇氣歉驕之本根是之謂吝罪自外至是之謂尤理自內出是之謂悔智者過之行有不揜是之謂狂賢者過之見有未明是之謂狷德性之剛持守不變志氣之勇力行不息是之謂強氣稟不剛陰柔怯懦志操不立委靡頹墮是之謂弱百家眾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理之和順氣之嘉祥是之謂吉理之悖逆氣之乖沴是之謂凶事雖未著理則已明是之謂幾陰反而陽惡反而善是之謂復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吝斷惡之大遷善風速改過雷決百倍其功氣習變化

成德第五

心之虛靈洞明此理全體大用果無或蔽是曰知至理之精微洞燭於心一事一物皆明其則是曰知止窮理之精智識超邁是曰知崇循理之篤踐履切至是曰禮卑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

是曰盡心念慮所發真實無妄是曰意誠知覺所形虛明不偏是曰心正當然之則必至不遷是之謂止若動若靜各止其所是之謂定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特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稟氣清明不思而得是曰生知賦質純粹不勉而中是曰安行性焉安焉出類拔萃是之謂聖復焉執焉可久可大是之謂賢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與道為一無間乎天是曰至命道明德立無所疑懼曰不動心從心所欲自然方正曰不踰矩大中至正百聖相傳是曰道統心體渾然泛應曲當是曰一貫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德天爵尊榮無假於外是曰良貴生知安行聖不世出思得勉中聖可馴致捨是而求標的不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治道第六

法制禁令勸勵防閑以正乎人是曰善政仁義禮樂漸摩涵養以淑乎人是曰善教制度品節正其綱紀防其慢易以立其敬是之謂禮聲律歌舞養其性情宣其湮鬱以全其和是之謂樂體道之常彌綸天地天下後世所不能易是之謂經達道之變因時制宜以濟乎經之所不及是之謂權經常之法載諸方策萬世無弊是之謂典當然之理寓諸事物中正有準是之謂則道義之正制度之嚴人所當守是之謂法反躬自省進德脩業不貴乎人是曰正己推吾造化革其舊染以復于善是曰新民動靜云為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曰時中上下四旁度之以己各得其平無有廣狹是曰絜矩身之所經翕然丕變是曰過化心之所主不疾而速是曰存神位為至尊德為至盛居中作則是曰皇極承天之統行天之道繼志述事是曰天子庶績咸熙四方風動長治久安是曰大順庶而未富治而未教苟安僅足是曰小康仁義德禮漸摩斯世人所歸往是之謂王功利智力把持斯世人所畏服是之謂霸五帝三王繼天立極道傳大統時臻盛治道學不傳治本不立汔可小康民不見德猗歟休哉斯文在天五星集奎一生聖賢惟周與程統接孟子繼啟朱子疏源濬委斯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聵寧不率從蠡測管窺聊為後學輯所見聞質諸先覺

朱子門人程正思著小學字訓三十條程勿齋增廣六門百八十三條為性理字訓歙人朱升增善字一條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安更易數字其於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畢矣正思當日受業朱子親蒙正定而勿齋源流有自非若後世儒者泛然雜然而作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著落寧獨此書也正思名端蒙鄱陽人勿齋名若庸字達原休寧人長撫州臨汝書院余因輯小學字訓并附錄性理字訓以補其所未備云吳震方謹識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五目録

歐陽修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有美堂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相州晝錦堂記
御書閣記
菱溪石記
送徐無黨南歸序

集古目錄序
蘇氏文集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易或問
明用
春秋論下
泰誓論
本論中
本論下
朋黨論
謝賜手詔劄子
論修河第一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五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歐陽修

豐樂亭記

文公曰六一大一倡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又云六一文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黄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又云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豐樂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編在拾遺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文公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

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殽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有美堂記

文公考歐陽公事蹟云梅龍圖摯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

登臨佳處公為之作記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覧坐堂上者使為之記未必能如是之詳也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覧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覧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亾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

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覧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文公曰歐公言古禮今皆廢夫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熹始讀之

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于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于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

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于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于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于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于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相州晝錦堂記

文公曰韓公爲難得廣大沉深又云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于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

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

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决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御書閣記

文公與呂伯恭書云文鑑條例甚當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院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採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

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于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耶故其代爲興衰各繫于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于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菱谿石記

文公曰六一記菱谿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

然氣象不類如此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于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于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送徐無黨南歸序

道夫云嘗愛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這般意

思甚好文公曰他也是說要讀書只歐公都於文章似說不做亦無緊要如送徐無黨序所謂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皆是這意思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于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于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見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于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

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于人旣去而與群士試于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于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集古目錄序

文公曰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又云余少好古今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叙跋考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旣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如公之為者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

而風雨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于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氏文集序

文公曰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又云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婿杜特為相蘇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宴飲之費蘇承例為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

顧與而蘇不肯于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句云歆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捕捉甚峻於是韓魏公言于上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亦除名為民是時張安道助呂公以攻范

予友蘇子美之亾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

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于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宋聖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一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于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于古焉獨子美為于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牵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

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帝王世次圖序

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闢史記之誤果是否文公云是皆不可曉又云史記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于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

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脩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于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于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于孔子之徒以取信于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于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于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于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于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于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太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于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舍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于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

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易或問

文公曰枚家初間因看歐公文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成一家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為二卦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智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于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于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庬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遂知掛扐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于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于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文公曰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取之至于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非理會象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又云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最為有功其論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如一行說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群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用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

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擇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于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文公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

春秋論下

文公曰歐公之學雖于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于易于詩于春秋于周禮皆嘗反覆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又云趙盾事初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弒公是他本意如此這箇罪首合是誰做又云左傳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也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又云許世子止嘗藥之類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錄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于人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縱赦法施

于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耳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于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

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夫與執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

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于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文公曰左傳是有多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千萬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泰誓論

文公曰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然漢儒惑于讖緯始有赤

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則天命將安往哉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又云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于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而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于

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嚮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于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諫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

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乃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于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

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于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文公曰歐公作泰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泰誓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

本論中

文公曰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亦此意也又云歐公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

封建井田與冠昏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于此少間無工夫被佛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

教充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

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

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子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恥為之而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文公又曰本論精密却過于原道原道言語皆自然本論却生受觀其意思乃是聖人許多憂慮做出却無自然氣象

本論下

文公曰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說之本其賢于當世之號為宗工鉅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獘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于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

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

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于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獘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一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于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或云小人譖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文公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又云君子好善惡惡皆出于公小人之心一切反是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衆十六相而去四凶也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

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亾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亾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鑑矣

文公曰本朝諸公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蔡曾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今按韓富范公即歐公所稱君子之真朋也王呂章蔡則小人之偽朋爾

謝賜手詔劄子

文公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着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宋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為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勅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于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至德大恩過于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攻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戚于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晚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悲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閤門祗候入見謝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附神宗御札春暖文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晚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

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修

論修河第一狀

文公曰蘇明允說歐陽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四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按公本傳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公上此奏未幾執中罷文彥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再爭之不得既而濱棣德博數

千里皆被害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僚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凡合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于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于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蒼惶群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

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戒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二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于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亾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亾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于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横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横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于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

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非開朝廷嘗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工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于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于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于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

正若天災又閙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亾盜賊之患不可不慮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俟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于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文公曰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其謂正是瓶豕孚踊躍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

論修河第三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

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于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侵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

令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誇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小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于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小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

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慕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于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不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于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于隄防是

以令河水勢泛溢今若專意併力于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令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未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于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堤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達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

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凡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五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六目錄

歐陽修二

瀧岡阡表

黃夢升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答吳充秀才書

與永興安撫劉原父手書

跋唐華陽頌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列女傳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擬峴臺記

仙都觀三門記

菜園院佛殿記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擬皇太子冊

擬相制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六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歐陽修二

瀧岡阡表

文公曰宋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又云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盖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

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于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于中者邪嗚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于孝利雖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

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于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

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贈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年　月日男具官脩表（愚按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聽訟者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黃夢升墓誌銘

文公曰六一文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其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于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文公曰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又云石守道只是麄若其名利皆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所以不動心也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欲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二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于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某

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于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于己亦以是教于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于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遇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

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天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

其何傷

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文公曰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又云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公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歡然相約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出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矣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

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

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

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

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于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西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

呂公患之凡五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獘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减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

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事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

事自縉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于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冗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

怠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文公曰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李了又說一件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于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

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于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勉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于朝廷天下國家以為望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于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

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于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皆以吏事遷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

爭于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于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皆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于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于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于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幾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民出能吏而熟于民政者惟公二人吏

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于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

悅獨公為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愁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衆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于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事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于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其國公

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縋次適華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瑜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罔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予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除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歐公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云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難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鬭速也范公家碑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于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

士語足下必深曉又書云誌文今已撰了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于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苟見信幸甚

答吳充秀才書

文公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手而已也

歐公于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于游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蕩然究乎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謂言也修材不足用于時仕不足榮于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

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于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于時又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于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于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蓋文之為言雖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舒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于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于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悅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與永興安撫劉原甫手書

文公曰竊觀前輩之笑談風味于此猶可想見其彷彿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醇厚國家政治之美莫此為盛而

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有嫉善之言不勝

公論此為治亂之分耳

修啟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送闕馳問然亦甚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遠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況于其他乎修老拙無堪自頗恐終無所為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將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厭飫朝夕不以難得為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兩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時賢忘形取達爾西蘇塵土無役人迹幸連日假放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于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掛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

跋唐華陽頌

文公曰老氏欲保全其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以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背之者也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大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聽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于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托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于貪而所習則異然猶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于彼者厚則舍于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勝其勞是其可笑也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文公曰平泉草木記頗深誚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為世戒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于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曾　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文公曰奏議序氣脈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于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時仁宗在位歲久熟于人事之情偽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養元元至于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輙取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群公奉法遵職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銘云

列女傳目録序（節）

文公曰南豐烈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為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婬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知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于邪侈豈

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順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衆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于南向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

新序目錄序節

文公曰南豐文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都摘說盡了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始終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于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于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于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于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鄉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于中國一切不異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于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攷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戰國策目錄序節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

而篤于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

絕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迂齋云議論正關鍵密質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亞也咀嚼愈有味）

南齊書目錄序　（東澗林本）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

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才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于後者矣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于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才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

目擩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惜哉

禮閣新儀目錄序節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于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于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于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遺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則寧至于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為之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于為法以禦之故法至于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尊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于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于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禮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于耳目况于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則繁于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愛其禮之存况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于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于是知館閣及世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于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于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于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

歸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于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于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為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于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于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求之也豈必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

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有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于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于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宜黃縣縣學記

文公曰記文當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無餘憾矣又云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

淺近處然都平正好又云文章到歐曾道理到二程方是

暢又云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于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于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

身之倫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處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教也其動于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于内其謹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俗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于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于令則常以廟祀孔子廟又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于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

多其成之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于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

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待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已使一身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餘士學于百家之後書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意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

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時者皆勇于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于強暴之間至于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于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覺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于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脩至于漸磨之久則果于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篤于所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于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

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興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于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于庖湢庫厩各以序為經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于予予謂二君之于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擬峴臺記

文公曰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

尚書司門員外郎晋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閒獨求記于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于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宇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黷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游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覧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于耳目與得之于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于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迂齋云狀物之妙非常人可及自有撫州即有此風景忽于前日而顯于今者以今日有臺而前日無臺也臺成而景現則此臺之勝不言可知）

仙都觀三門記

文公與東萊書云大鑑條例甚當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寺記之屬乃可入及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于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大息而已甚矣其法之繁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于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其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衎衎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何有是耶則其法之繁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華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

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華里人也不能辭憊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情易天下之公齊華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贅已也夫

（虞邵菴云歐曾作寺觀文字須是說正道此篇雖仙都三門作記却只道觀不當作三門然此諸篇此篇尚爲婉曲）

（凡六段）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于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于尚書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

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道以醫取資于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于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雖一不如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捃摭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于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文公曰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後得滄洲過闕上殿劄子力爲訣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面略略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其

文極妙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遜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隆而女

禍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轄師旅而眷以節制外畀藩服而納以紀畧所以安有姓棄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綢繆以遺燕貽下為天子孫富于有天下而合于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illegible]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陽錢俶自歸作則典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升容納綏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版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剽邊

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法惜謀[illegible]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付于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不懈[illegible]怠以謂得馭臣之禮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篤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誦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决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之資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卑皆不能獨見于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于數千載

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為蓋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于緩既讞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權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習或在于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

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于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畀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而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貢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巖蹄梯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扶冊而吟誦至于六府順敘百嘉鬯遂

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于其目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似樂易警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授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兔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啟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于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

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就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擬皇太子冊

文公曰制公誥詞中惟向后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鉄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冊亦放此曰子固誠是學他只是不及耳子固捴是後面幾箇誥詞好又云南豊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惟宋祖宗集大命開績垂統傳繼在予賴天之靈海內和洽獲爲珪幣以爲祭主惟先哲王享國君民必有儲內以相承棊所以奉天地厥宗廟與民爲依長慮萬世也朕惟故典予敢不率咨爾某生材之卓絶倫拔類覃訏岐嶷成于自然緝熙光明不繇外奬將德日茂數聞下土將旋王組蒞衛京師神示所昭夷夏係屬宜執匕鬯位以時定今遣某立爾爲某夫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之所

務求諸己而已爾能明其心人不詔其孚爾能善其身人不戒其隨治亦多術矣要不易乎此也嗚呼匪得之難尤之爲難耳能服于訓辭以承我后之流澤俾爾躬無疆惟休惟予及萬邦亦無疆惟慶豈不韙歟

擬相制

天有保命集于朕躬惟用乂民罔以自逸救求良弼作爲遹依若圖就規若正識量令朕得士驗于在廷某廣博靜淵容于世用推其計畫見于可行攷其事功效于已試爾爲爾守宜立輔朕茲用詔爾位于東臺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蔽而不明振壞攸做朕竊有志尚懋朕佐圖惟設施參諸經訓而不違質諸時宜而不謬無崇小慧以易大猷無伐己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僭惟聰明在下不可以咈俾厥后克濟其任則爾身永孚于休其往欽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六 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七目錄

王安石
論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廟議劄子
進李鄴侯家傳奏草
皇后册文
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
仲兄文甫字說
辨姦論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墨君堂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莊子祠堂記
四菩薩閣記
六一居士集叙
范文正公文集叙
田表聖奏議叙
顏樂亭詩并叙

孔北海贊并叙
趙德麟字說
書黃子思詩集後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七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王安石

論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文公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又曰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如荊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荊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

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黜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

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廟議劄子

大公檢熙寧祧廟議示諸生曰荊公數語是甚次第看韓維孫固張師顏等說如何及得他只看荊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祔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矍然敢不祗允人云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甫所以當時只被介父出便揮動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只看介甫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精神這幾個如何當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伊川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以為高於世俗

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有不約而合者又曰荊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

准敕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

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已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進李鄴侯家傳奏草

文公曰其嘗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人回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闔闢宇宙之氣

臣前[illegible]伏奉聖旨令進鄴侯遺事令繕寫已具狀以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擾攘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乃能制法如此陛

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有百年無事之中國欲追堯舜三代其勢不難豈宜每事尚或依違牽制流俗不能一有所立以為天下長計而令任策之臣更以蘇綽為愧也蓋創業垂統其施有漸伏惟成算已在聖心臣雖甚愚誠願自竭庶憑末光不以投老餘年為竊位之臣而已所有鄴侯遺事謹隨此上進取進止

文公曰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文集所載更為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邂逅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胸懷本趣之為快也夫以荊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欝欝不堪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

皇后冊文

文公曰荊公誥詞中唯此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儷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唯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盟饋在中率禮無違以皇嗣服祗承內事肅明夙夜罔有曠厥宜承位號表正宮庭令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

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夫惟昔先王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爾勤相朕弘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祿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子善問詩釐爾女士文公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荊公作向后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曾論及文公曰恐他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荊公

詁詞中云云銖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冊亦倣此曰子固誠是學它只是不及耳

蘇洵

上歐陽内翰書

文公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之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云云予謂老蘇但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成就亦非常人所及韓柳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書可見況學道乃天下至大至難之事而未嘗用旬月之功得乎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嘆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

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衆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

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文公曰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煞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當然者這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此

老蘇文豪傑只是熟

仲凡文甫字說

文公曰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又曰老蘇說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量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漸得事也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辯姦論

文公曰老蘇辯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荊公做不着遂中他說又曰辯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

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文公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

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墨君堂記

文公曰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予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疏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

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洒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李氏山房藏書記

文公曰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應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得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是難得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

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莊子祠堂記

文公曰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月日記

四菩薩閣記

文公曰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四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常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

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板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俱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之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

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於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周礪溪云明皇建此版而不能守之惟簡求捨此版而遂以與之公蓋千思萬量簡未能守此板而余為父捨此版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誰忍取之故末仍歸重於簡最得體

○凡吾儒為僧作文不可十分放起他亦不可不略略放起一二分

六一居士集序

文公曰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議論

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廣樣大末後却說

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

夫言有大而非夸者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

泰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晋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文公曰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己鍛鍊得成甚次第來

范文正公文集序

文公曰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宜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又曰看他當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又曰范文正公傑出之才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

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
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
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
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
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
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
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
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
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

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
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
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
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
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
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
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
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
於怒者也

田表聖奏議序

文公說易云夬履貞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
又論封建云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
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
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
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
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
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

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
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
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
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
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言使
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
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
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
之志也

頑樂亭詩并叙

文公說孟子好名之人一章曰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文公曰管得東坡說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否蓋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又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亭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鬬騖而不反跬步商紂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栗虎豹却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孔北海贊并序

文公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服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鬻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趙德麟字說

文公曰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無為徒琢其華藻而已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以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踈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

甚偹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鎣書君令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歌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蓋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雁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眞獲麟者也麟固不衆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

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救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書黃子思詩集後

文公曰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晋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文公曰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

費安排處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七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八目録

蘇　軾二

韓文公廟碑
司馬温公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
上清儲祥宫碑
周公論
孟軻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策别敦教化

蘇　轍

黄樓賦

黄庭堅

濂溪詩序

張　耒

書宋齊丘化書

李文叔

戰國策序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八

石門吴震方青壇手輯

蘇　軾二

韓文公廟碑

文公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閒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

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

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翶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文公又曰此碑初看甚好仔細檢點疎漏甚多謝疊山云東坡作詩不經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大也

司馬溫公神道碑

文公曰坡公作溫公神道碑叙事甚略然其生平大致不踰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又曰此文說得來恰是山摧石裂又曰溫公墓碑曰誠曰一人多議之然亦未有害處者以其表裏言之一者以其始終言之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

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埽流五年朔方驗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信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渺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其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故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仁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

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

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欽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

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老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方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

道夫問作這般文字還有布置否文公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

富鄭公神道碑

文公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為一題目以發明己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事豈苟然哉坡公因紹聖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耳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

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恐之仁宗皇帝曰

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屏左右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歲增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

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為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

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

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比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

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飢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矣文公曰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為此舉為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爾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紹聖元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耳

上清儲祥宮碑（節文）

文公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竈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皇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頀之樂不能以

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損利以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

周公論

文公曰游氏引秦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敎然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又云周公誅管蔡豈得已哉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重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卻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卻只恁地管叔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他已叛只得殺之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

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

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盖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將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孟軻論

文公曰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其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有一處說得甚明又云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也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政刑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弟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猜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

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荀卿論

文公曰如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言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黙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

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文公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

為殘忍而無疑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以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君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策別敦教化

文公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責卻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寬道理卻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要粗處說得出便是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

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

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脩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雖尚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亢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文公曰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敦教化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群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

蘇轍

黃樓賦

文公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東坡只有黃樓賦一篇耳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築增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山川而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泰山徜徉東方哀

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泄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柹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繞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霼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背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巍峨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淰漫古汴入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涌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寂而收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

洶洶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悲超然自得且予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郊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决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常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携扶而出

黃廷堅

濂溪詩序

文公曰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看有道者襟懐表表亦自可見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少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殺其獄茂叔爭之不能投告身欲去使者歛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

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乃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長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遺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

文公曰延平李先生喜黃太史稱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學者曰存此

於胸中庶幾道事廓然而義少進矣

張耒

書宋齊丘化書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文公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又曰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其心冷冰冰地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非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誦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遺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挾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而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矣

李文叔

戰國策序

文公曰李文叔前此亦但見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但如戰國策序則恐文健意弱要之文章正統在唐及本朝各不過兩三人其餘大率多不滿人意止可為知者道耳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亾憂患貧賤苦辱損亾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尊人之樂至

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從遂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士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於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敢究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八（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十九目錄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岳陽樓記
上攻守二策狀
議攻
議守
李覯
袁州學記
周禮致太平論内治一

論内治二
劉敞
士相見義
公食大夫義
余安道
海潮圖序
馬古洲潮汐說
沈括
渾儀議
潘延之
周茂叔墓誌銘
王震
曾南豊文集序
陳師道
仁宗御書後序
黃樓銘
白鶴觀記
試職策
上林秀州書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九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文公曰胡文定公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甚廣正大又云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麤而大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岳陽樓記

文公記曲江樓曰予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又題范公與姪帖云公所謂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名節又論文云范文正公好處歇不及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上攻守二策狀

文公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

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

請和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絕漢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負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援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挫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築寨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以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遠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未議固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論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迴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迴遂還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衆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

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從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未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殲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適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陷因而增修非守此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谷帶甲之兵熟戶族北無其土使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任以民方稀書將係官副雜錢并勸令近土人戶以領大錢糧與助工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食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俟城寨堅完當籍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縮其數使范全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令為騏驥副使慶州北都巡檢隨明令為東頭供奉官充邊寨蕃部巡檢）必蕆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約十里西去梁谷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八十里白豹西去赤城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

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兆劉昭孫張建侯范全）可用策應者決其次（任守臣王達王遇張宗武譚嘉震王文恩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信王遇張忠郭逵張懷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璞劉兼濟李緯張遜勳楊麟）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兵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千四億二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番部弁就從多衆亦精兵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番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

居北接賊雖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郡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盖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元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恭選此稍為便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來犯邊一處之物皆出其下風保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糜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日

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要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四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運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處許番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獎或量給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納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己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二對難務更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尚使寧吏無功邊

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忘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取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于大樂故著于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謹議

李覯

袁州學記

文公曰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麄

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音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遷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廟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

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夫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周禮致太平論內治一

文公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是大處起議論

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章氣象大段好悲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

男女之際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以自見弱不足以自立與物而遷直情忘反其體乎也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

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為之耦則不免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哉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或靡敝財用或離析骨肉速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況予后妃同體于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並寵則妒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剝宗室或為之棄家嗣或為之易帷薄或為之不脩社稷或為之不食末喜之放桀妲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

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御禁其奇衺展其功緒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衺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免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周禮論內治二

文公論見前篇

天官冢宰其屬則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唯夫人之於后猶

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故不列且夫六宮內也如家人家人私也六官外也乃國事國事公也外內異處國家異分公私異宜然而使嬪婦屬天官無內外國家公私之辨者何哉聖人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攷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攷功則不敢不慎矣宮中之人而知所勸勉者官有其長各效也而況內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蓋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與夫婦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矣而語矣天子所御而服家務從官長是天子無私念于無私人則群臣焉得不公庶事焉得不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之謂也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內事之敝也袁盎引卻慎夫人坐謂妾主豈可以同坐文帝怒說以人彘逕說如使盎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其守一女頻恣則公卿附離之不暇其何冢宰之能帥也悲夫

劉　歆

士相見義

文公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涌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又云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卻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又云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字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贄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贄以事神臣之贄以養人惟君受贄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贄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贄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贄主人三辭贄所以致尊敬

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通於邪也所以使人窮其交而無陷於禍也惟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莫贄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而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儀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

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各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爵然後宰夫為豆俎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格蓋言以身親之也賓備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賓三飯飯粱以湆醬比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褒是見德之殺也君子承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尊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能任不

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殆焉惟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飱主人辭曰不足飱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雖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余安道

海潮圖序

文公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汐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鰌出處皆亾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是為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且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覜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於胸臆所謂

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

陰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盖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聞於海賈云潮生東南北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後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二海之候也遠海之

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馬古洲潮汐說

文公說見前文公既為前說時古洲馬氏在坐因廣其義作潮汐說文公稱之曰吾言所未及者莊父盡之矣今附錄于此

禮記日曰朝敘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相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汐日之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晦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於寅則汐于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再辰而盈再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一十三度有奇漸遠

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通每歲仲春月薄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或問燕肅四海潮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嶽奮若雷霆斧激可畏何也答曰龕赭二山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濱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併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闢有餘今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海舶怖於上灘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杭越蓋以南北岸下尖以

沙渾膈礙洪波處逆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洎月徑巽乾潮來已平膈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山川浅狹之使然也

沈括

渾儀議

文公曰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歴一篇說渾天亦好又云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曆家只筭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漢志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則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曆作為曆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

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儀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概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時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鼂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

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鼂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

之論而去取交有得失臣今欽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為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

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常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為法不足以為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

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然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卻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用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摇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今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樞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裹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今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緻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算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

令璣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璣為之璣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傍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法自當默與天合

潘延之

周茂叔墓誌銘

文公曰張敬夫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也又云先生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可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又云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又云諸內翰震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氏又以為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而云云耳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校洪州分寧縣君博學行己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為有才奏舉南安軍

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維下吏無敢可否者與之辨獄事不為屈因罝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為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署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得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砥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

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竪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之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為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予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

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謝謝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王震

南豐文集序

文公曰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茍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何如者竊有感焉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為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郎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職原職守而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俗雅重自成一家予昔方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獘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陳師道

仁宗御書後序

文公曰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通聲色而欲不勝權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甚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拘今滯古則含己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獘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循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三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之也故君子於其所好人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元祐七年二月二

十五日穎州教授陳師道謹序

黄樓銘

文公曰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袵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又曰後山然有好文字如黄樓銘館職策皆好

熈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頽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漁南懐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亾爲天子憂夙夜不急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固堅處卒外爲長堤衆高如

虹以殺其怒內爲大堤附城如環以持其潰槩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恤困窮以督盗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觀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詔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談訓神人力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襃大無以報稱乃作黄樓於東門其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吕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法制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昧死上黄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成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瘵齊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亾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恵來方處老困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亾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最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昭遠揚守臣拜手稽大休嘉僕民不忘改作黄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民無佞原始要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聽聲永永無斁

白鶴觀記

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乎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如泉之上有老氏宮其地爲彭城之西鄉背曰白鶴說者曰泉有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有記曰唐高宗道之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驗記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爲老氏築宮號以白鶴與石文合而說爲妄其泉與鄉蓋因觀而名也慶曆幾年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乃曲其處以限焉泉與觀始畀嘉祐中農者趙真病死夢御鶴道野視下如江湖隊本行列蛇虺守之既度控東山而下乃泗上定崇山也寤而余以爲老氏之祥盍其有以報馬道士劉歸真與其徒李道亨又協衆而繼之以成其名以石而

属余已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已乎夫老釋氏之教並行于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為優劣又謂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雖行而合委其所異者因於俗也至其隆替繫于世世之好惡則繫其習豈今之人于老氏未夙習乎昔莊周子休謂諸子闢老墨惠與己之道同出于六經而老莊各自為家蓋子休學于田生子方子方學于端木生子貢而列禦寇庚桑楚皆寓言無貴後之學者因而成書至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神地祇三靈百神又皆出于禮官令之為道者合而有之蓋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然其祈報禍祥驅攘幽起眇眇不極而非余所能知也蓋自納休而後士不明

于理而術益工此其所以不振也耶而劉一士獨能有成豈不良哉雖然余有私焉劉行數千里受天師之籙于龍虎山未及行莊猶有待也今老矣盍斂其已能而勤其未能乎李方壯可任以事而嗣其志也如是其有不典者乎元符元年九月甲寅東里陳師道撰

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文公論見前篇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二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于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俻采擇

善言古者不知變習于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于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明于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

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導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達其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於朝覲而考于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是之謂治至于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為亂夫親親無貴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問也學者以論齊魯之於八柄各

有陰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為一代之法則陰殺焉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強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遂晉之興而齊衰矣其事晉如小侯特屈強于魯衛之間耳而魯困暴于邾莒矣此無他地有大小人有衆寡非政得也德極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蒞諸相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伐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識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説以自智或者有所傳矣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之聖賢君子無

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于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怠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畏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鋤之功不勤則不豈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

理而本末具矣治之始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為君與相懋焉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

有紀于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其大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避未遑聞釋之之説則毋甚高論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是古之心而大臣以為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頽廢矣俗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人不可不慎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言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illegible]作為法

以賞罰為政而文俗之吏都卿之位言飾人之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罪趙廣漢韓延壽以忍窮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文帝之時匈奴大強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其焉于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僞蒙褒賞而俗吏習為虛名欺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貴能有詔張敞之議尚有考也吏克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蓋政刑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寬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尚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闊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

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于民閒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寬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棄嚴延年而用黃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上林秀州書

七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謹奉書學士閣下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事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人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盡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諭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繁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壞猶自市而失身況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

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而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為能也謹俟僕待命惟閣下賜之師道再拜

明南陽王鴻儒後山先生集序曰先生天資剛毅識見過人加以好學不倦故其形之於言典重峻潔法度森然如天球紱輅陳列廣廷大劍高冠班侍左右孰敢狎而玩之雖大儒先生如晦菴者亦從重不置至取其上林秀州書列之儀禮經傳通解之中以補禮文之闕是可見矣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十九終

朱子論定文抄卷二十目錄

范祖禹
論聽政疏
論宦官疏
辨理程頤奏
除王收封魏王制
陳師錫
與陳瑩中書
陳瓘
責沈文貽知默姪
許翰
陳少陽哀詞
胡銓
上高宗封事
王十朋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顏范祠堂記
謁杜工部祠文
論對劄子
應詔陳弊事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張廷堅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二十

石門吳震方青壇手輯

范祖禹

論聽政疏

元祐末高后既崩哲宗親政人懷顧望祖禹時為翰林學士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云云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毁已草文公曰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又曰哲宗於宣仁有憾故子厚輩得入其說如親政次日即召中官范淳夫疏拳拳君臣之間只說到此向上去不得其如之何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闕者無不摧隕今揔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迺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成王追念其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公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

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宋家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萬幾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

求一切拒絶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

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惑先帝今又欲復惑陛下天下

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悴流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織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文公論見前篇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術一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非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興致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因饑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

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犯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怒為陳洪志所弒敬宗為劉克明所弒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弒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柄北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眾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宫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illegible]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宫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内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驕恣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

四路其權勢震動内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榷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冉事刻剝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斥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報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

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出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處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疑駭

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聲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未必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正人老成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惑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

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眾庶之惑洗陛下之謗如此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人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累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逆拂聖意敢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省察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

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辨理程頤奏

文公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鄙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概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剛强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

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

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饕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元祐九年上

徐王改封冀王制

問前輩四六語孰佳文公曰莫如范淳夫因舉作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云云自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

周尊公旦倚為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沖人敢後叔父誕敷明命播告治廷皇叔（具官）徐王顥稟訓英皇同氣神考仁義根于天性孝友冠于人倫昔在先朝蚤膺異數迨宣后九年之政無愛于一毫之私追惟崇慶之功罔極昊天之報方畢太宮之祔饗莫先尊屬之褒嘉是用登拜師垣仍聯使節徹彼徐土受茲冀方內奬皇家外綏侯服進陪多賦衍食真封於戲並建親賢實為社稷之衛益彊藩屏用承祖考之休往膺典冊之光永介壽祺之祉式昭令德無愧前人

陳師錫

與陳瑩中書

文公曰觀閑樂此書之旨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解經與義多出諸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非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國是

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贓敵蔡禁罔嚴密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有所蔽而然耶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季居至辱手書伏閱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所惠答書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詘聒者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能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事自未能通徹耳故以所聞來說僕以為然當有裨助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其為誣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誣謗者昔嘗見葉致遠言荊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卞焚他書以紿公公沒卞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明姦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倫此

何言之過也吾儕在學校時應舉覓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於立朝行己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嘗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而尭之為君明此北面而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為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

孫安為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傅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由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因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

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横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醨於祖宗時如何廉恥之廢立於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恐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敝益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孫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與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

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以此境聞此事匪易辨更須熟考日錄根本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有行遣決無輕恕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為秘之勿重期罪也

陳瓘　瑩中

責沈文貽知默姪

丈公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又云此書流傳使世之驊騂者有所警覺稍知磨淨非小補也又云了翁責沈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又云質後來了翁責沈中說曰了翁他說多是禪不知此數句如何恁地說得好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從越人而置之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為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

道學之力大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蔑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就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稽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悅賢者也盍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鑑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見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過聞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懸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脩步於南濱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達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餘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

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

許　翰

陳少陽哀詞

文公曰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而反之則易又云陳少陽之死黃潛善啓之也其詳見於許右丞哀詞中同時死者歐陽儆儆楚州人某族叔祖時居高郵一日使一人往楚州鹽城小村中買物事久而不歸後問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間安得有雪亦且據其僕云說之後有人自彼中來問之果然乃歐陽死時也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以故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上位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翼日上顧潛善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述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黜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後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擬視是伯彥慤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悔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詢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徵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既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傳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擁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大元帥意必宜正其罪而親征之詔楊厲威武期還兩宮保

據中原無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計猶稍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譴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言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事願遠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非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己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譏誣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於謀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深悼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焉詞曰

紛袞繡兮迷國俾草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發兮身臾胡

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棲悲炎隊緒兮嗣聖基中命兮遺黎何辜夫兮問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進恤國步兮安危懸一朝兮罰故戕二十兮不疑使僉相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闉城兮伏闕幾毀故兮弗支不及令兮誅鋤將鼓衆兮為奇乘斯造兮惕禍寧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崑驕諫兮縱非當箝鍵兮挈挈使賓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姦遂云聖斷兮吞浙杞蒼蒼兮匪天乃譴誕兮敢欺臣作君兮蒙殺陰機沓兮莫窺後武闕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

胡銓

上高宗封事

文公曰可與日月爭光又曰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鹵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鹵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云云癸未之議

發言盈庭其曰鹵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鹵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鹵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鹵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

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鹵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為（謂）陛下何如主況醜鹵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

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鹵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欲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

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迂齋云論正辭嚴誼形於色晦翁謂可與日月爭光信哉）

王十朋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文公曰予嘗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求之古人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

今人則於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欽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柏森森者益也卧龍無首對江濆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三峽上流水有瞿唐灩澦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有八陣圖永安宮卧龍山遺迹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卑陋丹青黝剝祀事弗嚴無異乎乘蛇穿壁時僅免無肖而已吁可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卧龍命緇徒奉之而域中之祠未暇修豈將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被命自番易夔時方丐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相精誠默有以告之者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拜之以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業興非諸葛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少寰宇假令毋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宜許宰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略非長庸史之語因命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托孤而不疑其沒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

之石然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抑之羅池比也今夔之二祀相繼鼎新郡人四時脩大牲牢酒醴之奉有加而不急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瀆異代之恥無媿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日永嘉王某記

顏范祠堂記

聖賢有不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勾龍棄同祀於壇為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為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歟忠孝之性仁誼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

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顔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爲慶曆頌中變高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小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爲首嵗時祀之不絶淳熙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畀居乎老氏之宫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祀事弗虔於典爲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虚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爲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寅帥同僚祀之歌曰宋厯相望三百年堂堂顔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全胡雛哮嗟方無全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危顛朝廷草昧官鷹鸇

膽落邪佞驚梟鳶鬼質下拜心瞿然須身賊首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淩煙閣上見常山英烈言言光簡編銀鈎鐵畫餘剛堅致君堯舜書萬言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蹇心惓惓邪者我仇屢左遷兒童樓邊躬黍難談笑爲國臣腥羶闢開天章策治安誰吾與者杜富韓風采稜稜四諫官徂徠頌配崧高篇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番江邊甘棠遺愛青芬聯如秋桂鞠春蘭荃像而祠之敢不虔黍稷蘋蘩荐豆籩一杯薄薦清灣泉公乎爲神爲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凡百君子宜勉旃

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卷蓋欲有爲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昌其詩天欲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壎應篪流落劍南厥聲益馳莫年製作莫多如夔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燄照人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鵑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輪對劄子

文公曰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高宗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孝宗皇帝於初潜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

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又曰公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又曰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匈匈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爲安且謂敵有内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誤國之術亦淺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内

相殘賊也然一鹵斃一鹵出其勢愈熾爲害爲中國剽敵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爲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爲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

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大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今乃投閒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汨沒其材內爲讒邪之所媢忌外爲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爲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爲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爲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爲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爲志夫臣當以夷簡之事爲法相與推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排難解紛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嘗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顯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銷謀摧姦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急宜列置分布於荊襄江淮間以爲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雖當自消臣以爲禦賊之策莫大於此

應詔陳弊事

厥今天下之弊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也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修欲望弊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爲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爲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其人赴行在明日除其人爲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出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

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又未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樞副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以各司其局為了官事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媿司馬光之言哉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未能

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禮人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已至于十餘章而未嘗止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虔司馬光為諫臣論判長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

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愧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敝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敝宜首詔大臣脩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為賢為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為愚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亦取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為臺諫

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劾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敝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遹日召元老正人或寘之政府或寘之臺諫或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為治表臣願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緐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嵗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埸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节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

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韋陟欲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成戰功三路之地陷沒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陛下宜詔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僉之朝夕納誨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酤榷之利而特使命於浙東西嘗林官論列不

聽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咈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傅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通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

之死蓋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髮之功虜未退則逗遛觀望已退則乘勢肉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閭閻名器之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或從於中降是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敝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歛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保城社以自安

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者也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殛奸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體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上皇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救今日之敝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敝寧有不革者邪敝事既去內治既脩則夷狄有不足攘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復矣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而安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孝也夏少康滅澆以復后相之讐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讐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恥復讐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業戡平僭偽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遭厄陽九醜虜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讐世恥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以為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讐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讐荀卿罪之聖賢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為君臣為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太上皇帝躬堯舜至聖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陛下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聞每對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臣比因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奸臣之覆轍屈己以和仇讐之犬羊指祖宗中

原之境土為虜人之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虜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讐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說進取者則群嘲而聚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非陛下剛明果斷不惑群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謀有君無臣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食息之頃必念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民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萃前日誤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旨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附和之私心賛國家之大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上皇付托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冀耶

張廷堅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

文公因偽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愧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將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

皆道王為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為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為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從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則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意以為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得罪於先王非人人所能為之謀其在於自靖乎慕若商祀之顛隮則微子以為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為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為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惡其囚者若污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為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為也處危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為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

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死云云者亟去就之義而辱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朱子論定文抄卷之二十終

朱子論定文鈔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震方編震方有讀書正音已著錄是編取經傳子史以至唐宋諸家之文曾經朱子論定者摘錄成編皆先列朱子之論而以其文列於後然編次過於求全有因一字而錄一篇者如因辨一臘字遂錄晉假道於虞全傳公矢魚於棠自是春秋經文朱子惟辨一矢字與傳無關而亦全錄公子彄諫詞如是不一而足蓋明末

國初王學漸厭又折而宗朱風氣所趨事事借朱子以爲重遂不免牽連闌入取盈卷帙耳

鳳池集不分卷

〔清〕沈玉亮　吳陳琰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鳳池集無卷數》提要

原夫吁咈都俞咎繇爲之拜手𠈁游泮奐召奭於以
陳詩蓋載歌實應制之權輿而從遊侍宴之嚆矢
斯則鳴國家之盛匪等月露風雲攄忠愛之忱可感
神人上下者也若夫馬卿上林之賦詭託于虛楊雲
羽獵之篇謬稱文似浸淫兩晉兼許陸海潘江氾濫
六朝獨數庾清鮑俊逮乎沈宋工力猶待上官之品
題燕許文章漫誇鉅公之手筆早朝應製自此
同聲扈從鴻詞千首概多習調大抵時非熙皞會異
明良體遠風騷音離雅頌雖有唐千秋之節但傳傑
句於開元即左司三衛之詩不聞嗣響於永泰陽春
之和絕寡清風之頌彌希今者

聖主右文
嗣王勤學作必有述仰雲漢之昭回歌帳能賡衍圖嚋
之奧秘既生盛世豈有不學無術之公卿乃見億人
率多閎覽博物之君子或仿柏梁之讌齊闡微而合
商皆隨洛水之遊均擲芳而掞藻徐摛宮體禁臠流
傳謝朓韻言直處宜播噌吰榦榦罔非鐘呂元音續
密粹精肯屬廟堂重器郊寒島瘦吾知免夫枚速馬
工起之取爾而又廣收侍從之彥
秘殿抽毫新開文學之科
行宮授簡一言而爲世法便足千秋五字而擢英才何
煩三策史冊應傳佳話斯人爭說異聞美哉煥乎斐

然盛矣（琰）也久棲巖穴遐誦金門猥緣
宵旰求賢下徵書於兩浙遂致衡茆獻賦叨賞拔於
九重近侍頻宣
召玉階而引見
溫綸親受出寶笈以
賜書忻當
聖明特達之知可無黼黻太平之助爰與友人沈子（玉亮）
導揚正始掺斷諸家藏弃多篇都爲合集鳳池染翰
自非一壑一丘從禁摛辭粹然有典有則噫嘻詠諧
殿上曼倩祇滑稽之雄誦詩若前浩然特酸寒之最
縱清平三調之草蕩佚非宜迄會昌一品之編張皇

無謂間有遭逢興數終非至性發揮詎若斯文咸臻
盡善賦堪擲地鏗鏘自作金聲詩可問天呼吸直通
帝座嘗若適五都之市寶氣難名有如登千仞之臺
銖兩悉稱布諸衢巷後應前呼奏以管絃一唱三歎
庶幾謳吟風雅各諧朝廟威儀鼓吹休明不失對颺
體製翱翔文治詎鋪張揚厲之浮華挹彼醇風存溫
厚和平之遺教云爾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七月中元
日錢塘吳陳琰寶崖氏謹序

有上相如之賦氣蓋凌雲時驚平子之文聲堪擲地
矢音皆成金玉吹氣並若芝蘭庶幾奉揚
聖代之仁風導宣
兩朝之雅化流傳海宇慶溢人寰（亮）學慚繡虎才謝雕龍
系出隱侯緒由沈子奚論音于八體追隸事于雙聲
得管未足以窺天量蠡安能以測海誦瑤函而心喜
對縹帙以神馳竊產鳩工典琴授梓有同學寶崖吳
生（陳琰）者文成紫電志上青雲挾冊則心識千人發
函則眺馳十吏珠宮貝闕奪席羣英日觀天門
賜書謝
帝偶抱西河歷痛聊遲北斗同來相與參稽助予考訂但

就將迫促時屆五旬裝潢紛挐類分十卷
當代鉅公之麗製高賚甫嘗薄海學士之鴻章豹斑未
覩竊謂萬歲山呼時遇乘鸞之客九霄雲而借逢騶
象之臣問軼事于歲星證前因于奎宿獻頌則陶鈞
庶物非疎迭之所得闢披圖則符籙千秋豈下方之
能竊記備軒轅之逸鸞谷應飈浮訪死委之奇文能
騰鳳舞或留中于天上或散落于人間當使搜羅再
爲剞劂所愧親串丹鉛字訛魚豕兒男紙筆寫訣金
銀而（琰）入棘闈方豪文戰（亮）依藥碾嘗怯病魔珊瑚
網漏用是疚心琬琰鋦迷尚容泥首敬告知己遙望
同人諒此秉葦之先資延佇輶軒之再寄則是豐城

原缺第一葉

劍氣飛騰雙飛合浦珠光企懷兩美庶幾綵筆送進天姥卯而下雙奠鼎並張山靈護以永久云爾時中秋前三日

鳳池集編目

德清徐倬方虎氏定

武康沈玉亮瑤岑氏
錢塘吳陳琰寶崖氏　集錄

同學

（仁和）王晫（丹麓）
（錢塘）吳儀一（舒鳧）
（山陰）朱俊（長白）
（德清）蔡惟寅（典三）
（仁和）徐程鵬（式如）
（海寧）査嗣瑮（德尹）
（錢塘）錢經綸（治人）
（錢塘）項溶（甫田）

（鄞縣）裘璉（殷玉）
（錢塘）沈亮采（枚臣）
（仁和）馮拱（山公）
（杭州）錢肇修（石臣）
（錢塘）陳枚（簡侯）
（仁和）湯右曾（西崖）
（仁和）吳世楷（民則）
（長洲）顧嗣協（迂客）

（長洲）張大受（日容）
（杭州）章撫功（仁馳）
（衢州）許遇（不棄）
（杭州）馮念祖（文子）
（松江）畢大生（雨稼）
（錢塘）章藻功（豈績）
（杭州）張鑑（錦武）
（錢塘）裴南奇（芳陔）

（海寧）張鏞（[illegible]六）
（歸安）吳斯洺（臨原）
（長洲）顧嗣立（俠君）
（歸安）沈懋賞（棐存）
（錢塘）蘇輪（月槎）
（吳縣）吳士玉（荊山）
（鄞縣）萬經（授一）
（錢塘）沈允銷（用玄）
（歸安）陸師（麟度）
（嘉善）柯煜（南陔）
（錢塘）尚興（與亭）

（杭州）陳祺昌（吉人）
（仁和）鄭世迪（寅賓）
（建德）宋洽（伊人）
（杭州）顧徐眞（毅亭）
（武進）莊楷（書田）
（錢塘）高式青（則泉）
（長洲）汪份（武曾）
（休寧）趙景行（驂則）
（錢塘）沈近思（位山）
（常熟）馬尹（莘叟）
（歸安）沈樹本（厚餘）

（蕭山）毛遠宗（絅濱）
（淳安）方楘如（若文）
（錢塘）金之存（久存）
（杭州）柴世堂（階升）
（仁和）李庚星（白山）
（杭州）張珍（晉方）
（錢塘）陳恂（相宜）
（杭州）張孫鳳（丹山）
（杭州）王鉽（子堅）
（錢塘）吳焌（決亭）
（歙縣）張潮（山來）

（慈谿）鄭　性（義門）　（錢塘）沈　光（慎微）　（杭州）倪　濤（山友）
（錢塘）吳允嘉（志上）　（仁和）吳宗楷（萬六）　（海寧）查嗣庭（潤木）
（杭州）顧之珽（搢玉）　（歸安）沈　洪（珠江）　（海寧）楊嗣震（東崖）
（仁和）陳士傑（西山）　（杭州）汪惟憲（千宜）　（海寧）楊守文（延玉）仝參

受業
（辰州）韓　炬（奇菴）　（嘉善）蔡輝發（宜山）　（仁和）孫　棣（愼思）
（秀水）懷淵中（容江）　（仁和）顧　栻（右張）　（平湖）劉　灴（遠思）
（杭州）胡志濂（茂伯）　（仁和）阮學濬（紫蒼）　（仁和）吳一楨（志行）
（杭州）時　瀚（浩蒼）　（杭州）余方發（右周）　（杭州）錢經純（以成）
（仁和）張錫紵（元倩）　（錢塘）孫　枚（卜臣）　（仁和）吳　煥（倬雲）
（仁和）張克兢（舜登）　（仁和）吳蘭芳（廷華）　（山陰）陳　雷
（山陰）姚　圻　（仁和）王　丞（湖先）　（仁和）唐學潮（幼韓）
（仁和）陳天裕（淵御）　（仁和）張　廎（漢思）　（仁和）李如玉（素臣）分校

卷之一　古體詩　附集經
卷之二　五言排律
卷之三　七言排律　附刻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卷之五　七言律詩
卷之六　五六言絶句詩
卷之七　七言絶句詩　附廻文
卷之八　律賦
卷之九　詩餘　附集古
卷之十　詞餘

鳳池集古體詩

王崇簡	十三首
杜　臻	二首
勞之辨	三首
王士禛	二首
高士奇	五首
陸　棨	一首
沈三曾	一首
高士奇	三首
朱　犖	一首
張榕端	一首
郎廷極	一首
錢　泉	一首

鳳池集五言排律

徐乾學　一首
高士奇　一首
張曾慶　二首
李天馥　一首
陳琼　一首
陸棻　一首
楊瑄　一首
高士奇　三首
張鴻烈　一首
徐乾學　一首
陳維崧　一首
朱彝尊　一首
汪琬　一首
蔣伊　一首
楊雍建　五首
蔣伊　一首
邵遠平　二首
張鴻烈　一首
高士奇　二首
吳陳琰　二首
王錫　六首

邵遠平　一首
錢肇修　一首
宋至　一首
周清原　一首
高珩　一首
劉廷璣　一首
湯斌　二首
魯瑗　一首
沈三曾　一首
杜臻　一首
張榕端　一首
陳至言　一首

鳳池集五言律詩

李天馥　三首
陸棻　六首
楊瑄　二首
陳琮　一首
張曾慶　四首
朱彝尊　十首
楊雍建　四首
杜臻　四首
王項齡　六首
邵遠平　二首

胡任輿　二首
陳恂　二首
吳陳琰　六首
陶爾穟　十首
高輿　七首
沈三曾　二首
徐倬　二首
劉廷璣　二首
俞瀔　一首
項景襄　一首
王崇簡　一首
胡任輿　一首
汪灝　二首
宋犖　一首
張榕端　四首
凌紹雯　一首
郎廷極　二首
黃機　一首
姚廷傑　二首
吳鐄　一首
吳焯　二首
劉廷璣　一首

滿保　一首
王鴻緒　二首
尤珍　二首

[redacted]

鳳池集七言律詩

王崇簡 八首
湯斌 一首
魯瑗 七首
杜臻 十首
高士奇 十一首
李天馥 八首
黃機 一首
顧豹文 一首
元璐 一首
黃彥芳 一首

丁澎 三首
尤侗 二首
鄭頊 一首
勞之辨 二首
陸棻 三首
楊瑄 二首
陳璋 一首
楊瑄 二首
陳廷敬 五首
高士奇 五首
宋犖 三首

黃與堅 四首
徐乾學 二首
朱彝尊 八首
徐倬 二首
楊雍建 六首
蔣伊 四首
徐乾學 一首
陳恂 一首
吳之振 一首
史夔 五首
吳隆元 四首

胡任輿 一首
吳之振 一首
吳廷楨 六首
張曾慶 二首
張恕可 一首
陳悅旦 一首
徐倬 二首
徐元正 一首
談九乾 四首
吳陳琰 二首
錢榮世 二首

莊　楷　二首
邵遠平　七首
丘象升　一首
汪士鋐　一首
陳　恂　一首
王　錫　四首
姚之駰　一首
姚　炳　四首
沈樹本　一首
朱彝尊　一首
王　苹　四首
徐　潮　一首
張曾慶　二首
靳治荆　五首
蔣　伊　二首
徐乾學　一首
陳維崧　四首
高　輿　十二首
吳陳琰　一首
沈三曾　十首
湯右曾　四首
蔡升元　十首

王　謙　二首
俞　灝　二首
張　瑗　一首
黄懷玉　四首
項景襄　二首
汪泰來　一首
鄭廷櫆　三首
汪　灝　四首
湯　斌　二首
汪　灝　四首
劉廷璣　六首
查　昇　二首
唐夢賚　四首
吳震方　八首
裘　璉　四首
陳　謙　二首
張榕端　四首
凌紹雯　一首
勞之辨　八首
徐　倬　二首
邵錫榮　一首
毛奇齡　八首

魏麟徵　一首
張榕端　一首
金　植　一首
汪肇衍　一首
沈一揆　一首
張榕端　二首
尤　珍　三首
潘葆光　一首
吳士玉　一首
孫文光　一首
魏荔彤　一首

陳鴻績　一首
吳　焯　二首
孫興宗　一首
陳清鑑　一首
沈　鋆　一首
馮　旭　一首
錢　杲　一首
方鳳姿　一首
馮復鐸　一首
沈玉亮　一首
吳闌芳　一首

張克嶷　一首
沈　涵　一首
沈愷曾　一首
周稚廉　一首
王鴻緒　三首
王九齡　一首
汪文柏　一首
余昌宗　一首
王襄國　一首
碩徐真　一首
李振裕　二首

潘秉鈞　一首
許　田　一首
查慎行　一首
徐施雨　一首
鄭職光　四首
鄭重光　四首
羅肇禎　二首
丁文衡　一首

鳳池集五六言絶句

陳　璋　四首
朱彛尊　六首
高士奇　六首
王士禛　二首
吳農祥　四首

鳳池集七言絶句

徐　倬　六首
勞之辨　一首
高士奇　九首
徐乾學　十首
楊　瑄　四首
鄒弘志　四首
王士禛　十一首
唐夢賚　四首
顧嗣立　八首
宋　犖　四首

楊雍建　十首
王項齡　四首
陳　恂　四首
史　夔　四首
王九齡　六首
吳寶芝　四首
陸　棻　四首
高士奇　五首
高　輿　六首
蔣陳錫　十二首
蔡升元　十首

王士禎	四首
吳　焯	二首
勞之辨	一首
姚廷傑	四首
汪　灝	四首
元　弘	五首
吳廷楨	一首
沈樹本	二首
碩　升	四首
徐克堅	二首

鳳池集律賦

湯　斌	一首
葉方藹（嗣刻）	一首
邵遠平	二首
陳維崧	一首
汪　霦（嗣刻）	一首
喬　萊	一首
高士奇	四首
毛奇齡	一首
朱彝尊	一首
陸　棻	一首

徐　倬	二首
王項齡	一首
沈三曾	一首
沈　涵	一首
張希良	一首
吳隆元	一首
陳至言	一首
高　輿	一首
邵錫榮	二首
姚之駰	一首
吳陳琰	一首

鳳池集詞曲

徐倬　十二首
陳璋　二首
杜詔　七首
汪灝　一首
吳陳琰　一首
項溶　一首
張潮　一套

鳳池集古詩

武康沈玉亮　錢塘吳陳琰　集錄

○大有九章紀雨應禱也順治丁酉四月十九日
上以旱祈禱　郊壇早夜值雨行祀事于雨中旋禱
社稷雨繼大作臣幸叨侍從恭紀感格之速焉
禮部尚書王崇簡敬哉

宵星有爛晝日有杲自春徂夏終風如掃職旱爲沴
念彼穹昊
昊天孔昭
帝曰念哉旱既靡沮揆厥由來政刑謬歟何以降災
蠲志諏日
爰命祠官兢兢業業夙夜進安神豈不周祀豈不慎
牲帛既具醴齊孔膴祈天之祐惠此下土有渰其雲
有祈其雨
馳道不除靈雨濛濛虔矣
天子拜禱雨中昭格不暮先期爲通
式禮孔敬奚其煥矣瞻彼凝渥
天顏有喜從臣如雲霑頂濡趾
維社維稷載禱載祈雨既零矣還復淋漓天鑒
皇心降此百祉
奚其旱而乾奚其霾而暘賴茲
一人慶在四方
俾其函而活俾其耕而耦

皇天烝哉臣書大有」

○戊戌九月十二日

上射獵于晾鶻臺召九卿詞臣臺省侍從遂

命尚書前示以御夾恭紀四章　前名

於皇德照執競驅逸秋高氣肅神武式律玉帳屯雲金戈

指日旌旆圍合草枯獸出」

影動千麾塵飛萬馬風靜長空烟橫平野左右率從

來方臺下龍攢獨馳舍矢血洒」

天子怡悅臣鄰拜舞孔武孔文克邁千古燕及九有永受

斯祜」

帝曰六卿爾來式覩」

張弓發矢惟茲決艮截彼狐鼻草表金相弦不指使

外順中強戎敵

王言經紀之綱」

聖武神功蕩平漠北鐃歌鼓吹曲二章　禮部尚書杜臻（遇徐）

聖駕三次臨邊調兵籌餉冒暑衝寒備極煩勞功成回

鑾百官萬民感刻夾道歡呼爲衞歌繁

六飛遄往三駕回翔羽林十二昭回生光桓桓將士電

掣龍驤仰華蓋耀紫芒」

廟謨密陳堂堂飛叙粟千斯倉統虎賁殿中黃歷炎駿冑

雪霜惠我人斯春風春雨」

帝車回來夾道忻舞黃童白叟名香頂炷恩斯勤斯敢忘

復顧」

右衞歌繁二十四句

神武覃敷逋寇絕滅黨與蠢皆歸順普天得慶永樂昇平

舉行典禮昭示中外爲武功成

揚休光滌芬攙徧垓埏昭無外歡呼山欲動歌舞路

[illegible]爲億兆同心氣結

鑾輿蓋穹靈助順祥龍羽儀湧榮光沕穆呈佳氣鬱律

會綠甲三階融紫膏萬頃泰軒甘露結瑞葩雲生棟

神貺嘉典禮盛景福遐」

右武功成二十句

皇清鐃歌鼓吹曲三篇　[illegible]大理寺卿勞之辨（介巖）

皇帝御極數十載功德隆盛文教誕敷無遠勿屆而我武

之揚所以彰天討消亂萌亦往往時有讎就用兵三

大事撮其梗槩倣柳宗元所擬漢魏鐃歌鼓吹曲遺

意著爲三篇雖戡定廟謨不克仰窺萬一而臣子頌

颺

聖武歌咏太平當亦盛世之所弗禁云爾

（本朝封三藩于滇于閩于粵恩至渥矣逆首倡亂耿尚繼之不十年而撲滅爲滇閩粵）

滇閩粵信布越賜弓矢專斧鉞分茅之國無朝謁世

子王姬侍宮闕寵盛滋驕漸蹇臣節夜郎王倚巇嵲

據荆窺楚肆出沒尉陀老無諸黠此聯彼絡如苞長

龔命將出師擣其穴死者戮屍生者馘赦脅從止殺
伐（彭湖臺灣一帶向爲夷島明末逆國初鄭逆竊據迨鄭歸命夷島亦入版圖爲海中島）
海中島各一方耳無帝目無王古若玆況漢唐勝國
末鄭寇强踞其壤恣跳梁乘潮汐駕帆檣肆侵掠毒
閩甌
皇赫怒整斧斯命樓船下扶桑寇日蹙乃求降敢兼旌旆
且航置郡縣破天荒貢皮幣賦蔗餹銷兵氣日月光（蒙古部落甚多厄魯特怙强播逆不軌爲塞外憂舊出塞討平之爲厄魯特）
厄魯特最强遠在塞之北侵擾我邊鄙沙漠不得息
別有喀爾喀分四十八國內附年歲久時遭其殘賊

此寇倘不除邊烽無止熄我
皇天可汗親整六師出旄鉞仗且麾銜枚進何疾汗血馬
千羣轉粟駝萬匹一舉挫其鋒尸骸膏斧鑕梟鬼仰
藥死天助我誅殛緊其愛子歸無俾遺種殖登臺勞
將士陋彼燕然勒從此坐明堂永遠銷金革

○初拜國子祭酒釋菜太學恭紀　（國子祭酒）王士禎（阮亭）

雍雍禮樂地肅肅堂廡深隥隥素雲零鬱鬱青松陰
堂上鐘簴懸壁中絲竹音末學媿承師撫躬實難任
文學盛鄒魯流風感至今早入嬰相國夙侍緗帷林
未能習禮器遂以玷華簪
聖朝敷文德懔彼胥獻琛耆白虎觀諸儒粲琛琳議郎

悉承制更老多橫襟低徊宮樹下如聽師襄琴

世祖章皇帝御畫渡水牛戲以指上螺紋成之賜中官（某）
臣從黃州通判臣宋犖得觀恭賦　前名
章皇握乾符武功輝勞餘乎齋（世祖宮中遊息之地）春晝長遊藝
睠圖籍泉擧翦勞寵烟雲羅幽賾
賚給賜近臣往往等球璧常從青箱堂（禮部尚書王公熙第）
奉藻覩赫奕嘗臣及河陽到服堪一擲想見毫勤暇勝情
寄山澤戲作渡水牛生態妙盤牌肉怒垂星圓筋突
陰虹苴雁似滿黃鎮角堪拍白石磔指九牛毛孫竦
如刻畫水波稍演迤浮身未沒脊努髯縱揚風掩映
春蕪碧

神武十八載文教治遐譯干戈與弓矢包用黃牛革小雅
廢宣王爾牛何濕濕旄旗牧人夢考牧周官職應知
翰墨餘與世登袵席龍髯去已遠謳思徧荒僻雲漢
燭天章典謨布方策
聖主念紹庭率由正無射（小臣）沐
皇風流溯記飛白

○扈從
聖駕南巡
詔免山東來年正賦恭紀　（少詹學士）高士奇（澹人）

五載再時巡
龍鑣歷齊魯河濟互縈洄海邦連左轄

惟宮臨芳甸。淑景紛眺覩。老少隘前旌。隋
天競趨舞。方春時氣和。
宸心勤愛撫。民者國之楨。忍令乏四酺。浩蕩布
王言。蠲租來歲許。與命渙條風。兌澤偏膏雨。萬戶樂耕桑。
　于民登小補。歌聲沸溟渤。
皇仁遍千古。

○扈從登金山應　制（二月初一日）　前　名

熙春覽物華。
知仁山水契。浩浩大江流。孤巒涌奇勢。雲巘結從龍。雲泥
　翻溶瀁。紛紀紺宇深。林巖遞彷彿。塔影當空浮。乃在
　雲霄際。昔歲來
宸遊。于焉倚桂枻。豁達肆弘覩。指揮去埤堄。（金山周築女牆設戍卒甲丁冬軒駕臨幸命去之）金碧輝華榱。琬琰昭
璇製。茲來適仲春。梅柳開晴霽。天矯虬龍纏。瞻見
奎文麗。恍若朝魚龍。星辰各環衛。欣隨洞庭賞。如挹浮丘
袂。

○扈從登吳山應　制　前　名

吳山峙嶙峋。兀立萬象顯。映帶江湖間。雲霞紛可覩
束髮事追攀。優游樂吾土。覩濤伍胥廟。習靜紫陽塢。
三山隱約間。恨不生毛羽。浮蹤逐梗泛。歲月詎可數。
幸隨襄陽獻。忝竊陪朋伍。茲是躡級登。胸襟浩吞吐。
敢言衣繡行。恩光叨

聖主。時方曉雨收。峯翠更媚嫵。人情懷故鄉。延佇輕圭組。

○車駕至會稽祀禹陵應　制　前　名

　省方邁南服。爰泛浙江船。會稽遊在望。宛委藏遺編。
　衣冠留肅爽。松柏含蒼煙。我
皇緬明德。修祀展牲牷。其樂舞大夏。其灌用芳荃。仰瞻梅
　梁舊。俯矚畎澮連。地平與天成。歷歷見胝胼。
新綸詔有司。內府出金錢。黝堊崇廟貌。陵戶宜專虔。還更
　灑仙毫。四字日星懸。（御書地平天成四字）猶欺前後聖。永契精
　一傳。

聖駕自浙省
回鑾。諭地方以軍民協和崇儉省訟恭和
御製詩應　制　前　名

　天行自不息。民隱日諏咨。
弘恩覆八埏。日月照無私。
眷茲古臨安。實介江海湄。要地重東南。貔虎屯雲師。
詔諭下諄諄。軍民在維持。風俗須敦龐。鬪鬩戒紛靡。毋信
　儉致饒。不見奢侈儀。悖瀆息忿爭。長養良在斯。俞使
訟庭閒。節物時遨嬉。猶歎堯舜心。六合歌咸熙。萬姓
　攄
回鑾。攀留溢路岐。廟堂有記述。億禩頌
仁慈。

○賦得崇文卿駐蹕應　制（限韋字）　（內閣學士）陸　棻（義山）

簡策貴網羅。圖書尚昭衍。別館曰崇文。厥聯有典
造膝親儒臣。撤仗移步輦。維天縱明聰。維
聖懋承顯謨。三情既敏。隔八解尤闡。峻德遡前王。好學集
羣善。大海閎以深。不遺溝澮淺。負乘省厥羞。扶輪願
黽勉。

○前題應　制　　左春坊左贊善沈三曾（懷庭）

御天乘六龍。清旦
宸遊展秘殿。接文儒。
睿賞搜墳典。無爲自垂裳。有若憑開卷。源流四部陳。同異
五經辨。恢廓等海渟。謙沖若圜轉。嘉謨資入告。昌言
樂聞善。

皇心彌抑抑。（臣）躬期蹇蹇。彤墀聯珮趨。蘂鐘侍
雕輦。

○扈從

駕幸京江竹林寺詠竹應　制　　高士奇

潤州城南水之隩。竹林寺外多修竹。綿延數里青琅
玕。風來戛擊響寒玉。含烟冒雪多奇姿。孤翠亭亭自
森束。渭畝淇園寧必誇。東南筠箭美前錄。
盛時曾揮此經過。偶向招提倚遙矚。清陰一片聲颼颼
竟午盤桓駐鸞躅。叢篁結蓋蔭翠旄。粉籜垂鞭引朱
轂。顧茲良久方傳呼。緩轡斜陽賞未足。流形品物遭
殊榮。（微臣）撫念感幽獨。圓質虛中稱

聖情。大哉乾元參化育。託根本在岩阿間。詎意
君王慰心目。伶倫採之諧律呂。還奏龍吟與鳳曲。

○六月十八日
賜宴豐澤園漏下三皷
命中使棹舟至玉蝀橋歸寓恭紀　　前名

暑殿招凉日將夕。玉珂散讌歸紫陌。
宣召別苑許迴翔。稻畦桑柯號豐澤。滿眼都作豳風圖。
不事丹青炫奇跡。羽衛無聲虬漏清。列齒
賜坐侍瑤席。夜深曲宴露金螺。參斗橫斜月光白。六街打
鼓聲三通。只有（微臣）醉瓊液。魚鑰不復開嚴雞。兩槳
輕翻浪花碧。葱蘢夏木沿長堤。宿鳥驚枝群格磔。

船非是黃頭郎。烟波疑泛神仙宅。荷香水氣沁心脾。
習習清颸侵絺綌。髣髴身到西泠天。却憶蓬壺在咫
尺。

賜觀西洋進貢獅子作歌應　制　　前名

聖人御極際昇平。文教洋洋敷八紘。南暨朱垠北幽朔。西
迤月窟東滄瀛。綠滋荒陬盡重譯。梯航奉贄盈丹披。
自惟年年貢越裳。海人歲歲輸鮫帛。德澤懸知萬國
均。聲名早使三苗格。坐見炎獨息鼓鼙。忽傳窮髮歸
圖籍。洪荒界外海大西。揚帆遠進貢狻猊。瑰形詭狀
氣突兀。鈎毛鋸爪聲哮嘶。狻猊鐵骨攫猛虎。閃閃星
目驚貴犀。絕域君臣思內附。自言贄獻無琛璐。難得

驪龍明月珠那求鐵網珊瑚樹深山大澤時追尋裝
羅設罝日搜捕喜獲金精敓出羣高籠密檻還防設
歲月頻經跋涉多脩脩林莽幾登渡塵駕雲輸水画
船春披寒雨秋霜露幾化傾心萬里來崎嶔巇嶮遵
王路巨鎮通都動聽聞遐類稚齒爭趨赴笑奚遐區
物産許共欽
天子威德布
九重宵旰撫臣鄰不貴異物賓斯民宸中毋却千里馬殿
頭豈獒百鎰珍十七年來廣被覆重熙累洽誠脊遊
但愛懷柔慰遠人何須殊獸充靈囿載筆欣瞻王會
同貢皮烏弋咸奔走敢託賡風繼旅獒願歌

盛治符仁壽
○康熙己卯三月十有六日恭紀
聖恩詩倣柏梁體　江蘇巡撫宋犖（商邱）
皇帝聖德媲陶唐三十八載大化翔遐徼寧謐樂時康曰
勵各營繕河防周巡淮甸區畫詳無勞璧馬沈宣房
省方問俗來吳閶賜租肆赦減澤滂廣搜巖穴寬征
商湖山增勝衢歌揚（臣犖）承之職封疆瞻覲蹈舞屬
車旁拜賜
御書恩浩洋仁惠誠民額（臣）常懷抱渦則褒殊常臨米芾
書綠綾光天馬賦卷五丈強兼德木署倣其昌題搨
淵鑒龍剎香淳化閣帖難頡頏耕織圖冊勸農桑幽

風七月將無同（叶）載筆筵書開雁章驪珠的皪驚奉
將解推龍渥方未央紫貂狐白分
御裳東珠之帽光瑩煌羔羊之韡出玉牀鹿脯鷄腊珍上
方駢蕃羅列餇與羊是時觀者如堵牆盛事傳播到
八荒史臣紀載久愈彰涓埃何以答
聖皇中心孜營臨淵冰（叶）水路刻勵詎敢怠拯救災患除
務使衢醻高厚歸故鄉白鷗浩蕩浮滄浪
○恭觀
御書功存河洛昌明仁義嵩高峻極靈瀆安瀾偏額謹頌　內閣學士張榕端（侯閩）
皇帝御宇垂衣裳泰階六符景運長興道致治恢弘綱都

俞賡歌無事康嶽祇川后爭趨蹌禮樂紀綱邁陶唐
萬幾餘暇披珠囊游情八法染硬黃心正筆正矩矱彰鍾
鑑獨邁畢鍾王豫州勝槩分土疆風雨和會天中央
錫圭大烈平懷襄厎身疏瀹周隄防塗山玉帛羅八
荒洛書九疇出混茫高崇屹立標琳瑯前徽奕奕遙
相望七雉功利勞猖狂誰明正學勤胥匡大儒挺出
仁義倡嚴氣正性來遊梁昭明祠宇巍巍張千秋遺
迹存周行嵩岑岑崒紫翠房三花少室摩青蒼鍾靈
毓秀萃衆芳拂雲嵒藻垂星芒金泥玉檢同閟藏聲
傳萬歲拱
帝旁胎聲桐栢流汪洋無支祈鎖金琅璫大書其乂安耕

柔諸侯比秩圭璧將旋題下貴何爾皇恬波無復憂
湯湯淋漓墨勝方丈雄筆力回幹誰能量銀鈎鐵畫
金玉机懸針倒薤紛低昂忽如神光耀朝陽九苞軒
翥鳴高岡又如劍履開明堂雍容珮玉鳴鏗鏘側勒
努趯兼衆長砥碑排拜復安詳太史河圖堪頡頏周
宣石鼓詎能方西清黃緻下兩廂薰風
閶闔生微涼蟠龍匣啓松雲香觀者集賢如堵牆登足
注目神飛揚形容莫罄空彷徨喧傳驛路星馳黃
童白叟擁道旁（小臣）拜手慶家鄉地靈人傑遨
能章樓臺近水披餘光欣榮踴躍殊尋常濡毫獻頌謹拜
颺

天文萬古常輝煌

賀幸西湖歌　浙江布政郎廷極（紫衡）

昇平萬象皆熙春山光水態妍以新聖湖之名足千
古應得
聖主來遊巡紛披花柳垂芳岸十景
宸章麗雲漢
至尊獨抱遐曠情水面亭臺鋪玉案畫檝泛流起棹歌六
橋宛轉遙經過竹樹芳榮含瑞露鳧鷺翔集沐恩波
美景良辰堪寓目邑遊巡路多相熟南高峯對北高
峯上天竺連下天竺
一人親製錦雲篇萬姓競陳華封祝

聖主豫動本乘時民隱還勞
止輦谷廷臣章奏朝仍下
御幄閣書夜尚披虎林
駐蹕今已四東越西吳飽嘉賜漢皇汾水豈足倫夏后塗
山良可嗣願建
行宮西湖年年常奉
雕輿至

○恭謝

聖恩蠲租歌（集詩經）　杭州府貢生錢泉（景舒）

天子萬年綏萬邦（句）民之父母恩無疆（句）
惠此南國屢豐年（句）式燕且喜鼓咽咽（句）

貽我來牟歲其有（句）於緝熙以介
眉壽（句）于胥樂兮士與女（句）四方來賀辭言舞（句）南有
嘉魚江有汜（句）稱彼兕觥多且吉（句）螽斯羽（句）麟之
趾（句）福祿來同詒
孫子（句）

鳳池集（五排）　　　　武康沈玉亮　錢塘吳陳琰　集錄

○康熙九年十二月十九日[illegible]

上召對弘德殿應　制（十韻）　　刑部尚書徐乾學（健菴）

承恩趨建禮待曉入明光萬戶聽寒漏千官踏早霜
宮雲回雪霽禁樹帶春陽鵠立聞
天語鵷聯拂
御香恤民同舜禹論道溯炎黃何幸
宸顏近方忻化日長牙籤標甲乙玉軸富縑緗講學起崇
政題詩邁柏梁蓬池慚始進騶省愧爲郎願得操柔
翰長依
黼座旁

○恭和
御製告祭
福陵禮成（十韻）　　高士奇
遥岑開碧甸疊嶂擁珠宮祀典千秋右
巡行二月東廻瞻蒼靄合俯瞰曲流通地是排雲上天因
列柱崇干戈今載戢玉帛舊來同式廓豳岐業長貽
鎬雒功升馨卲
聖武洗宓展
宸衷兩序陳弘璧諸藩撫大弓壇壝當太乙草樹遍新豐
仰答開基遠勤勞有
睿躬」

○除夕前二日同修撰胡任輿編修楊名時張瑗侍直
時隨大司農陳廷敬大宗伯張英總憲王士禎王
弘緒光祿卿勵杜訥恭覽
聖諭（八韻）　　翰林院檢討張曾慶（星湖）
禁苑今重直
清宵接上清簾垂冬亦暖漏滴午餘聲
秘殿乾坤大虛軒日月明
文思披典則
睿訓定章程設修三都賦欣隨八伯賡歲除新稱集
玉曆萬春榮」

○十月朔同王者臣王傳楊名時南書房侍直是日

上詣瀛臺觀武進士較射擬應　制（六韻）　前　名
大射掄多士
和鑾下苑西烏號明月燦赤羽使星逃入彀風雲會登
壇禮樂齊金鳴人影動鼓震馬聲嘶大纛光凌漢英
才氣壯霓鷹揚勞
睿慮虎榜不輕題」

○擬
上駐蹕南苑大閱甲士奉
召從觀恭紀（十二韻）　　大學士李天馥（容齋）
寶駕朝曦發春明殿閣幽晴光騰上苑晨色滿平疇露
冷鵷鸞苑風高鳷鵲樓玉鑾花際度仙仗霧中浮遠

景開猶暗餘寒澌未收千旗飄隼雀七校引貔貅鐵
騎清笳動雕弓落月流陣雲屯鵝鸛宿霧散正侯人
是沛豐舊功原衛霍儔長楊欽赫濯細柳仰徽猷在
昔崇文世曾無息武謀追隨欣盛舉稽首拜天休」

○冬雪應　制（十二韻）　翰林院編修陳璋（鍾庭）

北陸含元氣黃鍾協化工霏霏知霰集靉靉望雲同
鷺羽鳴沙際瓊絲曳鏡中迷茫隨曉霧飄灑趁斜風
舞態思梁燕遊情逐塞鴻侵階花綽約綴樹玉玲瓏
萬井添新月千山失遠楓江寒迷岸白熜淨射煙紅
林巒修容出池臺縱目通鶴毛飛院落柳絮散遙空
瓊珮神工琢鼎題暖日烘陽春歌一曲大地慶年豐

○賦得西閣翰墨林應　制（八韻）　陸棻

昭代文明盛恢台節序清
萬幾初暇晷六藝有餘情金石蒐羅確丹鉛
藻鑑精恰欣逢永晝相賞及儒生浹汗趨金闕逡巡仰玉
衡爐烟青結篆案蓋赤浮纓禁院初分直薇垣舊廁
名每憐垂素領短什愧歌賡」

○十月初十日蒙
恩賜掛數珠恭紀（十二韻）　翰林院編修楊瑄（玉符）
戒珠照
異數秩命直朝端忽沛便蕃
錫優加侍從官細揩紅㲲帶斜綴碧琅玕的的光交映乖
乖縷屈盤章身逾鵠紋縧彩絢貂冠銀管行兼珮瑤
珂曉並寒一時齊拜手同列總騰歡不羨三英榮選
將四照看小臣慙負乘素食凜河干有夢隨
仙仗無能奉
玉鑾榮雖叨借紫（朝制凡品秩卑而加章服者謂之借紫）心未展懷丹祗覺
衘
恩切彌思報稱難」

○雪中直
南書房恭紀（十韻）　高士奇

積雪明丹陛凝雲護太微舞空花亂影入戶蝶輕飛

萬象含清照羣靈集素輝姿晨方漠漠向夕轉霏霏
皎澈黃雲殿光添白玉扉占年書大有祀瑞侍
皇闈漏刻聽還靜塵囂到更稀爐深回暖氣閣迥肅寒
威露灑同千里歡欣遍九圍承
恩遲退食歸路點朝衣」

○長至日
上躬祀
南郊應　制（十二韻）　前名

泰時嚴禋重黃鍾應律長日隨
龍駕轉風動鳳旂揚燿燎蹌壇設笙鏞玉殿張齋容何
穆穆典禮更玢璘羽籥諧韶護瑚璉列夏商百靈欽

受紀九奏儼分行虎旅勾陳肅鵷班布武翔[illegible]香昭
至治祝贊介無疆克配崇
先德惟誠格彼蒼升中方自遠致福詎能量蕆事回三極
天心啓一陽璇璣初轉馭溥海奉休光
○十二月十六日欣逢
皇太子大慶頌
詔中外恭紀（十韻）　前名
鶴禁祥烟合龍樓瑞靄通
元良崇國本燕翼見
天衷映座星方燦含波海並洪東華風習習南陸日融融
福耀臨三殿歡心慰

兩宮
詔銜竿上鳳澤舞檻前鴻雨露金甌外雲霞玉仗中簪
纓朝紫極圭璧薦蒼穹大象垂弘典無疆啓
聖功漸回陽律暖蔚起萬年叢
○岳州大捷恭紀（十二韻）　翰林院檢討張鴻烈（毅文）
運値明良會威行赫濯時三門開壁壘九地捲旌旗
牧馬黃陵廟吹笳謝眺祠窮猿奔峽窘饑鳥戀林悲
已怵聲靈遠寧嫌欵服遲師貞豈在殺筭勝更何疑
月照熊湘閣烽銷嶽麓碑抱桴收楚服傳檄入猺彝
巨寇同灰燼遺黎復皞熙昇平增瑞象一統煥初規
奠鼎丕基固銘常載績奇聲名垂奕禩四海永承禧

御試首春懋勤殿應　制（十二韻）　徐乾學
璇宮肅穆地陬月載陽天淑氣舒
深禁晴光映曲旗傳柑過令節祈穀正韶年金榜星辰
藻瑤函海嶽編
龍旗迴上苑
鳳蓋返甘泉靄靄春雲結遲遲晝漏傳閣書探宛羽造
化合璣璇體道
淵懷濬崇儒
能迴偏那居方在鎬築館共遊燕
賜餕天廚美頒題
御墨鮮何當逢發育共此荷陶甄燕雀殊多幸長依

紫禁邊
○八月十三日
賜藕恭紀（十八韻）　翰林院檢討陳維崧（其年）
霽旭升黃屋風潭傚碧城
君王臨水殿曉色冷蓬瀛鳳舸遵遙瀨龍堂擢秀莖低搴
波碎濺小摘蔓斜縈堆去銀灣滿攜來玉筲輕畢京
使素奈內熱笑朱櫻爽便寒鉼例鮮宜雪椀擎迴
鑾縈北渚悢果偏西清是日歡尤劇移時感倍縈多年遊
汩沒一勺荷生成詎料淤泥質終承採擷榮孤芳長
襲襲晚節信硜硜夙世蓮臺種他年華頂行
皇都[illegible]杏酪澤國想蓴羹折罷絲還在拋殘菂又生歌

魚欣藻密向日效葵傾節值今秋閏霄蹕聯月晴
恩光渾不夜萬里總瑤京

御試省耕詩（二十韻）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竹垞）

長樂虬鐙啟端門羽仗排良辰元巳近晴景莫春佳
帝念勤民切羣情望幸皆蘋風吹近遠蘭澤洗氛霾衙尾
中流鷁拳毛内廐騧農興需雨露命騎束鄉叙沙椰
津亭峴山松驛路牌西疇一以望東作此時偕于耜
分原上提筐饁水涯杏花殷似火菖葉小於釵巷靜
餳簫市烟低土銼柴倉庚飛習習布穀語喈喈樂事
紆
乾顧豊年協
睿懷歌時成夏諺行處郎羗隴帳殿開黃屋人家遶翠崖
定知先稼穡力爲减徭差吉日宣王禱空同軒后齋
星躔齊北拱聲教已南諧曲渚宜浮洛芳樽逈勝淮
宸遊多悅豫振旅入天街

駕幸湯泉應制（十韻）　翰林院編修汪　琬（堯峯）

律當無射候
巖蹕向新豐菊映
鑾輿艷雲迎輦路紅
天王停彩仗
文母駐旌宮騎從皆羣駿追陪儼上公靈泉來滾滾佳氣
繞悤悤源自丹砂發流將碧落通登臨紆

睿覽游豫愜
宸衷玉甃凝香霧紗窻障朔風陽回溫谷內春在縹垣中
惟美瑤池水能專浴日功

駕幸南苑應制（八韻）　翰林院庶吉士蔣　伊（謂公）

千官侍平樂七萃出新豐椰色披金障花光映玉驄
朱旗晨拂電絳蠟夜流虹繚舞桑溪白迴飛杏苑紅
雲依錦車部日照肉端弓峻嶺背東遶清泉門北通
馬馳飛放泊鸞囀樂遊中珠履陪
仙駕賡歌屬下風

○癸丑夏日瀛臺賞花

賜燕恭紀　貴州巡撫楊雍建（以齋）

西苑從遊爽
龍旂拂曙來肆筵當水曲過
輦促花開瓊液分仙露蘭橈鼓地雷波搖鳳翼動瑞湧
異雲栽
天寵恩優渥臣心感溯洄泰交賡一德鼎養法三台魚水
情先洽朋簪澤遍推薰風盪滌暑玉井照金罍聲
和羹倍人非作楫才有懷尚欲獻倪啄日邊回

○頒曆（壬子孟冬）　前　名

玉輅東巡日
金門更授時紀年爲十二齊政洽干支萬國咸欽朔千
官共舞墀車書圖禹甸聲教訖邇玆窮序無差忒飛

灰息興詞所期在道泰長此樂雍熙」

○丙辰

殿試讀卷紀事和李高陽太傅元韻　前　名

雞人傳曉殿更飆及晨征擢策榮高第當軒羅衆英綬雲旋紫極爽雨潤春城上苑花迎露皇洲柳囀鶯蛟螭尺幅鋭葵藿寸心傾接席丹鉛共連宵牛斗横元公意允愜

黼座鑒允明奏對

天顏近班隨昔日榮品題歸

睿斷咨詢協鈞衡坐論恩何渥茶分韻獨清策名慙宛傑感遇荷衡宇得傍盤烟馥還同燕喜賡由來始進直

勿謂致身輕偃革占星瑞台階自此平」

○中秋後三日

經筵侍班　前　名

經學昭天地

君王啟石渠邀期秋月爽問道視朝初講幄雲蒸瑞清班采映裾治平先大學啓沃進虞書監古心猶切尊賢志若虛小臣邀顧盼衍宴愧迂疏」

○冬至陪祀圜丘　前　名

長至今猶古郊壇禮倍虔先期戒駿奔儤曉聽呼傳

蹕道鸞聲噦天門玉趾前燔柴蒸繭栗明水肅朱紘德

大能禋帝功成必告天從官與盛典何事勸封禪」

○喜雨應　制（六韻）　蔣　伊

一鳴雷出地十里霧籠天新漲金塘急長虹玉帳鮮曉看山竹翠晚覺禁花燃涼殿深藏燕高林暗咽蟬碧含千嶺色青起萬家烟

聖澤歌優渥

恩波遍九埏」

○殿試武闈恭紀　侍講學士　邵遠平（戒山）

聖代隆文治仍看纘武功應圖來駿馬占夢叶飛熊撫髀思名將臨軒選

聖聰士當三越後人集一庭中竹箭徵輸遠風雲徑路通論兵紛奏牘展技試琱弓會見孫吳應懸知頗牧同

但令歸駕馭豈是乏英雄碧落凝丹霧彤墀映彩虹飛纓迎旭日緩帶信柔風取次呈琴策從容應

睿衷材應麟閣選詩奏兎罝工薄海看無戰

君王重詰戎泰階方共慶盛事荷遭逢」

○南郊陪祀恭紀（二十韻）　前　名

牧寧方大定昭假預明禋壇宇卿雲覆天街燎火陳千官迎日至萬乘與風臻紫陌清

嚴蹕元郊卜上辛禮初陪九獻樂果叶三神吳逵升管血毅嘉列棋榛無言昭對越一德感精純備物情難稱升中禮必

親化倅颸頌代

恩逮駿奔入得覩郊宮器齊紼命服紳在公榮有事夙夜
協同寅咫尺瞻
龍衮趨蹌陟
帝宸熙朝占泰運于月轉洪鈞葭管方迴律蓍芽盡率賓
太平堪黼黻元會值桓信干羽千年象共球四海春
自茲清晏洽相與蕩平遵宣室釐常受明堂政益新
天庥承洊至
帝德被無垠詞賦甘泉麗誰應繼漢臣

○首春

懋勤殿應　制十二韻　張鴻烈

紫極金躔麗紅雲
玉殿開春風先
禁闕佳氣遶蓬萊仙莢堯堦啟緋桃漢苑催
聖心惟典學
睿鑒在掄材石室疇圖祕瑤篇藻思裁懋因忝微著勤自
允恭來四海恬荒服五星聚斗台時平文教盛運轉
上元回
軒試儒臣肅
恩霑御饌陪學慚經術陋識愧史書精（試題有經史賦）鳳曆綿千
禩金甌鞏八埏微臣無以報執簡獨徘徊

○夏日

駕幸景山時　臣英臣士奇扈從

御製詩一章秋七月蒙
御筆書賜恭紀八韻　高士奇

鳳蓋臨層巘龍軒覽近畿山川千疊映城闕萬家圍苑
樹含時雨林花媚晚暉地宜
宸賞洽詩發
睿情微句響巒若谷
頒開耀掖旗高居新節報祕殿早凉歸蘭蕙滋
天藻雲霞濡
德輝龍光依筆札文彩視璿璣

○乾清宮

御試閣農十二韻　前名

律紀三光盛
乾行六御均觀苗臨上陌問俗歷層闉慮切閭閻隱心周
蔀屋貧普天方賜復旰日更勤民河柳低承蓋林花
暗拂輪草香堤路遠燕舞野塘新田畯迎皆喜山農
望幸頻含滋知
帝力渥澤沛
新綸（時因天旱下詔）稼穡勞
清蹕耘耔感
聖人無私成大化有歲協時巡比戶年堪祝隨車雨必旬
欣瞻堯舜治珥筆愧儒臣

○四月十七日榜後

南書房傳
旨行宮召見恭紀（二十六韻）　錢塘廪生吳陳琰寶崖
　九天開寶曆萬里靖兵戈重舉巡行典齊賡時邁歌
錢江回
警蹕吳苑度淸和大闢求賢路新張禮士羅潛蛟騰草
　澤威鳳出巖阿五字勞
親擢千言鄙揣摩
臨軒切
召對蹡蹌沐
恩波位擬鵷班序階循雁齒披殿廷分彩仗儀衛列明駝
儉德餘蔬食
行宮遞駁娑臣僚森濟濟髦士奉峩峩寶鼎龍涎爇雕闌
　雉尾拖捲簾迎燕剪開扇接鶯梭
天語殷勤及
宸顏藹吉多姓名聞有喜禮數恕無苛下士慚何補中天
　盛莫過幸承文學
詔遠歷力田科烟近沾袍袖朝回聽玉珂淸時堪慰藉吾
　道嘆蹉跎少也傷貧賤時乎憶切磋年年藏[illegible]牖矻
　矻近烟蘿
睿智欽多學
皇居慶有那經天光日月歸鑾赴江河紀
德箋難罄銘

功石不磨葵傾誠乃爾曝獻樸如何報
國惟文字貞松不改柯
　○十八日荷蒙
欽賜
御書謝
恩恭紀（二十四韻）　　前　名
今皇天縱聖盛治昔誰如謀略從先覺文章發緒餘
萬幾多暇日八法有傳書格迥空凡近神全復古初硬黃
　隨手搦飛白任心舒卓絕垂模楷天然合密疎大文
　炳雲漢小技陋蟲魚首夏方迴艓中吳暫駐輿掄才
　塗必廣徵士席常虛麗日初開榜和風欲佩琚升堂
　多達者鑑匱敢藏諸
睿翰揮金管
宸章下玉除颺言披紈縵掞藻散葩茹波磔殊難肖縱橫
　孰善摹頒來函錦綺捧出寶璠璵細或含毫兔肥應
　薄墨豬榮光現奎壁異彩賁鄉閭字有香盈几行皆
　雲護裾小臣慙弇野淺學祇拘墟何幸朝
天仗還期步石渠馬卿遐獻賦毛義負懷檄教孝
皇衷厚存誠鄙願攄萬年貽鼎篆一夕北蓬廬拜
賜恩何極行將侍
起居
　○乙酉春日

聖駕南巡仁恩叠沛敬擬應　制（四首）
仁和生員王　錫（百朋）
○視河
象闕辭千里
龍帆閱九河神鴉隨桂楫水豹避雕戈一路榮光見三
春淑氣和桃花消駭浪竹楗障洪波舟喜魚重躍圖
看馬再馱青旗翻細柳錦纜解平莎瞻洛輕周雅橫
汾陋漢歌風來低燕雀日出散黿鼉客任乘槎去人
誰投璧過戶無蛙產竈堤絕蟻營窠蕩析災應少平
成績不磨
帝堯方刻玉買策詎云多
○省耕　前　名

帝德敷中夏
宸遊出上京艱難知稼穡困乏濟黎氓東作時方及西疇
雨乍晴百昌蘇地脉
萬乘法
天行雲繞蒼龍駕風飄翠羽旌戴星
勤早起進日
省春耕紅杏花初綻青蒲葉漸生牧人魚入夢布穀鳥流
聲耒耜農夫息壺漿饁婦迎無窮勞
聖慮不足軫輿情豈惜千倉富惟期百室盈何須祀田祖
黍稷慶秋成
○蠲租　前　名

九州均
賜復兩浙又
蠲租
紫極常虛己蒼生免剝膚春回牛與斗澤被越兼吳豈
用呼庚癸非惟感豆區三年餘積貯四海食豐腴鼠
雀全無耗雞豚靜不驅豫遊追夏諺耕鑿繼康衢利
共乾元美
恩如解雨敷黍苗膏下土竹米罷中廚寡婦多遺秉窮
黎鮮犹沛
德音踰漢詔良法越唐模從此閭閻富何如鄭俠圖
○赦罪　前　名

聖代期刑措無辜洵可哀青蠅呼市去玄鵲噪簷來日月
明何遠乾坤量自恢奚從羅吉網詎竟死韓灰木鳳
啣書下金雞放赦回惟崇寬大德不貴簡孚才雨洗
三年旱霜消六月災鵠亭皆任宿蠶室盡長開和氣
鍾千古祥風布九垓成康周治美文景漢基培肺石
埋芳草圜扉蔭綠槐小人咸革面歌舞上春臺
○擬
駕幸西湖應　制（八韻）　前　名
六飛臨海甸萬騎幸湖濱竹擁龍泓曉花明鷲嶺春雲
扶丹轂穩日麗翠華新天樂喧歌鳥
王舟釣錦鱗歲巡追舜典時邁勅周輪

御酒觴儀衛
宸章賜近臣德威加岳牧恩澤遍黎民試聽康衢畔應多
擊壤人

○擬
敕修闕里　先師廟落成應　制（十韻）　前　名
萬乘崇文教千秋景素王弦歌聞泗游遂掖見羹墻
構啓輪材木（時敕移太和殿材木以修孔廟）龜山聳廟堂居辭金屋
厖迺挽玉書昌燕賀雕簷早翬飛峻宇長楷林沾
聖澤檜樹被龍光詩禮（堂名）新松栢金絲（亦堂名）餙杏梁琴書
陳几席俎豆薦馨香衮冕唐封小犧樽漢祀京
典刱垂緒典輪奐頌無疆

○擬觀稼應　制（二十韻）　邵遠平
帝心勤省歛清蹕御鳴鑾風吹開馳道雲旂擁從官西郊
迎彩仗南陌逐青鸞豹尾爭陪
貔熊臣各擁襆王畿千里遠黍谷九秋寒粳稻霜風茂
根荄湛露溥方苞何蘂蘂既實白攢攢菽旆青如帶
秔香穠若蘭平疇交翠藹瀰望總琅玕無逸民依重
雙岐嘉穗繁烏耘虞何易粒食禹功難
法駕行方至
天顏移以歡芃芃迎舜日彧彧動堯觀拜舞齊稱壽歌謠
睿染翰登三貞有象餘九賓同看夾道寬
隆準提壺盛饁簞

廻輿勤武事于貉及秋殘七萃彎烏號三驅獲野豝詞
臣誇羽獵
聖主豈盤桓
盛世遺賢少還聞訪釣磻

○擬
上春日遊幸五臺山應　制（三十韻）　洛陽縣知縣錢肇修（石臣）
佳節逢宮漏春遊洽
帝衷言從雙闕下將
幸五臺中萬騎紛如綺千官列似虹前驅周太保除道
漢司空婦女瞻
天表兒童騙
聖躬旂逓坡草綠仗映野花紅旭日三春麗祥雲萬彩籠
山遊多變幻地近入青蔥襟帶河汾接空濛泰岱通
恒山為北隱淮水望南雄靈境疑仙降神威比嶽崇
石開留巨跡天半若呼嵩回首星辰近搜奇川谷窮
臣僚紛導引父老亦來同嵐氣侵衣濕風光散野融
宸襟崇泉石
睿藻紡蒼穹勵和驚天樂推敲奪鬼工詞林多繡虎曾御
亦雕蟲遊倦鶯還轉詩成興未終山川添潤色宇宙
欣鴻濛罷宴笙歌合回
鑾鼓角訊政還兼補助澤欲起疲癃野叟沾

恩洽村農慶
賜豐刑牲遵古典勒石記成功豈侈泰封禪聊同古採風
陳詩徵太史布德命羣公事必追三代明將逮四聰
望民疑是雁有夢卻非熊
巡狩行將遍
遊觀跡更隆廟將千載遇直溯大江東

恩賜家大人哈密葡萄樹恭紀十二韻　翰林院庶吉士宋至（山言）

雨露何優渥殊方卉木滋移根來
上苑歷架照清池不借乘槎使源如絕域時疎陰迎竹
葉長蔓絡藤枝就日絲爭吐迎風影漫垂朱欄憑掩
映珠鳳迴戲紫馬乳知先結龍鬚訝乍披綠綺懸纍
纍拂檻想離離桐酒露

天寵充盤荷
聖慈綴桃空羨美華鞠未云奇計日嘗佳果乘閒賦小詩
徘徊芳樹下留蔭正無期

御試省耕詩二十韻　翰林院檢討周清原（浴湖）

九重念稼穡四宇蕩欃槍
帝德調朱越
天心撫玉衡禮深文教遠威振武功明
黼座慈祥播台階師濟盈
龍飛當泰運鸞輅省春耕三殿鳴鞭肅千官委佩迎和風
開輦道旭日麗蓬瀛雲護青虬駕霞浮翠羽旌暖光
搖豹尾瑞氣煥犁纓遙指桑田徑還過細柳營平疇
宸幄敞芳甸玉驄行浩浩
恩方渥欣欣物自榮三農初耒耜四野漸勾萌勞苦編民
業褒嘉
聖主情荷鋤邀
顧問扶杖沸歡聲鼓舞勤耕耨平成息戍征良苗歌
帝力沃壤繞
神京佇見豐亨奏應知徭役輕勾陳當輦轉
睿藻自天生寶起開
皇極維熙衆永清

上御經筵應　制八韻　吏部侍郎高珩（念東）

珠璧三辰正共球萬國康雲低環
紫禁風叶應青陽
帝德天涵育
宸修日就將威儀宗伯詳
講幄吉辰張稽古齊堯舜陳謨越宋唐啓爐香馣靄委
佩玉琳瑯訪洛開周頌談經邁漢皇
垂衣臻至理千載賀時昌

萬壽節早朝恭紀十八韻　溫處道劉廷璣（在園）

麗日懸雙闕卿雲徧八埏北辰高軼蕩南極映昭回
一笑天開霽聲呼地動雷層霄輝玉燭率土進霞杯

長樂春方暖含元曉漸開彤墀花爍爍瑤砌月皚皚

有喜

龍顏近無譁鶯序催樞衣獻食葉屏氣馬蹄枚劍佩既盈兌乾坤此盛哉萬三千里外（古云幅員縱橫萬三千里）二十五年來武德窮瀛渤文光逼斗魁書祥雲臣匯銘烈岱崔覽鰲背安于砥鴻波釃若醨上公逢拜舞外吏幸追陪

帝錫長生酒臣慚作賦才帽分金殿柳袖壓玉堦苔爽性原依日芹誠欲獻瑰萬年桃一顆遂承自天台

○順治九年七月二十日

上駕親出郊外

諭遣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及諸將南征應　制（壬辰七月）

（御試八韻）　禮部尚書湯　斌（潛菴）

聖主崇文德宗臣事遠征偃戈誠

廟算勤武豈

皇情為廣薰風化仍期瀚海平曉雲隨

鳳旆秋月近

龍旌湛露分丹禁彤弓錫漢京投醪

御酒徹緹袞戢氣清湘野懷征旆滄波待洗兵應聞旋羽至率舞丹干城

○院中宿直（八韻）　前　名

清切推丹地瞻依近

紫宸龍池鐘漏晚鳳沼月華新古水流霜影宮雲澹玉津

聖皇開治象元化正含淳幸備班行後叨承異數頻端貞期拜獻樗散愧冠紳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夜深星斗潤始悟與天隣

御試瀛臺

賜宴恭紀（十二韻）　國子監司業　曾　璦（留耕）

一官榮侍從春

詔到瀛洲畫舫迎風動（上命駕舟而入）青荷逐浪浮水光生瀲灩花氣足清幽

殿閣凌虛敞松槐夾道稠承綸心已慚

給饌寵殊優（辰刻賜饌）

帝重西清選班聯東觀儒追隨通曲徑覽眺忽不時勤政知無逸（勤政殿名）綏豐兆有秋（豐澤園名）

頒題崇正學作賦厠風流（上命論理學真偽並賦豐澤園）列坐環金鏡銘

恩醉玉甌（午刻賜酒）臣心依

黼座

天語出龍樓（午餘奏對御前）異數真難領微涓愧負酬

○賦得西園翰墨林（八韻）　沈　荃

飛日耀丹極明霞絢玉除九重多暇逸

三殿展圖書
睿思覩芝檢英髦會石渠夔龍資黼黻班馬集簪游瑤圃
千花發華林萬彙舒奎光騰錦繡文采爛瓊琚徐阮
名雖盛應劉譽亦虛化成當
聖代制作邁黃初」
萬壽節羣臣行慶賀禮恭紀　杜臻
帝德乾行健
皇圖景運昌赤光符啓瑞紫氣叶徵祥
御曆星周紀凝暉春載陽嵩呼齊獻壽華祝共稱觴桃
實登瑤圃鸞聲遶建章笙鏞仙仗樂劍佩
御爐香烟接黃雲蓋恩沾丹露漿普天欣道泰率上樂

時康
令節千年永丕基萬禩長（小臣）叨侍從殊遇玷班行秪
願同堯舜還期邁禹湯南山敢作頌拜手祝
無疆」
○瀛臺秋霽應　制十二韵　張裕端
地迥依
丹禁秋光到玉墀涼風初應候宿雨正晴時北極雄圖
遶西山積翠移荷渠紅瀲灔苔徑碧逶迤作喜津梁
近還爲別館奇芝房斜駕浦桂樵牛臨池日月波中
浴雲霞牎裏窺滃烟浮澡井爽氣入罘風
鸞輅迴天上仙舟護水濱日臨三島勝身到十洲疑寶

鴨天香度銀毫湛露滋敢追鳴鳳句欲獻躍龍詩刻
鵠曾何似傾葵好自期微軀同燕雀長遂萬年枝」
○擬上元
乾清宮賜宴紀恩二十韵　翰林院編修陳至言（山堂）
淑氣迴鸞殿祥光轉鳳城傳柑當令節
賜錦紀殊榮九陌虹橋敞千門火樹明春星辭漢渚纖
月下瑤京寶馬輕塵動銅龍夜漏明
宸輿端太極宮宴啓乾清北斗天門迥西山地軸平璇臺
通桂苑飛閣俯蓬瀛禁栁彤墀暗仙衣輦路生百枝
燃蠟炬萬舞奏鸞笙仗合迴環珮筵開列鼎烹含香
分玉箸瑞露泛金莖既醉歌魚麗排毫羨馬卿杯浮

三箸酒盤進五侯鯖錦幄懸珠絡冰毬瀉水晶格苗
思舜羽斟雉比堯羮食德欣投爽承恩愧報瓊豫和
宜至樂交泰慶同賡黼黻需膏澤鹽梅待國楨（微臣）
蒙介福何以答麻聲」

鳳池集（五律）　（武康沈玉亮　錢塘吳陳琰）集錄

○早朝候
駕　李天馥
劍佩聲初肅清鐘紫禁催晴雲高殿閣曉日儼樓臺
萬騎黃塵度千旗赤羽開春風飄繡蓋天際
聖人來
○早朝
賜茶　前名
象闕華鐘發龍樓寶仗開蕭韶雲際度環珮月中來
玉椀璚瑜綠瓊瑪瑙杯龍
朝香滿道獨向鳳池回

○拜刑部尚書感
恩恭紀　前名
盛世都官重平反等救焚次期還太樸事勉罷深文奏
當酬
丹黼和衷凜白雲棘垣響鈴柝悽切不堪聞
○恭讀
御製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應　制（限五微）
陸棻
聖治軫民依尚書裨萬幾知艱勤府事無逸紹危微寫壁
心齋釋迴屏牘已稀何如三復後
御藻契前徽

○內侍捧金蓮花一盆至南書房
賜觀恭紀　前名
盛事傳蓮燭名花寵賜齊映袍光染赭傍案馥含雞暫
出丹霄下仍留紫禁西恰如連理樹相望不相隣
○恭讀
御製詠觀天儀器應　制（限九佳）　前名
璣衡古製佳推測理無乖亥步難踰尺辰章漫捧牌
德將謙益並心與健行偕染翰星雲煥光添五色媧
○夏日閱視河隄應　制（限六魚）　前名
輕舸臨海曲盛暑歷河渠祭馬沉應安金犀鑄亦虛
隄成安堵雁水落靜淵魚陋彼宣房築

神謨合禹書
○讀朱子文集恭賦應　制（限十四寒）　前名
正學推元晦微言接杏壇
九閽勤理翰五夜細研丹婺水迴瀾潔閩峯印月寒校
書深荷寵願借杖藜看
○賦得駐蹕華林側應　制（限十三覃）　前名
上苑清繁暑從遊振雅南隨書心莫記行鑑乘誰驂不
數甘泉頌寧貪玉塵談翠陰止輦處采納
聖恩覃
○甲申元夕
恩賜酒餅恭紀（二首）　楊瑄

令節傳柑夜
隆恩下直廬雕盤春獻後珍餼
御嘗餘慶洽充庭驚歡同在藻魚上林芳信早風物儼華
筵

油油三爵罷曲宴有加籩仙果盈懷貯宫花壓帽偏
（諸臣分携果品花朶而去）春風生彩袖喜氣溢銀甎忝竊（臣）尤甚
長歌既醉篇

南書房侍直

上命賦得內正外自直　　陳璋

太射同觀德猶傳夬拾名從容知不伐揖讓見無爭
三矢金錢貫雙雕鼓角鳴神遊瞿相圃深得古人情

○恭讀
御製覽貞觀政要詩應　制　　張曾慶

政要披唐史
宸章煥紫霄赤文龍綵出綠字鳳音調王會高神禹康衢
見帝堯讜言貞觀事三五際熙朝

○恭讀
御製咏觀天儀器乾清宮應　制（限九佳）　　前　名

玉曆三才正金盤七政排璿璣存舜典蓂莢見堯堦
制器鴻鈞轉觀文律呂諧詩裁欽若意無事致燔柴

○賦得陂塘五月秋應　制　　前　名

雷聲忽送雨秋意入層簷五月新涼起千門爽氣霑

瑤臺侍作賦玉帳靜垂簾叨侍芳塘側
天顏喜近瞻

○賦得雲近蓬萊　　前　名

虞廷賡旦後
今代鬱重重燦爛通爐氣光輝捧日容池邊旋繞鳳天
際欲從龍紫殿層霄上長期瑞靄封

○壬戌除日
保和殿侍宴應　制　　朱彝尊

珮結緋魚後樽開白獸先星能勾樂隊密坐潤爐烟
紫路頻除夕青燈異往年誰當頌椒會猶侍
聖人前

○癸亥元日
賜宴太和門應　制　　前　名

垂衣逢盛際輯玉盡來庭白醖三光酒青歸一葉蓂
新年恩較渥昨日醉初醒九奏鈞天曲風飄次第聽

○十三日
乾清宮
賜宴應　制　　前　名

詔許
宮門入人隨
陛戟移江梅低壓帽火樹密交枝既醉盈觴酒無疆萬
壽詩夢遊真不到今夕奉

恩私」

○是夜

賜內紵表二裏一恭紀　前　名

元老傳
天語殊恩及侍臣禮優加束紡價重抵雙銀笑答妻孥問
爭壽剪尺頻光風今歲早春服最宜人」

○十五日

保和殿侍宴應　制　前　名

露草詩歌雅雲天易象需不圖大酺樂獨許（小臣）俱
汪椀茶膏滑堆盤茶甲殊歲除前幾日四度飫
光厨」

○是日再入

保和殿侍宴應　制　前　名
作

賜晨餐出仍容午宴陪一夫馳秉翟七校下傳杯妙舞姿
盤歇華鐙取次催分明衣上月携自九霄回」

○二十日

名入南書房供奉恭紀　前　名

本作漁樵侶翻聯侍從臣迂疎人事減出入
主恩頻短袂紅塵少晴牕綠字勻願爲溫室樹相映上林
春」

恩賜
禁中馳馬恭紀　前　名

魚鑰千門啟龍樓一道通趨翔人不易行步馬偏工
鞭拂宮鴉影衣香苑柳風薄遊恩屐日足繭萬山中」

○三十日

上自南苑回

賜所射兎恭紀　前　名

壹發歌文囿三驅入漢郊乍肥淺草窟宜入早春庖
賜向燈前出歸從馬後拘食經繙未得方法試燔炰」

○二月初二日

賜居
禁垣恭紀　前　名

講直華光殿居移履道坊經營倚將作宛轉繞宮墻
對酒非無月攤書亦有床承
恩還自哂報國祇文章」

○少司馬庫勒訥奉
命議滇黔土司事宜於癸亥五月初四日至貴陽宣
旨存問（臣雍）恭紀（二首）　楊雍建

帝德方柔遠皇華原隰看特傳
天陛語附詢小臣安眷顧承
恩渥旬宣稱職難幾年戎馬地未敢憶溪磻」
夜郎風景別疾苦給圖看已見烽烟靖應教反側安
憂時一士謭報

國寸心難許有歸田日堯天覆石磻」
○宿掖垣啟事　　前名
天門皆是月顧步即成詩夜靜垣生白秋新烏借枝有
懷寄玉宇不寐對金墀清影倚闌迴巍峩攀
帝基」
○賦得雲裏帝城雙鳳闕　　前名
郊圻時雨潤佳氣繞蓬萊遙指雲深處相隨春望來
龍樓常五色
鳳闕隱三台應制推摩詰誰同作賦才」
恩賜恭紀（四首）　　杜臻
四十年持祿

恩深荷雨朝無軀漸報稱攬髮感蕭條只合江湖去難忘
魏闕遙太平身幸健贏得老漁樵」
一疏陳情入
溫綸重惜歸敢云無過失永矢樂嬉饑耆舊人中瑞烟霞
天上輝（賜烟霞耆舊四大字）過蒙
宸語借榮及故園薇」
白衣襲龍後從聯鵷鷺初賞花筵
聖製近榻仰
天書體曳宮衣煖辱霑玉醞消乞歸還
寵錫感激幾躊躇」
被酒過江東（御書末句）臣心感不窮鑑湖容去訪狂客

喜來同歲月
君恩內田園
帝力中願偕熙皡庶長遠聽歌風」
○恭進
聖德綏遠詩（六首）　　侍講學士王項齡（琄湖）
聖德高千古
皇威暢八埏殊方忻執玉重譯識朝天千羽虞階格風雷
禹甸宣止戈尊
廟算洗甲事春田」
由來荒徼外叛服性難馴一自霑
王化相將奉國珍欸關求內屬保塞作邊臣赫濯真無比

遐哉絕域賓」
玉輿臨朔野方軌盡來同婦子牽牛酒王公獻馬駞周宣
寧比績漢武詎稱雄從此聲靈遠天山好挂弓」
帝心嘉向化
命爵拜降王外域分都護中樞禀
廟堂賜尊流玉液錫衮被龍章拜舞
天恩渥仁風扇遠疆」
澤已敷荒裔恩尤到式微剖符延絕世立國仗
天威草木含春意山川戴德輝齊聲呼
萬歲爭送
六龍歸」

漢法惟三約周官有六條先庚頒
帝命令甲凛
天朝侯度鳴鑾叶藩封帶礪遜萬年稱屬國耕鑿戴唐堯

○郊宮齋宿　邵遠平
攸秩重陪祀先庚儆致齋萬年方祀
祖三日是燔柴地入圜丘肅官聯庶尹諧紫壇烟霧裏瑤
月滿天街」

○元日
賜宴　前名
玉階鵷鷺集元日
御筵開
紫殿雲如蓋朱樓雪似梅仙杯承露酌天樂雜風來燕
豫惟何極承
恩既醉回」

萬壽無疆詩（二首）　翰林院修撰胡任輿（之山）
元會推隆運綿延寶曆長乾坤
仁壽主開闢
聖神皇五色星垣正三辰福曜昌萬年當此節河海遍榮
光」
春色扇堯蒲春雲滿
帝都百花香盡合萬物氣全蘇採卦剛逢泰添籌正衍圖
九如詩總頌未足慶嵩呼」

聖駕山塞平定噶爾丹恭紀（二首）　翰林院庶吉士陳　恂（斌若）
泰運怡麗日膚功赫濯辰無私知
帝德有勇頌
皇仁中外宣威壯遐荒闢國新刻銘須華頂伐石表嶙峋」
玉輦初臨塞金戈乍揭梟千羣看奪稍百中聽鳴鏑勇賈
山催兕威行水截蛟神兵自天降賊膽墮雲旂」

○恭進迎
鑾紀盛詩（六首）　吳陳琰
宵旰思民溺河防始告成金錢寧靡費方畧幾經營
直砥桃花漲全看竹箭平自今纘禹績水爲
聖人清」
駐楫高旻寺祇林散玉珂金身來
禁籞寶殿俯恒河塔迥搖青漢鐘疎蕩白波
天章紛屬和水曲即卷阿」
碧浪平于鏡金山結構新百靈朝鵠首萬象護龍鱗
峰頂雲迎幰江心月湧銀
宸襟知最愜魚鳥亦相親」
三吳重望幸歌舞出樓臺柳眼先春動花鬚帶露開
霓旌山外引羽騎澗西廻虎阜民何樂親傍隨
輦來」
吳淞操水陣講武及春三鼓角一江震旌旗五色參
雲屯軍氣壯潮吼戰聲酣海外誰無貢

皇威遍朔南」
名勝高寰海西湖奉
翠輿膏分天竺雨波及玉泉魚石盡鈎
宸藻人爭搨
御書菰蘆愁載筆或許附相如」

萬壽詩（十首）　（貴州知州）陶爾燧（鐵嶺）

寶曆昌辰會珠囊景運隆璿璣七政朗玉帛萬方同」
坐致
垂衣化時調緇瑟風普天蹤
壽域上理協鴻濛」
德懋名難罄
功高志不矜
萬幾無少暇一敬遠相承乾惕崇明旦精勤肅寢興
熙朝百度舉遐邇頌咸登」
鳳詔獨租數鷄竿肆眚頻如天弘
聖澤率土戴
皇仁霈日輝
丹極甘霖沛
紫宸八荒歸戶牖齊祝萬年春」
耀德弭戈偃宣威玉帳開遐陬遵正朔絕漠靜纖埃
苞蘖三方剪梯航萬國來太平垂遠畧盡自
聖心裁」

聖學繼緗函
天章日月懸菁華操玉圃麗藻潤珠淵灑翰虯蚪舞揮毫
彩鳳旋球圖珍奕禩義畫有心傳」
好古心無斁崇儒道更光
翠華臨闕里
寶訓式膠庠增額羅材藪搜奇重選場遂令鄒魯化漸洽
到遐荒」
鑾輅巡青甸牙檣涉翠濤祇因民事切不惜
聖躬勞淳樸占風俗濡培遍雨膏壺漿輿望慰處處擁霓
旄」
屢建宣房議猶聞瀾浪驚
神謨經指授
偉績奏平成禾黍千村茂倉箱百室盈
天顏知有喜澤國慶豐亨」
貞恒同日永保定自天申
御苑紅雲曉仙源碧樹春羹調神鼎渥醴酌
帝壺醇尺一洪麻溥
恩覃億兆人」
銅砌韶光暖瑤堦麗旭長宮鶯穿柳碧林燕啄花香
願獻千秋鏡欣稱百福觴
洪慈沾覆冒永永戴穹蒼」
御製詩集刻刷告成恭紀（二首）

、　翰林院編修　高輿（號亭）
帝治邁千古
皇猷暢八荒兆民咸鼓腹
天子正垂裳川嶽修珍貢臣工肅紀綱還傳
萬幾暇
聖藻煥文章」
兩世叨
殊渥（臣）尤愧不才備員趨館閣在野沐栽培
宸翰昭無極文明運獨開願將三祝獻恭侑
萬年杯」
恩蠲康熙四十四年浙江租稅恭紀（四首）　前名
澤覃
綸音下蠲租拜
聖恩和風翔禹甸湛露洽周原百室倉箱盛千畦春餉喧
有年書太史歌祝遍農村」
景運逢清晏優遊作息便何當什一賦猶厪
九重憐曉課隴邊雨春鋤海上烟追呼今不擾鼓腹樂堯
天」
聖德崇恭儉深宮服御稀非關惜物力祇為念民依瑞麥
迎雲腈嘉苗浥露肥屢豐應作頌粒食戴
恩輝」
明聖湖前路頻邀駐

翠華得騁
天表近屢荷
湛恩加無計酬
殊渥相將望
屬車萬年欣有道春酒進流霞」
○江天寺應　制（賦得龍出壑雲）　前名
蘭若臨江石雲浮翠黛濃巖前飄法雨天際覩神龍
舒卷驚希有崢嶸歎罕逢
聖人方靜契象外喜從容」
○賦得駐輦華林側應　制（限單韻）　沈三曾
上林風日美
帝澤此中涵
鑾輅倚瑤島龍旂拂翠嵐渚荷香馥馥苑柳碧毿毿宴
賞歡無極承
恩祇自慙」
○恭讀
御製宮門聽政示閣部諸臣詩應　制（限麻韻）　前名
九霄閶闔啟
端拱在瑤華官禮尊雙闕河山正一家天工資亮采
御墨燦瓊葩千載明良合賡歌慶未涯」

○乾清宮
御試恭詠
御製詠觀天儀器詩（限隹韻）　前名
欽若凝
宸極規模愜
聖懷兩儀咸式序七政見和諧珠斗輝
乾象璣衡拱泰階天文同
賡藻千古洵難儕

○端午應　制（二首）　前名
令節開重午薰風拂九門研朱犂瑞集結艾百靈尊
向日榴花艷飛香蒲酒溫芳蘭何必賦沐浴有深恩
丹宸正當陽天中節序昌虎符懸藻采龍鏡照輝光宮扇
和風動仙葩上苑芳不勞舒五色化日自舒長

○瀛臺引見蒙
恩遐光日講官恭紀（二首）　禮部侍郎徐倬（方虎）
束帶隨鵷序瞻
天向法宮龍池連碧漢
御幄俯崆峒舞蹈梧陰下趨蹌柳浪中（微臣）真忝竊長得
侍薰風
肅穆
宸居遠方壺貝闕前魚含紅藥影鷗泛綠楊烟海澗原無
暑雲多自近天

九重宣令肯箋註曲臺篇（時命臣撰禮經講義）

上親禱南郊甘霖立沛恭紀　江西按察劉廷璣（在園）
盛世何妨旱神哉補救功民勞開地利
主聖奪天工膏澤雲邊落倉箱野外充無人知
帝力作息自成風

○癸未春
御書心經
命送至開先寺供奉同釋心壁恭紀　前名
寂歷開先寺虛空般若經一朝
賜宸翰萬古鎮山靈懸瀑當前白遥峰分外青再來講獅
座豈獨老龍聽

○乾清宮
陛見恭紀　揚州督關俞瀚（可齋）
聖主勤延攬（微臣）覲袞衣螭頭雲捧日偃掌露含微鵷引
金吾仗龍盤閶闔飛只今初拜獻神傍玉墀飛

○春日扈從恭紀　兵部侍郎項景襄（眉山）
閣道雲爲幄仙山玉作臺更無凡跡到只有異香來
柳拂金輿度花迎寶扇開太平多樂事侍從得徘徊

○早朝侍從候
駕恭紀　王崇簡
光華方向旦旭景燦霞明仗守咸儀肅班聯視聽清
篆烟迎日裊寶瑟觸風鳴內侍傳

臨御銜部奏九成」

御試賦得歲寒堅後彫　胡任輿

萬物隨時改青標獨出羣自天原異質植地欲凌雲
勁節風霜見淸操冰雪分亭然森聳衆木愧繽紛

○前題　（翰林院編修）汪灝（紫滄）

天賦冰霜節英鍾金石姿不爭春豔日獨異歲寒時
嶽瀆含元氣烟霞鬱秀枝根株何自別默染化工奇

○奉
旨恭和
御製爲考試歎　前名

聖諭憐才切頹風宜急更貪泉休浪飲泮水自芳馨
黼座叮嚀意芸窻辛苦情時時
天鑒凜端不失廉名」

○使院新構成恭懸淸德堂
御書賜額適至兒南宮捷音至　宋犖

池北新堂落恭逢
賜額來
殊恩嘉舊德重地愧凡才賦客追隨過林花次第開老懷
添慰藉逸喜又燕豪」

○乙丑冬十一月
詔賜豫省田租之半恭紀　張榕端

豫省交南北年來羽檄頻輓輸疲地力賜復侍

皇仁浹月重陰晦連朝瑞靄新應知梁父老扶杖讀
恩綸」

○恭和
御製賦得金蓮花　前名

靈葩移鷲嶺列植映金閨正色常凝露淸姿不染泥
名同君子貴詩荷
聖人題賜燭餘芬在攜歸
禁院西」

○賦得衣露淨琴張應　制　前名

瑤宮萬籟靜淸露霑衣字淨銀河迥風和玉漏稀
忽聞流水引恍見彩雲飛遙想南薰曲元音和復稀」

○讀朱子文集恭賦應　制　前名

朱子遺編在淵源接杏壇聖門資啓鑰學海欲觀瀾
卽以文章論猶同金石看
盛朝褒典重奕禩永難刊」

○賦得衣露淨琴張應　制　左中允凌紹雯（子文）

天街夜濕衣乘露試淸徽人靜元霄迥林深古調稀
辨絃遊玉彩按曲協金徽捧侍虞廷日薰風指上晞」

○四月初九日
上賜詩箋一幅詩扇一柄五言對一聯恭紀（二首）　郎廷極

聖學超千古

宸章煥九霄。殊恩加岳牧。重賚溥瓊琚。慶靄花騰出。旂風竹箑飄。七年三扈蹕。奎藻亦頻邀。（康熙己卯臣廷極叅藩山左上賜振鷺初飛四字匾額及癸未南巡蒙賜御書尤彩）展義仍稽古。行宮繚帙圖。歌眞虞帝並。字豈宋臣幾。（上云對倣黃庭堅筆法徵聯宸翰賀下古莫倫聖衷謙抑如是）寶露凝猶濕。（上傳諭字與對係昨日寫就）特賜璚雲燦欲飛。捧歸誇示處。冰箸又增輝。

○賜春苑應　制　大學士黃　機（次辰）

萬幾稍暇日。別館駐鸞輿。春色仙門柳。鶯聲上苑花。雲輕時煥彩。日麗欲烘霞。擬狀宸遊頌。猶慚賦物華。

○己巳春

聖駕南巡恭紀（二首）　象山教諭　姚廷傑（升聞）

聖主今堯舜。南巡厚澤頒。未曾登殿陛。亦得覲龍顏。至德光天地。鑾旂靖海山。昌期千載遇。瞻望慶雲間。

法駕紅雲捧。乘龍道御天。禰祖賜帛廣。文德武功全。四海恩波溢。東南世澤宣。微臣何所祝。惟祝萬斯年。

○元旦早朝　平樂府推官吳　鑛（天朋）

日色臨金闕。鑾聲到玉墀。天傳新歲月。朝肅舊威儀。集瑞蓂舒葉。迎春柳綻枝。無疆歌萬壽。元旦預堪期。

○恭進西湖迎鑾詩（二首）　杭州府生員吳　焯（尺鳧）

布穀催耕日。恩施雨露來。風光樂魚鳥。佳氣接樓臺。寶席堯樽設。鈞天舜樂開。兩湖橋十二。此地即蓬萊。

芳草蘇堤路。乘輿已四過。湖山應改色。春水自無波。玉蝶花穿錦。金鶯柳擲梭。留鑾齊萬姓。懽意達謳歌。

○聞山東水災

聖恩賑濟恭紀　劉廷璣

報道青齊地。瀰漫水未消。三春全是雨。百邑半無苗。玉粒沿河截。（留江南漕糧賑飢）金錢按日銷。（發內帑九十萬散給）救民有奇策。今上古神堯。

○賦得春蒐馳駿骨　翰林院檢討　滿　保（鳧山）

禮動三驅疾。軍和萬騎調。春風噓鬣暖。雪水入蹄消。草淺無藏兎。弓鳴有落鵰。

君王詔寵徧。日晚已迴鑾」

○暮春

上御景山前殿侍宴

賜御案糕一金盤恭紀　　工部尚書王鴻緒（儼齋）

○春雲連禁闕

御輦下亭皐。樹拂朱旗迴。巖開紫殿高。
恩深叨侍蹕。才淺怯題糕。獨愧携斑管。花間競錦袍」

上步禱

天壇甘霖立霈恭紀　　前名

甘雨

皇心切。圜丘禮太清。省刑寬赤縣。虔禱荅蒼生。曉日沉芳甸。濃陰繞翠旌。自天膏澤渥。真傍
六龍行」

○春日應　制　　尤珍

天子御青陽。春風遶苑牆。雲開金闕曉。日麗玉階長。九陌鶯花喜。千家雨露香。太平多樂事。共獻萬年觴」

○賦得荷開水殿香應　制　　前名

九成方避暑。靈沼芰荷開。花自水中出。香從天外來。風枝擎翠蓋。露葉轉瓊瑰。對此思君子。泥塗挺異材。

鳳池集七律　　武康沈玉亮　錢塘吳陳琰　集錄

○順治十三年仲春

上駐蹕南苑閱武行蒐禮

召廷臣四品以上同詞臣恭赴

賜宴行宮命賦詩應　制二首　　王崇簡

芳甸晴曛日月旂。九霄瑞靄映春暉。角鳴虎旅馳千仗。圍合鷹揚傍
六飛。玉液光生仙掌露。蘭風香襲侍臣衣。承恩幸睹
天顏喜。奮武揆文拱太微」

晴風麗景滿芳郊。二月春光拂柳梢。羽騎橫驅雕戟合。射夫縱發寶弓交。日邊鵷鷺趨行殿。天上瑚璉出大庖。自媿未能歌盛事。幾回欣忭仰雲旓」

○午日

賜宴龍舟侍幸水雲榭恭紀　　前名

迓宜佳氣滿蓬萊。宴賜龍舟上露臺。太液波連天際轉。畫橈風送日邊來。金盤秘醞三傳觴。玉樹中流四望開。何幸　微臣叨侍從。叅陪欲賦媿非才。

○立秋

左闕會議　　前名

秋風又向玉階吹。幸伴夔龍集鳳池。雨過端門雙闕冷。日高青瑣五雲移。漫驚墜葉銷春夏。可奈流光老歲時。慚愧素餐無寸補。寡謀何以荅昌期」

○瀛臺早直　前名
黍閣蓬山曉景迷輕風剪剪颺重綈朝霞落水紅初
散新柳籠烟綠已齊縹緲香飛仙掌外從容人到
鳳池西十年作賦慚難就又見流鶯上苑啼
○立春次日恭遇
皇太后初豫頒
詔　前名
瑞色融融繞玉池昨宵春到萬年枝陽和乍轉東風
動旭日初升淑氣移劍佩繽紛趨
鳳詔笙歌縹緲下龍墀歡傳
至德堯仁溥四海重熙

壽母詩
○中和殿八月
經筵侍講（是日進講虞書春秋讀說見熙與講）　前名
湛露瀼瀼曙漏初翠華深處侍
宸居霞明鳳閣山光近雲繞龍帷月影徐玉几香飄陳漢
詔牙籤風動奏虞書
天顏粹穆垂清問喜起賡歌媿學疎
○合祀天地分獻恭紀　前名
五色雲深擁六龍千官虎衛下齋宮凌空玉陛丹霄
上繞壝金燈綠樹中大禮肇修今古盛明禋合祀地
天通微臣何幸從分獻恭覩祥光徹夜紅

○辛酉二月初侍
講筵紀事　湯斌
文華春殿旭光濃
帝簡儒臣侍九重紫禁天章詞煥爛紅雲寶幄語從容細
旃風定牙籤啟袞袖香飄玉佩從典樂千秋際
聖主（微臣）何以稱遭逢
○賦得紫禁朱櫻出上闌應　制（限五微）　魯　瑗
含桃初薦奪晴暉朱實離離露未晞儼若紛披呈錦
綺還疑錯落散珠璣中涵湛露凝甘液外被
恩光出禁闈赤玉盤中森列宿繁星欲點侍臣衣
○保和殿

御賜臨董絹幅恭紀　前名
朝常奉
詔喜追隨
寶翰頒來下玉墀中使傳宣
天語重（微臣）分捧
御書遲行間不露臨摹迹毫上偏疎稽拜儀叨沐
恩光真浩蕩塵埃自遠寸心期
○南書房侍直敬觀
御書恭紀　前名
爛熳奎章玉案陳自
天捧出墨華新銀鈎鐵畫鋒爛斂鳳舞鸞翔態有神八體

縱橫森羅夥百家陶鑄運洪鈞追隨紫禁欣瞻仰拜

賜還恩遠（小臣）」

○賦得世間不但山中好應　制　　前　名

乾坤俯仰盡塵寰帶雪披雲任往還分韻吟花常永

日讀書鍵戶即深山寸心得失思前事名教綱維寧

大閑自幸有生逢盛世敢違素志托蕭閒」

○賦得細看佳句轉驚人應　制　　前　名

綠水青山老故人十年離緒寫陽春頭吟已覺詩無

敵密脉方知句有神靜向花間追往事閒從月下想

天真忽形相對情何盡仰挹清標洗俗塵」

○欽讀

御製詩恭紀　　前　名

玉管親題賜韻新琅函歌詠洽天真格超兩漢高難並

氣掩三唐妙入神五字包涵書萬卷一心默運脫千

鈞（微臣）不盡賡颺志願得年年侍

聖人」

○南書房

賜硯恭紀　　前　名

奎文炳蔚等天球硯捧松花與數稠拜

賜聯雲依玉案紀

恩向日賦螭頭希珍彩並千秋鑑什襲光生百尺樓家有

青箱昭世守堂開綠野重貽謀」

○恭紀

大駕南巡詩（十首康熙三十八年）　杜　臻

聖皇馭世登三五宵旰時勤已治安民隱恐難九陛奏

帝心直作一家看河渠委任情偏注

閱視親臨念始寬爲向東南問風景鶯花夾岸共迎鑾」

鹵簿無勞萬騎誇風生青雀御風斜鮫冰初解凌紋縠

魚鑰齊開綴錦霞疆吏休將珍錯餽從臣莫道贈貽

加春臺一路毫無擾化日光天遍物華」

我

皇孝治隆千古定省寧離晨與昏自有歡心合萬國好將

孺慕慰

慈親鑾輿遙看圖畫樓柳紅黃動笑顰爭覩

聖顏承

聖母歡舞性情真」

星宿奔流萬里津隄防不惜費金銀夏王既道垂千

禩唐帝來遊是仲春濬澮决川須指授成天平地賴

經綸朝宗好見狂瀾息畊鑿淮南百萬民」

大小時幾

睿慮中爽風解雨盡沾蒙關睢無復求餘羨秬秠從教總

一癸官滌垢瑕咸奮激戶資鋼帳悉亨豐歡聲到處

聞雷動巖得時巡頌達聰」

由來盛世不忘兵未雨綢繆備豫精碁布星羅分禁

旅魚麗鶴列重干城豈容選愞須懲創嘉與勤勞何
寵榮自是山河磐石固萬年有道樂昇平
愛士憐才厪
聖衷大江南北浙西東人逢矢戢弓櫜日俗有家絃戶誦
風却恐遺珠成額外故教入彀廣羅中膠庠鼓勵真
欣幸蔚起斯文盛代崇
萬幾餘暇
御書研處處留題珉石鐫翥鳳跳龍偏入古偃波倒薤自
生妍光騰山寺亭臺勝
寵渥臣工扈從聯什襲珍于拱璧貴金題玉躞永家傳
史册前年閱歷更寰區誰似此昇平近光會寡

天威撫拱杖爭觀
德化成
清問殷勤咨疾苦
睿顏慰藉佩
恩榮涓埃何以抒微悃惟有
無疆萬壽賡
欣値修文偃武期吾
皇遊豫溥恩施化機活潑禽魚君生意扶疎草木知峻德
宏勲追帝典翕河大業邁周詩東漸西被朔南暨
萬載千秋永
盛時

恩賜內緞表裏四端白金五十兩恭紀　高士奇
秋來
內殿敞新晴忽訝高天湛露傾文綺尚題常貢字精鏐
盡裁職方名斑衣春母添家慶翠軸藏書付後生（擬
賜書以貽子孫）不羨長卿工賦
恩光原自遜金莖
上幸清河囘宮蒙
賜鮮魚六十尾恭紀　前名
愷樂方歌在藻篇嘉魚給白
御墀前銀梭紫鬣堆盤重錦鬣赬魴出水鮮拜
賜渾如探丙穴持歸應不羨深淵小人有母將垂白甘旨

膳時沐
九天
○養心殿侍直
恩賜狐腋裘一襲紫貂領內紵二端恭紀　前名
秘殿承
恩雨露頻早寒天氣
賜衣新典貂粹腋千金貴繁總鮮機一色勻薄學有慚稽
古力愚誠但効負暄人因恩被服真無限長短偏宜
穩稱身
○懋勤殿古幹梅花發紅白二種應　制　前名
上林春色暗相催一樹新開殿裏梅素艷欲欺瓊圃雪

紅芳疑泛紫霞杯。欣逢暖律吹噓早。漸識春風次第
來。古幹獨當霜霰候。豈同凡卉點芬菭。
恩賜文貂長褂恭紀　　前名
紫宸供奉朔風寒。再捧宮裘夾道看。補衮未能臣職股。
賜衣先及
王恩寬。豐茸被體溫隨至。裼襲趨朝暖未殘。漫擬詩人歌
有燠。回憐歷鼠技難安。
○丁巳除夕侍宴
養心殿應　制　　前名
風燭輝煌瑞靄中。宮花高插
御筵紅。金鏞雅奏鈞天樂。玉律初回獻歲風。乙夜杯深虬

箭緩。辛盤香暖雉膏融。來朝春色應如海。會看車書
萬國同。
○戊午元旦侍宴
養心殿應　制　　前名
寶曆初開鳳紀新。萬方玉帛慶元辰。香傳柏葉杯中
酒。歌動椒花頌裏春。衎衎謳吟歸正朔。雍雍品物樂
鴻鈞。（小臣）幸際唐虞日。願得年年侍
聖人。
○養心殿看鰲山燈恭紀　　前名
高天明月下蓬萊。萬疊華燈面面開。火樹光中遊獵
去。銀蟾影裏踏歌來。桃源日暖秋旗插。柳陌風和社

鼓催。一幅昇平好圖畫。神工收拾上春臺。
恩賜新至鰣魚恭紀　　前名
薰風時序晝初長。入貢江魚得
賜嘗。春鮪並宜登
北闕。秋鱸無使憶南鄉。銀鱗潑處浮冰玉。翠釜烹來襲
桂薑。式燕曾聞歌麗罶。
恩輝千載誦篇章。
○扈從
大駕南巡回鑾恭紀　　前名
山出春雲捧
翠華。風吹曉雨潤繁花。焚香獻酒三千里。垂綵懸燈百

萬家。共識民情欣愛戴。還因物力禁豪奢。
聖人莫便回鑾早。黃叟攀留滿道遮。
○由丹陽至江寧
上以所乘馬
命（臣士奇）乘之并
賜御服貂裘恭紀　　前名
遙望高墉路鬱盤。石帆山色映江寒。每先豹旅容馳
鞚。
親指龍媒許躍鞍。艷奪羔麑三折隊。光生裼襲五雲端。少
年漫羨輕肥客。何似承
恩萬衆看。

○六月九日

召宴西苑泛舟賞荷恭紀二首　大學士李天馥（容齋）

期門綺埒稅驊騮中使傳呼促放舟錦纜蹔開堤北

渡黃橋晴颭水西頭半灣楊柳蟬聲靜一路蘼蕪烏

語幽郎此九疑仙棲緜烟波何事涉江求」（綠楊深處合騎從舟）

（御舸在池西南諸勛在池東北）

咸池何異洞庭張勝賞眞堪陋柏梁酒政觴嚴瑤佩

錯棹人舟駛葛衣涼石渠雨過添新漲水殿風來惹

聯香仙境分明三島麗乾坤寧別有滄浪」（酒監皆襲麗服舟子）

（盡著葛衣莎地荷大映帶洲嶼）

○從

駕迎章貝子賴塔二大將軍收旗凱旋　前名

八年宵旰武功成猶是當年禡纛行萬里勞人歡飲

至千秋駿業喜銷兵酎庸首重親賢禮衣錦初還將

士情從此滇池歸版籍無煩

禁下鑿昆明」

○讌與國諸王大臣恭紀　前名

方鉞重牙擁仗飛金鋪咫尺肅

天威雲晴大次張黃屋雲罍層扃麗紫薇喜襲衣冠今勝

昨（賜諸蒙古袍帽）歡騰飲餞至如歸留犂鑿落行無算從

此要荒戀

帝懷」

○奉

詔賜遊湯泉恭紀（湯池周圍以大白石甃之）　前名

一路垂楊護輦津祇園喜奉

玉音頻逶迤繡嶺來仙梵宛轉青谿護谷神勝地効靈賁

遠澤名山毓瑞慶長春共欽造物眞奇作大陸茫茫

秉廣輪」

其二（泉頭用銀蓮花激水而上）　前名

蒼松紫栢翠重重煥透雲根傍火龍迸溜倒傾銀菡

萏澄波深浸玉芙蓉烟嵐况翠魚鱗合露蘚階青雁

齒封淑氣籠蔥涵夕照渾疑身在祝融峯」

○瀛臺

賜魚恭紀　前名

錦鱗朱鬣爍朝曦釣月瑤華翡翠絲曲賜行厨驕比

列（時與賜者止內閣吏兵刑三部諸臣）初嘗

君食慰褒遲遠過西塞桃花鱖何羨東江雪映鰣歸遺細

君忙斫膾只愁飽啖醉匏卮」

○同梁大司馬魏大司寇朱大司空富少宗伯家少司

農公讌張眞人邸席賦贈　前名

偶際朝正岳牧期少年承籙已稱師神仙家世編年

遠風雨勳庸報

國奇且共花辰翻白苧何須宮使譜青詞鳳城小住歸

偏遽愁見紅龍著繇時」

○冬至大朝　黃　機
曉開宮闕影曈曨。羽旆鉤陳典禮崇。翠鳳高鳴朝
袞冕。金龍遙祝列夔龍。五雲瑞滿來霄漢。六琯灰飛應土
中。樂奏昇平歌有道。爐烟縹緲玉墀東」

○早朝奏對　監察御史　顧豹文（且菴）
庭燎晰晰佩珊珊。曉日光搖承露盤。雲燦彤墀
萬乘。花深閣道擁千官。
皇仁逮下傳高厚。
天語臨軒策治安。對俞趨朝慚管見。叨陪鵷鷺集金鑾」

○乾清宮　陛見恭紀　襄陽知縣　元　灝（游長）
禁柳條條拂曉烟。彤墀鵠立覲朝
天。九重香繞交仙仗。五色雲開做
御筵。乍近
龍顏生踴躍。暫辭鳳闕復流連。自慚製錦無才畧。惟有冰
心覲
日邊」

○早朝　歸安訓導　黃彥方（烈公）
待旦
金門漏未稀。鷄鳴月淡露霏霏。珠璣燦列星文動。劍佩
森嚴
綵仗飛。十二鳳樓開瑞色。三千鳬舄慶垂衣。太平有道
凝旒日。萬國風雲護紫微」

駕幸西苑大蒐侍宴應　制　儀制司郎中　丁　澎（藥園）
六龍飛轡整戎行。寶輅雕弧
勑尚方。翠幰曉開平苑外。珠旂春繞屬車傍。昆明七校圍
黃鵠。潦澤千羣獻白狼。竊幸　微臣近陪乘。含毫欲擬
賦長楊」

○五日龍舟侍宴應　制　前　名
紫旋旭日散朝暉。共醉
恩光湛露晞。太液波搖朱雀落。昆明雲擁石鯨飛。碧漪影
動流霞醆。綵縷香添近
賜衣。莫羨魚龍陳曼衍。我
皇原擬射湖歸」

○孟冬朔陪祀
太廟禮成隨詣
太和殿頒曆應　制　前　名
絳闕曦光射袞龍。霜清長樂靜疏鐘。瑤墀蓂葉迎風細。
碧殿芝房裊露濃。
法駕鑾聲時縹緲。祠官鵷立倍從容。采風應協咸池奏。雲
裊神宮望肅雍」

○壬戌元旦朝賀
賜宴應　制　翰林院檢討　尤　侗（悔菴）
紀年重視起貞元。待漏齊趨左掖門。紫燎光中迎
翠輦。彩鞭聲裏颺珠旙。分班萬國高麗舞。上

殿諸王犧象樽，八載焦勞觴不舉（微臣）此日幸承

恩」

大駕謁

陵應　制　前　名

中原兵革已銷鋒，

天子東巡御六龍，熠燿軍容千帳月，鬱葱

王氣二陵松，回中羽獵山河繞，塞外

宸遊風雨從，聞說神都近長白，設壇應用紫泥封」

○恭讀

御製幸雲棲詩敬賦應　制　吳縣布衣　鄭　韻（舒村）

湖環峰繞白雲多，千古招提

玉輦過，故結松陰張翠蓋，漫移蘭棹動漁歌，潮平天地

江逾潤，麥秀山田歲屢和，恬靜豈惟河上水，只今海

久不揚波」

恩賜內閣九列侍從諸臣宴於

乾清宮恭紀二首（丙寅正月十四日）　勞之辨

青陽淑氣儆璇宮，湛露初垂斗柄東，座有金貂光捧

日，班聯玉佩響搖風，恩深殿陛賡歌外，春在

君王燕喜中，慚愧廿年塵執吏，漫叨與數點鵷鴻」

稱觴次第勸公孤，閶闔沉沉景物蘇，宿衛擎來銀甕

落，長筵列處錦氍毹，依微晴雪方圓玉，璀璨華燈大

小珠，盛事那誇魚藻飲，明良直欲繼唐虞」

○賦得紫禁朱櫻出上闌應　制　陸　棻

景風拂樹御朱衣，網護珊瑚映紫微，上苑薦新先

寢廟，內園養熟奉

慈闈，啣來黃鳥甘于蜜，盛出瑛盤爛有輝，見說駐顏同九

轉，白頭寧不戀綸扉」

○恭讀

御製咏史詩應　制（限十灰）　前　名

心傳已信壁經該，青史觀型備所裁，太古洪荒多創

闢，中天制作始昭回，曆宗顓頊寅宜肅，文盛成周質

與培，捧誦

鴻篇談典並，光華原不掩蔾灰」

渾天儀應　制（限十蒸）　前　名

談天衆說似雲蒸，倚蓋浮空總莫憑，惟有銅儀窺奧妙，本

于璿軸得師承，經營洛下初相擬，法象宜和更可徵

乾道統天

君體合，始知律度準升恆」

○四月二十三日

恩賜在直詞臣

御書詩扇各一柄恭紀　楊　瑄

九華綵扇赭紗籠，揮灑珠璣

聖藻雄，

賜出鸞披雲亂綬，擎來恍對月朣朧，林泉點筆涵名理，詩

（係幸惠山作）波磔隨心儗化工直擬子孫傳
寶墨豈惟懷袖奉仁風

○四月二十三日復蒙
賜御饌中餅麪五器恭紀　　俞　名
令藜茹藿本寒臞忽拜珍饈出
御厨銀縷千條微染絳（麪皆染絳色）脩環一捻淺凝酥曾經
玉箸香猶郁似挹金莖味更腴最是伐檀叢素食時時
感愧寸心俱

○賦得梅須遜雪三分白應　制　　陳　璋
堆鹽庭院正霙霙又見寒枝破凍雲共訝人間同一
色豈知天上占三分瓊飛東閣姿尤絕鶴舞西山影
不羣遐想六花飄灑處塵寰那得妙香聞

○癸未除夕荷蒙
恩賜羊鹿魚雉及鹿尾上尊恭紀二首　　楊　瑄
珥筆頻分玉箸餐又蒙
宣賜集金鑾錦鱗綵羽登方貢鹿尾羊臑出大官重捧
帝臺瓊作液似擎仙掌露盈盤微忱欲上南山壽先向春
朝賀履端

椒盤柏酒歲華新貧舍欣然有上珍援荷
恩光先九列特教姓氏從元臣（內閣大學士以下蒙賜者凡十二人）
辭年普洽分甘惠薦熟尤沾錫類仁回憶昔時風雪
裡寒爐燈火正蕭辰

○七夕後二日
召同禮部右侍郎（臣）乾學翰林院學士（臣）英（臣）士奇編修
（臣）杜訥
賜宴西苑秋雲亭又遣中使就
賜御書及內製法瑯涂金爐并瓶盒各一枚恭紀五首
（左都御史）陳廷敬（說巖）
鸞行拂曙影徘徊風舞槐龍翠作堆北極金輿天上
轉西清黃繖日邊來從容刻漏傳仙儤親切烟霄侍
帝臺
詔許甘泉承曲宴幾人榮遇得追陪

御匳書卷鎮相隨
勤政簾前奏對時文囿先知新稼穡堯階不剪舊茅茨
渚花含笑移舟近水鳥迎恩度檻遲自有衢樽連鎬
飲微臣長誦蓼蕭詩

鈿軸開函翠帕舒羲圖頡迹豈能如驪珠何止千金
賜鳳藻曾經萬卷書日曆定須頒翰館流傳應許到
樵漁桑榆記取茅檐下長捧
恩華望屬車

珍錫琳瑯列
禁筵博山新製倚嘉籩含薰欲泄金莖露宿火猶分玉篆
煙光燭卿雲逢舜旦文鐫寶曆紀堯年銀罌翠管休
相擬歸路天香滿繡韉

龍尾追趨內掖門綴班烏署直薇垣飫知中禁蘭庖
味別賜西園玉饍恩坐對宮花偏露重歸來臺柏帶
春溫叨隨紫閣分藜火剩有氷心奉
至尊

○前題和韻　翰林院學士　高士奇（浙人）

芙蓉別殿日徘徊嫩草叢花錦作堆紫闥開時聯步
入紅雲捧處幾人來納涼特許憑風榭祓禊渾如惜
露臺趨蹕從容須玉餌鵷鸞列坐凜相陪

丹霄執節得追隨拂面槐風暑退時淺水分畦滋早
穗明霞結縷燕秋茨親人魚鳥依光近照面芙蕖弄
影遲比似龍池偕宴樂簪毫遙遜右丞詩（唐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觀聖恩便賜宴樂臣維作詩紀事）

金英函發慶雲舒（禹書封之以金英之函）迴鳳鸞鸞總不如欲
陋貞觀飛白字還輕麗正八分書（唐太宗宴元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張說爲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自以彩牋作八分書讚之）圖疇列覽當林沼翰墨
游情寄佃漁
睿藻流傳軼千古街榮他日等懸車（薛廣德賜安車歸沛迺懸車以爲榮）

清華水樹繞花筵禮數加優勝百遨光奪翠螺浮異
色品殊金鴨散輕烟神工近出銅墀地寶賜長編竹
簡年（盛中鐫大清康熙年造）花底回鞭風度處錦雲縷縷覆
羅韉依遲十載建章門親切

宸樞直紫垣委珮常霑魚藻飫分毫共咏蓼蕭恩彤霞
拂曙開秋朗碧樹含曛帶夕溫鎮日芳園奉遊賞葵
心獨戴
聖人尊

○康熙癸未春河工告成
上親臨閱視
皇太子侍行臣犖趨迎境上途次恭賦二首　宋犖

幾度
宸遊問濬川平成今過錫圭年
天心總爲蒼生繫
廟算眞超大禹前解舍魚村齊望幸汀桃岸柳各爭妍
久膺旄節慚無補清靜惟期效昔賢

勾陳停處省耕桑
聖主憂勤久愈彰少海遠依
宸幄至重離共仰屬車旁問安綺陌晨昏肅授簡春風
翰藻香一事擬從天上乞西陂烟水任相羊

駕幸浙江仰荷優老
殊恩命於吳門祇候敬賦　前名
隨刊績奏

幸南邦翠蓋華芝泛大江吳越韶光開輦路湖山秀色
入船牕

湛恩汪濊康衢頌
睿藻繽紛藝苑脩白首重蒙
優詔及自憐遭際近無雙」

○正月十六日從
聖駕觀烟火於南海子應　制　　右贊善黃輿堅（庭表）
平沙十里駐
金鑾三五
恩光萬姓看銀樹鬪花蕭迸出燭龍飛甲怒爭撐半將
刀縋懸珠箔徧掣風飆揭綵竿不是景從天上設人
間爭得此奇觀」

○四月二十七日奉
命偕諸臣纂修
大清一統志恭紀　　前　名
帝德恢弘總萬方太平璇極紀遐昌軒轅赤縣瑤圖廣豎
亥青丘玉檢詳鄗上雙符分藻笈河宗九策貯雲房
輕材
特簡將何補荷橐晨趨意悚惶」

○閏四月初七日偕湯斌正詹請
乾清門恭領
皇上經筵講章恭紀　　前　名
理學崢嶸曠代儀纘承特韋萬年基緹緗再啟青襲
秘芸閣重宣紫禁詞近接瑤光迎首震宏開寶典煥

重離閣門親捧標題燦綿蕞諸生銜晉窺」

○閏四月奉
命校閱
御覽諸史五月初三日蒙
賜閣龍文綺恭紀　　前　名
石渠千卷襍香芸簪筆從容事典墳朱墨史應成曠
典丹鉛事總愧多聞八蠶絲就天邊得五組筐從
大內分刀尺漫裁鱗爪處
賜衣珍重是龍文」

○西苑應　制二首　　徐乾學
丹禁晴開晝漏遲上林春水綠逶迤金堤柳弱龍媒下

玉殿花深雉尾移淑氣暗通三島月和風先拂萬年枝
宸遊扈蹕宜春院多是天街燈火時」
綵橋珠箔壓芳塘玉露金莖接建章三素雲霞融晚
色九成臺殿護朝涼樓船乍泛荷風動蘭檻平移荇
帶長最是昇平多暇日從臣無事奏長楊」

駕幸五臺山應　制　　朱彝尊
圖經曾識五臺名想見雲從
帳殿生節物乍逢春恰半登臨最好雪初晴林香紫鴿
翻風上月里金蓮照地明定有山靈呼萬歲不徒能
象下方迎」

賜紵恭紀　　前　名

上閣初日映簾屏。
天語聽傳紫閣西。織自珠宮加熨貼。擎來黃紙驗封題。折
枝花訝臨風竝。掉尾鯨看戲水齊。端綺入春
恩再洽。稱詩彌愧在梁鵜」

賜御衣帽恭紀　　前名

鶴紋初啟尚衣封。藤帽機絲自
九重。日角乍辭宮樣穩。冰紈不散
御香濃。玉堂掌故傳他日。青鏡衰顏話舊蹤。回憶滄江六
年事。笋皮荷葉釣船縫」

○癸巳除日侍
宴乾清宮應　制　　前名

千門除日已春融。兩度椒盤侍
禁中。坐聽鈞天仙樂後。起看珠斗上闌東。歸鞍笑逐三
殿馬。守歲歡迎五尺童。不是雲漿浮盞落。衰顏那傍
燭衣紅」

○甲子元日
賜宴南書房歸
上復以肴果二席
賜及家人恭紀　　前名

繞承
曲讌侍仙闈。又撤瓊筵到北扉。歲酒更番移席勸。
聖恩一念感心微。比隣漏下驚鶗戶。兒女燈前笑攬衣。開

向金坡說遺事。全家
賜食古來稀」

賜鰣魚應　制　　前名

京口鰣魚二尺肥。黃梅小雨水平磯。牙黏越網千絲
結。早見燕山一騎飛。翠釜鳴薑纔
勅進。玉河穿柳旋移歸。鄉園縱與長干近。四月吳船販尚
稀」

○七月晦日
賜藕應　制二首　　前名

宸遊西苑念詞曹。贈藕連船出翠濤。白弱金門教遍及。青
泥玉井訝新淘。欲添素節秋迎閏。（是歲閏八月）看瀧花瓶

日旰高賜藕自來聞曲禮。不圖興數小臣叨」
分藏復與路未賒。冰條玉筍淨無瑕。蒸來須費麝牙
稻。雪後寧論虎掌瓜。故事縹緗前代少。歸田對客堪
時誇。餘根試傍柯亭種。驗取薰風紅白花」

皇太子命咏白杜鵑應　令二首　　徐倬

分來異種浣花津。質似能啼色似銀。蜀嶺忽逢姑射
子。錦江纔遇浣紗人。由他躑躅皆臣妾。可許玫瑰作
比鄰。自是
東皇深護惜。瓊臺霜雪蕊含春」
漢時樂府傳芳樹。
聖代新詩補白華。滄海載來珠有暈。薰風吹送玉無瑕。不

將脂粉汚顏色。自有清芬透臂紗。老眼朦朧渾未識。
只疑天上碧桃花」

○陪祀
文廟恭紀　　楊雍建
鎬京文物正森森。六館風流豈自今。入廟肅瞻春祀
典。駿奔親識素王心。圜橋聽徹金聲奏。奇字疑傳石
鼓侵。千祀菁莪躬被澤。空懷先聖愧儒林」

○進呈武進士試卷於
御案傍展讀
賜坐
賜茶恭紀二首　　前名

閶闔雲深落日遲。品題羣策卜熊羆。細旃夜分承
天語。前席藜燃頌好詞。三略已從紙上見。四聰應許彀中
期。退朝緩步歸薇省。金鑰初傳更漏隨」
鵷鷺風微雲影低。分銜甲乙候
天題。瞻咨豈謂三符秘。展誦還疑五色迷。銀燭光榮臨斗
月。金莖露渥飲虹霓。旁求願得無雙士。坐見銷鋒息
鼓鼙」

○丙辰八月侍
經筵恭紀（時講官進講論語堯之爲君一章易經大哉乾元一節）　　前名
曉色曨曨映陛垣。侍臣鵠立侍金門。秋清紺殿爐烟
靜。日麗丹經

黼座尊。皇極法天符帝則。神工始物統乾元。昇平不爲修
文具。敢沃由來至德存」

○元日早
朝　　前名
龍樓佳氣鬱
皇居。鳳曆頒開一葉初。委佩班依宮樹直。鳴鸞仗出禁梅
疎。
王青象魏懸金闕。正朔輸賝拜玉除。共酌衢尊瞻白獸。清
時無事引天裾」

○賦得雨中春樹萬人家　　前名
左个青陽景若何。油然離畢佇滂沱。看來雲鬱當前

麗。望去桑蘇徧野多。樹樹含情沾雨澤。人人樂業載
春波。太平有道甘霖滿。願傍江皐披綠蓑」

○東征
王師凱旋值時雨降應　制三首　　蔣伊
鉞旋東去塞烟清。甘雨祥風入
帝京。將出黃扉寧黷武。謀資絳幘在推誠。蒼龍挾雨迎車
騎。石燕翻風下旆旌。願借銀河滌白盾。譜來凱樂奏
功成」
策勳雙節並朝天。宗子平分宰相權。錦旆去翻關塞
月。玉鞭歸指禁中烟。隄邊雨過青油潤。苑外風迴赤
幟鮮。從此山河申斥堠。懸知

廟算熟安邊」

望裏新豐玉帳垂京颸拂拂雨初時沙隄組練三千

入

御道天開十二馳萬里關河騰露布

九霄膏澤滋雲旗歸來奏凱芙蓉闕笑獻横戈馬上詞

○長至早朝應　制　　前　名

六琯灰飛紫禁清珂聲徐覺曉風輕玉河冰映珠星

動金闕鐘催璧月横彩仗雲中雙鳳來

御爐烟裏一陽生願將今日新添線歲歲絲綸祝

聖明」

○奉

命祈雨到壇應　制　　徐乾學

御恩初到鳳城東霖澡旋飛紫陌中

聖主憂民三輔急祠官薦玉九霄通深慚繁露微經術共

仰靈星祝歲功佇看濃雲垂四野滂沱應得慰

宸衷」

○賦得

御製野望湖邊遠碧横應　制　（翰林院編修）陳　恂（緘菴）

宸遊曉色正曈曨縱眺春郊四望通淺黛有無千頃裏輕

烟離合萬山中雲開雉扇含青藹樹拂鸞旂颺碧空

膏澤即今增麗景東南川澤遍仁風」

○前題應　制　（內閣中書）吳之振（橙齋）

曈曨旭日射晴光繡野風來草木香山列畫屏環

玉輦水涵明鏡照牙檣浮嵐黛染千層浪積翠烟籠萬樹

楊十里樓臺凭眺望雲霞藹藹色蒼蒼」

聖駕出塞應　制（四首）　（侍講學士）史　夔（耕巖）

六飛巡幸出輿州部落歡迎拜道周河嶽百靈朝

玉輅旌旗七校列瓊輈精鏐列幔

恩頒數駿馬名王

寵錫稠萬里疆垣長拱衛年年顒望

屬車遊」

絲雨緗雲遍九垓榆關柳塞極恢台山如泰嶺千盤

繞田比周原萬井開黍谷吹灰調玉律桑郊勞酒注

金鑾神倉萬稟年年溢作頌深慚掞藻才」

軒圖廟略控三邊禹迹陳兵震八埏都尉孤兒皆豹

額期門年少盡鳶肩風毛蕩漾丘陵積日羽晶熒組

甲鮮若是射生還紀數賦詩何止十三篇」（張燕公有）

皇（帝馬上射生詩十三首）

清秋扈蹕出詞曹錦帶雙鞬結束勞

特許弓刀隨豹尾遠携筆硯奉龍韜當關朔氣侵氊幕盈

路天香染繡袍十萬羽林皆猛士獨慚文弱一枚皐」

○十五日

上駐蹕鐵木兒嶺奉

命回京感荷

聖恩歸途恭紀　前名
燕南塞北異寒暄八月凝陰雨雪繁喜奉
雲車依日近忽聞
天語似春溫馳驅本是微臣分慚愧切偏承
聖王恩咫尺
行宮瞻拜遠還如駑馬戀華軒

聖駕南巡恭紀（四首）　翰林院庶吉士　吳隆元（炳儀）
萬國咸寧萬物春
六飛南幸展鈎陳知時好雨先除道送暖輕風早辟塵
率土嵩呼同夏諺敷天覲嶽見虞巡遙瞻綵鷁移仙
仗鳳舸龍艑滿碧津
泒落銀河水勢椎頻年泛溢廑
皇衷尋王未奏宣房績
聖王親成夏后功璧馬薦馨神聽洽謳歌載道子來同詞
臣預擬河清頌宿海乘槎一望通
南國春深駐
翠華青旂夾道靜無譁解邀
鑾輅千條柳故傍仙衣萬樹花民物共沾
天子澤湖山自是
聖人家省方問俗昇平事拜洛乘雲未足誇
寶祐橋邊明聖湖兩峯高峙作嵩呼露凝仙掌泉寧
冷鶴舞瑤臺山不孤屆蹕近臣簪墨瀋披香侍史捧

薰爐微班何幸躋
天仗欲近車書王會圖

○南書房敬讀
御製二十韻排律應　制　翰林院修撰　胡任輿（孟門）
至德如天萬載隆勲華格被孰能窮中和位育忘知識文
武經綸有化工字握驪珠雲日裏詩成
鳳藻典謨同謙德
聖意超千古賡拜惟歌
帝世風

○咏白杜鵑花應
皇太子令　吳之振（孟舉）
寒食晴和麗物華浄葩一樹護瓊紗初疑細朵飄秋
雪忽訝千叢簇晚霞喚起催歸無異種山礬玉蕋各
名家波下番舶相啣尾重譯占風進此花

聖駕視河南巡恭逢
萬壽聖節敬頌（六首）　吳廷楨
端拱
宸旂念兆人
翠華二月事東巡日臨黃道時方泰
帝御青陽物盡春望岱燔柴祠嶽后游河刻玉奠波臣懷
柔專爲祈民祉先路仁風拂軟塵
待旦垂衣倣

御筵十行
溫詔殿頭宣雲雷春奮求賢鐸藻火宵明解慍絃檢玉
賜書旁問俗擬金征旆遶蒐田勸民兼事行時令遥望
恩光下日邊」
長淮渺渺接河津
睿慮勤求故道循爲問披圖巡甲子何如探簡命庚辰歌
徵黄鵠陂當復宿應蒼龍水亦馴待洒春泥催布穀
雕輪碾處旋生塵」
十載江湖望
闕情今朝重得拜霓旌吏民按堵三章法父老呼嵩
萬歲聲珠樹轉燈明夜市綵棚圍錦暗春城靜街自有金
吾道維繳仍須緩轡行」
青郊鳳駕省農祥壠雉朝迎扇影翔柳底轉旗過水
市花間
駐蹕到山莊懸池的的金莖露陰畝童童羽葆桑還似祈
年躬
帝籍春深澤國又移秧」
山祇蹕路響神鉦林靄蘢葱候
蹕行銅史捧壺傳晝漏玉驄引轡避春耕翠調石溜
天衣潤瓢酌雲華
聖酒清不俟崆峒紆
道翳軒臺望氣合長生」

○六月十六日隨大司寇李振裕暢春園進
南巡冊　（翰林院檢討）張曾慶（匡湖）
離宮縹緲五雲新帶露朝來拜
紫宸雨歛溪山花自笑風翻楊柳鳥相親賡歌喜傍虞廷
士獻賦還同漢苑人敢道文章華國事西園徒倚太
平春」
○奉和
皇太子賜贈少宗伯韓菼詩恭次元韻　前　名
經學傳薪藝苑清
御題特表有芳聲（上賜宗伯篤志經學四字）詩遺
少海鸞披眺翰染
青宮咸藻生人伯諧歌推獎亮五雲復旦賴財成
皇家白雪何能和但眺筵梅滴盞瓊」
○四月初六日
召試行宮賦得
御製野望湖邊遠碧橫　（杭州府知府）張恕可（莘存）
仙舫乘波出
帝州明湖野眺愜
宸游地疑別島魁三近堤是長虹駕六浮遠樹陰成烟似
黛春山雨霽色如秋名區作守慚
高厚祗述輿情望駐留
○前題　（杭州府同知）陳悅旦（義御）

蘭橈曉發泛晴湖次第遙看入畫圖隱躍樓臺藏綠柳依稀鴛鷺集青蒲林陰隔岸濃還淡嵐氣連波有似無總是翠華臨幸處水光山色即蓬壺

○前題二首　徐倬

萬頃湖光曉月紅天開一鏡照無窮浮嵐映翠春相染螺髻修蛾望若空十二橋邊真聖水三天竺下即崆峒海山盡入重瞳內縹緲蓬壺指顧中

湖光靄靄杳無邊望色空青曉益鮮萬樹濃雲遮不斷一天清露洗尤妍直通碧落三千界遠接齊封九點烟聖主臨軒纔一顧卿雲紅映蔚藍天

○前題　徐元正

淡淡江天映碧烟青郊一望正蒼然鵁鶄喜浴晴波暖桑柘遙鋪遠樹連芳草成茵紛綺陌薄雲如絮正清妍河淮底績由宸畧憑眺安瀾樂利傳

○蒙賜御書唐祖詠終南望餘雪詩恭紀（二首）　（吏部郎中）談九乾（震方）

湖山春曉正迎鑾特賜宸章墨未乾欽服瀚痕隨手得鸞騫鳳翥仰頭看幸叨異數知天近益覺恩波似海寬從此菰蒲常照耀驪珠廿顆夜光寒

聖學淵深摛藻香華星爛爛貫江鄉烏絲箋界勻春粉赤羽旗熏映柘黃詩尚唐音追正始字先戈法校偏旁萬幾暇即躭書史乙夜猶披問漏長

○紀恩詩　前名

行宮敬獻紀恩詩又向湖千拜聖慈捧出瑤緗凝瑞靄分來墨瀋濴清漪（初八日上賜克食五盤）（初九日又賜緞米茶葉綾字一幅）六橋三竺增雲處夏淺春深得雨時更誦琳瑯新睿製皇心求莫萬民知（上出金扇二書新製西湖雨後詩示尚書徐潮侍郎胡會恩副憲陳詵布政湯右曾在籍翰林沈三曾查嗣瑮陳邦彥暨臣九乾等跪誦趨環仰見勤民至意）

○恭讀

御製幸雲棲詩敬賦七言律應制（二首）　吳陳琰

五雲深處擁招提
玉輅遙臨歷澗溪萬壑松風潮候應一天花雨梵音齊江
帆燕舞知迎
蹕山寺鐘清有
賜題前度
御書同煥爛榮光高燭兩湖西
河防底定頼
神謨豈爲湖山侈勝遊重捍江濤勢
帝力頻看泗洑慰民憂
雲章迥有雲巖護
聖澤深同聖水流家在錢塘快安堵欲賡
高唱愧難酬

○恭和
御製回舟至常州府是夜甘霖大霈元韻應　制（二首）
（武進縣舉人）錢榮世（天搓）
帝澤無私沛野田欣逢問俗覩豐年薰風應律初迎夏品
物流形本體乾翠洗遥峯雲靉靆烟皴隔浦水潺湲
共知
睿慮孚蒼昊宵旰由來五夜虔
水漲陂塘可灌田秧針早放是今年情殷蔀屋三春
雨道契苞符六畫乾綈几拈毫開奧窔玉琴吐韻叶
潺湲

君王恩幸真霑渥小草心銜
聖德虔

○前題應　制（二首）
（武進縣貢生）莊楷（書田）
碧浪黃雲秀麥田萬邦綏靖屢豐年三吳澤普風傳
巽六位時成象法乾橋挂玉虹光隱見淵飛珠瀑響
潺湲
聖心自與天心合宵旰民依倍恪虔
霞蔚雲蒸自硯田堤池龍躍問何年忻逢景運三陽
泰妙契先天一畫乾山轉九峯烟粧黛湖明百瀆水
潺湲秀萋欲繪豳風景畫筆蒼茫倣鄭虔

○入史館紀遇　邵遠平
承
恩仍許侍金閨珥筆重燃太乙藜正值虞堦干羽化得陪
阿閣鳳鵷栖天文象共瞻雲漢
聖世光應映璧奎三入承明真曠遇更紬石室備叅稽

○武闈掌卷（二首）　前名
彤庭肅穆繞旌旗熊虎兩廂較士時萬國英材爭貢
藝
九重神武自臨墀風生熊的穿楊遠光動龍韜對策遲
頒牧
聖朝方側席登壇熟葉正堪期
雉尾雲開晝漏清文衣吹鳳傚延英縱橫武庫群材

集璀璨文昌上將明禁裏握奇歸
廟筭期門奮武震先聲自慚玨筆虛陪從麟閣何由勒姓
名」

○禁中夜宿　前名
地分清切日華東紫霧和烟靄
禁中天淵光鎖聲淅瀝月寒宮樹隱朧朧條鈴午夜無
傳使金掌秋風有去鴻南顧
至尊仍撫御即今燕頷更誰雄」

○瀛臺侍直二首　前名
瀛洲曲檻倣崇臺帳殿周迴曉鏡開宮是九成無羿到
樓眞五色見雲來垂衣肅穆瞻行幄簪筆聯翩陟上
台使節歸
朝還侍從小臣歷試本凡材」
鬱蔥玉樹映朱樓太液芳波淨不流石磴參差環豹
尾牙檣溶漾引龍舟鏡中臺殿晴逾碧檻外峯巒翠
欲浮扈蹕眞疑三島近無煩羽客訪瀛洲」

○景山侍讌（時賜讌外藩貢使）　前名
離宮別殿駐龍旂禁樹和烟鎖翠微安息條支元入貢
降王侍子總來歸
御厨絲絡分馳傳天仗星羅列佽飛塵跡自憐難可到回
翔鸞喜奉
恩輝」

○觀嘉禾應制　翰林院編修丘象升（曙戒）
欣傳嘉穗獻龍樓率育知消旰食憂魯史大書登萬
寶[illegible]王無逸驗三秋豈勞魚夢占豐歲未得豚穫慶
得篝從此普天皆買犢坐銷兵甲事東疇」

○平山堂應制
欽限七律用八齊韻　歙縣生員汪士鋐（扶晨）
六一堂高俯碧溪仙鑣玉輅擁臺西長天日影輝
龍旆滿徑松陰散馬蹄四野迴看青靄合遙山高與白
雲齊蜀岡此日欣
留蹕珍重
宸章萬古題」

○端午夏至日北郊禮成恭紀　陳恂
此日成郊正五陽浴蘭采术盡含芳花迎輦路飄香
細雲靄重壇答慶長已見坤維增厚宅不須桃印護
齋房小臣竊比傾葵日蒲酒深封未敢嘗」

○賦得
御製芳晨麥隴布風和四首　王錫
溥海涵濡
聖澤長勤民曉夜念耕桑蝸頭不愛
楓宸逸豹尾時親麥隴芳化日舒和人盡樂薰風披拂
物咸昌窮簷已荷明昭賜
御輦還題雲漢章」

四野水牟風動頻

翠華遙溢值芳晨浪浮不信從平地秋至翻驚接暮春

布穀鳥啼催饁婦繅絲花艷媚農人幸逢

聖主先祈穀

寢廟行看便薦新

比穀垂垂一望中甸人無復辨西東兩岐飽受桐華

雨十畝輕搖柳絮風漢主飯來兵漸勝周家貽後歲

常豐豈如我

后春巡日五色毫端見化工

良辰正喜屆清和隴麥青青率育歌晴露流時芳氣

足曉風翻處綠陰多林間已見鳴鳩起陌上還聞雉

雊過萬古太平真有象東西南朔被

恩波

○前題　錢塘廩生姚之駰魯思

虞琴解阜協清和共慶芳時

玉輅過穗秀雙岐占瑞應隴分千頃共

恩波秋雲欲稜平疇早春日先承雨露多

聖主仁風敷草木來牟率育萬方歌

○蠲租紀　錢塘廩生姚炳彥暉

恩（四首）

五雲

詔使擁旌幢天上啣來丹鳳雙自古有秋占沃土只今成

賦斂中邦

九霄佳氣浮蓬海千里

恩波湛越江多少窮簷齊額手遙呼

萬壽醉春缸

一天膏雨灑無涯河北江南次第排恭俗參高應近

日澍潮波潤欲通淮何須雲望嗟奚後忽覩春生喜

共偕自是我

皇誠保赤東南民力廑

宸懷

閭閻纖悉

帝心諳

勅使恩勲令再三不遺篝車輸

內府寧教游惰免丁男艱難紅腐千倉粟珍重新絲二

月蠶從此蒼生休養久虞琴風動滿江南

太平父老話羲炎雨露恩深歲歲沾自奉

宸遊來

翟翠紛看蹕祝走黎黔全租已報司農算大有還恩太

史占此日春和齊擊

幸野芹欲獻首頻瞻

○恭紀　歸安監生沈樹本原餘

聖恩

行宮高倣同雙闕

法駕森嚴埒九重韋布追趨心戰慄
至尊垂詢語從容寒魚始得深波潤細草偏承化雨濃下
里巵言陳
黼座巴叢何幸傍
飛龍
○皇太子命賦白杜鵑花應　令　朱彝尊
銀榜璇題一道通仙花移種冠芳叢蜀中費著名稀
穉嶺表羅含狀未工照水影同紅躑躅卷簾香動玉
玲瓏桄榔舫萬里來何幸采入瑤山
春深中
聖駕東巡恭紀四首　歷城縣舉人王苹秋史

百部鐃吹萬馬盤翠華高駐五雲端香蒸原隰行塵
煖旗颭村莊木葉乾風日和柔金雉尾山川輝媚玉
驄鞍青鞋布襪
恩波內史荷
君王倚笑看
迴閣長橋水湧輪（湧輪出水經注）
宸遊歡洽舞波臣泉聲踴躍朝
天子藻采飛揚覲
聖人仙仗烟開紅樹出霓旌風細白鷗馴不教父老壺漿
累一匊清流濯
御塵

嶽秀空青合旆旗
九重游豫意何如蹕修振古燔柴典不事尋常封禪書翠
積層巖懸綵纛松長磴道排
金輿明堂受賀歌將遍十二諸侯擁瑞時
牙旗寶扇傍洙泗階草欣聞
翠斧斎戟拜山龍三爵後太牢俎豆萬松陰金莖碧瓦
崇文德玉瓚黃流
訪道心習禮諸生絃誦好杏壇樹下葉森森
○瀛臺
賜魚和趙少宰韻　戶部尚書徐潮浩軒
冰甃霜鱗色遜瑜承

恩齊向苑中趨鱗鬣千鬐集繞樹爭携萬木呼波佚
遊池名最美影連緋袋寵尤殊還須共識和羹意免
得庖人越俎虞
○館試麥田積雪　張曾慶
雪滿郊原曉未乾千門萬戶歲凝寒光散海嶽彌天
合瑞結烟村大地看豈共朔風催徑草將和春雨洗
泥蟠農家早卜豐年兆祈穀猶勞拜紫壇
○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應　制（文限十二前名）
上苑叢筠迥自分雕闌搖曳鬱紛紛貞心一片凌寒雪
勁節千尋拂漢雲族待鸞栖青不改花含鳳實翠非
藝池邊掩映披佳氣碧玉珊珊繞

聖君」

御賜食物恭紀（五首）　歙縣知縣　靳治荆（雁堂）

風塵吏俗未堪論。

聖酒何因得滿尊。竹葉色鮮瓊作液。葡萄味厚玉俱溫。

賜來總是恩波釀。飲去難名

德意存。忭舞幾人歌既醉。覺逾年事拜

天閽。（酒）

醍醐珍味上方供。

勑予微臣恩澤隆。貯向瓶罌元絜白。映於花蕊亦輕紅。甘

肥好劑頭綱茗。醞釀知須幾斛醲。縱愧才名異荀勗。

從今癖嗜也應豐」（酥）

盛朝元不貴珍奇。肥羜真憐方朔饑。出自大羣毛潤澤。

飼將春草角低垂。素絲合勵風人節。三百還占牧事

宜。聞道賜生須必畜。恐教無故漫充頤」（生羊）

揮麈何能答

聖朝。賜珍翻愧自雲霄。香糟作護饒餘味。美錫爲函貯幾

條。尚食製來元臘日。（函刻戊辰冬造）中官捧下正春宵。封麋

獺得雖多許。似此

殊恩豈易消」（鹿尾）

給鮮寧計獸人勞。廚厭全醫蒸腹餐。別有芳香留齒

頰。自非儕俗解燔熬。登盤豈肯輸麟脯。論味終當賤

太牢。遂憶慈幃數千里。得封幾脡見

恩叨」（鹿肉）

○景山應　制。　蔣　伊

青陽一夜滿東風。神苑仙臯儼化工。草色偏承香輦

下。山光微出禁烟中。峯開玉筍彤雲繞。路逼金微紫

氣籠。三島莫愁滄海隔。丹丘咫尺在

深宮。

○秋日早朝　前　名

曉月高梧映苑墻。花間銀燭列明光。漸看曙色開鴛

扇。微帶金風落雁行。紫霧欲分擎露掌。絳烟輕繞護

衣香。漫言白雪人稀和。雲度鐘聲到玉堂。

○及第紀恩　徐乾學

席帽頻年挾策遊。叨蒙一第

主恩優。同時名姓稱龍尾。幾部笙歌簇馬頭。懸綵

御街金榜出。開筵大府玉觴留。送歸鹵簿寒儒邸。九陌

人爭看擁騶。

○瀛臺

賜宴恭紀（四首）　陳維崧

西苑新晴曉色開。涼颸瑟瑟鳳城隈。千官秋泛芙蓉

舸。七月春生琥珀杯。碧甃紅墻臨鏡出。金鋪玉管拂

雲催。

天家殿閣清如水。不信真從此地來。

黛幙參差紺樹迴。

君王親幸日華宮。四圍劍佩山光內。一簇貂蟬水色中。雪瀑釀來黏綠茗。錦鱗斫處映丹楓。筵前忽訝秋花滿。林際剪彩葉葉紅。」

繽紛彩幣滿朝班。賜出龍紋霄漢間。乍撫霜紈冰滑笏。遥擎霞綺月彎環。絲從濯錦江頭曬。衣向穿針節後頒。爲聽九門鶯竹急。宫袍分給侍臣還。」

盡日天香染紫薇。鳳凰闕下拜恩輝。才慚入洛年非少。人到遊仙遇總稀。縹帶携將菱芡重。雕鞍壓得芰荷歸。天南又報鐃歌蹴。早晚彤弓勞鈇衣。」

恩賜

翰林院編修　高輿　巽亭

御書詩扇恭紀

恢台應律赫曦懸。鶚翊遥頒自日邊。已拂仁風周宇宙。更叨聖澤賁林泉。奎章雲漢詞同麗。宸翰鸞龍勢並騫。何幸榮光垂兩世。八旬白髮樂堯年。」

恩賜鹿脯恭紀　前　名

食苹曾記列葩經。擗脯還傳可永齡。味淡祇宜供非海擎膚忽備賜芳馨應啖風泉詠三非。不羨史卿合五鯖。珍品捧嘗慚報稱。願隨百獸舞虞廷。」

○三月初六日恭迎聖駕名見

御舟恭紀　前　名

九天清蹕下江鄉。宵旰勤勞爲省方。絡繹百神迎禹會。趨蹌五老捧堯觴。仁風披拂兼春暖。聖澤汪洋共水長。夾岸萬呼欣就日。小臣新染御爐香。」

○恭和

御製賜高旻寺僧紀蔭詩　前　名

聖主心澄五夜中。梵音清徹海潮東。天章垂示道花藏。御墨親傳般若空。剎宇雲生瞻

日彩。戒僧禪定脫塵籠。光明永煥浮屠表。上乘菩提水月融。」

○皇太子命咏竹花應　令　前　名

修竹叢中異蕊敷。正同黄莢滿康衢。開當淺夏幽姿秀。質比凡葩素影殊。夜半含風迎皓月。曉來凝露滴真珠。佇看結實翔威鳳。一幅蓬瀛好畫圖。」

駕幸金山江天寺應　制　前　名

翠華五度幸江天。春晝暄和景瑞烟。浮玉山容開妙梵。留雲亭傚汲名泉。遊魚也識迎宸蹕。谷鳥咸欣近御筵。永願乾坤符

聖壽．紺園億載佛光懸．

駕幸崑山應　制　　　　前　名

六御巡遊歷淵林．蒼花天氣午雲陰．玲瓏巖岫翻紅葉．虛
曠亭臺帶翠禽．耆舊儒臣沾
聖澤．烟霞梵刹洽
宸襟．
皇家雨澤敷羣品．更灑
奎章耀碧岑．

聖駕南巡念（臣）父（士奇）昔年供直微勞
予謚文恪特遣御前侍衛（臣）波那（臣）常壽賚捧
御書文恪扁至平湖縣就（臣）家中
頒賜又至（臣）父墓所
賜奠酒三爵且以（臣）之謭劣未及散館即授編修稠疊
隆恩涓埃莫報謹撰詩四章以志（臣）世世瞻戴之誠云

前　名

羽林遥從
玉輿來．花簇迎旌爛熳開．淑景人人爭就日．歡聲處處動
成循承
恩幸接
龍顏近．春侍驚開
鳳詔裁．特
賜易名須大典．（小臣）銜結重增哀．

憶昔先臣守一氈．遭逢
聖主賜陶甄．匪躬原屬傾葵分．異數頻承湛露編．乙夜披
陳邀
顧問．孤踪孑立荷矜全．未終報稱旋歌薤．猶仰
恩華到墓田．」

祇因親老憶江鄉．
詔許歸田奉北堂．日月照臨光自近．雲霄瞻仰道偏長．迎
鑾幾度叨殊澤．晉秩當年拜寵章．稠疊
恩多難負荷．九京猶自矢競惶．」

考行稱名世所欽．秩宗定議協官箴．一生終始邀
宸鑒．兩字褒崇慰夙忱．堂構豈堪承世澤．班聯特許厠詞
林．多慚父子蒙
高厚．彌矢微臣捧日心．」

○咏白杜鵑花應
皇太子令　　　　前　名

仙葩借得蜀川名．秀出羣芳素影橫．月色夜臨瓊蕊
潔．日華春照雪衣明．祇將精白承
天意．不藉夭紅競俗情．彷彿山村最深處．浣花溪畔聽
啼聲．」

○前題同日應　令　　　吳陳琰

漫勞躑躅染成丹．別樣瑤華秀可餐．萬里海天霜氣
皎．三更枝杪月痕寒．蝶飛同色迷銀砌．燕啄無香點

玉闕可是仙人般七七朱衣幻作白衣看
○敬觀
御書西湖十景亭榜額恭紀（十首）
○蘇堤春曉（限春字韻）　沈三曾
長堤如帶物華新煖日和風不染塵山水千秋佳麗
地笙歌一路太平人天桃舒蕚紅初綻嫩柳垂絲綠
作勻自向高臺懸
寶翰湖邊好景四時春
○柳浪聞鶯（限鶯字韻）
拂水拖烟萬縷横金衣好鳥忽傳聲閒關似奏陽春
曲睍睆疑闌午夜笙蕭閣鳥啼安足擬雕梁燕語漫

相迎煙熅
御墨留題處邀客如聞上苑鶯
○花港觀魚（限魚字韻）
曲沼瀠洄一鏡如錦鱗遊泳自徐徐影翻波浪鬐爭
舞隊入菰蒲鬣盡舒競喜潛淵成樂國曾傳在鎬慶
那居何須變化成雲去
帝澤能蘇涸轍魚
○三潭印月（限潭字韻）
良宵佳境足幽探皓魄當空綠浦含天上清輝原自
一水中明影忽成三烟歸遠樹浮青黛雲散晴峰露
碧簪更有光華相映發

龍章赫奕照澄潭
○兩峰插雲（限雲字韻）
聖主當陽應紫氛山頭瑞靄日氤氲半空忽限千層彩絕
頂長垂五色雯南北林巒渾不斷高低嶺路自難分
勲華復旦欣相值惟對
天葩咏慶雲
○曲院風荷（限荷字韻）
微颸吹遠嫩凉多菡萏幽香拂袖過翠盖亭亭承曉
露紅粧裊裊泛清波尋詩客至憑欄望載酒人來舉
棹歌君子嘉名蒙
睿賞銀鈎揮灑到新荷

○平湖秋月（限秋字韻）
勝地招邀靜夜遊澄波不動月光浮銀河皎潔三千
里玉管悠颺十二樓桂子香來疑閬苑蘭橈泛去即
瀛洲遥看奎壁寒芒吐
宸翰煇煌耀九州
○雷峰夕照（限峰字韻）
湖南深處白雲封獨挂斜陽塔影重萬疊明霞穿翠
竹一天晴靄逗蒼松扶犁野老溪頭醉吹笛歸樵谷
口逢共樂雍熙瞻化日
鸞書知在最高峰
○南屏晚鐘（限屏字韻）

城頭薄暮見疎星。古寺鐘聲靜裏聽。隔水洪音傳遠
岸。隨風幽響入青冥。噌吰應已同無射。鏜鞳何容擬
寸莛。傾耳怳遊長樂苑。巍巍
聖蹟紀南屏。

○斷橋殘雪（限橋字韻）

朝暉初霽煥丹霄。積素晴巒未盡消。小閣青帘粘粉
絮。大堤金勒踏瓊瑤。微紅未破封梅蕚。新綠將舒綴
柳條。預卜豐年齊獻瑞。
瑤章永誌段家橋。

○間

王師北征大捷凱旋恭紀（四首）　翰林院編修　湯右曾（西崖）

憶趨班劍屬車旁。
萬乘旌旄下朔方。共識
鑾威臨兆戶。一時兵氣壓西羌。朱旗晴閃
天王宇。青海秋寒太白芒。鬱鬱關門吹管客。大風雲起看
飛揚。

春莚苜蓿尚枯荄。竟夕叢生
天馬來。九譯山川皆禹服。萬靈風雨護軒臺。前車一戰妖
氛滅。邊燧全銷絕域開。諸將不須分道入。六師爭唱
凱歌迴。

陰山天外揷長屏。積甲高齊熊耳形。磧北已遮唐塞
隧。漠南敢近漢邊庭。規恢社稷基磐石。一用干戈勢

建瓴。萬帳降人皆不殺。始知寬大在
朝廷。

極北心殷隔九關。喜聞霄漢捷書頒。溫偈覲獻燕然
下。阿布恩擒瀚海還。
廟算如神收絕幕。侍臣刻石紀封山。自慚諭蜀西南徼。威
德應須撫百蠻。

○癸未臘月十八日至涿州恭迎
聖駕蒙
恩垂問旋
命內直恭紀　少詹學士　蔡升元（方麓）

帝天高厚欲酬難。赴
闕遙征暫解鞍。未向秦關叅扈
蹕。却來范水喜迎
鑾。螭頭舊史承
清問。馬上
新綸勅內官。一路春溫隨豹尾。禁門臘月不知寒。

○二十一日八
朝謝
恩蒙
特擢少詹事恭紀　前名

玉署初回淑氣融。趨
朝拜舞曉曈曨。鵷承

口勑龍墀下新換頭銜鶴禁崇知遇自來悉
聖主遷除曾不待山公
恩深未效涓埃報感惕交縈有寸衷
○蒙
恩賜宅苑西恭紀　　前　名
十載靑苔掩蓽門俄驚
賜宅拜
殊恩上林好樹容烏托阿閣新巢媿鳳騫五色霞明樓接
影
九重春到宅添溫誰知爝火螢光末也向天邊朓
紫垣

○蒙
恩入直
南書房恭紀　　前　名
蓬壺方丈杳難攀
特詔趨陪供奉班寧有寸長資
鳳藻常教尺五近
龍顏尚方給札雲窗淨秘閣繙書晝漏閒從此朝昏依
日月更無塵夢到家山
○除夕前二日蒙
恩頒賜羊鹿魚雉鹿尾上尊恭紀　　前　名
經年稠叠荷
深仁餞賜還叨
寵賜新香列擕來
天府醞肥甘驚出大官珍不探魚穴還過丙恰遊椒盤
好佐辛快覩賜囘殘臘裏車書萬國賀元辰
賜宅後蒙
恩復
命修葺併備器用移家之日
詔正詹臣陳元龍送入恭紀　　前　名
城西景物乍含韶太液波連玉蝀橋半笈圖書移
紫禁全家戴履傍
丹霄寸絲粒粟皆

君賜厚地高天託
聖朝歸第更叨
恩禮重春風並戀有宮寮
○奉
命編纂歷朝咏物詩類下直後蒙
恩遣中使詢視屋宇恭紀　　前　名
珥筆當年侍直廬宣來
禁籞校讐初天街蹀躞朝隨
輦雪案摩挲夜檢書歸院春山看歷歷巡簷夏屋樂渠渠
君恩海樣深無際更下
温綸問賜居

○新正
駕幸暢春園
恩許移家後入直恭紀　前　名
欣逢
輦道春歸早。叨從
鑾輿詔許遲。人日移家金作勝。天風吹谷雪消池。（賜宅在雪池）
心懸霄漢應先往。
恩重丘山敢後馳。仙嶠晴開初識路。傾陽願作
禁園葵。
○上元前一日蒙
恩賜宴恭紀　前　名

鈔齎別館展銀函。天祿虛糜日抱慚。已忝大庖頒餞
臘。重叨芳讌近傳柑。堆盤仙菓當風剖。壓帽宮花帶
月簪。（與宴諸臣各携菊品探花）
湛露恩深須舉室。團圞兒女盡分甘。
○蒙
恩充日講起居注官恭紀　前　名
十載清班列
講筵簪毫長在
聖人前。重邀
恩綍趨香案。依舊朝衫惹御烟。如日如雲
光協帝。記言記動借窺天。遭逢
堯舜曾何補。儤直惟應戴萬年。
駕幸孔林恭紀（二首）　按察司副使王　謙（塢齋）
金門萬騎出
鑾輿。為幸宗邦歷兗徐。樂道頓忘
天子貴。觀風先近聖人居。烟開古墓松風滿。塵散遺壇杏
雨餘。俎豆重光增鉅典。五雲長護玉麟書。（陪儒臣纂修幸魯盛典）
闕里明禋陋舊章。（舊祀儀文稍簡皇上躬行三拜九叩首禮）升歌肅
拜祀非常。金爐香繞奎婁宿。（齊魯奎婁分野）
翠蓋雲留洙泗堂。（聖殿中留御蓋一柄）書表宮牆驚鳳翥。記鐫
碣石煥龍光。（御製扁額碑文）中天正喜文明會。溥海春風

化日長。
○四月初一引見
乾清宮恭紀　揚州督關俞　灝（可菴）
天堦未許等閒攀。忽報傳宣覲
聖顏。雲裏樓臺雙鳳下。斗間閶闔九龍還。氤氳香霧迷花
輦。搖曳旌旂動鵷班。幸際瀛洲初步日。丹墀稽首戴
呼山。
賜宴禮部恭紀　前　名
玉饌金莖出尚方。笙歌魚麗慶明良。盤分仙實櫻桃
綻。杯映流霞琥珀香。二卣釋花人燕喜。萬年獻頌史
賡颺。夔龍莫負春官宴。丹蘂長懸北斗傍。

御試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限十二文）

翰林院編修張　瑗（[illegible]）

寒色從教六琯分。脩然淇水振清芬。就中空洞原無滓。直上丰稜迥出羣。不共穠華資湛露。却招苞羽竦高雯。霜嚴雪凍經多少。爭睹疎枝已拂雲。

○多羅郡王自邊凱旋

聖駕幸海子宴勞三品以上扈從還祀鄧將軍廟是日早大雷雨隨霽恭紀（四首）　徽寧道黃懷玉（剛叔）

宗臣仗鉞綏荒服。聖主郊迎勞六師。鸞輅和鈴環劍佩。

龍旗雉羽肅威儀。三驅恢服安餘孽。一戰全軍靖遠陲。露泡戎麾飲至日。憑衡讌句動宸思。

六龍沛澤南巡日。萬馬雲屯西入關。錫宴和羹通御座。灑壇清醴肅朝班。樓船幾棹歸遼海。彤矢褒勳勒岱山。蜀國盡歸安劍塞。徐看淇服奏師還。

千秋禦烈鄧將軍。一代忠魂享祀勤。戰壘神依淒夜月。城邊幕捲帶寒雲。帝恍冥格英靈邃。廟貌維新奕葉芬。福祚聖朝恢奠宇。牲牢紛列氣氤氳。

直挽天河洗甲兵。攙槍掃却迅雷驚。風飄細柳檻音靜。雨灑芙蓉鱷浪平。鵷鷺樓前蹌濟肅。貔貅馬上往來輕。旋宮霽色天威近。萬姓羣瞻帝德明。

○經筵應　制　　項景襄

鳳輦初廻仙路平。虎闈朝啓瑞華生。瑤編風度芸香細。黼座烟浮玉几橫。綠繞星文環北極。殷勤天語下西清。（愚臣）經術慚無補。何幸年年侍聖明。

萬壽節朝賀　　前　名

羽林仙仗遞遂來。一派簫韶拂曙來。

帝座高臨南極迴。爐烟不動五雲開。月輪常抱千秋鏡。露掌遙添萬壽杯。最是侍臣多寵渥。鳴珂共拜紫宸回。

○恭讀

御製幸雲栖詩敬賦應　制　　杭州府生員汪泰來（階交）

招提遙指翠微中。迎輦江山入望雄。三浙潮回聲激水。一帆風正遠橫空。天然圖畫披宸藻。靜裏操持仰聖衷。吟眺如傳川上語。悟來境與理俱通。

〇二月初六日恭聞
皇上閱河南巡喜賦　　郞廷極
聖朝巡典歲常修到處爭看駐九斿萬里風雲來王氣一
時雨露徧神州傾心竦蹕皆歸欵寓目淮黃已合流
新詔盡蠲三浙稅輿情望切
翠華遊
〇初十日
上賜克食五盤敬分給現在西湖辦差各官隨率領謝
恩恭紀　　前名
天恩賜出大官珍尚食曾經
御案陳玉俎上儀調芍藥金盤仙脯劈麒麟七牢飫客
寧須藥至蚤菜羹未足倫轉憶湖干衆僚屬趨蹌亦
與被
皇仁
〇十五日
上在蘇州行宮再
賜詩扇一柄詩字一幅恭紀（扇係御製駐蹕淮安七言律詩一首字係幸雲棲七言絕句）　　前名
鳳蓋龍旗紫籞來春郊眺覽
睿懷開淮南柳岸新烟合浙右桑田細雨催玉座薰風揚
聖德瓊奩麗藻勵仙才微勞敢辱
重瞳顧拜賜驪珠幾許回（宋臣蘇軾邇英殿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二十四）

〇康熙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臣扈
蹕至塞外番部翁牛特之鄂七里台吉帳沿途蒙古男女
捧獻乳酥乾羊等物讙躍祝
聖二十六日
駕幸因額必納二十七日翁牛特君長額駙婺
皇上
特旨賜臣等陪宴宴畢
幸翁牛特王庭
賜臣等倭及熟羊一頭哈勒占酒恭紀（四律）　　汪灝
名標鳳曆識雄藩喜歷流沙扈
至尊萬國一家同甸服九邊干戚屬中原山知就日爭迎
輦帳似流星結遠村男女雖云風俗異家家焚頂頌
鴻恩
翠華烟絲紫氣濃摩崘河急嘯蛟龍北當大漠連沙
磧南護
神京遠喜峯職在庭方長保塞體隆劬勞世膺封（翁牛特部長年十六為八公主額駙）分騎台吉寄廬別稽顙來迎北附庸
邊庭君長
帝家親延列河干安
聖人雲敞雀屏廻斗宿風開虎帳護鈎陳綱城笙管登三
爵

行殿衣冠列九賓几席叨陪邀格外自天齊飽及詞臣
牛馬紛紛滿谷量玉庭遍近更蕃滋地開嘗墾成專
耩天賜樓臺鎮大荒（蒙古民居皆毡廬上爲額駙特建廨房）萬里桑麻
回暖氣三秋水雪變春陽
鸞旂只似臨園囿誰說陰山是異鄉

○辛酉二月初侍　講筵紀事（二首）　湯　斌
文華春殿旭光濃
帝御儒臣侍九重紫禁天章詞煥爛紅雲寶幄語從容細
旃風定牙籤啟衮袖香飄玉珮從典學千秋際
聖主微拙何以稱遭逢
御氣氤氳

玉皇西清霞彩映龍裳經陳謨典
天心正學闡勳華
帝道昌敢向盛朝稱管晏何須文藻繼班楊恩深覆載安
能報誦賡衡茅志未忘

恩賜御書知本堂匾額恭紀　汪　灝
鳳舞鵬飛出墨池
帝教務本小臣知六經精粹千秋訣三字源深萬世師烏
列遂壺神絡繹門分砥柱勢參差
堯文義書成兼美不羨鍾王落筆時

恩賜御書傳家須子孝報國在臣忠對聯恭紀　前　名
春隨楹帖臘前
須知本堂前賜氣環十類驪珠光白屋兩行
鳳篆照黃山子臣至行根心內忠孝芳徽觸目前玉版
金鈎高揭處孫枝世世覲
龍顏

恩賜御用貂裘一領恭紀（二首）　前　名
豐貂燦爛下彤墀豈獨蟬冠羨珥垂錦歷雉頭增貴
美價輕狐腋肅威儀排雲三殿光先射積雪千峰來
不知非分深慚毛羽賜無私天地感
恩私
光翻雉尾映龍鱗

天府收藏內製新
特典只宜三宰輔（是日先　賜大學士張與陳貂裘人參）殊恩竟及七詞
人（臣偕侍講學士臣昇等同　賜）氣蒸溫樹臨冬暖香透梅花徧體
春前歲黑貂裘做客奇榮何幸傍平津

○至日
上侍
太皇太后溫泉回鑾臣候
駕景山恭紀（二首）　劉廷璣
上林花木霱朝輝香氣氤氳
玉輅歸豹尾飄揚千騎擁龍旂掩映五雲飛數行鴛鷺
來青嶂一路笙簫入紫微不是

宸衷寄遊賞湯池旋蹕奉
慈幃」
巖外雍雍肅百官遥聽雲際響和鸞仄飛葭管陽初
動日滿瑤臺曉不寒
聖母心勞垂訓遠
文孫念切守成難
天家孝治凌千古願附詞臣紀筆端」

○三月二十四日
駕幸西湖恭紀　　前　名
柳帶長堤拂惠風龍艘親奉
壽寧宮豈知兩月陰雲合獨遇今晨霽色融新水旋鋪千
頃碧嬌花爭放十分紅西湖從此傳佳話
翠葢重臨日未中」

○三月二十六日湖心亭仰瞻
御書不勝欣幸即以家藏趙孟頫字一冊並其自書三卷
進呈恭紀　　前　名
天以多能縱
聖人萬幾餘暇草行眞舞飛遠邁唐前帝鈞畫猶稱宋後
臣（聖訓晉唐年遠失眞俱難摹倣近代惟米董可學時時臨之）八法變通成一體
諸家融會奪全神珍藏舊蹟今何幸
淵鑒齋中遇合新」

○暢春苑引

見恭紀　　前　名
虎節龍旌護苑墻要知墻外即農桑青來別殿山光
近碧繞層臺水韻長上將更番齊劍珮大臣奏對整
冠裳海濱末吏今何幸也許携歸兩袖香」

○丁卯五月三日奉
詔向以用兵旗籍暫停科目今太平已久仍一體應試恭
紀　　前　名
三藩餘孽易消磨
聖主明堂奏凱歌數載武功垂簡冊（新纂武功告成）一朝文運起
巖阿詩成珠玉遵唐制（近考漢軍俱賦詩）策對天人倣漢科
共沐
盛朝深鼓舞掞天才子較前多」

上祀
太廟禮成恭紀　　左諭德查　昇（聲山）
報祀
今皇孝德隆春祠夏禴詣齋宮豆籩九廟粢盛潔簫籥千
秋韶濩同馬去尚留金根在鶴飛遥見燭光紅工僚
拜舞橋陵下舊植壇松更鬱葱」

○冬至郊天禮成恭紀　　前　名
朱節黃麾降泰壇垂紳佩玉擁千官漢枌昇霧簷端
肅殷柏連雲城左蟠日燭光騰看駕鹿壇床香暖待
驂鸞抽毫欲進甘泉賦誰念楊雄掞藻難」

○恭遇
聖駕東巡紀事（同馬相國賦四首）
翰林院檢討　唐夢賚（豹嵒）
上林羽獵賦初豪。望
幸真傳到九皐。爭道臨河歌瓠子。將聞狩渭得英髦。燔
柴自識神靈喜。瘞玉曾無風雨號。老稚一時齊拜舞。
龍旂細認拂雲高。
鹵簿清秋寶扇開。闕河望氣識東來。麾旌迴出天門
上。翠葆親從聖里迴。豹尾千官分扈從。雞竿五色下
蒿萊。懸知
仁主情無極。已有
皇恩遍九垓。
閭閻情事欲周知。不爲名山競祝釐。罷射
行宮張御樂。放朝委巷出
鑾儀。合圍自按風雲陣。止
輦常聽水旱詞。漫道太平無一事。卻教閒殺羽林兒。
長樂鐘聲憶早朝。趨迎敢憚道途遙。胸臚有約臨珠
館。羽衛相將渡板橋。上駟即如輕玉勒。中人雅不喜
金貂。
聖皇更愛垂綸好。一試吳船繫畫橈。
○恭紀
聖恩詩（八首）　監察御史　吳震方（青壇）
鑾輅春巡動九垓。山川重幸
翠華來。陽和氣浹蒼龍轉。淑景風馳赤社開。四海晏寧
占豫順。千官喜起頌康哉。省方此日瞻
堯采。萬井歡呼徧草萊。
九如天保祝三多。萬國珙球正止戈。景運中天邇化
日。芳晨季月值春和。瓊漿瀲灩雲華酌。仙樂鏗鏘彩
鳳歌。南極一星朝
帝座。軒臺望氣鬱嵯峨。
修濬勤依虞土功。殷憂日與萬方同。雲中鸞鳳承仙
蹕。水底魚龍候景風。地斥黎陽期到海。歌聽瓠子記
成宮。何須宛委求金冊。早奏平成出
聖衷。
奎文雲漢炳千秋。引領祥光貫斗牛。商室旁求來俊
乂。周家作士盛新楨。追風冀足應齊至。剖璞荊珍欲
盡收。共聽絃歌增氣象。截看麟鳳息郊遊。
東南民瘼正殷然。
聖主鴻恩降日邊。比戶歡聲騰遠近。
大廷溫詔徧郊壥。復除漢代農桑重。施舍周官典籍傳。
欲阜民財成至治。
垂裳恭己奏虞絃。
祥風煦育布春溫。旋聽
絲綸到犴門。五用典弛寒谷暖。
九天雷解覆盆翻。泣車

至德沾窮詠祝綱
深仁念飲究貫索圖屏青艸茵金雞仗下拜
殊恩」
遥瞻
宸翰灑丹霄榮被臣隣異數叨何幸儒生重拜
賜更欣遂戶再分邀龍蛇勢動雲章麗星斗文成法象通
晚捧自天鴻寶重傳家世世仰清標」
廿年遲暮別鵷鸞天地無私覆載寬身傍九霄霑湛
露夢回三殿識金鑾素絲羔袖餘香染
丹陛龍光近日看
聖主恩深何以報願隨擊壤頌安安」

聖駕閱河恭紀（四首）　慈谿縣監生裘　璉（殷玉）
左个朝回斗柄寅青旂東指出天津
恩光一路開晴雪淑氣千村散早春未許天吳翻濁浪先
教河伯灑清塵遐方徯
后雲霓望南極星邊拜
紫宸
翠華巡歲閱河渠待澤蒼生望屬車虞帝東巡二月亟
周王時邁六年再旌門還召平當對帳殿頻翻賈讓
書南國驚花饒似錦獨憂民命化爲魚」
宣房一築可乘槎曉出圖書晚鳴車楊柳免堤唱楊
柳桃花不漲看桃花和風號拂淮南粟盈雨催宣午

夜麻誰道西湖堪玩賞應知
上苑足繁華」
牙檣錦纜歷春濤處處迎
鑾蹕彩舸萬騎龍驤晴立盾千官豹尾肅分曹江鱸膾
細添堯酒山茗香烹擬受桃會看黃河清幾度平成
作頌有夔臯」
○賦得
御製野望湖邊遊碧橫應　制　戶部郎中陳　謙（廷益）
錢塘都會古揚州三載時巡復詔遊黛色迎
鑾晴旭麗波光照仗彩雲浮參差星火平湖晚彷彿天
香鬱嶺秋安得蓬瀛時近日

六飛長爲兩峯留」
畫舫琉璃百頃湖嶺峯橫側自成圖
宸遊好愛宜晴雨
仙蹕兼思望杳濛朧樹露滋濃欲滴暮山烟影遠如無薫
風習習將迎
輦願藉春暉獻壽壺」
○康熙辛酉七月
賜安瀾臺恭紀（二首）　張　榕端
彤樓曉日照龍鱗
寵賚傳宣集近臣竟有鴻文堪奪錦漫分鮫織凜虬紳機
絲色映流黃艷刀尺榮沾綵纈新拜受歸來新什襲

恩深安吉荷終身」

瑤樓列幕帶迴塘。午宴重霑柳蔭涼。果腹已叨銀繪縷。（賓饌外加魚膾）酡顏嬴覆紫霞觴。（特遣內臣行觴以頹酡觴盡為率）蹔舒笑語情方暢。（宣諭笑語不禁）終秩威儀樂未央。（羣臣謝恩上傳就筵三叩）虎拜當筵歌既醉

殊恩早已下明光」

○壬戌元日　朝賀

上御太和門賜羣臣宴恭紀（二首）　前　名

春迴紫極五雲封。元日鳴珂聽曉鐘。乍見庭燎輝振鷺。旋看朝旭映飛龍。彤弓盧矢聲靈暢。玉策金函雨露濃。翹首

天顏真有喜。共歌翻穀答時雍」

堯蓂初葉午風柔。仙仗呼嵩飫

御饈。春色正籠丹鳳闕。瑞烟深護紫貂裘。兩堦箕簇鳴韶濩。重譯冠裳集珙球。幸際昇平叨珥筆。願敷文治鞏

金甌」

○禁中新柳　凌紹雯

春深彩煥五雲天。

宮澤新沾

苑柳鮮。秀質乍舒衣似染。韶姿全展黛初研。絲絲好借經綸手。點點能飛玳瑁筵。總是

君恩多浩蕩。身留蓬島日三眠」

○荷蘭入貢　勞之辨

六載垂衣奠九環。梯航閩嶠達燕山。周官職貢惟中土。王會披圖列八蠻。鯨海何年歸鳳曆。鮫人此日識

龍顏。炎洲萬里恐風信。不似珠崖明往還」

○信郡王從大將凱旋

駕幸南海子慰勞適霈甘霖喜賦　前　名

大將還師入漢京。

君王勞凱發霓旌。宸遊別苑紆宵旰。天瀉長河洗甲兵。盼綠江頭朝免胄。黃縢樽內夜傳觥。于今奏凱從軍曲。雨過青苗買犢耕」

○朔日壇陪祀　前　名

扶桑一曲衛雲中。壇壝春風禮向東。位首三辰尤燭物。象尊兩曜晝懸空。經天度數乾坤合。掃地規模丘澤同。九獻告終歸珮緩。金烏已射古牆紅」

○夕月壇陪祀（時八月朔）　前　名

冰輪夕曜配朝曦。設坎規模古制存。尚白總依商帝色。位西仍避太陽尊。飾因小盡蓂留葉。魄待初生桂露痕。忝竊列卿空應象。羞將衰鬢照銀盆」

○六月二十二日隨諸臣赴

暢春苑請

皇太后安恭紀（二首）　前　名

塵軟沙明踏緑莎。疎槐深柳色如何。漸開

遊豫金輿遠初問
慈寧玉體和。行盡城隅鷄唱早，經由橋畔馬蹄多。燦光一
路巾車引，野店山莊取次過。
離宮烟樹靄晨暉，雨脚初收土不焦。佑
聖鐃魚香刹近，（苑旁列有僧寺各官待蹕車集于斯）問安車馬玉關遥。（起居之使從行在來不絕于道）風來水殿香飛漾，暑散層臺對遠
椒。更值閶闔頻送喜，歲功無恙長長萬。

○十月十一日捧匣啟奏
乾清門恭紀　　前名
鴛行逐隊幾多年，今日晨趨
獬座前。敢向馬曹稱領袖，却慚鵷鷺備班聯。函呈玉案依

天闕秩祀銅駝近
御筵。（捧匣係滿卿之事余與承之）竊笑馮唐容易老，不材霜雪已盈顛。

○夏至陪祀
地壇恭紀　　前名
方澤靈壇古北郊，（小臣）欣覩捧陶匏。風飄南呂聲珠
貫，氣應咸池舞玉梢。巨典肇工裹束帛，清時萬國貢
包茅。在天
三后同功德，配饗千秋位不渝。

○二月十六日蒙
召見
行宮賜匾額

御書黃髮受祉四字又賜
御書一幅又賜哈蜜瓜二瓜乾二恭紀
大恩（二首）　　徐倬
奉章須賜五雲端，
御墨淋漓尚未乾。鳳舞龍游三竺麓，禹御宜碣萬人看。天
垂雨露光黃髮，春迴陽和到考槃。更有嘉瓜來域外，
近臣捧出水晶盤。
絳雲紫燕繞
行宮，
特召褒儒豹尾中。晝漏未移三錫命，班聯齊聽萬呼嵩。神
漿瀲灔嘗仙味，金蓮琳瑯想化工。

止輦親承
天語切，六街須避內閑驄。（駕出時閣武臣鵠立道左上顧見即止輦傳旨曰此地路隘恐御馬騰驤汝老年難避命中允臣蔡升元并臣子徐元正並扶至寬閒之地）

○侍
上出獵口北　　寧晉知縣　邵錫榮（二首）
萬國懷柔貢使回，衮衣遊豫獵初來。當冬戈甲南天
振，獨石旌旗北斗迴。搏虎重闈驍騎少，射雕雙落
御顏開。（小臣）扈蹕清塵後，還愧長楊獻賦才。

○奉和扈從登封應　制（四首）　　翰林院檢討　臣　高齡（晚晴）
嵯峨方嶽望東巡，何幸天門扈近臣。輦道曉雲迴海

白石壇秋草徧山春

鑾旗翻作中峰電，鄗黍祠還上時神，千載玉泥留檢處

今來沾壽扈車塵」

帳殿重重倚障開，山呼相應似鳴雷，九旗總向巖邊出

萬乘疑從天半來，升氣下窺青檢合，禮河西眺白龍迴

盛勣功德眞難紀，勒石慚無作頌才」

東方雄鎮護神京，豫日

宸遊減禁兵，霜繞幔城巖未啓，花開

輦路笑相迎，晴看

御馬林開度，夜動天雞海外鳴，九點齊州渾一望，可知

六宇正澄清」

鈞陳羅列動星文，佳氣龍蔥繞

聖君，騎接百靈巖曲穩，龍迴三觀嶺頭分，春遊个左乘青

輅，時見封中起白雲，問俗省方千聖事，百年父老幾

曾聞」

○滇南大捷應　制（四首）　前　名

幾曲鐃歌奏太清，樓船無復戰昆明，三川終破吳職

壘，八何重開莊蹻城，神策新軍橫鐵渡，浙蠻鳥坂擴

銀生，天南萬里烽烟靖，從此

台階一望平」

龍川開險控諸蒙，銅柱當年紀戰功，青海故能通徼

外，彩雲仍自見南中，前軍夜入擒元濟，降將時無似

竇融，江畔金砂堪洗甲，木瓜花映綠波紅」

虛象滇陽習水犀，窮猿何處覓林棲，金城但築盤山

下，玉斧長劃大渡西，露布馳來眞倚馬

赦書須處暫銜鷄，南人自此應無反，安用徵兵過五溪」

星垣振旅拂旌旄，南詔爭前解佩刀，大將兵摧神石

裂，長官司據麗江高，仔成

宗廟看陳矢，凱獻

端門有賜袍，金馬碧雞如可祀，王襃拜使敢言勞」

○殿試執事恭紀　杭州知府魏麟徵（荅石）

臨軒發策奏笙匏，入對居然引草茅，書進

九重飛

御札，廚從六甲擷仙肴，摛文奎壁光天象，拔薦風雲萃泰

交共慶

聖朝多得士，卽看阿閣鳳來巢」

○康熙丙子春奉

命祭告東嶽東鎮東海山都恭紀　張榕端

明禋遣祀兆農祥，使節乘將出

帝鄉，五岳分圭先泰岱，四時迎氣首東方，爲馨齋潔通靈

爽，答貺高深叶雨暘，海不揚波知

聖德，佇看兵甲靖遐荒」

○恭和

御製回舟至常州府是夜甘霖大沛原韻

會稽生員金　植小鄉
墨灑龍章雨潤田。
巡行處處兆豐年。
鸞回共識心多豫。澤霈應知德體乾。浩氣養同淵靜穆。
恩波流徧水潺湲。
聖王主敬千秋學。中夜拈毫倚鼎虔。

○春日應　制　　翰林院檢討汪肇衍念弘
絳燭蒸天曉漏闌。期門仙仗羽林分。圜丘祈穀行初
月。閣道攀花入五雲。雉翟風開宮翳影。龍蛇晴繞
御旂文。堯樽舜樂逢新曆。舞忭年年祝
聖君。

○前題　　翰林院庶吉士沈一揆存田
長樂鐘鳴玉殿開。千官扈從出蓬萊。已教旭日催
龍馭。更借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鶯喚起。
宮花乍落鳥啣來。
宸遊好把韶華奏。早識和風徧八垓。

○五月初二日
上以史臣點定通鑑綱目何讀進
覽頒賜緞紗表裏叨
恩恭紀　　張榕端
西清稽古詔儒紳。圖史丹黃次第陳。敢謂蘊編酬
聖主。漫叨官錦及微臣。縑緗色映龍文祕。標記封題
御製新。躬被定知安且吉。敢忘稱服答
皇仁。

○恭讀
御製詠史詩應　制　　前　名
聖學時勤寶鑑開。品題親捧
御爐來。直將治化論升降。豈獨文章辨體裁。萬卷瑤編輝
石室。千秋
睿藻重蘭臺。小臣披拂爐烟裏。愧乏三長備史才。

○擬長安早春應　制　　翰林院侍讀尤珍謹庸
青陽淑氣九霄通。紫陌韶光萬戶同。雪淨上林風乍
暖。雲開仙掌露初融。寒梅迴出紅旗外。好鳥新飛綵
樹中。此日蒼龍迎瑞靄。春暉長駐未央宮。

駕祀祈穀壇恭紀二首　　前　名
鑾輿夙駕候齋宮。
聖主宵衣五夜中。銀燭光移馳道肅。玉鞭影靜御街通。儼
壇日出凝甘露。泰畤烟清散景風。爲念民依祈歲有。
至誠蚤已格蒼穹。

南郊初慶受釐新。又見農祥祀上辛。宵旰
一人虔灌獻。趨蹌百辟助明禋。旌旗羽衛陳丹地。幾鼓衙
韶奏
紫宸遙望來牟貽上帝。殿頭雲氣正輪囷。

○恭讀

御製幸雲栖詩敬賦應制　蘇州府廪生潘條光（充五）

遙指招提鳥道長龍旗徐動溯錢塘雲開新霽神魚舞日射回湖海若藏正與河清齊獻瑞早同天塹共

歸王轉移幾緘勞

宸算矚目恬波亦不忘

○前題　吳縣廪生吳士玉（荆山）

鸞旗縹渺溯崆峒雲影天光愜

聖衷山徑翠濃霑草露江湖聲壯撼松風時清不覺盤渦險慮遠常懷底定功鳥道石塘留

睿藻千秋輝映梵王宮

○紀

恩詩　江南盧鳳道孫文光[redacted]

維皇御宇重時巡火道清塵走百神鎬飲可齊周日月汾歌尤軼漢君臣朱旗晝擁連雲合碧柳晴吹滿塢新自是陽和來宇宙一時人物盡含春

○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上西巡回鑾駐蹕栢鄉前一日冢宰署直撫李光地啓奏

得

旨明日到柏鄉在魏大學士家進膳紀

幸第恩　鳳陽府同知魏荔彤[redacted]

嵩華

巡遊龍馭旋邑當馳道快睇

天榮恩坊下

鑾輿駐旋馬庭前虎賁聯村嫗歡呼生見佛野人爭視萬斯年吾

王一出關休豫豈是經旬樂獮畋

○早朝　翰林院檢討陳鴻績（子遜）

卿雲繞闕鬱岧嶤閶闔朝開近碧霄聲協鳴鑾應問夜班聯振鷺共趨朝瑤堦瑞集舒蓂葉青瑣風輕漾柳條咫尺

天顏同肅拜堂廉深處奏簫韶

恭頌

聖德詩（二首）　吳燦

民物雍熙已泰交不忘耕作省春郊海人遠職珊瑚貢黎庶親承蘭蕙育花滿上林麟在藪雲深阿閣鳳爲巢微臣何幸生明治屢接

恩光遡草茅

蠲租省復

聖恩覃

至德難名萬象涵

神武曾經收漠北風光幾度幸江南祇今底績山川奠自覺豐功天地參父老懽呼稱

萬壽願從民意許停驂

○敬觀

御書西湖十景亭額恭紀　錢塘生員孫興宗（蕉畦）

山遍南北水環西。頓有東坡萬柳堤。四序皆佳春色
勝。六橋相次曙光齊。花籠香霧星初隱。鳥語柔風日
欲迷。第一亭標第一景。於今快覩
御書題。（蘇堤春曉）

○恭讀
聖製雲棲寺敬賦　仁和監生陳清鑑（疑山）

林彩霏霏澗壑深。百年龍象
翠華臨。因看羅刹江頭水。遂踏祇園地上金。貝葉何妨同
獻壽。天吳從此亦歸心。
日邊更賦卿雲什。四海如聞舜帝琴。

駕幸西湖應　制　蕭山廩生沈堅（可山）

翠華南幸駐錢塘。黔首遥呼拜
聖王。輦下玉龍佳氣護。雲中丹鳳惠風翔。六橋桃李賡魚
藻。兩岸貔貅列雁行。更荷蠲租
天詔沛。（時蠲三十六七二年積逋）瀼瀼清露過耕桑。

○賦得
御製芳晨麥隴布層和應　制　仁和生員馮旭（升公）

六龍時幸正清和。瑞麥岐看隴上多。先喜薰風能鼓盪。
待敷化雨定滂沱。（一春少雨故云）省耕郊外民皆樂。稅
駕麥間鳥謡歌。共矢雅音颺泮奐。來遊處處詠卷阿。

○前題　錢泉

鑾輅時巡徧閱河。省耕麥何正陽和。一犂膏雨滋
皇澤。萬頃平疇洽
睿歌。燕拂疎苗欣化日。雉藏密穗樂
恩波。普天大有頻書瑞。祥報雙岐慶玉禾。

○前題　錢塘監生方鳳姿（棠臣）

翠葆來游萬物妍。清和時節麥芊芊。仁風偏霈沾茅屋。
甘露初流近
御船。爲有恩膏敷禹甸。聿沾惠澤慶堯天。
聖朝化被由來遠。願效賡歌祝有年。

○前題　仁和生員馮復鐸（又溥）

皇風久已播春田。率育重邀

帝命宣。遠陌雲連秋獨早。平疇浪湧綠無邊。雉馴到處俱
膏澤。鶯語吹來盡管絃。二十四番恩不淺。
宸衷猶廑楝花天。

○前題　武康廩生沈玉亮（瑤岑）

平疇滿目盡堪誇。
葆羽時巡萬物華。兩浙郊原逢勝賞。三春雨露自
天家。舟移隴畔青無際。人在風中靜不譁。何幸草茅瞻
聖藻。謳歌麗景爛雲霞。

○前題　仁和監生吳爾芳（廷華）

省耕初夏屆時巡。滿目青青麰麥新。應識
天家垂化雨。況當海宇遍陽春。千村披拂仁風遠。萬畝高

低碧浪勻幸覩
宸章傳盛典，書陳太史紀芳晨」

○前題　仁和布衣　張克嶷（稚登）

四月郊原
玉輦過，爭迎仙仗聽鳴珂。天邊日暖風光麗，隴上春深氣
候和。碧浪參差沾化雨，綠疇遠近漾恩波。行看
清廟來牟獻，鼓腹歡騰大有歌」

○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限十二文）　左諭德　沈　涵（心齋）

上林嘉植總清芬，素質凌寒是此君。勁骨偏宜松作
伴，孤標惟許鳳爲群。琅玕百尺貞臣操，賁谷千尋學
士文。願與軒皇調玉律，咸池長向

九霄聞」

萬壽節朝賀　監察御史　沈豈曾（樂存）

九重春色接蓬萊，雲裏簫韶近鳳臺。一葉蓂開知月滿，千
秋桃實紀年來。條風動柳飄行幰，仙露凝香獻壽杯。
寵渥侍臣多拜舞，
御爐烟暖早朝廻」

頒曆應　制　華亭貢生　周稚廉（冰持）

鳳曆頒將彩仗開，千官鵠立侍蓬萊。條風早拂宮中
樹，淑氣先催嶺上梅。讐落銅壺聞徹漏，陽回玉管候
飛灰。調元自是三公事，
聖德天心慶泰來」

上御保和殿賜岳州水師總兵官黃（正色）宴（臣鴻緒侍）

賜御案梨一金盤恭紀　王鴻緒

共看洱海蕩烽烟，
命將臨軒伐叛年。舞爲李齊思鉅鹿，好同楊僕號樓船。投
醪氣合三軍壯，推食
恩深百職先。猶愧毛錐無寸補，張梨空拜玉墀前」

○戊午二月
保和殿侍宴
賜御案紅棗一金盤恭紀　前　名

筵開紫殿俯晴空，絕塞梯航玉帛通。花傍蓂階初濯
露，香浮前蓮正含風。擎來火棗心同赤，拜捧金盤日

映紅。萬象安邦瞻海外，侍臣飽食未央宮」

○大西洋國進獅子恭紀　前　名

奉贄梯航浴日通，貢來神獸遊雲東。目懸上苑千巖
電，聲吼天門萬里風。破敵當年驚伏象，入林今日見
擲熊。侍臣喜識毛羣長，始信金猊骨相同」

駕幸西苑侍宴應　制　王九齡

玉輅平明出建章，千官端笏儼成行。瑤臺處處凌雲起，
宮樹陰陰夾岸長。風靜上林聞鳥哢，榭開
御酒雜銜香。浮槎更泛昆明去，盡日承
恩樂未央」

○辛巳元旦早朝　兵馬司指揮　汪文栢（柯庭）

飛甍宮鴉宿靄收太和仙樂繞龍樓玉堦草細承紅
輦金鼎香清襲紫裘淑景度橋冰腹泮條風入禁柳
梢柔前朝冠佩殊方使來共丹霄拜
冕旒」（謂高麗使臣也）

○賦得
御製野望湖邊遠碧橫應　制　金華府知府　余昌宗（紫嚴）
仙仗春深偶泛湖四山黛色似披圖鬱葱氣擁千章樹
飄渺香浮九節蒲側看風光青似倒近依翠靄淡如
無晚來又喜波心月平展琉璃濯玉壺」　嚴州府同知　王襄國（澊源）

○前題應　制
湖光瀲灩映春暉
玉輦南巡出上游總爲深耕行禹甸偶然臨眺憶瀛洲
橋連烟柳晴波遠山接雲棲夕照浮一自來歌
擷鳳藻驚人遠碧句誰酬」

○恭頌　杭州府貢生　顧徐真（穀亭）
萬壽詩
鑾輅青旗下九天喜逢
聖壽詠緜緜民安已際休風右物阜還看瑞氣妍纘緒弘
謨光日月貽謀大業奠山川微臣對此歡無極願賦
岡陵祝萬年」

○戊午早朝應　制　戶部尚書　李振裕（醒齋）
瑞雪初晴聽曉鐘上清宮闕繡芙蓉

聖人親製千秋頌
帝德羣瞻百福宗御苑春風迎玉佩盛朝詞藻續金鏞班
聯幸附詞臣列願竭愚忱答
九重」

○雪晴入直恭紀　前　名
快雪欣看復快晴天公作意助昇平
翠華纔奏回鑾曲黃竹寧煩載玉行沾滑過朝防跌蹼
負暄窺簡愛分明漫言處士猶高卧入直稀聞唱漏
聲」

○恭讀
御製幸雲棲詩應　制　吳江生員　潘秉鈞（虞思）
天子巡遊陟翠微欣欣爭看萬人圍」
輦行山路承春草船弄江潮帶夕暉嵐染
宸襟添瑞靄石題
睿藻有光輝望中更合操舟說
聖慮防川得化機」

○太和殿
臨軒親策恭紀　癸未進士　許　田（莘野）
華星幾點曙光開長樂鐘聲隱隱催飄渺
御香霑几席葱蘢瑞靄罩樓臺
臨軒親試天人策伏地真慚賈董才轉愧對颺多忌諱
小儒初自草間來」

咏白杜鵑花應
皇太子令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夏重）
鶴林本是神仙種名字雖同色不同一自根株移閬
苑尚餘冰雪向春風披香欲奪氍毹艷
勅賜休誇躑躅紅從此南枝枝畔鳥定無啼血染芳藂
聖駕幸浙恭紀　　德清監生徐施雨（傍莊）
如天
聖壽頌昇平萬國冠裳拜
帝京至孝豈惟勤寢膳大文早已邁欽明湖山奎藻千秋
麗民物休和四海清咫尺
鑾輿臨浙地懽呼童叟望

龍旌」
聖駕南巡恭紀四首　　湖州府廩生鄭熾光（昭來）
玉輅親臨自日邊河清共慶太平年千秋底績
神功遠萬井安瀾
帝澤綿紅泛桃花新漲雨翠翻柳浪曉拖烟青郊夙駕非
無事補助
新恩次第傳」
省耕時節正融和江北江南
玉輦過但覺薰風隨處拂應知膏雨被人多龍鱗甍耀
迎紅日鷁尾朝移泛碧波淮海頻年邀
聖駕嵩呼震處遍巖阿」

春遍江南淑景催
翠華幸處即蓬萊雲隨日下鑾聲近花傍天邊鳳輦開
煥爛
宸章垂宇宙氤氳佳氣接樓臺儒生戴筆蒙
恩試
丹詔泥金特地來」
咫尺欣瞻雉尾移
綸音特沛徧江淮野人共慶垂裳化景運忻逢擊壤時柳
映青旂春煖花迎綵仗錦離披湖山歲歲沾
恩澤匝地膏流草木知」
聖駕南巡恭紀四首　　休寧廩生鄭重光（在辛）

○閱河
河防日夜廑
宸衷廟算時勤指顧中飢溺九年勞
聖慮平成千載賴
神功源從星宿來天北波息龍蛇注海東耕鑿年年歌底
績經綸亘古許誰同
○蠲租
聖主巡方重省耕恩膏都被
御舟行風和禹甸千村煖日麗堯階萬戶明
玉輅移來雲氣滿金莖賜出露華清新租
特詔傳蠲免蔀屋歡騰父老聲

○試士

雲繞仙槎淑景催

宸躬親策簡奇才八叉賦就天邊獻七步詩成日下來龍

鳳詔臨蓬蓽燦珊瑚網向海濱開

聖朝齊雨沾都遍野卉移將上苑栽

○赦罪

翠華東幸駐江干萬姓歌呼夾道看已識周原同舜日

獨教木鳳赦金鑾吳山雨洗三年旱閶闔霜消六月

寒刑措休風贈

聖世湛恩汪濊海天寬

○賦得

御製芳晨麥隴布風和應　制　新城貢生羅肇頎（蒼懷）

春深

玉輦遍巡遊隴坂芊芊翠欲浮雨灑霏微光較潤風吹

旖旎態全柔總邀大地滋培厚更藉陽和煦育周泿

擁青畦

天子喜應咨保介承來牟

聖駕幸玉泉寺觀魚應　制　錢唐布衣丁文衡（茜園）

香輦經行秀草微青松夾道翠霏霏塔池水滿波偏瑩

龍鯉鱗成翅欲飛勅賜御廚金麥飯應知

宸慮雍門飢親人魚鳥聲和樂明月還聊照

衮衣

鳳池集　六言

武康沈玉亮
錢塘吳陳琰　集錄

○五月初七日雨中　王士禎（漁洋）

瀛臺啓事

極目紅欄綠浪兼之細雨斜風一幅吳淞烟水只少

天隨釣蓬

○初八日晴入

瀛臺再成　前　名

日照馺娑宮外風來魚藻池邊沙上水禽似語橋頭

人柳三眠

○半道紅　錢塘宏博吳農祥（慶伯）

鑾回曲

水似綺羅欲皺山如煎甲嘗香

鳳輦晨攀楊柳

龍舟午戲鴛鴦長亭短亭酒舍三月四月漁莊倘擅相如

詞賦名成獨奏

君王

半閣輕烟眼霧半吹微雨春泥山靈隨車日静河伯

執蓋雲低多少珠簾瑪瑁尋常漁艇玻璃

天顏悄立遥望萬馬金鞍不嘶

湖溢金牛水閘竿回彩鳳城闉茭田時轉黃犛桑徑

閒驂紫騮鷩蹕憍飛太乙鼓吹旗指鈎陳武林好增

故事半道攀壤若民

石在奚須烏鵲駕。成不藉衜闍。吳歈自發奇艷。越語
偏助阿那。一片潮隨碧海。千年露滴銀河。
鑾輿若留父老。不盡此地恩波」

○恭和

御製咏雁詩　陳璜

影落沙邊荻。聲迴雲裏鴻。白雲汾水句。爭似寫春風。

○恭和

御製盆中松竹梅（三首）　前名

知是千尋幹。胎含頂上巢。貞心如不改。何慮雪霜交。

寒玉可人意。青青曲檻旁。竿頭纔尺許。落月影偏長。

亦有橫斜態。無言倚夕曛。遥知庾嶺雪。同此白紛紛。

○夏日

瀛臺侍直恭紀（六首）　朱彞尊

瑞水三橋出。明星萬戶開。玉堂鈴索動。宣喚入
瀛臺」

宿莽多於薪。涼沙白似冰。朧朧深樹裏。忽露九枝燈」

艇泊雲根潤。風花鳥下香。蓬萊今始到。真在水中央」

太液新蓮葯。金盤曲宴初。
君恩念獨渴。先賜馬相如」

螭首濡毫罷。蛾眉散直歸。爐烟香未歇。荷氣復侵衣」

紫禁千花露。金塘萬柳條。牽留容左史。徐度赤欄橋」

○奉和

御製試中泠泉原韻應　制　高士奇

聞道三泠水。裝中冠百泉。月圓初試後。應號飲龍川」

○曉侍

御舟過斷橋應　制　　前名

孤山與斷橋舊日所遊處蘭槳盪春波花霧朧朧曙

○恭和

御製郭外口占　　前名

麥氣浮平野林光動曉枝雨餘農事足

帝力有誰知

○恭和

御製複道口占　　前名

輦路傳清蹕槐街列從官共看仙仗肅花影上雕闌

○恭和

御製沂水原韵　　前名

水氣沿堤潤山光逐馬移千秋風詠地笳吹發清時

○恭和

御製九河故道原韵　　前名

徐方成巨浸兖域見頹沙禹蹟

親咨訪非同奉使槎

鳳池集七絕　　武康沈玉亮　錢塘吳陳琰　集錄

○恭送回

鑾途中復紀（六首）　　徐倬

宸遊回旆尚觀河綠鷁仙鳧泛綠波一路太平真有象花

能含笑鳥能歌

水色拖藍栁色柔黃衣撥棹不驚鷗前驅指點傳相

告白舫青簾是

御舟

櫻笋江鄉供物華家間絃管戶桑麻

六龍迴處留春色花氣蒸爲五綵霞

鴨頭新漲水粼粼營脰湖邊聚士民共羡依橋雙燕

子飛來飛去傍龍鱗

龍颿徐颺綵雲飄拜送霓旌望斗杓白髮雖甘青嶂老

丹心尚戀

紫宸朝

兎園冊子春

宸覩玉几重瞳次第看蠹朽簽乾逾十載

天王尚比舊甘盤（上云汝是老學臣愧不敢當）

○元夕赴

暢春苑啓奏口占　　勞之辨

元宵喜見太平春啓事離宮謁

紫宸問夜趨程天未曉踏歌猶有轡歸人（是日因會議河工啟奏）

○懋勤殿侍直

命賦晚晴　高士奇

西風過雨落槐花。蝃蝀虹消萬縷霞。若菼朱樓自交映。秋光先入

御屏紗。

○做觀

御製詩恭紀（四首）　前名

初升紫殿曈曈日。乍轉青陽靄靄風。得侍賡颺瞻

御藻。此身真在慶雲中。

玉管

親題寶墨鮮。雲蒸霞蔚思如泉。高華遠勝三唐體。燦爛光

生五色箋。

禮樂昭垂鑒百王。撫

躬猶自戒無荒。豈同蘭沼秋香句。（唐太宗有爽氣澄蘭沼秋香動桂林之句）但

詠池臺風露涼。

明月遥岑晚霽時。

高居垂拱正無為。千林積素光

宸翰。大地陽春入

睿詞。

恩賜杭州貢至新茗二器恭紀（四首）　前名

驚雷採就雨前芽。蘭氣輕浮碧澗霞。宮錦重封包貢遠。初從驛使到

天家。

龍團雀乳乍經春。消渴文園雨露新。佳製設稱金蠟面。（南唐造研茶名曰金蠟面）品題懸比玉堂人。（宋翰林學士作茶譜）

珍重疑同沆瀣漿。風來隱隱荳花香。故鄉滋味新霑

賜。未奉高堂不敢嘗。

憶別鄉園十四年。重看露蕊泛甌圓。承

恩太液池頭任。水遞何勞第二泉。

○午日做宋人端五閣門帖子（十首）　徐乾學

扶桑曉日照曈曨。麗景門邊喜氣同。長日堯階綿寶曆。蓂舒五葉記天中。

十風五雨賀年豐。一穗雙岐麥秀中。解慍阜財符舜

樂。揮絃聲出未央宮。

千古人倫竹簡中。珠襲金鑑愜

宸衷。妍媸萬品毫端見。足比江心百鍊銅。

行宮隱隱御爐香。瑞靄龍葱化日長。菰葉輕縈九子粽。菖華長泛萬年觴。

太平有象慶升恒。雲漢昭回文德興。綵縷千絲分五色。臂纏休號避兵繒。

水嬉競渡櫂船歌。漢苑唐宮行樂多。不用繁華尋故事。

聖君勤政得人和。

梟羹五日佐盤餐。漢代宜傳頒大官。自是今時無惡

鳥好音婉轉上林端

招凉亭際物華新西苑瀛臺侍近臣慚愧承
恩無補報葵心只向日邊親

階下閒翻九節菖宮中不設四時花冰壺銅鶴山池
靜諫許何勞孫伏伽

歲時紀事漫相緣
內殿如今異昔年艾虎桃人滙屏却不須丹鼎問金仙

恩賜玻瓈眼鏡一枚恭紀（四首）　楊瑄

光逾照乘勝懸藜妙製新傳自海西覩向
九重宜賜出人間何用刮金鎞

并州快剪剖輕冰碾得如規碧月澄從此紙窗燈火
下長箋小字寫秋蠅

摩挲雙繡感年華蕙圃春風似隔紗一片空明塵翳
淨今朝眞見上林花

披雲就日（小臣）忝何幸昭然得發蒙太乙青藜光下
赦層霄遙覩
舜重瞳

○進呈蓴菜恭紀（二首）　烏程縣貢生　鈕弘志（念尊）

翠蓋觀風復泛鳬歡騰萬姓動嵩呼艤舟作貢無他物
手擷芳蓴自太湖

青絲采采待薰風每見筐攜四月中小草亦知
鑾輅至冰芽早茁勝秋菘

欽命移蓴恭紀（二首）　前名

好趂湖風達
御河出籞一路影婆娑漸逢夏令蓴絲長水面花開白雪
多

鮮滑龍涎潔似霜大庖端取味淸凉謝來玉饌
天顔喜波及臣工齒頰香

○瀛臺
賜宴應　制（三首）　刑部尚書　王士禛（阮亭）

朝來
勅賜宴淋池佳檝蘭舟待水嬉渡盡雲沙回首望絲楊風
外颭黄旗

越羅與錦尙方來黄紙書名繡作堆次第鵷行齊拜
賜凉蟬聲裏謝
恩迴

御舟往往艤沙汀瀛島中流日幾經不是華林樂魚鳥
慈顔近在五龍亭

○秦中凱歌應　制（四首）　前名

上相乘春西出師
至尊推轂建旌旗
兩宮絡繹黄封事天廏飛龍
賜與騎

新開麟閣賞元功頗牧重看出禁中此去西人須破

膽將軍昨日伐遼東（康熙十四年圖公以副將軍平察兒獻俘闕下）
軍中歌舞喜投醪令下如山戒驛騷扶杖已聞秦父
老王師有
詔肅秋毫
天上黃河萬里來巨靈高掌抱雲臺遙看丞相行營
過日射潼關四扇開

○滇南凱歌應　制（四首）　前名

鈞天樂動五城樓玉輅前行十二斿親見萬方頻送
喜
翠華三度幸盧溝（湖南福建雲南大軍振旅皆駐蹕盧溝郊勞）
將軍收取舊山河飲馬蘭滄萬里波珍味天廚人不
識禁中特遣一時駝
月中大[illegible][illegible]開巨黃屋天清宿霧收朝罷將軍先受
賞尚方催進紫貂裘
旋入夾道看旌旄萬里歸來血洗刀鞲上奇鷹皆帶
角仗前天馬盡脊毛

聖駕南巡恭迎紀事（四首）　唐夢賚

萬國朝正出
翠華
宸遊縠月散瑞霞將填橫海黿鼉窟好泛明河日月槎
勑傳萬乘裹行糧供帳天廚本尚方一路扶攜惟拜舞窮
鄉容易見
君王
輦路清塵罷獻酬幾回軍帖戒神州壺漿亦是先民事
禁旅搖鞭未放留
宮幕穹隆宮漏移貔貅萬竈簇雲旗黃扉遙見青藜火
知是懸燈草
詔詞

聖駕南巡恭紀（四首）　長洲舉人顧嗣立俠君

吳山越水問耕鋤盛世陽春萬象涵四海含生霑雨
露
天心獨眷在東南

淮流億載地中行阜俗重寬煮海征三百自公今減
半裹鹽歸食喜村氓
柳邊沙草軟于綿麥浪悠悠接遠天自是
皇心憐稼穡不教從騎近春田
歡聲動地若奔雷野老扶犁入對來海鶴風姿瞻
御筆五雲書法麗昭回

○紀恩詩（四首）　前名

紅雲捧日畢千官吳越歌謠處處歡收拾湖山烟雨
景春光蕩漾送回
鑾
剪波踏浪去重回水面如飛不動埃停槳一聲
天子召中官扶上小舟來

泥金隔子玉爲牀小几爐熏細細香相去
天顔真咫尺龍鱗日遶
御袍黄
甲乙分編漫獵漁百家人物自紆餘牙籖玉軸新裝
束
中秘應添一代書（時進呈元百家詩）
○扈從紀
恩（四首）　宋犖
迎
鑾日記有前編（己卯年事）再扈
宸遊荷寵偏天上

玉音頻問答愧無文筆繼胡銓（銓有玉音問答）
郯城四鼓漏聲沉驛騎傳呼使命臨不道微臣衰朽
質雲霄獨槩
聖人心（上念臣年老遣侍衛止臣遠迎）
道旁迎謁快瞻雲喜氣真從豹尾分白首中丞還健
在微聞
天語告
儲君
御筆頒來詡再三西陂寶墨秘龍函一時盛事流傳遍已
入漁洋續偶談（臣于金山援范成大石湖故事乞得
御書西陂字王尚書上聞采入續池北偶談）

○凱旋歌（十首）　楊雍建
日月光華
聖治新萬方玉帛拱
楓宸太平疆索原無外東鰈西鶼悉我臣
聲教覃敷訖海隅無端小醜待三驅盈廷縱有籌邊
策獨斷還當服
睿謨
盛世軍容自爾皇鑾聲噦噦旆央央微垣一宿臨中極朱
鳥蒼龍衛四旁
塞外山川聚米看躬擐甲胄讋呼韓
六龍神策從天下魑魅潛形膽已寒

頒分
御膳饗軍勞寒逼氊房
賜錦袍真有
恩波同覆載不論挾纊與投醪
三路元戎會合奇居中制勝有
王師由來
天討原無伐釜底游魚何所爲
昔馳飛羽報功成飲馬盧楞河上行便擬鯨鯢作京
觀不須重築受降城
禁旅分將幾隊回凱歌唱徹塞雲開
君王重念雲間士獨石峰頭瞻望來

沉沙磧畔有遺碑字記前朝永樂時瀚海爲鐔誇盛
烈豈如
神武譜鐃吹」
班馬蕭蕭奏凱還千官跸接土城關
詔傳不事清衢道好使人人覩
聖顏」
上召詞臣集
暢春園澹寧居
命撰擬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一篇
賜茶飯果餅詰朝復

召入賜如前又
賜御書各一幅恭紀（四首）　王項齡
宜春奏賦愧三都鳳餅龍團出
御廚更荷
天章驚拜賜光搖二十四驪珠」
聖母璿宮燕喜時
文思天子介瑤巵小臣絲管雖稱述願比南山作嘏詞」
禁籞涼生片氣收泥金鳳紙寫銀鈎時平
主聖忻遭遇鈴索無聲水殿幽」
羲畫天開萬世模龍章鳳篆法河圖
聖人清讌無他嗜消暑惟將翰墨娛」

○前題同賦（四首）　陳恂
薰風
禁苑曉涼生委珮徐聞玉漏清一朶香烟雲裏見只疑
身在絳霄行」
侍臣珥筆
澹寧居
溫語重宣近玉除小草榮深依日月少雲今奏五雲書」
天廚嘗飫神仙膳
內府新調玉女漿慚愧素餐非一日何當染翰侍
君王」
奉

勅平明賜寶奩攬衣叢起露華姸內官捧出琅函燦上相
分來
御墨鮮」
○從
駕出塞西征恭紀（四首）　史夔
萬里車書大混同西風殘照戍樓空官軍日晏猶高
卧壞壁虛懸畫鵲弓」
駝頂丁當絡繹催旃車不斷響如雷忽看飛騎銜塵
過知進
行宮瓜果來」
曠野天低小拂廬新挏馬乳出行廚

天家別有駝羹美

賜出銀盤拜舞趨」

月黒驚看火一堆帳前拾得夜明苔（夜明苔俗名放光木）奚奴收貯須珍重物産新從塞上來」

聖武北征功成詩（六首）　兵部左侍郎王九齡（許灘）

鑾輅平明出

九重旌旗搖曳瑞烟濃欲謀中外蒼生計三度邊城駕六龍」

龍旂九仞拂雲高共望天兵似雨霄戢士風蹔申號令肯教編戶損秋毫」

虎旅長驅向紫臺定教絕塞淨纖埃揮茅何事勞推轂七校

天王自將來」

軍輿容易亟追呼國計經營倚廟謨何意周師方薄伐爾聞漢詔特寬租」

五花寶馬六鈞弓金鼓雷鳴氣象雄鼠輩聞聲應膽破熊羆萬隊出雲中」

千載邊氓覩玉皇遭逢也願仰

傘光一從天筆留題後草木皆含

御墨香」

○恭進迎

鑾曲（四首）　石門縣貢生吳寶芝（瑞草）

錦幛花燈一色紅

萬年天子幸

青宮爐烟篆裊縈袍袖願作香雲近

聖躬」

儉德由來邁夏王每嫌漢王露臺荒茱萸灣口

行宮盛七字

新詩為恤商」

繙閱圖書乙夜勤

萬幾清暇論文頻

內廷承

旨求才亟可爲班揚選從臣」

天護

宸遊鎮日晴淡花堤柳解歡迎便逢小雨如酥潤總爲

車塵特地淸」

○豐澤園紀

恩（四首）　陸棻

綸傳西苑校詞雄聯罽垂紳立苑東八十九人偕珥筆

彩毫爭欲吐文虹

紅艦如掌泛滄江隊隊鳧鷗各有雙佇望

璇宮在天上綠楊搖曳覆朱窗」

槐隱平疇柳穀橋膩風暖水毓青苗試看齊灤流泉
浡自有豐年報
聖朝
歸艭吹杝晚風南壺嶠丹青一鏡涵任泛銀槎無此
樂香波駘蕩綠荷酣
○恭和
御製郊外偶作　　高士奇
水綠乍添新雨色山青遙帶晚烟深嬉遊野老柴門
外盡沐
端居化育心
○恭和
御製靜夜讀書　　前名
金爐重爇水沉香入夜渾忘刻漏長典冊時披
高殿裏直從三古遡鴻荒
○恭和
御製喜雨詩　　前名
油雲送雨遍層城苑柳宮槐葉靄極會見東皋農事
足因知天意愜
皇情
賜觀盆植人參一本恭紀　　前名
靈根猶帶三山秀玉液偏涵五葉青得見蓬萊天上
種願將瑞草紀

堯庭
恩賜五臺山銀盤蘑恭紀　　前名
載頒名菌下螭坳稠叠
君恩念草茅（閏三月二十二日曾賜五臺山天花）一種清芬香氣別好將
甘旨飫寒庖
○閏四月初四日
恩賜
御書谷蘭齋匾一勉學承先志存誠報國恩對聯一
御製甘霖大霈七言律詩大幅一朱子五言律詩金扇一
恭紀（六首）　　高輿
趨蹌
羽仗戴騎蹌更旆觸霄湛露縈墨寶捧來香滿袖傾葵
永矢答
君恩
谷蘭早奉先臣訓嚴翌潛心勉讀書今日
天章邀寵錫榮光常賁水邊廬
菰蒲下士慚儒學衾影中心凜樸誠何幸
至尊揮彩翰龍蟠鳳矯仰乾行
兩賜時軫
聖人心拜賜如瞻瑞日臨玉潤珠圓驚異采鐫銘滄海未
爲深
江南江北薰風遍更荷

垂慈及小臣．抉石奔泉何足擬．絳霄舒卷契天真．

三世蒙

恩逢舜日．一家稽首祝堯年．拜辭

鳳舸清淮地．夢遶

龍帷紫極天．

○德水恭紀（十二首）　（山東濟寧道）蔣陳錫（文生）

鵠列期門扈從臣．蓋緣閒道護鈎陳．

君恩到處深如海．挾纊投醪次第勻．（上念扈從人員勞苦賞賜各有差）

撤將

御膳比瓊瑤．三輔勞臣正早朝．二簋自來堪用享．可知

儉德過唐堯．（上撤御前上膳二盤命直隸巡撫親賞傳旨朕每日止用二簋朕味俱淡素）

纔脫罝羅路未窮．呦呦仍自向秋風．霜毛角底分明

見．曾在宜春小苑中．（山東撫臣王國昌進活鹿一隻侍衛傳旨朕不食特發還）

鹿脯何曾減鳳麟．須知特殺不沾唇．諸花作膳迎珍

饌．且免

天廚近

玉宸．（山東撫臣又進全鹿一具上命侍衛查驗傷痕有無鎗眼恐係特殺不收）

誰云海物自然烹．

御膳從來未許奢．今日木華休作賦．隱鱗潛羽浩無涯．（山東撫臣進海物數種侍衛傳旨朕從來不用海物上膳止尋常一簋而已）

食品新教出尚方．牢丸薄夜潔如霜．玉盤宣

賜君恩渥．不是中丞亦許嘗．（上每日撤御前餜食二盤．賜直隸山東巡撫諸臣皆得分嘗．）

碧椀冰漿瀲灧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

敞．不許人間烟火來．（上命侍衛傳旨朕生平不好酒．亦能飲一觔．總是不用．最可惡的是用烟．諸臣在圍場中．看我竟日曾用烟．每見諸臣私行在巡撫帳房偷吃．真可厭惡．況且是耗氣的東西．不但我不吃烟．太祖太宗世祖以來．都是不吃烟的．所以吃烟的人．我最惡他．）

唐弓九合箭三成．的破重瑛射坰．翹首七章纔協

律．已聽樹杪有猿聲．（上御演武場校射．連中正鵠．）

源分王屋接汶流．鳳舸龍艑前度遊．上念與槳成利

涉．廼詩已過謫仙樓．（上賜御製曉渡汶水作．）

屯雲萬騎出行邊．箭拶黃沙劍倚天．千里灤河波浪

靜．清時紫塞絕烽烟．（上賜御製巡歷塞北雜咏．）

遙山遠水望難齊．鶩白鴉青亦易迷．何計得如巖下

電．

至尊親賜綠玻璃．（上賜綠玻璃眼鏡．）

鳳翥鸞騫勢欲仙．輝輝日月並高懸．官箴三字千秋

寶．茹蘖臣心勵益堅．（上賜御書清慎勤扁額．）

○賦得

君恩深似海（十二首）　左中允蔡升元

生逢

聖世沭栽培射策慚非侍從才最是
君恩深似海宮花曾賜狀頭來
香飄玉案
袞龍浮橐筆朝朝聽曉籌最是
君恩深似海侍班常在殿西頭
庭闈迢遞隔籖程兩地
君親[illegible]暗縈最是
君恩深似海獨憐親老許陳情
宸章五色爛明霞往歲迎
鑾荷寵嘉最是
君恩深似海吳綾一幅賜清華

重遊
聖節進先儕官入雲艫覲
至尊最是
君恩深似海
天顏
天語總存溫
巍巍功德古無倫管蠡何能測
聖神最是
君恩深似海陳詩獨賞舊儒臣
清貧獨厪
聖心憐內帑幣承

寵錫偏崇最是
君恩深似海直教雨露被重泉
臣今祖父得依歸
錫類弘仁曠代稀最是
君恩深似海松門草木盡含暉
名箋
寶翰寵延僚法運諸家腕力超最是
君恩深似海臨黃妙筆賜生綃
叨承
與數際昌時未有涓埃答
主知最是

君恩深似海太平常詠萬年詩

○上陵歌應　制　四首　　王士禎

兩京相望海雲開馳道如弦候騎催金馬碧雞新奏
捷太平
天子上陵來
令支迴合萬重山閃日旌旂虎豹閒東望風雲過沛
上西來車騎出蕭關
遼水東迴北鎮斜龍盤虎踞
帝王家依依最是關門柳十二年前拂
翠華（辛亥大駕謁陵于盛京今十二年矣）
艱難王業本岐豐扶杖來觀父老同

詔賜大酺還給復。一時歌舞遍遼東」

留

鑾曲（二首）　吳焯

西子湖頭蕩畫橈。雲中
天樂響仙韶。留
鑾萬姓懽騰日。聲溢春波十二橋。
江南沃野遍桑麻。水郭山村望
翠華。況是清和逢月閏。信風幾到殿春花」

○瀛臺賞蓮花　勞之辨

離宮避暑有
瀛臺。池裏蓮花異種開。分得

至尊袍上色。托根真合傍蓬萊」

○歲在丁丑

皇上親統六師勦除噶爾丹夏五月忻聞大捷
回鑾恭紀　姚廷傑

泰運中天郅治隆。六師遐徼慶成功。吾
皇法駕回宮闕。猛士飛揚憶大風」
翠華臨幸景星隨。爲靖遐陬
廟算奇。方畧允應光玉冊。赤烏微瑞頌
王師」
不論要荒與九畿。康衢翹首望鸞旂。蠲租減賦田疇
足又喜

君王奏凱歸」
宵遁豺狼不易馴。越陀漢闕昔稱臣。何如獻首成三
捷。赤縣神州萬古新」

○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臣）灝同（臣）何焯荷
蒙
皇恩欽賜爲壬午科舉人一體會試恭紀（四首）

（欽賜舉人）汪灝（紫滄）

太平
聖治邁陶唐。重士崇文沐寵光。一樣桂花香萬國。獨須金
粟兩枝黃」
臘月寒枝剩幾叢。破除冰凍是東風。世間多少開花

日。都在
皇恩雨露中」
誰能俗眼辨媸妍。何幸高天碧月懸。一自
聖人親簡士。人間毀譽盡無權」
歡呼
御榻拜蓬萊。
天語新承雉扇開。信是
君王能造命。尚書親捧
詔書來」

○乙酉四月初九日進呈弘覺禪師語錄蒙
恩召對西湖

行宮恭紀（五首）　會稽僧　元　弘（石庭）

絳雪黃雲書一封。製裝露濕候
離宮。傳宣水殿親承問。草野依依仰
聖容」

金門說法念師翁。曾受
先皇恩遇隆。海藏未經翻貝葉。
綸音允奏入
龍宮。（恩蒙允奏入藏）

黃龍峰下荅平賜。新
賜傳燈御墨香。輝映東南弘法窟。寒泉應見玉毫光。（時已賜平）
（賜傳燈寺額）

佛心」

天子記南巡。舍利毫端現瑞新。（有南巡舟中敬書欵）白髮頭
陀勞汪問。（蒙問本師老人）重重垂煥耀金輪。（蒙賜御書經塔）
（欽命賫送天童本師老人）

何必于闐採綠雲。墨花未灑氣氤氳。探歸越嶠書龍
藏。三世
恩波沐
聖君。（蒙賜砥石硯一方）

○暮春
御舟應　制（韻用三江）　丙子舉人　吳廷楨（山崙）

春波滲　檣共慶

回鑾自越邦。
御幄裁詩行漏報。計程應已近吳江。

○敬觀
御製書西湖十景亭榜額恭紀（廻文）

○蘇堤春曉　沈樹本

春堤滿放桃深碧。曉徑芳舒柳嫩黃。人近樂看遲煥
采。新書
御墨灑煇煌。

○三潭印月

明鏡一輪圓照檻。碧潭三影靜涵空。清輝夜淡天如
水。
墨寶看懸石壁東。

○恭進康衢謠（四首）　仁和布衣　顧　升（隅東）

光被寰區曉日暄。東南次第沛
殊恩。春風欲識
天顏霽。綵鷁前頭拜
至尊。

羽林羅列靜無譁。萬歲山呼百萬家。甘雨却隨
鑾輅至。一時綠野潤桑麻。

南屏山色沥烟螺。翠滴青浮繞
鳳舸。盡道西湖漲春水。所如隨處是
恩波。

湖山何幸傍春臺日月係風拂紫茇鑾奏雲璈天際徹侍臣知獻萬年杯

聖駕臨幸西湖恭紀二首　錢塘監生徐克堅 我刪

龍旂開處日遲遲簞食壺漿恐後期聖主施仁多浩蕩恩膏廣沛省耕時

畫船簫鼓徹晨昏總是嵩呼報國恩錦纜牙檣生瑞靄熒熒燈火鬧千門

懋勤殿賦 擬館課

禮部尚書湯

黃扉日麗賛發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氣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覩乎天地學深墳典香迅擬乎風雷我皇上岐嶷敏齊龎正凝神本惟一以立皇極建中和而定彝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旁及隱淪武庫森嚴撻伐悉遵廟算九功歌敘民隱日達楓宸固已樹儀型于百辟貞仁壽于千春若夫煥太乙之祠皇羅句陳之蹕麗黃雲紫蓋輪囷鬱其上浮闌卮金莖瀕渺翔于天際珠宮貝闕複道斜通銀牓璇題交衢迤邐飛重簷以切霞烱分壁而流虹龍舸汎萬頃滄瀾長楊帶千章蓊鬱斯又足與六鰲而竪四極應三垣而取五緯爾乃廣闢別殿宏貯縹緗鴻濛邃而琳峙觚稜啓而景彰結組幔於棼楣垂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雪秘幄之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目於西清四類充帙於東廂牙籤重積玉軸煌煌未足矜宛委之寶冊何須論天祿之緼藏當夫金門朝罷宣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延自石渠究道系于洙泗證心法于唐虞無黨無偏闡繼皇之敷錫欽秩天敘繹皐陶之訏謨既

朝乾而夕惕。復無倦而有恒。顧民碞之可畏。識當位之利貞。尊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有治人斯有治法。深切著明。斯乃懋勤之寶政。匪僅肇錫以嘉名。炳夫歌叶雅頌。文儷誥盤。懸鉞倒薤。戲鴻騰鸞。雲氣芝英之簡。淵渟岳峙之觀。漢武望而廢牘。章帝顧而輟翰。以此乘泰運而御六龍。昳晨光而翔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羣臣之嘉頌。而時幾

勑命。祁暑思艱。心遊農野。道契先天。夜如何其。夜未闌。瑤編萬卷。寶炬殘。流月曈曨兮素華滿。北斗低昂兮殿閣寒。豈比大甘泉。暉章長樂。未央凌霄。飛羽甍若披香九華。仁壽百福。靈光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

驟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秖矜制度之煒煜。何敢希道德之輝光。況乎文教敷宣。

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劍閣雲。將軍已定三湘地。碧雞金馬之修祀無勞。蒟醬橦華之輸將遂易。百禮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既醉。降絪緼。調元氣。阜財解慍。薄賦寬徭。踰於穆之緝熙。耳擊壤之歌謠。天下棄僞而返本。敦朴而去澆。追太始之元化。偕華胥而逍遥。謹摛辭而頌

聖主。（微臣）敢自託于王褒。

東南興望賦（有序）

少詹學士邵遠平（戒山）

洪惟我

皇上。

生物同天。

愛民若子。

聲討極瀚海之北。載纘武功。

時巡遍大漠以西。聿昭文德。頻年櫛風沐雨。既歷千古未經之地。而六合爲家。當今平地成天。遂建萬世永賴之圖。而九功維敘。而且儀溺爲心。痌瘝在念。邇陲既靖。萬方共樂。堯天淮海未澄。四載尚稽禹績。致煩

聖慮重廑

皇仁。親駕六龍。簡約萬乘。遍歷全吳之野。指授疏濬之方。考績瞻刑。問民疾苦。媲稽古帝之憂勤。未有逾

宸衷之惻惻者也。憶自康熙二十八年。恭遇

大駕南巡之日。蠲租肆眚。興賢育才。飭吏懷荒。教民崇儉。除道戒修於輦路。供帳不費大官儲。凡有利於羣生。必令霑大賚惠。從此兩浙之內。於今十稔以來。時和年豐。家給人足。野升孝秀。士悅詩書。大無水旱之祲。民享期頤之壽。過化之效。固與上下同流。時出之功。莫不敬信且說。每思瞻歲未覲

天顏。竊願今茲得睹

日表。江浙壤接。何分此界彼疆。水陸程途。幸可朝發夕至。

黃童白叟畢歡然踴躍希承
翠華之重臨綠水青山若共吐光華竚候
倉龍之再駕西湖桃李咸自向榮南國農桑正需春省
巷舞衢歌之祝罔不爭先攀龍覩鳳之私常恐或後
比戶引領萬口呼嵩實輿情之翕然匪名言所可罄
臣不揣鄙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曰惟我
皇之建極特首出以乘乾文德丕昭乎六幕武功誕布乎
八埏備時中而兼溫肅秉仁義而燭幾先廣聲教於
薄海來享王於普天遐爾漠北耶兹小醜阻兵流沙
罔識高厚迨
六師之赫臨頓推枯而拉朽廓根株之未除致逋逃於

淵藪於是
天子復出塞而親征進止方畧悉恪遵而稟受渠魁仰藥
以自殲脅從歸命而恐後翦逐雀之鷹鸇刈害苗之
稂莠大武以不殺稱神治疾以去蠹斯久外寧內謐
我武維揚櫜弓戢矢自天降祥平原沃野通工惠商
賀蘭之鳴笳掩息燕然之歸騎騰驤凱歌頻唱於細
柳朱鷺迭奏於未央紀聲靈之赫濯獨振古以焜煌
臣民請上夫
尊號顧謙讓而未遑章屢籲而弗允知
聖德之難量若乃邊塵永清宵旰籌畫快銀河之兵盡洗
緊淮黃之憂未釋原星宿而貫崑崙經龍門而來積

石桃花之湍漲難消壺口之奔流如瀉嚙栢葉兮浮
桑條搴長茭兮沉琮璧歲植柳以護防等脩竹其奚
益公卿負土而負薪曾何補於民莫仍不辭
萬乘之勞庶幾恬陽侯之宅在廷集議維
帝曰俞釁懷襄之方制歷俾乂以踟蹰細舳艫之迴翅倉
庚端耤夫梲榆徙勤三年築舍之策罔思一勞永逸
之圖非
親莅夫淮何兆底定夫天吳剡則壞之所產惟東南爲輿
區方土膏其脈勤宜勸勞之是須爰乘始和而布令
祇誠煩擾乎方隅於是鍚鸞和鈴翠華迢遞簡警蹕
之威儀屏車馬之勞勩伊襟帶之相通一方舟之可

葦豈降効其濫除兮旣清塵而立霧川后伸其撓屈
兮俄循流而迅濟良賈不輕大憩遄兮千耦悉安乎
樹藝緣爲民而省方兮俾其登夫樂歲沿途蹈舞以
遨蹐兮摯致祝乎萬年之
聖帝於斯時也擊鼉鼓考鯨鐘鷁蓋艦出蛟宮靈槎光日
仙樂凌風黃龍負檝白魚躍空羽衛森肅師濟從容
由青齊以達沂泗自徐邳而泝安東視朝宗之百折
早洞悉於
宸衷計圖兩河之奠定必則歸海而會同濟夾排之法於
指顧迴源流之象於掌中惟
膺莫之允協非昭示乎臣工是豈河伯所敢張其勢而游

翳所能逞其雄行見玉書金簡之游至而旦夕可告
乎成功爾其雷動江南風行浙右覩鳳開顏攀龍翅
首凡夫垂髫黃口之童皤髮鮐背之叟橫經負耒之
夫饁餉覩蠶之婦靡不思瞻雲就日加額抃手將擊
壤而謳歌忘
帝力於何有朝望霓以逡巡夕戴星而襁負儆赤子之久
睽急投懷乎父母詞夫德澤旁敷東南浩瀚賜復蠲
租米提白粲百千萬億減免無算子衿廣育於膠庠
期頤大酺於隴畔圜扉下肆赦之條軍伍有給金之
散絲粟不擾於市廛疾苦勿雍於閭閻民物茁遂大
恩波山川亦增其璀璨仰觀鸞鎖之容堯光被

天宇於寰漢既而
七萃鑾迴
六飛旌旋三時序順乎雨暘百穀油油而蕃衍禮讓較
風昔以倍興夜戶雖鄉陬而不鍵帷
聖人之過化如神斯大造之鴻鈞旋轉於是浙民請
幸輿隊同聲際王風之熙皡會品物之咸亨青陽應時
而布德勾萌乘氣以滋生喜太和之充寓偕繡錯以
敷榮瑞麥連穗采采葉葉縈光風轉蕙旭日聞鶬正農
功之伊始協先王之省耕草留承輦兮慈禧瀰待飛
蓋兮澄清齊焚香而夾道競絢綵於門楣半壁跂瞻
乎

能袞袞情側聽夫鸞鳴爰追時邁而作頌永志慶典於
昇平頌曰天鑒
皇德惠此南國
聖躬康兮天眷
慈極純嘏是錫
聖孝彰兮於
皇格天化日豐年仁風翔兮龍旂至止萬姓樂只篤餘慶
兮茂對時育省方問俗則先王兮爰隨
聖子俾知穡事祐無疆兮祈無疆兮
帝道昌兮億萬斯年休有光兮

○挑水大壩賦

少傅學士 邵遠平 戒山

緊黃流之習坎爲天地之奫漿崑崙衍發源之沆漭底柱嶷包山之滉洋暨瀰澎湃竹箭不能並其迅駃激浹激灩海若不能制其淼𣸣西經雍豫東貫淮揚雷响電轟風振雲翔其暴漲也蛟宮噴浪鼉窟翻波激射所至丘陵移其向背捲舒所過城郭失其嵯峨土性疎薄兼挾泥沙滮漸千頃瞬息平坡蟻封一潰沉溺良多井竈彌望邑里成河臨流興歎拯救誰何緬維伊祁之世洪水徧于九州懷山襄陵九載而黃熊方命殷代建都南亳再圮五遷而相耿淹沒若夫孟津洛汭龍門大伾分鑿其道鉤盤簡潔鬲津馬頰

分析其流其咎俾乂粤推神禹豐功偉烈終古罕儔迨至漢唐而下金堤酸棗起秋風瓠子之歌陽武陳留有絡竹沉璧之壯蓋其調戍發徭勞敝動逾數十萬臨防突埽浸潴率至數百里曠覩藝旹或利導排淪或建置移徙或易紆爲直或乘此遏彼凡茲豈聽濬哲之主胼手胝足之臣斯衡揣度反復討論懲前善後宜革宜因援今據古去駁存醇莫不嘔心僞舌畢智殫神而乃計功課績或得失相半或聚訟紛嚚或初終繆轕或上下逶迤幾見規爲本於元后制作定於一人創闢所未有邈奕禩而常新惟我

皇之天縱體乾元之至德

鑾輿巡幸周咨南國軫淮甸之瘡災若在己之負慝蓋淮黃強弱之機爲修防不易之則

重瞳屢顧神存宥密察地軸之權衡展天與之塹域成算特周指授莫測爰採巨木建其有極屹然擎天兮一柱卓如岱松兮百尺

命築大壩橫亘河中壩之北岸引河是通擴河身使容水滌淤澱兮破空盈虛吐納斟酌從容逼黃溜其北徙暢淮勢於朝宗於時臣發渠冠佩從仰

睿籌簡鳩工庀材度務尅期程功微臣經波宿渚惟矢夙夜在公爾其洿萊塞沮洳平葦蒲積茭芻盈縈縷縱木丁丁是絇是紉乃裼乃程進晨徹夕警柝催鉦叩

許嗃兮邏逐舂鋪具兮畢呈尋丈之綏牽雲梯而共挽千鈞之石懸空際以孤擎長椿矗漢迴兮杵奮霆轟覘驪頷而碇埽觸鮫網以投綁藏星霜而掀浪甘蹢躅以伶仃工築既訖蜿蜒峻嶒其平兮砥其直兮繩高壓古雉低刺長鯨邈邏漩澓稽天之勢勃鬱阻截浪滙赴壑之力砅砰控東南之扃鑰任飛輓以縱橫遠而望之疑三江之繞北回迫而察之儼滄溟之踞南溟置身其上風颯濤洶眺落月於抱景滿鷗鳧兮啁啾睇朝暾於霄際杳烟霧兮迷冥遡閭擁護層累相承欣

六飛之臨蒞率

七萃以偕登當夫春汛方張也倒海排山而桃花無恙暑雨驟至也蕩雲浴日而瓜蔓非驚及夫荻苗漲荷岸傾鐵牛吼石燕鳴馴至澤堅腹沍寒凝土乍坼變猝攖見者色怖聞者心悸究之豐隆無所逞其搖蕩黑蜧曾何肆其兇陵於是繞以朱闌敞以攸宇鸞翔鳳翥之規鳥革翬飛之矩廊廡周環室廬參伍仳倆得其依歸蒞會者視爲樂土當其激水北注氣悍力遒縱擒濺瀉起伏潏滭以距其後河以導其前是用之有和亦淪之有川安瀾之功指顧而就倒灌之患計日而遂寧乃

聖天子神謨廣運故龍水負圖榮光載出一河兩色判涇渭之異濁清九曲三岐由沃焦而乘潮汐探其本窮其源而陽侯斂威澌其泥揚其波而支祁遁跡昔爲洚水湯湯今見黍禾翼翼昔之蘧蒢叢生今且蒔臺祖龐河渠之書千軸名未著於史官疏鑿之議多方事弗傳於往冊發旋乾轉坤之秘而不矜沉金簡玉笈之藏而莫識掬土安於磐石爭看煉石以補天東漸擬若分犀炙使燃犀而照澤淵底不浚而深海門不穿而闢陳潟鎖於鼎新貢易宣揚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刊嵩瀨灝摧嶷左衛右斥持此矩矱遊斯法式隨在張弛析彼綴疏詎難以剖昌披而遐騰逖宜其施之北而漳溢及清川之南而淮黃寧謐臣有懷欲吐僅候蟲時鳥之吟哦自愧無文效士鼓貢桴之按拍敬成頌言用表厥職頌曰

大禹繇字黃帝白圖聖作物覩握紀御符

帝德如天比降唐虞浩浩方割胥谷斯吁神叶廟算順軌

循塗百川咸導九澤既陂通漕惠賈萬舳千艫河伯

率職海若先驅所在善下三江五湖隨刊底績仰此

睿謨會歸萬穴歎溢九區臣鄰賡堂陛都俞

皇猷允塞慶洳扶輿瑞徵玉曆舞及神魚翠華春省訖于

南閩雨暘時若百穀蕃穰泰階星平

皇極化敷涉無煩禜旱不待雩年豐是寶何假祝巫勸民

荒度物華豈娛用是游海莫不喁喁雖在草木亦樂

昭蘇民安物阜擊壤歌衢於萬斯年鞏我

王居

璿璣玉衡賦

翰林院檢討陳維崧（其年）

皇上御曆之十有八年。閹澤單敫。湛恩汪濊。剛柔克協。配兩大之無私。健順攸宜。卜萬年之有祜。瑤樞夜朗。榮光上燭。夫紫微珠斗。宵澄瑞氣。迨迪夫黃道。迢迢閶闔共啟。

堯天肅肅。勾陳俱環。禹甸洵所謂樞機在手。衡量在心者矣。況夫御宿迄高。帝車色正。朱鳥絕徼。咸歸覆幬之中。金馬遐陬。仍隸版圖之內。烏空楚嶽。已知妖眚之俱消。鵑去巴江。共稔祲氛之不作。

功符易簡。

德媲乾坤。

凡茲撫世。以誠民悉。本敬

天而咎具備。稷紀躔歷有規模。作訛成易。誡於古帝之篇。流火授衣。誌自幽風之什。太初洛下。甫剏貞儀。順帝張衡。旋新渾象。同髀即蓋天之說。既廣勾股之難精。術家傳宣夜之書。益患參稽之多繆。雖兩說之無徵。祇渾天之足據。璣衡之設。良乎尚哉。臣才非夢鳥。生同捫籥之愚。學止雕蟲。坐遜挈壺之智。然授簡之自

天。益揣躬之無地。桃霏紅紙。親從三殿以頒來。柳染青鏤。遙向

九重而拜至。丹墀賜坐。細草成茵。銀管分題。宮花似幄。期門四姓。森森鵷鵠之刀。屈郢千官。緩緩鳳凰之綬。既尚方之給札。復光祿以傳餐。詎意微才。躬逢盛事。揮毫月地。難形月館之清虛。掞藻天邊。莫悉天垣之瑋麗。敢虞喜安天之論。多媿前賢。倣陸倕刻漏之銘。殊慚聶烈。其辭曰。

時惟季春。律中姑洗。

天子方建翠旂於蘭宮。肅霓旌於蕙版。命羲和以司晨。令保章而戒旦。瑤枝抽蓂莢之莖。玉漏瀉蓮花之箭。金徒則翼衛以逶迤。銅史則駢鑾而漫衍。既乃出日華之邃殿。昇測景之崇臺。頓見渾儀陳於阼階。爰佮宮僚。駿奔走。召鄒陽。延枚叟。

臨軒而命之曰。此即璿璣玉衡。有虞氏之所以齊七政也。

爾諸臣其賦之。

余一入將前席以聽焉。（小臣）固陋。不揣懵昧。糊臉蝴坳摛詞以對。夫何般總總以轇轕兮。道則或赤而或黃也。鴻淋淋焉擬纚兮。環則或單而或雙也。日月既出沒於璇度兮。數則或弱而或強也。四遊或包絡以三辰兮。儀則或陰而或陽也。爾其制與貝於鮫宮兮。採奇爻於大荔。弋明月於泉客兮。輸夜光於海民。聚之則琳璘而璀粲兮。散之則的爍而晶熒。溥溥若新荷之擎曉露兮。蜿蜿若清秋之動微塵。爰微巧而綴為斯器。上應五行。旁羅四氣。貫天經於圓軸。以聯黃赤之交界。天脊與地平。以遊子午之次。飛輪下墊。扶恭極

以常安激水生風像蟻盤之不滯爾乃綢紉緼緼經緯縱横南北有秩東西有程赫乎若龍房玼甲飾綏纓也磊落崎峑崢嶸窈寘窅者欣宊凸者成陵塊乎若畦分壘布限觚稜也綿堆綺岫繡岱丹崖灼同霜旭駮若晴霞衰延織女横帶瓠瓜攝提罡闘婌嘗驗差烜乎若金塘玉沼菡鮮葩也丸復用若轉圜形如敧案雖刓方以爲圓亦居卑而測遠陳於
延陛之側可以手摘星辰列於彝鼎之旁足以仰捫霄漢然而蒼蒼太始茲茲兩儀理窮象罔事涉幾微往來羸縮或一行守敬之所不能算晦明弦望或霍融姚信之所不能知縱歷忽夫圭撮獨慊夫乎毫釐豁璿璣之既設搢玉衡以窺之維彼玉兮氷雪之精維彼衡兮準量之平質本無瑕形則同於簫箾美何妨楕僨倍重於璜珩衡貫璣中聽低昂於南北軸居環內驗朒朓於虧盈有玉於斯睨而視之星則玉繩匝布天則翠幕低垂直視則珠纇斑斕綴銅丸之歷歷遙挹則銀河清淺點檀醫之離離七曜分行錯雜撒枰間之子五奎聚井零星嵌軫畢之微羅以爲朒昌谷囊中之句織之成樣若蘭錦上之詩我
皇於是法古制律天時恢八紘奠四維翔鴻烏於諸棟跂玉兎於文楹浮動如毬璐肥頫曜靈之景輕圓比彈瓊牕横若木之枝糺卿雲兮覆復旦遊化日兮洽重熙置之靈臺與大貝球刀而並亘臧之宗廟共赤文緑字而俱垂猗歟休哉其綿億萬年之景運而肇八百載之丕基也哉湛露瀼兮朱顏酡緬瑶瑟兮彈雲和曲終拜手爲璿璣玉衡之歌歌曰非鑒世德命維新兮我
皇合撰備高深兮不貴異物遠技淫兮渾儀肇始寧白今兮上天垂象聖則欽兮赫赫圜穹高難諶兮鯨鐘龍簴儆則瘖兮夏鼎商杅遐難尋兮維形與器不可以久任兮
俾王事大單厥心兮詎藉冬官飾璆琳兮小臣矢音獻司箴兮

勤政殿賦

翰林院侍讀喬萊（石林）

時當避暑。
蹕駐瀛洲。千章灌木。一派清流。芰荷芬馥。蘆荻颼飀。橋
橫雁齒。
殿列螭頭。爰名勤政。宜夏宜秋。乃其軒臨碧澗。檐受蕭
颯。門迎修竹。徑蔭長松。高幾踰丈。廣可十尋。不假綵
繪之飾。無勞雕鎪之工。豈肯披香扶荔之儆。鑾論建
章九成之宮。況乃玉軸堆牕。縹甕盈几。竹素漆書。壁
經狐史。採三墳五典之奧。研九丘八索之指。羅七略
四部以無窮。搜諸子百家而未已。簾開雲母。屏展烟
鬟。席陳玳瑁。畫列荆關。硯涵鸜鵒之眼。香研鷓鴣之
斑。管如青鏤。石若犀班。製候雨之筆架。羅通池之研
山。若夫魚鑰乍啟。龍樓漸曙。暑飈動林。凉颸在樹。墀
集非熊。班聯振鷺。凡用舍興革之宜。及禮樂兵農之
故。皆封事之畢陳。待
至尊之臨御。
皇上總攬萬幾。兼綜庶事。側密蠲苛。安民察吏。覩人而辨
公私。聽言而審同異。明無幽而不燭。惠無遠而不暨。
邁漢軼唐。象天則地。五帝可六。三皇可四。至于形于
歌咏。銘之寢興。摛詞掞藻。鏤瓊雕冰。禦景運之匪易。
信符籙之難憑。謹幾微于宥密。愼夙夜之凝承。求瘼
恤隱之翼翼。臨深履薄之兢兢。乃又濡墨揮毫。鉤銀
畫鐵。點如石墜。戈如弩折。擲時鸞停之勢。化波偃露
垂之光。悅窮二分二篆之神。備八體八法之訣。愧臣
固陋。學術迂疏。濫廁
講幄。備員
起居。珥筆
丹禁。含香
玉除。記言記動。美不勝書。

養心殿石榴賦　高士奇

爰有若榴至自安石隨博望之星槎遍披香之文碣
託靈根于九霄近
天顔于咫尺植根盆盎不記歲年偃蹇詰倔虬縵連蜷堯
碑禹碣曾鼓秦頗臨薰風而吐艷當早春而競妍燦
兮若華之燭地朗兮璚樹之參天傍朱楹而借色對
玉礎以澄鮮赤兮若日麗扶桑白兮若月升閶闔繁
兮若火齊烘雲皚兮若琪林積霰碎紅綃而成叢剪
冰紈而作玩輕白璧于楚宮棄珊瑚于海峤燒空無
迹擬眼偏明開花絳闕結子璚京倚博山其縹緲當
藻井以敷榮洵人間所莫覩亦仙界之罕生况乃雨

露所施
恩膏并溢適秋霖之始停正湛露之方滴琢水晶以爲顆
凝天漿以成液含仙醴之瀼瀼綻冰珠之粒粒
禁籞清閒直廬永日
賜出英盤剖來雕祕爽比哀梨甘同崖蜜靡芳名曰軟子
祕嘉種于溫室勝上闌之新櫻過江南之苞橘雖欲
愼以無言伊難忘于
渥澤

駕幸闕里賦　高士奇

歲紀閼逢月臨黃鍾三辰協極四野告豐勞農息力
索蜡報功瞻將迴乎春谷霜不殺乎寒叢
天子既飛旆於汀淮之表旋軫於濟河之封顧瞻魯邑睪
然其宮伊素王之舊宅接青帝之崇墉森亘峙兮南
北錯相瞰兮西東爰乃翕翠鳳翼蒼龍遵修陸歷遐
蹤絡繹乎其奔會者若趨蹌之亞亞疾徐乎其進止
者若俎豆之雍雍詎探奇於岣嶁類問道於崆峒時
則風伯斂飈雨師收霡碧辮承輪丹楓陰軛日華於
林霞綺於陌天地爲之而澄宇山川因之而絢色折
衝佽飛之旅執殳而荷戈出警入蹕之臣吟鞭而須

策鼂罕遥舒旟旆競集自泝兮洙泗之澨淵心遊兮
金絲之奥室褒成之後炎書騁以拱立四氏之徒羅
芳徑以通籍結羽葆兮開重闈導鳴鸞兮入聖域陋
叔孫之禮儀喧諸儒之故實啟
帳殿以齋居進
行帷而旰食於是乎籍人戒旦裘人視明祝人潔幣牢
人刑牲苾芬兮在俎匡勑兮粢盛將巾服兮在笲卽
筵紉兮畢呈焜煌乎碧甃灼爍乎朱楹藹藹乎三檐
之植赫赫乎七壁之銘歷階而進焉矩步而行焉盥
洗以致乃敬焉釋奠以告乃成焉其禮器則有山罍
象勺遂簋鉶甀合蕭揚燎膋帶兮神則其樂舞則有

朱干玉戚。鼗鼓匏笙。登歌間詠。洋溢兮韶英」。

上乃紓睿慮之乾乾。湛宸容之穆穆。九流仰鏡。萬古欽躅。銀鈎鐵畫。揭藻彩於日星。珠牓璇題。聳崢嶸於寥廓。交衢之楹翳爭霏。對霤之簷扉欲落。齋寢周廊。重櫨闕栭。仰兮如翬。俯兮如豕。肅徐徐兮在壇。夕暖暖兮松幄。迴二氣之慘舒。駐千年之晦朔。言念乎詩禮之堂。載升乎奎文之閣。几策井陳。弦誦可作。爰不開

龍顏之一粲。歎鳳德之猶昨。既徘徊以容與。復諏訪而詢庋笵於綴琴。瞽迴玉軫。坐講堂。聯庶尹。念儒林之繁會。列聖里之標準。

詔子弟以修鼓篋之儀。儼膠庠而播道鐸之警。韋編並啓。壁書無隱。闡大義兮方昭。續微言兮未泯。琅琅兮

天語。若鏜鏞之初叩。聲聲兮經生。若函丈之聲請。周旋中規。進退惟謹。若夫峄山之傍。尼山之畛。望五老之峰而迴連。訪坤靈之洞而結轄。或起或伏。或遠或近。撫往迹以留連。覩遺徽於夢寐。於是乎出自北門。瞻彼中林。想衣冠於馬鬣之道。數封植於兎溝之潯。修撤壞以培其厚。海飛沐以環其深。氣阡阡而奕奕。景鬱鬱而沈沈。其石則有龜趺距丈。麟碣摩尋。翁仲秉笏。華表棲禽。其木則有文楷櫕繡。蒼柏接陰。槐檀布戟。紛柞柚櫱。絲樊桓以爲衛。戒采拾而靡侵。荊不斐兮白剪。草皆苒兮咸琛。恍精誠之有格。式憑弔之常。欽

伊神符而道合。斯階日而暢心」。是日也。習風匝地。解澤彌天。屯膏勿壅。渙號勤宣。既省耕而省斂。亦議郵而議蠲。帝王之轍迴矣。聖人之澤存焉。爰及苗裔世守土田。戶復於籍。丁免於賦。覽諸俗兮周知乎疾苦。歷郡縣兮弗改乎貿遷。懋寬租於令甲。戒索賦於窮壤。更乃收白虎之幡。樹金雞之竿。振鵷鷺之武。騰蒼赤之歡。煥耀兮廣輪之職。旭霑濡兮率土之垓埏。蕩蕩乎德乃至。巍巍乎功始全。粵稽一元肇分。三才爰立。上下定位。尊卑別秩。惟馭世之弘綱。與覺民之懿迹。理並符乎幬載。數相媲乎翕闢。緬古皇圖。咸崇儒術。或剏緒於兵戈。或蒙安於宗祏。或希心於汰侈。或遯響於淵色。維陟降之在庭。未炳蔚乎史冊。伊

昭代之授籙兮。踵禹範與羲書。維我

皇之凝祉兮。挈堯尊與舜瑟。綜性道而煥文章兮。建君師之極則」。

懋勤殿秋蘭賦

高士奇

玉曆旋秋商飈届節細旃廣廈之上天宇廓清俯仰疎暢時有秋蘭開于內殿緗葉絫條芳凝紫甸臣侍
御帷新香日握因思蘭生榛澤惟能自發幽芬故內得納諸殿陛（臣士奇）本以布衣猥叨
恩遇內慙薄劣無以自樹上報
聖明有感斯蘭援筆賦之其辭曰

聆此叢蘭性本幽獨不因人而自芳以有香而見錄靈均以紉佩寄情燕姞以服媚自卜循陔效采蘭之儀修禊沿執蘭之俗大易則比臭同心宣聖則典懷隱谷結根灌莽託蔭林麓與衆草以芊眠亦順時而起伏晞九日之煦和灑甘霖之霢霂紫莖乍發緑葉纚披散馨陰岫曜色陽陂或臨澗戶或傍溪湄蓄柔貞于九畹抱潛德于四時迹雖遯而孤往人豈遊而莫知于是移栽上苑列植脩衙鬱埤高廣風披迤邐敞綺櫳于亭午啓珠網于凌朝香氣紛敷乎
黼座芳藹蒸蔚于丹扆葉鏤翡翠花簇瑰瑤蔚麝葱鬱繚帶飄颻拂朱闌以掩映倚翠幾而招搖熏圖書而不散惹衣袖其難消若夫高天雲斂斜漢月收殘虹晩霽清露晨浮桂月朧朧而照夜金風習習而鳴秋對淡菊以相鮮共素節而俱幽氣肅彤庭涼生絳殿浮拂牙籤徐開寶研欣歲序之新成侍
君王之清燕羡嘉卉以秋滋薄凡葩之春蘤堪比德于君子之貞宜嗣美于幽人之遐遲
皇澤以栽培沐
天顏之顧盼至其靜以自好和而不同韜光巖下絢色林中向蘭皋而蘊緑被蕙畹以舒紅遨餘芳于遠薄極幽致于寒叢惟其自潔爲能固窮臨照無私遐隱必通雨露之所霑潤天地之所帡幪既已登于廊廡豈尚戀乎蒿蓬願永矢其貞素期見賞于始終

南苑賦

高士奇

都城之南二十里別為苑囿以備春秋遊豫之典循
舊制也
萬幾有暇時從此閱耕稼講武備焉然其規矩制度崇尚
樸質不事璿臺瑤水之觀拓緒貽統為量萬世臣生
本南鄙長遊北都沐
帝澤之滋汪別居知感覩
皇居之雅塚願頌無文攷古至治之世有使下士獻詩曚
誦瞍賦者故敢述南苑而為之賦其辭曰
赫赫我
朝世有弘德武創丕基文昭大業著顯承于王表紹清

和于
帝闕本虞夏之純熙廓宇宙而作京奠百靈之景祚撫萬
類以維寧巍巍莫踰蕩蕩難名
皇帝體膺上聖運應飛龍萃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
日月並其輝麗天地同其包容設神理以景俗稟負
重以持躬孝敬盡乎
一人光燿被乎八紘合車書于南北來荒何于西東爰啓
上林之別館新芳苑之離宮蓋南苑者仁虞之舊院
地勢之所形與神州以相望因後苑而為名術其緣
丹垣之蜿蜒百六十里飛放泊之淙淙七十二處建
並軌之巨門植千章之茂樹雜天采分柔黃亂嚶聲

分錦羽廣阪長阡迴塘馳路豐宏博敞邐紆交互故
其俯仰顧盼巋巋嶧嶧滮滮灌灌此大較也若乃虛
櫚雲構翠幄神行銀鋪青瑣玉礎丹楹束罳奧室西
闢涼庭負朝陽而抗殿擬閶闔而連甍其中古槐槮
樠樅柳栝棫夾道蔭衢垂陰布幄葳莎菅蒯戎葵荔
芃蒜青玉芻獮阜薇岡沈牛麈鹿麛羔豕貑豨兔臯
羊散于叢薄高臺崞鷹樸逾九成屹然特立俯爾殊
形
翠華時幸流吹喧闐綷帷翼罝帟幕紛懸朱炎豔夏蒸
鬱皆蠲素飈警飾皎月宵連固遊豫之所萃且寐
之所往還所以翼順養和滌除煩襟而容養

聖德者也至其寒塞老老古木平雲西風乍起瓊屑初紛
渚蘆迷望天馬嘶羣于是
玉輅輿巡鈎陳宿衛樹羽幢幢鳴鑾噦噦貝胄星羅魚
甲炯聚重英曲瑑之佈絕景追風之騎虎視龍驤雷
鳴電逝申宴鎬之宏規用居安而戒事非如甘泉昆
明徒以暢遊觀侈威武也是以天瑞降地符升澤馬
來岐鳳鳴雲潤星輝六合咸亨而
上猶孜孜靡忒想周公之戒慕大禹之謨鑑往古之規開
忠直之路故能掩四海而為家集遐邇以為歡既作
樂以崇德頌合美于斯干詁（臣）之所紀述奚能盡
其一端

賜宴瀛臺賦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晚晴

夫以台室冲瀛之會天街晃朗之辰六合八荒受治九州四海稱臣僸佅有同聲之俗黎雞無抗禮之倫前年楚蜀俱定今歲羌髳盡賓顯土之媼輿既闢
明堂之王會應新爾乃
若儆無虞臣歌訪落上法
天行下導民瘼昕切求衣宵戒聚㰂利在必興疑則廢格喜豨鶵鸞怒翦鯀鰐田董留畲室務丹艧在宮在府一以振作
聖心乾乾既勤且恪𠻬詶臣工勞者惟若從來官師規用木鐸
溫綸諄厲有如砥錯兆精游豫庶展酬酢爰設酒醴相與宴樂時則攝提初指乎金方蕤則乍轉乎銅律清露徐塗乎階除凉風時起乎天末
皇帝御少皞之官臨蓐收之宅將以理白藏調素節司秋啓𩀱顯正按法時惟秋成道在相月霜柯澄鮮淸景渙發瞻
上林之埤堄兮睹
太液之滄茲迴三洲之藻薄兮揚萬頃之波光石鯨偃而低掉兮湖雁飛而南翔顧隰荷之施翕兮喜皐蘭之正芳婉千葉于華井兮滋九畹于江湘佳人掩其翠蓋兮君子發乎幽香襍鳧茨而映蔚兮拔藏莨而獨存于是俯拾虹梁傍依瑠樹雕航蜓蜒緋纚迴互汎漭流之流波向蓬萊而問渡旌銜鳳艦之亞竿有龍綃之布駕雲母以迎風艫榜人而擊素拂出水之歌溯迴前汀之鷗鷺林間徼娥齊明雲際危樓微露仿斯作之在前盼函德而難訴總
蕭宮之既成猶釆椽之如故渚雖轉乎泠浸石未移乎灩澦任錦纜之所牽塞瑤臺而不知處爾乃慈綾雪罷貝錦雲明天孫剪就鮫人織成八蠶並淬百絲齊紫闔花間綴繁總相生纈或朱而或黑絲一縱而一橫絢播龍鱗之彩織如鴻翼之輕襯黃羅于玉篋開畫袱于金篋揭尚衣之記印暫長籤而署名縫以表乎裏紫綺乃發其崢嶸溢北韡海之荷龍來華袞之毀鮫翠錦而自失何盤雕之可營若夫掌和受齊大官奉餼餚有綱芼之羹案設楚酋之饌制蠻海之鮮蕭臨滌闌之斥鷃煎惟巧梁能和腊以薑蕪為鷹授芸鴻于廚羅鶩霧豹之芻豢臯膏白以螢霜猩脣紅而染茜冽
鳳液之甍魚為靈沼所僅見苑鱗甫躍于梁膳餌依然在綠兮鯢雜蘆荷之枝切鱠落桃花之片爾乃採江陵之蒲以為蘊淅梁山之黍以作飯玉粒星攢金麮霧散擣櫻葅于紫海之泥濯龍餅若春江之練馬醯羊酪覺甘露之俱生雀舌龍芽雖厄水而無患況夫

珠林瓊瑱布以氍毹銀塼緷紅青幰是舒
太清之酒灑如珍珠瑤漿玉醴瀼瀼露濡金盤甫繼雜
出雕觚浩然大斗以燕以娛監正屢勸仰傳
聖謨謂此旨酒好樂不渝有卬湑我無亦可酤不用帨近
猶有賜酬金門下士幸非淳于張昭雖醉容止自如
起拜稽首不掎不扶含芬咀潤拊髀而思
皇恩瀰縩眞如江湖獨憐（小臣）何德當諸乃企淵淪之深
廣兮嘆滄波之不測彼翠幔與碧衣兮想瑤池之所
植渺秋風之颼飀兮澹曉露之滌漾上有道房之峨
峨兮下有鵷枝之濯濯外備七星之羅晉兮內含衆
竅之在臆
詔其徧賚此臣庶兮匪止爲佐是酒食一片固足消疴癘
兮三漿可以解鄙吝獨是藥醪之周通兮即汙泥亦
不費拂拭宛高仰之多刺兮亦素絲之能直雖其心
苦之自知兮乃根柢而見牙角矣
湛被之當矢報兮乖
褘惠之不宿謹捆載而親捧持兮慢縮滋而破蕢念此
涓滴之難喚兮于眇忽乎何力乃
錫予之有加而無已兮佇滄瀛而揚極

太極圖賦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竹垞）

原夫黃牙欲發蒼精未根一氣融結萬象胚渾馮馮
翼翼烟烟熅熅嘶嘶盱盱緜緜分分既龎鴻之未兆
何聲臭之可聞象則包夫清濁質斯合乎昭昏謂虛
無而有象運妙有而無鄰鴻濛幽紛泰貞發閉混成
天地之先互藏陰陽之宅覩動靜兮無端占廻游兮
不偶譬水車之恒轉類果核之未析爾其理則貫一
象實函三圖[illegible]之書[illegible]之錄[illegible]若雖傳乎
十翼義尚晦乎周冊譬華山之妙蘊藉營道之幽探
种穆祕師授之說朱陸滋異同之談至希至微無偏
無倚一翕一施半白半黑外若離玦中如含萼萬物
於焉化生三行之所糾纏成能設位圖往鏡來化一
氣甄三才天根啟月窟開悟儒言於冥賾見經學之
倫魁乃知聖人能備全體先知可詔後覺大道爲事
物之母
天子有簡能之學用廣運而不窮位範圍之非遐頒永繪
於
丹扆方金鑑之在握

豐澤園賦（康熙三十三年閏四月初四日御試第一）

內閣學士　陸　棻

豐由德兆澤以心敷時雖清燕念切民嵒當恢台之
長夏處高明以非娛聆時鳥之好音觀百卉之向廡
鳴流泉於澗曲緣石磴於周塗爰滌修隴藝嘉禾勤
桔槔課耘耡綠苗芊芊油油以舒潤之以膏雨舞之
以陽烏
天子乃駕丹轂駐靈囿光風扇和慶雲護蓋天淵一色瞻
彼南畝進儒臣而賦之將以歌豐年而占大有也聞
在昔之典禮紘藉田以孔阜祈穀止於元日事三推
而釋耒卽省耕於郊圻亦交錯乎林莽何如規肵派

於幾多驗長養於在囿閱田畯而至喜勝稼穡而維
耦緬惟斯園之創始在
瀛臺之坎隅象天一以生水爲植物之所需挪纖絲以
如縷竹凝碧以環渠却遐陬之珍異禁網取夫珊瑚
允栽培之咸若昭儉德以旁孚固不啻寫無逸于廊
壁繪豳風之古圖然而廣廈在前左經右史曲房周
通疏廊徙倚鶩銀漢之遙瀰儼蓬壺之觀止既飽瓊
糈載斟香醴飫苾芬以孔時歌
令德之壽豈豈比在渚之鳧鷖似樂蒲而莘尾於是授素
簡發吟牋欲抽毫而鬱塞將殫思以縈紆奇木之對
未析漣埋之辭罕腴惟有氂艮嚋以軒舉披渠藻而
怡愉敢不拊稌黍以祝和豐沛
聖澤於寰區將與諸臣溯田功於姬籙而頌府修於禹謨

擊壤賦（有序）

禮部侍郎徐倬方虎

在昔伊耆之世，臨御百年，民多壽考，康衢之上，爰有擊壤戲焉，所以歌帝力樂時雍也。唯我皇上御宇，道久化成，民生其間，涵泳聖澤，靡不覃被。既壽考以作人，復引年而待惠，時賜粟帛以養天下之國老庶老，郡縣有司按籍頒給。浙水東西，年登百歲者多有其人，耄耋之儔，不可殫數，爲前此所未有也。猗歟休哉！非皇上保合太和，斂時錫福之神功，曷克臻此。於時海邦清晏，年穀比登，頻下蠲租之詔，今年又悉放兩浙正供之賦。

南巡河上，告奠成功，時値萬壽聖節，兩浙士民扶攜俯匐，爭持斗酒，攀轞扶輪，望屬車之來幸。而其中黃耇鮐背、鬚眉皓白之倫，尤爲鼓腹含哺，奮往先路。臣年在衰耄，亦逐隊隨行，目擊盛事，爰作小賦，非敢效卿雲爛熳之章，聊以紀實桴蕢翁之遺音云爾。其辭曰：

唯聖皇之御極，繄壽域之弘開，還淳質于三紀，扇和風于八垓。純嘏若川之方至，嘉祥與歲而鼎來。其爲民也，遵遵于于，如旭之旦，如春之初，停顏駐景，羲轡爲迂，養和守一，有以自娛，蕃將以引以翼，恍若同遊乎康衢。緬彼康衢，平平蕩蕩，爰有物焉，厥名爲壤，士鼓其類，木履其象，引手擊之，或側或仰，此蓋爲無聲之至樂，亦衛韶之逸響。自虞夏而遐，不復有斯神貺，豈不以有道之日長，而文思之在上也哉。唯我皇上周知寰宇，加意東南，時有賜復蠲租之澤，迭逢祥風靈雨之占。昨歲年豐，厥賦乃蠲；今茲蠲賦，復有豐年。民之望君，如望歲焉。乃者光風轉蕙，春日載和，唯六飛之時邁，將會五老於遊河。於是建雲罕，抗霓旌，駕蒼虬，展青幰。堤下薪菼，方鳩功而蕆事；南中黎庶，已鳧藻而迓迎。黃龍青雀，錦纜牙檣，渡淮陰，歷維揚，亘姑蘇，指錢塘，陳風省土，悅庶且康。流覽而山川得氣，泛浮而鳧雁生光。于斯時也，正値九龍浴聖，二氣合神，

丹陵辟運，華渚長春，休光晏溫，卿雲布護。江南三月，對杏花春雨之天；仗下天官，賡麗日和風之句。鐵甕城邊，百戲所聚；浮玉山前，魚龍騰互。千部笙璈，千羣歌舞，呈技雖多，重瞻黃顏，但見夫扶筇拄路，鶴髮成行，形骸土木，杖履康莊，或酡顏于翠滿，或摩腹于黃粱，天顏爲之敷愉，聖心爲之悅康。于是三江隈隩，兩浙西東，亦有龐眉之叟，聃耳之翁，鮐文鯢齒，綠骨方瞳，或採藥于泰山，或卜居於苑市，或衣錦峰前之父老，或金華洞中之兄弟，或抱甕烏程之溪，或垂綸富春之水，或問橘熟于仙

人或見梅開於處士或偶來黃雀嶺邊或俠入石梁洞裏又有持錢送客之山農與夫觀奕爛柯之樵子莫不同山擬皓洛水同耆似麋鹿之爲友亦雁鶩之相隨是皆恩波之所汪濊大化之所滋培咸抱土壤而前來共扣擊而歌詩歌曰天階朗兮南極明

聖人坐兮調弘鈞舞麟翔鳳兮物皆作又歌曰黃河如砥兮海無波

聖人坐兮暢天和爾婦爾子兮樂無邪茲有（小臣）鼓老龍鍾無斟雉之可效庶祝雞之有功蹣跚戲舞樂與此同敢隨擊壤之父老願效天保之微忠以吳山爲肴核以西湖爲水漿以吾民敦龐純固之質爲麴糵以一時虛無沖瀞之意爲甘芳庶幾乎釀太初真一之酒採清冷沆瀣之露擎觥斟斗百拜山呼而獻壽于

吾王

嘉禾賦（有序）

禮部侍郎徐　倬（方虎）

臣讀尚書序傳云成周盛時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爰作歸禾又考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溥於地則嘉禾生此嘉禾之爲瑞其見於經者彰彰矣蓋王者能體天以子民重三農生九穀則必有合穎連穗之祥以昭靈貺焉是天人感通之妙至理自然之應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隆功盛德足以名禎祥致符瑞者已非一事而好生之德尤加惠元元時沛

綸音屢寬租稅七省漕輓次第齊蠲設立常平爲耕九餘三之計

聖澤汪洋至矣極矣又以秦省二郡之災

法官軫念宵旰靡寧特發帑金遣官賑救裁成輔相之道不以參兩儀而補造化也哉所以格

天凝命馴至休祥於省方之日得嘉禾之瑞凡茲臣庶共覩神叢（小臣）深喜豐登之有兆而卜福祐之無疆也敬作賦以獻其辭曰

維孟秋之吉日兮鑾八龍而啟行遵巡方之令典兮用觀稼於秋成歷周原之膴膴兮黃雲掩映乎旗旌喜豐年之有象兮卜泰階之恒平紛降福以穰穰兮先嘉禾之告瑞冠九穀之英英兮發神珍于大地鬱靈苗之婀娜兮各駢枝而表異茂彧彧于瓊柯兮粲

煌煌於金穟象神蓍之叢生兮似交讓之連理皇加
意乎田功兮因休徵乎穡事信
帝鑒之不遠兮申錫祐于農祥値嘉種之誕降兮應布告
於多方適
龍樓之列侍兮紛甲觀之趨蹌覩神技之挺秀兮喜氣溢乎
巖廊如芃芃之實好兮將穎穎之宛宛陳黃茂之堅
好兮允登豆而升香[illegible]翔紫芝之生
兮甘露瀼然而寒不可以爲衣饑不可以爲糧何以
姚休於盛瑞同垂史冊之炳煜小臣之瞻仰兮荷遭
逢於治世效康衢之忭舞兮勤歎聲于樹蓺益敬
天而勤民兮惟

聖人之重儀履弘猷于三時兮致宵旰之默契欽至治
之雍熙兮固已邁三王而符五帝歌曰
天效靈兮地獻珍呈嘉穟兮康萬民歷豐年兮報
聖神歌穟穟兮享孫孫顯
令德兮百福臻粒生民兮億萬春

賜宴西苑賦

翰林院編修王頊齡琱湖

三辰北引八水西通衢寬叶屢夔虎蟉龍旇聯紫禁
翼起紺宮珠淵珊浦盤其麓芝房柞觀複乎中
萬幾餘暑藻修斧德移金匱於四庫摘石經於三雍歷赤
璋而禮白琥辨吉雲而泧清風廼當日羽回月弧偃
金莖潤玉露融九垓烽靖八極賓從燭調輝於燧熿
鏡徹照於曈曨協地天之稱泰消部斗之爲豐爰在
明良際茲清晏府修事和宇明宙奐旻景澄鮮商睿
組絅靈臺奏公卷阿汁奐禮則鹿苹魚藻之三章樂
則雲韶英莖之九變太液回波蓼蕭錫讌
詔爾百工敬位恪勤

朕懷齋養靡凨非今橅衞玉醴錫有織文飫以淳熬佐以
水珍欽哉上壽樂我嘉賓載拜載瀕大小具欣魏球
尺寸致辱高深於是陂依鳳皇觀循鳷鵲蝃蜺蟠旋
宛虹折若捫垠霄而可梯度銀潢而如彴逶迤屈盤
炳朗熠爚綵幄㟅亭嶢樹飛閣儷倒景之彤軒隔蓬
萊之靈淚俄而荇帶牽萍衣紊參雨濺霞風約鷺隊
鷗追魚驚翠落櫂木蘭兮縴維楫沙棠兮激汐或扣
舷兮夾兩龍或穿林兮招羣鶴四顧則錦岫紺林黛
㵾畫巘臨流則紅衣碧蕊紫荇青蘋遂升
禁籞峭屹寥廓俯首瑓跂
綸綍自天綾義雲鵠絲裊冰蠶登高明光散其采鵞文雉

一雉翟濯其鮮上則華蟲粉米之成繡文亦黻繐裼襲之咸全合以周官之六幣盈於漢王之千端捧之有
耀衮之且安肅將虎拜遙忭
龍顏已而金沙鉚砂之粥貝城琳琿之表崇蘭馥郁圓荷窈窕百靡斯張千巵遞繞六飯侑先八珍繼考銀泥之餦春綿之餈陽山之穄不周之稻既陶月盤亦濡而羔豹胎熊掌鳧羹雀臛五味異和九沸竝淪更有玉鱗出白天庖味同丙穴美過江珧銀絲雪縷玉箸冰消若夫蘭英文章甘醴瓊漿相娛樂兮一石千鍾而舞爵威折舞兮拜手稽首以飛觴鏤金鸚鵡之螺琢玉翡翠之盌旅酬錯獻洗進擎將觶傳

天語屢舉奚紡各蹲蹲而坎坎咸抑抑而鏘鏘醉言欲舞樂且未央水芝碧帶珍果緗囊楚萍失其甘脆安棗遜其芬芳瀚貯赤瑛齋內分擕紫艾紳傍恩膏稠渥寵澤湛汪豈同御宿還嗤柏梁陋矣望仙應制卑哉
元武宮商薦惟我
皇上剖神符披靈籙化始淼鴻功盈岳瀆汲道德之淵而益深獵仁義之藪而靡足知羣臣之爝火螢煇原無
補於太陽而
聖皇之玉振金聲必下收夫鼗柷涉千秋兮誰駕炳萬祀
兮常昱

萬壽無疆賦（以題爲韻）

左贊善沈三曾[illegible]

歲癸未
皇上之五十萬壽也維時四海昇平九州清晏麗日重華卿雲復旦河流底定欣丕績之告成民俗雍熙樂洪
基之永建
衣裳治而泰階平
燧火光而景星見正逢
鑾輅時巡之會咸聽呼嵩者三況值
龍飛大衍之期共祝十年以萬欽惟
皇帝陛下德盛道高功深學懋聰明睿智而日新敦敏徇
齊而天授率土仰詩書之澤文教誕敷遐方欽赫濯

之威武功迭奏
弘恩普浹於臣民
闓澤徧沾於宇宙經綸實贊地而參天勳業已超前而軼
後方兹
虹流電繞之辰實維川至日升之候春秋鼎盛統區域而
皆春壽考維祺指山河而並壽若乃晴光艷冶氣序
和煦禽魚樂育草木芳舒長日融融耀八紘而宣暖
薰風拂拂扇萬物而榮敷
天子方巡行郊甸省覽河渠
駕六飛而南指
命七萃以前驅爰有羣黎忭舞兆姓歡呼齊效華封之祝

咸陳絳縣之書。父老扶鳩杖而觀遥迎
鳳輦。兒童酌兕觥以獻。爭繞
龍輿。億萬人仰頌
堯年。吹豳奏雅。數千里欣依
舜日。奉筐提壺。蓋普天而同慶。實亘古之所無。況夫吳山
蒼翠。越水悠長。頻邀
睿顧。屢沐
恩光。兩浙林巒。暎近輝煌之
鑾駕。六橋亭榭。徧垂煥爛之
天章。前意
旋遊之地。兼爲介壽之鄉。館棨宜春。枝挺萬年而恒秀。城

臨不夜花開四照以彌香。大椿八千歲爲秋。木公乘
曲蟠桃三千年一實。金母稱觴。從此
天庥洊至。
聖祚長康。握璐圖而鞏固。綿寶曆而遐昌。保合利貞。應自
強而不息。高明博厚。合悠久以無疆。臣質本駑駘。班
隨鵷鷺。愧
彤闈之染筆。曾
褒獎殊榮。思
上苑之呈箋。更沐趨遷其數。茲棲息於遂門。延聯依乎
禁籞。幸
聖誕之適逢。喜

翠華之久駐。疇陳五福。惟頌康寧富壽之篇。詩擬九如。爰
賡日月岡陵之句。試看丹麟紫鳳。咸迎
仙蹕以呈祥。欣偕白叟黃童。同覲
天顏而獻賦。

葵心賦

左春坊左諭德沈　涵（心齋）

紛瑤圃之嘉卉竊獨美此高葵稟扶輿之淑氣涵沆瀣之華滋莖修擢以直上枝紛孃以旁垂色敷金而璀璨葉布翠而葳蕤逐羣芳之漸歇挺百卉之將萎性旣殊於山樝品猶異夫江蘺精則含光於鼎丼智則表擧於宣尼故向陽而傾仰實情志之不移當夫重霄復旦離鏡方輝卿雲爛縵瑞露霏微霞宇清而作視容光照而靡遺縈星斂彩爝火潛暉魚漾暖而仍避烏負曝而旋歸獨茲花之芳影傍六馭而長隨映丹輪兮轉側盼白駒兮委迤迎扶桑兮朝駕餞細柳兮夕馳無須臾之或背匪顯晦而有遷何葩華之微渺抱貴志之難奇類義士之勁操似靜女之貞規實忠悃之篤摯非逞媚以參差松何心而落落竹何意而離離雖雪霜之不懼疇就日而如斯諼忘憂而可樹蓂漸發以知時合歡則蠲忿足異屈軼則指佞無私雖衆英而相較孰先後而姸媸重爲詩曰炎炎五色照下照數尺條感此陽和德植根無飄搖惟有丹心一點在承光沐景矢朝朝

上賜御筆白羽扇賦臨本賦（有序）

翰林院編修張希良（石虹）

臣惟景龍兆瑞已開八體之先靈龜負圖早洩六書之祕倉帝旁羅日月高陽近做蟲魚雲密峰頭碑傳禹畫陳倉野外鼓重宣文賜方國以驚奇烟霏漢札宜庶僚而嗟美露潤唐牋自昔已然于今尤烈欽惟

我

皇上

日新盛德

天縱多能淸藻偶閒游藝不輟頻拈寶翰燦雲漢於堯章勞點金壺露乾坤於羲畫造化協其隱顯陰陽象其卷舒日耶星鈎蓮正觀之飛白能翔鳳翥淵皇祐之墳金片碣所留嶽靈增色單文遙布海嶠生輝百家與入環中奚啻

帝王第一萬品盡歸鎔鑄直將天地爲三蓋氣和則墨和釀海宴河淸之象惟心正則筆正昭垂裳端拱之形奎文妙已入神

聖學精如不及明臣剩蹟未厭手追唐相風流遂傳心畫因染翰而想龍雲之遇御臨池而見魚水之歡大哉

聖衷讀之欽忭神明再煥寧惟頰上添毫骨力逾超信是此中得脉何期重賚下逮（微臣）

天語殷勤采春華於旣往

聖恩周渥。提脫節於方來。伏陛鑴心。捧兩制洎自昔紅綾
賜扇。榮近侍之恩。輝白玉名堂。作詞林之光寵。洎
登瀛引手。幾挂彈文。趙鎔視帙生心。亦成佳話。或宜
朝堂而未賜。或藏殿閣而弗宣。徐鉉工書。遲贈寶翰。
昌朝讀奏。始賜琢牋。無忌殊榮。不過蝶能數字。賓王
驟擢。才蒙鸞鳳四言。未有
天藻淋漓。連緗竟素。
恩波浩蕩。溢格踰涯。輕用抵鵲之珠。重見雕蟲之技。侍臣
爲之動色。同列見而欣心。此雖萃十洲之琳瑯。無能
擬其價。罄九天之雨露。未足名其恩者也。至（小臣）學
殖漸荒。頻毛益素。孤踪孑處。抱拙愚也。擢伊呂之科。
敢同子壽事
堯舜之主。實勝開元。姚氏偶同。知游翰之無意。遭逢何幸。
若眷注之有憑。請始郭生。或精激厲。頗爲考父益重
屏營。敢不將藝名。薰襲以重錦。鏤之於臆。常特舉坻
守之以身。與同
鴻寶。貽子孫而不朽。世矢忠貞。拚頂踵以何辭。仰酬
高厚。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聖治茂矣。
聖學光矣。啓祕殿。登俊良。緬喜起之盛事。齊芳躅於虞唐。
披琢函而遠覽。嘉魚水於哲王。昔在開元。忠亮翊輔。
應伊呂而擢科。與姚宋分爲伍。兼燕公之藻翰。饒魏

公之媚嫵。深契主衷。遂賜白羽。銜恩知而默筆。蒙深
嘉而樂與。君臣之際。美談至今。傳在竹素。散在墨林。
當幾暇而游目。實有嘗乎
聖心。切夢想於大風。緬睿象於湖霖。感負俎於莘隴。憶投
綸於渭潯。緣曲江以寓旨。每延佇而虛襟。於是拂帝
鴻。展龍牋。握鏤文之管。澄神靜慮。乃動乎其天。波委
雲屬。乾轉坤旋。布白則山河朗潤。映帶則珠璧蟬聯。
往如
神武之震九域。止如
聖文之靖八埏。若乃蕭森肅穆。渾淪停蓄。偃波電發。中鋒
鳳翥。縱不矩踰。約不規蹙。結構始終。精采奪目。豈惟
識
帝王之有眞。亦將綿曆筭而過卜。稱其凌轢。自代膠轕三。
光螭函鈿軸。承藉芬芳。護以山君。衛以海王。雖鼎台
其希覯。何（小臣）之敢望。冒綴行以陳乞。實悚惕而傍
徨。際千秋之隆遇。竟滿願於非常。稱其近侍傳呼。玉
階伏跪。雲章捧出。掩映金卮。似若華之四照。疑赤城
之霞起。爛蓬萊之五色。儼榮光之紛委。日震蕩以移
時。曾不可乎正視。忭以加額。往復諦觀。
天題尚濕。泥硬逾丹。楮鄉累筭。不足爲其價。康侯三錫。無
以表其歡。撫微軀而深幸。紛感激以闌干。若乃江湖
下質。蒲柳微姿。拙愚終矣。文采漸隳。江淹夢回而慌

惜羊欣手重而成蟲雖屢蒙乎
褒錄轉顧影而自疑繹
天章而汗赭愧前代之風儀誓束身於末路拚頸踵以俱
糜揚子孫以忠孝世世夾
聖皇之彤墀

駕幸西湖賦

翰林院庶吉士吳隆元炳儀

律中姑洗月在大梁蒼龍紀候青旂載颺
皇帝澁覽旌於浙水駐鑾輅於錢塘化澤霑濡南國之春風習習湛恩汪濊西湖之春水湯湯萬綬桃花魚鱗排列千彩文欒雁齒成行遙映山光青雀隨流以蕩漾橫拖柳帶黃頭掉槳以回翔紛芳樹之迎春人占偲氣靄彤雲之捧日地是朝陽　臣將敬賦夫
宸遊之盛事而先修陳乎山水之殊常若夫路出城闉徑開蕭寺天香祇樹之林古朴曇花之地棋山高峙椅叟曾遊石坂橫斜居民寶利赤霞峰發于雲端保俶塔燃於天際斷橋之雪全消錦塢之堤更麗青衫白袷儷偶成群寶馬香車遊人連轡隄邊畫舫舍樹植板之遊花外朱樓蹴踘鞦韆之戲輕風送暖吹兩岸之落紅絲雨弄晴積一天之遙翠素月樓高初陽臺曉坐勝雪之平沙藉如雞之嫩草停橈而柳絮沾衣試馬而楊花拂袂偃翁嶺上燒勾漏之丹砂處士林間笑茂陵之遺稿倚舒雙闕疎影風前鶴舞瑶臺羽衣雲表森森古木宿王碧血猶鮮奕奕名祠陸沼直聲未杳蘇堤白傅垂梁雙隄雲洞沙泉渾疑三島綠垂紅綻六橋之花影參差虎踞虬盤九里之松枝天矯鷲嶺岧嶢龍宮寂寥瑞光塔古石筍峰高泉分沆瀣之漿冷侵齒頰山附鵾鵬之翼飛自雲霄慧理傳

燈紹心源于竺國駱丞街何寄逸興於江湖洞裏呼猿而谷應月中落子而香飄風雨合離儼雙峰之對峙林巒深秀躋三竺以非遙至若柳洲亭畔豐樂樓頭江浮白馬水湧金牛樹號將軍繫錢王之玉帶港名學士賞宋代之瀛洲叠石成山光堯園廢采花釀酒仙姥墩留石屋則烟霞靄靄南屏則鐘聲悠悠震天鼓于太清雷峰獨秀驅神鞭于海外石骨彌遒過此則法相真身雲棲祖席大扇宗風道池勝迹泉則青龍金液俱清徹而瀅泓峰則迴耀刀巉並欽崎而突兀鳳凰獅子新闘之遺烈猶存白塔黃姑南渡之故宮非昔伍員廟內夜聽春潮少保祠中夢回秋月望海樓而泛抑丹護江隄外烟凝碧甃乃蔚桃競發錦纜徐牽隨波流以容與憩湖心而流連看四面之春山無山不拱望三潭之明月有月皆圓紫燕黃鸝盡綴化工之色浴鳧飛鷺同歸樂育之天竹柏微泫寶樹定姮娥分植鴉鵲唼喋靈禽爲王母卿箋埰繡秧于前壟春生舞席按紅牙于隔岸雲繞歌筵蓋西湖之景備而天下之美全矣然且湖光瀲灧待

聖藻以增奇山色空明藉

天葩以不朽惟舞鶴之停觀質孤嶼之僅有銀鈎鐵畫燦若珠璣屋漏釵痕勢如蝌蚪支軒頭而役鍾王跨石鼓而逾岣嶁鸞翔鳳翥偕雲漢以昭回岳峙川流與乾坤而並壽允夫逸臨

翠華親涖仙蹕移千行之宮扇駐五色之雲車到處峰巒盡執朝

天之笏無邊桃李齊開應詔之花帳殿臨隄映雲間之紫氣幔城傍水起天半之朱霞移鳳舸與龍艫不驚鷗鷺列麟衫與艾綬豈礙魚鰕落英與芝蓋同飛千官夾道楊柳共春旗一色萬騎無譁張乘雲兮奏韶濩酌仙酒兮進胡麻銀甕金船既紛呈乎瑞應西鶼東鰈將畢致乎休嘉綿曆服兮萬禩泥車書兮一家願西湖之帶水長

臨幸夫

翠華爰拜手稽首而作頌曰維

皇御極四海清玉衡星正泰階平雕題鑿齒歸命誠民安
　物阜風俗貞爲乘陽氣省春耕行仁布德安羣生黃
　　童白叟提攜迎明聖湖頭瞻

聖明普天率土同歡聲

擬大閱賦

翰林院編修陳至言山堂

皇帝御極泰階奏平順時布令撻伐用張廼於吉日維戊
命羽林七萃之士大閱於郊振天威宣大武肅秋氣
警不庭厥典茂焉爰爲之賦粤若
哲后之承乾兮握寶籙而燿祥翕萬象之咸熙兮媲文思
於陶唐攬八紘之蕩平兮中九伐於要荒茲外攘而
內修兮雖居安而不忘體秋肅而冬殺兮維剛日之
在房考翟氏之典禮兮循表貉之鴻章渙大號於風
雷兮爰陳師於我旐爾乃理秋剡乘輚輅樹招搖建
翟羽
六龍雷犇九斿霞布天駟前驅勾陳後御虎衛右伏龍
驤左輔鳴璜珮於辰旋颺朱華於繡黼戎車轔轔而
佐驂綴衣紛紛而負弩十部魚魚而按行八鸞鏘鏘
以節步史臣載筆而爰遊天潢脂車以束伍維日獮
而日狩出國門而觀者之如堵於是升茲長坂陟彼
崇墉躔道以除我車既攻長楊上苑五柞離宮平坻
繡緌楚燒吹紅雕旗鱗集華蓋雲籠鼙鞀鼉鼓譽發
鯨鏞百獸率舞萬夫攸同烈火田於海子獵草木於
回中喑啞而風雲變色吹噓則吐納成風乃
命司馬爰簡卒徒廣集
帝藉俾爲
王驅宿將聚乎漁陽水犀勁於川吳收良家於六郡蒐猛

士於三都燕趙慷慨而善搏秦楚激昂而援枹至如
鷄林象郡烏弋余吾雕題鑿齒賓旅巴渝祁祁虎賁
肅肅兔罝莫不踴躍而奮雄如彪而如貔亦會同而
有繹頌貍首與騶虞
天子迺度五行之生旺法三才之結搆布廣陣於軒皇遵
鴻儀於姬后鵝鸛翼舒而袤延魚麗箕張以環鬭伏
鳥蛇而出沒無窮變鈎連而觸處爲首若轉石之與
發機蜿蜒奔礴於其左右則有期門中黃北宮東郭
許少秦成佽飛烏獲列刃攢鋋尋橦超檄衝狹角觝
拔石斷鐵騁搏虎之雄威較獝猇之妙技淬截蛟之
神鋒施斷鴻之絕藝張尉羅而埀天駕罼罕以匝地
掣驚電而逐流星接飛鳶而攫奔駟則雖孟賁失其
勇范氏失其智陽侯不及追猨公不及避千官視之
而失容萬乘顧之而色喜至若弓號黃閒弩名白的
劍曰吳鈎干稱越棘貫鏃於羊頭橫鋋矛於鶴膝
環犀渠以龍紋飾綮纓於雉翟又若綠虵紫鷰赭騏
紅陽曹家白鶴唐公驌驦或追風而躡日亦捲雪而
颷霜所以壯軍容之赫赫奮車騎之彭彭斯誠天府
之雄圖上國之威光將以制六藩撫八方炳武治煥
紘綱詎曰騁窮兵而黷武縱娛樂於禽荒也哉於斯
時也徒御不驚蕭蕭馬鳴司徒論功凱旋返旆乃登
甲乙之帳歸細柳之營奏龍池之舞薦荷蓧之音奉

辰牲以告廟賚大酺於干城於是鑾坡之彦虎觀之英簪毫禁苑御彩彤庭歌凱唱於甘泉兮覩習戰於昆明美彤弓之三錫兮揚飛藻於四征賡卿雲於舜羽兮飫湛露于堯蓂尚同箴乎耀德兮慎
天王之佳兵羌振旅之闐闐兮展君子之大成洵太平之
盛治兮閱千禩而攸寧

皇輿賦

翰林院編修高輿撰

維鴻濛之始判乃肇起夫兩儀天蒼蒼而職覆地渾渾以立基參三才而並建運一氣以無爲然而從行者仰覩莫測厚載者按圖可知是以禹會崇巖玉帛遐周于萬國堯封式廓聲靈遠訖于三壓溯夫洪荒初闢風俗肝睢既區宇之未析亦步算之難施迨至唐虞經綸方起厥賦厥田迺疆迺理初定九州之名再益十二之址雖先分而復合仍以九爲終始閱三代而皆然事雜見乎經史若夫郡縣之設昉自嬴秦制雖變于上古固歷代而相循由漢魏以遞降歲職貢于一人洎名號之沿革與羣雄之紛擾時東西以瓜分或南北之竄據或此盈而彼絀或先大而後小州路道省各以名殊交互參差畧隨意造無論要荒之外叶服不常即在方域之中分爭不少自唐宋以及元明槩難綏萬邦而光四表惟乾坤之重煥覃正朔于
皇清臨
宗功與
祖德底地平而天成擴一統而無外越千祀而永亨在昔
化阻滇南奮戎衣之一着迴者麋飛漠北
親御蹕之三征莫不畏威懷德戢志輸誠是用北賮南琛
相望于遠道東鶼西鰈附懈于朝正粵自山海有經

寰宇有記、或號方輿、或名括地、非無考覈、惟矜聞見
宏多、亦頗搜羅、秖務文詞華侈、不無夸誕之可疑、未
盡纂修之合軌、蓋一時之締構、容有未全、故六合之
幷包、不能無俟、豈若
皇猷允塞、超前古以獨隆、紫甸殷遙、邁百王而大啓」此
皇輿之表、特
詔史館以成編、而創垂之模、上覲歷朝而加務矣」其爲書
也、肇自古帝、迄於有明、尊
本朝而上列、炳太耀之垂精」其爲體也、倣馬班之史、擬
年表之式、系一代以分紀、獨經緯而無忒」其爲撰述
也、史傳志乘、無要不提、建置之外、訛必正、隸屬之分

合必稽、可一覽而悉得、如涇渭之不迷」至若海島之
初歸、龍沙之始服、爲前代所未庭、重譯所不錄者、皆
稽顙以來臣、望風而遙屬、益增史冊之光、胥荷
昇平之福」臣 聞有德則易、歸往爲王、故辰居于極、而衆
星爲之拱、水會于海、而百谷受其藏」是惟我
皇之謨烈、昭于無外、遂使聲教之漸被、廓于無疆」爰御六
符、撫茲九有、守禦則侯尉東西、捍衛則屏藩左右、武
事則風雲龍虎、警備森嚴、文教則禮樂詩書、師傅先
後、綱紀之修明、臣僚之法守、時和而歲奏禎祥、俗阜
而世臻仁壽、凡諸政治之弘施、不異坤維之廣厚」永
欣保定、鼓腹太平、邇安遠至、海晏河清、覩瑤編之燦

列、恍錫圭以告成」臣 以非才、職司翰墨、對
盛世之典章、仰聲名之爚赫、蹔移寸管、詎足當夫豹窺、
却望汪波、實自慚其蠡測、祝
寶曆之綿長、奠生民于萬億、成化育于不言、配清寧而罔
極」

恭賦

御書蘭亭記賦（有序）

邵錫榮

皇帝三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上命刑部員外郎（臣禾駿業）敬賁

御書晉永和修禊記文摹勒豎石於山陰之蘭亭不朞月而鳩工告竣於是兩浙文武寮屬以及遐邇士庶咸來觀瞻經天緯地燁燁殊狀儼然

天顏咫尺不敢隕越因於拜舞歡忭之次謹染筆而爲之賦曰

惟

皇御宇

神聖文武德楙光闡澤沛六幕東踰日出西界淳南雕胷黥額衽毳衣羽版籍所被至不毛土舉教四訖咸獲處所然且

宵旰日負扆斧禮教

郊壇

廟祀宗般班朝涖官各有紀渠民安物育三紀於此若乃黃帝九陣高宗四征甫事撻伐再蕆戎兵六師攸指陟禹之行八百茲市三苗洞庭博屯戊巳直跨丁零啓命樹碣泒河勒銘覩光揚烈四海永清於是武功既定文教倍彰萬幾閒暇

御墨輝煌龍跳虎臥鸞鶩鳳翔燦天花之綺麗走筆陣之淋浪既

詔頒乎嶽瀆復懸象於廟廊遂天衢灑乎雨露大塊彿麗以文章爰校八體兼擀古篆降觀書聖下及羲獻遠延烏策述鄭名翰修禊之亭有文在刻滄桑屢易戈戟久變乘豫灑墨如日方旦光華燭天糺分縵縵昭示此地千載不刊皋華拚騶過鄭越跕康莊坦塗騊駼騂騜旛旄奔搏節撝露湛羽蓋星幡遙抵江岸天姥塵清曹娥冰渙正陽春之博旋鬱蒼龍之渺幻

璽書的皪乎星辰玉軸上輸乎雲漢爾乃甫平涉蔓旋刈荊榛履丘墟之故址循高下之亘闢方告興乎疏築巳不日而奐輪屏度支之悉索計工庸而剪繇雖子來之如鶩曾不勞乎一民若乃巨靈磨運木石轉移海波智訝江湖淩迤負鮫人之贔屭絜霆霙而上馳其塌則來自穹隆絕巘運斤幽壑方圓百矩光燦十璞實乃千山鍾靈允矣五丁開鑿其質油油其色灼灼載以舲艎輓以轆轤扳峻嶺之崔嵬俯幽林而下薄左建夫鵝亭右盤乎複閣遙永和之當年洵禊堂之可樂夫何

御翰淋漓天地絪縕虹飛千頃珠垂萬斛祥雲煌扈彩霞錯落旭日初凝倏風綷約光掩映乎奎婁色飛騰乎斗杓定鍾索之妍媸識師宜之退却逝知八法備丰格具縱銀鉤健鐵畫擬懸針含滴露爲一代之觀瞻

而來百世師儒之向慕爾其崇山巀嶭嶔崟雲門參差摧崣俯闞朝暾宛委綿亘金簡是存日鑄逶迤龍潭瀑噴清流訇磕湘湖耶溪潨漕滃渤東歸逐低樵風屈曲遺矢勿迷洸醲泧涎滭沸渺瀰在山者則虎兕潛蹤麏麛悅性松杉茂翫以緣嵓枳句連蜷而被徑在水者則鯨鱷遷徙鰱魴逐隊芙蕖挺秀於南塘藻荇茸生乎北滙嵊南有禹穴湜溫匆典東有姚墟重華實生雖覩昌時之巨典無如此日之向榮凡爲血氣咸來懽聲草怡木愜天朗氣清覩拜颺之盛事深瞻戀之悃誠異日

天子游豫南巡九騶乘輅金較玲瓏翠帽葳蕤光爓徽垂擘厲建霓旄擁鞦鞬修文明開武庫方釳左纛閣戟露布虎士連營龍驤蹕駐

宸遊乎石鼓之城

駕攬乎來鶴之渡爾乃山鳴萬乘地拱垂衣弁纓紃纚劍珮流輝飛廉讋怖而待驅命雨師踧竦而聽指揮將見

翠華游幸地靈時若編氓熙皞率土雀躍頌昇平之有慶荷

聖明之多福於是我

皇萬歲上媲陶唐克勤矢慎物阜庶康邇周貢幅遐及梯航厥懷沛惠統御一匡昭之青史海不波揚遂賡歌口猗歟

聖謨聿興文治蠻貊舟車同頌

御製鑒石斯宇光華巨麗德茂三王道隆五帝瞻

昭代之遐規將以永垂乎萬世

平北賦并序

邵錫榮

維時邊鄙厄魯特之噶爾旦侵掠我

朝納貢之部喀爾喀于女駝馬牛羊蹂躪饕餮饞噬以肆

窮奇犯我邊陲逆

天橫叛喀爾喀汗告急請援

上憫其狼狽之狀然又矜憐噶爾旦之不梗且弗即加撻

伐遣使宣布

諭旨勅令和好以休戰爭蓋

皇上務以寬大克副覆載好生之德釋宥孤遠不毛之臣

可爲殫乎仁矣乃噶爾旦不斷罪悔蟻穴豺聚畜其

子孫負固於日月霜露之外厥逞螳臂鼠竄之雄驅

明年仍與喀爾喀鬬勝負掄衆寡奪地土毀廬帳吞

噬其苗裔殘刻乖戾什踰檮杌等蠭蠆而乘之尤不

可殫名也

帝曰吁是自絕於人道矣遐爾五三不事兵革今欲舉之

豈得已哉在廷諸臣交章請師殲此暴横而朝食以

副

天心之厭惡而慰歸附之魂魄在所必行行必毋爽

帝許之於是告

郊廟禋

嶽瀆開武庫整貔貅某爲將某爲協爰率其旅擁羽林三

千之衆庶介冑十萬之伍乃褁餱糧張烏號握吃鋋

毅火位騰飽驍奮桓桓楚楚煒煒煌煌

帝躬親秉征伐凡越行在稅稻倍稱簞食如布及四十八

家諸王之部落羣呼

后來其蘇厄魯特始亡魂裂膽兔脫八千餘里弃克渝踰

拖諾瀚海困流沙

上遣驍騎追擊虎賁賑決萬鏑雷迅連營電掣一時俘斬

靡紀載以檻車以爲逆

天者戒於茲邊塞寧謐沙漠歸圖此創古開闢版輿之巨

麗鋤刈叛虐之險遠靡有逾於

今日者也王師凱旋匪賦匪頌奚克稱揚

聖武之一爰製賦曰

於

帝天鑒臻神殫聖勤民以仁臨御必敬居寬處柬推恕作

政親賢嘉昌惡肯遠佞士穀閒豐備勝勅賑繈紱其

罪三宥宣命大法小廉兆庶永慶物滿巨遂變化協

性維克勤於深宮儼若游乎萬乘於是遐邇柔攝合

弁歸土桓蒲子附元黃章甫梯航雲集閶闔抃舞流

沙爲之不揚弱水爲之不鹵霜露所降殫籍版部朝

鮮把婁元豹東青中山倭奴闞鏤珠晶曲先哈密珊

瑚叢生交趾黃支犀象狒猩爪哇于闐雞舌能沉三

佛窩賓玳瑁猫睛蘇祿古里瑪瑙玉英浮泥天方宛

馬色賜莫不陪臣於役而來享之

帝廷於是
皇帝陛下溫語常伯勑命儀臣臚列庶珍製宴陽明以勞
遠從視中外而一體開靈宮集劍佩擁洪鐘奏幽微
臨
御座而垂裳顧山呼而色喜且厚往而薄來維有加其靡
已成惠布施淪浹膚髓洗國諸臣九叩而從轍跡所
旃舟楫所止咸通孔氏書成周禮刑畢政百官史啟
以裕後之謨董以首先之軌背百橥而叩
閶闔九陔而璽紀惟我
皇極大一統矣求開有姿旃
主上獲罪幽庭而甘劍磔之征討者也乃有厄魯特者本
無知識類獷性成嗜所瀏瑣統乎元貧貪嘵饕餮梟
嗜茹毳其土則寒暑不毛其狀則鴟鴞爲形裂血毛
而釀酪獲生活而作羹飲苦海而止渴族廬帳而外
營子婦恐諸於兵械馳馬爰恃以干城凡所恣睢逞
乎伎倆雖百鷙鵰而罔克其名且羣彪虎而難言厥
狀乃與喀爾喀勢越犬牙持戈突向用以詭譎之機
加以懲陵之伎益欲吞噬苗裔抑且焚燬宗係喀爾
喀汗遂爾告急請援裂帛繕疏倜侷禁門折檻疾聲
歷訴其冤瀆文欷歔厄於倒懸悽怖萬狀孰莫矜憐
惟是
宸衷動以切怛
籌畫廣全設罔加拯救奚克慰內附
之歸虔假驟輿撻伐何異於勿教而刃焉乎以自新
之路恕以不梗之愆弱者固使安其魂魄暴者且欲
繩其變遷
聖仁矢心克副乾德於是
詔遣廷臣勑罷兵革休我庶民撫此屬國毋是乃志罔
作爾愿錫類之仁維是永式嗚呼欽哉
諭厄魯特乃斂矢負戈驅馬策駝悉走郊墟潛歸穴窟爾
其切膚之恥藏如天於椅護遐邇之域須至德於茂
磨瑩意嚮爾且者煖眛戶訓裔其孫子爰銳其鋒於
息其鼓明年復與喀爾喀譬於淪水于婦殍爲生綃
廬帳悉爲燎燬斗羊藏豕卵與貪饕布帛錙銖變爲
故已闕於踞嶮之姦窟甲於架鑿之雛兒或東擊而
西危或始正而終詭沙漠之衆莫敢掄拔衛僾之捍
塵撕委靡恣肆於大野猖獗於邊鄙逆覆載而逞奇
浴暴虐而倒徙於是羣國勿康連絡諸夏萃集百蠻
抗乎
九閽請刈横殘傚於腑臟迫於眉然任廷交諫行毋殢
旃
上天矜矜下民斯安我
皇上乃允其虔禱用光祖宗之儀昭告於
宗祖衆盛乎
郊祇設牲醴而進一

欽瀆製詔誥而勅冊
神祠鬱鬯禋祀用是雍熙遹事武而罔爲怳慄籌廟算
而預決機宜士無驕兵之色將有截燒之奇於是
天子親專征伐振虎鏞擊靈鼉擢兜鍪光斧鉞插垂天之
旌駕九驊之鐵啟正午之關拱北辰之極鉤陳壘衛
太勃遷乙和鑾玲瓏羽旄拂抗雖武詭以戎行且文
明乎衮黻爰是虎賁者集以三千軍介胄者戍以百
萬卒或方銃而鉦鈇或長矛而巨戟利截鐵之截鋒
發透革之鳴鏑裝餱糧於前車載火器於後帆如天
山之欻傾若四洋之總決破雷霆之震驚霹靂雹之
烈欽統六師而麾陸宜三路而並協整整蹌蹌齊齊

翼巽出古北塞獵石度密雲屯歸化飛廉爲之施鞭
鮫師爲之叱咤百靈扈左右而應呼神物下空冥而
引
駕爍麗日之赫暘吐辰星之不夜警蹕所止倍稠禾稼庶
民子來簞食以迎踰天都而接烏蘭轉昆侖而逝太
華嵯峨嶱嵑嶔巇突屹所越八千餘里莫不坦夷而
下况乎靈泉地湧茂草朔生將士獲以新食驍裘克
以俛騰乃
帝澤之光大寶造化之丕成至若角獸吐言白鱗游舡亦
雁翔瑞黃龍呈禎阿閣巢鳳苑囿遊麟迹不可殫殫
奚足名於是按六旬而抵克魯不接淅而跨拖諾蝨

蒙公之霏霏肅軍旅之噩噩分兩協而編轄部八營
而璀璨按乾度之經緯叶坤儀之脈絡然後審其襟
帶度其形險謀定而發悉取而作合火器而一攻溢
雕弧而齊鏃彙戟之鋩辰星並鑠億萬之衆矢手徙
搏生獲者猶幅以囚虜殪仆者累丘於大漠乃厄魯
特始知
天威之震怒若雷霆而奪魄也爰奔瀚海走流沙溺濟沸
困遁遮於是發以鞞鼓律以鳴笳遣師追擊馳驟布
之鋮蚴怒蹄之蝸射羿不的中必王加宛若枯魚之
就釜抑如狡兔而投穽任輕便以左右信安妥以攖
犇爽獻俘於絕域盈載臧於檻車咸訝

神謨之計豫幃幄之籌聯遹術首而受降者以千百萬衆
投足而乂安者統四十八家遂爾鶩碣於天山紀征
於北海書伏臘之維皆鐫
昌時之鴻載殫軍儀之赫奕誌
天王之伐罪雖開闢以肇逾單混沌之終畋煥煥乎懸寶
篆之璀離巍巍乎干青雲而吸殆凡有百國之止莫
不咸知厄魯特逆
天鑾動而於此其殂臨也爰伐鉦鼓倡驍歌發烏號鐵闕
戈駕回
鑾之駟製洗甲之吹數程而彌道攬轡而渡河旄頭覆露
而浥瀼大蟲列宿而差我能鵰以珠璣爲帛鳳鞁以

磲瑙爲抡瓌瓌瑋瑋或或羅羅徵時雨而下降揚晨
發而不那靈圄羅拜於幽渺山嶽呼嵩而麯磋剪奴
氣之咤愕息雷電之詆訶視漠寨而一坦測濤晏而
無波方
天子入居肅之關臣庶銜銜而請安卸六虬之緩象解鞅
軨之如山於是臨
紫極朝百官只賦鐵赦詔頒太史釆吉鴻臚肅班獄金石
之節制列樽俎之斑斕郊
昊天於禁苑格
后土於柏壇然後大賚甲士開誥功勳佼佼峩闕挺挺偉
人玫瑰赤璧獅象麒麟軒昂離燦甫服繽紛既隆且

盛彌美克騤下劃碧隗鴞瘦豺貜封豕並類魍魎爲
鄰向人而立顧物而猜乖戾百出貪殘去新嚙及衆
民獲罪蒼旻
九龍攫之齧腐其身聿截底事奕葉不泯威以示後懲以
紀負爾乃遐邇羣慶昇平尺土咸祝華壽涵鼓腹之
嘻嘷肅懷柔之稽首颺
帝武之威暢彌百王而靡耦永大漠之澄清惟億世之不
朽若乃舅稽開闢天地人皇甲乙三辰劃區九方六
府血茹毳衽皮裳巨跡因娠河洛呈祥火德教藝五
穀始芳姬嬪修德介官格恭九淵承冀大樂厥彰辛
氏執中赤龍是翔育位禪受克媲虞唐九鼎維式玉

帛來航遐及子後厥文武王其能如今日之隆盛而
聖神之克昌也哉臣不揣陋顧媿克綴辭遐義按部潤色
鴻業遜於司馬相如揚雄張衡班固者遠矣惟紀歲
月特書其事以志踴躍歡忭之至爰製頌曰彤彤秘
宮伐鼉刻鏞制辟雍兮維天聰聰維
皇重熙處九重兮普仁而崇創道而弘宣神功兮憂民於
喪克始厥翊尚素風兮優乎士農恤乎百工適所從
兮車轍之蹤舟楫之功內外衛兮彼高蒼穹霜露亘
同戚賴其中兮
帝德廣洪且眘且容以乾爲宗兮

恭頌

聖恩蠲復賦（有序）

錢塘縣廪生姚之駰魯思

皇帝御曆之四十四年。
澤溢八紘。
恩覃七表。
㧞紱解愠。丹扆遙鼓薰風。
刻玉來遊。青旬聿霑時雨。固已農祥迺蜡。閭慶逢年。然
猶祁暑載勤。咨茹時警。捐租之
詔。木鳳頻銜。
賜復之書。五雲數降。藎九州均蒙幬覆。而兩浙尤荷帡幪。
谷殊黑黍之寒。更吹暖氣。池絕赬魴之色。還溢恩波。
臣之駰草莽微生。蓬茆下士。曩者望
翠華而獻賦。遠媿凌雲。
駐玉輅以垂音。已欣就日。茲幸
皇仁之敷錫。復邀清蹕之重來。敢附衢謠。敬陳
黼座。
吳越之域。斗牛之區。甌閩控引。江海盤紆。百城烟火。
萬井膏腴。厥田登夫禹貢。成賦列于周書。若夫逢太
平之盛時。膺
聖人之首出。
睿藻咏夫農桑。寶圖披其耕織。虎渡河而不來。雉馴畦而
競集。畝挺六穗之禾。畬秀兩岐之麥。亦何俟行蠲復
之恩。始共戴
聖仁之德。乃者
紫宸夙駕。金根出東。翠葆拂吳都之樹。羽幢飛越嶠之
花。途無鳩鵠。郊徧桑麻。春宜云富。禾合名嘉。乘巡覽
以寬賦役匪
宸遊之玩物華。蓋荷
君王之三幸兮。而民生戶口以倍加。維時與樂愉將吏。輕
成賦。拙宦亦易于催科。頑民弁免夫捶楚。而
天子乃穆然深思。惻然南顧。
謂浙水之都會兮。快禁籞之頻臨。思蠲貸以甦民力兮。時
軫念而在
帝心。值荐饑之待賑兮。望雲霓以至今。急灑十行之雨露
兮。何惜百萬之貢金。爾其敷解澤。申巽風。
詔行省。屬司農。弛版籍。蠲租庸。畝不稅。丁無供。于是窮
巖邃谷之民。騎竹扶鳩之侶。喜氣風行。歡聲雷舉。越
之南。越之北。嘘來一片陽春。江以東。江以西。布徧九
天甘雨。乃若人安作息。邑鮮追呼。紅齔孳老。玉粲能
餘。熙熙織女。皞皞耕夫。市無朝飲。野絕萑苻。均
皇仁之普被。洵
闓澤之覃敷。天目之峯不能比其高。瀛海之土不能比其
厚。具區之水不能比其大。宛委之封不能比其久。湖
偁明聖共沐恩光。山近蓬萊能呼

萬壽又兄
聖慈周浹
天語殷勤期法廉之共勗戒飫飽之無乜慮年豐而賤穀
防土沃而佚民茶楞可甘應記豳風之句蓋藏必謹
爰符戴記之文抑且普天荷惠匝地沾恩淮海春回
不珍財賦之重滇黔日照還流鑾蔡之仁地遠近而
皆徧時先後而常均則蠲復者又豈但四十四年之
額稅而歡忭者又寧獨七十七邑之編民此眞躋吳
階義孕姚苞姒康衢慶神堯之遊具茨紀軒后之至
而下此新豐邑之三征惜南頓之十祀西京勿書大
賜牛貞觀僅傳于綏二寧足以方軌而馳並駕而擬

小臣無文作歌志喜歌曰維民有生
帝則厚之維民有年
帝則壽之浙民蚩蚩何以頌之嵩呼者三民則共之一豫
一遊休助以之
翠華來臨日夜娭之

南苑賦（院試第一）

錢塘廩生吳陳琰寶崖

大哉
帝畿燕薊遺址車書畢會臣民萃止辰居星拱垂裳恭
已宮闕崔巍池臺綺美動合禮度匪崇侈靡車塞馬
闐千門九市玉河迴瀠銀山迢峙上則水𩐤風勁沙
起　禁城以內大梁爾爾外則因勝制之故基爲巡
遊之上苑繚以堵牆亘以沙嶽林麓藪澤之區百六
十里而遙中有大海爲宛滹沱之潴淼引瀛海之洪
流雪浪升而地擬月珠吐而天浮激鮫穴以起舞排
灉山以上遊其間則有離宮別寢[illegible]館曲廊幄殿緹
城原隰相望神池靈囿虹橋飛梁迴磴複道蜿蜒層

岡金沙白麓錦石花光蟻集成丘蜂聚爲房歲時遊
嬉如雲萬衍燦夕火樹高竿齊揭元戎甲士御飛烟
發長空閃爍平野明滅化城近遠神山出沒魚龍百
變藹蕊紛結雲侵薇虧繚繞林樾其木則有栝柏松
杉檜楝桐梓槐柳楊櫟樹榆檀杞修幹長條交錯互
倚樆槮櫺夾郊林莽比其草則有菅蒯菼莎蒿萊蓩
茜葭菼菰蔣蕨薇薜蔓類繁名夥指數難徧其華則
有桃杏李梅棠黎蘜蕙芙蓉菡萏木槿常棣素柰飛
英紫藤落蕊豐臺分芍燕山移桂名葩野艷不可勝
計其果則有綿梨火棗蘋婆衞杏烏稗之柿西域之
桃來禽翠裹鴨脚黃苞榴堆玉桃藕落銀刀鬆圃時

薦籩豆用饒其蔬則有緑韭玉葱丹椒碧薤子母圜
瓜參差溪菜香擷菘芹辣取蕺芥其鳥則有鷹隼鴐
鵞鴻鶬鵰鶚摩天健鶻横空老鶴鴰鴇鶡鸐鴉鶂鸛
鵠亦有鳬鷖沙洲紛錯孤鶩萬鷸翔乎寥廓其魚則
有魴鱮鮷鰋鯿鰋鮪鯊莘尾巨口異狀實多或闘鼓
浪蛇燃䲡蝤其餘蝦蟹巾沙劃波其獸則有麀麌獮
旄野麝黃獐虎豹犀兕豕犬牛羊巨象鼻垂橐駝首
昂騂用偏側怒齕喜狂駃騠坂走兔鼷穴藏衆形殊
種語不能詳於是孟冬之月北風擠發水霜慘黯天
地隆烈祠其百卉凋萬木落陰飈盛殺氣作剛蟲猛
鷙禽獸錯愕迺率虞人而命之焚除荆棘刈伐榛莽

戍卒掌火武夫結網蒙天蔽野嶽呆何廣供帳具飭
羽騎來往偃仗影紛籌旗光朗靡揚珠鏇樹交錦幌
內侍珥貂親臣鞶蝶
天子方筮吉日備法駕而出乎宮庭維時風日霽車塵清
登玉輅鳴金鈴歷城郭覽郊坰㫌旄卷蜺旌旗拂星
萬師雲擁驅役雷霆飛廉雨師並効神靈從騎前驅
衛士後行鞴鷹臂健箙弓鏃輕草木於焉改色山川
爲之震驚遂逶迤而南約二十里所而集乎苑囿促
部曲案行伍誓六師講大武揚青烽犖黃鼓軍令截
中徒旅咸聚由基挑射韓哀操御羽林侍從闞如虓
虎發不期中鳥已恐怖遇不求詭獸先惨遽矢必五

殲矛兼雙兔日未移晷所獲既富物留餘生士留餘
怒於是越瞭鷹之臺返海中之殿七十二之泊甫周
二十四之圍未徧息車騎橐弓箭賚上將錫良讌禽
須從官庖分
御饌爰
命筆札親染
宸翰更
詔詞臣賦詩以獻是日也
天子飲酒樂甚迺
召楫師汎瀛洲建翠羽之旌駕文鷁之舟溯三海放中流
鳴簫鼓發櫂謳水蟲駭石鯨愁下橋扇逐沙鷗釣得

游戲潛鱗忽浮亦知
君樂媛引金鈎鼓觴揚轡或逝或留歡賞未極遂
命返蹕懼其樂之近於盤而擾吾輦下之百室也遂
下詔令播邦國四方底平念爾民力毋疲供役爰俾
息毋傷懸磬爰俾爾給毋好淫巧男耕女織毋鶩奢
靡惡衣粗食維茲南苑匪余之宅芻蕘可刈雉兔可
弋畋斂何樂同民是適忍荒東作宮車數出維時諸
父老聞風感泣瞻矚彷徨嗟嘆
盛德敬摛鴻章頌曰
於鑠海寓武功既祇欃槍淨洗荒服來賓猗歟我
皇巍巍

（武康沈王亮 錢唐吳陳琰）集錄

○蠲租樂（調望江南 有序） 徐倬

（臣）聞西京盛治有一年蠲免之租貞觀弘規減天下田租之半然皆因兵荒而緩賦爲水旱以免征事屬間行非能常得唯我

皇帝陛下之御宇也

聖敬日躋

覃恩罔斁

法宮之中一晝夜而神周萬里

細旃之上甫呼吸而掌運八紘希有恩膏著爲令甲重申與命共樂豐亨如三十六幅之輪輳朔南暨

運若二十四番之風信次第徐吹蠲而又蠲但見有加無已之澤免則全免并非用一緩二之征即逢大有之年不殺蠲租之

詔此乃亙古所未有實出

天朝之朔新至德難名民生大幸但見漁莊蟹舍謳化春臺黃口蒼頭皆登壽域田盈秔韭人飫春醪畝有禹粮天水飯甕倉滿紅陳之粟戶戶桃花士卯白墮之觴人人瓊樹君子曰爾游爾休總是

皇仁小人曰予畊予鑿幾忘

帝力（臣）身居田畝習聽農歌本屬吳歈實同夏諺鳥鳥之曲亦有當于宮商嗥嗥之歡竟無分于童叟聊爲紬繹以備採陳雖吳越一星尚難圖于皇會而桑麻千里自可紛入幽風敬作長短之吟以寫蠲租之樂詞曰

蠲租樂樂事在西陵放鶴林家梅似雪餘航仙姥酒如澠花柳氣加蒸」

蠲租樂樂事在嘉禾蝦菜挑來盈鳳市鴛鴦飛處暖鷗波煙雨潤農簑」

蠲租樂樂事在蘋洲紅映白泥茶市客輕鷗柔櫓採菱舟于夜太平謳」

蠲租樂樂事在稽山脩禊人來摹

聖藻弄潮兒謳望

天顏春滿鏡湖瀞」

蠲租樂樂事在勾章阿育寺前燒塔客天童山下戴經航不見海波揚」

蠲租樂樂事婺苹洲丫髻仙人能叱石瘦腰才子會登樓琥珀釀新芻」

蠲租樂樂事富春山嚴子釣魚紅樹杪桐君煮石白雲閒齊祝」

聖人還」

蠲租樂樂事在三衢碁客千年留棗核江郎三片戟雲裾橘下好含哺」

蠲租樂樂事赤城霞海日天雞桐柏近瑤花芝草石

橋斜劉阮往來蹊」
獨租樂樂事在東甌斤竹嶺通康樂地江心寺比庾
公樓笙鶴聚龍湫」
獨租樂樂事括蒼山石筍峰頭道片片桃花嶺上月
濟濟萬鶴舞雲間」
獨租樂樂事浙東西湖海無塵真玉宇魚龍効命固
金堤萬壽與天齊」

○恭和
御製立春詞應　制（調太平時二首）　陳　瑄
一線春光廻繼烏逗紅酥數行嬌鳥下平蕪喜相呼
○樓角風微雲靉靆望清都銀旛裁出費工夫似飛

鳧」
曾見東風開玉河放籠鶯自來春色九天多雨頭過
○晨起霜威侵短秋束衡河斜陽鴉背影婆娑腰雲
抛」

○恭進迎
鑾詞（調望江南四首）　無錫縣監生杜　韶（字綸）
江南好點綴
御書新墨漬雲山凝瑞靄香浮草木絢詩春日月並高旻」
江南好天上坐仙槎雙槳綠波平竹箭一簾紅雨濕
桃花春樹萬人家」
江南好春滿待

宸遊花放陌頭成關苑綵懸天半結瓊樓宛轉聽吳謳」
江南好白下更維揚匯地江山來鐵甕揭天絲管到
金閶那得勝錢塘」

○恭進梁溪望
幸詞（調南柯子三首）　前　名
雉出平江路帆開百里程因風遙聽
八鑾鳴一帶花衢歌市管絃迎」
臈苑櫻桃熟當墻芍藥翻塵清山路靜無喧郡記松
風水月是泰園」
木學攢雲表微誠叶筆端東頭紅日近長安自奏迎
黎曲後送回

鑾」

○春
青恭和
御製立春詞（調太平時）　欽賜舉人汪　灝（紫滄）
五彩春旛天上吹曉鶯知東風昨夜到瑤池動梅枝
○麗日催開冰雪影愛遲遲雲霄笙管最相宜太平
時」

○前題恭和　吳陳琰
一夕東風南苑吹草先知堅冰微泮檻前池催柳枝
○朝起綵幡初剪就上爵遲六宮爭道靚妝宜趁芳
時」

○康熙四十二年恭祝

萬壽（調滿庭芳）（集古）　錢塘監生項溶（霜田）

繡戶金扉。（毛文錫）綠尊翠杓。（巴陵女子）曲水苑月題詩。（杜甫）新歌善舞。（顧況）天樂下重閣。（張說）楊柳杏花時節。（毛熙震）瑤臺苑。（胡皓）淑景遲遲。（樂章）吹龍笛。（李賀）風光轉蕙（樂章）春入萬年枝。（楊巨源）○太平超遂古。（裴守真）越裳重譯。（應劭）自彼京師。（王粲）蓬萊如可到。（杜甫）人莫之知。（魏文帝）南望去程何許。（韋莊）幾千里。（盧仝）躡影追飛。（嵇康）陳瑤席。（王維）與天齊壽。（韓愈）裛露採靈芝。（孟浩然）

鳳池集詞餘

凱旋曲（南北雙調）　翰林院典籍張潮（山來）　武康沈玉亮　錢塘吳陳琰　集錄

北新水令

喜

皇清一統鎮江山穩

君王深宮宵旰。薰風盈海甸。和氣滿人寰。久治常安。堪垃美卿雲爛。

南步步嬌

日月光華虞廷旦。河海都清晏。民生富且繁。風俗淳良。政清刑簡。向化有臺灣。便遐荒蒙古永青盼。

北雁兒落

討邊庭無知噶爾丹。當日僭臣服出來。慣忽然鬧鄰邦結寇仇。猛無端塞外生災患。

南沉醉東風

問伊家緣何造反。問伊家緣何侵犯。喀爾喀是王臣。喀爾喀是王臣。突遭伊傲慢。揆情勢怎逃誅按。

北得勝令

朝廷量坦開恩。蠢頑如知悔過。天兵或免搗殘。

呀誰料你枉費了波瀾。誰料你錯認了機關。不記那往日曾盟誓。不記那

皇恩赦幾番。烏闌狪于羣星散。鬼奸潛居土喇間。

南忒忒令

你窮寇雖生羽翰我西路兵威堪憮頡行容犯到處
遭強悍誰容你妄求援誰容你妄求援歸故山苦又
逢是軍中范韓

北沽美酒

望家鄉難遠遐望家鄉難遠遐奈要害過邊關
翠華親幸苦耐寒用精兵三路安用精兵三路安

南好姐姐

試看冬月沍寒見敗卒殘兵奔散軍裝甲冑輜重棄
若干真堪歎眾桑台吉降千萬斷送那遊魂隻影單

北川撥棹

感
朝廷不憚煩感
朝廷不憚煩笑無知噶爾旦誰容你兩次三番詭詐兇頑
侵擾屏藩邊塞鬧珊霎時間魂消魄散難免那仲春
再追趕

南園林好

謝
君王又親征梗頑過新年便
皇輿往還況哈密徊人叅贊同勠力共摧殘同勠力共摧
殘

北太平令

早俘了親男一犯馳

行在鐵鎖牢拴諦巴門傾心歸版濟農奴投誠畏憚喜呵
丹濟喇求稱外藩眾旗人投戈解散（呀）笑癡人勞窮
力殫

南川撥棹

真堪嘆笑癡人噶爾丹眾心離影隻形單眾心離影
隻形單又驚鬧
鑾輿再煩似遊魚釜底乾似遊魚釜底乾

北梅花酒

計無歸仰藥殫（呀）計無歸仰藥殫送殘生霎時間丹
濟喇挈孺孱攜骸骨玉門關子女們淚潸潸三百人
緊纍看快受降至今番

南錦衣香

只見外番們愁株蔓厄會特成虛幻最喜塞外編氓
盡歸聞問邊疆部落快平安
鑾輿駕返
駐蹕長安問民間鄙鄰沛絲綸恩膏無限疾苦諮詢慣
掃除災患
龍顏過處旌旗璀璨

北收江南

（呀）似這樣行兵三度間羨勝筭都從大內嫻兵機方
畧仰
天顏榮歸快轍環榮歸快轍環昇平盛事露布萬人看

南桨水令

建奇功。今稀古罕。靖邊陲。封疆永安。郊

天告

廟御音頌稽查典禮。喜遍人間。歡聲沸。仁政坦蕩呼萬歲

聲千萬唐虞世。唐虞世。熙皞燕衍商周代。商周代。追

遥市衰。

北游江引、

從今喜氣充閒閒。飽吃豐年飯。四海永安寧。萬載無

憂患。似這樣

仁君真個罕。

鳳池集（無卷數內府藏本）

國朝沈玉亮吳陳琰同編玉亮字瑶岑武康人陳琰

有春秋三傳同異考已著錄是編刻於康熙乙酉

裒

國朝應制之詩分體編輯無所詮擇末附雜劇一折

則自古所無之創例也

續唐三體詩八卷

〔清〕高士奇選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朗潤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三體唐詩八卷》提要

汶陽周伯弜詮釋唐人律詩斷句各準其格之相近者依類而錄之名唐三體詩余嘗重訂而鋟之矣然是三體篇短節促穩順聲勢凡佻才淺學[illegible]者皆可鉤摘規倣以爲之獨五七言古詩[illegible]排律非深沈讀書探討於古不能工也三[illegible]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樂府漢武柏梁之詩爲七古之權輿蘇李河梁之作乃五古之嚆矢六朝以來雅鄭襍出皆仍其體製唐沈宋之徒諧聲約句始有所謂律詩雖極研練之工而古音亦浸微矣是詩之古體大[illegible]百篇爲近譬猶水之濫觴於源草木之根荄離乎中而出也夫溯水於斷潢絕港不若探其源者足以當大觀植材而尋其枝葉不若問其根者足以發華滋學詩者安可舍古體而弗求乎至若五言排律以音法爲重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調雖束以聲病而規其體勢亦齊梁儷句之流耳余自幼及長無日廢詩比年蒙

恩歸田閒居無事經史之暇杜門吟咏嘗徧蒐三唐諸集淘汰練漉續茲三體以補伯弜之闕大旨以氣格爲本參之以音節濟之以色采既成讀之或醇古以發姿或詭蕩而盡變或促節而有餘響或贍富而無浮艷每見古人措思宛轉含義醲郁往往有長言詠歎不能自已必非小篇短句之所可盡者庶幾乎

導江而泝岷遡楩楠豫章之材而抉其株矣於有唐一代之詩僅登若干篇凡數易稿始定李太白杜少陵爲詩家宗匠置不錄者仍伯弜前選例也若夫由是以窮樂府離騷之旨而上接乎三百篇之遺是在學詩者自得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秋七月既望江村高士奇序

續唐三體詩總目

江都 高士奇 竹窻 選

卷第一
五言古體詩七十八首
卷第二
五言古體詩九十七首
卷第三
五言古體詩四十九首
卷第四
七言古體詩四十四首
卷第五
七言古體詩七十四首
卷第六
七言古體詩三十四首
卷第七
五言排律四十一首
卷第八
五言排律三十八首

續唐三體詩總目終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一

江都　高士奇　竹窗　選

五言古體詩七十八首

王　績八首　　王　勃一首
薛　稷一首　　陳子昂六首
宋之問一首　　沈佺期一首
徐彥伯一首　　張　說四首
張九齡十首　　儲光羲十首
王　維四首　　孟浩然二首
王昌齡六首　　高　適三首
常　建一首　　岑　參六首
李　頎一首　　丘　爲一首
綦毋潛一首　　蕭穎士一首
獨孤及一首　　元　結五首
沈千運一首　　王季友一首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一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一

江都　高士奇　竹窗　選

五言古體詩

王　績

績字無功絳州人兄通大儒也績誕縱與李播呂才善大業末仕爲六合丞嗜酒不任事因解去居河渚間與仲長子光友以周易老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著五斗先生傳醉鄉記無心子傳豫知終日自誌其墓號東皐子

古意六首

幽人在何所紫巖有仙躅月下橫寶琴此外將安欲

材抽嶧山幹徽點崑丘玉漆抱蛟龍脣絲纏鳳凰足前彈廣陵罷後以明光續百金買一聲千金傳一曲世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

竹生大夏谿蒼蒼富奇質綠葉吟風勁翠莖犯霄密霜霰封其柯鵷鶵食其實寧知軒轅後更有伶倫出刀斧俄見尋根株坐相失裁爲十二管吹作雄雌律有用雖自傷無心復招疾不如山上草離離保終古

寶龜尺二寸由來宅深水浮遊五湖內宛轉三江裏何不深復深輕然至溱洧溱洧源流狹春秋不濡軌漁人遞往還網罟相縈藟一朝失運命刳腸血流死豈肯輸廟堂鮮腴藉籩簋棄置誰怨尤自我招此否

餘靈寄明卜復來欽所履

松生北巖下由來人徑絶布葉捎雲烟插根擁巖穴自言生得地獨負凌雲潔何時畏斤斧幾度經霜雪風驚西北枝雹隕東南節不知歲月久稍覺枝幹折藤蘿上下碎枝幹縱横裂行當糜爛盡坐共灰塵滅寧關匠石顧豈爲王孫折盛衰自有時聖賢未嘗屑寄言悠悠者無爲嗟大耋

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幽人重其德徙植臨前堂連拳八九樹偃蹇二三行枝枝自相糾葉葉還相當去來雙鴻鵠棲息兩鴛鴦榮陰誠不厚斤斧亦勿傷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彩鳳欲將歸提羅出郊訪羅張大澤已鳳入重雲颺朝棲昆閬木夕飲蓬壺漲問鳳那遠飛賢君坐相望鳳言荷深德微禽安足尚但使雛卵全無令繒繳放皇臣力牧舉帝樂簫韶暢自有來巢時明年阿閣上

採藥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蓽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鐮戊巳月負鍤庚辛日時時斷嶂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經坐檢農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朮地凍根難盡叢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薯蕷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旅泊多年歲去年不知迴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來斂眉俱握手破涕共銜杯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寛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絶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羇心祇欲問爲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園萊

王勃

勃字子安爲沛王府修撰時諸王鬬雞勃戲文爲檄英王雞高宗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旣廢客劍南嘗登葛情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爲虢州參軍坐罪除名父福

時以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　勃爲文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初不加點時謂腹稿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語至今稱之餘如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又詠風云肅肅涼景生加我林壑清驅煙入洞戶卷霧出山楹去來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最有餘味眞天才也

忽夢游仙

僕本江上客牽跡在方内寤寐霄漢間居然有靈對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

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瑣珮浮識俄易歸眞遊邈難再
寥廓沈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我鄉何當釋塵昧

薛稷

新唐書云稷字嗣通蒲州汾陰人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仿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及踐祚封晉國公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

紀事云稷嘗宗閣立本書師褚河南時稱買褚得薛不落節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

驅馬越陝郊北顧臨大河隔河望鄉邑秋風水增波
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
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節回換人生能幾何（杜甫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謂此作也）

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資褊躁然好施予舉進士拜麟臺正字轉右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勒取賂遺逮捕死獄中年四十二子昂變雅正爲感遇詩三十八篇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　獨異記載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酒餚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百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書記

感遇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放麑乃西巴者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劉須溪云事雖誤用語自可傳）
元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
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元鳳豈復虞雲羅」
蜻蛉遊天地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雀來相干
穰侯富秦寵金石比交歡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
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肝布衣取丞相千載爲辛酸」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

七雄方龍鬬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
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圖山木壽空與麋鹿羣

（劉須溪云其詩多言世外此又以鬼谷自負非無能者）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
殺身炎洲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
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劉須溪云多是歎世而卒不免於禍子昂其子矣乎）

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 并書

（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爲知言也故感歎雅製作修竹詩一首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龍種生南嶽孤翠鬱亭亭峯嶺上崇崒煙雨下微冥
夜聞鼯鼠叫晝聒泉壑聲春風正淡蕩白露已清泠
哀響激金奏密色滋玉英歲寒霜雪苦含彩獨青青
豈不厭凝冽羞比春木榮春木有榮歇此節無凋零
始願與金石終古保堅貞不意伶倫子吹之學鳳鳴
遂偶雲和瑟張樂奏天庭妙曲方千變簫韶亦九成
信蒙雕斲美常願事仙靈驅馳翠虬駕伊鬱紫鸞笙
結交嬴臺女吟弄昇天行攜手登白日遠遊戲赤城
低昂元鶴舞斷續彩雲生永隨衆仙逝三山遊玉京

宋之問

舊唐書云之問虢州弘農人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嘗扈從遊宴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賜以錦袍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賜之坐附張易之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雒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爲鴻臚主簿繇是深爲義士所譏尋轉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以之問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　紀事云字延清之問

求爲北門學士天后不許故明河篇有乘槎訪卜之語后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過耳之問終身恥之　景龍文館記云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旣退惟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已竭宋猶陡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　僧皎然云沈宋爲有唐律詩之龜鑑情多興遠

語麗爲多矣射鵰手使曹劉降格爲之吾未知其孰勝

洞庭湖

地盡天水合朝及洞庭湖初日當中涌莫辨東西隅晶耀目何在瀅熒心欲無靈光晏海若遊氣耿天吳張樂軒皇至征苗夏禹徂楚臣悲落葉堯女泣蒼梧野積九江潤山通五嶽圖風恬魚自躍雲集雁相呼獨此臨泛漾浩將人代殊永言洗氛濁卒歲爲清娛要使功成退徒勞越大夫

沈佺期

舊唐書云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也舉進

士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爲沈宋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神龍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館直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　新唐書云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律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宋尤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紀事云張燕公說嘗謂佺期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又云佺期自流後召還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爲廻波詞悅帝其詞云廻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因賜牙緋

遊陸渾南山自欹馬嶺到楓香林以詩代書答李舍人適

辰登欹馬嶺遙望伏牛山孤出羣峰首熊熊元氣間太和亦崔嵬石扇橫閃倏細岑互攢倚浮巘競奔蹙白雲遂入懷青靄近可掬徒尋靈異跡周顧愜心目晨拂鳥路行暮投人烟宿粳稻遶澗香栗芋秋新熟石髓非一巖藥苗乃萬族間關踏雲雨繚繞緣水木西見商山芝南到楚鄉竹楚竹幽且深半雜楓香林浩歌清潭曲寄爾桃源心

徐彥伯

新唐書云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嵩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歷官至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　紀事云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魄兔後進士效之謂之徐澁體

比干墓（彥伯有澁體之目此比干墓一篇法老氣蒼不媿正始）

大位天下寶維賢國之鎮殷道微而在受辛纂頹亂山鴟鬼又哭地裂川亦震媟黷皆佞諛虔劉盡英儁孤卿帝叔父特進貞而順玉牀逾巋潔銅柱方欹瘶奉國歷三朝觀竅明一瞬季代狷狂主蓄怒提白刃之子彌忠讜憤然更勇進撫膺誓隕越知死故不恡已矣竟剖心哲婦亦同殉驪龍暴雙骨太獄摧孤仞周發夾商郊宛骸悲莫殯鋒劍勠遺孽報復一何迅駐蹕歌淑懿命徒封旅櫬自爾銜幽酷千祀流景駿丘墳被宿莽壇凡祿飛燐貞觀戒北征維皇念忠信荒墳護草木刻倘吹爟爐代遠恩更崇身殞名益振帝詞刊樂石國僎羅芳衅偉哉烈士圖奇英千古狗（衅與釁同樂記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勿復用）

張說

新唐書云說字道濟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旨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隨以母喪免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除喪爲修文館學士玄宗爲太子說尤見親禮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即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

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素與姚元之不平罷爲相州刺史坐累徙岳州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詔爲朔方節度使親行五城督士馬以功賜實封三百戶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宇文融等劾奏說乃停說中書令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崔隱甫等毀說因令致仕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吉上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曰文貞說歿後帝使就家錄

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　天寶遺事云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通考晁氏云說爲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於其手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說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於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靳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釋之且付已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譖禍

且至願公平生所寶以免難生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公凝思良久忽曰近有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札數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黜耶明日公主爲上具奏上爲感動勑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

雜詩

山間苦積雨木落悲時遽賞心凡幾人良辰在何處
觸石滿堂侈灑我終夕慮客鳥懷主人銜花未能去
剖珠貴分明琢玉思堅貞要君意如此終始莫相輕

岳州行郡竹籬

山郡不溝郭荒居無翳壅愛人忠主利善守閑爲勇
苟非小勤瘁安得期逸寵板築恐土疎沙城嫌役重
籬柵聊可固筠篁近易奉差池截浦沙繚繞緣隈壠
蘢似長雲亘森如高戟聳預絕豺狼憂知免牛羊恐
閭里寬矯步榛蘩忝踏踵始果遊處心終日成閑拱

石門巖山二山相連有禪堂觀天下絕境

困崘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陟巴丘首天晴遙可見
往遊屢前諾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欣言臨道便
旣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掾竹徑入陰窅松崖上空積
草共林一色雲與峯萬變探窺石門斷緣越沙澗轉

兩山勢爭雄峯巘相顧眄藥妙靈仙寶境華巖祕邃
清都西淵絕金地東敞宴池果接閣唯風烟邇臺殿
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徧千山紛滿目百川豁對面
騎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戀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遊洞庭湖湘

緬邈洞庭岫葱蒙水霧色宛在大湖中可望不可即
剖竹守窮渚開門對奇域城池自縈籠纓綬爲徽纆
歷日不思往經時始願克飛棹越溟波維舟恣攀陟
倚篠入雲步崎嶇倚松息巖壇有鶴過壁字無人識
滴石香乳溜垂崖靈草植玩幽輕霧阻討異忘曛遍
寒沙際水平霜樹籠烟直空宮闕莫視地道窺難測

此處學金丹何人生羽翼誰傳九光要幾拜三仙職
紫氣徒想像清潭長渺默霓裳若有來覯我雲峯側

張九齡

新唐書云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授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說知集賢院時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李林甫忌之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貶荆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獻　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請誅之帝不許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紀事云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既在位久稍怠庶政每見帝極言得失林甫時方同列陰欲中之將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間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鷰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溢（一作滓）濺秖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疑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又云九齡輔明皇爲賢宰相既卒明皇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張說論其文曰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微窘邊幅

感遇（杜甫七哀論九齡詩有云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自成一家則未缺叟字警）

蘭蕙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以爲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遯叟按桂花三月生黃而不白曲江云桂花秋皎潔妄矣按圖經桂有三種菌桂牡桂及單名桂者宜韶欽諸州所產亦各不同有二月四月生花全類茱萸者亦有八九月生花者今東南桂皆然其花色黃白之殊亦有丹者成式安得據所見遽謂曲江爲妄乎）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
矯矯珍木顛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
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
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
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漢上有遊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雜詩二首

孤桐亦胡為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
高岡地復迥弱植風屢吹凡鳥已相噪鳳凰安得知
木直幾自寇石堅亦他攻何言為用薄而與火膏同
物類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
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夭香臭誰為中
道家貴至一儒生何固窮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

在郡秋懷

秋風入前林蕭瑟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
宦成名不立志在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
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制効忽復寒暑移
物情有固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
露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為

荊州作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已況仕於君
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失事往良難分
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勳亦以行則是豈必素有聞
千慮且猶失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羣
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棼意忠伏朋信語勇同敗軍
古劍徒有氣幽蘭祇自薰高秩向所忝於義如浮雲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
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灑流瀑行雲濺沫驚飛鳥
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昔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
物情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龍門侍宴得月字韻

恩[illegible]歲形勝飛蹕月中席傍魚潭前山倚龍闕
花迎妙妓至鳥避仙舟發宴賞良在茲再來情不歇（徐獻忠曰曲江深思綿邈擬拔疎秀深於古意調外遠思上追漢魏下開盛唐雖風神稍劣而詞旨沖融其源出於平調而近體綺密隨隱復持格力可謂備美）

儲光羲

紀事云光羲兗州人登開元進士第又詔中

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祿山反陷京師受偽署賊平貶死　殷璠云儲公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騷之迹得浩然之氣欒城遺言云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樵父詞

山北饒朽木山南多枯枝枯枝作采薪爨室私自知
詰朝礪斧尋視暮行歌歸先雪隱薜荔迎暄臥茅茨
清淵日濯足喬木時曝衣終年登險阻不復憂安危
蕩漾與神遊莫知是與非

漁父詞

浮魚好鳴水淡魚好上流漁樂不得意下渚潛垂釣
亂荇時礙楫新蘆復隱舟靜言念終始安坐看沈浮
素髮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逍浪還極浦信潮下滄洲
非爲徇行役所樂在行休

牧童詞

不言牧田遠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
圓笠覆我首長蓑披我襟方將憂暑雨亦以懼寒陰
大牛隱層坂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謳吟
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采菱詞

濁水菱葉肥清水菱葉鮮義不遊濁水志士多苦言
湖淺具區藪澇深雲夢田朝隨北風去暮逐南風旋
浦口多漁家相與邀我船飯稻以終日羹蓴將永年
方冬水物窮又欲休山樊盡室相隨從所貴無憂患（劉須溪曰悲哉俯仰不在多不在深）

射雉詞

睩眡理新翳迎春射鳴雉原田遙一色阜陸曠千里
遙聞咿哇聲時見雙飛起暴燧疎蒿下毰毸深麥裏
顧敵乃忘生爭雄方決死仁心貴勇義豈復能傷此
逍遙下故墟逍遙回高畤大夫昔何苦取笑歡妻子

野田黃雀行

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閑穿深叢裏爭食復爭飛

窮老一頹舍粟多桑樹稀無粟猶可食無桑何以衣
蕭條空倉暮相引時來歸斜路豈不提渚田豈不肥
水長路且壞惻惻與心違（劉須溪曰興寄雜出無不有與愈古愈淡愈濃）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
荷篠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
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
使婦提蠶筐呼兒榜漁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
蓮花艷且美使我不能還

田家即事（呂覽云冬至菖生于是始耕氾勝之書杏始華始耕輕土）

浦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有此貴不違天時
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
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
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田家雜興（二首）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同道
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
蟪蛄鳴空澤鶗鴂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
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
日暮閑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
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劉須溪云比劉差健而蕭然各自好）

王　維

舊唐書云字摩詰太原祁人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閨門友悌多士推之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維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子弟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官以贖兄罪特宥之謫授太子中允轉尚書右丞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縱筆措思參於造化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問藍田别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元談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絶　集異記云王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侍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亦出所作主大奇之令宮婢傳教遂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　全唐詩話云祿山之亂李龜年奔放江潭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乃王維所製而梨園唱焉　本事詩云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上色宅左有賣餅之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求之寵愛踰等歲餘問曰汝復憶餅師否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維先成云莫以今時寵難忘

吳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云

西施詠

艶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谿女暮作吳宮妃
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羅衣
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
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劉須溪云諸有諷味似淺似深）

燕子龕禪師

山中燕子龕路劇羊腸惡裂地競盤屈插天多峭崿
瀑泉吼而噴怪石看欲落伯禹訪未知五丁愁不鑿
上人無生緣生長居紫閣六時自搥磬一飲常帶索
種田燒白雲斫漆響丹壑行隨拾栗猿歸對巢松鶴
時許山神請偶逢洞仙博救世多慈悲即心無行作
周商俗積阻蜀物多淹泊巖腹乍旁穿澗唇時外拓
橋因倒樹架柵値垂藤縛鳥道悉已平龍宮爲之涸
跳波誰揭厲絶壁免捫摸山木日陰陰結跏歸舊林
一向石門裏任君春草深（許彥周詩話云王摩詰孟浩然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老杜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尚論也）

戲贈張五弟諲

吾弟東山時心尚一何遠日高猶自臥鐘動始能飯
領上髮未梳牀頭書不卷清川興悠悠空林對偃蹇
青苔石上淨細草松下軟窗外鳥聲閑階前虎心善

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虛緬一知與物平自顧爲人淺
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

孟浩然

新唐書云字浩然襄州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坐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友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荆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孟亭　皮日休孟亭記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鈎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

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

謂予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柏問法尋蘭若小谿劣容舟怪石屢驚馬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雲簇興座隅天空落階下上人亦何閑塵念俱已捨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灑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存餘堂詩話云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襄陽公宅飲

窈窕夕陽佳豐茸春色好欲覓淹留處無過狹斜道綺席卷龍鬚香杯浮瑪瑙北林積修樹南池生別島

手撥金翠花心迷玉紅草談天光六義發論明三倒座非陳子驚門還魏公掃榮辱應無間歡娛當共保（此體作綺錯婉媚余謂有必不能除者雖梁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大如孟浩然洮疏易盡此以五言獨步千載而利王孟）

王昌齡

新唐書云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詞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除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薛用弱集異記云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偎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有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雒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

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我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

卽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詬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人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雜興

握中銅匕首粉剉楚山鐵義士頻報讎殺人不曾缺可悲燕丹事終被狼虎滅一擧無兩全荊軻遂爲血誠知匹夫勇何取萬人傑無道呑諸侯坐見九州裂

齋心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朦朧紫葛蔓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露夜臥松下風雲英化爲水光彩與我同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商璠云元嘉已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illegible]皆[illegible]然其詩亦鬱[illegible]日則中興高作可知矣下皆觀昌齡詩心[illegible]中[illegible]而其人孤高恬澹與物無傷余何曉節湯謙沸騰言行相背及淪落[illegible]論免未減才名[illegible]知[illegible]毀者不能掩西施之美也）

獨遊

林臥情每閑獨遊景常晏時從灞陵下垂釣往南澗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飛有適知此罹憂患放之淸泠泉因得省疎慢永懷靑岑客回首白雲間神超物無違豈繫名與宦（翛然[illegible]手攜四句言[illegible]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元之意也）

就道士問周易參同契

僊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時余采菖蒲忽見嵩之陽

稽首求丹經乃出懷中方披讀了不悟歸家問嵇康嗟余無道骨發我入太行

贈史昭

東林月未昇廓落星與漢是夕鴻始來齋中起長歎懷哉望南浦眇然夜將半但有秋水聲愁使心神亂握中何所贈瑤草已衰散海鱗未化時各在天一岸

秋山寄陳讜言

嚴關寒事早衆山木已黃北風何蕭蕭茲夕露爲霜感激未能寐中宵時慨慷草蟲初悲鳴元鳥去我梁獨臥時易晩離羣情更傷思君若不及鴻雁今南翔

高適

新唐書云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託音）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卽拜適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俄擢淮南節度使李輔國短毀之下除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旣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召還爲左散騎常侍封渤海

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伯衮衮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實不爲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流民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巳好事者輙傳布其貽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渡淮移檄將校絶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自淇涉黄河途中作　二首

清晨泛中流羽族滿汀渚黄鵠何處來昻藏寡儔侶飛鳴無人見飲啄豈得所雲漢爾固知胡爲不輕舉

野人頭盡白與我忽相訪手持青竹竿日暮淇水上雖老美容色雖貧亦閑放釣魚三十年中心無所向

同馬太守聽九思法師講金剛經

吾師晉陽寶傑出山河故適經世諦開心到空王外鳴鐘山虎伏説法天龍會了義同建瓴梵法若吹籟深知億劫苦善喻恒沙大捨施割肌膚攀緣去親愛招提何清淨良牧駐輕蓋露冕衆香中臨人覺死內心持佛印久標割魔軍退願開初地因永奉彌天對

（嚴滄浪詩話云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

李雲南征蠻詩　并序

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蠻右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險艱往復數萬里蓋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載四月至于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適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

聖人赫斯怒詔伐西南戎肅穆廟堂上深沈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敵顧恩寧顧終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梯巘近高鳥穿林經毒蟲鬼門無歸客北戸多南風蜂蠆隔萬里雲雷隨九攻長驅大浪破急擊群山空餉道忽已遠懸軍垂欲窮精誠動白日憤薄連蒼穹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堠拓地彌西東臨事恥苟免履危能飭躬將星獨照耀邊色何溟濛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廉藺若未死孫吳知暗同相逢論意氣慷慨謝深衷（後宓至天寶十三載兵敗爲南詔所擒容齋隨筆摘此詩謂史不見忠益失考此詩作於其前也）

常建

紀事云建前進士官盱眙尉歐陽永叔云吾嘗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始知造意者爲難工也來青州得一山齋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巳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　殷璠云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逕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輙來惟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多有警

策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思既逸古詞又警絕潘岳雖云能敘悲怨未見如此章何也

江上琴興

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徧萬木澄幽陰
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劉須溪曰等閑楚楚）

岑參

唐書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登天寶進士第累爲安西關西節度判官入爲祠功二員外郎虞庫二正郎出爲嘉州刺史副元帥杜鴻漸表參兼侍御史列於幕府使能寓於蜀卒

商播云參詩語奇體峻意亦造奇至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可謂逸才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頗稱幽致　參至德中任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右拾遺裴薦杜甫等嘗薦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

因假歸白閣西草堂

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
勝槩紛滿目衡門趣彌濃幸有數畝田得延二仲蹤
早聞達士語偶與心相通誤徇一微官還山媿塵容
釣竿不復把野碓無人舂惆悵飛鳥盡南溪聞夜鐘

江上阻風雨

江上風欲來泊舟未能發氣昏雨已過突兀山復出
積浪成高丘盤渦爲嵌窟雲低岸花掩水漲灘草沒
老樹虵蛻皮崩崖龍退骨平生抱忠信艱險殊可忽

赴犍爲經龍閣道

側徑轉青壁危梁透滄波汗流出鳥道膽碎窺龍渦
驟雨暗谿口歸雲網松蘿屢聞羌兒笛厭聽巴童歌
江路險復永夢魂愁更多聖朝幸典郡不敢嫌岷峨

與鮮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

剖竹向西蜀岷峨眇天涯空深北闕戀豈憚南路賒
前日登七盤曠然見三巴漢水出嶓冢梁山控褒斜
棧道籠迅湍行人貫層崖巖傾劣通馬石窄難容車
深林怯魑魅洞穴防龍蛇水種新插秧山田正燒畬
夜猿嘯山雨曙鳥鳴江花過午方始飯經時旋及瓜
數公各遊宦千里皆辭家言笑忘羈旅還如在京華

宿東谿懷王屋李隱者

山店不鑿井百家同一泉晚來南村黑雨色和人烟
霜畦吐寒菜沙雁噪河田隱者不可見天壇飛鳥邊

入劍門作寄杜楊二郎中時二公並爲杜元帥判官

不知造化初此山誰門拆雙崖倚天立萬仞從地劈雲飛不到頂鳥去難過壁速駕畏巖傾單行愁路窄平明地仍黑停午日暫赤凜凜三伏寒巉巉五丁迹與時忽開閉作固或順逆磅礴跨岷峨巍峨限蠻貊星當參分地處西南僻陡覺烟景殊杳將華夏隔劉氏昔顛覆公孫曾敗績始知德不修恃此終何益相公總師旅遠近罷金革杜母來何遲蜀人應更惜悄同丹青慮少川開濟策二友華省郎俱爲台中客長[illegible]拾戎律精理皆循畫高文出詩騷奧學窮討願[illegible][illegible]無外戶襟宇被德澤四海今一家徒然劍門石

李　頎

高棅云東川人開元十三年賈季鄰榜進士調新鄉尉　商璠云頎發調既清修詞亦麗漁父歌咸善元理最長故其論道家往往高於衆作　樂天放言詩序云元九在江陵有放言長句詩五韻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惟李頎有云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

題盧道士房

秋砧響落木共坐茅君家惟見兩童子林泉汲井華空壇靜白晝神鼎飛丹砂麈尾拂霜草金鈴搖霽霞

上京人世隔看爽桐陰斜稽首問仙要黃精堪餌花

丘　爲

爲嘉興人事繼母孝常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滉以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以在喪而異惟罷春秋羊酒年九十六卒

湖中寄王侍御

日日湖水上好登湖上樓終年不向郭過午不梳頭嘗自愛杯酒得無相獻酬小僮能膾鯽少妾事蓮舟每有南浦信仍則後月遊方春轉搖蕩孤興時淹留

驄馬真傲吏翛然無所求晨趨玉階下心許滄江流小別如昨日何言經數秋應知方外事獨往非悠悠

綦毋潛

唐藝文志云字孝通開元中終宜壽尉入集賢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詩一卷　殷璠云拾遺詩屬體清秀蕭蕭跨俗若加氣質減彫飾則高視二百年外也

題栖霞寺

南山勢迴合靈境依此住殿轉雲崖陰僧探石泉度龍蛇爭翕習神鬼皆密護萬壑奔道場羣峯向雙樹天花飛不著水月白成路今日觀身我歸心復何處

蕭穎士

李華序其文曰開元天寶間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年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進師表君爲揚州功曹沒於汝南旅次若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穎士卒門人謚文元先生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穎士以推獎後進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

李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仰答韋司業垂訪（五首）

呦呦食苹鹿常飲清冷川但悅豐草美寧知牢餼鮮主人有幽意將以充林泉羅網幸免傷蒙昔復羈牽高堂列衆賓廣座鳴清絃俯仰轉驚惕徘徊獨憂煎緬懷雲巖路欲往無由緣物各有所好違之傷自然彭陽昔遊說願謁南郢都王果尚未達況從夷節謨豈知管叔向無罪嬰囚拘臨難俟解紛獨知祁大夫舉讎且不棄何必論親疏夫子覺者也其能遺我乎

獨孤及

新唐書云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有道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時政俄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徙常州甘露降其庭卒年五十三謚曰憲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詶皇甫侍御望天灊山見示之作

早歲慕五嶽嘗爲塵機礙孰知天柱峯今與郡齋對

隱嶙抱元氣氤氳含青靄雲蘿娟遠空石壁寒古寒漢皇南遊日望秩此昭配法駕到谷口禮容振荒外焚柴百神趨執玉萬方會天旋物順動德布澤滂沛講武威已耀學仙功未艾黃金竟何成洪業遂淪昧度世若一瞬昨朝已千載如今封禪壇唯見雲雨晦長嗟哀往古勞生慚大塊清暉幸相娛幽獨知所賴寒城春方正初月明可愛萬殊喜陽和余亦荷時泰山色日夜綠下有清淺瀨媿作拳僂人沈迷簿書內登臨歎拘限出處悲老大況聽郢中曲復識洲南態思免物累牽敢令道機退肅然誦佳句持此秋蘭佩

客舍月下對酒醉後寄華四耀（先是四贈送詩六韻餞無火序）

（日月疾若飛忽然行人身飲酒不須疑）

鄉路風雪深生事憂患迫天長波浪廣高衆無六翮獨立寒夜移幽境思彌積霜月照簷淨銀河入簷白沽酒聊自勞開樽坐簷隙主人奏絲桐能使高興劇清機暫無累獻酢更絡繹慷慨萬天歌悄悄廣陵陌既醉萬事遺耳熱心亦適視身兀如泥瞪目傲今昔故人閒城闕音信兩脈脈別時前盟在寸景莫自擲心與白日鬭十無一滿百寓形薪火內日作天地客與物無親疎斗酒勝竹帛何必用自苦將貽古賢責

元結

新唐書云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乃上時議三篇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兵曹參軍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音鴛）葉（音攝）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云云久之拜道州刺史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濱自棄同芻糞往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論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兇醜降功勞媿方寸爾來將四歲慚恥言可盡

請取冤者辭爲吾忝官引冤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冤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冤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冤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所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舂陵行（并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三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亾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能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亾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其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杜子美有覽道州元使君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辭）

（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

石魚湖上作（有序）

（惠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貯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於湖上顯示來者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盥漱快意無比焉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窊樽詩（在道州）

巉巉小山石數峯對窊亭窊石堪爲樽狀類不可名巡迴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

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臥還自醒醒醉在樽畔始爲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十株枝條冒檐楹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釀器戶牖皆罌缾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漫酬賈沔州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將屢顛覆偏師嘗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懦豈欲皁櫪中爭食麩與䵃去年除職事所懼宜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

樂山與水木似不愉吾漫以兹忘時世日益無畏懼
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
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聞君勸我意爲君一長歎
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
且爲兒童主種藥老谿淵

沈千運

元結篋中集序云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兵興於今六歲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故編於篋中者凡二十四首云

汝墳示弟妹

今日天氣煖東風杏花坼筋力久不如郤羨澗中石
神仙杳難信中壽稀滿百近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
杖藜竹樹間宛宛舊行跡豈知林園主却是林園客
兄弟所存半空爲亡者惜冥寞無再期哀哀望松柏
骨肉能幾人年大自疎隔性情誰免此與我不相易
唯念得爾輩時看慰朝夕平生兹已矣此外盡非適

王季友

子美爲季友作可歎行云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酆城客子王季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時危可致貞豪傑二人得置君側否　商璠云季友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良可悲夫至如觀于舍人西亭壁書山水詩亦甚有新意也

雜詩

采山仍采隱在山不在深持斧事遠遊固非匠者心
時時青桐枝燋爨日所侵斧聲出巖谷四聽無知音
豈爲爨下薪當復堂上琴鳳鳥久不棲且與枳棘林

續唐三體詩卷第一終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二

江都　高士奇　竹窗　選

五言古體詩九十七首

顧　況三首　韋應物七首
劉長卿五首　錢　起四首
盧　綸三首　韓　翃一首
耿　湋一首　李　益四首
于　鵠二首　長孫佐輔一首
權德輿一首　白居易九首
元　稹十首　劉禹錫三首
姚　合二首　韓　愈九首
柳宗元七首　王　建一首
張　籍三首　孟　郊六首
賈　島四首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二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二

江都　高士奇　竹窗　選

五言古體詩

顧　況

舊唐書云況蘇州人能爲歌詩性恢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戯侮之柳渾李泌輔政自謂知已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羣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子非熊登進士第　紀事云字逋翁至德進士讁官後居於茅山以詩終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常所能及最爲快也其爲人類其詞章云　又云況嘗乞小官求知心亭監人詰之曰余要貌海中山耳仍擀著作巨默爲副任職中年落筆有奇趣　本事詩云況嘗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上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

死中寄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棄婦詞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歇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妾已憔悴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相留連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墮楊柳

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華山西岡遊贈隱玄叟

羣峯鬱初霽潑黛若鬟沐天風鼓谽呀搖撼千灌木木葉微墮黃石泉淨停綠危磴蘿薜牽迴步入幽谷我心寄青霞世事慚麋鹿遂令巢許輩於焉謝塵俗想是悠悠雲可契去留躅

贈別崔十三長官

貞玉燒不熱寶劍拗不折欲別崔侯心崔侯心如鐵復如金剛鑽無有功不徹仍於直道中行事不詆訐崔侯兩兄弟垂範繼芳烈相識三十年致書字不滅

我來宣城郡飲水仰清潔藹藹北阜松峩峩南山雪顧生歸山去知作幾年別

韋應物

紀事云應物周逍遙公夐之後其詩言天寶時扈從遊幸事疑爲三衞肅代時歷雒陽丞鄠縣令由比部員外郎出刺滁州又刺江州改左司郎中貞元初歷蘇州罷守寓蘇臺永定精舍又云應物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惟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廁賓客與之酬唱樂天吳郡詩石記獨書兵衞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劉太眞與韋書云顧著

作來以足下郡齋讌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始精於理意然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　樂天與元九書云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
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劉辰翁云古調本色微雨一聯似亦以凝得之也　歲寒堂詩話云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稱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韋蘇州亦不可及也　臨漢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麓堂詩話云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為正耳）

効淵明體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柰何
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周紫芝竹坡詩話云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此詩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
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
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
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
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

逢楊開府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
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隷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
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

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劉須溪云寫得奇怪隊伏過真至以為不須蘇州平生不知其沈着轉換正在武皇升仙起與能令讀者墮淚　又云收拾慘悽自不在多）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
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貽之道門舊了此物我情（韻語陽秋云韋應物聽嘉陵江水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永叔云鐘鼓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頗相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illegible]最高妙超詣固不容吟詠而結句非語言思索可得東坡依韻[illegible]之也　劉辰翁云其詩自多此景意及得意如此亦少　許彥周詩話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東坡羅浮詩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對芳樹

迢迢芳園樹列映清池曲對此傷人心還如故時綠
風條灑餘靄露葉承新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

劉長卿

唐書云長卿字文房至德監察御史為轉運使判官為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為辨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　紀事云長卿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為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其名重

如此　高仲武云員外有吏幹而犯上兩度遷謫皆自取之詩體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此其短也晁氏云詩雖窘於才而能鍜鍊權德輿嘗謂爲五言長城

上禮部李侍郎雜詠

幽琴

月色滿軒白琴聲宜夜闌颼颼青絲上靜聽松風寒
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向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

晚桃

四月深澗底桃花方欲然寧知地勢下遂使春風偏
此意頗堪惜無言誰爲傳過時君未賞空媚幽林前（處眞堂詩話云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根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之孟浩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峙其得意處子美之匠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春鏡

寶鏡凌曙開含虛淨如水獨懸秦臺上萬象清光裏
豈慮高鑒偏但防流塵委不知娉婷色回照今何似（麓堂詩話云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羇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舊井

舊井依舊城寒水深洞徹下看百餘尺一鏡光不滅
素綆久未垂清泠尚含潔豈能無汲引長訝君恩絕

寒缸

向夕燈稍進空堂彌寂寞光寒對愁人時復一花落
但恐明見累何愁暗難託戀君秋夜永無使蘭膏薄

錢起

唐書曰起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極元集曰字仲文天寶十載進士歷校書郎終考功郎中

過沈氏山居

雞鳴孤烟起靜者能卜築喬木出雲心閑門掩山腹
貧交喜相見把臂歎不足空林留宴言永日清耳目
泉聲泠脩糾荷氣香僮僕往往仙犬鳴樵人度深竹
洒酣出谷口世網何羈束始願今不從區區折腰祿

罷章陵令山居過中峯道者

丘壑趣如此暮年始棲偃賴遇無心雲不笑歸來晚
鳴鳩拂紅枝初服傍清畎昨日山僧來猶嫌嘉遁淺
託君紫陽家路滅心更遠梯雲創其居抱犢上絕巘
杏田溪一曲霞境峯幾轉石路挂飛泉謝公應在眼
願言攜手去採藥長不返（清疑當作青託疑當作訪）

贈栢巖老人

日與麋鹿羣賢哉買山叟龎眉忽相見避世一何久
林棲古岸曲野事佳春後瓠葉覆荊扉栗苞垂甕牖
獨歌還獨酌不耕亦不耦硗田隔雲溪多雨長根莠

煙霞得情性身世同芻狗寄謝營道人天眞此翁有

東皐早春寄郞四校書

祿微賴學稼歲起歸衡茅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
夜來雙山雪陽氣動林梢蘭蕙暖初吐春鳩鳴欲巢
蓬萊時入夢知予憶貧交

盧綸

新唐書云綸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渾瑊鎭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戶部郞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奉陪侍中遊石笥溪十二韻

朝日望靈山中溪浩紛錯圖書無舊記縣禹應新鑿
雙壁瀉天河一峯吐蓮萼潭心亂雲卷巖腹繁珠落
彩蛤攢錦囊芳蘿翳花索猿羣曝陽嶺龍穴壓陰壑
靜得漁者言閒聞洞仙博歘松倚朱檻廣石屯油幕
國泰事留侯山春從康樂間關殊狀鳥爛熳無名藥
欲騐少君方還吟大隱作旌幢不可駐古塞新沙漠

與張擢對酌

張翁對盧叟一榼山村酒傾酒請予歌忽蒙張翁呵
呵予官非屈曲有怨詞多歌罷謝張翁所思殊不同
予悲方爲老君責一何空會看樂官錄向是悲翁曲
張老聞此詞汪汪淚盈目盧叟醉言麤一杯凡數呼
廻頭顧張老敢欲戲爲儒

韓翃

新唐書云翃字君平南陽人　全唐詩話云侯希逸鎭淄青翃爲從事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鎭夔門辟爲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郞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是不誤時建中初也　紀事云世傳翃有寵姬柳氏翃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數歲寄詩曰章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

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果爲番將沙吒利所刼翃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翃不樂具告之有虞侯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即詐取得之以授韓希逸聞之曰似我往日所爲也俊復能之

贈別崔司直赴江東兼簡常州獨孤使君

愛君青袍色芳草能相似官重法家流名高墨曹吏
春衣淮上宿美酒江邊醉楚酪沃雕胡湘羮糁香餌
前朝山水國舊日風流地蘇山逐青驄江家驅白鼻

右軍尚少年三領東方騎亦過小丹陽應知百城貴

耿　湋

紀事云寶應中進士爲左拾遺詩有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世多傳之　圓至三體詩法注云寶應一年洪源榜進士

過王山人舊居

故宅春山中來逢夕陽入汲少井味變門稀戸樞澀
樹朽鳥不棲階閑雲自濕先生何處去惆悵空獨立

李　益

舊唐書云益字君虞姑臧人肅宗朝登進士第長爲歌詩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辭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有散灰扃戸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爲從事嘗與濟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爲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歷遷至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雜曲

妾本蠶家女不識貴門儀藁砧持玉斧交結五陵兒
十日或一見九日在路岐人生此夫壻富貴欲何爲
楊柳徒可折南山不可移婦人貴結髮寧有再嫁貧
嫁女莫望高女心願所宜寧從賤相守不願貴相離
藍染鬱重重藍花若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
誰言配君子以奉百年身有義即夫壻無義還他人
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扇山嶽起面前相看不相見
丈夫非小兒何用強相知不見朝生菌易成還易衰
征客欲臨路居人還出門北風河梁上四野愁雲繁
豈不戀我家夫壻多感恩前程有日月勳績在河源
少婦馬前立請君聽一言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

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
既爲隨陽雁勿學西流水嘗聞生別離悲莫悲於此
同器不同榮堂下即千里與君貧賤交何異萍上水
託身天使然同生復同死

飲馬歌

百馬飲一泉一馬爭上游一馬噴成泥百馬飲濁流
上有滄浪客對之空歎息自顧纓上塵徘徊終日夕
爲問泉上翁何時見沙石

入華山訪隱者經仙人石壇

三考西岳下官曹少休沐久負青山諾今還獲所欲
常聞玉清洞金簡受元籙夙駕昇天行雲葭忽遊宿

平明矯輕策捫石入空曲仙人古石壇苔遶青瑤局
陽桂凌煙紫陰蘿冒木綠隔世聞丹經懸泉注明玉
前驚羽人會白日天居肅開我將致辭笑之自相目
竦身雲遂起仰見雙白鵠墮其一紙書文字類鳥足
視之了不識三返又三復歸來問方士舉世莫解讀
何必若蜉蝣然後爲跼促鄙哉宦遊子身志俱降辱
再往不及期勞歌叩山木

自朔方還與鄭式贍崔稱鄭子周岑贄同
會法雲寺三門避暑

予本疎放士偶來非外矯誤落塵中愛山見山少
始投清涼宇門値烟岫表參差互明滅彩翠竟昏曉

泠泠遠風來過此羣木杪英英二三彦襟曠去煩挑
游川出潛魚息陰倦飛鳥銜物不可窮惟於此心了

于鵠

紀事云大曆貞元間詩人也爲諸府從事居
江湖間有卜居溪陽及荊南陪樊尚書賞花
詩其自述曰三十無名客空山獨臥秋豈以
詩窮者耶

過凌霄洞天謁張先生

峩峩亂峯裏一峯獨凌天下看如尖高上有十里泉
至人愛幽深一住五十年懸櫝到其上乘春耕藥田
衣食不下求乃是寰中仙山僧獨知處相引銜碧烟

斷崖晝昏黑槎泉横雙椽而壁攀石稜養力方敢前
累欹日已沒始到茅堂邊見客不問誰禮質無周旋
醉臥枕欹樹坐寒展青氈折松掃藜牀秋果顏色鮮
白犬舐客衣驚走鬬腥獵乃知軒冕徒寧比雲壑眠

入白芝溪尋黃尊師

獨煙入溪口岸岸唯檉櫟其中藹碧流十里不通屐
出林山始轉絕徑緣峭壁把藤借行勢側足憑石脈
巔牙斷行處光滑猿猱跡。忽然風景異乃到神仙宅
天晴茅屋頭殘雪蒸氣白隔牎梳髮聲久立聞吹幘
抱琴出門來不顧人間客。山院不灑掃。四時自虛寂
落葉埋長松出地纔數尺。曾讀上清經知注長生籍

願示不死方何山有瓊液

長孫佐輔

佐輔德宗時人弟公輔爲吉州刺史佐輔往依焉

山行書事

日落風飈飈驅車行遠郊中心有所悲古墓穿黃茅
茅中狐兎窟四面烏鳶巢鬼火時獨出人烟不相交
行行近破村一徑欲還坳迎霜聽蟋蟀向月看蟰蛸
翁喜客來坐客來羞厨庖濁醪誇潑醅時果仍新苞
相勸對寒燈呼兒爇枯樵雅朴頗近古其言無斗筲
憂歎世上人歲月途中抛誰知問津客空作揚雄嘲

（樵字出韻疑當作梢）

權德輿

舊唐書云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生四歲能屬詩十五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名聲日大試校書郎再遷監察御史德宗雅聞其名徵爲起居舍人兼知制誥轉遷中書舍人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凡三歲掌貢士號爲得人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後爲吏禮二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及李吉甫自淮南詔徵未一年上又繼用李絳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德輿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東都留守十一年出鎭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

與沈十九拾遺同遊棲霞寺上方夜於亮上人院會宿

攝山標勝絕暇日諧想矚縈紆松路深繚繞雲巖曲
重樓回樹杪古像鑿山腹人遠水木清地深蘭桂馥
層臺聳金碧絕頂摩淨綠下界誠可悲南朝紛在目
焚香入古殿待月出深竹稍覺天籟清自傷人世促
宗雷此相遇偃放隨所欲清論月輪低閒吟茗花熟
一生如土梗萬慮相桎梏永願事潛師窮年此棲宿

白居易

新唐書云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徙下邽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中召入翰林拜左贊善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出爲州刺史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知制誥遷爲杭州刺史久之以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

病免文宗立以祕書監召太和初二李黨事與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升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改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等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也　元稹長慶集敘云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又云余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余之爲微之也　居易與元稹書云聞親友閒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往往在人口中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墨客揮犀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集故唐末之弊至於俚　全唐詩話云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捲卷讀其芳草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樂天柳枝詞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移種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

光中見兩星雒下文士無不繼作、居易卒
宣宗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
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
天童子解吟長恨曲吳兒能唱琵琶篇文章
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答友問

大圭廉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
置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
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問友

種蘭不種艾蘭生艾亦生根荄相交長莖葉相附榮

香莖與臭葉日夜俱長大鋤艾恐傷蘭溉蘭恐滋艾
蘭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沈吟意不決問君欲何如
（歲寒堂詩話云世以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肺腑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盧仝韓偓俳優之詞號為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獨其長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仕若不得志為可驚駭此論得之）

新製布裘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
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
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詠慵

有官慵不選有田慵不農屋穿慵不葺衣裂慵不縫
有酒慵不酌無異樽長空有琴慵不彈亦與無弦同
家人告飯盡欲炊慵不舂親朋寄書至欲讀慵開封
嘗聞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彈琴復鍜鍊比我未爲慵

遊悟眞寺詩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遊悟眞寺寺在王順山
去山四五里先聞水潺湲自茲捨車馬始步藍溪灣
手拄青竹杖足蹋白石灘漸怪耳目曠不聞人世喧
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誰知中有路盤折通巖巔
一息幡竿下再休石龕邊龕間長丈餘門戶無扃關
仰窺不見人有髮垂若鬟驚出白蝙蝠雙飛何翩翾

回首寺門望青崖夾朱軒如擘山腹開置寺於其間
入門無平地地窄虛空寬房廊與臺殿高下隨峯巒
巖崿無撮土樹木多瘦堅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
松桂亂無行四時鬱芊芊枝梢嫋青翠韻若風中絃
日月光不透綠陰相交延幽鳥時一聲聞之似寒蟬
首憩賓位亭就坐未及安須臾開北戶萬里明豁然
拂簷虹霏微遶棟雲回旋赤日間白雨陰晴同一川
野綠簇草樹眼界吞秦原渭水細不見漢陵小於拳
却顧來時路縈紆映朱欄歷歷上山人一一遙可觀
前對多寶塔風鐸鳴四端欒櫨與戶牖恰恰金碧繁
云昔迦葉佛此地坐涅槃至今鐵鉢在當底手跡穿

西開玉像殿白佛森比肩抖擻塵埃衣禮拜冰雪顏
疊霜爲袈裟貫電爲華鬘逼觀疑鬼功其跡非雕鐫
次登觀音堂未到聞栴檀上階脫雙履斂足升瑤筵
六楹排玉鏡四座敷金鈿黑夜自光明不待燈燭然
衆寶互低昂碧珮珊瑚幡風來似天樂相觸聲珊珊
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點綴佛髻上合爲七寶冠
雙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見舍利圓轉如金丹
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祇園吹如秋鶴聲可以降靈仙
是時秋方中三五月正圓寶堂豁三門金魄當其前
月與寶相射晶光爭鮮妍照人心骨冷竟夕不欲眠
曉尋南塔路亂竹低嬋娟林幽不逢人寒蝶飛翾翾

山果不識名離離夾道蕃足以療饑乏摘嘗味甘酸
道南藍谷神紫傘白紙錢若歲有水旱詔使修蘋蘩
以地清淨故獻奠無葷羶危石疊四五磊嵬欹且刓
造[illegible]何意堆[illegible]偏冷滑無人跡苔點如花牋
我來登上頭下臨不測淵目眩手足掉不敢低頭看
風從石下生薄人而上搏衣服似羽翮開張欲飛騫
巊巊三面峯峯尖刀劍攢悠悠白雲過決開露青天
西北日落時夕暉紅團團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
東南月上時夜氣清漫漫百丈碧潭底寫出黃金盤
藍水色似藍日夜長潺潺周迴繞山轉下視如青環
或鋪爲慢流或激爲奔湍泓澄最深處浮出蛟龍涎

側身入其中懸磴猶險艱捫蘿蹋高木下逐飲澗猨
雪迸起白鷺錦跳驚紅鱣歇定方盥漱濯去支體煩
淺深皆洞澈可照腦與肝但愛清見底欲尋不知源
東崖饒怪石積甃蒼琅玕温潤發於外其間韞璵璠
卞和死已久良玉多棄捐或時泄光彩夜雨星月連
中頂最高峯拄天青玉竿飀縱上不得豈我能攀援
上有白蓮池素葩覆清瀾聞名不可到處所非人寰
又有一片石大如方尺甎插在半壁上其下萬仞懸
云有過去師坐得無生禪號爲定心石長老世所傳
郤上謁仙祠蔓草生綿綿昔聞王氏子羽化升上玄
其西曬藥臺猶對芝朮田時復明月夜上聞黃鶴言

迴尋畫龍堂二叟鬚髮斑想見聽法時歘喜禮印壇
復歸泉窟下化作龍蜿蜒階前石孔在欲雨生白烟
往有寫經僧身靜心精專感彼雲外鴿羣飛千翩翩
來添硯中水去吸巖下泉一日三往復時節長不僁
經成號聖僧弟子名揚難誦此蓮花偈數滿百億千
身壞口不壞舌根如紅蓮顱骨今不見石函尚存焉
粉壁有吳畫筆彩依舊鮮素屏有褚書墨色時新乾
名境與異跡周覽無不殫一遊五晝夜欲去仍盤桓
我本山中人誤爲時網牽牽率使讀書推挽令做官
既登文字科又忝諫諍員拙直不合時無益同素餐
以此自慚惕戚戚常寡歡無成心返盡未老形骸殘

今來脫簪組始覺離憂患及爲山水遊彌得縱疏頑
野麋斷羈絆行走無拘攣池魚放入海一往何時還
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終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
我今四十餘從此終身閑若以七十期猶得三十年

竹牕

常愛輞川寺竹牕東北廊一别十餘載見竹未曾忘
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未暇作廐庫且先營一堂
開牕不糊紙種竹不依行意取北簷下牕與竹相當
繞屋聲淅淅逼人色蒼蒼烟通杳靄氣月透玲瓏光
是時三伏天天氣熱如湯獨此竹牕下朝迴解衣裳
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凉
乃知前古人言事頗諳詳清風北牕臥可以傲羲皇

卯時酒

佛法讚醍醐僊方誇沆瀣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
一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内煦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
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
似遊華胥國疑反混元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
半醒思往來往來吁可怪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
前年辭紫闥今歲拋皁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蛻
是非莫分别行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雲委身外
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朝泰
況茲杯中物行坐長相對

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

送春君何在君在山陰署憶我蘇杭時春遊亦多處
爲君歌往事豈敢辭勞慮莫怪言語狂須知酬答遽
江南臘月半水凍凝如瘀寒景尚蒼茫和風已吹噓
女牆城似竈雁齒橋如鋸魚尾上奫淪草芽生沮洳
律遲太簇管日緩羲和馭布澤木龍催迎春土牛助
雨師習習灑雲將飄飄翥四野萬里晴千山一時曙
杭土麗且康蘇民富而庶善惡有懲勸剛柔無吐茹
兩衙少辭牒四境稀書疏俗以勞倈安政因閑暇著
仙亭日登眺虎丘時遊豫尋幽駐旌軒選勝迴賓御
舟移溪鳥避樂作林猨覷池古莫耶沈石奇羅剎踞

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難鉏紫蕨抽出畦白蓮埋在淤
萎花紅帶黯溫葉黃含於鏡動波颭菱雪迴風旋絮
手經攀桂馥齒爲嘗梅楚坐併船郎飲行多馬蹄跙
聖賢清濁醉水陸鮮肥飫魚鱠芥醬調水葵鹽豉絮
雖微五袴詠幸免兆人詛但令樂不荒何必遊無倨
吳苑僕尋罷越城公尚據舊遊幾客存新宴誰人與
莫空文舉酒強下何曾筯江上易優游城中多毀譽
分應當自盡事勿求人恕我既無子孫君仍畢婚娶
久爲雲雨别終擬江湖去范蠡有扁舟陶潛行籃擧
兩心苦相憶兩口遥相語最恨七年春春來各一處

和李勢女

滅一分太短增一分太長不朱面若花不粉肌如霜
色爲天下艶心乃女中郎自言重不幸家破身未亡
人各有一死此死職所當忍將先人體與主爲疣瘡
妾死主意快從此兩無妨顔信赤心語速即白刃光
南郡忽感激却立捨鋒鋩撫背稱阿姊歸我如歸鄉
[illegible]恩[illegible]待豈無猜妒心山來妣[illegible][illegible]不足拒干將
南郡死已久骨枯墓蒼蒼願於墓上頭立石鐫此章
勸誡天下婦不令陰勝陽

元　稹

新唐書云稹字微之河南人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補校

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復論奏韓皐等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少年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

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辭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騎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俄遷翰林學士裴度劾稹傾亂國政因出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逢吉搆之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再徙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

全唐詩話云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爲監察使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

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後廉問浙東乃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容華莫比元贈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謾裹常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破紋波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即羅嗊之曲也元在淛河七年因醉題東武有因循未歸得不是憶鱸魚之句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本事詩云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白有感夢記備記其事

諭寶

冰置白玉壺始見清皎潔珠穿殷紅縷始見明洞澈
鏌鋣無人淬兩刃幽壤鐵秦鏡無人拭一片埋霧月

驥跼環堵中骨附筋入節虬蟠尺澤内魚衆蛙同穴
艅艎無巨海浮浮矜淺溺棟梁無廣厦顛倒臥術坐
大鵬無長空舉翮受羈紲豫樟無厚地危柢真疵瘢
圭璧無卞和甘與頑石列舜禹無陶堯名隨腐草滅
神功伏神物神物神乃别神人不世出所以神功絶
神物豈徒然用之乃施設禹功九州理舜德天下悦
璧用充傳璽圭用祈太折木蕣豫樟榦九萬大鵬歘
棟梁庇生民艅艎濟來哲虬騰旱天雨驥騁流電掣
鏡懸姦膽露劍拂妖蛇裂珠生照乘光冰瑩環坐熱
此物比在泥斯言爲誰發於今盡凡耳不爲君陳說

寺院新竹

寶地琉璃坼紫苞琅玕躑亭亭巧於削一一大如拱
冰碧林外寒峯巒眼前聳槎枒矛戟合屹仡龍蛇動
烟泛翠光流歲餘霜彩重風朝竿籟過雨夜鬼神恐
佳色有鮮妍修莖無擁腫節高迷玉鏃籜綴疑花捧
詎必太山根本自仙壇種誰令植幽壤復此依閑冗
居然霄漢姿坐受藩籬壅噪集倦鴟烏炎昏繁蚊蠓
未遇伶倫聽非安子猷寵威鳳來有時虛心豈無奉

紅芍藥

芍藥綻紅綃巴籬織青瑣繁絲蹙金蕊高焰當爐火
剪刻彤雲片開張赤霞裹烟輕琉璃葉風亞珊瑚朵
受露色低迷向人嬌婀娜酡顏醉後泣小女粧成坐

艶艶錦不如夭夭桃未可晴霞畏欲散晚日愁將墮
結植本爲誰賞心期在我採之諒多思幽贈何由果

遣春（四首）

久雨憐霽景偶來堤上行空濛天色嫩杳淼江面平
百草短長出衆禽高下鳴春陽各有分予亦濟無情
高屋童稚少春來歸燕多葺舊良易就新院亦已羅
俯憐雛化卵仰媿鵬無窠巢棟與巢幕秋風俱奈何
撩亂撲樹蜂摧殘戀房蕊風吹雨又頻安得繁於綺
酒盃沈易過世事紛何已莫倚顏似花君看歲如水
花陰莎草長藉莎閑自酌坐看鸎鬭枝輕花滿尊杓
葛巾竹梢挂書卷琴上閑沽酒過此生狂歌眼前樂

表夏（四首）

百舌澌吞聲黃鸎正嬌小雲鴻方警夜鷄雛已鳴朓當時客自適運去誰能矯莫厭夏蟲多蜩螗定相擾

翩翩簾外燕戢戢巢內雛啖食筋力盡毛衣成紫襦朝來各飛去雄雌梁上呼養子將備老惡兒那勝無

西山夏雪消江勢東南瀉風波高若天灧澦低於馬正被黃牛旋難期白帝下我在平地行翻憂濟川者

靈均死波後是節常浴蘭綵縷碧雲糉香秔白玉團逝者良自苦今人反爲歎哀哉徇名士沒命求所難

酬劉猛見送用本韻

種花有顏色異色即爲妖養鳥惡羽翮剪翮不待高

非無剪傷者物性難自逃百足雖捷捷商羊亦翹翹伊余狷然質謬入多士朝任氣有愎戆容身寡朋曹愚狂偶似直靜僻非敢驕一爲毫髮忤十載山川遥爍鐵不在火割肌不在刀險心露山嶽流語翻波濤六尺安敢主方寸由自調神劍士不蝕異布火不燋雖無二物姿庶欲效一毫未能深慼蹙多謝相勞勞去去我移馬遲遲君過橋雲勢正橫谿江流初滿槽持此慰遠道此之爲舊交

劉禹錫

新唐書云字夢得彭城人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爲監察御史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議必從擢屯田員外郎頗憑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皐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蠻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

作竹枝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詞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元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

若使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以詆權近聞者亦薄其行俄分東都宰相裴度雅知禹錫薦爲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　本事詩云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髮鬌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紀事云禹錫與樂天唱和號劉白唱和集與裴度唱和號汝洛集與令狐楚唱和號彭陽唱和集與李德裕唱和號吳蜀集　本事詩云禹錫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李逢吉請一見盛粧而往李使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旣入不復出劉悵歎爲詩投獻明日見李李含笑曰大好詩遂絶

插田歌（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事爲俚歌以俟採詩者）

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
農婦白紵裙農夫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嚶儜如竹枝
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黃犬往復還赤雞鳴且啄
路傍誰家郎烏帽衫袖長自言上計吏年幼離帝鄉
田夫語計吏君家儂定記一來長安道眼大不相覷
計吏笑致辭長安眞大處省門高軻峩儂入無度數
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禹錫晚年與白傅友善詩筆文章將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敘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草則與作與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而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付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　歲寒堂詩話云劉夢得李義山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夢得有韻義山多奇趣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登司馬錯古城（秦昭王命錯征五溪蠻城在武陵沅江南）

將軍將秦師西南奠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烟晦喬木
登臨直蕭辰周覽壯前躅塹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綠
廢井抽寒菜毀臺生穭穀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
楚塞鬱重疊蠻溪分詰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

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

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却立視雲背
白日照其上風雷走於內滉瀁雪海翻槎牙玉山碎
蛟龍露鬐鬣神鬼含變態萬狀互生滅百音以繁會
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山頂自晶明人間已霶霈
豁然重昏斂渙若春冰潰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
遙光泛物色餘韻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
却見山下侶已如迷世代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

姚合

新唐書云合陜州人崇曾孫也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徙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陜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送張宗原

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一客失意行十客顏色低住者既無家去者又非歸愁窮一成疾百藥不可治丁賢飛日愁命分不合齊誰開寒蹊門日日同遊棲子行何所之切切食與衣誰能買仁義令子無寒饑野田不生草四向生路岐士人甚商賈終日須東西鴻雁春北去秋風復南飛勉君向前路無失相見期

答竇知言

冬日易慘惡暴風拔山根塵沙落黃河濁波如地翻飛鳥皆束翼居人不開門獨我赴省期冒此馳轂轅陜城城西邊逢子亦且奔所趨事一心相見如弟昆我慘得子舒我寒得子溫同行十日程僮僕性亦敦到京人事多日無閒精魂念子珍重我吐詞發蒙昏反復千萬意一百六十言格高思清冷山低濟水渾嘗聞朋友惠贈言始為恩金玉日消費好句長相存倒篋別收貯不與俗士論每當清夜吟使我如哀猿

韓愈

新唐書云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中進中書舍人論淮西事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裴度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上表力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召拜兵部侍郎鎮州亂詔愈宣撫愈歸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紳劾愈愈以詔自解後復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續世說云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睢然不顧穆宗以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

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南山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囿（言羣山聚此）東西兩際海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掛一念萬漏欲休諒不能粗敘所經覯嘗升崇丘望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澒洞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浮脩眉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絕海浴褰鵬咮（已上敘南山大槩）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秀巖巒雖嵂崒輭弱類含酎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日歊歔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磔卓立癯瘦（言草木皆落山卓然獨立也）參差

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新曦照危峨億丈恆高袤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已上敘四時變態）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簉藩都配德運（唐土德太白在西南坤位故云配德運）分宅占丁戊逍遙越坤位詆訐陷乾竇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昆明大池北去覿偶晴晝綿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微瀾動水面踴躍躁猱狖驚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前尋徑杜墅岔蔽畢原陋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勃然思坼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蛾遠賈期必售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斡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甃茫如試矯首

堛塞生怐愗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閟陰獸（秋懷詩云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即此也）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鷇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貿前年遭譴謫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顧眄勞頸脰時天晦大雪淚目苦矇瞀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蒼黃忘遐睎所矚纔左右杉篁咤蒲蘇杲耀攢介冑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崢嶸躋冢頂倏閃雜鼯鼬前低劃開闊爛熳堆眾皺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注灸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𧮂譳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飣餖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罌或揭若甑豆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寢獸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

或如火熺焰或若氣饙餾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
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鬝或燻若柴槱
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姤
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
誾誾樹牆垣巘巘架庫廄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
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
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
厥初孰開張僶俛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
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呪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
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酭

（遯叟曰詩道雖前後常相[illegible]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箇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事公又寶以作人廼後擔子一身肩承史稱其獎借後輩郁爲公卿間要者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間出吟手能偕公翻闢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頌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來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illegible]見　六一詩話云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雜）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爲譬如（一作猶）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作舒）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二坐客皆爲之笑　歲寒堂詩話云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詩俱過矣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則杜詩之雄有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以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秋懷十一首（秋懷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郱墓誌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傳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
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
天明視顔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
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凋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
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
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尚能飯
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茲茲出門路欲去聊自勸
歸還閱書史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賤嗜非貴獻
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
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
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挂空悲戚戚抱虛警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
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修綆
名浮猶有恥味薄眞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吐牕冏冏
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淚馳騁

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
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
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眞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
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覷文字丹鉛事點勘
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甔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顚倒相追奔
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
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飱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
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
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堦一片下琤若摧琅玕
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團靑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
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汍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
迷復不計遠爲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
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
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
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
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
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
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
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夔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
何爲復見贈繾綣在不諼

縣齋有懷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
事業窺臯稷文章蔑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
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爲傾國媒自許連城價
初隨計吏貢屢入澤宮射雖免十上勞何能一戰霸
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

冶長信非罪侯生或遭罵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淸灞
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
軍書旣頻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射
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炙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假
求官去東洛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靑臺夜
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雖陪彤庭臣詎縱靑冥靶
寒空聳危闕曉色曜修架捐軀辰在丁鎩翮時方蜡
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
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夜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
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夔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
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秖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

厠迹新繼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
斸嵩開雲扃壓瀕抗風榭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
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
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姹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

縣齋讀書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
哀狖離俗耳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
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懼侵
謫譴甘自守滯留媿難任投章類縞帶佇答逾兼金

新竹

筍添南階竹日日成清陰縹節已儲霜黃苞猶掩翠

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
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縱橫乍依行爛漫忽無次
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何人可攜翫清景空瞪視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
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南溪始泛（二首）

南溪亦清駛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
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
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
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
但恐煩閭里時有緩急投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
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拕舟入其間溪流正清激
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驚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
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柳宗元

新唐書云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後徙於吳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

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老勢難俱往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許其文曰雄深

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禪室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筆墨閒錄曰不觀名篇殆是禪室　東坡詩話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靜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歲寒堂詩話云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學也　遯叟云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昭雪以死惟范仲淹論之以爲觀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叔文人望靡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

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皋銜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子厚輩名爲黨人者豈復見雪史書因其成敗書之無所裁正耳世論亦恕亦惟然則韓誌柳墓何無一言爲此事辯乎且當念時叔文未可原而其說尚未可盡也

田家三首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曾氏筆墨閒錄曰田家詩如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等句殊有淵明風味）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劉須溪云無怨之怨）

籬落隔烟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疏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狠籍努力慎經營肌膚眞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詩眼云一段至誠潔淨之意參然在前本末立意遣詞曲盡其妙無毫髮遺恨耳）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南澗中題

（東坡云柳儀曹南澗詩憂中有樂蓋絕妙古今矣　筆墨閒錄云南澗詩平澹有天工在唐崔策登西山詩上西山語奇故也）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須溪云子厚每詩起語如法吏清峭奇整）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羇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與崔策登西山（崔字子符）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波遙風遞寒條

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詩等彭鏗天寒延困頓蹈愚蒙怯幽渺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俯茲逝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淪留緩我愁腸繞（劉須溪云參差隱約可盡而不盡又云南澗落句猶有以自遣此悽似此殊可念）

王　建

郝天挺云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曆進士初爲渭南尉歷祕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不離身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白居易授王建祕書郎制云勑太府祕丞王建太府丞與祕書郎品秩同而禄廪一命所轉移者欲職其宜而才適用也詩

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何往往在人口中求之輩流亦不易得豹藏之吏非爾官也而翱翔書府吟詠祕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

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洸洸百憂中一日如一生
錯來干諸侯石田廢春耕虎戟衛重門何因達中誠
日月俱照曜山川異陰晴如何百里間開目不見明
我今歸故山誓與草木并願君去丘阪長使道路平

張　籍

籍字文昌和州人授祕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仕終國子司業　劉攽詩話云張籍樂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文飾

離怨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
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沒高堂有舅姑
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

祭退之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爲大賢姿天使光我唐
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

學無不該貫吏治得其方三次論諍退其志益剛強
再使平山東不言誅所臧薦待皆寒羸但取其才良
親朋有孤稚婚姻有辦營如彼天有斗人可爲信常
如彼歲有春物宜得華昌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喪
朝野良共哀況於知舊腸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
學詩爲衆體久乃溢笈囊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
北遊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
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
觀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茲類朋黨骨肉無以當
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追招不隔日繼踐公之堂
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牀搜窮今古書事事相酌量

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翫為文先見草釀熟皆共觴新果及異鮭無不相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張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或升朝行未幾饗其資遂忝南宮郎是事賴拯扶如屋有棟梁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黃子陂岸曲地曠氣色清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稻疇茂柳多陰涼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劃波激船舷前後飛鷗鶬迴入潭瀨下網截鯉與魴

躋沙撥木蔬樹下烝新秔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日長柴翁攜童兒聚觀於岸傍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釣車擲長線有獲齊歡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公為遊谿詩唱詠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於其鄉籍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還居處隔一坊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於階楹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臨風聽繁絲忽遽聞再更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來候不得宿出門每迴遑自是將重危車馬候縱橫門僕皆逆遣獨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公比欲為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為後事程家人號於前其書不果成子符奉其言甚於親使令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登閉在莊西廂書札與詩文重疊我笥盈頃息萬事盡腸情多摧傷舊塋盟津北野窆動鼓鉦柳車一出門終天無迴箱籍貧無贈貲曷用申哀誠衣器陳下帳醪餌奠堂皇明靈庶鑒知髣髴斯來饗

宛轉行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牀遠漏微更疎薄衾中夜涼爐氳暗徘徊寒燈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寢僻幽夢長宛轉復宛轉憶憶更未央（張司業集序云公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美者惟公一人矣）

（白樂天讀其詩云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攻樂府辭舉代少其倫　姚合讀其詩云妙絕江南曲悽情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其為當時名士推服也如此）

孟郊

郊字東野湖州人年五十擢調溧陽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表為水陸運判官鎮興元表為參謀卒　李翺薦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與李觀韓退之為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韋莊奏請追贈十餘人其一孟郊私謚曰貞耀

先生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苦寒吟

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吟成此章

（貢父詩話曰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強歌聲不懽出門如有礙誰為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約三百篇其間語尤多寒澀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　許彥周詩話云韓退之謂孟郊詩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最難能知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　嚴滄浪云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正大郊自為之艱澀耳　歲寒堂詩話云退之於籍湜輩皆兒子畜之獨於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蓋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可易得論詩文當以文體為先警策為後若但取其警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當退之大敵如賦然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却是上尊之規模但欠法才爾此論盡之）

聞砧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月下誰家砧一聲腸一絕杵聲不為客客聞髮自白杵聲不為衣欲令遊子歸

審交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龍翻唯當金石交可以賢達論

悠別

一別一廻老志士白髮早在富易為容居貧難自好沈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君問去何之賤身難自保

長安早春

旭日朱樓光東風不驚塵公子醉未起美人爭探春探春不為桑探春不為麥日日出西園秖望花柳色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賈島

（新唐書云島字浪仙范陽人韓門弟子也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雒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無子　紀事云島赴舉至京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為敲引手作敲擊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並轡論詩久之或云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大尹劉栖楚被繫一夕放之　外紀云島為僧時居法乾寺雒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

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于島案上取詩覽之島攘臂睨之曰郎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憮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後除爲長江簿　全唐詩話云浪仙能詩獨變格入僻以矯艷於元白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或奏島與平曾等爲十惡逐之大中末授遂州長江簿又云晉公度初立第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

戲贈友人

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爲轆轤吟詠作縻綆
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詞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　方秋崖曰賈浪仙於寒苦地立心亦苦如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峻者迥出不但人口數聯於劫灰上冷然獨存尋咀徐繹千慮佳氣爽隱秀脈其妙一一徐露無可厭斁）

望山

南山三十里不見踰一旬冒雨時立望望之如朋親
虬龍一掬波洗蕩千萬春日日雨不斷愁殺望山人
天事不可長勁風來如奔陰霾一以掃浩翠瀉國門

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爲其鄰

投孟郊

月中有孤芳天下聆薰風江南有高唱海北初來通
容飄清冷餘自蘊襟抱中止息乃流溢推尋却冥蒙
我如雪山子渴彼偈句空必竟獲所實爾焉遂深衷
錄之孤燈前猶恨百首終一吟動狂機萬疾辭頑躬
生平而未交永夕夢輒同敘詰誰君師詎言無吾宗
余求履其跡君曰可但攻叢波腸易飽揖險神難從
前歲曾入洛差池阻從龍萍家復從趙雲思長縈嵩
嵩海每可詣長途追難窮願傾肺腸事盡入焦梧桐

感秋

商氣颯已來歲華又虛擲朔雲藏奇峯暮雨灑疎滴
幾蜩嘿涼葉數蛩思陰壁落日空館中歸心遠山碧
昔人多秋感今人何異昔四序馳百年元髮坐成白
喧喧徇聲利擾擾同轍跡儻無世上懷去偃松下石

續唐三體詩卷第二終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三

江都　高士奇　竹窻

五言古體詩四十九首

杜　牧四首　　李商隱四首
温庭筠二首　　李羣玉二首
司馬札二首　　曹　鄴二首
劉　駕二首　　趙　嘏一首
聶夷中一首　　于　濆五首
邵　謁一首　　李山甫一首
皮日休八首　　陸龜蒙六首
韓　偓一首　　李咸用五首

陳　陶二首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三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三

江都　高士奇　竹窻　選

五言古體詩

杜　牧

新唐書云字牧之京兆萬年人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復拜殿中侍御史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

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别杜甫云　吳武陵傳云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郾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

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鄭曰如教牧果與

等　全唐詩話云牧爲御史分務雒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伎豪侈雒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杜獨坐南向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顔杜又自飲二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坐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　楊慎云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艷宕而麗於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

杜秋娘詩（并序）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娘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唱此辭）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閒捻紫簫吹（晉書盜開涼州張駿冢得紫玉簫）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綠緌緌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回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峩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此一樽酒

題作杜秋詩愁來歸長詠聊可以自貽（國史補杜秋被棄於家朝飢不給李德裕傳載裕鎮潤州嘗安排於道觀與之供給為人所論彼既時情如此其貧困可知也）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
樽酒對不酌默與元相話人生自不足愛歎遭逢寡（語當作化）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

清淮控隋漕北走長安道檣形櫛櫛斜浪態迤迤好
初旭紅可染明河澹如掃澤闊鳥來遲村饑人語早
露蔓蟲絲多風蒲燕雛老秋思高蕭蕭客愁長裊裊
因懷京洛間宦遊何戚草什伍持津梁澒洞爭追討
翾便詎可尋幾祕安能考小人乏馨香上下將何禱
唯有君子心顯豁知幽抱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子性極弘和愚衷深褊狷相捨囂譊中吾過何由鮮
楚國饒風烟湘岸苦縈宛山密夕陽多人稀芳草遠
青梅繁枝低斑筍新梢短莫哭葬魚人酒醒且眠飯

李商隱

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為掌書記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時德裕秉政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既為茂元從事宗閔等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為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為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秉政令狐綯在內署共

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從為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為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誄奠之辭與太原溫

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文思清麗視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特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有表狀集四十卷

宫中曲

雲母濾宫月夜夜白於水賺得羊車來低扇遮黄子
水精不覺冷自刻鴛鴦翅蠶縷茜香濃正朝纒左臂
巴牋兩三幅滿寫承恩字欲得識青天昨夜蒼龍是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
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

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驕兒詩

袞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文葆未周晬固已知六七
四歲知姓名眼不識梨栗交朋頗窺覦謂是丹穴物
前朝尚器貌流品方第一不然神仙姿不爾燕鶴骨
安得此相謂欲慰衰朽質青春妍和月朋戲渾甥姪
繞堂復穿林沸若金鼎溢門有長者來造次請先出
客前問所須含意不吐實歸來學客面闒敗秉爺笏
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豪鷹毛崱屴猛馬氣佶傑
截得青篔簹騎走恣唐突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
又復紗燈旁稽首禮夜佛仰鞭罥蛛網俯首飲花蜜
欲爭蛺蝶輕未謝柳絮疾階前逢阿姊六甲頗輸失
凝走弄香奩拔脫金屈戌抱持多反倒威怒不可律
曲躬牽窻網咯唾拭琴漆有時看臨書挺立不動膝
古錦請裁衣玉軸亦欲乞請爺書春勝春勝宜春日
芭蕉斜卷牋辛夷低過筆爺昔好讀書懇苦自著述
顦顇欲四十無肉畏蚤蝨兒愼勿學爺讀書求甲乙
穰苴司馬法張良黄石術便爲帝王師不假更纖悉
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誅赦兩未成將養如探疾
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爲萬戶侯勿守一經袠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

萬草已凉露開圖披古松青山徧滄海此樹生何峯

孤根邈無倚直立撐鴻濛端如君子身挺如壯士胸
樛枝勢夭矯忽欲蟠拏空又如驚螭走默與奔雲逢
孫枝擢細葉旖旎狐裘茸鄒顛蓐髮軟麗姬眉黛濃
殺久吐目睛倏忽變輝容竦側正稠直婀娜旋敷峯
又如洞房冷翠被張穹幪亦若暨羅女平旦粧顔容
細疑襲氣母猛若爭神功燕雀固寂寂霧露常衝衝
重闈婉傷蓀碧竹憇空中可集呈瑞鳳堪藏行雨龍
淮山桂偃蹇蜀郡桑重童枝修亮杪脆靈氣何由同
昔聞咸陽帝近說稽山儂或著佳人號或以大夫封
終南與清都烟雨遙相通安知夜夜意不起西南風
美人昔清興重之猶月鐘寶笥十八九香緹千萬重

一旦鬼瞰室稠疊張羅罾赤羽中要害是非皆怱怱
生如碧海月死踐霜郊蓬平生握中玩散失隨奴僮
我聞照妖鏡及與神劍鋒寓身會有地不爲凡物蒙
伊人秉茲圖顧眄擇所從而我何爲者開懷捧靈蹤
報以漆鳴琴懸之眞珠櫳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
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東千株盡若此路入瓊瑤宮
口詠玄山歌手把金芙蓉濃藹深霓袖色映琅玕中
悲哉墮世網去之若遺弓形魄天壇上海日高曈曈
終則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溫庭筠

新唐書云庭筠少敏悟工爲詞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詞艷曲數舉進士不中第執政鄙其人授方山尉徐商鎭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鎭淮南庭筠怨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庭筠徧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　全唐詩話云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吟多爲鄰

舖假手率日救數人已而士行玷缺搢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類此宣皇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洩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竟流落而死　紀事云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得第庭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桐薪云溫貌甚陋號溫鍾馗不稱才名最善鼓琴吹笛云有絃卽彈有孔卽吹不必柯亭爨桐也著乾𦠆子今其書不傳

碌碌詞

左亦不碌碌右亦不碌碌野草自根肥羸牛生健犢
融蠟作杏蔕男兒不戀家春風破紅意女顏如桃花

忠言未見信巧語翻咨嗟一辭無兩刀徒勞油壁車

秋日

爽氣變昏旦神皐徧原隰烟華久蕩搖石淵仍清急
柳脂山犬吠蒲流水禽立菊花明欲迷棗葉光如濕
天籟思林嶺車塵倦都邑譸張夙所違悔悋何由入
芳草秋可藉幽泉曉堪汲牧羊燒外鳴林果雨中拾
復此遂閑曠翛然脫羈縶田收鳥雀喧氣肅龍蛇蟄
佳節足豐穰良朋阻遊集沈機日寂寥葆素常呼吸
援[illegible]倦俛往放懷志所執良時有東菑吾將事蓑笠

李羣玉

藝文志云羣玉字文山澧州人裴休觀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爲相以詩論薦授校書郎紀事云羣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嗜食鵝及授校書郎東歸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鵝又云羣玉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云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歸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時潯陽太守段成式志其事二年後果死於洪井段以詩哭之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

古鏡

明月何處來朦朧在人境得非軒轅作妙絕世莫並
瑤匣開旭日白電走孤影泓澄一尺天徹底涵霜景
氷輝凜毛髮使我肝膽冷忽驚行深幽面落九秋井
雲天入掌握爽朗神魄淨不必負局仙金沙發光炯
陰沈蓄靈怪可與天地永恐爲悲龍吟飛去在俄頃

龍山人惠石廩方及團茶

客有衡岳隱遺予石廩茶自云凌烟露採掇春山芽
珪璧相壓疊積芳莫能加碾成黃金粉輕嫩如松花
紅爐爨霜枝越兒斟井華灘聲起魚眼滿鼎漂青霞
凝澄坐曉燈病眼如蒙紗一甌拂昏寐襟鬲開煩拏
顧渚與方山誰人留品差持甌默吟味搖膝空咨嗟

司馬札

高棅云札大中時人工詩時稱爲先輩一作司馬禮

蠶女

養蠶先養桑蠶老桑亦衰苟無閨中葉安得機上絲
妾家非豪門官賦日相追鳴梭夜達曉猶恐不及時
但憂蠶與桑敢問結髮期東鄰女新嫁照鏡弄蛾眉

道中早發

野店雞一聲蕭蕭客車動西風帶曉月十里猶相送
繁霜滿長道羸馬四蹄重遙羨青樓人錦衾方遠夢
功名不我與孤劍何所用行役難自休家山憶秋洞

曹鄴

藝文志云鄴字鄴中大中進士第洋州刺史

東武吟

心如山上虎身若倉中鼠。惆悵倚市門無人與之語。
夜宴李將軍欲望心相許。何曾聽我言。貪誰邯鄲女。
獨上黃金臺淒涼淚如雨

從天平節度使遊平流園

池塘靜於寺俗事不到眼下馬如在山令人忽疎散
明公行高思到此遂長返乘興挈一壺折荷以爲盞
入竹藤似蛇侵牆水成蘚幽鳥不識人時來拂池垷
沿流路若窮及行路猶遠洞中已云夕洞口天未晩

門憐不觸者寫物性常簡翻愁此興多引得稽康嬾

劉駕

駕與曹鄴友善工古風鄴大中時擢第不出京候駕登科同去

姑蘇臺

何踐飲膽日吳酒香滿杯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
西施舞初罷侍兒整金釵衆女不敢妒自比泉下泥
越鼓聲騰騰吳天隔塵埃難將甬東地更學會稽棲
霸跡一朝盡草中棠梨開

。早行

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虞僮僕近我行
棲禽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羨居者閑冢邊人已耕

趙嘏

藝文志云字承祐大中渭南尉所著渭南集三卷又編年詩二卷　高棅云山陽人會昌二年進士　全唐詩話云嘏會有詩曰早晩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卒於渭南尉嘏嘗家於浙西有美姬嘏惑之洎計偕會中元鶴林之遊浙帥窺其姬遂奄有之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嘏方出關逢於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卒葬於橫水之陽

書齋雪後

擁褐坐茅簷春晴喜初日微風入桃徑爽氣歸縹帙
頻時苦風雪就景理巾櫛樹暖高鳥來窗明曙雲出
卿遂路難越道蹇時易失欲靜若不能東山負芝术

聶夷中

紀事云夷中字坦之咸通二年高湜知舉榜內孤寒者夷中公乘億許棠而夷中尤貧苦官華陰尉精於古詩

貽農

勸爾勤耕田盈爾倉中粟勸爾無伐桑減爾身上服清霜一委地萬草色不綠狂風一飄林萬葉不著木青春如不耕何以自拘束

于濆

濆字子漪咸通進士終泗州判官

山村叟

古鑿巖居人一廛稱有產雖霑巾覆形不及貴門犬驅牛耕白石課女經黃繭歲暮霜霰濃畫樓人飽暖

南越謠

迢迢東南天巨浸無津壖雄風捲昏霧干戈滿樓船此時尉佗心兒童待幽燕三寸陸賈舌萬里漢山川

古今交趾貨盡生虞芮田天意苟如此遐人誰肯憐

里中女

吾聞池中魚不識海水深吾聞桑下女不識華堂陰貧牕苦機杼富家鳴杵砧天與雙明眸只教識蒿簪徒惜越娃貌亦蘊韓娥音珠玉不到眼遂無奢侈心豈知趙飛燕滿髻釵黃金

早發

綠野含曙光東北雲如茜棲鴉林際起落月水中見此身何自苦日日夌霜霰流蘇帳裏人猶在陽臺畔

擬古意

白玉若無玷花顏須及時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鴉鬟未成髻鸞鏡徒相知翻悲效顰者却笑從人遲

邵謁

謁少年即死死後託巫語有詩云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當時別故鄉惆悵不堪回首望隔溪遙見舊書堂時人甚異之

自歎

春蠶未成繭已賀箱籠實蟢子徒有絲終年不成疋每念古人言有得則有失我命獨如何憔悴長如一白日九衢中幽獨暗如漆流泉有枯時窮賤無盡日惆悵復惆悵幾迴新月出

李山甫

全唐詩話云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府樂彥禎幕府因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彥禎子從訓伏兵殺王鐸劫其家嘗有詩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眞識執政也巢寇之亂翰林待詔王遨者北遊在鄴山甫遇於道倪謂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遨應命奏之曲終潸然曰憶在咸通王亭秋夜供奉至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賦詩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惜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獨霑襟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不遇也

山中荅劉書記寓懷

貴門多冠冕日與榮辱並山中有獨夫笑傲出衰盛正直任天眞鬼神亦相敬之子貴丘園戸牖松蘿映骨將槁木齊心同止水淨筆頭指金波座上橫玉柄芙蓉出秋渚緜邈流清詠高古不稱時洸默豈相競窮搜萬籟息危坐千峯靜林僧纔嘉唱風前亦爲幸

皮日休

通考晁氏云日休字襲美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爲毘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爲讖文疑其譏已遂害之　陳氏云黃巢之難日休陷賊中爲果頭三屈律之讖賊疑譏已髮拳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辨其不然　北夢瑣言云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日休之子光業辭學宏贍唐末爲越州刺史

曉次神景宮

夜半幽夢中扁舟似鳧躍曉來到何許俄倚包山脚三百六十丈攢空利如削遐瞻但徙倚欲上先矍鑠濃露濕莎裳淺泉漸草屩行行未一里即境轉寂寞靜徑侵泬寥仙扉傍巖崿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欻臨幽虛天萬想皆擺落壇靈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瑣幢自迴旋錦旌空粲錯鼎氣爲龍虎香煙混丹臒凝看出次雲默聽語時鶴綠書不可注雲笈應無鑰晴來鳥思喜崦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摐鐸清齋洞前院敢負元科約空中悉羽章地上皆靈藥金醴可酣暢玉豉堪咀嚼存心服燕胎叩齒讀龍蹻福地七十二茲焉永堪託在獸之虎貔於蟲不毒蠚嘗聞擇骨錄仙誌非可作綠腸既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之此相天與形貌惡每嗟原憲瘠常苦齊侯瘧終然合委頓剛亦恭寥廓三茅亦常住竟與珪組薄欲問包山神來賒少巖壑

入林屋洞

齋心已三日筋骨如烟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塘四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爲玉京自非心至誠必被神物烹顧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幽憂行其門纔函丈初若盤薄硎洞氣黑眣眈苦髮紅鬡鬡試足值坎窞低頭避崢嶸孿緣不知倦怪異焉敢驚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橫忽然白蝙蝠來撲松炬明人語散澒洞石響高玲玎脚底龍蛇氣頭上波濤聲有時若服匿偪仄如見綳俄爾造平澹豁然逢光晶金堂似鑄出玉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情雲漿湛不動璚露涵而馨漱之恐減算勺之必延齡愁爲三官責不敢擕一甖

昔云夏后氏於此藏眞經刻之以紫琳祕之以丹瓊期之以萬祀守之以百靈焉得彼丈人竊之不加刑石匱一以出左神俄不扃禹書既云得吳國由是傾蘚縫纔半尺中有怪物腥欲去既嗄喈將廻又伶俜郤遵舊時道半日出杳冥屐泥惹石髓衣濕沾雲英元籙乏仙骨青文無絳名雖然入陰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厭濁俗形却憎造物者遣我騎文星（泥去聲）

遊毛公壇

却上南山路松行儼如廡松根礙幽徑孱顏不能斧攏履跨亂雲側巾蹲怪樹三休且半日始到毛公塢

兩水合一淵深崖却爲浦相敵百千戟共攔十萬鼓噴散日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愁絶地脈又恐折天柱一窺耳目眩再聽毛髮豎次到煉丹井井除翳宿莽下有蓮剛丹勺之百疾愈凝於白獺髓湛似桐馬乳黃露醒齒牙碧粘甘肺腑檜異松復怪枯疎互撐拄乾蛟一百丈髐然半天舞下有毛公壇壇方不盈畝當時雲龍篆一片苔蘚古時時仙禽來忽忽祥烟聚我愛周息元忽起應明主。三諫却歸來迴頭吐絓組伊余何不幸斯人不復覩如何大開口與世爭枯腐將山待夸娥以肉投猰貐欻坐侵桂陰。不知已與午。茲地足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萬石君輕於一絲縷

（有到先生鎮壇符今存於堂）

三宿神景宮

古觀岑且寂幽人情自怡一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湄況在深夏夕不逢清月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牀蟠復奇石枕冷入腦笋席寒侵肌氣清寐不著起坐臨階墀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牕櫺帶乳蘚壁縫含雲蕤閒磬走魍魎見燭奔螭蜼沉瀣欲滴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醒發如吹箎杉風忽然起飄破步虛詞道客巾屨樣上清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甘趨馳

明月灣

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爲明月灣半巖翡翠巢望見不可攀柳弱下絲網藤深垂花鬘松瘦忽似狖石文或如虥釣壇兩三處苔老腥斒斑沙雨幾處霽水禽相向閑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培橘栽去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關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處住好處無境刪被然不自適脈脈當湖山

投龍潭（在龜山）

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涎沫爆龍巢腥風卷蛟室。曉來林岑靜。獰色如怒日。氣涌撲炱煤波澄埽純漆。下有水君府。貝闕光比櫛。左右列介臣。縱橫守鱗卒。

月中珠母見烟際楓人出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摧碎
時有慕道者作彼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
兼以金蚖蜒投之光焌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
我願與之遊玆焉託靈質

上真觀

徑盤在山肋繚繞窮雲端摘菌杖頭紫緣崖屐齒刓
半日到上真洞宮知造難雙戶啓真景齋心方可觀
天鈞鳴響亮天籟行蹣跚琪樹夾一徑萬條青琅玕
兩松峙庭際怪狀吁可歎大蛸騰共結修蛇飛相盤
皮膚坼甲胄枝節擒貙犴罅處似天裂朽中如井眢
骫縱風聲疣跁跒地力瘃根上露鉗釱空中狂波瀾

合時若莽蒼闢處如轘轅儼對無霸陣靜問嚴陵灘
靈飛一以護山都焉敢干兩廊潔寂歷中殿高巑岏
靜架九色節閒懸十絕幡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
昔有葉道士位當昇靈官欲箋紫微志唯食虹影丹
既遂隱龍去道風猶此殘猶聞絳目草往往生空壇
羽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胄粲然與之歡
衣巾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覺有真氣恐隨風力摶
明朝若更住必擬緊儒冠

任詩（疑當作任君詩）

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一宅閑林泉。終身遠囂雜。
嘗聞佐浩穰。散性多傲狎。欻爾解其綏。遺之如棄靸。

歸來鄉黨內卻與親朋洽開溪未讓丁列第方稱甲
入門約百步古木聲霎霎廣檻小山欹斜廊怪石夾
冋遊倚欄楯翠鳥緣簾押地勢似五瀉巖形若三峽
猿眠但腽肭鳧食時啑唼擷荇下文竿結藤縈桂檝
門留醫樹客壁倚栽花鍤度歲止褐衣經旬唯白帢
多君方閉戶顧我能倒屣請題在茅棟留坐於石榻
魂從清景遊衣任烟霞裛堦墀迴任上枕席歐方狎
沼似頗黎鏡當中見魚眨杯杓悉杉瘤盤筵盡荷葉
閒斷不置詞閒奔無爭劫閒日不整冠閒風無用箑
以斯爲思慮吾道寧疲苶衮衣競羅縩鼓吹爭鞈鞳
欲者解擠排巧者能詀諵權豪暫翻覆刑禍相填壓

此時一圭竇不肯饒閶闔有第可棲息有書可漁獵
吾欲與任君終身以斯愜

陸龜蒙

新書隱逸傳云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
大義尤明春秋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
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稿篋
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
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
可傳借人書篇袠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有田
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
嘗苦饑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

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入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俗流交雖造門不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爲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詔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楊文公談苑云陸龜蒙喜爲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材皆綴紐斷對差次比擬凡數百有題而未就蓋其構思用功之非淺何傳龜蒙多智數狡獪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驅羣鴨出內養彈其一綠頭雄鴨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少長宮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以金帛遺之龜蒙乃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類此　范成大吳郡志云咸通中崔璞守吳郡皮日休爲郡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雜諷

童騃來僩犀德力不相及伊無愜心事秖有碎首泣
況將鵬盈校數又百與十攻如餓鴟叫勢若脫兎急
斯爲朽關鍵怒拳抉以入年來橫干戈未見拔城邑
得非佐饔者齒齒待毀汁鷸維豪傑輩四駭方少縶
此皆乘時利縱舍在呼吸吾欲斧其吭無雷動幽蟄

村夜

江上冬日短徘徊草堂暝鴻當絕塞來客向孤村病
綿綿起歸念咽咽與微詠菊徑月方高橘齋霜已併
盤飧疏粟粗史籍籤牌盛目冷松桂閉耳喧兒女競
開瓶浮蟻綠試筆秋毫勁晝戶亦重關寒屏遞相映
詩從騷雅得字費鉛黃正遇敵舞蛇矛逢談捉犀柄
無名升甲乙有志扶荀孟守道希昔賢爲文通古聖
幽凝廣長劍傾額懸清鏡秖會魚鳥情詎知時俗性
浮虛多徇勢老嫩徒歷聘既不務人知空餘樂天命
如何在田野家事苦遼敻耕稼一以微囷倉自然罄
愁襟風葉亂獨坐燈花迸明發成浩歌誰能少傾聽

奉訓襲美先輩吳中苦雨一百韻

微生參最靈天與意緒拙人皆機巧求百逕無一達

家爲唐臣來奕世唯稷禼只乖清白風禀禀自貽厥（龜蒙五代祖六代祖皋朝繼在台輔）猶殘賜書在編簡苦斷絶其間忠孝字萬古光不滅孱孫誠瞢昧有志常榾榾敢云嗣良弓但欲終守節讀諱不入耳讒佞不挂舌仰詠堯舜言俯遵周孔轍所貪既仁義豈暇理生活縱有舊田園拋來亦蕪没因之成否塞十載眞契濶凍骭一襜褕饑腸少糠籺甘心付天壤委分任迴斡笠澤臥孤雲桐江釣明月盈筐盛芡芰滿釜煮鱸鱖酒幟風外攲茶槍露中擷（江南謂茶芽未展者槍已展者謂旗也）歌謠非大雅捃摭爲小説上可補叢殘傍堪跐牙櫱（龜蒙著笑稗說三卷）方當賣罾罩䀋以易紙札龍跡尚吳門夢魂先魏闕尋聞天子詔赫怒誅叛

亭肝膽悉黎謨明問征伐王師雖繼下賊壘未卬拔此時淮海波平是生人血霜戈驅少壯敗屋棄羸耄踐蹋比塵埃焚燒同稿秸吾皇自神聖執事皆間傑射策亦何爲春卿遂聊輟伊余將貢技未有恥可[illegible]耕問漁樵津耒耕烟雨墢諸侯急兵食冗贓方窮我不可抱詞章巡門事干謁歸來闔蓬楗壁立空豎竊暇于抱孤烟披背向殘雪幽憂和憤懣忽忽自驚蹶文分乏寸毫武也無尺鐵平生所韜蓄到死不開豁念此令人悲翁然生內熱加之被皴瘃况復久藜糲既爲霜露侵一臥增百疾筋骸將束縛腠理如箝揵初謂抵狂貙又疑當壽蝎江南多事鬼巫覡連甌

粤可口是妖訛恣情專賞罰良醫只備位藥肆成虛設而我正萎瘵安能致訶咄枚蘭任芳苾精糲從羅列醆斝既屢傾錢刀亦隨爇兼之瀆財賄不止行盜竊天地如有知微妖豈逃殺其將心力憤益使氣息凝永夜更呻吟空牀但皮骨君來贊賢牧野鶴聊譬笏謂我同光塵心中有濵渤輪蹄相壓至問遺無虛月首到春鴻濛猶殘病根芟看花雖眼暈見酒忿肺渴隱几還自怡逢虛亦爭喝抽毫更唱和劍戟相磨憂何大不包羅何微不挑刮今來值霖雨苦夜無暫歇雖若倚淵淪高如彼嵺嶢何勞撼吼岸詎要鶻鳴坼瓜意江海翻更愁山岳裂初驚蛮尤陣虎豹爭搏

齒又疑伍胥濤蛟蜃相蹬掇千家濛潒綵忽似好披拂萬戈乖玉繩如堪取縈結况余居低下本是蛙蚓窟迴來增號呼得以恣唐突先夯屋舍好又恃頭角凸岸地雖直方身能徧穿穴常參莊辯裏亦造楊亭太假仰縱無機形容且相忽低頭增歎詫到口復嘔咽沮洳漬琴書蕪苔染巾襪解衣換倉粟秕稗猶未脫饑烏屢窺臨泥偃苦春蒲或鬭秋稼穡太半沈澎汎耕父鑄齊民農夫思旱魃吾觀天之意未必洪水制且要虐飛龍又圖滋跛鼈三吳明太守左右皆儒哲有力即扶危懷仁過救蝎鹿門皮夫子氣調真俊逸被海上雲鵰橫空下霜鶻文壇如命將可以持玉

鈸不獨扆羲軒便當城老佛顧余爲山者所得纔質
撥礬如飾筍材尚欠鏃與筈閉將歛兒唱逾倚帝子
瑟幸得遠瀟湘不然蜑賈屈閉緘窺寶肆璣貝光比
櫛剔詠銜樂懸陶匏響鐙揭古來愁霖賦不是不清
越非君頓挫才沴氣難摧折馳情扣虛寂力盡無所
掇不足謝徽宵秖令凋鬢髮

曉次神景宮

曉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灑灑襟袖清如臨蕋珠屏
雖然草動息此地常寂靜翠鏁有尖鏘碧花無定影
馮軒羽人倣夾戶天獸猛稍首朝元君褏衣就虛省
呀峇山牙利嗽水石齒冷香母未番嬰芝田不論頃

迢遞河漢口近撫松桂頂俶爲七白蔬杯醲九光杳
人間附塵躅囘陋眞鈕頸肯信排擠傾猶疑夏蟲永
元津蕩瓊蘸紫汞嚌金鼎盡出冰霜書期君一披省

三宿神景宮

靈蹤未徧尋不覺谿色暝迴頭問棲所稍下杉蘿逕
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即神宮虛堂愜雲性
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夐髣髴聞玉笙敲鐙動涼磬
風凝古松粒露壓修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
希微辨眞語若授虛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
頻窺宿羽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
徒深物外趣未脫塵中病舉首謝靈峯徜徉事歸榜

舴艋

遂棹兩三事天然相與閑朝隨稚子去暮唱菱歌還
倚石遲後侶徐橈供遠山君看萬斛載沈溺須臾間

韓　偓

新唐書云字致堯小字冬郎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後遷累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韓全誨等刼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滎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

王審知而卒

暴雨

電尾燒黑雲雨脚飛銀線急點濺池心微烟昏水面
氣凉氛祲消暑退松篁健叢蓼亞頹茸擎荷翻綠扇
風期誰與同逸趣余探徧欲去更遲留胸中久交戰

李咸用

曹學佺曰咸用仕至推官有披沙集

猛虎行

猛虎不怯敵烈士無虛言怯敵辱其班虛言負其恩
爪牙欺白刃果敢無前陣須知易水歌至死無悔吝

覽友生古風

伯牙鳴玉琴幽音隨指發不是鍾期聽俗耳安能別
高山閉巍峩流水空嗚咽一卷冰雪言清泠泠心骨
分明古雅聲諷諭成淒切皴散老松根晃明驪龍窟
刖璞且深藏將石方如雪金多醜女妍木朽良工拙
姦宄欺雷霆魍魅嫌日月蝶迷桃李香鮒悶江湖濶
不寐孤燈前舒卷忘飢渴

題文生叢竹

菊花寒露濃蘭愁曉霜重指佞不長生蕭蓬今無種
女如植叢篁他年待棲鳳大則化龍騎小可釣璜用
留烟伴獨醒迴陰冷閒步何妨積雪凌但爲清風動
乃知子猷心不與常人共

放歌行

僬僬荼蓼蟲毖毖避炎濟悠悠行者心寂寂厭清世
如何不食甘命合苦其噬如何不趣時分合辱其體
至哉先哲言於物不凝滯

陪烈祖遊鳳凰臺獻詩

嵯峨歷洪泉峯客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
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壓龍虎健水黑螭蜃作
白虹亦吞人赤驥相煿攫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墝埆
倒排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鸑鷟
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
日晚巖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翦蒿除鳥雀
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
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
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啄
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
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嚗嚗峨峨江令石青苔何淡薄
不話興亡事舉首思眇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
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
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
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矰繳
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

陳　陶

紀事云陶居南昌之西山江南後主即位知其避亂褒眷以修養爲事　麗情集云嚴尚書宇鎮豫章遣小妓蓮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顧妓爲詩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之曰近來詩思清如月老大心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北夢瑣言云大中年陳陶歌詩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伯之說所居多植柑橙令山童賣之貫休書其隱居云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數載賣柑橙山資近又足　晁氏云字嵩

伯鄱陽人自號三教布衣江南野史有傳

避世翁

海上一蓑笠終年垂釣絲滄洲有深意冠蓋何由知
直鉤不營魚蝸室無妻兒渴飲寒泉水饑餐紫靈芝
鶴髮披兩肩高懷如澄陂嘗聞仙老言云是古鴟夷
石竇閟雷雨金潭養蛟螭乘槎上玉津騎鹿遊峨嵋
以人爲語默與世爲雄雌兹焉乃磻溪豹變應須時
自古隱淪客無非王者師

旅次銅山途中先寄溫州韓使君

亂山滄海曲中有橫陽道束馬過銅梁茗華坐堪老
鵂鶹高崖裂熊闞深樹倒絕壑無坤維重林失蒼昊

躋攀寡儔侶扶接念輿皁俛仰慄欹空無因掇靈草
梯窮聞戍鼓魂續賴丘禱敞豁天地歸縈紆村落好
悠悠思蔣徑擾擾愧商皓馳想永嘉侯應傷此懷抱

續唐三體詩卷第三終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四

江邨　高士奇　竹窻　選

七言古體詩四十四首

上官儀一首　喬知之一首
駱賓王一首　宋之問一首
李　嶠一首　張　說一首
沈佺期一首　王　翰一首
儲光羲三首　崔　顥二首
王　維五首　孟浩然一首
王昌齡三首　高　適五首
常　建一首　岑　參六首

李　頎七首　崔國輔一首
獨孤及一首　元　結一首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四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四

江都　高士奇　竹窗　選

七言古體詩

上官儀

儀字游韶陝州人高宗即位儀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人效之號上官體儀嘗凌晨入朝巡洛水隄步月徐轡詠詩曰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望之猶神仙焉　儀詩中用影娥池時無解其事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此詩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臺曰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德棻歎其博識

和太尉戲贈高陽公

[illegible]爐御史出神仙雲鞍羽蓋下芝田紅塵正起浮橋路青樓遙敞御溝前傾城比態芳菲節絕世相嬌二八年慣是洛濱要解珮本是河間姹數錢翠釵照曜銜雲髮玉步逶迤動羅袜石榴絞帶輕花轉桃枝綠扇微風發無情拂袂欲留賓詎恨深潭不可越天津一別九秋長豈若隨聞三日香南國自然勝掌上東家復是憶王昌

喬知之

本事詩云知之武后時人官補闕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憤痛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下獄死

綠珠篇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

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横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以爲府屬代敬業爲檄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

百篇　賓王七歲詠鵝云鵝鵝鵝曲項向天
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青波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元都五府風塵絕碧海三山波浪深桃實千年非易
待桑田一變已難尋別有仙居對三市金闕銀宮相
向起臺前鏡影伴仙娥樓上簫聲隨鳳史鳳樓迢遞
絕塵埃鶯時物色正徘徊靈芝紫檢參差長仙桂丹
花重疊開雙童綽約時遊陟三鳥聯翩報消息盡言
真侶出遨遊傳道風光無限極輕花委砌惹裾香殘
月窺櫳覘幌色箇時無數併妖妍箇裏無窮總可憐
別有衆中稱點帝天上人間少流例洛濱仙駕啓遙

源淮浦靈津符遠澀自言少小慕幽玄只言容易得
神仙佩中邀勒經時序簫裏尋思復幾年尋思許事
真情變二八容華識少選漫道燒丹止七飛空傳化
石曾三轉寄語天上弄機人寄語河邊值查客乍可
怱怱共百年誰使遙遙期七夕想知人意自相尋果
得深心共一心一心一意無窮已投漆投膠非足擬
只將羞澀當風流持此相憐保終始相憐相念倍相
親一生一代一雙人不把丹心比玄石惟將濁水況
清塵只言柱下留期信好欲將心學松蕣不能京兆
畫蛾眉翻向成都騁騶引青牛紫氣度靈關尺素赩
鱗去不還連苔上砌無窮綠修竹臨壇幾處斑此時

空牀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梅花如雪柳如絲年
去年來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悟春來春更思
春時物色無端緒雙枕孤眠誰分許分念嬌鶯一種
啼生憎燕子千般語朝雲旭日照青樓遲暉麗色滿
皇州落花泛泛浮靈沼垂柳長長拂御溝御溝大道
多奇賞俠客妖容遞來往寶騎連花鐵作錢香輪鶩
水珠爲網香輪寶騎競繁華可憐今夜宿娼家鸚鵡
杯中浮竹葉鳳凰琴裏落梅花許輩多情偏送款爲
問春花幾時滿千回鳥信說衆諸百過鶯啼說長短
長短衆諸判不尋千回百過浪關心何曾舉意西鄰
玉未肯留情南陌金南陌西鄰咸自保還轡歸期須

及早爲想三春秋斜路莫辭九折卬關道假令白里
似長安須使青牛學劍端頹風入馭來應易竹杖成
能去不難龍驪去去無消息鸞鏡朝朝減容色君心
不記下山人妾欲空期上林翼上林三月鴻欲稀華
長千年鶴未歸不分淪留桑路待祗應直取桂輪飛

宋之問（見前）

放白鷴篇

故人贈我綠綺琴兼致白鷴鳥琴是嶧山桐鳥出吳
溪中我心松石清霞裏弄此幽絃不能已我心河海
白雲垂憐此珍禽空自知著書晚下麒麟閣幼稚驕
擬候門樂乃言物性不可違白鷴愁慕刷毛衣玉徽

附匣留爲念六翮開籠任爾飛

李嶠

新書云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詞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甲科授給事中辨狄仁傑等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俄知天官侍郎事進平章事張易之敗坐附會貶通州刺史數月以吏部侍郎召爲中書令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睿宗立能政事玄宗立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卒年七十嶠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汾陰行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祠齋宮宿寢設廚供撞鐘鳴鼓樹羽旗漢家四葉才且雄賓延萬靈服九戎柏梁賦詩高宴罷詔書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鑾輿五營將校列容衞三河縱觀空里閭回旌駐蹕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祥金鼎發食正焜煌靈祇煒爗攄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馬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遊杏蘭爲楫桂爲舟棹歌微吟綵鷁浮簫鼓哀鳴白雲秋歡娛宴

洽賜羣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名動天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壽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輿不復還珠簾羽葢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蒿蓬路逢故老長歎息世事回還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明皇傳信記云上將幸蜀登花蕚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鴻雁飛上顧侍者曰誰爲此曰宰相李嶠辭也上曰眞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張說（見前）

鄴都引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羣雄睚眦相馳逐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漫漫漳河曲城郭爲墟人代改但見西園明月在鄴傍高冢多貴臣蛾眉曼睩共灰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

沈佺期（見前）

入少密谿

雲峯苔壁遶谿斜江路香風夾岸花樹密不言通鳥道雞鳴始覺有人家人家更在深巖口澗水周流宅前後遊魚瞥瞥雙釣童伐木丁丁一樵叟自言避喧非避秦薜衣耕鑿帝堯人相留且待雞黍熟夕卧深

山羅月春

王翰

翰字子羽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張嘉貞張說爲并州長史厚禮之爲駕部員外郎坐事貶道州司馬卒

賦得明星玉女壇送廉察尉華陰

洪河之南曰秦鎮發地削成五千仞三峯離地皆倚天惟獨中峯特修峻上有明星玉女祠祠壇高眇遠遥通三十六梯入河漢樵人往往見蛾眉蛾眉嬋娟又宜笑一見樵人下靈廟仙車欲駕五雲飛香扇斜開九華照含情遲佇惜韶年願侍君邊復中旋江妃玉佩留爲念嬴女銀簫空自憐仙俗途殊兩情遽感君無盡辭君去遙見明星是妾家風飄雲散不知處故人家在西長安賣藥往來投此山綵雲蕩漾不可見綠蘿蒙茸鳥綿蠻欲求玉女長生法日夜燒香應自還

儲光羲（見前）

薔薇篇

袅袅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離離正堪玩枝上嬌鶯不畏人葉底飛蛾自相亂秦家女兒愛芳非畫眉相伴采葳蕤高處紅鬚欲就手低邊綠刺已牽衣

蒲萄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暝鳥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劉須溪曰轉換流麗可歌可舞皆切題語）

登戲馬臺作

君不見宋公仗鉞誅燕後英雄踊躍爭趨走小會衣冠呂梁壑大徵甲卒碻磝口天開神武樹元勳九日茱萸饗六軍泛泛樓船遊極浦搖搖歌吹動浮雲居人滿目市朝變霸業猶存齊楚甸泗水南浮桐柏川沂山北走瑯琊縣滄海沈沈晨霧開彭城烈烈秋風來少年自言未得意日暮蕭條登古臺

新豐主人

新豐主人新酒熟舊客還歸舊堂宿滿酌香含北砌花盈樽色泛南軒竹雲散天高秋月明東家少女解秦箏醉來忘却巴陵道夢中疑是洛陽城（劉云歎滿殊態）

崔顥

舊唐書云顥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新唐書云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藝文志云顥汴州人詩一卷　殷璠云顥少年爲詩屬意浮艷多陷輕薄晚歲忽變常體風骨凜然鮑照江淹須有

慚色

孟門行

黄雀銜黄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罇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言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七夕

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線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間不相見長信深陰夜轉幽瑶階金閣數螢流班姬此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

王　維（見前）

隴頭吟

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戸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以詩見贈聊獲酬之

不逐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蜀中夫子時開卦洛下書生解詠詩藥欄花逕衡門裏時復據梧聊隱几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内史故園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絕四鄰自惜蔡邕今已老更將書籍與何人

答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麓堂詩話云唐詩李杜之外浩然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非其匹也）

青雀歌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黄雀爭上下唧唧空倉復若何

送李睢陽

將置酒思悲翁使君去出城東麥漸漸雉子斑槐陰陰到潼關騎連連車遲遲心中悲宋又遠周間之南淮夷東齊兒碎碎織練與素絲遊人賈客信難持五穀前熟方可爲下車閉閣君當思天子當殿儼衣裳大官尚食陳羽觴彤庭散綬垂鳴璫黄紙詔書出東廂輕紈疊綺爛生光宗室子弟君最賢分憂當爲百辟先布衣一言相爲死何況聖主恩如天鸞聲噦噦魯侯旂明年上計朝京師須憶斗酒今日別慎勿富貴忘我爲

孟浩然（見前）

夜歸鹿門歌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
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烟樹忽到龐公棲
隱處巖扉松逕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

王昌齡（見前）

烏棲曲

白馬逐朱車黃昏入狹邪狹邪柳樹烏爭宿爭枝未
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婿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

城傍曲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
平掣皂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却月佩弓弰

行路難

雙絲作綆繫銀瓶百尺寒泉轆轤上懸絲一絕不可
望似妾傾心在君掌人生意氣好遷捐只重狂花不
重賢妾能調箏奏離鶴迴嬌轉盼泣花前君不見眼
前事豈保須臾心勿與西山日下雨足稀側有浮雲
無所倚但願莫忘前者言剉骨黃塵亦無媿行路難
勸君酒莫辭煩美酒千鍾猶可盡心中片恨何可論
一聞漢主思故劍使妾常嗟萬古魂

高適（見前）

漁父歌

曲岸深潭一山叟駐眼看鉤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
名良久問他不開口筍皮笠子荷葉衣心無所營守

釣磯料得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處歸

九日酬顏少府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黃花爲誰有行子迎霜未授
衣主人得錢始沽酒蘇秦顦顇人多厭蔡澤棲遲世
看醜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
富幾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
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
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兹感歎辭舊遊更於
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燕歌行

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
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
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
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
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鬭兵稀身當
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
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
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何所有殺氣三時作陣
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
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事夢魂可以相周旋

常建（見前）

古興

轆轤井上雙梧桐飛鳥銜花日將沒深閨女兒莫愁年玉指泠泠怨金碧石榴裙裾蛺蝶飛見人不語顰蛾眉青絲素絲紅絡絲織成錦衾當爲誰

岑參（見前）

敦煌太守後庭歌

敦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山出泉黃沙磧裏人種田敦煌耆舊鬢皤然願留太守更五年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妝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藏鉤紅燭前不知鉤在若個邊爲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黃金錢此中樂事亦已偏（遯叟曰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寧跋扈杜相委棟時也副後鎮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思深哉招蜀客北歸一辭乎早智微焉勸忠寓焉是不當僅以詩人目者）

優鉢羅花歌（并序）

參嘗讀佛經聞有優鉢羅花目所未見天寶庚寅歲參忝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領伊州西北庭度支副使自公多暇乃于府庭內栽樹種藥爲山鑿池婆娑乎其間足以寄傲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騰風秀色媚景因賞而歎曰爾不生於中土僻在遐裔使牡丹價重芙蓉譽高惜哉夫天地無私陰陽無偏各遂其生自物厥性豈以偏地而不生乎豈以無人而不芳乎適此花不遭小吏終委山谷未會明主擯於林藪耶因感而爲歌

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恥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許彥周云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常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

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

君不見函谷關崩城毀壁至今在樹根草蔓遮古道空谷千年長不改寂寞無人空舊山聖朝無事不須關白馬公孫何處去青牛老人更不還蒼苔白骨空滿地月與古時長相似野花不省見行人山鳥何曾識關吏故人方乘使者車吾知郭丹却不如請君時憶關外客行到關西多致書

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

輪臺客舍春草滿潁陽歸客腸堪斷窮荒絕漠鳥不飛萬磧千山夢猶嬾憐君白面一書生讀書千卷未成名五侯貴門脚不到數畝山田身自耕興來浪跡無遠近及至辭家憶鄉信無事垂鞭信馬頭西南幾

欲窮天盡奉使三年獨未歸邊頭詞客舊來稀借問君來得幾日到家不覺換春衣高齋清晝卷羅幕紗帽接䍦慵不著中酒朝眠日色高彈棊夜半燈花落冰片高堆金錯盤滿堂凛凛五月寒桂林蒲萄新吐蔓武城剌蜜未可餐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紅燭月未午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知爾園林壓渭濱夫人堂上泣羅裙魚龍川北磻谿雨鳥鼠山西洮水雲臺中巖公於我厚別後新詩滿人口自憐棄置天西頭因君爲問相思否

蜀葵花歌

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開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人生不得恒少年莫惜牀頭沽酒錢請君有錢向酒家君不見蜀葵花

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煑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海中有赤鯉）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滅蒸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鑪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爲之薄（一作若）

李　頎（見前）

送陳章甫

四月南風大麥黄棗花未落桐陰長青山朝別暮還見嘶馬出門思舊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鬚虎眉仍大顙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鄭國遊人未及家洛陽行子空歎息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

崔五丈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

烏孫腰間佩兩刀刃可吹毛錦爲帶握中枕宿穹廬室馬上割飛騣蜦寒氷之魍魎誰能前氣凛清風沙漠邊磨用陰山一片石洗將胡地獨流泉主人屏風寫奇狀鐵鞘金環儼相向回頭瞪目時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

緩歌行

小來託身攀貴遊傾財破産無所憂暮擬經過石渠署朝將出入銅龍樓結交杜陵輕薄子謂言可生復可死一沈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屣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戸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賓從莫敢視三省官僚揖者稀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前任俠非

送康洽入京進樂府

顧予十年何不遇只愛歡遊兩京路朝吟左氏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長安春物舊相宜小苑蒲萄花滿枝柳色偏濃九華殿鶯聲醉殺五陵兒或秘此日從何所中貴由來盡相許白袷春衫仙吏騎烏皮隱几臺郎與新詩樂府唱堪愁御妓應傳鳷鵲樓西上雖因長公主終須一見曲陽侯

少室雪晴送王寧

少室衆峯幾峯別一峯晴見一峯雪隔城半山連青松素色峨峨千萬重過景斜臨不可道白雲欲盡難為容行人與我翫幽境北風切切吹衣冷惜別浮橋駐馬時舉頭試望南山嶺

聽安萬善吹觱篥歌

南山截竹為觱篥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涼州胡人為我吹傍鄰聞者多歎息遠客思鄉皆淚垂世人解聽不解賞長飆風中自來往枯桑老柏寒颼飀九雛鳴鳳亂啾啾龍吟虎嘯一時發萬籟百泉相與秋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變調如聞楊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歲夜高堂列明燭美酒一杯聲一曲

愛敬寺古藤歌

古藤池水盤樹根左攫右挐龍虎蹲橫空直上相陵突丰茸離纚若無骨風雷霹靂連黑枝人言其下藏

妖魅空庭落葉乍開合十月苦寒常倒垂憶昨花飛滿空殿密葉吹香飯僧徧南階雙桐一百尺相與年年老霜霰

崔國輔

國輔明皇時應縣令舉授許昌令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坐王鉷近親貶晉陵郡司馬子美獻三賦時有贈崔于二學士詩崔即國輔也　商璠曰國輔詩婉孌清楚深宜諷詠樂府數章雖絕句然古人不能過也

對酒吟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塚無人跡蒙籠荊棘一鳥吟屢唱提壺沽酒喫古人不達酒不足遺恨精靈傳此曲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且盡杯中醁

獨孤及（見前）

雨後公超谷北原眺望寄高拾遺

厓口雨足收清光洗高天虹霓斂殘靄山水含碧鮮遠空霞破露月輪薄雲片片成魚鱗五陵如薺渭如帶目極千里關山春朝來爽氣未易說誰取花峯贈遠人

元結（見前）

石魚湖上醉歌（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

（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爲樽水爲沼酒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酒四坐以散愁

續唐三體詩卷第四終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五

江邨　高士奇　竹窗　選

七言古體詩七十四首

顧　況十首　韋應物二[illegible]

李嘉祐一首　劉長卿一首

李　端一首　盧　綸二首

韓　翃一首　李　益二首

戴叔倫二首　白居易八首

元　稹三首　劉禹錫四首

韓　愈九首　王　建六首

張　籍六首　李　賀十首

柳宗元一首　盧　仝一首

孟　郊四首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五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五

江邨　高士奇　竹窻　選

七言古體詩

顧　況（見前）

短歌行三首（有序）

（情思發動聖賢所不能免也師乙陳其宜延州審其音理亂之所繫王化之所興也信無逃於聲教豈徒文彩之麗遂作此歌）

城邊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
今人昔人共長歎四氣相催節迴換明月皎皎入華
池白雲離離度清漢

我欲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無橋我欲上山山路
險我欲汲井井泉遙越人翠被今何夕獨立沙邊江

草碧紫燕西飛欲寄書白雲何處蓬萊客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
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綠水通
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春風聽
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
對曉

公子行

輕薄兒面如玉紫陌春風纏馬足雙鐙懸金縷鶻飛
長衫刺雪生犀束綠槐夾道陰初成珊瑚幾節敵紅
星紅肌拂拂酒光凝當階背拉金吾行朝遊鼕鼕鼓
聲發暮遊鼕鼕鼓聲絕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

金階月

古離別

西江上風動麻姑嫁時淚西山爲水水爲塵不是人
間離別人

諒公洞庭孤橘歌

不種自生一株橘誰教渠向階前出不羨江陵千木
奴下生白蟻子上生青雀雛飛花簷蔔旃檀香結實
如綴摩尼珠洞庭橘樹籠烟碧洞庭波月連沙白待
取天公放恩赦儂家定作湖中客

梁廣畫花歌

王母欲過劉徹家飛瓊夜入雲輧車紫書分付與青

鳥郄向人間求好花上元夫人最小女頭面端正能
言語手把梁生畫花看凝嚬掩笑心相許心相許爲
白阿孃從嫁與

沈亞之

蕃草春（并序）

（蕃誰上聲荊木也）

（隴西李迅者納別宅監奴出迅不喜欲葯故人爲刺史強而配婿既歸而不合監奴投井而死因作蕃草春歌以悲之）

蕃草春杳容與江南艷歌京西舞執心輕子都信節
冠秋胡議以腰支嫁時論自有夫蟬鬢蛾眉明井底
燕裙趙袂榮轆轤李生聞之淚如綆不認迴頭看此
井月中桂樹落一枝池上鴛鶵哭孤影露桃穠李自
成蹊溪木終天不向西翠帳綠牕寒寂寂錦茵羅薦
夜淒淒蕃草春丹井遠別後相思意深淺

稽山道芬上人畫山水歌

鏡湖（一作中）真僧白道芬不服朱審李將軍墨汁平鋪洞庭水筆頭點出蒼梧雲且看八月十五夜月下看山盡如畫（一作遺芬）

剡紙歌

雲門路上山陰雪中有玉人持玉節宛委山裏禹餘糧石中黃子黃金屑剡溪剡紙生剡藤噴水擣後為蕉葉欲寫金人金口經寄與山陰山裏僧手把山中紫羅筆思量點畫龍蛇出政是垂頭搨翼時不免向君求此物

韋應物（見前）

燕銜泥

銜泥燕聲嘍嘍尾涎涎秋去何所歸春來復相見豈不解决絕高飛碧雲裏何為地上銜泥滓銜泥雖賤意有營杏梁朝日巢欲成不見百鳥畏人林野宿翻遭網羅俎其肉未若銜泥入華屋燕銜泥百鳥之智莫與齊

椶櫚蠅拂歌

椶櫚為拂登君席青蠅掩亂飛四壁文如輕羅散如髮馬尾氂牛不能絜柄出湘江之竹碧玉寒上有纖羅縈縷尋未絕左揮右灑繁暑清孤松一枝風有聲麗人紈素可憐色安能點白還為黑

李嘉祐

唐書云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進士為祕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紀事云上元中為台州刺史大曆間刺袁州李肇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之句本嘉祐詩而集中不見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友善嘉祐蓋嘗謫官但不知其故然有元日無衣冠入朝詩云白髮空換歲丹陛不朝天其坎坷之狀可少見矣嘉祐有送從叔陽水寄從弟紓及姪端詩蓋三子之族也

夜聞江南賽神即事

南方淫祀古風俗楚嫗能唱迎神曲鎗鎗銅鼓蘆葉深寂寂瓊筵江水綠雨過風清洲渚閒椒漿盡醉迎神還（一作神欲還）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隔浦向尭山月隱回塘猶自舞一門依倚神之祐韓康靈藥不復求扁鵲醫方曾莫覩逐客臨江空自悲月明流水無已時聽此迎神送神曲攜觴欲弔屈原詞

劉長卿（見前）

山鷓鴣歌

山鷓鴣長在此山吟古木嘲哳相呼響空谷哀鳴萬變如成曲江南逐臣悲放逐倚樹聽之心斷續巴人

峽裏自聞猿燕客水頭空擊筑山鷓鴣一生不及雙黃鵠朝去秋田啄殘粟暮入寒林嘯羣族鳴相逐啄殘粟食不足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不知何事守空山萬壑千峯自愁獨（遯叟云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勑遣御史就推白仲孺正令公壻貴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後以郭令公門下歟亦可微覘諸人之品矣仲孺之爲令公夫人[illegible]見）

李端

極玄集云端趙州人大曆進士歷校書郎終杭州司馬　紀事云郭曖尚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多招士端等從曖遊曖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又工於前客乃服

雜歌

渼水至清泥則濁松枝至堅蘿則弱十三女兒事他家顏色如花終索漠蘭生當門鷰巢幕蘭芽未吐鷰泥落爲姑偏忌諸嫂良作婦翻嫌壻家惡人生照鏡須自知無鹽何用妬西施秦庭野鹿忽爲馬巧僞亂眞君試思伯奇掇蜂賢父逐曾參殺人慈母疑酒沽千日人不醉琴弄一絃心已悲常聞善交無爾汝讒口甚甘良藥苦山雞錦翼豈鳳凰隴鳥人言止鸚鵡向栩非才徒隱竈田文有命那關戶犀燭江行見鬼神木人登席呈歌舞槃生束下終居遊陽虎北轅翻適楚世間反覆不易陳緘此貽君淚如雨

盧綸（見前）

難綰刀子歌

黃金鞘裏青蘆葉麗若翦成鋩且㪍輕冰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堪決雲吹毛可試不可觸似有蟲鍥闕裂文淬之幾墮前池水焉知不是蛟龍子割雞刺虎皆若空願應君心逐君指并州難綰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

和趙給事白蠅拂歌

華堂多衆珍白拂稱殊異柄裁沉節香襲人上結爲文下垂穗霜縷霏微瑩且柔虎鬚乍細龍髯稠皎然

素色不因染淅爾涼風非爲秋羣蠅青蒼恣遊息廣庭萬品無顏色金界成點玉成瑕晝眠宛轉空吝嗟此時滿筵看一舉荻花忽旋楊花舞君如寒隼驚暮禽颯若繁埃得輕雨主人說是故人留每誡如新比白頭若將揮玩閑臨水願接波中一白鷗

韓翃（見前）

贈別華陰道士

紫府先生舊同舍腰垂形管貯靈藥耽論方士小還丹好飲仙人太古酪芙蓉山頂玉池西一室平臨萬仞溪晝灑瑤臺五雲濕夜行金燭七星齊迴身暫下青冥裏方外相尋有知己賣鮓市中何許人釣魚坐

上誰家子青青百草雲臺春煙駕霓裳白角巾露棄獨歸仙掌去廻風片雨謝時人

李　益（見前）

輕薄篇

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鞬天生俊氣自相逐出與鵰鶚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城西原忽聞燕雁一聲去回鞍挾彈平陵園歸來青樓曲未半美人玉色當金尊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倚市門安知我有不平色白日欲落紅塵昏死生容易如反掌得意失意由一言少年但飲莫相問此中報讎亦報恩

野田行

日沒出古城野田何茫茫寒狐嘯青塚鬼火燒白楊昔人未爲泉下客行到此中曾斷腸

戴叔倫

新唐書云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刼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舍之嗣曹王皋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皋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俄即眞朞年詔書襃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遷容管經畧使綏徠蠻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於道年五十八

女耕田行

乳燕入巢筍成竹誰家二女種新穀無人無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貧母年老長兄從軍未娶嫂去年災疫牛囤空截絹買刀都市中頭巾掩面畏人識以刀代牛誰與同姊妹相攜心正苦不見路人唯見土疏通畦壠防亂苗整頓溝塍待時雨日正南岡下餉歸可憐朝雉擾驚飛東鄰西舍花發盡共惜餘芳淚滿衣（愚按唐詩人達者高適而外當推叔倫且有經濟殊未易多得也）

懷素上人草書歌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眞率醉來爲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白居易（見前）

琵琶行（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

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長教善才服粧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欄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逊叟云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illegible]香山初從元相白集序所藏未甞實後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落貨魚肉者俗士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信有之[illegible]酉陽雜俎得詞青事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說白舍人行詩圖者是又人嘗[illegible]嬌饒已哉因歎此老得名至此豈不折盡一生福來隋[illegible]將無造物者有意爲之歟附耶）

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

剪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璀老死李袞生袞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山頭江底何悄悄猿聲不喘魚龍聽翕然聲作疑管裂詘然聲盡疑刀截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稜節急聲圓轉促不斷轢轢轔轔似珠貫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下聲乍墜石沈重高聲忽舉雲飄蕭明旦公堂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一聲雄

出埶泉音覼縷不落道有如部伍隨將軍嗟爾陽陶方稚齒下手發聲已如此若教頭白吹不休但恐聲名壓關李

池上作（西溪南潭皆池中勝處也）

西溪風生竹森森南潭萍開水沈沈叢翠萬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縈迴誤遠近橋島向背迷窺臨澄瀾方丈若萬頃倒影咫尺如千尋泛然獨遊邈然坐坐念行思思古今菟裘不聞有泉沼西河亦恐無雲林豈如白翁退老地樹高竹密池塘深華亭雙鶴白矯矯太湖四石青岑岑眼前盡日更無客膝上此時唯有琴洛陽冠蓋自相索誰肯來此同抽簪

畫竹歌（并序）

協律郎蕭悅善畫竹舉時無倫蕭亦甚自祕重有終歲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天與好事忽寫一十五竿惠然見投予厚其意高其藝無以答貺作歌以報之凡一百八十六字云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會憶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志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色自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眞娘墓（墓在虎丘後）

眞娘墓虎丘道不識眞娘鏡中面唯見眞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眞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消歇塞北花江南雪

長安道

花枝缺處青樓開豔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勸我急行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官客長安道一迴來時一迴老（末二句品彙以三字爲句去官字時字較勝）

醉歌（示伎人商玲瓏）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素屏謠

素屏素屏胡爲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迹邊鸞之花鳥張璪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眞而全白吾於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吾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爾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錦屏

風綴珠陌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然肯寢臥乎其中素屛素屛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爲骨兮紙爲面舍吾草堂欲何之

元稹（見前）

冬白紵

吳宮夜長宮漏款簾幕四垂燈焰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翻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嬾舞腰嬾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牀臂爲枕朝佩樅樅王宴寢寢醒閤報門無事子胥死後言爲諱近王之臣論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田家詞

牛吒吒田确确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轆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劚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讎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

陰山道（李傳云元和二年有詔悉以金銀酬回鶻馬價）

年年買馬陰山道馬死陰山帛空耗元和天子念女工內出金銀代酬犒臣有一言昧死進死生甘分答恩請費財爲馬不獨生耗帛傷工有他盜臣聞平時七十萬匹馬關中不省聞斷課四十八監選龍媒時貢天庭付良造如今坰野十無一盡在飛龍相踐暴萬束芻茭供旦暮千鍾菽粟長牽漕屯軍郡國百餘鎮縑緗歲奉春冬勞稅戶逋逃例攤配官司折納仍貪冒挑紋變纈力倍費棄舊從新人所好越縠繚綾織一端十疋素縑功未到豪家富貴踰常制令族親班無雅操從騎愛奴絲布衫臂鷹小兒雲錦韜羣臣利己要逞僭天子深衷空閔悼綽立花塼鵷鳳行雨露恩波幾時報

劉禹錫（見前）

更衣曲

博山炯炯吐香霧紅燭引至更衣處夜如何其夜漫漫鄰雞未鳴寒雁度庭前雪壓松桂叢廊下點點懸

紗籠滿堂醉客爭笑語嘈囋琵琶青幕中（遯叟曰劉夢得嘗愛張文昌朝衣暫脫見閒身之句及自爲詩有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若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爲之擬者嗟乎人所由不能真脫朝衣長享閒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浩歎）

沓潮歌（并引）

（元和十年夏五月終風駕濤南海羨溢南人曰沓潮也率三更歲一有之余爲連州客或爲余言其狀因歌之附於南越志）

屯門積日無回飇滄波不歸成沓潮轟如鞭石矻且搖虛空欲駕黿鼉橋驚湍蹙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名兒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遙仰鼻噓吸揚朱翹海人狂顧迭相招罽衣髽首聲嘵嘵征南將軍登麗譙赤旗指麾不敢囂翌日風回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烏泥白沙復滿海海

色不動如青瑤

西山蘭若試茶歌

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盌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酲散清峭徹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錄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緘封寄郡齋甎井銅爐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唐侍郎寄遊道林嶽麓二寺詩幷沈中丞姚員外所和見徵繼作

湘西古刹雙蹲蹲羣峯朝拱如駿奔青松步障深五里龍宮黯黯神爲關高殿呀然壓蒼巘俯瞰長江疑欲吞檣洲泛浮金寶動水郭繚繞朱樓鶱語餘百響入天籟衆奇引步輕翩翩泉清石布似棋子蘿密鳥韻如簧言廻廊架阻高且曲新徑穿林明復昏淺流忽濁山獸過古木半空天火痕星使雙飛出禁垣元侯餞之遊石門紫髯翼從紅袖舞竹風松雪香溫馨遠持青鎖照巫峽一戛驚斷三聲猿靈山會中身不

預吟想峭絕愁精魂恨無黃金千萬餅布地買取爲丘園

韓　愈（見前）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送董生遊河北文且曰董生舉進士嘗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東坡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肥）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荅而決之之詞也　高棅曰昌黎博大而文其詩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而莫能止秋懷數首及秋行河岳上等篇風骨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蓋中正之聲也）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

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糲麄而粃精列子食則粢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絶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熳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音飢馬絡也楚辭今雖好修姱以鞿羈分注鞿在口曰羈前漢是猶以鞿而御悍突爲人鞿言爲人所拘縶也）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支郎枙字）

（歸田詩話云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黄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因爲此論然詩亦各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絶一杯相屬（漢灌夫傳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順宗即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繼聖登夔皋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朝清或作清朝）（方云唐本作朝清蓋言追還之人皆得滌瑕垢而朝清班惟已爲使家所抑故只量移江陵也）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秖得移荆蠻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公時遷爲江陵府法曹）塵埃間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言張之歌詞酸苦而已直歸之於命苦反騷之意而其詞氣抑揚頓挫正）

（一篇轉換用力處也）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寒食日出遊

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
張十一院長即工曹署樊曰國史補云外郎遺補相呼爲院長
補注公與張同自御史貶官又同爲江陵
掾公法曹參軍張工曹參軍元和元年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迴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妝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君不强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

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路指鬼門（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二石相對闕三十步俗號鬼門關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幽且夐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囊空甑倒誰救之我今一食日還併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强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縶驥四足氣空橫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匝岸蒲生迸宋玉庭（蘇曰宋玉楚人故居在江陵韓曰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荆州即江陵也）邊不見人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醆底深題詩尚倚筆鋒勁明宵故欲相就醉有月莫愁當火令（洪云此時春未夏初故云火令方云非也此謂寒食禁火耳火令字見周禮魏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爲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今又不知其所據何本也　今按方說是也此言夜行有月故不憂當寒食禁火之令耳坡說亦誤）

鄭羣贈簟

（羣嘗以侍御史佐裴均江陵孫曰羣字洪之時以殿中侍御史佐裴均江陵軍公自陽山量移法曹與羣同僚樊云唐孔戣私記云退之豐肥善睡每來吾家必命枕簟而沈存中筆談世謂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誤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信然）

蘄州笛竹（蘄州今在湖南其地出竹本用爲笛今以之爲簟耳）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眞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蝨（抱朴子曰蚤蝨攻君臥不獲安）避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珠清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秋灰初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暉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値萬株紅葉滿（東坡嘗謂此句初不曉其故及觀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葉之[illegible]南北）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傘然雲燒樹火實騎金烏下啄頳虯卵（赫音壑上聯詠柿葉之紅而光華之爍然下聯詠柿實之赤而日光之交映火金頳虯皆狀其紅而取喩之工如此）魂翻眼倒忘處所赤氣冲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旱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黎盌忽驚顏色變韶稚却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古曲名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

悲歌徒纂纂前年嶺隅鄉思發躑躅成山開不算去歲羇帆湘水明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鼯嘯鷓鴣啼惻耳酸腸難濯澣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嬾山來鈍騃寡參尋兄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後漢孔融嘗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晉王子猷好竹吳中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與造竹下諷嘯良久蔡寬夫云此一對尤閑遠有味）須知節候即風寒幸及亭午猶妍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窾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窺誡遲緩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

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南宮謂虞部禁閣謂翰林）始攜自滇池滇王掃宮避使者跪進再拜語嘔咿繩橋拄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裔帥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以杖倚戶牖飛電謂以爲蛟螭而搜索之言其色赤也補注東坡鐵拄杖詩山谷筇竹杖贊皆用此詩）搜蛟螭南宮清深禁闥密唱和有類吹塤篪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石鼓歌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石鼓久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遷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

（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邊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砍斷生蛟鼉（以下皆狀石鼓文如此）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

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羲娥日月也羲和日御嫦娥月御韓曰詩意謂石鼓文不編於詩而二雅不載孔子言詩小者具述而此文猶遺是猶掎摭星宿而遺日月也）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秖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大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塡咽（漢靈帝元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於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覽及摹寫者車乘日千兩塡塞街陌鴻都觀經蓋二事公併用之）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葢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夫老於事

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周宣王時史籀始變大篆爲籀書石鼓文籀書也秦變古爲篆爲隸今又變爲楷世俗書得非古書也補注王衛臣歷史云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書之所謂俗書趁姿媚者也）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那何也左傳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聽穎師彈琴

（西清詩話云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穎師琴公曰此祇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暱暱兒女語至失勢一落千丈強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則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洪氏亦曰或云浮雲柳絮無根帶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

孤鳳凰此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歐文忠公以爲琵琶聲東坡著作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當是琴操必有感於公者故聽終而悲焉）

王　建（見前）

望夫石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

人歸來石應語（嚴滄浪云大曆後張籍王建之樂府劉夢得之絕句吾所深取耳　遯叟曰文章窮於用古矯而用俗如史漢後六朝史之入方言俗語是也籍建詩之用俗亦然王荊公題籍集云看是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凡俗言俗事入詩較用古更難知兩家詩體大旨鈐合在）

當窗織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大富家織翁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當窗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賽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

勸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繫紅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碧龍馬上鞍牛服軛紛紛醉舞踏衣裳把酒路傍勸行客

田家留客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應苦饑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飯莫憂貧明府上來何辛苦叮嚀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井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田家行

男顏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繅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是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簇蠶詞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着

張籍（見前）

行路難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敝裘瘦馬苦難行僮僕饑寒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劉貢父詩話曰張籍樂府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至七言律詩則質多文少才各有宜不可強飾　歲寒堂詩話云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牧童

遠牧牛繞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饑鳥啄牛背令我不得戲隴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鼓長鞭三四聲牛羊食草莫相觸官

家截爾頭上角

古釵歎

古釵墮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凰宛轉有古儀欲爲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

節婦吟（此乃寄東平李司空作也時籍已在他鎮幕中鄆帥以書幣聘之故寄此詩通篇皆比體繫以明國士之感辭以表從一之志一句一轉語婉而峻深得行露白茅之意）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

北邙行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烏鳶作窠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白頭吟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轉如縈素宮中爲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

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人心迴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

李　賀

李商隱作賀小傳云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常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往往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氣絕常所居牕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

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杜牧之序其文集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長吉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壠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幻誕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雁門太守行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臙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

天上謠

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雲學水聲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採香垂珮纓秦妃卷簾北窻曉窻前植桐青鳳小王子吹笙鵝管長呼龍耕烟種瑤草粉霞紅綬藕絲裙青州步拾蘭苕春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

浩歌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千徧紅彭祖巫咸幾回死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烟箏人勸我金屈巵神血未凝身問誰不須浪飲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看見秋眉換新綠二十男兒那刺促（歲寒堂詩話云李賀詩乃自太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縱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而白以意爲主失於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於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君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李憑箜篌引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紅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絃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仙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兎

春坊正字劍子歌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是吳潭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鮫胎皮老蒺藜刺鸊鵜淬花白

鵰尾直是荊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挼絲團金
懸簏簌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
母秋郊哭

美人梳頭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沈檀轆轤咿啞轉鳴
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
象牀一編香絲雲散地玉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却盤
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
多無氣力粧成鬟鬌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
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

秦宮詩

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燕仙人
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
日長飛牕複道傳籌飲午夜銅盤膩燭黃禿衿小袖
調鸚鵡紫繡麻鞋踏哮虎斫桂銷金待曉筵白鹿青
蘇半夜煮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深屏生色畫開門
爛用水衡錢卷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
宮一生花底活鸞篦奪得不還人醉睡氍毹滿堂月

牡丹種曲（此必古曲名）

蓮枝未長秦蘅老走馬馱金斸春草水灌香泥却月
盆一夜綠房迎向曉美人醉語園中烟晚華已散蝶
又闌梁王老去羅衣在拂袖風吹蜀國絃歸抱霞帔
蜀帳昏嫣紅落粉罷承恩檀郎謝女眠何處樓臺月
明燕夜語（劉云又校自在）

宮娃歌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擣紅守宮象口吹香毾㲪
煖七星挂城聞漏板寒入罘罳殿影昏綵鸞簾額着
霜痕啼蛄弔月鉤闌下屈（一作屈）膝銅鋪鎖阿甄（劉云兩語條是憔悴）夢
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路願君光明如太陽
放妾騎魚撇波去（劉云意到語盡無復餘怨廹語猶可及深情難自道）

柳宗元（見前）

古東門行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雞鳴函谷客如

霧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
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七首兇徒側耳
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魏王臥內藏兵符子西掩
袂真無辜羌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安陵
誰辨削礪功韓國詎明深井里絕臏斷骨那可補萬
金寵贈不如土

盧仝

仝居東都退之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自
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譏切元和朋黨愚按
韓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
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

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髪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又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亦可想見其風節矣

直鈎吟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釣曲我釣直哀哉我釣又無食文王既沒不復生直釣之道何如行（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

（杜韶於謝袞嚴）

孟郊（見前）

濟源寒食（四首）

風巢嫋嫋春鴉鴉無子老人仰面嗟柳弓葦箭覷不見高紅遠綠勞相遮

女嫭童子黄短短耳中聞人惜春晩逃蜂匿蝶踏地來拋却齋糜一瓷椀

一日踏春一百廻朝朝沒脚走芳埃饑童餓馬掃花餵向晩飲溪三兩杯

莓苔井上空相憶轆轤索斷無消息酒人皆倚春髮綠病叟獨藏秋髮白（遐叟曰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數入詩自孟東野始）

續唐三體詩卷第五終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六

江邨　高士奇　竹窗　選

七言古體詩三十四首

杜　牧三首　　李商隱五首
溫庭筠八首　　鄭　嵎一首
崔　珏二首　　李　郢一首
秦韜玉二首　　薛　逢一首
皮日休一首　　陸龜蒙六首
李咸用一首　　吳　融一首
李建勳一首　　陳　陶一首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六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六

江邨　高士奇　竹窗　選

七言古體詩

杜　牧（見前）

大雨行（開成元年宣州開元寺作）

東垠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吳六月忽悽慘晚後點滴來蒼茫錚棧雷車軸轍壯矯躞蛟龍爪尾長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灑何顛狂四面崩騰玉京仗萬里橫亙羽林槍雲纏風束亂敲磕黃帝未勝蚩尤強百川氣勢苦豪俊坤關密鏁愁開張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時壯氣神洋洋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盡召邑中豪健者闊展朱盤開酒場奔觥槌鼓助聲勢眼底不顧纖腰娘今年闒茸鬢已白奇遊壯觀唯深藏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吟譜曰杜牧詩上才氣俊思活陳氏書錄曰杜紫微才高俊邁不羈其詩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徐氏獻忠曰牧之詩含思悲淒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雖云矯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

郡齋獨酌（黃州作）

前年鬢生雪今年鬚帶霜時節序鱗次古今同雁行甘英窮西海四萬到洛陽東南我所見北可計幽荒中畫一萬國角角棊布方地頑壓不穴天迴老不僵屈指百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促束自繫縛儒衣寬且長旗亭雪中過敢問當壚娘

我愛李侍中標標七尺強白羽八札弓脞壓綠檀槍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傍淮西萬虎士怒目不敢當功成賜宴麟德殿猨超鶻掠廣毬場三千宮女側頭看相排蹋碎雙明璫旌竿幖幖旗爠爠意氣橫鞭歸故鄉我愛朱處士三吳當中央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黃尚可活鄉里豈唯滿囷倉後嶺翠撲撲前溪碧泱泱霧曉起鳧雁日晚下牛羊叔舅欲飲我社甕爾來嘗伯姊子欲歸彼亦有壺漿西阡下柳塢東陌繞荷塘姻親骨肉舍烟火遙相望太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征輸一云畢任爾自存亾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交橫碧流上竹映琴書牀出語無近俗堯舜禹

武湯問今天子少誰人爲棟梁我曰天子聖晉公提紀綱聯兵數十萬附海正誅滄謂言大義小不義取易卷席如探囊犀甲吳兵鬬弓弩蚍矛燕騎馳鋒鋋豈知三載幾百戰鉤車不得望其牆答云此山外有事同胡羌誰將國伐叛話與釣魚郎溪南重迴首一逕出脩篁邇來十三歲斯人未曾忘往往自撫己淚下神蒼茫御史詔分洛舉趾何猖狂闕下諫官業拜疏無文章尋僧解幽夢乞酒緩愁腸豈爲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羶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江郡雨初霽刀好截秋光池邊成獨酌擁鼻菊枝香醺酣更唱太平曲仁聖天子壽無疆

池州送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當苦炎熱我雖在金臺頭角長垂折奉披塵意驚立語平生豁寺樓最騫軒坐送飛鳥沒一樽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烟院松飄蕭風廊竹交戛時步郭西南繚徑苦迴折好鳥響丁丁小溪光汃汃籬落見娉婷機絲弄啞軋烟濕樹姿嬌雨餘山態活仲秋往歷陽同上牛磯歇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千帆美滿風曉日殷鮮血歷陽裴太守襟韻苦超越鞔鼓畫麒麟看君擊狂節離袖颭應勞恨粉啼還咽

明年忝諫官綠樹秦川闊子提健筆來勢若夸父渴九衢林馬撾千門織車轍秦臺破心膽黥陣驚毛髮子既屈一鳴余固宜三刖慵憂長者來病怯長街喝僧爐風雪夜相對眠一褐暖灰重擁瓶曉粥還分鉢青雲馬生角黃州使持節秦嶺望樊川秪得迴頭別商山四皓祠心與樗蒲說大澤蒹葭風孤城狐兔窟且復考詩書無因見簪笏古訓屹如山古風冷刮骨周鼎列瓶罌荆璧橫拋撥力盡不可取忽忽狂歌發三年未爲苦兩郡非不達秋浦倚吳江去檣飛青鶻溪山好畫圖洞壑深閨闥竹岡森羽林花塢團宮纈景物非不佳獨坐如鞲紲丹鵲東飛來喃喃送君札

呼兒旋供衫走門空踏襪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吾欲東召龍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到底看海空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爲灰酌此一杯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

李商隱（見前）

韓碑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按史肅宗寶應初以李忠臣鎮蔡州大曆末爲軍中所逐李希烈陳仙奇吳少誠吳少陽元濟據有淮西凡五十餘年）封狼生貙（音樞）貙生羆（西京賦射嶓冢之[illegible]注封大也說文貙似貍能捕獸一云虎五指爲貙爾雅貙獌熊黃白文柳宗元熊說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舊唐書吳少誠阻兵三十餘年王師未嘗及其城下嘗走韓全義敗于頓驕悍無所顧忌又恃地險阻迴故以天下兵環攻三年所得者一縣而已）帝得聖相相曰度（原注晏子春秋仲尼聖相也　唐書元和十年六月上召裴度入對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賊斫不死神扶持（李師道遣客殺武元衡擊裴度傷首墮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腰懸相印作都統（元和十二年七月度請自往督戰上悅以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十年九月韓弘爲淮西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十一年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十年二月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碑文光顏重胤公武合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儀曹外郎載筆隨（舊唐書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從度出征）行軍司馬智且勇（度奏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十二年十月己卯李愬執吳元濟送長安帝御興安門受俘以元濟獻廟社徇於市斬之）功

無與讓恩不訾（度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封晉國公戶三千）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舊書韓愈傳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道源注破體破當時爲文之體）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一作二）丈字如斗（一作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舊唐書愈作碑辭多敘裴度事時入蔡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斲去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封禪儀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尺其印齒如璽纆以金繩五周）

河內詩（二首）

樓上

鼍鼓沈沈虬水咽（孫綽刻漏銘靈虬吐注陰蟲承瀉）秦絲不上蠻絃絕（秦絲秦箏也通典秦蒙恬始作箏曹植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常娥衣薄不禁寒（杜甫詩斟酌常娥寡天寒奈九秋）蟾蜍夜艷秋河月碧城冷落空蒙（一作濛）烟簾輕幰重金鉤欄（古今注漢顧成廟槐樹悉設扶老鉤欄李賀詩啼蛄弔月鉤欄下）靈香不下兩皇子（真誥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爲

（王子喬第三女名觀香字泉愛於子喬爲別生林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又有妹觀香成道受書爲紫清宮內侍妃領東宮中侯與夫人子喬兄弟得道者七人其詩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孤星直上相風竿（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前引先賢衛太僕寺丞高岱立一竹竿於前庭其上有楔檝標以雞尾相風色以驗吉凶備京相風賦楔神烏於竿首孫楚賦建琳才於辰極）八桂林邊九芝草（漢舊儀元豐六年甘泉宮產芝九莖金色綠葉朱質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短襟小鬢相逢道入門暗數一千春願去閏年留月小梔子交加香蓼（音了）緐停辛佇苦留待君（本草梔子味辛蓼味苦　仙家相逢以千歲爲期惟留待之切故欲去閏年而留月小也）

湖中

閶門日下吳歌遠（通典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梁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西曲）陂路綠菱香滿滿後溪晴起鯉魚風（提要錄鯉魚風九月風也梁簡文帝詩燈生陽燧火塵散鯉魚風李賀詩鯉魚風起芙蓉老）船旗閃斷芙蓉幹（輕一作頓）身奉君長身輕（拾遺記飛燕體輕風至殆欲隨風入水借用此事）雙橈兩槳樽酒清莫因風雨能閒扇此曲斷腸惟北聲（古今樂錄團扇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珉好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情好嫂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芳姿應聲而歌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珉聞更問汝歌何遺芳姿即改歌云白團扇顦顇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焉呂氏春秋有娀氏二佚女帝令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爲北音夫心雖龍登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低樓小徑城南道猶自金鞍對芳草

燒香曲

鈿雲蟠蟠牙比魚孔雀翅尾蛟龍鬚（王琰寶辭記貴崇先寄以雀尾香爐置都前齊劉繪詠博山爐詩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漳宮舊樣博山爐（西京雜記丁緩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自然能動鄴中記石季龍冬月爲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楚嬌捧笑開芙蓉八蠶繭緜分小炷（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綿善曰劉欣期交州記蠶一歲八育出日南漢俞益期牋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末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謂之珍道淑注以八蠶綿纖分炷爐火取其易然也）獸焰微紅隔雲母（晉朝雜記洛下少炭羊琇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白天月澤寒

未冷金虎含秋向東吐（陸機詩望舒離金虎善曰漢書西方金也尚書考靈曜西方秋虎孔傳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言爐烟之暖金虎亦同其秋令）玉珮呵光銅照昏（銅照謂鏡也）簾波日暮衝（一作依）斜門（西京雜記漢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水文及龍鳳之像簾波水文也或曰香烟拂簾如波斜門宮中角門也）西來欲上茂陵樹柏梁已失栽桃魂（王母傳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露庭月井大紅氣（殿前廣庭曰露庭四周有屋中空曰月井）輕衫薄細當君意蜀殿瓊人伴夜深（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先主置於白綃帳中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非惟妒后亦妒玉人也）金鑾（一作鸞）不問殘燈事何當巧吹君懷度襟灰爲土塡清露

河陽詩

黃河搖溶（一作漾）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龍頭瀉酒客壽杯（酒器刻作龍形廣州有龍鐺李賀詩龍頭瀉酒邀酒星）主人淺笑紅玫瑰（子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梓澤東來七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梓澤去洛陽六十里梓澤金谷也中朝賢達所集賦詩猶存是石崇居處）長溝複塹埋雲子（此雲子似謂如雲之女子與杜詩所用不同）可惜秋眸一臠光漢陽走馬黃塵起南浦老魚腥古涎眞珠密字芙蓉篇（二句暗用雙魚寄書事）湘中寄到夢不到衰容自去拋涼天憶得蛟（當作鮫）綃裁小卓（一作棹非）蛺蝶飛迴木棉薄綠繡笙囊不見人一口紅霞夜深嚼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淺縹松溪水楚絲微覺竹枝高（楚絲猶云楚弄劉禹錫竹枝詞序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雖傖儜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音）半曲新詞寫綿紙巴陵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李賀詩花房夜擣紅守宮漢書守宮蟲名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脫言可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道源注石龍子即守宮也爾雅云長者一尺今出山南襄州安州申州以三月四月八月採去腹中物火乾之按詩云巴陵巴陵正爲山南道也）堤南渴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曉簾

串斷蜻蜓翼羅屏但有空青色玉灣不釣三千年（玉灣猶云玉川玉液）遊房暗被蛟龍惜濕銀注鏡井口平（鏡如井口之平）鸞釵映月寒錚錚（杜陽雜編唐同昌公主有九鸞之釵）不知桂樹在何處（謂月中桂樹）仙人不下雙金莖百尺相風揷重屋側近嫣紅伴柔綠百勞不識對月郎（爾雅鶪伯勞也通卦驗伯勞性好單棲）湘竹千條爲一束（言淚痕之多）

溫庭筠（見前）

塞寒行

燕弓絃勁霜封瓦撲簌寒鵰睇平野一點黃塵起雁喧白龍堆下千蹄馬河源怒濁風如刀剪斷朔雲天更高晚出偸關逐塞北驚沙飛迸衝貂袍心許凌烟名不滅年年錦字傷離別彩毫一畫竟何榮空使靑

樓淚成血

雉場歌

茭葉萋萋接烟曙雞鳴埭上梨花露彩仗鏘鏘已合圍繡翎白頸遙相妒雕尾扇張金縷高碎鈴素拂驪駒豪緑場紅跡來相接箭發銅牙傷彩毛麥隴桑陰小山晩六虯歸去凝笳遠城頭却望幾含情靑畝春蕪連石苑

東峯歌

錦礫潺湲玉溪水曉來微雨藤花紫冉冉山雞紅尾長一聲樵斧驚飛起松刺梳空石差齒烟香風軟人參差陽崖一夢伴雲根仙菌靈芝夢魂裏

蔣侯神歌

楚神鐵馬金鳴珂夜動蛟潭生素波商風刮水報西帝廟前古樹蟠白虵吳王赤斧斫雲陣畫堂列壁叢霜刃巫娥傳意託悲絲鐸語瑯瑯理雙鬢湘烟刷翠湘山斜東方日出飛神鴉青雲自有黑龍子潘妃莫結丁香花

西嶺道士茶歌

乳竇濺濺通石脈綠塵愁草春江色澗花入井水味香山月當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烏翎拂壇夜讀黃庭經疏香皓齒有餘味更覺鶴心通杳冥

蓮浦謠

鳴橈軋軋溪溶溶廢綠平烟吳苑東水清蓮媚兩相向鏡裏見愁愁更紅白馬金鞭大堤上西江日夕多風浪荷心有露似驪珠不是眞圓亦搖蕩

拂舞詞

黃河怒浪連天來大響肱肱如殷雷龍伯馳風不敢上百川噴雪高崔嵬二十五絃何太哀請公莫渡立徘徊下有狂蛟鋸爲尾裂帆截棹磨霜齒神椎鑿石塞神潭白馬趁邅赤塵起公乎躍馬揚玉鞭滅沒高跡日千里

罩魚歌

朝罩罩城南暮罩罩城西兩槳鳴幽幽蓮子相高低

持竿入深水金鱗大如手魚尾逆圓波千珠落細藕風颸颸雨離離菱尖刺鸂鶒飛水迎網眼白如影漸瀝蓬聲寒點微楚岸有花花蓋屋金塘柳色前溪曲悠容杳若去無窮五色澄潭鴨頭綠

鄭嵎

嵎字賓先大中五年進士第　北夢瑣言云大中後進士尤盛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掌其盼睞者因是進升故時有語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

津陽門詩（并序）

（津陽門者華清宮之外闕南局禁闈北走京道開成中嵎常得羣書下帷於石甕僧院而甚聞宮中陳迹焉今年冬自虢而來暮及山下因解鞍謀食求客旅邸而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闌酒餘復爲嵎道承平故實翌日於馬上輒裁刻俚叟之話爲長句七言詩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韻止以門題爲之目云耳）

津陽門北臨通逵雪風獵獵飄酒旗泥寒款段蹶不進疲童退問前何爲酒家顧客催解裝案前羅列樽與卮青錢瑣屑安足數白醪軟美甘如飴開壚引滿相獻酬枯腸渴肺忘朝饑愁憂似見出門去漸覺春色入四肢主翁移客挑華燈雙肩隱膝烏帽欹笑云鮐老不爲禮飄蕭雪鬢雙垂頤問余何往凌寒曦顧翁枯朽郎豈知翁曾豪盛客不見我自爲君陳昔時時平親衛號羽林我纔十五爲孤兒射熊搏虎衆莫敵彎弧出入隨佽飛（開元中未有東西神策軍但以六軍爲親衛）此時初創觀風

樓層高百尺堆華榱樓南更起鬭雞殿晨光山影相參差（觀風樓在宮之外東北隅屬夾城而連上內前臨馳道周視山川寶應中魚朝恩毀之以修章敬寺遺址唯鬭雞殿與毬場迤邐尚在）其年十月移禁仗山下櫛比羅百司朝元閣成老君見會昌縣以新豐移（時有詔改新豐爲會昌縣移自陰盤故城置於山下至明年十月老君見於朝元閣南而於其處置降聖觀復改新豐爲昭應縣廟宇始成今大將軍高力士率禁樂以落之）幽州曉進供奉馬玉珂寶勒黃金羈（安祿山每進馬必殊特而極衛勒之飾）五王扈駕夾城路傳聲校獵渭水湄六軍各出射絡野張罝維雕弓繡韣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赤鷹黃鶻雲中來妖狐狡兔無所依人煩馬殆禽獸盡百里腥羶禾黍稀（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逸翮奇姿特與他等上愛之每弋獵必置於駕前目爲決勝兒）暖山度臘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迴烟浪深逶迤（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內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寶石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縫錦繡爲鳧雁於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鈒鏤小舟以嬉遊焉）犀屏象薦雜羅列錦鳧繡雁相追隨破簪碎鈿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緌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三國爭光輝繞牀呼盧恣樗博張燈達晝相謾欺相君侈擬縱驕橫日從秦虢多游嬉朱衫馬前未滿足更驅武卒羅旌旗（楊國忠爲相帶劍南節度使常與秦虢聯轡而出更於馬前以兩川旌節爲導也）畫輪寶軸從天來雲中笑語聲融怡鳴鞭後騎何躞蹀宮粧襟袖皆仙姿青門紫陌多春風風中數日殘香遺驪駒吐沫一奮迅路人擁篲爭珠璣（事並載在國史中此下更重敘其事）八姨新起合歡堂翔鵾賀燕無由窺萬金酬工不肯去矜能恃巧猶嗟咨（虢創一堂價費萬金堂成工人償價之外更邀賞伎之直復受絳羅五千段工者嗤而不顧虢國與之問其由工曰某生平之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得螻蟻蜥蜴）

（[illegible]之類去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隙失一物即不論丁寧也于是又以紬綵珍貝與之山下人至今話故事者尚以節行心諸焉）四方節制傾附媚窮奢極侈沾恩私堂中特設夜明枕銀燭不張光鑒帷（虢國夜明枕置於堂中光烱一室西川節度使所進事載國史衆書之）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宴臨花枝迎娘歌喉玉窈窕蠻兒舞帶金葳蕤（瑤光樓即飛霜殿之北門迎娘蠻兒乃梨園弟子之名聞者）三郎紫笛弄烟月怨如別鶴呼羈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悲（上皇善吹笛常寳一紫玉管貴妃妙彈琵琶其樂器聞於人間者有邏逤檀爲槽龍香柏爲撥者上每從酒巵必令迎娘歌水調曲徧而太眞輒彈絃倚歌爲上送酒內中皆以上爲三郎玉奴乃太眞小字也）飲鹿泉邊春露晞粉梅檀杏飄朱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峯頭王母祠（山城內多馴鹿流澗號爲飲鹿有長生殿乃齋殿也有事於朝元會即齋長生殿自朝省也）禁庭術士多幻化上前較勝紛相持羅公如意奪顏色三藏袈裟成散絲（上顧崇羅公遠楊妃尤信金剛三藏上常幸功德院將謁七聖殿忽然背痒公遠折竹枝化作七寶如意以進上大悅顧謂金剛曰上人能致此乎三藏曰此幻術耳僧爲陛下取眞物乃於袖中出如意七寶炳耀而先進所進一即時復爲竹枝耳後一日楊妃始以二人定優劣時禁中將創小殿三藏乃擧一鴻梁於空中將中公遠之首公遠不爲動容上連命止之公遠飛符於他處竊三藏金襴袈裟於笥中守者不之見三藏怒又咒取之須臾而至公遠復噀水龍符於袈裟上散爲絲縷以盡也）蓬萊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清輝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月中祕樂天半聞丁璫玉石和塤篪宸聰聽覽未終曲却到人間迷是非（葉法善引上入月宮時秋已深上苦淒冷不能久留歸於天半尚聞仙樂及上歸記憶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用敬述所進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千秋御節在八月會同萬國朝華夷花萼樓南大合樂八音九奏鸞來儀都盧尋橦誠齷齪公孫劍伎方神奇馬知舞徹下牀榻人惜曲終更羽衣（上始以誕聖日爲千秋節每大酺會必於勤政樓下使華夷縱觀有公孫大娘舞劍當時號爲雄妙又設連榻令馬舞其上馬衣紈綺而被鈴鐸驤首奮鬣擧趾翹尾變態動容皆中音律又

令宮妓梳九騎仙髻衣孔雀翠衣佩七寶瓔珞爲霓裳羽衣之類曲終珠翠可掃其舞馬祿山亦將數疋以歸而私習之其後田承嗣代安有存者一旦於廐上聞鼓聲頓挫其舞廐人惡之擧箒以擊之其馬尚爲怒未妍妙因更奮擊宛轉曲盡其態廐斯恐以告承嗣以爲妖遂戮之而舞馬自此絕矣）祿山此時侍御側金雞畫障當罘罳繡羽衣褓日屓屭甘言狡計愈嬌癡（上每坐及宴會必令祿山坐於御座側而以金雞障隔之賜其箕踞太眞又以爲子時襁褓戲而加之上亦呼之爲兒每入宮必先拜貴妃然後拜上上笑而問其故輒對曰臣本番中人禮先拜母後拜父是以然也）詔令上路建甲第樓通走馬如飛翬大開內府恣供給玉缶金筐銀簸箕（時於親仁里南陌爲祿山建甲第令中貴人督其事仍謂之曰卿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勿令笑我至於帑藏籠篋釜缶之具咸金銀爲之今四元觀即其故第耳）異謀潛熾促歸去臨軒賜帶盈十圍（祿山肥博過人腹垂而緩帶十五圍方可容）忠臣張公識逆狀日日切諫上弗疑（張曲江先識其必反逆狀數數言於上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誤疑祿山耳）湯成召浴果不至潼關已溢漁陽師（[illegible]）御街一夕無禁鼓玉輅順動西南馳（其年賜相了使回流訴祿山反狀云臣幾不至生反上猶疑其言復遣使諭云我爲卿造一湯待卿至使回答言反狀上然後憂疑即發軍至潼關矣）九門回望塵坌多六龍夜馭兵衛疲縣官無人具軍頓行宮徹屋屠雲螭（時郊畿蕭擾無御頓之備上命徹行宮木宰御馬以饗士卒）馬嵬驛前駕不發宰相射殺冤者誰長眉鬒髮作凝血空有君王潛涕洟青泥坂上到三蜀金堤城邊止九旂移文泣祭昔臣墓度曲悲歌秋雁辭（駕至蜀詔中貴人馳祭張曲江墓悔不納其諫又過劍閣下望山川忽憶水調辭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上泫然流涕顧問左右曰此誰人詩從臣對曰此李嶠詩復掩泣曰李嶠眞可謂才子也）明年尚父上捷書洗清觀闕收封畿兩君相見望賢頓君臣鼓舞皆歔欷（望賢宮在咸陽之東數里時車駕自蜀回肅宗迎駕上皇自致傳國璽於上上歔欷拜受左右皆泣曰不圖今日復覩兩君相見之禮駕將入開遠門上皇疑先後入門不決顧問從臣不能對高力士前曰上皇雖尊皇帝主也上皇偏門而先行皇帝正門而入後行者老皆呼萬歲當時皆是之）宮中親呼高驃騎潛令改葬楊眞妃花膚雪豔不復見空

有香㶒和淚滋（時肅宗詔令改葬太眞高力士知其所瘞在嵬坡驛西北十餘步當時乘輿匆遽無復備周身之具但以紫褥裹之及改葬之時皆以朽壞惟有胸前紫繡香囊中尚得冰麝香時以進上皇上皇泣而佩之）鑾輿却入華清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月悄悄迎春亭下風颸颸（飛霜殿即寢殿而白傳長恨歌以長生殿爲寢殿殊誤矣上皇至明年復幸華清宮信宿乃回自此遂移處西內中矣）雪衣女失玉籠在長生鹿瘦銅牌垂象牀塵凝罨颯被畫檐蟲網頗梨碑（太眞養白鸚鵡西國所貢辯惠多辭上尤愛之字爲雪衣女上常於芙蓉園中獲白鹿惟山人王旻識之曰此漢時鹿也上與之令左右周視之乃於角際雪毛中得銅牌子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由是愈愛之移於此山目之曰仙客上幸華清宮罨颯公主嘗爲上晨召聽按新水調主愛起晚遂日與衣改而出及逸至介愫隨駕出宮後不知省及上歸南內再入此宮罨颯之被宛然而塵積矣温泉堂碑其石瑩澈見人形影號爲頗梨碑）□□雲母陵風宮雨菊低離披眞人影帳偏生草果老藥堂空掩扉（眞人李順興後周時修道北山神堯皇帝受禪眞人潛告符契至今山下有祠宇宮中有七聖殿自神堯至肅宗皆衣袞冕繞殿石榴樹皆太眞所植俱擁腫矣南有功德院其間碑版皆在焉順興影堂果老藥室亦在禁中矣）鼎湖一日失弓劍橋山烟草俄霏霏空聞玉椀入金市但見銅壺飄翠帷開元到今踰十紀當初事跡皆殘隳竹花唯養棲梧鳳水藻周游巢葉龜會昌御宇斥內典去留二教分黃緇慶山汙瀦石甃毀紅樓綠閣皆支離奇松怪柏爲樵蘇童山眥谷亾嶮巇烟中壁碎摩詰畫山間字失玄宗詩（持國寺本名慶山寺德宗始改其額寺有綠額複道而上天后朝以禁臣取宮中制度結構之有象寺開元中以創造華清宮餘材修繕佛殿中玉石像皆幽州進來與朝元閣道像同日而至精妙無比叩之如磬餘像並楊惠之手塑肢空像皆元伽兒之制能妙絕冠古無倫紅樓在佛殿之西巖下臨絕壁樓中有玄宗題詩草八分每一篇一體王右丞山水兩壁寺毀之後皆失之矣摩詰乃王維之字也）石魚巖底百尋井銀牀下卷紅綆遲當時清影蔭紅葉一旦飛埃埋素規（石魚巖下有天絲石其形如魚以貯飛泉故上以石甃爲之寺名寺僧於上層飛樓中縣轆轤敘引修綆長二百餘尺以汲甃泉出於紅樓喬樹之杪寺既毀拆石甃今已埋沒也）韓家燭臺倚林杪千枝燦

若山霞摛昔年光彩奪天月昨日銷鎔當路岐（韓國爲千枝燈臺高八十尺置於山上每至上元夜則然之千光奪月凡百里之內皆可望焉）龍宮御榜高可惜火焚牛挽臨崎嶇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琉璃（寺額爲睿宗在藩邸中所題也標於危樓之上世傳孔雀松下有赤茯苓入土千年則成琥珀寺之前峯古松老柏洎乎嘉草今皆樵蘇湯除矣）今我前程能幾許徒有餘息筋力羸逢君話此空漣洏却憶歡娛無見期主翁莫泣聽我語寧勞感舊休呼噫河清海宴不難覩我皇已上昇平基湟中土地昔湮沒昨夜收復無瘡痍戎王北走棄青塚虜馬西奔空月支兩逢堯年豈易偶願翁頤養豐膚肌平明酒醒便分首今夕一樽翁莫違（陳氏書録曰此詩或云鄭嵎者非也嵎當南節度非此鄭嵎　雲母陵上缺四字）

崔珏

藝文志云珏字夢之大中進士第　紀事云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珏拜芸閣讎校會有客以絲桐請公心善之欲振其名命以所乘馬迎珏賞之公爲客請一篇珏因以發其憤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憐得董庭蘭公大恚

美人嘗茶行

雲鬟枕落困泥春玉郎爲碾瑟瑟塵閒教鸚鵡啄牕響和嬌扶起濃睡人銀瓶貯泉水一掬松雨聲來乳花熟朱唇啜破綠雲時咽入香喉爽紅玉明眸漸開

轉秋水手撥綵箋醉心起臺前郄坐推金箏不語思量夢中事

道林寺

臨湘之滸麓之隅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十里攏不斷竹泉瀉入於僧厨宏梁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泉俱四時唯夏不敢入燭龍安敢停斯須遥公池上種何物碧羅扇底紅鱗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宫夜轉三乘音野花市井栽不着山鷄飲啄聲相呼金檻僧廻步步影石盆水濺聯聯珠北臨高處日正午舉手欲摸黄金烏遥江大船小於葉遠村雜樹齊如蔬潭州城郭在何處東邊一片青模糊今來古往人滿

地勞生未了歸丘墟長卿之門久寂寞五言七字誇規模我吟杜詩清入骨灌頂何必須醍醐白日不照耒陽縣黄天厄死饑寒軀明珠大貝採欲盡蚌蛤空滿赤沙湖今我題詩亦無味懷賢覽古成長吁不如興能過江去已有好月明歸途

李郢

藝文志云郢字楚望長安人大中進士第侍御史唐末避亂嶺表

陽羨春歌

石亭梅花落如積玉蘇爛斑竹姑赤祝陵有酒清若空炙糉燕魚作寒食長橋新晴好天氣兩市兒郎棹船戲溪頭鐃鼓狂殺儂青蓋紅裙偶相值風光何處最可憐邵家高樓白日邊樓下遊人顏色喜溪南黄帽應羞死三月未有二月殘靈龜可信淬水乾葑草青青促歸去短簫橫笛說明年

秦韜玉

韜玉字仲明京兆人有詞藻工歌吟客田令孜爲其判官中和二年得准敕及第有投知小錄　紀事云韜玉險而好進父爲左軍軍將韜玉因得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華李巖士姜垍蔡鋋之徒交游中貴各將兩軍書尺候求匏科將爲對軍衙頭僖宗幸蜀韜玉

以工部侍郎爲令孜神策判官中和二年小歸公主文韜玉准策及第仍編入榜中韜玉呼新入同年生謝曰三條燭下雖阻門闌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貴公子行

階前莎毬綠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綫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雞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黄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而（逃叟曰韜玉調似李山甫外手押拐字詩尤嬌痴可喜）

採茶歌（一作紫筍茶歌）

天柱香芽露香發爛研瑟瑟穿荻篾太守憐才寄野

人山童碾破團團月倚雲便酌泉聲煮獸炭潛然蚌珠吐看著晴天早日明鼎中颯颯篩風雨老翠香塵下纔熟攪時繞筯天（一作秋）雲綠髮書病酒兩多情坐對閩甌睡先足洗我胸中幽思清鬼神應愁歌欲成

薛逢

藝文傳云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直弘文館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假言先朝以兩省官先治州縣乃得除逢

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綿二州刺史收能以太常少卿召還鐸爲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　紀事云逢命一道士貌眞自爲贊曰裴造薛逢長七尺五寸於是絕筆終未能續一旦忽一羽衣詣門見眞讚命筆續之云手把金錐鑿開混沌長揖西去不知所之逢鑿開混沌賦得名也

靈臺家兄古鏡歌

一尺圓潭深黑色篆文如絲人不識耕夫云住赫連城赫連城下親耕得鏡上磨縈一月餘日中漸見菱花舒金膏洗拭鉎澀盡黑雲吐出新蟾蜍人言此是千年物百鬼聞之形增慄玉匣曾經龍照來豈宜更鑿農夫質有時霹靂半夜驚窗中飛電如晦明盤龍鱗脹玉匣溢牙爪觸風時有聲耕夫不解珍靈異翻懼赫連神作祟十千賣與靈臺兄百丈靈湫坐中至溢匣水色如欲傾兒童不敢窺泓澄寒光照人近不得坐愁雷電湫中生吾兄吾兄須愛惜將來慎勿虛拋擲興雲致雨會有神莫遣紅妝穢靈跡

皮日休（見前）

石榴歌（范史生本補）

蟬噪秋枝槐葉黃石榴香老愁寒霜流霞包染紫鸚粟黃蠟紙裹紅瓠房玉刻冰壺含露濕斕斑似帶湘娥泣蕭娘初嫁嗜甘酸嚼破水精千萬粒

陸龜蒙（見前）

句曲山朝眞詞二首（并序）

（歲三月十八日句曲山道士朝眞於大茅峯上學神仙者至自千萬里者余距華陽天從止信宿廩約不能遂去馳神日日忽若蔽升矣因作朝眞詞迎送各一解以自寒意）

九華磬答寒泉急十絕幡搖翠微濕司命旌旗未下來焚香抱簡凝神立殘星下照霓襟冷缺月纔分鶴輪影空洞靈章發一聲春來萬壑烟花醒

紫雲鳳髻飄然解玉鉞玄千儼先遵朝眞弟子悄無

青干拜碧杯添沆瀣火鈴跳躍龍毛蓋腦髮青青赧綷綷萬象銷沈一瞬間空餘月外鬬殘珮

放牛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鄰肩抵尾乍依偎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茫濕

雨夜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簑衣臥兼似孤舟小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幾成好夢剛驚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食魚

江南春旱魚無澤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賣鱸魴手提見我長於尺呼兒舂取紅蓮米輕重相當加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餐飽臥晴簷曝寒背橫戈負雨正紛紛祗用騷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樣好伴滄洲白鳥羣

江湖散人歌（并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潴為泖為瀆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填不可以為埏墍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蘜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古古民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止與禽獸雜獨自搆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效鳥鵲巢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銷耗尚有漁者存熙熙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尿疎澀痾鱸鱖脫上失檢馭無譏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欹語散空谷應笑散春

只被衣散畢復便食散酸鹹宜書散渾真草酒散甘醇醨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忽簪屨禽散虛籠池物外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貝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鬭藩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旄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纘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召勁勇扶軍麾四方賊壘猶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饑歸來輒擬荷鋤笠詬吏已責租錢邇與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

且箕斂何服倪首哀悍發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
册撥頳𣦸氷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
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
賜江湖散人號

李咸用（見前）

謝僧寄茶

空門少年初志堅摘芳爲藥除睡眠匡山茗樹朝陽
偏暖萌如爪拏飛鳶枝枝膏露凝滴圓參差失向兆
羅綃頃筐短甑蒸新鮮白紵眼細匀於研飄排古砌
春沓乾㦖怒寄我清明前金槽無聲飛碧烟赤獸呵
冰急鐵吭林風夕和眞珠泉半匙青粉攪潺湲綠雲

輕絹湘娥鬢寄來縱使重支枕胡蝶寂寥空掩關

吳融

新唐書云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初及進
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累遷侍御史坐
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
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
最先至進戸部侍郎鳳翔刼遷融不克從去
客閿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

贈䛒光上人草書歌

篆書朴隸書俗草聖貴在無羈束江南有僧名䛒光
紫毫一管能顛狂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留三五
行摘如鈎挑如撥斜如掌迴如斡又如夏禹鎖淮神
波底出來手正拔又如朱亥鎚晉鄙袖中擡起腕欲
脫有時軟縈盈一穗秋雲曳空濶有時瘦嶢巖百尺
枯松露槎枿忽然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稽
山賀老昔所傳又聞能者惟張顛上人致功應不下
其柰飄飄滄海邊可中一人天子國絡素裁縑灑毫
墨不緊知之與不知須言一字千金値

李建勳

高棅云建勳隴西人仕南唐爲丞相按南唐
近事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及歸拜司
空累表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

士湯悅致書賀之建勳答曰司空猶不作那
敢作司徒幸有山翁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
齊丘歸退號九華先生未幾而起時論薄之
或以建勳比宋云　徐獻忠詩品云晚唐諸
子不邀格調專事情景詩中見畫之說益出
於此遂使渾厚鴻明之氣蕭然謝絕建勳詩
每聯必設景象益工寫之極流而爲俳亦不
自知也

迎神

擂鼕鼉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來
滿奠椒漿齊獻揖陰風窣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

青輿君降福爲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

陳　陶（見前）

巫山高

玉峯青靈十二枝金母和雲賜瑤姬花宮磊砢楚宮外列仙八面星斗垂秀色無雙怨三峽春風幾夢襄王獨青鸞不在嬾吹簫斑竹題詩寄江妾飄颻散絲巴子天苔裳玉轡紅霞幡歸時白帝掩青瑣瓊枝草迷湘烟（青鸞一作翠鸞幡　一作鮮迷一作遺）

續唐三體詩卷第六終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七

江都　高士奇　竹[illegible]

五言排律四十一首

王　績一首　王　勃一首
楊　炯一首　盧照鄰一首
駱賓王一首　蘇味道一首
杜審言一首　李　嶠一首
沈佺期一首　宋之問一首
張　說一首　張九齡一首
孫　逖一首　王　灣一首
王　維一首　高　適一首
常　袞一首　張　繼一首
劉長卿一首　錢　起一首
皇甫冉一首　盧　綸一首
韓　翃二首　司空曙一首
陳　羽一首　朱　放一首
武元衡一首　權德輿一首
白居易三首　元　稹四首
劉禹錫二首　賈　島一首
姚　合一首　張　籍一首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七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七

江都　高士奇　竹窻　選

五言排律

王　績（見前）

遊仙

上月芝蘭徑中巖紫翠房金壺新練乳玉斧始煎香
六局黃公術三門赤帝方吹沙聊作鳥動石試爲羊
緱氏還程促瀛洲今日長誰知北巖下延首詠霓裳

（上[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有客誠名理無人適他[illegible]隱如是可隱也陶潛之詩曰饑來驅我去卻門[illegible]如是隱隱未易[illegible]白樂天之詩曰甘心已三遷歸例如二年[illegible]郡徐孺[illegible]罷官亦可能也韋應物之詩曰斂拙欣罷守[illegible]師[illegible]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罷耳韋與陶千[illegible]）

王　勃（見前）

題玄武山道君廟

源水終無路山阿若有人驅羊先動石走兎欲投巾
洞晚秋泉冷巖朝古樹新峯斜連鳥翅磴疊上魚鱗
化鶴千齡早元龜六代春浮雲今可駕滄海自成塵

楊　炯

炯華陰人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求豪俊充崇文館學士後爲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以嚴酷稱不爲人所多中宗時至著作郎卒於官

和劉長史答十九兄

帝堯平百姓高祖宅三秦子弟分河岳衣冠動搢紳
盛名恒不隕歷代幾相因街巷塗山曲門閭洛水濱
五龍金作友一子玉爲人寶劍豐城氣明珠魏國珍
風標自落落文質且彬彬共許刁元亮同推周伯仁
石城俯天闕鍾阜對江津驥足方遐騁狼心獨未馴
鼓鼙鳴九域風火集重闈城勢餘三板兵威乏四鄰
居然混玉石直置保松筠耿介酬天子危言數賊臣
鍾儀琴未奏蘇武節猶新受祿寧辭死揚名不顧身
精誠動天地忠義感明神怪鳥俄垂翼修蛇竟暴鱗
來朝拜休命述職下梁岷善政馳金馬嘉聲繞玉輪
三荊忽有贈四海更相親官徵諧鳴石光輝掩燭銀

山川遙滿目零露坐沾巾友愛光天下恩波浹後塵
情夫仰高節下里繼陽春

盧照鄰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爲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獨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過東山谷口

不知名利險辛苦滯皇州始覺飛塵倦歸來事綠疇
桃源迷處所桂樹可淹留跡與人間俗禽同海上鷗

古昔依井被新乳傍崖流野老堪成鶴山神或化鳩
泉鳴碧澗底花落紫巖幽日暮餐龜殼天寒御鹿裘
不辨秦將漢寧知春與秋多謝青谿客去去赤松遊

駱賓王（見前）

遊法華寺十韻

高刹擬耆闍真乘引妙車空中結樓殿意表出雲霞
後果傳三足前因感六牙宴林薰寶樹水溜滴金沙
寒谷梅猶淺溫庭橘半華臺香紅藥亂塔影綠篁遮
果漸輪王族緣超梵帝家晨行踰忍草夜誦得靈花
江郡將何匹天都亦未加朝來沿泛所應是逐仙槎

蘇味道

味道趙州欒城人與李嶠並以文辭知名時謂蘇李弱冠舉進士延載中拜鳳閣侍郎聖曆初同鳳閣鸞臺三品神龍時坐張易之黨貶郿州刺史還爲益州長史

和武三思於天中寺尋復禮上人之作

藩戚二雅暇禪居二室隈忽聞從桂苑移步踐花臺
敏學推多藝高談屬辯才是非寧滯着空有掠嫌猜
五衍幽機暢三幡妙鍵開味同甘露灑香似逆風來
砌古留方石池清辨燒灰人尋鶴洲返月逐虎谿迴
企躅瞻飛蓋攀遊想渡杯願陪爲善樂從此去塵埃

杜審言

新唐書云審言進士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卽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授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旣而季重等府中酬讌審言子幷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幷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

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後則天時拜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授修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

度石門山

石門千仞斷迸水落遙空道束懸崖半橋欹絕澗中
仰攀人屢息直下騎纔通泥擁奔蛇徑雲埋伏獸叢
星躔牛斗北地脈象牙東開塞隨行變高深觸望同
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露風
堅貞深不憚險澀諒難窮有異登臨賞徒爲造化功

李嶠（見前）

錢薛大夫護邊

荒隅時未通副相下臨戎授律星𨇠動分兵月暈空
犀皮擁青橐象齒飾彤弓決勝三河勇長驅六郡雄
登山窺代北屈指計遼東佇見燕然上抽毫頌武功

沈佺期（見前）

釣竿篇

朝日斂紅烟垂竿向綠川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
避檝時驚透猜鉤每誤牽湍危不理轄潭靜欲留船
釣玉常徒尚徵金我未賢爲看芳餌下貪得會無筌

（遯叟曰釣竿張仲之一事若不能爲之解奚卿弄詞丐能其禮在太公非兩人者一以樂盡一以壽終抑天道有然）

宋之問（見前）

下桂江龍目灘

停午出灘險輕舟容易前峯攢入雲樹崖噴落江泉
巨石潛山怪深篁隱洞仙鳥游溪寂寂猿嘯嶺娟娟
揮袂日凡幾我行途已千暝投蒼梧郡愁枕白雲眠

張　說（見前）

伯奴邊見歸田賦因投趙侍御

爾家歎窮鳥吾族賦歸田莫道榮枯異同嗟世網牽
黃陵浮汨渚青草會湘川去國逾三歲茲山老二年
哀鴻鳴舍下昏虎臥籬前客淚堪斑竹離憂欲贈荃
放言久無次觴興感成篇（窮鳥用趙壹賦故曰爾家歸田用張衡賦故曰吾族）

張九齡（見前）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

昔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
跡爲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
道在紆宸眷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孫　逖

新唐書云逖博州人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文藻宏麗科玄宗御雒城門引見命郎中蘇晉等第其文與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垍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哀其文示逖李暠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修撰取顏眞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開元間逖典詔誥爲代言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以病風乞解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

和崔司馬登稱心山寺

郡府乘休日王城訪道初覺花迎步履香草藉行車
倚閣觀無際尋山坐太虛巖空迷禹跡海靜望秦餘
翡翠巢珠網鵾鷄閣綺疏地靈資淨土水若護眞如
寶樹誰攀折禪雲自卷舒晴分五湖勢烟合九埶居
生滅紛無象窺臨已得魚背聞寶刀贈今日奉瓊琚

王灣

灣登先天進士第開元初爲滎陽主簿馬懷素欲校正羣籍灣在選中各部擬次後爲洛陽尉殷璠云灣詞翰早著爲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遊吳中江南意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無聞此句張燕公居相府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又搗衣篇云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傳砧不見君所有衆製類咸若斯非張蔡之未見也覺顏謝之彌遠乎

秋夜寓直即事懷贈蕭令公裴侍郎兼通簡南省諸友人

聖主萬年興賢臣數載升古靈傳嶽秀宏量禀川澄幾何衆長策風霜秉直繩出車遙俗震登閣滿朝稱賦簡流亾輯農安政理懸還家新長幼巡壠舊溝塍忠使大功立讒瀛墮業懲焚香乘御史懸鏡委中丞旗隼當朝立臺驄發郡乘司徒漢家重國典穎川徵雲路俄平入台階忽上凌秉鈞調造化宣綍慰黎烝企省方秋作瑤軒直夜凭中書瞻陳準右相簡王陵三傑賢更穆百僚歡且兢搖懷及賓友討曲辨淄澠閶闔暝陰散鈞陳爽氣凝月深宮樹轉河近禁樓氷耶吏夙驅策微涓效斗升望塵宵繼火書板曙懷蒸彼此雖流盻規模轉服膺惠將霄漢隔勞或歲時矜位重恩寧溢才輕慚不勝林谿甘獨往疵賤苦相仍敢忘銜花雀思同附驥蠅平生逐烏雀何日嗣蒼鷹

王維（見前）

田家

舊穀行將盡良苗未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牸草屩牧豪豨夕雨紅榴拆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憩旁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何煩問是非

高適（見前）

奉酬睢陽李太守

公族稱王佐朝經允帝求本枝彊我李盤石冠諸劉禮樂光輝盛山河氣象幽系高周柱史名重晉陽秋華省膺推擇奇才寵宴遊握蘭多具美前席有嘉謀賦得黃金賜言皆白璧酬著鞭驅駟馬操刃解全牛出鎮兼方伯承家復列侯朝瞻孔北海時用杜荊州廣固幾登陟毘陵忽阻修三台冀入夢四岳尚分憂郡邑連京口山川望石頭海門當建節江路引鳴騶俗見中興理人逢至道休先移白額橫更息赭衣偷梁國歌來晚徐方怨不留豈伊齊政術將以變澆浮訟簡知能吏刑寬察要囚坐堂風偃草行縣雨隨輈地是蒙莊宅城遺閼伯丘孝王餘井徑微子故田疇

冬至招搖轉天寒蟋蟀收猿巖飛雨雪兎死落梧楸
列戟霜侵戶褰帷月在鈎好賢常解榻乘興每登樓
逸足横千里高談注九流詩題青玉案衣贈黑貂裘
窮巷軒車靜閒齋耳目愁未能方管樂翻欲慕巢由
講德良難敵觀風豈易儔寸心仍有適江海一扁舟

常　袞

袞京兆人爲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于應用與重一時相代宗用人非文詞者擯不用世謂之鼈伯

和考功員外杪秋憶終南舊宅之作

静憶溪邊宅知君許謝公曉術凝耒耜初日照梧桐
澗風喧藤蔓山禽竄石叢白雲當嶺雨黃葉繞階風
野果垂橋上高泉落水中歡榮來自閣蔬賤賞會通
刀滿珠藏海天晴鶴在籠餘陰如可寄願得隱牆東

張　繼

唐藝文志云繼字懿孫襄州人大曆末檢校祠部員外郎分掌財賦於洪州　高仲武云員外累代詞伯積襲弓裘其於爲文不雕不飾及爾登第秀發當時詩體清迥有道者風

送鄒紹充河南租庸判官

齊宋傷心地頻年此用兵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耕
使者乘軺去諸侯擁節迎深仁佐君子薄賦卹黎甿
火燎原猶熱波搖海未平應將否泰理一問魯諸生（高仲武云二三四一聯可謂事理雙切）

劉長卿（見前）

留題李明府霅溪水堂

寥寥此堂上幽意復誰論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
雲峯向高枕漁釣入前軒晚竹疎簾影春苔雙履痕
荷香隨坐臥湖色映晨昏虛牖閒生白鳴琴靜對言
暮禽飛上下春水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烟何處村
非材謫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江浦猿

錢　起（見前）

山齋讀書寄時校書杜叟

门愛衡茅下閒觀山海圖幽人自守朴窮谷也名愚
倒嶺和溪雨新泉到戶樞叢蘭齊稚子蟠木老潛夫
憶戴差過剡遊仙慣入壺濠梁時一訪莊叟亦吾徒

皇甫冉

新唐書云冉字茂政丹陽人玄晏先生之後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累遷右補闕卒曾與冉名相上下當時比景陽孟陽云　獨孤至之序云沈宋財成六律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沈宋既沒而司勳右

丕復崛起開元天寶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一也　高仲武云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爲高格往以世道艱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自晉宋以來採掇者無數而補闕獲驪珠使前賢失步後輩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逭此恨長轡未騁而芳蘭早凋悲夫

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中山水

武庫分帷幄儒衣事鼓鼙兵連越徼外寇盡海門西
節比全疎勒功當雪會稽旌旗迴剡嶺士馬濯靈溪
受律梅初發班師草未齊行看佩金印豈得訪丹梯

盧綸（見前）

郊居對雨寄趙涓吉士包佶郎中

茗雨青山裏隨風到野居亂漚浮曲砌懸溜滴前除
塵鏡愁多掩蓬頭懶更梳夜聽凄枕席陰壁潤圖書
蕭颯宜新竹龍鍾拾野蔬石泉空自咽藥圃不堪鋤
澗水涼深幌荒蘭擁敗渠繁枝留宿鳥碎浪出寒魚
桑梭時發望荷衣自卷舒應憐在泥滓無路託高車

韓翃（見前）

家兄自山南罷歸獻詩敘事

時輩已爭先吾兄未着鞭空嗟鑷鬢白獨是屈腰年
不以殊方遠仍論賞地偏襄橙隨客路漢竹引歸船

雲外巴東峽林中峴北川池餘騎馬處宅似臥龍邊
夜節千峯月朝聰萬井烟朱荷江女院青稻楚人田
縣舍多瀟灑城樓入醉眠黃苞柑正熟紅縷鱠仍鮮
坐厭牽絲倦因從解綬旋初辭五斗米唯奉一囊錢
室好生虛白書就守太玄櫪中嘶款段階下引潺湲
落照淵明柳春風叔夜絃絳紗儒客帳丹訣羽人篇
雅論承安石新詩與惠連興清湖見底襟豁霧開天
魏闕心猶繫周才道豈捐一丘自無逸三府會招賢

寄贈虢州張參軍

上客諸侯賢家冠北州桃花迎駿馬蘇合染輕裘
觀妓將軍第題詩關尹樓青林朝送客綠嶼晚迴舟
好果分遙了名香斷莫愁洗杯新酒熟把燭故人留
百雉歸吳過千峯宿雨收蒹葭露下晚菡萏水中秋
憶昨陪行樂當時接獻酬佳期難霧散惠問亦川流
開卷醒堪解含毫思若抽無因達情意西望日悠悠

司空曙

紀事云曙字文明廣平人登進士第從韋皐於劍南貞元中爲水部郎中終虞部

和王卿立秋即事

秋宜何處看試問白雲官牆入蟬鳴樹微侵蝶繞闌
向風涼稍動近日暑猶殘九陌浮埃滅千峯爽氣攢
換衣防竹暮沈果訝泉寒宮響傳花杵天清出露盤

高禽當側弁遊魚對憑欄一奏招商曲空令繼唱難

陳羽

羽江東人貞元八年進士第官東宮衛佐

中秋夜臨鏡湖望月

鏡裏秋宵望湖平月彩深圓明珠入浦浮照鵲驚林
瀲灩光還碎嬋娟影不沈遠時生岸曲空處落波心
迴徹輪初滿孤明魄未侵桂枝如可折何惜夜登臨

朱放

放字長通襄州人隱於越之剡溪嗣曹王皐
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

竹

青林何森然沈沈獨曙前出牆同淅瀝開戶滿嬋娟
籜卷初呈粉苔侵亂上錢疎中忽水過深處若山連
夢夜常栖鷺清朝乍有蟬砌陰迎緩策簷翠對欹眠
迸筍雙分節繁梢一向偏刀過驚散雪風動極聞泉
幽谷添詩譜高人欲製篇瀟瀟意何限不獨在湘川

武元衡

新唐書云元衡字伯蒼緱氏人舉進士爲華
原令有風節德宗欽其才召拜中丞常對延
英帝目送之曰是眞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
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劉禹錫求爲判官元
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右庶子會冊皇
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爲憲宗
復拜中丞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聽禮信
任異他相是時蜀新定詔元衡爲劍南西川
節度使封臨淮郡公八年召還秉政淮蔡用
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請赦吳元濟使
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怒數
上章詆訕未幾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
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
左股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有司以聞帝震
驚罷朝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謚曰

忠愍　舊書云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
上相占者言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
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
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
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
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
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
符合焉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
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
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
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乾𦠆子云

武黄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甲午歲相國李公有北園寄贈之作吟翫歷時屢促酬答機務不暇未及報章今古遽分電波增感留墓劍而心許感鄰笛而意傷寓哀冥漠以廣遺韻云

機事勞西掖幽懷寄北園鶴巢深更靜蟬噪斷猶喧仙醞百花馥艷歌雙袖翻碧雲詩變雅皇澤葉流根未報雕龍贈俄傷淚劍痕佳城開白日哀挽去青門禮命公台重烟霄隴樹繁天高不可問空使輔星昏

權德輿（見前）

酬裴傑秀才新櫻桃

新果眞瓊液來應宴紫蘭圓疑竊龍頷色已奪雞冠遠火微微辨殘星隱隱看茂先知味易曼倩恨偷難忍用烹騂酪從將翫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

白居易（見前）

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書省校書郎始相識也）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羇疎狂屬年少閑散爲官卑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交賢方汲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秋風拂琴匣夜月卷書帷高上慈恩塔幽尋皇子陂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唐昌觀玉蕊崇敬寺牡丹花時多與微之有期）笑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體短能詩故當時有迂辛短李之號）儒風愛敦質佛理尚玄師（劉三十二敦質有儒風庾七玄師談佛理有可賞者）度日曾無悶通宵靡不爲雙聲聯律句八面對宮棊（雙聲聯句八面宮棊皆當時事）往往遊三省騰騰出九逵寒銷直城路春到曲江池樹暖枝條弱山晴彩翠奇峯攢石綠點柳宛麴塵絲岸草烟鋪地園花雪壓枝早光紅照耀新溜碧逶迤幄幙侵堤布盤筵占地施徵伶皆絕藝選妓悉名姬粉黛凝春態金鈿耀水嬉風流誇墜髻時世鬬啼眉（貞元中城中復爲墜馬髻啼眉粧也）密坐隨歡促華樽逐勝移香飄歌袂動醉落舞釵遺籌插紅螺椀

觥飛白玉巵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拋打曲有調笑令飲酒曲有卷白波）殘席諠譁散歸鞍酩酊騎酡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紫陌傳鐘鼓紅塵塞路岐幾時曾暫別何處不相隨荏苒星霜換迴環節候催兩衙多請假三考欲成資遲偶千年聖天成萬物宜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窺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時與微之集策案之目其數百十）毫鋒銳若錐（時與微之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繁張獲鳥網堅守釣魚坻（應知切謂自冬至夏頻改試期競與微之堅守制試也）並受夔龍薦齊陳晁董詞萬言經濟略三策太平基中第爭無敵專場戰不疲輔車排勝陣犄角搴降旗（並謂同儕席蕭俛祝）雙闕紛容衛千僚儼等衰（謂制舉人欲唱第之時也）恩隨紫泥降名向白

麻披既在高科選還從好爵縻東垣君諫諍西邑我驅馳（元和元年同登策制微之拜拾遺予授盩厔尉）再喜登烏府多慙侍赤墀（四年微之復拜監察予爲拾遺學士也）宦班分內外遊處遂參差每列鵷鸞序偏瞻獬豸姿簡威霜凜冽衣綵繡葳甤正色摧強禦剛腸嫉喔咿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當除惡輸忠在滅私下鞲（居侯切）驚燕雀當道懾狐狸南國人無怨東臺吏不欺（微之使東原奏冤八十餘家詔從而平之因分司東都）理冤多定國切諫甚辛毗造次行於是平生志在茲道將心共直言與行兼危水闊波翻覆山藏路險巇未爲明主識已被倖臣疑木秀遭風折蘭芳遇霰萎千鈞勢易壓一柱力難支騰口因成痏（羽委切）吹毛遂得疵憂來吟貝錦謫去詠江離邂逅塵中遇殷勤馬上辭賈生離魏闕王粲向荊夷水過清源寺山經綺季祠心搖漢皋珮淚墮峴亭碑（並途中所經歷處也）驛路緣雲際城樓枕水湄思鄉多繞澤望闕獨登陴林晚青蕭索江平綠渺瀰野秋鳴蟋蟀沙冷聚鸕鷀官舍黃茅屋人家苦竹籬白醪充夜酌紅粟備晨炊寡鶴摧風翮鰥魚失水鬐暗雛啼渴旦涼葉隕相思（此四句兼含微之謫居之思）一點寒燈滅三聲曉角吹藍衫經雨故驄馬臥霜羸念涸誰濡沫嫌星自歠醨（鄰溪切）耳垂無伯樂舌在有張儀負氣衝星劍傾心向日葵金言自銷鑠玉性肯磷緇伸屈須看蠖窮通莫問龜定知身是患當用道爲醫想子今如彼嗟予獨在斯無憀（遼條切）當歲杪有夢到天涯坐阻連襟帶行乖接履綦潤銷衣上霧香散室中芝念遠緣遷貶驚時爲別離素書三往復明月七盈虧（自與微之別經七月三度得書）舊理非難到餘歡不可追樹依興善老草傍靜安衰（微之宅在靖安坊西近興善寺）前事思如昨中懷寫向誰北村尋古柏南宅訪辛夷（開元西北院即隋時龍村佛堂有古柏一株至今存焉微之宅中有辛夷兩樹常與微之遊息其下）此日空搔首何人共解頤病多知夜永年長覺秋悲不飲長如醉加餐亦似飢狂吟一千字因使寄微之（倪思曰樂天平生詩文既高立朝忠直而有用爲郡守多所遺愛處謫地不少降屈於牛李雖與之游不爲所污亦不致買禍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放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爲不貴是其可羨慕也　羅大經曰樂天非不愛官職者每說及富貴不勝津津羨慕之意讀樂天詩使人惜之[illegible]賦柒盜類有憐放之念非蟋蟀風人無以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

想東遊五十韻

海內時無事江南歲有秋生民皆樂業地主盡賢侯郊靜銷戎馬城高逼斗牛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坐有湖山趣行無風浪憂食寧妨解纜寢不廢乘流泉石諳天竺烟霞識虎丘餘芳認蘭澤遺詠思蘋洲菡萏紅塗粉菰蒲綠潑油鱗差漁戶舍綺錯稻田溝紫洞藏仙窟元泉貯怪湫精神昂老鶴姿彩媚潛蚪靜鬬天工妙閑窺物狀幽投竿出比目擲果下獼猴味苦蓮心小漿甜蔗節稠橘苞從自結藕孔是誰鏤逐日移潮信隨風變棹謳遞夫交烈火候吏次鳴騶梵塔形疑踊閶門勢欲浮客迎攜酒榼僧待置茶甌小妓閑談笑初筵雅獻酬稍催朱蠟炬徐動碧牙籌

同盞飛遊子長裾曳石榴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
幕颭雲飄檻簾褰月露鈎舞繁紅袖去歌切翠眉愁
絃管寧容歇盃盤未許收良辰宜酩酊卒歲好優游
纖縷絣仍細尋絲滑且柔飽餐爲日計穩睡是身謀
名媿空虛得官知止足休自嫌猶屑屑衆笑大悠悠
物表踈形役人寰足悔尤蛾須遠燈燭兎勿近罝罘
幻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百憂中莫入一醉外何求
未死癡王湛無兒老鄧攸蜀琴安膝上周易在牀頭
去去無程客行行不繫舟勞生頻問訊勸我少淹留
共雨多分散關山阻且修一吟江月別七見日星周
珠玉傳新什鵷鸞念故儔懸旌心宛轉束楚意綢繆

驛舫粧青雀官槽秣紫騮鏡湖期遠汎禹穴約冥搜
直掃題詩壁先開望海樓飲思親履舄宿憶並衾裯
志氣吾衰也風情子在不應須相見後別作一家遊

自題小草亭

新結一茅茨規模儉且卑土階全壘塊山木半留皮
陰合連藤架叢香近菊籬樵宜藜杖倚門稱荻簾垂
牕裏風清夜簷間月好時留連嘗酒客勾引坐禪師
伴宿雙棲鶴扶行一侍兒綠醅量盞飲紅稻約升炊
齷齪豪家笑酸寒富屋欺陶廬閑自愛顏巷陋誰知
螻蟻謀深穴鷦鷯占小枝各隨其分足焉用有餘爲

元稹（見前）

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

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八人稱迥拔兩郡濫相知
（同年八人樂天拔萃登科予平判入等）逸驥初翻步鞲鷹暫脫羈遠途憂地窄
高視覺天卑並入紅蘭署偏親白玉規近朱憐冉冉
伐木願偲偲魚魯非難識鉛黃自懶持心輕馬融帳
謀奪子房帷秀發幽巖電清澄溢岸陂九霄排直上
萬里整前期勇贈棲鸞句慚當古井詩（予贈樂天詩云皎彼鸞鳳姿樂天贈予詩
云無波古井水）多聞全受益擇善頗相師脫俗殊常調潛工大
有爲還醇憑酎酒運智託圍棋情會招車胤閑行覓
戴逵僧餐月燈閣醵宴劫灰池（予與樂天杓直拒非輩多于月燈閣閑游又嘗與秘書同官醵
宴昆明池）勝槩爭先到篇章競出奇輸贏論破的點竄肯容

絲山岫當街翠牆花拂面枝（昔予賦詩云爲見牆頭拂面花時唯樂天知此）鶯聲愛
嬌小燕翼玩逶迤轡爲逢車綴鞭緣趁伴施密攜長
上樂偷宿靜坊姬僻性慵朝起新晴助晚嬉相歡常
滿目別處鮮開眉翰墨題名盡（樂天每與予游輒書名屋壁）光陰聽
話移綠袍因醉典烏帽逆風遺暗插輕籌箸仍提小
屈卮（予有蕭賓草籌小盞酒劒之非當時書在書篋只供飲備）本絃纔一舉下口已三遲逃
席衝門出歸倡借馬騎狂歌繁節亂醉舞半衫垂散
漫紛長薄邀遮守隘岐幾遭朝士笑兼任巷童隨苟
務形骸達渾將性命推何曾愛官序不省計家資忽
悟成虛擲翻然歎未宜使回耽樂事堅赴策賢時寢
食都忘倦園廬遂絕窺勞神甘感感攻短過孜孜葉

怯穿楊箭驚藏透額錐趂遙望雲雨擺落占泉坻略例荒京苑捜求激直詞那能作牛後更擬助鴻基唱第聽雞集邀朝忩馬疲內人輿御案朝景麗神旗首被呼名姓多慚冠等夷千官容眷盼五色照離披鵷侶從茲洽鷗情轉自㵎分張殊品命中外却驅馳出入稱金籍東西侍碧墀鬬班雲洶湧闔扇雉參差切覲尋常質親瞻咫尺姿日輪光照耀龍服瑞葳蕤誓欲通愚謇生憎效喔咿佞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便殿承偏召權臣懼撓私廟堂雖稷契城社有狐狸似錦言應巧如絃數易欺敢辭身暫黜所恨政無毗（予元和元年自拾遺八十一日對延英九月十日貶授河南尉）謬辱良由此昇騰亦在茲再令陪憲禁依舊履貼危使蜀嘗緣遠分臺更嶮巇匿奸勞發掘破黨惡持疑斧刃迎皆碎盤牙老未萎乍能還帝笏直忍折吾支虎尾元來險圭文却類疵浮榮齊壞芥閑氣詠江離闕下殷勤拜樽前嘯傲辭飄沈委遂梗忠信敵蠶虀戲誚青雲驛譏題皓髮祠（予途中作青雲驛詩刺其雲泥故作四皓廟詩譏其出處不常）貪過谷隱寺留讀峴山碑（寺在亭側）草沒章臺阯隄橫楚澤湄野蓮侵稻隴亞柳壓城陴遇物傷凋換登樓思漫瀰金攢嫩橙子鹽泛遠鸕鷀仰竹藤纏屋苫茆荻補籬（南人以大竹為瓦用荻為籬也）麪梨通蒂朽火米帶芒炊（麪梨軟爛無以火米相饋不倫）讙箭針筒束鯾魚箭羽鬐芋羹真底可鱸鱠漫勞思北渚銷魂望南風著骨吹度梅衣色漬食稗馬

蹄疏院權和泥瞼官酤小麴醨訛音煩緻繞輕（去聲）俗醜威儀樹罕貞心柏畦豐衛足葵坳窪饒匯蝬游惰壓庸緇病饕烏稱鬼巫占瓦代龜迎陰拋張王竈癯蛋治鱉我正窮於是君寧念及斯一篇從日下雙鯉送天涯坐捧迷前席行吟忩結綦匡牀鋪錯繡几案踊靈芝形影同初合參商喻此離扇因秋棄鏡異月盈虧壯志誠難奪良辰豈復追甯牛終夜永潘鬢去年衰（余今年始三十二去歲已生白髮）溟渤深那測穹蒼意在誰馭方輕騁曩事首重陳臥轍希濡沫低顏受頷頤世情焉足怪自省固堪悲溷鼠虛求潔籠禽方訝饑猶勝憶黃犬幸得早圖之（稹先娶京兆韋氏字蕙叢韋逝為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見本集詩微之守浙東樂天守蘇臺遊簡唱和內一聯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兩地睹合 樂天在洛陽自憾過之以詩別樂天云懸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見無未幾死於鄂樂天哭之曰始以詩交終以詩訣茲筆相絕其今日乎 微之與樂天倡和詩有用韻至百者答樂天南行及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二詩是也東南行具在集中代書百韻今刻本僅存五韻自光陰聽話移而止以下皆佚失中嘉定先後兩刻本唐詩類苑詩爲類函皆然戢虞山得內府宋槧元集此篇百韻完然無缺後又燼於絳雲樓其從孫湘靈錄其副本周子雲客倩刻元白倡和集今仿採而梓之為藝林一快事云）

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

漢法戎施幕秦官郡置監蕭何歸舊印鮑永授新銜將聘雖盈篋泥章未破緘蛛懸絲緲繞鵲報語詀諵再覲神羊角重開憲簡函聲纓驄赳赳綏珮繡縿縿逸翮憐鴻翥離心覺刃劖聯游虧片玉洞照失明鑒遙想車登嶺那無淚滿衫茅蒸連蟒氣衣漬度梅黬象鬬緣谿竹猿啼帶雨杉颶風狂浩浩韶石峻嶄嶄

宿浙宜深泊沂瀧在至誠瘴江期早度毒草莫親芟
試蠱看銀黑排腥貴食鹹菌須蟲已蠹果重烏先鵮
氷[illegible]懷貪水霜清顧痛巖珠璣當盡擲薏苡詎能讒
荆俗欺王粲吾生問季咸遠書多不達勤爲枉緘緘

酬段丞與諸棊流會宿弊居見贈次本韻

鳴局寧虛日閒窻任廢時琴書甘盡棄園井詎能窺
運石疑塡海爭籌憶坐帷赤心方苦鬭紅燭已先施
蛇勢縈山合鴻聯度嶺遲堂堂排直陣袞袞逼羸師
懸劫偏深猛回征特險巇旁攻百道進死戰萬般爲
異日元黃隊今宵黑白棊斫營看迴點對壘重相持
善敗雖稱怯驕盈最易欺狠牙當必碎虎口禍難移

乘勢同三捷扶顛望一詞希因送目便敢待指縱奇
退引防邊策雄吟斬將詩眠牀都浪置通夕共忘疲
曉雉風傳角寒漿雪壓枝繁星收玉版殘月耀冰池
僧請聞鐘粥賓催下藥卮獸炎餘炭在蠟淚短光衰
俛仰嗟陳迹殷勤卜後期公私牽去住車馬各支離
分作終身癖兼從是事隳此中無限興惟怕俗人知

月三十韻

蓂葉標新朔霜豪引細輝白梅鶯半隱虹勢訝全微
凉魄潭空洞虛弓雁畏威上弦何汲汲佳色轉依依
綺幕殘燈斂粧樓破鏡飛玲瓏穿竹樹岑　思懈憚
坐愛規將合行看望已幾絳河冰鑑朗黃道玉輪巍

迴照偏瓊砌餘光借粉闈泛池相皎潔壓桂共芳菲
的的當歌扇娟娟透舞衣殷勤入懷什懇款墮雲圻
素液傳烘盞鳴琴薦碧徽椒房深肅肅蘭路靄霏霏
翡翠通簾影琉璃瑩殿扉西園筵瑇瑁東壁射蛜蝛
老將占天陣幽人釣石磯荷鋤元亮息迴棹子猷歸
道遠同千里孤高淨九圍從星作風雨配日麗旌旗
麟鬬寧徒設蠅聲豈浪譏司存委卿士新拜出郊畿
今古雖云極虧盈不易違珠胎方夜滿清露忽朝晞
漸滿嫦娥面徐收楚練機卞疑雕璧碎潘感竟牀稀
捐佼慚班女潛波倣宓妃氛埃誰定滅蟾兔杳難希
須遣圓明盡良嗟造化非如能付刀尺別爲創璿璣

劉禹錫（見前）

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鎭改月偶書所懷二十二韻

受脤新梁苑和羹舊傅巖援毫動星宿垂釣取韜鈐
赫奕三川至歡呼百姓瞻綠油貔虎擁青紫鳳凰銜
外壘今無警中厨亦罷監推誠人自服去殺令逾嚴
趨趨容皆飾幡幡口盡鉗爲兄憐庾翼選壻得蕭咸
鬱屈咽喉地駢臻水陸乘渡橋鳴紲纜入肆颺雲帆
端月當中氣東風應遠占管絃喧夜景燈燭掩寒蟾
酒每傾三雅書能發百函詞人羞布鼓遠客獻貂襜
歌榭白團扇舞筵金縷衫旌旗遙一簇鴛履近相攙

花樹當朱閣晴河逼翠簾昳鐶窺艷艷隔袖見纖纖
謝傅何由接桓伊定不凡應憐郡齋老旦夕鑷霜髯（遐叟曰劉禹錫妓有爲李逢吉奪去謂以詩不得者又有云是李紳妓贈以紳仲因轉贈者小說非必盡實然以一人詩乾貽旣兜白賺亦太脊詠堪盧訶又曰劉禹錫播遷一生晚年洛下閒廢與綠野香山諸老優游詩酒間而精華不衰一時以詩豪見推公自貞元登第歷順憲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彫落且盡而靈光巋然獨存造物者亦有以償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和樂天閒園獨賞八韻前以蜂鶴拙句寄
呈今辱蝸蟻妍詞見答因成小巧以取大
哈

永日無人事芳園任興行陶廬樹可愛潘宅雨新晴
傅粉琅玕節熏香菡萏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圓成
柳竄枝偏亞桑閒葉再生睢盱欲鬪雀索漠不言鶯
動植隨四氣飛沉含五情槍榆與水擊小大強爲名

賈　島（見前）

寄賀蘭朋吉

往往東林下花香似火焚故園從小別夜雨近秋聞
野菜連寒水枯株簇古墳泛舟同遠客尋寺入幽雲
斜日扉多掩荒田徑細分相思蟬幾處偶坐蝶成羣
會宿曾論道登高省議文苦吟遙可想邊葉正紛紛

姚　合（見前）

遊宣義池亭

春入池亭好風光暖更鮮尋芳行不困逐勝坐還遷
細草亂如髮幽禽鳴似絃苔文翻古篆石色學秋天

花落能飄酒萍開解避船暫來猶愈疾久住合成仙
迸筍搘階起垂藤壓樹偏此生應借看自計買無錢（徐獻忠曰姚秘監詩洗濯旣淨挺拔欲高得趣於閒仙之僻而運以爽亮取材於籍建之淺而約以精吟殆兼同時數子巧擷其長者但體似尖小味亦微酸故品局中駟耳）

張　籍（見前）

和李僕射西園

過午歸閒處西亭敞四簷高眠著琴枕散帙檢書籤
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竹涼蠅少到藤暗蝶爭潛
晚鵲頻驚語疎蟬不許拈石苔生紫點欄藥吐紅尖
虛坐詩情遠幽探道侶兼所營當勝地雖儉復誰嫌

續唐三體詩卷第七終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八

江都　高士奇　竹窗　選

五言排律三十八首

杜牧二首　李商隱四首
溫庭筠二首　許渾一首
方干一首　馬戴一首
項斯一首　韓琮一首
李郢一首　李頻二首
曹鄴一首　張喬一首
許棠一首　薛能一首
皮日休一首　陸龜蒙二首

韓偓一首　鄭谷二首
唐彥謙一首　李洞一首
林寬一首　李咸用一首
吳融一首　李建勳一首
李中一首　韋莊一首
張蠙一首　羅隱一首

續唐三體詩目錄卷第八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八

江都　高士奇　竹窗　選

五言排律

杜牧（見前）

題茶山

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
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
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
泉嫩黃金湧牙香紫璧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
舞袖嵐侵澗歌聲谷答迴磬音藏葉鳥雪艷照潭梅
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

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杯重遊難自克俛首入塵埃（趙叟曰牧之門第既高神姿復雋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略詩酒之外州郡吏乃其署累微嫌疎躁有相才之相器故自牧之後詩人擅綺麗豐容者衆少唐人材氣寥落不振矣　又曰紫微與元白尚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常見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爲祜薦詩於朝元稹在朝自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解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萬戶侯何而於元白成隙耶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相傾豈有是哉獨惜一祜詩受屈於斯因受厄於斯誣斥詩則紫微开詩爲紫微矣數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胡元瑞曰後來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不如李李不如溫溫不如杜今人於唐專論格不論才於近則專論才不論格皆中無定見而任耳之過也　劉後村曰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爲體牧於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渾詩則圓穩律切麗密或過杜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

朱坡

下杜鄉園古泉聲繞舍啼靜思長慘切薄宦與乖暌
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倚川紅葉嶺連寺綠楊堤
迥野翹霜鶴澄潭舞錦雞濤驚堆萬岫舸急轉千溪

僧點荳牙嫩風條柳幄迷岸藤梢虺尾沙渚印麑蹄
火燎湘桃塢波光碧繡畦日痕絙翠巘陂影僧晴霓
蝸壁斕斑蘚銀箍荳蔻泥洞雲生片段苔徑繚高低
假墅松公老森嚴竹陣齊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
淡館留餘趾周臺接故蹊蟠蛟岡隱隱斑雉草萋萋
樹老蘿紆組巖深石啓閨侵窻紫桂茂拂面翠禽棲
有計冠終挂無才筆謾提自塵何太甚休笑觸藩羝

李商隱（見前）

木蘭

二月二十二木蘭開坼初初當新病酒復自久離居愁絕更傾國驚新聞遠書紫絲何日障（晉書王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油壁幾時車弄粉知傷重調紅或有餘波痕空映襪烟態不勝裾桂嶺含芳遠蓮塘屬意疏瑤姬與神女（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爲瑤草服者媚于人集仙傳雲華夫人名瑤姬王母第二十三女嘗遊東海過巫山授禹上清寶文理水之策）長短定何如

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聞駐行春旆（後漢書謝夷吾爲鉅鹿太守行春乘柴車從兩吏）中途賞物華緣憂武昌柳（晉書陶侃領江州刺史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夜盜拔郡西門柳爲己所種侃駐車施門詰之施怖謝罪）遂憶洛陽花（何遜詩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稽鶴元無對（晉書稽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稽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荀龍不在誇（後漢書荀淑子八人並有才名時謂八龍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按此以況柳仲郢諸子也仲郢子珪璧玭𤦺唐書皆有傳）只將滄海月長壓赤城霞輿欲傾燕館（燕館即碣石宮）歎終（一作於）到習家（襄陽記峴山南習郁有大魚池山簡鎮襄陽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風長

應側帽（川獨孤信事）路隘豈容車樓迥波窺錦窻虛日弄紗鈿門金了鳥（金了鳥即屈戌）展障玉鴉叉（障屏障也玉鴉叉謂畫叉）舞妙從兼楚（漢書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楚歌）歌能莫雜巴必投潘岳果（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誰摻（七鉤切）禰衡撾刻燭當時忝（南史蕭文琰丘令楷江洪並以文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爲四韻刻燭一寸）傳杯此夕賒可憐漳浦臥愁緒亂如麻

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

（唐書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第太和中累遷給事中開成元年冬擢嶺南節度使時俗厭粲介冊初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劉稹以鈞領昭義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授宣武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爲太子太師六年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召爲左僕射十一年九月拜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懿宗初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

陪臨淮甸（隋書大業元年八月帝幸江都淮南相接三百里）唐旗出井陘（唐書井陘縣屬鎮州又獲鹿縣在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括地志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也初屬隋大業十三年高祖爲太原留守起義兵明年四月受隋禪）斷鼇搘四柱（列子斷鼇足以立四極）卓馬濟三靈（卓馬猶言立馬也鮑照詩卓然廄之驥）祖業隆盤古孫謀復大庭（莊子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古史考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號炎帝）從來師俊傑可以煥丹青族開東岳（唐書世系表盧氏出自姜姓食采於盧濟北盧縣是也其後因以爲氏）雄圖奪北漠邪同獬廌觸（唐書鈞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知名）樂伴鳳凰聽（漢律曆志黃帝取竹嶰谷制十二筩以聽鳳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酣戰仍揮日降妖亦鬭霆（北齊書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神武令薛孤延視之孤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燒浮圖孤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孤延還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歎其勇夫曰倚孤延乃能與霹靂鬭）將軍功不伐叔舅德惟馨（禮記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白帖長曰伯舅少曰叔舅）雞塞誰生事（後漢書竇憲將鷹騎出朔方雞鹿塞）狼烟不暫停擬塡滄海鳥敢競太陽螢（易略例螢爭耀於太陽）內草纔傳詔前茅已勒銘（左傳前茅慮無注軍行前有斥候蹋伏備慮有無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勒銘用班固事）那勞出師表蓋入大荒經德水縈長帶（漢郊祀志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曰德水功臣表黃河）

（如帶）陰山繞畫屏（秦本紀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通典陰山唐爲安北都護府）秖
憂非膏肓未覺有膻腥保佐資冲漠扶持在杳冥乃
心防暗室華髮稱明廷（唐書鈞宿衛數外遷而後來者多至宰相）按甲神初靜揮
戈思欲醒義之當妙選（原注小弟義叟早掌脩以嘉姻）孝若近歸寧（原注三十五丈明府高科來歸縣下）（晉書夏侯湛字孝若官散騎常侍李潘岳郁其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月色來侵幌詩成
行轉耦（耦應偶也）羅含黃菊宅柳惲白蘋汀神物遐酬孔（會稽後賢傳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北亭侯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愉悟乃取而佩焉唐書太和四年鈞封范陽郡開國公）儁才鵷姓丁西山童子樂（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述異記[illegible][illegible]樓投谷皆有[illegible]顧一十八此得仙服飛能一丸十年不飢故魏文帝詩云）[illegible]柝老人星白頭徒窺管於今媿挈瓶（左傳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注挈瓶汲者喻小智）何由叨末席還得叩玄扃莊叟虛悲雁終童漫

識飈幕中雖策畫劍外且伶俜（一作娉）俜俜行總止（詩石人俜俜）
餜餜臥不與身應狎於爵（左傳何必辯爵以肥杞）淚欲溢爲滎（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
禹貢思金鼎（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堯圖憶土鉶（史記堯舜飯土簋啜土鉶注瓦器也）
公平來入相王欲禪云亭（史記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錢箋按[illegible]行爲北都留守表出將作東川作此詩之前擁臨淮何以下因太原爲前[illegible][illegible]之地故特述之美其功者丹青而示家世之盛也酣戰仍掃日以下序其鎮將之功也武宗討劉稹以鈞寬厚得衆詔節度昭義軍令乘驛往鈞次爲千征將日省信歃軟斂而遣邀卒戍代北卒伏醉爲亂鈞遣千兵盡斬二於太原將及鎮河東奉章宙爲副使禁唐民侵掠蕃境雜虜遂安那勞出師人益入大蒸蕃以諸爲比之也義之當妙選以下敘姻婭之前以及寄詩之情也劉別墅在城南晚歲被召謝病遂遊故有黃菊白蘋之句其再爲司空作逾大蒸故有西山南恆之亂也劉累朝者碩公望所歸故終願其入相而告成功於封禪也）

燈

皎潔終無倦煎熬亦自求花時隨酒遠雨夜背牕休

冷暗黃茅驛暄明紫桂樓錦囊名畫掩玉局敗棋收
何處無佳夢誰人不隱憂影隨簾押轉光信簟文流
客自勝潘岳儂今定莫愁固應留半焰迴照下幃羞

溫庭筠（見前）

雪

硯水池先凍窗風酒易消鴉聲出山郭人跡過村橋
稍急方縈轉才深未寂寥細光穿暗隙輕白駐寒條
草靜封還折松欹墮復搖謝莊今病眼無意坐通宵

洞戶二十二韻

洞戶連珠網方疏隱碧潯燭盤烟墜燼簾影月通陰
粉白仙郎署霜清玉女砧醉鄉高窈窈棊陣靜愔愔

素手瑠璃扇元髫玳瑁簪昔邪看寄迹梔子詠同心
樹列千秋勝樓懸七夕鍼舊詞翻白苧新賦換黃金
唳鶴調蠻鼓驚蟬應寶琴舞疑繁易度歌轉斷難尋
露委花相妒風欹柳不禁橋彎雙表迥池漲一篙深
清蹕傳恢囿黃旗幸上林神鷹參翰苑天馬破蹄涔
武庫方題品文園自好音朱莖殊菌蠢丹桂欲蕭森
黼帳迴瑤席華燈對錦衾畫圖驚貝獸書帖得來禽
河曙秦樓映山晴魏闕臨綠鬟逢趙后青瑣見王沈
任達嫌孤憤疏慵倦九箴若爲南遁客猶作臥龍吟

許渾

藝文志云渾字用晦圉師之後睦州郢州二

刺史所著丁卯集　本事詩云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旣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坐上卽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維舟秦淮過溫州李給事宅

給事爲郎日青溪醉隱銜冰池通極浦雪徑繞高巖
珠玉紗同棄松筠草莫芟帝圖憂一失臣節恥三緘
代有王陵戇時無靳尚讒定應標直筆寧爲發空函
霧黑連雲棧風狂截海帆石梯迎雨潤沙井帶潮鹹
蠟屐青筇杖籃輿白紵衫應勞北歸夢山路正巉巉

方　干

孫郃元英先生傳云先生新定人字雄飛章八元卽先生外王父也廣明中和閒爲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始謁錢唐守姚公合公視其貌陋初甚侮之坐定覽卷駭目變容而欵之先生一舉不得志遂遯於會稽漁於鑑湖與鄭仁規李頻陶詳爲三益友弟子楊弇編其詩請舍人王贊序云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云　紀事云干爲人質野每

見人設三拜曰禮數有三識者呼爲方三拜爲人唇缺後十數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鑑湖人號曰補唇先生又唐末宰相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䰟干其一也

山中寄吳磻十韻

莫問終休否林中事已成盤餐憐火種歲計付刀耕
掬水皆花氣聽松似雨聲青空翹足臥避險側身行
果傍閑軒落蒲連濕岸生禪僧知見理妻子笑無名
吏擬教書苦何曾待酒清石溪魚不大月樹鵲多驚
砌下通樵路牕閒見縣城雲山任重疊難隔故交情

馬　戴

藝文志云戴字虞臣會昌進士第　金華子云戴大中初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蔚以正言被斥貶龍陽尉　詩話云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日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卽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

寄金州姚使君員外

老懷清淨化乞去守洵陽廢井人應滿空林虎自藏
迸泉踈石竇殘雨發椒香山缺通巴峽江流帶楚檣

勸農生野思禱廟結雲裝覆局松移影聽琴月隨光
鳥鳴開郡印僧去置禪牀能貢金休鑿凌爽銜更長
退公披鶴氅高步隔鵷行相見朱門内麾幢拂臘霜

（遯叟曰馬虞臣猨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風致自絶然未如空流注大荒爲氣象七言東谷笑言西谷應下方雲雨上方晴雖得法於右丞各自擅勝但骨力孱弱不堪通檢耳）

項斯

藝文志云斯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中丹徒尉　紀事云始張水部籍爲律格詩惟朱慶餘親授其旨沿流而下有任蕃陳標章孝標司空圖咸及門焉寶曆開成之際斯尤爲水部所知故其詩格與之相類　詩話云項斯始未

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

和段校書冬夕寄題廬山

名高身未到此恨蓄多時是夕吟因話他年去必隨
當時廬岳頂半入楚江湄幾處懸崖上千尋瀑布垂
爐峯松淅瀝湓浦棹參差日色連湖白鐘聲拂浪遲
烟梯緣薜荔岳寺步欹危地本饒靈草林曾出祖師
石樓霞耀壁猿樹鶴分枝細徑縈巖末高窗見海涯
坎空寒更極寂寞夜尤思陰谷冰埋术仙田雪覆芝
亂泉禪客漱異迹逸人知舊室新開竈樫泥未了碁
如何遂閒放長得任希夷空務漁樵事方無道路悲
謝公臺尚在陶令柳旋衰塵外難相許人間貴迹遺
雖懷丹桂影不忘白雲期仁者終攜手今朝預賦詩

（遯叟曰項子遷與朱可久並見賞張水部清調頗同而朱猶含蓄項卽較輕巧婉分派以此）

韓琮

藝文志云琮字成封大中湖南觀察使　紀事云待將士不以禮宣宗時爲都將石載順等所逐

公子行

紫袖長衫色銀蟬半臂花帶裝盤水玉鞍繡坐雲霞

別殿承恩澤飛龍賜渥洼控羅青褭轡鏤象碧熏花
意氣傾歌舞闌珊走鈿車袖郎雲縹緲釵轉鳳欹斜
珠卷迎歸箔紅籠晃醉紗惟無難夜日不得似仙家

李郢（見前）

春日題山家

偶與樵人熟春殘日日來依岡尋紫蕨挽樹得青梅
燕靜銜泥起蜂喧抱蕊回嫩茶重攪綠新酒略炊醅
泼泼盤生紙涓涓水弄苔丁香政堪結留步小庭隈

李頻

新唐書云頻字德新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

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亟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爲武功令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與相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於官父老爲立廟黎山歲祠之

留題姚氏山齋

未厭棲林趣猶懷濟世才閒眠知道在高步會時來
露滴從添硯蟬吟便送杯亂書離縹帙迸筍出莓苔
見果因僧摘幽牕爲燕開春遊何處盡欲別幾遲回

寄辛明府

何處無苛政東南有子男細將朝客說須是邑人諳
別業空經稔歸田獨未甘日凝烟積樹心貯月明潭
曉鼓愁方亂春山聽正酣不任啼鳥思鄉社欲桑蠶

曹　鄴（見前）

故人寄茶

劒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碾處亂泉聲
半夜招僧至孤吟對月烹碧沉霞腳碎香泛乳花輕
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用餘不敢費留伴肘書行

張　喬

紀事云喬池州人有詩名咸通中與許棠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又云京兆府解試月中桂詩喬擅場其年李建州頻主試以許棠老於場屋以爲首薦未幾巢寇爲亂遂與伍喬之徒隱九華山

華山

青蒼河一隅氣狀杳難圖卓傑三峯出高奇四岳無
力疑擎上界勢獨壓中區衆水東西走羣山遠近趨
天迴諸宿照地聳百靈扶石壁烟霞麗龍潭雨雹麤
澄凝臨何服險固束神都淺覺川原異深應日月殊
鶴歸青靄合仙去白雲孤瀑溜斜飛凍松長倒挂枯
何來尋洞穴不擬返江湖儻有芝田種巖閒老一夫

許　棠

藝文志云棠字文化宣州涇縣人登咸通進士第有洞庭詩最工時號許洞庭

題甘露寺

丹檻排丹霄人寰下瞰遥何年增造化萬古出塵囂
地勢盤三楚江聲換幾朝滿欄皆異藥到頂盡飛橋
浮廣方寔夢山孤數沃焦中宵霞始散經臘木稀凋
鐸動天風度牕明海氣消帶蹔分迴堞當日辨翻潮
鳥去沉葭菼帆來映泬寥浮生自多事無計免迴鑣（遯叟曰許文化致語楚楚洞庭一律時人多取以書扇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視老杜乾坤日夜浮愈切愈小）

聞蟬十二韻

造化生微物常能應候鳴初離何處樹又發去年聲
騷屑隨風遠悠揚類琹輕報秋涼漸至斷月思偏清
互默疑相答微摇似欲行繁音人已厭朽殼蟻猶爭
朝士嚴冠飾宮嬪逞鬢名亂依西日噪多引北歸情
篠露凝潛吸蛛絲忽迸縈此時吟聽久不覺萬愁生

薛　能

詩話云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進士補盩屋尉李福鎮滑州表觀察判官歷侍御史福徙西川取爲節度副使咸通中攝嘉州刺史歸朝遷刑部侍郎俄刺同州京兆尹溫璋貶命權知尹事出領感化節度入授工部尚書復

節度徐州徙忠武廣明元年徐兵赴㶏水經許能以前帥徐軍吏懷恩館之州內許軍懼徐人見襲大將周笈因衆怒逐能自稱留後能全家遇害

華嶽

簇簇復亭亭三峯卓杳冥每思窮本末應合記圖經
發地連宮觀衡天接井星河微臨巨勢泰重藏奇形
太石朝塋后中央擘巨靈鄰州猶映檻幾縣恰當庭
鶴毳壇風亂龍漦洞水腥望遙通北極上微見東溟
客訪晴難偶農祈雨必零度關無暑氣過路得愁醒
羽客時應見霜猿夜可聽頂懸飛瀑峻崦合白雲青
泥行猶良玉韋苟得茯苓從官知側近悉倖致嚴局（避安曰薛大拙在晚唐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所得職皆官位有舊將已爲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歎且自謂節帥爲纖官若下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橐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當用武之世賤視武人若尚安得不禍及乎）

皮日休（見前）

憶洞庭觀步十韻

前時登觀步暑雨正錚摐上戍看綿絶登村度石矼
崦花時有族溪鳥不成雙遠樹點黑稍遥峯露碧幢
巖根瘦似殼杉腹破如腔祾衩漁人服筕篖野店窗
多攜白木鍤愛買紫泉缸仙犬聲音古遺民意緒龐
何文兆緯地底策可經邦自此將妻子歸山不姓龐

陸龜蒙（見前）

和襲美新秋三十韻

身閒惟愛靜籬外是荒郊地僻憐同巷庭喧厭累巢
岸嵥搖舴艋窗影辨蠨蛸逕祇溪禽下關惟野客敲
竹岡從古凸池緣本來凹早藕擎霜節涼花束紫梢
漁情隨鋤網獵興起鳴髇好夢經年說名方着處抄
本疎惟自補技癢欲誰抓窗靜常懸罐鞭閒不正鞘
山衣輕斧藻天籟逸絃匏蕙展風前帶桃烘雨後膠
蘚乾粘晚砌煙濕動晨庖沈約便圖籍揚雄重酒肴
目曾窺絶洞耳不犯征鐃曆外窮飛朔蓍中記伏爻
石林空寂歷雲肆肯嘵譊松桂何妨蠹黿龍亦任嘲
未能丹作髓誰相紫爲胞莫把榮枯異但和大小包

山弓猿不捷梁圈虎忘虓舊友懷三益關山阻二崤
道隨書篚古時共釣輪抛好作忘機士須爲莫逆交
看君馳諫草憐我臥衡茅出處雖冥默薰猶肯溷殽
岸沙從鶴印崖蜜勸人摷白菌盈枯枿黄精滿綠筲
仙因隱居信禪是淨名教勿謂江湖水終浮一大匏

（遯叟曰襲美未第時詩尚朴澀無采第後游松陵如太湖諸篇才筆開横富有[illegible]下筆時先詞後情無風骨爲之幹也[illegible]陸以[illegible]唱和[illegible]是時皮已登第陸尚困場屋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扁舟五湖三泖間終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爲多也）

和襲美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章校書朱先輩二同年次韻

我志如魚樂君詞稱鳳銜暫來從露冕何事買雲巖
水石應容病松篁未聽讒錐香杉蠹賦山信藥苗緘

愛鶯欹危立思猿嫛鑠衕謝才偏許朓阮放最憐咸
大樂寧忘缶奇工肯碩瑊客愁迷袴隱鷹健想秋毿
硯缺猶慵琢文繁却要芟雨餘幽沼淨霞散遠峯巉
洗筆烟成段培花土作杴訪僧還覓伴醫鶴自須監
荒廟猶懷季淸灘幾夢巖背風開蠹筒衝浪試新帆
悶憶年支酒閒裁古樣衫釣家隨野舫仙蘊逐雕函
庾歲賒羸馬先春買小蜮共疏泉入竹同坐月過杉
梁翰窮高致懷賢發至誠不堪潘子鬢愁促易髟髟

韓偓（見前）

無題

小檻移燈灺空房鎖隙塵額波風盡日簾影月侵晨
香辣更衣後釵梁攏鬢新吉音聞詭計醉語近天眞
妝好方長歎歡餘却淺顰繡屏金作屋絲幰玉爲輪
致意通綿竹精誠託錦鱗歌凝眉際恨酒發臉邊春
溪苧殊輕越樓簫豈羨秦柳虛禳沴氣梅實引芳津
樂府降淸唱宮厨減食珍防閑襟并斂忍妒淚休勻
宿飲愁縈夢春寒瘦着人手持雙荳蔻的的爲東鄰

（遯叟曰致光固唐遺客完節改玉之秋表聖綸閣舊臣旋隱勝爲之甘當知其意中別有一事在此等吟人未論工拙要爲無負昭陵）

鄭谷

紀事云谷字守愚袁州人幼年司空圖見而奇之曰曾吟得丈丈詩否曰吟得莫有病否曰丈丈曲江晩望斷猶云村南斜日閒回首

一對鴛鴦落渡頭卽深意矣司空歎息撫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乾寧中爲都官郎中卒於家谷自敘云許昌薛尚書爲都官郎中後數年進州李員外自憲府拜都官員外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受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何以相繼前賢耶又云谷遊舉場十六年著述千餘首乾寧初上幸三峯朝謁多暇止雲臺道舍遂拾墜補遺成三百首目爲雲臺編　葛立方云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例唱狀元不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云

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鄭谷趙昌翰牓第八名也

乖慵

乖慵居竹裏凉冷臥池東一霎芰荷雨幾迴簾幙風
遠僧來叩寂小吏笑書空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
扇輕搖鷺羽屏古畫漁翁自得無端趣琴棊舫子中

訪姨兄王斌渭口別墅

枯桑河上村寥落舊田園少小曾來此悲凉不可言
訪鄰多指塚問路半移原久歎家僮散初晴野蘚繁
客帆懸極浦漁網晒危軒苦澀詩盈篋荒唐酒滿尊

高枝霜果在幽渚暝禽喧遠靄籠樵響微烟起燒痕
哀榮孤族分感激外兄恩三宿忩歸去圭峯恰對門

唐彥謙

舊唐書云彥謙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應進士才高負氣無所屈降十餘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盜起兩都覆沒以其家避地漢南中和中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累奏至節度副使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伎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師溫庭筠故文格類之光啓末王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責祭佐貶爲漢中掾曹楊守亮鎮興元聞其名署爲判官歷閬壁二郡御史卒於漢中有詩數百篇號鹿門先生集　紀事云彥謙即陶穀之祖也穀避晉主諱改姓陶後遂不易識者非之

紅葉

無處不飄揚高樓臨道旁素娥前夕月青女夜來霜
宿雨隨時潤秋晴着物光幽懷長若此病眼更相妨
蜀紙裁深色燕脂落靚粧低叢侵小閣倒影入回塘
謝朓留霞綺甘寧棄錦張何人休遠道是處有斜陽
辟荔乖青幌梧桐墜井牀晚風生旅館寒雨近僧房
柱綠明淮甸楓丹照楚鄉雁疏臨鄂杜蟬急傍瀟湘

樹與桓宣武園非顧辟彊茂陵愁臥客不自保危腸

李洞

晁公武云洞字才江京兆人昭宗時不第遊蜀卒　詩話云唐諸王孫也慕賈浪仙爲詩鑄其像事之如神嘗念賈島佛所作詩人多誚其僻澀不能貴其奇峭惟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怒所鄙而喜所許

終南山二十韻

關內平田窄東西截杳冥雨侵諸縣黑雲破九門青
晢看猶無暇長棲信有靈古苔秋漬斗積霧夜昏螢
怒恐撞天漏深疑隱地形盤根連北岳轉影落南溟
窮穴何山出遮蠻上國寧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
斷竹烟嵐凍偷湫雨雹腥閉房僧灌頂浴澗鶴遺翎
梯滑危緣索雲深靜唱經放泉驚鹿飲聞磬得人醒
踏着神仙宅敲開洞府扃棊殘秦士局字缺晉公銘
一谷勞聞斗孤峯起丁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
萬丈水聲折千尋樹影亭望中仙鳥動行處月輪馨
燬石後臨砌研膠潑上屏明時獻君詩不假老人星

林　寬

寬侯官人與黃滔同時集一卷

苦雨

瀟霖竊日月窮巷變溝坑驟漲纖枝折奔傾壞堵平
蒙茸來客絕躍鬭噪蛙獰敗屐陰苔積摧簷濕菌生
斜飛穿裂瓦迸落打空鐺棄底遲歸蝶林中滯出鶯
潤侵書縫黑冷浸鬢絲明牖暗參差影堦寒斷續聲
尺新功比桂寸粒價高瓊遙想管絃裏無因識此情

李咸用（見前）

和吳處士題村叟壁

因閱鄉居景歸心寸火燃吾家依碧嶂小檻枕清川
遶雨籠狐戍斜陽隔斷烟沙虛遺虎跡水洑聚蛟涎
獺趂莎汀蓼甘荼挈石泉霜明巡栗樹風夜探魚船
戲日魚呈腹翹灘鷺並肩棊尋盤石淨酒傍野花妍
罷以鋤為利家惟竹直錢飯香同豆熟湯暖摘松煎
嘶鳥兒藏足攀藤犺束拳淺茅鳴鬬雉曲柳嘯寒鳶
秋果楂梨澀晨羞筍蕨鮮衣蓑留冷閣席草種閑田
椎髻擠餔餉龎眉識稔年嘶鴈匆戴笠驅犢絛充鞭
不重官於社常尊食作天谷深青靄薇峯迴白雲纏
每憶關魂夢長誇表愛憐覽君書壁句誘我率成篇

吳　融（見前）

古錦裾六韻

淮水經何日隨風故有人綠衣猶佰請丹頂尚迷真
暗濟雲沈古青蒼緻剝新映襟如惹淚侵鵲想縈塵
泗曳無由視流傳久自珍武威應認得牽挽幾當春

（陸龜蒙古錦裙記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御花蕊莖者有鶉舞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鎖結牙以相帶有若駮霞殘紅流烟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淺湘粉蝶塗染豔細環佩雲隱涯岸濃淡霏拂端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綃綵下製縷尚如稍兩旁皆解散蓋折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裙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於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賦得欲曉看粧面

朧朧欲曙色隱隱辨殘粧日始雲中出花猶霧裏藏
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轉入金屏影偎侵角枕光

有蟬緊鬢樣無燕著釵行十二峯前夢如何不斷腸

卽席十韻

佳處方窺朱平生未嫁盧暖金輕鑄骨寒玉細凝膚妬蝶長成伴傷鸞耐得孤城堪迷下蔡臺合上姑蘇弄眼難降柳含茸欲鬭蒲生凉雲母扇直夜博山爐翡翠交粧鏡鴛鴦入畫圖無心同石轉有淚約泉枯猿渴應須見鷹饑秖待呼銀河正清淺霓節過來無

李建勳（見前）

歸燕詞

羽翼勢雖微雲霄亦可期飛翻自有路鴻鵠莫相嗤待侶臨書幌尋泥傍藻池銜人穿柳徑拂蝶繞花枝

廣廈來應徧深宮去不疑雕梁聲上下烟浦影參差得地人潛換新巢雀謾窺雙雙暮歸處疎雨滿江湄

李　中

孟賓于集序云字有中隴西人淦陽宰所著曰碧雲集

庭葦

品格清於竹詩家景最幽從栽向池沼長似在汀洲玩好招溪叟棲堪待野鷗影疎當夕照花亂正深秋韻細堪清耳根牢好繫舟故溪高岸上冷淡有誰遊

韋　莊

郝天挺云莊昭宗乾寧進士有浣花集　紀

事云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莊乃諱之時號秦婦吟又有帝子夢魂烟水濶謝公詩思碧雲低最爲警策後訶子美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吟諷不輟是歲卒葬於白沙莊集時賢詩爲又玄集　詩話云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性疎曠不拘小節李詢爲西川宣諭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建辟爲掌書記尋召爲起居舍人建表留之後相建爲僞平章事　雜記云韋莊以才名寓蜀蜀王建遂

羈留之莊有寵人姿質艷麗兼善詞翰建聞之託以教內人爲辭強莊奪去莊追念悒怏作謁金門詞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姮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後聞此詞遂不食而卒

漁塘十六韻

洛水分餘派穿巖出石稜碧經嵐氣重清帶露華澄瑩徹通三島巖峿積萬層巢由應共到劉阮想同登壁峻苔如畫山昏霧似蒸撼松衣有雪題石硯生氷路熟雲中客名留域外僧饑猿尋落像鬬鼠墮高藤

崦樹臨溪亞殘莎帶岸崩持竿聊藉草待月好乘昏對景思任父開圖想不興晩風輕浪疊暮雨濕烟凝似泛靈查出如迎羽客昇仙源終不測勝槩自相仍欲別仍堪戀長歸又未能他時操史筆爲爾著良稱（摭言曰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殁者贈官存者補賜進士第蠙于彼詞一第足重人哉非亦援是科者耳建僭號而儼然爲之相何取進士第）

張　蠙

全唐詩話云蠙字象文唐末登第尉櫟陽避亂入蜀蜀王時爲金堂令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問寺僧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牋令寫詩以進蠙進一百首衍善之詔爲知制誥宋光嗣以蠙輕忽傲物遂止卒於官蠙生穎秀幼有單于臺詩曰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爲世所稱

和友人許棠題宣平里故藤

欲結千年茂生來便近松迸根通井潤交葉覆庭穠歷代頻更主盤空漸變龍晝風圓影亂宵雨細聲重蒼密勝丹桂侵危類遠峯嫩條懸野鼠枯節叫秋蛩翠老霜難蝕皴多蘚乍封幾家遙共玩何寺不堪容客對忘離榻僧看誤過鐘頃因陪預作終夕繞枝笻

羅　隱

吳越備史云隱字昭諫新登縣人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來見錢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末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繇是以紅紗罩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錢塘縣令歷遷諫議大夫賜金紫卒年七十七詩話云隱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爲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

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廣明中池守濬營壁居之光啓中錢鏐辟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朱全忠以諫議召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餘杭有子塞翁又云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譏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紀事云隱虬鄴共一場屋謂之三羅昭宗聞其名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輕易明皇聖德猶橫遭譏謗將相臣

僚豈能免乎凌轢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又云江南李氏嘗遣聘越人問見羅給事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爲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

南園

搏擊路終迷南園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棲菜長春菘潤科圓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雪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隙奔野馬閑甕養醯雞木石心逾切煙霄分已睽病憐王猛脊恐笑隗囂泥澤浦湖下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提攜（南園詩話曰人才高下各有分限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頓依然出語自高至羅隱諸人稍用偏仄之調誇雕琢奇麗欲高而意未嘗不卑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天稟自然不可強力至也）

續唐三體詩卷第八終

續三體唐詩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高士奇編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錄士奇嘗校註周弼三體唐詩因復輯此編弼書以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律詩爲三體故此以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排律爲續三體以補其闕惟弼書每體分數格而此書則每體以人爲序各有小傳詩話爲例小異耳獨是士奇既以弼書爲未備則當補完諸體乃亦襲三體之目仍不錄五言絕句將謂非詩之一體乎

唐詩掞藻八卷

〔清〕高士奇選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掞藻八卷》提要

唐詩掞藻序

詩有四始而雅頌三焉雅頌之作也君卿大夫拜颺相賡燕享相勞以之褒顯功而協和神人其用至廣其道甚盛也詩亡以後闕然不講立言之體誰復有存焉者庶幾唐世廟廊諸作猶有雅頌之遺音乎自貞觀景龍迄於開寶間君賡而臣和莫不銜華佩實澤於儒雅其文典以則其音平大而雍容發乎情而止乎義有以起人忠敬之思而蕩滌其淫佚之氣可以爲極盛矣後之說詩者爲不平則鳴之譚爲窮而後工之論里閭匹士循聲躡迹敝敝於詞章朝鐫而夕琢得一二清疎雋泠佻巧僻澀之句爲詩家能事于是祀郊島爲高朕斥燕許爲傖楚似乎聲詩一道席門窮巷者之所謳吟而非履豐美者之所得與也推而極之不至廢二雅而薄三頌不止亦已過矣夫般倕之構明堂非有曲廊便房之供人遊處也涓曠之鼓鐘簴非有繁音促節之資人諧笑也覩堂皇而欲攊般倕之指聞鏗鋐而欲塞涓曠之聰可以爲度材審聲者乎吾知其不然也文章體製各有所宜如車輿舟檝之不相假易而用之鮮有不窘步

而乖方者山林之不可施于廊廟猶夫廊廟之不可施於山林也今
皇上萬幾餘暇炳然述作日星雲漢照耀九垓黼黻文章光被四裔煌煌乎天之文也而在廷諸鉅公景合風靡潤色文治備極聲華士奇亦得載筆操觚追趨清切十有三年其間應
制紀
恩感難宣寫時復
宸翰親揮俯賜聯句
皇上之右文上儒勤勤如是士奇近歸田里追思疇昔之榮遇裒集其隨輦諸詩登諸剞劂又閒取唐代君臣賡和與其朝士公餘之作相爲印正丹鉛所及甄採加焉爲之分別澄汰標目而鉤貫之爲類二十有二得詩九百餘篇名之曰唐詩掞藻雖上自覆載流峙以下逮於夭喬蠕動之屬無不具備而大要有關於廊廟者乃登是選亦以使雅頌之遺音不泯而學士有所儀的云爾夫詞章之盛視乎運會而尤賴乎主上之振興唐之太宗茂於文藻風流漸被故一代聲韻之學後世無加焉況我
皇上文明光偉遠邁唐宗千葉而後其仰望於今

茲者不遠勝於唐代也哉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秋七月錢塘高士奇謹
序於柘西之簡靜齋

唐詩掞藻

凡例

一是集詩格務取華整詩題必關典制雖不專應制一體大要可施於廊廟一時朝士之菁華實千載作家之楷式也

一析類分門取便檢閱至如經緯三辰合題以天象寒暄四序總冠以歲時不必瑣屑區分自然具有條目

一諸類皆先五言次七言先往體次今體其大凡也若天象則日星各以類從山川則流峙又分次第以及草木飛躍皆循此例

不復以體製銓序焉

一詩話所載或奏御之篇雅蒙褒賞或成名之什頗有品題間採一二分注於編以紀故實

一總計四十二門其不可自爲一類者則附於各類下雖支分而條列亦網舉而目張矣

一是集搜羅雖廣簡汰必嚴調尚雅馴語求倫脊鴻篇可采不免微瑕隻句稱工難言全璧則寧割置不錄

唐詩掞藻

姓氏

太宗（諱世民姓李氏在位二十四年）

高宗（諱治在位三十四年）

中宗（諱哲嗣聖元年即位在房陵十五年東宮八年後復位）

玄宗（諱隆基在位四十七年）

德宗（諱适在位二十七年）

文宗（諱昂在位十五年）

韓王元嘉（高祖之子）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官至秘書監封永興公與兄世基齊名時方晉二陸）　魏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官至檢校侍中封鄭國公）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人咸亨初以特進致仕）　楊師道（字景猷官至中書令）　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十八學士之一官至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官至內史舍人）　李義

府（瀛州饒陽人官至右相）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官至中書令）　薛元超（蒲州人官至中書令）　張文琮（貝州武城人官至戶部侍郎出爲建州刺史）　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官至鳳閣侍郎）　杜淹（字執禮京兆杜陵人官至檢校吏部尚書預參朝政）　裴守眞（絳州稷山人官至太常博士出刺成州）　元萬頃（洛陽人官至鳳閣侍郎）　張易之（定州義豐人官至奉宸府令）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官至秘書少監）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上官儀（字遊韶陝州人官至西臺侍郎後追贈中書令楚國公其詩綺錯婉媚人多傚之謂上官體）　王勃（字子安絳州人六歲善文辭麟德初對策於朝授朝散郎年未及冠時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四傑）　楊炯（華陰人舉神童遷盈川令）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鄧王府典籤）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除臨海丞）　薛曜（薛稷之從兄也）　李嶠（字巨山趙州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擢進士第官至中書令）　韋承慶（字延休鄭州陽武人擢進士補雍王府參軍官至秘書少監封扶陽縣子）　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登進士官至太僕卿郢國公）　喬知之（官至右司郎中）　李敬元（亳州譙人）　盧藏用（字子潛官至中書舍人）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爲隰城尉官至修文館直學士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學四友）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入科高第官至鳳閣舍人）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舉明經官至中書令）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登進

（士第官至修文館學士）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魏元忠（宋州宋城人官至中書令封齊國公）武三思（武后之姪也）魏知古（深州人擢進士官至侍中封梁國公）李適（字子至京兆人官至工部侍郎）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第進士官至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薛稷（字嗣通蒲州人舉進士官至黃門侍郎加少保）鄭愔（景龍三年與韋溫同三品）崔湜（字澄瀾定州人第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執政時年二十六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年不可及）盧僎（中宗時人官至吏部員外郎）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舉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劉憲（字元度宋州人擢進士）徐彥伯（名洪以字行兗州瑕丘人七歲能文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士以彥伯爲首官至太子賓客）韋元旦（京兆萬年人擢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馬懷素（字惟臣潤州人擢進士官至昭文館學士）岑羲（字伯華鄧州人第進士官至侍中封南陽郡公）蘇頲（字廷碩雍州人第進士官至工部侍郎襲封許國公頲以文章顯與張說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中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官至中書令封燕國公）韋嗣立（字廷構鄭州人官至黃門侍郎）姚崇（字元之陝州人舉下筆成章科官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宋璟（字廣平邢州人舉進士第官至右丞相）席豫（字建侯襄州人舉孝廉擢上第官至吏部侍郎）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及進士第官至駕部員外郎）張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丘（字仲山十一歲擢童子科及冠舉制科中第官至禮部尚書致仕）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時隱嵩山屢召不應中宗立迫召起居舍人兼修文館學士）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官至中書侍郎拜同平章事）孫逖（博州人舉文藻宏麗科官至中書舍人典詔誥）李林甫（小字哥奴韓休薦其有宰相才遂與牛仙客代張九齡爲相）許景先（常州人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官至吏部侍郎出刺虢州）苗晉卿（字元輔潞州人擢進士官至左相）薛眘感（善投壺百發百中）上官昭容（名婉兒上官儀之女孫也能文習吏事武后愛之中宗即位使掌制命由婕妤陞昭容）○李白（字太白蜀人母夢長庚星而生白因名之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賜食上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因失意於貴妃求還山帝賜金放還）李頎（東川人開元十三年進士調新鄉縣尉）祖詠（洛陽人開元十三年進士張說引爲駕部員外郎）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十九年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右丞善畫工詩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孤居三十年後代宗求其樂章弟縉集數十百篇上之）孟浩然（一云孟浩字浩然以字行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失意於玄宗因放還）王灣（洛陽人登先天進士第官洛陽尉）蔡希周（曲阿人官至監察御史）李憕（并州人舉明經高第官至東京留守）儲光羲（魯國人又云潤州人官至監察御史）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第補祕書郎後貶龍標尉）丁仙芝（曲阿人官至餘杭尉）崔曙（宋州人開元間進士）王岳靈（開元間進

士官至監察御史）趙驊（字雲卿鄧州穰人開元進士官至秘書少監）蕭華（嵩之子天寶間爲工部侍郎後位至宰相）丘爲（嘉興人累官太子右庶子）賈至（字幼鄰洛陽人父曾開元初掌制誥肅宗登極至撰冊進策帝曰先帝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命策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盛矣歷官中書舍人）高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洲人舉有道科官至西川節度使封渤海侯年五十始爲詩即工每吟一篇好事者輒爲傳布）岑參（南陽人天寶中進士累官侍御史出爲嘉州刺史）杜甫（字子美襄陽人舉進士不第因游長安玄宗朝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肅宗立拜右拾遺坐房琯事出爲華州司功嚴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張謂（字正言河南人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官至禮部侍郎）王季友（河南人按豫章圖經云鄭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爲賓客甚敬之善爲詩）李華（字遐叔趙州人累中進士宏詞天寶中遷監察御史）獨孤及（字至之河南人天寶末以有道舉高第終司戶郎中常州刺史）崔興宗（官至右補闕）劉兼（玄宗時進士）李收（官至右衛錄事）蔣渙（義興人擢進士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袁皓（袁州宜春人龍紀中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隨州刺史）韋應物（字處厚長安京兆人官至左司郎中貞元初出刺蘇州）皇甫冉（字茂政潤州人元晏先生謐之後官至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與弟曾齊名人比之張景陽孟陽云）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及第官至考功郎中大曆中與郎士元俱以詩名倡士林爲之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時公卿出牧奉使二人無詩祖行人以爲恥）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年進士官至右拾遺出爲郢州刺史）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年進士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號爲奇童天寶間詣闕獻復明堂議肅宗即位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常議國事復請還山貞元初拜陝虢觀察使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包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與弟佶齊名大曆間爲起居舍人）包佶（字幼正天寶六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秘書監封丹陽郡公）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官至袁州刺史）竇叔向（字遺直扶風人官左拾遺內供奉諸子常牟羣庠鞏皆有詩名號五竇）盧綸（字允言河中人大曆初舉進士不第元載薦其文補閿鄉尉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常朝京師德宗召見禁中上有所作輒使賡和時與韓翃等十人皆有詩名號大曆十才子）李端（趙州人大曆五年進士官至杭州司馬）張濯（盧綸有與張濯對酒詩）司空曙（字文明廣平人登進士第官至虞部郎中）耿湋（河東人寶應二年進士歷官至左拾遺）嚴維（字文正越州人武德二年進士官至校書郎）令狐峘（宜州人天寶末進士第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常袞（京兆人登進士第官至福建觀察使）張繼（字懿孫兗州人登天寶十二年進士第授檢校戶部員外郎）顧況（字逋翁姑蘇人至德進士官至著作郎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李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大曆四年登第官至禮部尚書致仕）于鵠（隱居於漢陽大曆間應薦起歷諸府從事）崔元翰（德宗時舉進士官知制誥）劉商（字子

（夏彭城人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滕珦（東陽人右庶子致仕）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貞元中及第劉晏奏爲主運湖南後遷容管經畧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寵餞代還）陸贄（字敬輿蘇州人登進士第德宗時入爲翰林數言事）周存（貞元間陸贄同時人）權德輿（字載之秦州人四歲能賦詩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閒德宗聞其材召爲左補闕元和中同平章事）武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三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羊士諤（泰山人貞元初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王表（貞元元和間與竇常同倡和）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官至檢校禮部尚書）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進士文宗太和中爲河中少尹）孟簡（字幾道德州人舉宏詞元和拜諫議大夫累官至節度使）李虞仲（有制集四卷）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詞累官翰林學士遂爲相）崔樞（官秘書監）崔備（鄢陵人工部郎中）李正辭（官六合令）裴泰章（字敦藻官給事中）伍喬（力學山中舉進士第一爲考功郎）李景遜（字後己并州文水人憲宗時官至侍御大夫）陸暢（字達夫江東人官至侍御）朱迪（貞元中陳詡同時人）孟郊（字東野湖州人少隱嵩山性耿介五十登進士第爲溧陽尉）呂溫（字和叔又字化光河中人從陸贄治春秋擢進士第賢舉薦知雜事）陳羽（江東人貞元八年登第歷官東宮尉佐）張籍（字文昌蘇州人貞元十五年及第官至國子司業）王建（字仲初頴川人大曆十年進士太和中爲陝州司馬）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與元稹友善相倡和世號元白體）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對策太和間爲尚書右丞）王涯（字廣津太原人擢進士宏詞文宗朝同平章事）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元和末爲宰相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與郭汾陽齊名）鮑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進士與孟郊韓愈友善）趙蕃（鮑溶同時人會昌三年爲安撫黜陟使）李紳（字公垂亳州人爲人短小精悍號短李元和初進士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白行簡（字知退樂天之弟擢進士官至度支郎中）劉鄴（字漢蕃潤州句容人六七歲能屬詞第進士懿宗時至宰相）盧肇（袁州宜春人擢進士第一）朱慶餘（按唐書作朱慶名可久以字行又字慶緒越州人登寶曆二年進士第官不達）姚合（陝州人元和十一年進士官至杭州刺史）蔣防（嘗作霍小玉傳）釋廣宣（元和人住安國寺詔居紅樓院以詩供奉有紅樓集）○李商隱（字義山懷州人登開成二年進士第官至檢校吏部員外郎自稱玉溪子詩與溫庭筠齊名號三十六體亦號曰西崑體）杜牧（字牧之京兆人太和二年舉進士官至中書舍人牧于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云）許渾（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進士官至郢州刺史詩名丁卯集）厲元（官至侍御周賀有贈厲侍郎詩是也）李遠（字求古蜀人太和五年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劉得仁（貴主之子苦于詩出入舉場三十年卒無成）姚鵠（字居

業武宗會昌進士）馬戴（字虞臣會昌中進太學博士後貶龍陽尉）薛逢（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初進士官至秘書監）趙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進士官至渭南尉詩名渭南集）薛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二年進士官至徐州節度使移鎮武昌）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二年及第授丹徒縣尉楊敬之雅愛其詩所至稱之）陳陶（字嵩伯番陽人武宣間自稱三教布衣）段成式（字柯古會昌時人官終太常少卿家多奇篇秘籍著酉陽雜俎）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祁人與李商隱皆有詩名時號溫李詩有漢南真稿握蘭金荃等集）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大中八年進士官至建州刺史）秦韜玉（字中明京兆人中和間進士嘗爲田令孜神策判官終工部侍郎）黃滔（天祐時人嘗編閩人詩爲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楊嗣復（字繼之本弘農華陰人擢進士博學宏詞文宗時至宰相）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第進士累官集賢殿學士後相武宗贈司徒）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僖宗時至宰相）李行敏（字德裕同宗昆弟也）王起（太和時人）李衢（開成時人與林寶共撰皇唐玉牒）曹唐（字堯賓桂州人爲道士太和中舉進士累爲諸府從事）李郢（字楚望大中進士官至侍御史）杜荀鶴（字彥之池州人大中間進士官至主客員外郎自號九華山人詩名唐風集）曹鄴（字鄴之爲舍人韋慤所知力薦于主司大中時登進士第官洋州刺史）劉滄（字蘊靈魯人大中八年進士官龍門令）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中及第官太常博士嘗隱鹿門山自號鹿門子在蘇州與陸龜蒙唱和名松陵集）方干（字雄飛新定人一云傚人兔飲號缺脣先生有司以故不與科名後賜高才失意者孤魂及第以干爲首）李山甫（咸通中累舉不第後爲樂彥正從事）李昌符（字夢嶽咸通四年進士歷尚書郎）胡曾（長沙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爲漢南節度從事）公乘億（字壽山咸通宏詞進士第有珠林集）張喬（池州人咸通中京兆府解試首薦大順間進士）李拯（字昌時咸通末進士官考功郎中僖宗召爲翰林學士）羅隱（字昭諫餘杭人自號江東生累舉不第光啓中錢鏐辟爲從事開平中魏博羅紹威表授給事中）羅鄴（餘杭人與兄隱虬齊名世稱三羅咸通中舉進士不第）章碣（錢塘人登乾符進士第）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幼有名擧司空圖見而奇之拊其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光啓三年進士後爲都官郎中）曹松（字夢徵衡陽人學賈島爲詩昭宗天復初及第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彥同榜皆年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各授校書郎）吳融（字子華山陰人昭宗龍紀初進士官至戶部侍郎）韓偓（字致堯一字致光京兆萬年人龍紀元年進士官兵部侍郎）李洞（字才江京兆人慕賈島爲詩銅鑄其像事之如神）陸扆（字祥文昭宗時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人乾寧元年進士授校書郎）張蠙（字象文清河人乾寧進士爲膳部員外郎）王貞白（字有道信州人登乾寧二年第官授校書郎）翁承贊（字文堯建安人乾寧擢進士官至諫議大夫）李建勳（隴西人仕南唐爲丞相）徐商（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宋若昭（宋廷棻女廷棻五女皆慧善屬文若

（昭其夭也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家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召入禁中試文章問經史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爲學士拜尚宮妃主皆事以師禮）
○鄭義貞　劉廷琦　郭汭　崔尚　常濟　劉
懷一　楊廉　蔡孚　胡衡　蔡文恭　徐嶷
裴達　張濛　滕邁　獨孤綬　李諒　姚康
王季則　薛伯紆　張昔　貟南溟　苗仲芳
張蕃　鄭師貟　穆寂　石倚　馮涯　張嗣留
　李肱　張謂　張叔良　王若嵒　史延　韓
濬　嚴巨川　張隨　莫宣卿　顏粲　孫欣
葉元良　張欽敬　張聿　張良器　徐元弼
張彤　胡權　周徹　崔績　席夔　胡直鈞
裴次元　梁元　錢衆仲　徐仁嗣　鄭述誠

盧征　彭伉　李季何

唐詩掞藻總目

第一卷
天象　歲時
第二卷
山川　都邑　皇居　帝道
第三卷
政治　典禮　祭享　封禪
文學　武功
第四卷
臨幸　瑞應　聖壽　后妃
儲貳　朝臣

第五卷
外吏　朝會　寓直　扈從
第六卷
奉使　赴闕　錫宴　恩賜
御試　貢獻　休假　省覲
第七卷
餞送　遊覽　宮室　園囿
古蹟　寺觀
第八卷
方外　書畫　雜伎　器用
草木　飛躍

唐詩掞藻卷之一目次

天象

虞世南奉和詠日午
李虔仲賦得初日照鳳樓
王約賦得日暖萬年枝
杜甫月圓
李商隱月
韋應物府舍月遊
李商隱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
李端直中書翫月見寄
盧綸奉和太常王卿詶中書李舍人中書寓直春夜對月見寄
李頻府試老人星見
公乘億郎官上應列宿
于季子咏雲
裴澄春雲
李紳慶雲見
太宗賦得花庭霧
顏粲白露爲霜
太宗詠風
張祜詠風
盧肇賦得風不鳴條

樊陽源賦得風動萬年枝
𤣥宗同劉晃喜雨
李嶠奉和春日遊苑喜雨應制
錢起中書遇雨
魏知古奉和春日途中喜雨
張籍和李僕射雨中寄盧嚴二給事
李商隱細雨成咏獻尚書河東公
王維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儲光羲晚霽中園喜赦
孟浩然途中晴
𤣥宗喜雪
劉廷琦奉和聖製瑞雪篇
張說奉和聖製野次喜雪應制
上官儀詠雪應詔
錢起禁闈翫雪寄薛左丞
姚康禮部試早春殘雪
李衢都堂試貢士日慶春雪
杜牧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春雪忽降品彙昭蘇即事書成四韻
徐安貞奉和喜雪應制
李建勳和𤣥宗元日大雪登樓

李嶠苑中遇雪應制

歲時

蘇頲立春日侍宴内出剪綵花應制
宋之問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綵花應制
李嶠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綵花應制
李季何立春日望三素雲
沈佺期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閻朝隱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韋元旦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沈佺期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張說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白居易春來
盧綸曲江春望三首
王建春日五門西望
鄭谷闕下春日
韋碣長安春日
厲元元日觀朝
司空曙和耿拾遺元日觀朝
薛逢元日樓前觀仗
太宗元日

杜牧歲日朝廻口號
李嶠奉和人日清暉閣宴羣臣遇雪應制
李嶠奉和人日宴大明宮賜綵縷人勝應制
沈佺期奉和人日宴大明宮賜綵縷人勝應制
王維奉和聖製正月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應制
文宗上元日
張說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踏歌詞
段成式上元唱和三首
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沈佺期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王季友奉和聖製中和節賜百官宴因示所懷
王維三月三日勤政樓侍宴應制
岑參奉和上巳祓禊應制
王維奉和聖製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濱和裴晉公十二韻
白居易洛橋寒食日作
韋莊丙午年鄜州寒食城外醉吟三首
張籍寒食内宴二首

韓翃寒食
武元衡元和癸巳清明途經百牢關
王濯清明日賜新火
白居易發春曲禁中口號
太宗賦得夏首啓節
宋之問夏日仙萼亭應制
楊師道奉和夏日晚景應詔
張說端午三殿侍宴應制
太宗秋日
太宗秋夜翠微宮
楊師道初秋夜坐應詔
劉禹錫早秋集賢院即事
王維秋思
盧綸長安首秋夜即事
李嶠奉和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蘇頲奉和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鄭畋中秋月直禁苑
武元衡鎮西蜀中秋夜錦樓翫月
吴融八月十五夜禁直寄同僚
韓偓中秋禁直
高宗九月九日
權德輿奉和聖製重陽日中外同歡以詩言

志因示羣臣
崔元翰奉和聖製重陽旦日百寮曲江宴示
懷
權德輿奉和聖製重陽日即事
蘇頲奉和九日臨渭亭登高應制
宋之問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
二寺閣
太宗山閣晚秋
許敬宗奉和秋暮言志應制
太宗冬宵四韻
獨孤及日南至
穆寂冬至日祥風應候
裴達南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
杜甫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
杜甫臘日
太宗守歲
太宗除夜
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
李商隱隋宮守歲

唐詩掞藻卷之一

錢塘　高士奇　澹人　輯選

天象

奉和詠日午　虞世南

高天淨秋色長漢轉曦車玉樹陰初正桐圭影未斜翠蓋飛圓影明鏡發輕花再中良表瑞共仰璧暉賒

賦得初日照鳳樓　李虞仲

旭日煙雲殿朝陽燭帝居斷霞生峻宇通閣麗晴虛流彩連朱檻騰輝照綺疏曈曨晨景裏明滅曉光初戸牖仙山近軒楹鳳翼舒還如王母過遙度五雲車

賦得日暖萬年枝　王約

靄靄彤庭裏沈沈玉砌陲初升九華日潛暖萬年枝煦嫗光偏好青葱色轉宜每因韶景麗長沐惠風吹隱映當龍闕氛氳隔鳳池朝陽光照處惟有近臣知

月圓　杜甫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

月　李商隱

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簟捲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雲葉鮮姮娥無粉黛只是逞嬋娟

府舍月遊　韋應物

官舍耿深夜佳月喜同遊橫河俱半落泛露忽驚秋散彩疎羣樹分規澄素流心期與浩景蒼蒼殊未收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翫月因戲贈　李商隱

昨夜玉輪明傳聞近太清涼波衝碧瓦曉暈落金莖露索秦宮井風絃漢殿箏幾時綿竹頌擬薦子虛名

直中書翫月見寄　李端

名卿步月正淹留上客裁詩怨別遊素魄近成班女扇清光遠似庾公樓嬋娟更稱憑高望皎潔能傳自古愁盈手入懷皆不見陽春曲麗轉難訓

奉和太常王卿訓中書李舍人中書寓直

春夜對月見寄　盧綸

露如輕雨月如霜不見星河見雁行虛暈入池波自汎滿輪當苑桂多香春臺幾望黃龍闕雲路寧分白玉郎是夜巴歌應金石豈殊螢火對清光

府試老人星見　李頻

良宵出戶庭極目向青冥海內逢康日天邊見壽星臨空遙的的竟曉獨熒熒春後先依丙秋來忽近丁垂休臨有道作瑞掩前經豈比周王夢徒言得九齡

郎官上應列宿　公乘億

北極佇文昌南宮曉拜郎紫泥乘帝澤銀印佩天光緯結三台側鈎連四輔傍佐商依傅說仕漢笑馮唐委佩搖秋色峨冠帶晚霜自然符列象千古耀巖廊

詠雲　于季子

瑞雲千里映祥輝四望新隨風亂鳥足汎水結魚

鱗布葉疑臨夏開花詎待春願得承嘉景無令掩桂輪

春雲　裴澄

漠漠復溶溶乘春任所從映林初展葉觸石未成峰旭日消寒翠晴煙點淨容霏微將似滅深淺又如重薄彩臨谿散輕陰帶雨濃空餘負樵者嶺上自相逢

慶雲見　李紳

禮成中嶽陳金冊祥報卿雲冠玉峰輕未透林疑待鳳細非行雨詎從龍卷風變彩霏微薄照日籠光隱映重還入九霄成沆瀣夕嵐生處鶴歸松

賦得花庭霧　太宗

蘭氣已薰宮新蕊半粧叢色含輕重霧香引去來風拂樹濃舒碧縈花薄蔽紅還當雜行雨髣髴隱遙空

白露爲霜　顏粲

悲秋將歲晚繁露已成霜徧渚蘆先白霑籬菊自黃應鐘鳴遠寺擁雁度三湘氣逼襦衣薄寒侵宵夢長滿庭添月色拂水散荷香獨念蓬門下窮年在一方

詠風　太宗

蕭條起關塞搖颺下蓬瀛拂林花亂彩響谷鳥分

聲披雲羅影散泛水織文生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

詠風　張祜

搖搖歌扇舉悄悄舞衣輕引笛秋臨塞吹沙夜遶城向峰迴雁影出峽送猿聲何似琴中奏依依帶別情

賦得風不鳴條　盧肇

習習和氣至過條不自鳴暗通青律起遠望白蘋生拂樹花仍落經林鳥自驚幾牽蘿蔓動潛惹柳絲輕入谷迷松響開窗失竹聲薰絃方在御萬國仰皇情

賦得風動萬年枝

樊陽源

珍木羅前殿乘春任好風振柯方裊裊舒葉乍濛濛影動丹墀上聲傳紫禁中離披偏向日凌亂半分空輕拂祥煙散低垂翠色同長令占天眷四氣借全功

同劉晃喜雨

玄宗

節變寒初盡時和氣已春繁雲先合寸膏雨自依旬颯颯飛平野霏霏靜暗塵懸知花葉意朝夕望中新

奉和春日遊苑喜雨應制

李嶠

仙蹕九重臺香筵萬壽杯一旬初降雨二月早聞

雷葉向朝隮密花含宿潤開幸承天澤豫無使日光催

中書遇雨

錢起

濟旱惟宸慮爲霖即上台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綸閣飛絲度龍渠激溜迴色翻池上藻香裛鼎前梅湘燕皆舒翼沙鱗豈曝腮尺波應爲假虞海載沿迴

奉和春日途中喜雨

魏知古

皇輿向洛城時雨應天行麗日登巖送陰雲出野迎濯枝林杏發潤葉渚蒲生絲入綸言喜花依錦字明微臣忝東觀載筆佇西成

和李僕射雨中寄盧嚴二給事

張籍

郊原飛雨至城闕濕雲埋迸點時穿牖浮漚欲上階偏滋解籜竹併灑落花槐晚潤生琴匣新涼滿藥齋從容朝務退放曠掖曹乖盡日無來客閒吟感此懷

細雨成詠獻尚書河東公

李商隱

灑砌聽來響卷簾看已迷江間風暫定雲外日應西稍稍落蝶粉班班融燕泥颭萍初過沼重柳更緣堤必擬和殘漏寧無晦暝鼙半將花漠漠全共草淒淒猿別方長嘯烏驚始獨棲府公能入詠聊

且續新題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王維

渭水自縈秦塞曲黄山舊遶漢宮斜鑾輿迥出仙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重物華

晚霽中園喜赦

儲光義

五月黄梅時陰氣蔽遠邇煙雲連晦朔菰菜生鄰里落日晚霞明農夫知雨止幾悲祇席濕長嘆垣牆毀矇矓天宇開家族躍以喜渙汗發大號坤元更資始散衣出中園小徑尚滑履池光摇萬象倏

忽滅復起嘉樹如我心欣欣豈云已

途中晴

孟浩然

已失武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低餘濕猶霑草殘流尚入谿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淒淒

喜雪

玄宗

日觀卜先征時巡順物情風行未備禮雲密逐飄霙委樹寒花發縈空落絮輕朝如玉已會庭似月猶明既覩膚先合還欣尺有盈登豐何以報因此謝功成

奉和聖製瑞雪篇

劉廷琦

紫宸飛雪曉徘徊層閣重門雪照開九衢晶耀浮埃盡千品差池贄帛來何處田中非種玉誰家院裏不生梅埋雲翳景無窮已因風落地吹還起先過翡翠寶房中轉入鴛鴦金殿裏美人含笑出聯翩艷逸相輕鬪容止羅衣點著渾是花玉手摶來半成水奕奕紛紛何所如頓憶陽園二月初羞同班妾高秋扇欲照明王一夜書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闕下降仙車願隨睿澤流無限長揖豐年貴有餘

奉和聖製野次喜雪應制

張說

寒更玉漏催曉色御前開泱漭陰雲積氤氳風雪

廻山如銀作寶宮見璧成臺欲驗豐年象飄飄仙藻來

詠雪應詔

上官儀

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棲鳳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儀此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時無解其事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此詩東之對云洞冥記漢武帝于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德棻嘆其博識）

禁闈翫雪寄薛左丞

錢起

玄雲低禁苑飛雪滿神州虛白生臺榭寒光入冕旒粉凝宮壁靜乳結洞門幽細繞廻風轉輕隨落羽浮怒濤堆砌石新月孕簾鈎爲報詩人道豐年

誦聖猷

禮部試早春殘雪

姚康

微暖春潛至輕明雪向殘銀鋪光漸濕珪破色仍寒無柳花常在非秋露正團素光浮轉薄皓質駐應難幸得依陰處偏宜帶月看玉塵銷欲盡窮巷起袁安

都堂試貢士日慶春雪

李衢

錫瑞來豐歲旌賢入貢辰搖輕梅共笑飛弱柳和春遶砌封瑣屑依階噴玉塵蜉蝣吟更苦科斗映還新鶴氅迷難辨氷壺鑒易真因歌大君德率舞詠陶鈞

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雪
忽降品彙昭蘇即事書成四韻
杜　牧
飄來雞樹鳳池邊漸壓瓊枝凍碧漣銀闕雙高銀
漢裏玉山横列玉墀前昭陽殿下風迴急承露盤
中月彩圓上相抽毫歌帝德一篇風雅美豐年

奉和喜雪應制　徐安貞
西宮齋祭近登臨雨雪紛紛天晝陰秖爲經寒無
瑞色頓教正月滿芳林蓬萊北上旌門暗花萼南
歸馬跡深自是三農歌帝力還將萬庾荅堯心

和玄宗元日大雪登樓　李建勳

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灑玉墀初
散絮密粘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
山萬仞斜寧意傳來中使出御題先賜老僧家

苑中遇雪應制　李　嶠
散漫祥雲逐聖迴飄飄瑞雪繞天來不能落後爭
飛絮故欲迎前綻早梅

歲時

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綵花應制
蘇　頲
曉入宜春苑穠芳吐禁中剪刀因裂素妝粉爲開
紅彩異驚流雪香饒點便風裁成識天意萬物與

花同

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綵花應
制　宋之問
金閣粧仙杏瓊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
開蝶繞香絲住蜂憐豔綵迴今年春色早應爲剪
刀催

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綵花應
制　李　嶠
早聞年欲至剪綵學芳辰綴綺奇能似裁紅巧過
眞花從篋裏發葉向手中春不與韶光競何名天
上人

立春日曉望三素雲　李季何
靄靄青春曙飛仙駕五雲浮輪初縹緲承蓋下氤
氳薄影隨風度殊容向日分羽毛紛共逺環珮杳
猶聞靜合煙霞色遥將鸞鶴羣年年瞻此御應許
從元君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沈佺期
東郊暫轉迎春仗上苑初飛行慶杯風射蛟氷千
片斷氣衝魚鑰九關開林中覔草纔生蕙殿裏爭
花併是梅歌吹銜恩歸路晚棲烏半上鳳城來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閻朝隱
管籥周移寰極裏乘輿望幸斗城闉草根未結青

絲縷蘺蔦猶垂綠帔巾鵲入巢中言攺歲燕銜書
上道宜新願得長繩繫取日光臨天子萬年春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韋元旦

灞涘長安恒近日殷正臘月早迎新池魚戲葉仍
含凍宮女裁花已作春向苑雲疑承翠幄入林風
若起青蘋年年斗柄東無限願把瓊觴壽北辰

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沈佺期

芳郊綠樹散春晴複道離宮煙霧生楊柳千條花
欲綻蒲桃百丈蔓初縈林香酒氣元相入鳥囀歌
聲各自成是日風光牽宿醉來晨復得幸昆明

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張說

別館芳菲上苑東飛花淡蕩御筵紅城臨渭水天
河靜闕對南山雨露通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
蝶許多叢春園既醉心和樂共識皇恩造化同

春來　白居易

春來觸動故鄉情忽見風光憶兩京金谷蹋花香
騎入曲江碾草鈿車行誰家淥酒歡連夜何處紅
樓睡失明猶有不眠不醉客經春冷坐古湓城

曲江春望三首　盧綸

菖蒲翻葉柳交枝暗上蓮舟鳥不知更到無花最
深處玉樓金殿影參差

又

翠黛紅妝畫鷁中共驚雲色帶微風簫管曲長吹
未盡花南水北雨濛濛

又

泉聲徧野入芳洲擁沫吹花草上流落日行人漸
無路巢烏乳燕滿高樓

春日五門西望　王建

百官朝下五門西塵起春風過玉堤黃帕蓋鞍呈
了馬紅羅繫頸鬬回雞館松枝重牆頭出御柳條
長水面齊惟有教坊南草綠古苔陰地冷淒淒

闕下春日　鄭谷

建昌宮殿紫雲飄春漏遲遲下絳霄綺陌暖風嘶
去馬粉廊初日照趨朝花經宿雨香難拾鶯在豪
家語更嬌秦楚年年有離別揚鞭揮袖灞陵橋

長安春日　章碣

春日皇家瑞景遲東風無力雨微微六宮羅綺同
時泊九陌煙花一樣飛暖著柳絲金蘂重冷開山
翠雪稜稀輸他得路蓬洲客紅綠山頭爛醉歸

元日觀朝　厲元

玉座臨新歲朝盈萬國人火連雙闕曉仗列五門
春瑞雪銷鴛瓦祥光在日輪天顏不敢視稱慶拜

空頻

和耿拾遺元日觀早朝　司空曙

元日爭朝闕奔流若會溟路塵和薄霧騎火接低
星漏促雙魚鑰車喧百子鈴冕旒當翠殿幢戟滿
彤庭表歲方編瑞乘春即宥刑諸侯陳禹玉司曆
獻堯蓂壽酒三觴退簫韶九奏停太陽開物象霈
澤及生靈南陌祥光紫東方曉氣青自憐揚子賤
歸草太玄經

元日樓前觀仗　薛逢

千門曙色鎖寒梅五夜疎鐘曉箭催寶馬占堤朝
闕去香車爭路進名來天臨玉几班初合日照金

雞仗欲迴更傍紫微瞻北斗上林佳氣滿樓臺

元日　太宗

高軒曖春色邃閣媚朝光彤庭飛綵旆翠幌耀明
璫恭己臨四極垂衣馭八荒霜戟列丹陛絲竹韻
長廊穆矣薰風茂康哉帝道昌繼文遵後軌循古
監前王草秀故春色梅豔昔年妝巨川思欲濟終
以寄舟航

歲日朝迴口號　杜牧

星河猶在整朝衣遠望天門載拜歸笑向春風初
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

奉和人日清暉閣宴羣臣遇雪應制

李嶠

三陽偏勝節七日最靈辰行慶傳芳蟻升高綴綵
人階前蓂候月樓上雪驚春今日銜天造還疑上
漢津

奉和人日宴大明宮賜綵縷人勝應制　李嶠

鳳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風光倍覺饒桂吐半輪迎
此夜蓂開七葉應今朝魚猜氷凍行猶澀鶯喜春
聲哢欲嬌愧奉登高搖綵翰欣逢御氣上丹霄

奉和人日宴大明宮賜綵縷人勝應制　沈佺期

拂旦雞鳴仙衛陳憑高龍首帝城春千官黼帳杯
前壽百福香奩勝裏人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
發已偷新天文正應韶光轉設報懸知用此辰

奉和聖製正月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應
制　王維

上路笙歌滿春城刻漏長遊人多晝日明月讓燈
光魚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九衢陳廣樂百福透
名香仙伎來金殿都人遶玉堂定應輸妙舞從此
學新粧奉引迎三事司儀列萬方願將天地壽同
以獻君王

上元日　文宗

上元高會集羣仙心齋何事欲祈年丹誠儻徹玉
帝座且共吾人慶大田

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踏歌詞　張說

花蕚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
燈艷雞踏蓮花萬樹春

上元唱和三首　段成式

風抄影凌亂露輕光陸離如霞散仙掌似燒上峩
嵋道樹千花發扶桑九日移因山成聚象不復藉
蟠螭

又

湧出多寶塔往來飛錫僧分明三五月傳照百千
燈馴狖移高桂慶雲遮半層夜深寒焰白猶自綴
金繩

又

磊落風初定輕明雲乍妨疎中搖月彩繁處雜星
芒火樹枝柯密燭龍鱗角張窮愁讀書者應得假
餘光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宋之問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
迴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刼辨
沈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
夜珠來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沈佺期

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片石孤月隱殘
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騎遶堤柳幔
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彫朽質羞覩
豫章材（景龍三年正月晦日中宗皇帝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取之既退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不復敢爭）

奉和聖製中和節賜百官宴集因示所懷　王季友

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嘉名利詠

歌湔裾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曆象千年正酺酥四
好多花隨春令發鴻度歲陽過天地齊休慶懽然
欲蕩波

三月三日勤政樓侍宴應制　王維

綵仗連宵合瓊樓拂曙通年光三月裏宮殿百花
中不數秦王日誰將洛水同酒筵嫌落絮舞袖怯
春風天保無爲德人歡不戰功仍臨九衢宴更達
四門聰

奉和上巳祓禊應制　岑參

元巳秦中節吾君灞上遊鳴鑾通禁苑別館遶芳

洲鵷鷺千官列魚龍百戲浮桃花春欲盡轂雨夜
來收慶向堯樽祝歡從楚棹謳逸詩何足對睿作
掩東周

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王維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戸上輦過百花
中畫鷁移仙仗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
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
亦朝宗

三月三日祓禊洛濱和裴晉公十二韻　白居易

三月草萋萋黃鶯歇又啼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
泥禊事修初半遊人到欲齊金鈿耀桃李絲管駭
鳧鷖轉岸廻船尾臨流簇馬蹄闘翻揚子渡蹋破
魏王堤妓接謝公宴詩陪荀令題舟同李膺泛醴
爲穆生攜水引春心蕩花牽醉眼迷塵街從鼓動
煙樹任鴉棲舞急紅腰軟歌遲翠黛低夜歸何用
燭新月鳳城西

洛橋寒食日作　白居易

上苑風煙好中橋道路平蹴毬塵不起潑火雨新
晴遇客踟蹰立尋花取次行連錢嚼金勒鑿落瀉
銀罌府醞仍教送宮娃豈要迎三年過寒食盡在

洛陽城

丙午年鄜州寒食城外醉吟　韋莊

滿街楊柳綠絲煙畫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簾花
樹動女郎撩亂送鞦韆

又

開元坡下日初斜拜埽歸來走鈿車可惜數枝紅
豔好不知今夜落誰家

又

雨絲煙柳欲清明金屋人閒暖鳳笙永日迢迢無
一事隔街聞築氣毬聲

寒食内宴二首　張籍

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厨分
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
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

又

城闕沈沈向曉寒恩當冷節賜餘歡瑞煙入處開
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寶樹樓前分繡幙綵花廊
下映華欄宮筵戲樂年年別已得三廻對御看

寒食　韓翃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本事詩云翃罷青州從事家居不得志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

（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進兩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名姓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名同進御批春城無處不飛花云云與此韓翃此非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元和癸巳清明途經百牢關　武元衡

昔佩兵符去今持相印還天光臨井絡春物度巴山鳥道青冥外風泉洞壑間何慙班定遠辛苦玉門關

清明日賜新火　王濯

御火傳香殿華光及侍臣流星中使馬濯耀九衢人轉影連金屋分輝麗錦茵熖迎紅蘂發煙染綠條春助律和風早添爐暖氣新誰憐一寒女猶望照東鄰

殘春曲禁中口號　白居易

禁苑殘鶯三四聲景遲風慢暮春情日西無事牆陰下閒踏宮花獨自行

賦得夏首啓節　太宗

北闕三春晚南榮九夏初黃鸝哢漸變翠林花落餘瀑流還響石猨啼自應虛早荷向心卷長楊就影舒此時歡不及調軫坐相於

夏日仙萼亭應制　宋之問

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睿藻光巖穴宸襟洽薜蘿悠然小天下歸路滿笙歌

奉和夏日晚景應詔　楊師道

輦路夾垂楊離宮通建章日落橫峰影雲歸起夕涼雕軒動流吹羽蓋息迴塘薙草生還綠殘花疎尚香青嵓類姑射碧澗似汾陽幸屬無爲日歡娛方未央

端午三殿侍宴應制　張說

小暑夏絃應徽音商管初願齊長命縷來續大恩餘三殿褰珠箔羣官上玉除助陽嘗麥彘順節進龜魚甘露垂天酒芝花捧御書合丹同蝘蜓灰骨慕蟾蜍今日傷蛇意銜珠遂闕如

秋日　太宗

爽氣澄蘭沼和風動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娛心

秋夜翠微宮　太宗

秋光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疎一蓋缺樹冷半帷空側陣移鴻影圓花釘菊叢攄懷俗塵外高眺白雲中

初秋夜坐應詔　楊師道

玉琯涼初應金壺夜漸闌滄池流稍潔仙掌露方溥雁聲風處斷樹影月中寒爽氣長空淨高吟覺

思寬

早秋集賢院即事　劉禹錫

金數已三伏火星正西流樹含清露曉閣倚碧天秋灰琯應新律銅壺添夜籌商飈從朔塞爽氣入神州蕙草香書殿槐花點御溝山明眞色見水靜濁煙收早歲忝華省再來成白頭幸依郡王府末路上瀛洲

秋思　王維

宮連太液見滄波暑氣微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

長安首秋夜即事　盧綸

九重深鎖禁城秋月過南宮漸映樓紫陌夜深槐露滴碧空雲盡火星流清風刻漏傳三殿甲第歌鐘樂五侯楚客病來鄉思苦寂寥燈下不勝愁

奉和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李嶠

靈匹三秋會仙期七夕過槎來人泛海橋渡鵲填河帝縷升銀閣天機罷玉梭誰言七襄詠重入五絃歌

奉和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蘇頲

靈媛乘秋發仙裝警夜催月光窺欲渡河色辨應來機石天文寫針樓御賞開竊觀棲烏至疑向鵲橋迴

中秋月直禁苑　鄭畋

禁署方懷忝綸闈已再加暫來西掖路還整上清槎恍惚歸丹地深嚴宿絳霞幽襟聊自適閒弄紫薇花

鎮西蜀中秋夜錦樓玩月　武元衡

玉輪初滿空迴出錦城東相向秦樓鏡分飛碣石鴻桂香隨窈窕珠綴隔玲瓏不及前秋見團圓鳳沼中

八月十五夜禁直寄同寮　吴融

中秋月滿盡相尋獨入非煙宿禁林曾恨人間千里隔更堪天上九門深明涵太液魚龍定靜鑠圓

靈象緯沈目斷枚皐何處在闌干十二憶登臨

中秋禁直　韓偓

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歸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祗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九月九日　高宗

端居臨玉扆初律啓金商鳳闕澄秋色龍闈引夕涼野靜山氣斂林疎風露長砌蘭虧半影巖桂發全香滿蓋荷彫翠圓花菊散黃揮鞭爭電烈飛羽亂星光柳空穿石碎弦虛側月張怯猿啼落岫驚雁斷分行斜輪低夕景歸旆擁通莊

奉和聖製重陽日中外同歡以詩言志因示羣臣　權德輿

玉醴宴佳節拜恩歡有餘煌煌菊花秀馥馥萸房舒白露秋稼熟清風天籟虚和聲度簫韶瑞氣深儲胥百辟皆醉止萬方今晏如宸衷在化成藻思焕瓊琚微臣從竊抃豈足歌唐虞

奉和聖製重陽旦日百寮曲江宴示懷　崔元翰

偶聖覩昌期受恩慙弱質幸逢良宴會况是清秋日遠岫對壺觴澄瀾映簪紱炮羊備豐膳集鳳調鳴律薄劣側英豪歡娛忘衰疾平皐行雁下曲渚雙鳧出沙岸菊開花霜枝果垂實天文見成象帝念資勤恤探道得玄珠齋心居特室豈如横汾唱其事從驕逸

奉和聖製重陽日即事六韻　權德輿

嘉節在陽數至歡朝野同恩隨千鍾洽慶屬五稼豐時菊洗露華秋池涵霽空金絲響仙樂劍舄羅羣公天道光下濟賡歌敷大中多慙擊壤曲何以達堯聰

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　蘇頲

嘉會宜長日高筵順動時曉光雲外洗晴日雨餘滋降鶴因韶德吹花入御詞願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

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閣　宋之問

閏月再重陽仙輿歷寶坊帝歌雲稍白御酒菊猶黄風鐸喧行漏天花拂舞行豫遊多景福梵宇日生光

山閣晚秋　太宗

山亭秋已滿巖牖凉風度疎蘭尚染煙殘菊猶承露古石衣新苔新巢封古樹歷覽情無極咫尺輪光暮

奉和秋暮言志應制　許敬宗

秋深桂始發寒細菊餘非波摧羣鳧至風飄朔雁歸月莢生還落雲枝似復非凝宸閲西畝覩文佇少微聖敬韜前哲先天諒不違

冬宵四韻　太宗

雕宫静龍漏綺閣宴公侯珠簾燭燄動繡柱月光浮雲起將歌發風停與管遒瑣池任多士端扆更何憂

日南至　獨孤及

玉曆班窮律凝陰發一陽輪暉猶惜短圭影漸欣

長晷度經南斗光流盡北堂乍疑周戶曜可愛逗林光積雪消微煦初萌動早芒更昇臺上望雲物已昭彰

冬至日祥風應候　穆寂

節逢清景至占氣二儀中獨喜登臺日先知應候風呈祥光舜化表慶感堯聰既與乘時叶還將入律同微微萬井徧習習九門通更繞爐煙起殷勤報歲功

南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　裴達

圜丘纔展禮佳氣近初分太史新簪筆高臺紀彩雲煙空和縹緲曉色共氛氳道泰資賢輔年豐荷聖君恭惟司國瑞兼用察人文應念懷鉛客終朝望碧雰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　杜甫

憶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臘日　杜甫

臘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長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守歲　太宗

暮景斜芳殿年華麗綺宮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階馥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帷新故歲迎送一宵中

除夜　太宗

歲陰窮暮紀獻節啓新芳冬盡今宵促年開明日長氷消出鏡水梅散入風香對此歡終宴傾壺待曙光

守歲侍宴應制　杜審言

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孫捧御筵宮闕星河低拂樹殿庭燈燭上薰天彈弦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鉤柏酒傳欲向正元歌萬壽暫留歡賞寄春前

隋宮守歲　李商隱

消息東郊木帝廻宮中行樂有新梅沈香甲煎爲庭燎玉液瓊酥作壽杯遥望露盤疑是月遠聞鼉鼓欲驚雷昭陽第一傾城客不踏金蓮不肯來

唐詩掞藻卷之一終

男輿軒校字

唐詩掞藻卷之二目次

山川

沈佺期辛丑歲十月上幸長安時扈從出西嶽

王灣奉使登終南山

高適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蘇頲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張說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趙彥昭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李乂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錢起奉和聖製登會昌山應制

王維終南山

張九齡奉和聖製次瓊岳應制

韋濟奉和聖製次瓊嶽應制

李林甫奉和聖製次瓊嶽應制

玄宗途經華嶽

玄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苗晉卿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張九齡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武三思奉和遊龍門應制

蘇頲奉和聖製途經華嶽應制

張說奉和聖製途經華嶽應制

李嶠劉侍讀見和山邸篇什重申此贈

鄭谷華山

沈佺期嵩山石淙應制

宋之問嵩山石淙應制

薛曜嵩山石淙應制

權德輿奉和太常韋卿閣老左藏庫中假山之什

李拯退朝望終南山

盧懷慎奉和聖製龍池篇

崔日用奉和聖製龍池篇

太宗渡洛水

楊思玄奉和聖製過溫湯

皇甫冉溫湯即事

郭汭同崔員外溫泉即事

岑參至西虢官舍南池

孫欣奉試冷井

蘇頲恩敕尚書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

李嶠奉和受圖溫洛應制

耿湋甘泉詩

鄭谷奉詔漲曲江池

白居易早春獨遊曲江

盧綸曲江春望
都邑
太宗帝京篇十首
李白南都行
元稹長安道
滕邁賦得春色滿皇州
張嗣留春色滿皇州
曹松武德殿朝退望九衢春色
杜牧長安雜題長句五首
羅鄴帝里
包何長安曉望寄崔補闕

秦韜玉天街
皇居（附宮詞）
太宗幸武功慶善宮
張九齡奉和聖製過晉陽宮應制
張說奉和聖製過晉陽宮應制
玄宗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作
張說奉和聖製暇日遊興慶宮作應制
武平一奉和幸新豐溫泉宮應制
李嶠九成宮呈同寮
李商隱九成宮
林寬省試臘後望春宮

劉滄望未央宮
王昌齡甘泉宮
上官昭容溫泉宮獻詩三首
吳融華清宮
釋無可宮池
王貞白御溝水
吳融御溝十六韻
鄭畋金鑾坡
李白宮中行樂詞四首
薛逢宮詞
王建宮詞二十首

顧況宮詞二首
王昌齡春宮曲
王昌齡長信秋詞
帝道
盧綸皇帝頌詞四首
薛能昇平詞四首
貟南溟玉燭
王維太平詞二首
白居易太平樂詞二首
張仲素聖明樂二首

唐詩掞藻卷之二

錢塘　高士奇　澹人　輯選

山川

辛丑歲十月上幸長安時扈從出西嶽

沈佺期

西鎮何穹崇壯哉信靈造諸嶺皆峻秀中峰特美好傷見巨掌存勢如石東倒頗聞首陽去開拆此河道磅礴壓河源巍峩壯青昊雲泉紛亂瀑天磴砐宏抱子先呼其巔宮女世不老下有府君廟歷載傳灑掃皇情應天遊十月戒豐鎬微末忝閒從兼得事蘋藻宿心愛此山意欲拾靈草陰壑已永閉雲寶絕探討芳月期再過迴策思方浩

奉使登終南山

王灣

常愛南山遊因而盡原隰數朝至林嶺百仞登嵬岌石壯馬徑窮苔色步緣入物奇春狀改氣遠天香集虛洞策杖鳴低雲拂衣濕倚巖見廬舍入戶欣拜揖問性矜勤勞示心教澄習玉英時共飲芝草爲子拾境絕人不行潭深鳥空立一乘從此受九轉兼是給辭處若輕飛憩來惟吐吸閒襟超已勝迴路倏而及煙色松上深水流山下急漸平逢車騎向晚眺城邑峯在野趣繁塵飄宦情緝辛苦久爲吏勞生何妄執日暮懷此山悠然賦斯什

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高　適

南山鬱初霽曲江湛不流若臨瑤池前想望崑崙丘迴首見黛色眇然波上秋深沈俯崢嶸清淺延阻修連潭萬木影插岸千巖幽杳靄信難測淵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我心寄青霞世事慚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辰自多暇欣與數子遊

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蘇　頲

仙蹕御層氛高高積翠分巖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舞少橫汾

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張　說

寒山上半空臨眺盡寰中是日巡遊處晴光遠近同川明分渭水柳暗辨新豐巖壑清音暮天歌起大風

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趙彥昭

皇情遍九垓御輦駐昭回路若隨天轉人疑近日來河看大禹鑿山見巨靈開願扈封巒駕常持薦

壽杯

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李乂

巖嶻萬尋懸居高敞御筵行戈疑駐日步輦若升天城闕霧中起關河雲外連謬陪登岱駕忻奉濟汾篇

終南山　王維

太一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奉和聖製登會昌山應制　錢起

睿想入希夷真游到具茨玉鑾登嶂遠雲路出花遲泉壑凝神處陽和布澤時六龍多順動四海正雍熙

奉和聖製次瓊岳應制　張九齡

山祇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嶽館逢朝霽關門解宿陰咸京天上近清渭日邊臨我武因冬狩何言是即禽

奉和聖製次瓊岳應制　韋濟

陸海披晴雪千旗獵早陽嶽臨秦路險河遶漢垣長行漏通鳷鵲離宮接建章都門信宿近歌舞從周王

奉和聖製次瓊岳應制　李林甫

東幸從人望西巡順物迴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復開更看瓊岳上佳氣接神臺

途經華嶽　玄宗

飭駕去京邑鳴鑾指洛川循途經太華迴蹕暫周旋翠萼留斜影懸巖冒夕煙四方皆石壁五位配金天彷彿看高掌依稀聽子先終當銘歲月從此記靈仙

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玄宗

清蹕度河陽凝笳上太行火龍明鳥道鐵騎繞羊

腸白霧埋陰壑丹霞助曉光澗泉含宿凍山木帶餘霜野老茅爲室樵人薜作裳宜風問耆艾敦俗勸耕桑涼德慙先哲徽猷慕昔皇不因今展義何以冒垂堂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苗晉卿

金吾戒道清羽騎動天聲砥路方南絕重巖始北征關樓前望遠河邑下觀平喜氣迴輿合祥風入斾輕祝堯五老至會禹百神迎月令農先急春蒐禮後行仍親后土祭更理晉陽兵不似勞車轍空留八駿名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張九齡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嚴九折度暮戒六軍行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戈鋋林表出組練雪間明動植希皇豫高深奉睿情陪遊七聖列望幸百神迎氣色煙猶喜恩光草尚縈之罘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奉和遊龍門應制

武三思

鳳駕臨香地龍輿上翠微星宮含雨氣月殿抱春輝碧澗長虹下雕梁早燕歸雲疑浮寶蓋石似拂天衣露草侵堦長風花繞席飛日斜宸賞洽清吹

入重闈

奉和聖製途經華岳應制

蘇頲

朝望蓮花嶽羣心就日來晴觀五千仞仙掌拓天開受命金符叶迎祥玉瑞陪霧披乘鹿見雲起馭龍迴偃樹枝封雪殘碑石冒苔聖皇惟道契文字勒巖隈

奉和聖製途經華岳應制

張說

西嶽鎮皇京中峯入太清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游會神處漢幸望仙情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

劉侍讀見和山邸篇什重申此贈

李嶠

神嶽瑶池圃仙宮玉樹林乘時警天御清暑滌宸襟梁駕陪亶賞淄庭掩翠岑對巖龍岫出分壑雁池深簷迴松蘿映窗高石鏡臨落泉奔澗響驚吹助猿吟野氣迷凉燠山花雜古今英藩盛賓侶勝景想招尋踐徑披蘭葉攀崖引桂陰穆生時泛醴鄒子或調琴雉翳分塲合魚鈎向浦沈朝遊極斜景夕宴待横參顧已慙鉛鍔叨名齒瑇簪暫依朱邸館還暢白雲心丘壑信多美煙霞得所欽寓言攄宿志竊吹簡知音奬價踰珍石酬文重振金方

從仁智所攜手濯清潯

華山

鄭谷

峭仞聳巍巍晴嵐染近畿孤高不可狀圖寫盡應非絕頂神仙會半空鸞鶴歸靈臺分遠霧樹谷隱斜暉雲對蓮花落泉横露掌飛乳懸危磴合樵徹上方稀

嵩山石淙應制

沈佺期

金輿旦下綠雲衢彩殿晴臨碧澗隅溪水泠泠逐行漏山煙片片引香爐仙人六膳調神鼎玉女三漿捧帝壺自惜汾陽紆道駕無如太室覽眞圖

嵩山石淙應制

宋之問

離宮秘苑勝瀛洲別有神仙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

嵩山石淙應制　薛　曜

洞口仙巖類削成泉香石冷盡含情龍旂畫跡中天下鳳輦披雲此地迎樹作帷屏陽景翳芝如宮闕夏涼生今朝出豫臨玄圃明日陪遊向赤城

奉和太常韋卿閣老左藏庫中假山之什

權德輿

春山仙掌百花開九棘腰金有上才忽向庭中摹峻極如從洞裏見昭回小松已負干霄狀片石皆疑縮地來都内今朝似方外仍傳麗句寄雲臺

退朝望終南山　李　拯

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

奉和聖製龍池篇　盧懷慎

代邸東南龍或躍清泉碧浪遠浮天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雁沼迴流成舜海龜書靈祉應堯年大川既濟慙爲楫報德空思奉細涓

奉和聖製龍池篇　崔日用

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時乘運斗樞岸上丰茸五色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啓發匣先

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見赤鱗神化象江湖

度洛水　太　宗

春蒐馳駿骨總轡俯長河霞處流縈錦風前瀁卷羅水花翻照樹堤蘭倒插波豈必汾陰曲秋雲發棹歌

奉和聖製過溫湯　楊思玄

豐城觀漢迹溫谷幸秦餘地接幽王壘塗分鄭國渠風威肅文衛日彩鏡雕輿遠岫凝氛重寒叢對影疎回瞻漢章闕佳氣滿宸居

溫湯即事　皇甫冉

天仗星辰轉霜冬景氣和樹含溫液潤山入繚垣多丞相金錢賜平陽玉輦過魯儒求一謁無路獨如何

同崔員外溫泉即事　郭　汭

輦輅移雙闕宸游整六師天迴紫微座日轉羽林旗霜氣寒戈戟軍容壯虎貔弓鳴射雁處泉暖躍龍時惠化成觀俗謳謡入賦詩同歡王道盛相與詠雍熙

至西虢官舍南池　岑　參

素多江湖意偶佐山水鄉滿院池月靜卷簾溪雨涼軒窗竹翠濕案牘荷花香白鳥上衣桁青苔生筆牀

奉試冷井

孫欣

仙闈井初鑿靈液沁成泉色湛青苔裏寒凝紫綆邊銅瓶向影落玉甃抱虛圓永願調神鼎堯時泰萬年

恩敕尚書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

蘇頲

露渥灑雲霄天官次斗杓昆明四十里空水極晴朝雁似銜江葉鯨疑噴海潮翠山來徹底白日去廻標泳廣漁槎溢浮深妓舫摇飽恩皆醉止合舞共歌堯

奉和受圖溫洛應制

李嶠

七萃鑾輿動千年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神享明禋萬國陪周旗黄鳥集漢幄紫雲廻日暮鈞陳轉清歌上帝臺

甘泉詩

耿湋

異井甘如醴深仁逹未涯氣寒堪破暑源淨自蠲邪修綆懸冰甃新桐蔭玉沙帶星凝曉露拂霧湧秋華綠溢涵千仞清冷飲萬家何能葛洪宅終日閉煙霞

奉詔漲曲江池

鄭谷

王澤尚通津恩波此日新深宜一夜雨宛似五湖春泛灔翹振鷺澄清躍紫鱗翠低孤嶼柳香失半汀蘋鳳輦尋佳境龍舟命近臣桂花如入手願作從遊人

早春獨遊曲江

白居易

散職無羈束羸驂少送迎朝從直城出春傍曲江行風起池東暖雲開山北晴冰銷泉脈動雪盡草芽生露杏紅初坼煙楊綠未成影遲新度雁聲澀欲啼鶯閒地心俱靜韶光眼共明酒狂憐性逸藥效喜身輕慵慢疎人事幽棲遂野情廻看芸閣笑不似有浮名

曲江春望

盧綸

故國東歸澤國遥曲江晴望憶漁樵都緣北闕春先到不是南山雪易消瑞景玉樓開組繡歡聲丹禁奏雲韶雖然未得陪鵷鷺亦酹金觴祝帝堯

都邑

帝京篇十首（并序）

太宗

余以萬機之暇遊息文藝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之上信無間然矣至於秦皇周穆漢武魏明峻宇雕牆窮侈極麗征稅殫於宇宙轍跡徧於天下九垓無以稱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覆亡顛沛不亦宜乎余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下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庶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之曲變爛漫之音求之人情不爲難矣故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於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人神皆節之於中和不係之於淫放故溝洫可悅何必江海之濱乎麟閣可玩何必山陵之間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豐鎬可游何必瑤池之上乎釋實求華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恥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爾

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甍遥接漢飛觀迥凌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

綺疏

又

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鳥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忘憂欹案觀墳典

又

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琱弓寫明月駿馬疑流電驚雁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於茲乃忘倦

又

鳴笳臨樂館眺聽歡芳節急管韻朱絲清歌凝白雪彩鳳肅來儀玄鶴紛成列去茲鄭衛聲雅音方可悅

又

芳辰追逸趣禁苑信多奇橋形通漢上峯勢接雲危煙霞交隱映花鳥自參差何如肆轍迹萬里賞瑶池

又

飛蓋去芳園蘭橈遊翠渚萍間日影亂荷處香風舉桂楫滿中川菱歌振長嶼豈獨汾河曲方爲歡宴所

又

落日雙闕昏迴輿九重暮長煙引初碧皎月澄輕素褰幌翫琴書開軒引雲霧斜漢耿層閣清風搖玉樹

又

歡樂難再逢芳辰良可惜玉酒泛雲罍蘭肴陳綺席千鍾合堯禹百獸諧金石得志重寸陰忘懷輕尺璧

又

建章歡賞夕二八盡妖妍羅綺昭陽殿芬芳瑇瑁筵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無勞上懸圃即此對神仙

又

以茲遊觀極悠然獨長想披卷覽前蹤撫躬尋既往望古茅茨約瞻今蘭殿廣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蕩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納善察忠諫明科慎刑賞六五誠難繼四三非易仰庶待淳化敷方嗣云亭響

南都行　李白

南都信佳麗武關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鄽闠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清謌遏流雲艷舞有餘閑遨遊盛宛洛冠

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

長安道　元稹

漢家宮殿含雲煙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没弄丹闕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尚早長安貴遊愛芳草寶馬横來下建章香車却轉避馳道貴遊誰最貴衛霍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歸來甲第拱皇居朱門峩峩臨九衢中有流蘇合歡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下有錦鋪翠被之燦爛博山吐香五雲散麗人綺閣情飄飄頭上鴛釵雙翠翹低鬟曳袖廻春雪聚黛一聲愁

碧霄山珍海錯棄藩籬烹犢炰羔如折葵既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廬兒歡榮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馳

賦得春色滿皇州　滕邁

靄靄復悠悠春歸十二樓最明雲裏闕先滿日邊州色媚青門外光摇紫陌頭上林縈舊樹太液鏡新流暖帶祥煙起晴添瑞景浮陽和如起蟄從此事芳遊

春色滿皇州　張嗣留

何處年華好皇州淑氣匀韶陽潛應律草木暗迎春柳變金堤畔蘭抽曲水濱輕黄垂輦道微緑映

天津麗景浮丹闕晴光擁紫宸不知幽遠地今日幾枝新

武德殿朝退望九衢春色　曹松

玉殿朝初退天街一看春南山初過雨北闕淨無塵夾道夭桃滿連溝御柳新蘇舒同舜澤煦嫗竝堯仁佳氣浮軒蓋和風襲搢紳自兹憐萬物同入發生辰

長安雜題長句五首　杜牧

觚稜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舐筆和鉛欺賈馬讚功論道鄙蕭曹東南樓日珠簾捲西北天宛玉厄豪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攜鏡泣霜毛

又

晴雲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風韓嫣金丸莎覆緑許公韉汗杏粘紅煙生窣窣深東第輪撼流蘇下北宮自笑苦無樓護智可憐鉛槧竟何功

又

雨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峯疊海濤南苑草芳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旄少年羈絡青紋玉遊女花簪紫蔕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顔巷日空高

又

束帶謬趨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期嚴無奈睡留癖勢窘猶爲酒泥慵偷釣侯家池上雨醉吟隋

寺日沈鐘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邴曼容

又

豐貂長組金張輩駟馬文衣許史家白鹿原頭迴獵騎紫雲樓下醉江花九重樹影連清漢萬壽山光學翠華誰識大君謙讓德一毫名利鬬囂塵

帝里　羅鄴

喧喧蹄轂走紅塵南北東西暮與晨護道青雲難得路何曾紫陌有閒人杯傾竹葉侯門月馬落桃花御水春只合詠歌來大國況逢文景化維新

長安曉望寄崔補闕　包何

迢遞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接雲平風吹曉漏經

長樂柳帶晴煙出禁城天淨笙歌臨路發日高車馬隔塵行自憐久住諸生列未得金閨籍姓名

天街　秦韜玉

九衢風景盡爭新獨占天門近紫宸寶馬競隨朝暮客香車爭碾古今塵煙光正入南山色氣勢遙連北闕春眼見繁華秪如此暗中還換往來人

皇居（宮詞附）

幸武功慶善宮　太宗

壽丘惟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左賢陪武帳日逐

衛文螭端扆朝四岳無爲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積京坻共樂還鄉宴歡此大風詩

奉和聖製過晉陽宮應制　張九齡

隋季失天策萬方罹凶殘皇祖稱義旗三靈皆獲安聖期將申錫王業成艱難盜移未改命曆在終履端彼汾惟帝鄉洪都信鬱盤一月朔巡狩羣后陪清蹕霸迹在沛庭舊儀覩漢官唐風思何深舜典敷更寬家棠枌榆復邑爭牛酒歡緬惟剪商後豈獨微禹歎三后既在天萬年斯不刊尊祖實我皇天文皆仰覩

奉和聖製過晉陽宮應制　張說

太原俗尚武高皇初奮庸星關三晉躔土樂二堯封北風遂舉鵬西河亦上龍至德起王業繼明賴人雍六合啓昌期再興廣聖蹤傳呼大駕來文物如雲從連營火百里縱觀人千重翠華渡汾樓白日臨罘峰枌榆恩賞洽桑梓舊情恭往運感不追清時惜難逢詩發尊祖心頌刊盛德容願君及春事迴輿綏萬邦

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作　玄宗

代邸青門右離宮紫陌陲庭如過沛日水若渡江

時綺觀連雞岫朱樓接雁池從來敦棣鄂今此茂荆枝萬葉傳餘慶千年志不移憑軒聊矚目輕輦共追隨務本方崇訓相輝保羽儀時康俗易漸德薄政難施鼓吹迎飛蓋絃歌送羽巵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規

奉和聖製暇日遊興慶宮作應制　張說

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睦親賢巢鳳新成閣飛龍舊躍泉棣華歌尚在桐葉戲仍傳禁籞氛埃隔平臺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開益地張

樂奏鈞天侍酌衢樽滿詢芻諫鼓懸永言刑友愛萬國共周旋

奉和幸新豐溫泉宮應制　武平一

秦王登碣石周后襲崑崙何必在遐遠方稱萬㝢尊我皇順時豫星駕動軒轅雄戟交馳道清笳度國門迴輿長樂觀校獵上林園行漏移三象連營總八屯旌搖鸚鵡谷騎轉鳳凰原絕壁蒼苔古靈泉碧溜溫參差開水殿窣窱敞巖軒豐邑模猶在驪宮迹尚存煙松銜翠幄雪逕遶花源侍從推玄草文章召武賁深仁浹華夏大造溢乾坤謬忝王枚列多慚雨露恩

九成宮呈同寮　李嶠

碣館分襄野平臺架射峰英藩信煒熠勝地本從容林引梧庭鳳泉歸竹沼龍小軒恒共處長坂屬相從野席闌琴奏山臺桂酒濃一枰移晝景六著盡宵鐘枚藻清詞律鄒譚耀辨鋒結歡良有裕聯宷媿無庸暫悅丘中賞還希物外踪風煙遠近至魚鳥去來逢月澗橫千丈雲崖列萬重樹紅山果熟岍綠水苔濃願以西園柳長間北巖松

九成宮　李商隱

十二層城閬苑西平時避暑拂虹霓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吳嶽曉光連翠巘甘泉晚

景上丹梯荔枝盧橘沾恩幸鸞鵲天書濕紫泥

省試臘後望春宮　林寬

皇都初度臘鳳輦出深宮高凭樓臺上遙瞻灞滻中仗凝霜彩白袍映日華紅柳眼方開凍鶯聲漸轉風御溝穿斷靄驪岫照斜空時見宸遊輿因觀稼穡功

望未央宮　劉滄

西上秦原見未央山嵐川色晚蒼蒼雲樓欲動入清渭鴛瓦如飛出綠楊舞席歌塵空歲月宮花春草滿池塘香風吹落天人語綵鳳五雲朝漢皇

甘泉宮　王昌齡

乘輿執玉巳登壇細草霑衣春殿寒昨夜雲生拜初月萬年甘露水晶盤

溫泉宮獻詩三首　上官昭容

三冬季月景龍年萬乘觀風出灞川遥看電躍龍爲馬迴矚霜原玉作田

又

鸞旂掣曳拂空迴羽騎驂驔躡景來隱隱驪山雲外聳迢迢御帳日邊開

又

翠幕珠帷敞月營金罍玉斝泛蘭英歲歲年年常扈蹕長長久久樂昇平

華清宮　吴融

四郊飛雪暗雲端惟此宮中落便乾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

宮池　釋無可

迴疏城闕內寒瀉出雲波岍廣山魚到汀閒海鷺過汎溝侵道急流葉入宮多移舸浮中沚清宵徹曉河

御溝水　王貞白

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中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

御溝十六韻　吴融

一水終南下何年派到溝穿城初北注過苑却東流遶岍清波溢連宮瑞氣浮去應涵鳳沼來必滲龍湫激石珠爭碎縈堤練不收照花長樂曙泛葉建章秋影泫金莖表光摇綺陌頭旁沾畫省府斜入教籥樓有雨難澄鏡無萍易擲鈎鼓宜堯女瑟盪必蔡姬舟阜著通鳴鶴津應接斗牛廻風還激激和月更悠悠淺憶觴堪泛深思杖可投秖懷涇合處不帶隴分愁自有朝宗樂曾無潰穴憂不勞誇大漢清渭貫神州

金鑾坡　鄭畋

玉宸鐘韻上清虛畫戟祥煙拱帝居極眼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

宮中行樂詞（以下宮詞）　李白

（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玄宗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內二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于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八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

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又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又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又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游

宮詞　薛逢

十二樓中盡曉粧望仙樓上望君王鎖銜金獸連環冷水滴銅龍晝漏長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遙窺正殿簾開處袍袴宮人掃御牀

宮詞　王建

蓬萊正殿壓金鼇紅日初生碧海濤開著五門遙北望柘黃新帕御牀高

又

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六詔蠻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覰正南山

又

龍煙日暖紫重重宣政門當玉殿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又

白玉窗前起草臣櫻桃初赤賜嘗新殿頭傳語金階遠因進詞來謝聖人

又

內人對御疊花牋繡坐移來玉案邊紅蠟光中呈草本平明昇出閤門宣

又

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又

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

又

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彩盤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

又

集賢殿裏圖書滿點勘頭邊御印同真跡進來依數字別收鎖在玉函中

又

秘閣清齋刻漏長紫微宮女夜焚香拜陵日近公
卿發鹵簿分頭出太常

又

新衫一樣殿頭黃銀帶排方獺尾長總把金鞭騎
御馬綠鬃紅額麝煙香

又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遍舞時分
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又

新秋白兎大于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
射殺玉鞭遮到馬蹄前

内鷹籠脫解紅絛鬬勝爭飛出手高直上碧雲還
卻下一雙金爪菊花毛

又

粟金腰帶象牙錐散插紅翎玉突枝旋獵一邊還
引馬歸來雉兎遶鞍垂

又

雲駮花驄各試行一般毛色一般纓殿前來往重
騎過欲得君王別賜名

又

黃金合裏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字花一一傍邊書
敕字中官送與大臣家

又

未明東上閤門開排仗聲從後殿來阿監兩邊相
對立遥聞索馬一時迴

又

宮花不共外花同正月長先一半紅供御櫻桃看
守別直無鵶鵲到園中

又

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長調更高盡理昨來新
上曲内官簾外送櫻桃

宮詞　　顧　況

禁柳煙中聞曉烏風吹玉漏盡銅壺内官先向蓬
萊殿金合開香瀉御爐

又

玉階容衛宿千官風獵青旂曉仗寒侍女先來薦
瓊蘂露漿新下九霄盤

春宮曲　　王昌齡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
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長信秋詞　　王昌齡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
鵶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帝道乂

皇帝頌詞四首　盧綸

提劍雲雷動垂衣海岱清禁花呈瑞色國老見星精擬棹魚先躍窺巢鳥不驚山呼一萬歲直入九重城

又

天衣五鳳彩御馬六龍文雨露清馳道風雷翊上軍高旍花外轉行漏樂前聞時見金鞭舉空中指瑞雲

又

妙算干戈止神謀宇宙平兩階文物盛七德武功

成校獵長楊苑屯軍細柳營歸來獻明主歌舞溢春城

又

天樂下天中雲軿儼在空鉛黃艶河漢語笑合笙鏞已見長隨鳳仍聞不避熊君王親試舞閶闔靜無風

昇平詞四首　薛能

瑞氣遶宮樓皇居信上游遠岡連聖祚平地載神州會合皆重譯潺湲近八流中興豈假問據此自千秋

又

一物至周天洪纖盡晏然車書無異俗甲子竝豐年奇技皆歸朴征夫亦服田君王故不有台鼎合韋弦

又

旭日上清穹明堂坐聖聰衣裳承瑞氣冠冕見重瞳花木經宵露旌旗入仗風何期於此地見說是神工

又

五帝三王主蕭曹魏邴臣文章唯返朴戈甲盡生塵諫紙應無用朝綱自有倫昇平不可紀所見是閒人

玉燭　員南溟

曆象璿璣正休徵玉燭明四時佳氣滿五緯泰階平律呂風光至煙雲瑞色呈年和知歲稔道泰喜秋成寰海皇恩被乾坤至化清自憐同野老帝力詎能名

太平詞二首　王維

風俗今何厚君王在穆清行看探花曲盡是泰階平

又

聖德超千古皇威靜四方蒼生今息戰無事覺時康

太平樂詞二首　白居易

歲豐仍節儉時泰更銷兵聖念長如此何憂不太平

又

湛露浮堯酒薰風起舜歌願同堯舜意所樂在人和

聖明樂　張仲素

海浪恬丹徼邊城靖黑山從今萬里外不復鎮蕭關

又

九陌祥煙合千春瑞月明宮花將苑柳先發鳳皇城

唐詩掞藻卷之二終

男（輿軒）校字

唐詩掞藻卷之三目次

政治

錢起奉和張荆州巡農晚望

張說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賑河北百姓

李嘉祐送袁員外宣慰勸農畢赴洪州使院

岑參送許員外江外置常平倉

張說和張監觀赦

杜甫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

楊巨源元旦含元殿下立仗丹鳳樓門下宣赦相公稱賀二首

馬戴新春聞赦

馬戴邊上送楊侍御鞫獄回

典禮（附樂律）

儲光羲尚書省受誓誡貽太廟裴丞

李益大禮畢皇帝御丹鳳門改元建中大赦

呂溫鄉飲酒

苗仲芳仲秋太常寺觀公輅車拜陵

趙蕃薦氷

薛逢宣政殿前陪位觀冊順宗憲宗皇帝尊號

翁承贊天祐元年以右拾遺使冊閩王而作

劉禹錫洛中初冬拜表有懷上京

許渾十二月拜起居表回
曹唐三年冬大禮五首
柳宗元開籍田
韓贄曉過南宮聞太常奏雅樂
張濛曉過南宮聞太常奏雅樂
太宗三層閣上置音聲
令狐峘釋奠日國學觀禮聞雅樂

祭享

韓愈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宋之問景龍四年春祠海
白居易早祭風伯壇懷李十一舍人

玄宗經魯祭孔子
儲光羲登風伯壇應張太祝作
韓翃送盧大理趙侍御祭東嶽兼寄孟兗州
鄭谷丞相孟夏祗薦南郊紀獻十韻
李景遜寄華州周侍郎立秋日奉詔祭嶽
周墀訓李常侍立秋日奉詔祭嶽見寄
張籍賀秘書王丞南郊攝將軍

封禪

李義府敘封禪
馬戴觀開元皇帝登封圖
宋之問扈從登封途中作

宋之問扈從登封告成
張諤東封山下宴羣臣
宋之問扈從登封告成頌應制
李正辭賦得白雲起封中
呂溫賦得白雲起封中

文學

太宗詠司馬彪續漢志
張欽敬觀洛出書
韓愈縣齋讀書
魏徵奉詔賦西漢
上官儀八詠應制

韋應物送顏司議使蜀訪圖書
盧綸送耿拾遺湋充括圖書使往江淮
司空曙送李嘉祐正字括圖書兼往揚州覲省
白居易病中辱張常侍題集賢院詩因以繼和
徐安貞送呂向補闕往西嶽勒碑
孫逖春初送呂補闕往西嶽勒碑
司空曙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勒碑
吳融奉和御製六韻
葉元良御製段太尉碑

獨孤及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
錢起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
錢起送集賢崔八叔承恩括圖書
劉禹錫送分司陳郎中秪召直史館重修三
聖實錄
武功（附校獵）
太宗經破薛舉戰地
玄宗行次成臯途經先聖擒建德之所緬思
功業感而賦詩
李白登邯鄲洪波臺置酒觀發兵
崔元翰奉和登玄武樓觀射

王建東征行
杜甫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孫逖送趙評事攝御史監軍嶺南
白居易太社觀獻捷
韋安石侍宴旋師喜捷應制
張說巡邊應制
張說玄武門侍射
李嶠奉和杜員外扈從教閱
胡曾草檄荅南蠻有詠
崔元翰凱旋進詩
杜牧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

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覩聖功輙獻歌詠
凱歌樂詞三首（名闕）
岑參凱歌四首
高適九曲詞二首
張說破陣樂詞
太宗出獵
玄宗校獵義成喜逢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羣
臣
張說奉和聖製校獵義成喜逢大雪應制
盧綸觀咸寧王部曲娑勒擒豹歌
張說皇帝馬上射生十三首

唐詩拔萃卷之三

錢塘　萬士奇　澹人　輯選

政治

奉和張荆州巡農晚望　錢　起

太清霽雲雷陽春陶物象明牧行春令仁風助升長時和俗勤業播植農厥壤陰陰桑陌連漠漠水田廣郡中忽無事方外還獨往日暮駐歸軒湖山有佳賞宣城傳逸韻千載誰嗣響

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賑河北百姓　張　説

河朔人無歲荆南義廩開將興泛舟役必佇濟川

才花月臨江浦春雲歷楚臺調飢坐相望繡服幾時回

送袁員外宣慰勸農畢赴洪州使院　李嘉祐

聖主臨前殿殷勤遣使臣氣迎天詔喜恩發土膏春草色催歸棹鶯啼爲送人龍沙多道里流水自相親

送許員外江外置常平倉　岑　參

詔置海陵倉朝推畫省郎還家錦服貴出使繡衣香水驛風催舫江樓月透牀仍懷陸氏橘歸獻老親嘗

和張監觀赦　張　説

日御臨雙闕天街儼百神雷方作解氣歲復建寅春喜候開星驛歡聲發市人金環能作賦絲竹播來新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　杜　甫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元旦含元殿下立仗丹鳳樓門下宣赦相

公稱賀　楊巨源

天垂台曜掃欃槍壽獻香山祝聖明丹鳳樓前歌九奏金雞竿上鼓千聲衣冠南面薰風動文字東華喜氣生從此登封資廟略兩河連海一時清

又

臨軒啓扇似雲收率土朝天劇水流瑞色開春當正殿香煙捧日在高樓三朝氣早迎恩澤萬歲聲長繞冕旒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

新春聞赦　馬　戴

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聽湯網本來疎

邊上送楊侍御鞫獄回　馬　戴
獄成寃雪晚雲開豸閣威清塞雁回飛將送迎遥
避馬離亭不敢勸金杯

典禮（附樂律）

尚書省受誓誡貽太廟裴丞
儲光羲
皇家有恒憲齋祭崇明祀嚴車伊洛間受誓文昌
裏沈沈雲閣見稍稍城烏起曙色照衣冠虚庭鳴
劍履徘徊念私覿悵望臨清汜點翰欲何言相思
從此始

大禮畢皇帝御丹鳳門改元建中大赦

李　益
大明曈曈天地分六龍負日升天門鳳凰飛來銜
帝籙言我萬代金皇孫靈雞鼓舞承天赦高翔百
尺乘朱幡宸居穆清受天曆建中甲子合上元昊
穹景命即已至三事乃可酬乾坤升中告成荅元
貺泥金檢玉昭鴻恩云亭之事畧可記七十二君
寧獨尊小臣欲上封禪表久而未就歸陵園

鄉飲酒　呂　温
酌言雖舊典刈楚始登堂百拜賓儀盡三終樂奏
長想同鶯出谷看似雁成行禮罷知何適隨雲入
帝鄉

仲秋太常寺觀公輅車拜陵
苗仲芳
南呂初開律金風已戒凉拜陵將展敬車輅儼成
行士庶觀祠禮公卿習舊章郊原佳氣引園寢瑞
煙長鹵簿辭丹闕威儀列太常聖心何所寄惟德
在無忘

薦冰　趙　蕃
仲月開凌室齋心感聖情寒姿分玉座皓質發丹
楹積素因風壯虚空向月明遥涵窗戸冷近映晃
旒清在掌光逾澈當軒質自輕良辰方可致由此
表精誠

宣政殿前陪位觀册順宗憲宗皇帝尊號
薛　逢
樓頭鐘皷遞相催曙色當衙曉仗開孔雀扇分香
案出衮龍衣動册函來金泥照耀傳中旨玉節從
容引上台盛禮永尊徽號畢聖慈南面不勝哀

天祐元年以右拾遺使册閩王而作
翁承贊
蓬萊宫闕曉光匀紅案舁麻降紫宸鸞奏八音諧
律呂鳳銜五色顯絲綸蕭何相印鈞衡重韓信齋
壇雨露新得侍丹墀蒙異寵此身何幸沐恩頻

洛中初冬拜表有懷上京　劉禹錫

鳳樓南面控三條拜表郎官早渡橋清洛曉光鋪碧簟上陽霜葉剪紅綃省門簪組初成列雲路鵷鸞想退朝寄謝殷勤九天侶搶榆擊水各逍遥

十二月拜起居表回　許渾

一章西奏拜仙曹回馬天津北望勞寒水欲春氷彩薄曉山初霽雪峰高樓形向日攢飛鳳宮勢凌波壓斷鰲空鎖煙霞絕巡幸周人誰識鬱金袍

三年冬大禮　曹唐

皇帝齋心潔素誠自朝真祖報昇平華山秋草多歸馬滄海寒波絕洗兵銀箭水殘河影斷玉爐煙盡日華生千官整肅三天夜劍佩初聞入太清

又

海日西飛度禁林太清宮殿月沈沈不聞北斗傾堯酒空覺南風入舜琴歌壓鈞天開夢盡詔歸秋水道情深雪風更起古杉葉時送步虛清磬音

又

太乙天壇降紫君屬車龍鶴夜成羣春浮玉藻寒初落露拂金莖曙欲分三代樂迴風入律四溟歌駐水成文千官不動旌旗下日照南山萬樹雲

又

山擁飛雲海水清天壇未夕仗先成千官不起金縢議萬國空瞻玉藻聲禁火曙燃香焰裊宮衣寒拂雪花輕側聞左右皆周召看取從容致太平

又

太和琴暖發南薰水濶風高得細聞滄海舉歌夔足相歷山迴禪舜爲君翠微呼處生丹嶂清淨封中起白雲今日病身慙小隱欲將泉石勒移文

開籍田　柳宗元

天田不日降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宣室無由問釐事周南何處託成書

曉過南宮聞太常奏雅樂（以下樂律）　陸贄

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煙靄遥迷處絲桐暗辨名節隨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遠音兼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曉過南宮聞太常奏雅樂　張濛

玉珂經禮寺金奏過南宮雅調乘清曉飛聲向遠空慢隨飄去雪輕逐度來風迴出重城裏旁聞九陌中應將肆夏比更與五英同一聽南薰奏因知大舜功

三層閣上置音聲　太宗

綺筵移暮景紫閣引宵煙隔棟歌塵合分階舞影連聲流三處管響亂一重絃不似秦樓上吹簫空

學仙

釋奠日國學觀禮聞雅樂　令狐峘

肅肅先師廟依依胄子羣滿庭陳舊禮開戸拜清芬萬舞當華燭簫韶入翠雲頌歌侵曉聽雅吹度風聞澹泊調元氣中和美聖君唯餘東魯客蹈舞向南薰

祭享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韓愈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圜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

倦塵囂惟彼顛瞑者去公豈不遼爲仁朝自治用靜兵已銷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宜昭

景龍四年春祠海　宋之問

肅事祠春溟宵齋洗蒙慮雞鳴見日出鷺下驚濤鶩地濶八荒近天迴百川澍筵端接空曲目外唯雰霧暖氣物象來周遊晦明互致牲匪元享禋滌期靈貺的的波際禽沄沄島間樹安期今何在方丈蔑尋路仙事與世隔冥搜徒已屢四明背羣山遺老莫辨處撫中良自慨弱齡忝思遇三入文史林兩拜神仙署雖歎出關遠始知臨海趣賞來空

自多理勝孰能喻留楫竟何待徒倚忽云暮

早祭風伯壇懷李十一舍人　白居易

遠郡雖褊陋時祀奉朝經夙興祭風伯天氣曉冥冥導騎與從吏引我出東坰水霧重如雨山火高于星忽憶早朝日與君趨紫庭步登龍尾道却望終南青一別身向老所思心未寧至今想在耳玉音尚玲玲

經魯祭孔子　玄宗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

時同

祭風伯壇應張太祝作　儲光義

聖主御青春綸言命使臣將修風伯祀更福太平人帝幕宵聯事壇場曉降神帝心矜動物非爲屬車塵

送盧大理趙侍御祭東嶽兼寄孟兗州　韓翃

東嶽昔有事兩臣朝望歸驛亭開歲酒齋舍著新衣上客鍾大理主人陶武威仍隨御史馬山路滿光輝

丞相孟夏祗薦南郊紀獻十韻

鄭谷

節應清和候郊宫事潔羞至誠聞上帝明德祀圜
丘雅用陶匏器馨非黍稷流就陽陳盛禮匡國禱
鴻休漸曉蘭迎露微凉麥弄秋壽山横紫閣瑞靄
抱皇州外肅通班序中嚴錫慶優奏歌三酒備表
敬百神柔池碧將還鳳原清再問牛萬方瞻輔翼
共賀贊皇猷

寄華州周侍郎立秋日奉詔祭嶽

李景遜

關河豁淨曉雲開承詔秋祠太守來山霽蓮花添
翠黛路陰桐葉少塵埃朱旛入廟威儀肅玉佩昇
壇步武回往歲今朝幾時事謝君非重我非才

詶李常侍立秋日奉詔祭嶽見寄

周墀

秋祠靈嶽奉樽罍風過深林古柏開蓮掌月高珪
幣列金天雨露鬼神陪質明三獻初成禮祈壽千
年別上杯豈是瑣才能祀事弘農太守主張來

賀秘書王丞南郊攝將軍

張籍

正初天子親郊禮詔攝將軍領衛兵斜帶銀刀入
黃道先隨玉輅到青城壇邊不在千官位仗外唯
聞再拜聲共喜與君逢此日病中無計得同行

封禪

敘封禪

李義甫

天齊標巨鎮日觀啓崇朝岧嶤臨渤澥隱嶙控河
沂眺迴分吳乘凌高屬漢祠建嶽誠爲長升功諒
在茲帝猷符廣運元範暢文思飛聲總地絡裁化
撫乾維瑞策開珍鳳禎圖薦寶龜創封超昔夏修
禪掩前姬東后方肆覲西都導六師返駕移星苑
揚罕馭風司沸鼓喧平陸凝蹕靜通逵汶陽馳月
羽蒙陰警電輜巖花飄曙輦峰葉蕩春旗石閭環
藻衛金壇映黼帷仙階溢秘黍靈檢燿祥芝佳氣
浮丹谷榮光泛綠坻三始貽遐貺萬歲受重釐

觀開元皇帝東封圖

馬戴

儼若翠華舉登封圖乍開冕旒明主立冠劍侍臣
陪跡類飛仙去光同拜日來粉痕疑檢玉黛色訝
生苔挂壁雲將起凌風仗若迴何年復東幸魯叟
望悠哉

扈從登封途中作

宋之問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
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從良可賦終乏掞
天才

扈從登封告成

宋之問

複道開行殿鉤陳列禁兵和風吹鼓角佳氣動旗
旌後騎迴天苑前山入御營萬方俱下拜相與樂

昇平

東封山下宴羣臣　張　諤

萬里扈封巒羣公遇此歡幔城連夜靜霜仗滿空寒輦路宵煙合旌門曉月殘明晨陪聖主山下禮圜壇

扈從登封告成頌應制　宋之問

御路迴中嶽天營接下都百靈無後至萬國競前驅文衛嚴清蹕幽仙讀寶符貝花明漢果芝草入堯廚濟濟衣冠會喧喧海甸俱禋宗仰神理刊木望川途撫巳貧非病時來本不愚顧陪丹鳳輦率舞白雲衢

賦得白雲起封中　李正辭

千年泰山頂雲起漢皇封不作奇峰狀寧分觸石容爲霖雖易得表聖自難逢冉冉排空上依依疊影重素光非曳練靈貺是從龍豈學無心出東西任所從

賦得白雲起封中　呂　溫

封開白雲起漢帝坐齋宮望在泥金上疑生秘玉中攢柯初繚繞布葉漸朦朧日觀祥光合天門瑞氣通無心以出岫有勢欲凌風儻遣成膏澤從玆遍太空

文學

詠司馬彪續漢志　太　宗

二儀初創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固亦垂文字緜代更膺期芳圖無輟記炎漢承君道英謨纂神器潛龍既可躍株兎奚難致前史殫妙詞後昆沈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志川谷有舊途郡國開新意梅山未覺朽穀水誰云異車服隨名表文物因時置鳳戟翼康衢鸞衡總柔轡清濁必能澄洪纖幸無棄觀儀不失序遵禮方由事政宣竹律和時平玉條備文囿雕奇彩藝門蘊深致雲飛星共流風揚月兼至類禋遵令典壇壝資良地五勝竟無違百司誠有庇粤予承暇景談叢引泉秘討論窮義府看覈披經笥大辨良難仰小學終先匱聞道諒知榮含毫孰忘愧

觀洛出書　張欽敬

浮空九洛水瑞聖千年質奇象八卦分圖書九疇出含微卜筮遠抱數陰陽密中得天地心傍探鬼神吉昔聞夏禹代今獻唐堯日謬此敘彝倫寰宇賀清謐

縣齋讀書　韓　愈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

恒懼侵謫遣甘自守滯留愧難任投章類縞帶佇
荅逾兼金

奉詔賦西漢　魏徵

受降臨軹道爭長趍鴻門驅馬渭橋上觀兵細柳
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
帝尊

八詠應制　上官儀

啓重帷重帷照文杏翡翠藻輕花流蘇媚浮影瑶
笙燕始飛金堂露初晞風隨少女至虹共美人歸
羅薦已擘鴛鸞被綺衣復有蒲萄帶殘紅豔粉映
簾中戲蝶流鶯聚窗外洛濱春雪廻巫峽暮雲來

雪花飄玉輦雲光上璧臺共待新粧出清歌送落
梅

送顔司議使蜀訪圖書　韋應物

軺駕一封急蜀門千嶺曛詎分江轉字但見路緣
雲山館夜聽雨秋猿獨叫羣無爲久留滯聖主待
遺文

送耿拾遺湋充括圖書使往江淮　盧綸

傳令收遺籍諸儒喜餞君孔家唯有地禹穴但生
雲編簡知還續蟲書亦自分如逢北山隱一爲謝
移文

送李嘉祐正字括圖書兼往揚州覲省　司空曙

不事蘭臺貴全多韋帶風儒官比劉向使者得神
農晚燒平蕪外朝陽疊浪東歸來喜調膳寒筍出
林中

病中辱張常侍題集賢院詩因以繼和　白居易

天祿閤門開甘泉侍從回圖書皆帝籍寮友盡仙
才騎省通中掖龍樓隔上臺猶憐病宮相詩寄洛
陽來

送呂向補闕往西嶽勒碑　徐安貞

聖作西山頌君其出使年勒碑懸日月驅傳接雲
煙寒盡函關路春歸洛水邊別離能幾許朝暮玉
墀前

春初送呂補闕往西嶽勒碑　孫逖

刻石記天文朝推谷子雲篋中緘聖札巖下揖神
君語別梅初豔爲期草欲薫往來春不盡離思莫
氛氳

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勒碑　司空曙

漢恩天外洽周須日邊稱文獨司空羨書兼太尉
能出關逢北雁度嶺逐南鵬使者翰林客餘春歸

灞陵

奉和御製六韻　吳融

天曉密雲開亭亭翠葆來芰荷籠水殿楊柳蔽風
臺恩洽三時雨歡騰萬歲雷日華偏照御星彩迥
分台輦峴紫仙棹蓮峰倒玉杯獨慚歌聖德不是
侍臣才

御製段太尉碑　葉元良

多難全高節時清彰聖君圍壁標石篆雨露降天
文義激忠貞沒詞傷蘭蕙焚國人皆墮淚王府已
銘勳揭出臨新陌長留對古墳睿情幽感處應使
九泉聞

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　獨孤及

漢家金馬署帝座紫薇郎圖籍凌羣玉歌詩冠柏
梁陰陰萬年樹肅肅五經堂揮翰忘朝食研精待
夕陽晴空露盤迥秋月瑣窗凉遠興生斑鬢高情
寄縹囊葳蕤雙鸑鷟夙昔竝翺翔汲冢同刊謬蓬
山共補亡差池摧羽翮流落限江湘禁省一分袂
旻天三兩霜石渠遺跡滿水國暮雲長早晚朝宣
室歸時道路光

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　錢起

文星垂太虛詞伯綜羣書彩筆下鸞掖褒衣來石
渠典墳探奧旨造化覩權輿述聖魯宣父通經漢
仲舒窗明宜縹帶地肅近丹除清晝刪詩暇高秋
作賦初露盤侵漢聳宮柳度鵷疎靜對連雲閣晴
聞過闕車舊僚云出矣晚歲復何如海嶠瞻歸路
江城夢直廬含毫思兩鳳望遠寄雙魚定笑巴歌
拙還參麗曲餘

送集賢崔八叔承恩括圖書　錢起

雨露滿儒服天心知子虛還勞五經笥更訪百家
書贈別傾文苑光華比使車晚雲隨客散寒樹出
關疎相見應朝夕歸期在玉除

送分司陳郎中秖召直史館重修三聖實
錄　劉禹錫

蟬鳴宮樹引行車言自成周赴玉除遠取南朝貴
公子重修東觀帝皇書常時載筆窺金匱夏日登
樓到石渠若問舊時劉子政如今白首在南徐

武功（校獵附）

經破薛舉戰地　太宗

昔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心隨朗氣高志與秋霜
潔移鋒驚電起轉戰長河決營碎落星沉陣卷橫
雲裂一揮氛沴靜再舉鯨鯢滅於茲俯舊原屬目

駐華軒沈沙無故迹減竈有殘痕浪霞穿水淨峰霧抱蓮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長想眺前踪撫躬聊自適

行次成臯途經先聖擒建德之所緬思功業感而賦詩

玄宗

有隋政荒虐羣雄已交爭先聖按劒起叱咤風雲生飲馬河洛竭作氣嵩華驚克敵皇圖就擒俘帝道亨顧慙嗣寶曆恭承天下平幸過翦鯨地感慕仁且英

登邯鄲洪波臺置酒觀發兵

李白

我把兩赤羽來遊燕趙間天狼正可射感激無時閑觀兵洪波臺倚劒望玉關請纓不繫越且向燕然山風引龍虎旗歌鐘昔追攀擊筑落高月投壺破愁顔遥知百戰勝定掃鬼方還

奉和登玄武樓觀射

崔元翰

寧歲常有備殊方靡不賓禁營列武衛帝座彰威神講事一臨幸加恩徧撫巡城高鳳樓聳場迥獸侯新飲羽連百中關弓踰六鈞揀材盡爪士受任皆信臣光賞文藻麗便繁心膂親復如觀太社昭爛垂芳辰

東征行

王建

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南征舍人爲賓侍郎副曉覺蓬萊欠珮聲玉堦舞蹈謝旌節生死向前山可穴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司庖常膳皆得對好事將軍封爾身男兒生殺在手裏營門老將皆憂死曈曈白日當南山不立功名終不還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

杜甫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題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

又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劒百戲後歌樵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送趙評事攝御史監軍嶺南

孫逖

議獄持邦典臨戎假憲威風從閶闔去霜入洞庭飛篁竹迎金鼓樓船引繡衣明年降眞月南斗使星歸

太社觀獻捷（入翰林試以功字爲韻）

白居易

淮海妖氛滅乾坤喜氣通班師郊社内操袂凱歌

中妙算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侍宴旋師喜捷應制　韋安石

蜂蟻屯邊落熊羆逐漢飛忘軀百戰後屈指一年歸厚眷紆天藻深慈解御衣與酣歌舞出朝野歡光輝

巡邊應制　張説

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恭憑神武策遠御鬼方人供帳榮恩餞山川喜詔巡天文日月麗朝賦管歌新幼志傳三略衰材謝六鈞膽猶忠作伴心故道爲鄰仁保河南地威清塞北塵連年大軍後不日小康辰劒舞輕離別歌酣忘苦辛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

亘武門侍射　張説

射觀通亘闕兵欄闢御筵雕弧月半上畫的暈中圓羿后神幽贊靈王法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聯雪鶴來銜箭雲虬應策鞭一逢君宴合萬慶武功宣

奉和杜員外扈從教閱　李嶠

杪冬嚴殺氣窮紀送頹光薄狩三農隙陳兵五校塲萊田初起燒蘭野正開防夾岍虹旗轉分朋獸罟張關弧迎曉月提劒動秋霜原啓前禽路山縈

後騎行雲匝飛日羽星苑斃天狼禮振軍容肅威宣武節揚神心體殷祝靈兆叶姬祥幸陪仙駕末欣採翰林芳

草檄答南蠻有詠　胡曾

辭天出塞陣雲空霧卷霞開萬里通親受虎符安宇宙誓將龍劒定英雄殘霜敢冒高懸日秋葉争禁大段風爲報南蠻須屏跡不同蜀將武侯公

凱旋進詩　崔元翰

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甲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歲遥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覩聖功輒獻歌詠　杜牧

捷書皆應睿謀期十萬曾無一鏃遺漢武慚誇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師威加塞外寒來早恩入河源凍合遲聽取滿城歌舞曲凉州聲韻喜參差

凱歌樂詞　闕名

闢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

又

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

戍

又

生聖開昌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

秋

凱歌　　岑參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
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

又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
劒尾葱山夜雪撲旌竿

又

鳴笳疊鼓擁回軍破國平蕃昔未聞丈夫鵲印搖
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

又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
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九曲詞（天寶中哥舒翰攻破吐蕃洪濟大漢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郡適由是作九曲詞）

高適

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塲對舞繡麒麟到處盡逢歡
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又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

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

破陣樂詞　　張說

漢兵出頓金微照日光明鐵衣百里火幡焰焰千
行雲騎騑騑變踏遼河自竭鼓譟燕山可飛正屬
西方朝賀端知萬舞皇威

出獵（以下校獵）　太宗

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宮豈若因農暇閱武出轘
嵩三驅陳銳卒七萃列材雄寒野霜氣白平原燒
火紅彫戈夏服箭羽騎綠沈弓怖獸潛幽壑驚禽
散翠空長煙晦落景灌木振嚴風所爲除民瘼非
是悅秋叢

校獵義成喜逢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羣臣

玄宗

弧矢威天下旌旗遊近縣一面施烏羅三驅教人
戰暮雲積成雪曉色開行殿皓然原隰同不覺林
野變北風勇士馬東日華組練觸地銀麞出連山
縞鹿見月兎落高矰星狠下急箭既欣盈尺兆復
憶磻溪便歲豐將遇賢俱荷皇天眷

奉和聖製校獵義成喜逢大雪應制

張說

文教資武功郊畋閱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
盛夜霰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飛走繁抨弓筋

骨勁帝射恭神道龍馳合人性五䄅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均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爲吉符老雪作豐年慶喜聽行獵詩威神入軍令

觀咸寧王部曲娑勒擒豹歌

盧綸

山頭曈曨日將出山下獵圍照初日前林有獸未識名將軍促騎無人聲潛形踠伏草不動雙鵰旋轉羣鴉鳴陰方質子才三十譯語受詞蕃語揖捨鞍解甲疾如風人忽虎蹲獸人立欻然扼顙批其頭爪牙委地涎淋漓即蘇復吼拗仍怒果協陰謀生致之拖自深叢目如電萬夫失容千馬戰傳呼賀拜聲相連殺氣騰凌陰滿川始知縛虎如縛鼠敗敵降羌生眼前祝爾嘉詞爾無苦獻爾將隨犀象舞苑中流水禁中山期爾攫搏開天顏非熊之兆慶無極願紀雄名傳百蠻

皇帝馬上射生十三首　張說

甘泉頓射飛野雞一隻走狐二走兔十四不隔箭連中五隻

一面昭仁三驅示武走則發射伏則不取

中鷹前兔

寒兔滅没疾鷹逞巧鳴鏑同飛失雋亡狡

福陽頓同日中狗前兔

狡兔儁犬力奔勢迫持圓束飛捨拔先獲

望賢頓停日射高飛雁一隻走麞二走兔三十六不隔箭連中五隻

歡殪山豪鳥落雲儁貫三疊兩血不濺刃

望賢頓中訓狐

夜鳴之鳥是謂訓狐除人之惡應箭而殂

望賢頓隔馬射中麞

趯趯牙麞寒草同色隔馬百步一縱而獲

仙遊頓中麞一隻狐三走兔十八不隔箭連中八隻

天子省斂薄狩岐陽躬射五十以奉蒸嘗

文山頓射麞不隔箭連中二走狐一走兔二十一隻

我將獻鮮從禽於野一日百中以威天下

武停頓馬後射走兔其中射兔十九隻不隔箭連中十一隻走狐三走麞一

霜兔斗迴雲龍騰過天旋月滿舍矢如破

飛林頓分騣射野狐中

有尨者狐起帝之右分騣遠發應踣于手

鵄子搦鴇不著飛過在後箭發應箭而落

驚鳶上飛鷙隼橫擲矯箭爭中紛然旋落

一箭中兩鹿橫貫走五十餘步方倒

雙鹿竝去一箭橫連上思陵寢以獻時鮮

是日還宮苑内用大箭射走鹿四十口分賜諸
王郡王及從人等

帝入靈囿數百麀鹿射其四十頒諸羣后

唐詩掞藻卷之三終

男（輿軒）校字

唐詩掞藻卷之四目次

臨幸

太宗於北平作
宋之問駕幸龍門應制
玄宗幸蜀西至劍門
玄宗途次陝州
張說奉和聖製途次陝州應制
宋之問駕出長安
王昌齡駕幸河東
張九齡奉和聖製初出洛城
玄宗早渡蒲關
張九齡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
玄宗幸湯泉
宋之問奉和幸神皐亭應制
鄭谷回鑾
錢起觀法駕自鳳翔迴
顧况宸遊
武三思奉和遊龍門應制
蘇頲奉和聖製巡省途次上黨舊宮應制
徐安貞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
杜甫江陵望幸
王邕嵩山望幸

張九齡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二首
溫庭筠車駕西遊因而有作

瑞應

岑參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樹降甘露詩
錢起京兆尹廳前甘棠樹降甘露
孟郊和錢侍郎甘露
溫庭筠會昌丙寅豐歲歌
劉禹錫大有年
王貞白宮池產瑞蓮
李義府宣政殿芝草

李嶠詠麟
楊嗣復儀鳳
蔣防望禁苑祥光
孟簡嘉禾合穎
鄭畋麥穗兩岐
張聿瑞麥
華山慶雲見（名闕）
張良器河出榮光
王維觀玉芝慶雲
李紳慶雲見

聖壽

中宗十月誕辰內殿宴羣臣效柏梁體聯句
王維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張說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
玄宗千秋節宴
杜甫千秋節
楊巨源春日獻聖壽無疆
張說奉和聖製千秋節宴應制
徐元弼太常寺觀舞聖壽樂
王維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羣官上壽應制
張叔良長至日上公獻壽

劉兼長春節
盧綸天長久詞二首
王維獻壽詞

后妃（附命婦）

劉長卿聞奉迎皇太后使沈判官至因有此作
鄭愔陪幸昭容院獻詩四首
白居易妻初授邑號誥身
蘇頲春晚紫微省直省寄內
薛伯紓奉敕贈康尚書美人

儲貳（公主駙馬宗戚竝附）

高宗太子納妃
胡元範奉和太子納妃
裴守貞奉和太子納妃
盧綸上幸皇太子新院應制
薛元超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
韓王元嘉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
張說安樂郡主花燭行
宋之問壽陽公主花燭
李適安樂公主移入新宅
陸暢詔作催粧五言
張易之侍從過公主尚宅侍宴探得風字應

制
沈佺期歲夜安樂公主滿月侍宴應制
王維和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
李端贈郭駙馬二首
韓翃宴楊駙馬宅
王建贈崔禮駙馬
張蠙宴駙馬宅
玄宗過大哥宅
玄宗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山池題石壁
韓翃宴吳王宅
張說奉和聖製過寧王宅應制

宋之問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
張九齡敕賜寧王池宴
魏元忠修書院學士奉敕宴梁王宅
李敬元奉和別越王
李乂陪幸五王宅應制
梁鍠天門街西觀榮王聘妃
錢起宴曹王宅
羅隱贈羅鄴王二首
李商隱富平少侯
朝臣
沈佺期和戶部岑尚書參迹樞揆

劉禹錫門下相公榮加冊命天下同歡忝沐
眷私輒敢申賀
錢起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
孫逖送張環攝御史監南選
玄宗左丞相張說右丞相宋璟太子少傅源
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
宋璟奉和御製璟與張說源乾曜同日上官
命宴都堂賜詩應制
玄宗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得珍
字
張說奉和聖製送赴集賢院得輝字

高適留上李右相
高適留上陳左相
裴度中書即事
劉懷一贈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
張九齡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
韓愈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
錢起同程九早入中書
白居易令狐公拜尚書後有喜從鎮歸朝之作劉郎中先和因以繼之
劉禹錫奉和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歸闕
李頻賀同年翰林從叔舍人知制誥
鄭谷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許渾李定言自殿院銜命歸闕拜員外郎俄遷右史因寄
白居易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
張籍新除水曹郎荅白舍人

唐詩掞藻卷之四

錢塘　高　士奇　澹人　輯選

臨幸

於北平作　太　宗

翠野駐戎軒盧龍轉征旆遥山麗如綺長流縈似帶海氣百重樓巖松三尺大兹焉可遊賞何必襄城外

駕幸龍門應制　宋之問

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隄柳新翠苑樹花先發洛城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羣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罕纔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巉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塔影遥遥綠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遠壑初飛萬丈泉彩仗虹旌繞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有酒萬年杯微風一起祥光落仙樂初鳴鳳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壽雲煙裏歌舞淹留影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鸞旂翼翼留芳草龍騎騷騷映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盡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都南望屬車塵囂聲引颺聞黃道佳氣週廻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寶

命乘周萬物新吾君不事瑶池樂時雨來觀農扈
春

幸蜀西至劍門　玄宗

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
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
銘才

途次陝州　玄宗

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陝中山川入虞號風俗限西
東樹古棠陰在耕餘讓畔空鳴笳從此去行見洛
陽宮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應制　張說

周召嘗分陝詩書空復傳何知萬乘睠追賞二南
篇郡帶洪河側宮臨大道邊洛城將日近佳氣滿
山川

駕出長安　宋之問

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天迴萬象出駕動六龍
飛淑氣來黃道祥光覆紫微太平多扈從文物有
光輝

駕幸河東　王昌齡

晉水千廬合汾橋萬國從開唐天業盛入沛聖恩
濃下輦迴三象題碑任六龍睿明懸日月千載此
時逢

奉和聖製初出洛城　張九齡

東土淹龍駕西人望翠華山川秖詢物宮觀豈爲
家十月延星斗千官捧日車洛陽無怨思巡幸更
非賒

早度蒲關　玄宗

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
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
樓空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
棄繻同

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　張九齡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
開龍負王舟渡人舍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象役
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
詠康哉

幸湯泉　玄宗

西狩觀周俗南山歷漢宮薦鮮知路近省斂覺年
豐陰谷含神爨湯泉養聖躬益齡仙井合愈疾醴
源通不重鳴岐鳳誰誇陳寶雄願將無限澤沾沐
泉心同

奉和幸神皐亭應制　宋之問

清蹕喧黃道乘輿降紫宸霜戈凝曉日雲管發陽
春臺古全疑漢林餘半識秦宴酣思布澤節改令

行仁昔恃山河險今依道德淳多慚獻嘉頌空累
屬車塵

回鑾　鄭谷

妖星沈雨露和氣滿京關上將功勳立明君法駕
還順風調雅樂夾道序羣班香汎傳宣裏塵清指
顧間樓臺新紫氣雲物舊黃山曉渭行朝肅秋郊
曠野閒

觀法駕自鳳翔廻　錢起

欃槍一掃滅閶闔九重開海晏鯨鯢盡天旋日月
來聖情蘇品物龍御闢雲雷曉漏移仙仗朝陽出
帝臺周慚散馬出禹讓濬川廻欲識風人願南山

舉酒杯

宸遊　顧況

暖谷春光至宸遊近甸榮雲隨天仗轉風入御簾
輕翠蓋浮佳氣朱樓倚太清朝臣冠劍退宮女管
絃迎細草承雕輦繁花入幔城文房開聖藻武衛
宿天營玉醴隨觴至銅壺逐漏行五星含土德萬
姓徹中聲親祀先崇典躬推示勸耕國風新正樂
農器近銷兵道德關河固刑章貫索明野人同鳥
獸率舞感昇平

奉和遊龍門應制　武三思

鳳駕臨香地龍輿上翠微星宮含雨氣月殿抱春

輝碧潤長虹下雕梁早燕歸雲疑浮寶蓋石似拂
天衣露草侵堦長風花繞席飛日斜宸賞洽清吹
入重闈

奉和聖製巡省途次上黨舊宮應制　蘇頲

潞國臨淄邸天王別駕輿出潛離隱際小往大來
初東陸行春典南陽即舊居約川星罕駐扶道日
旂舒雲覆連行在風廻助掃除木行城邑望阜落
土田疏昔試邦興后今過俗徯予示威寧校獵崇
讓不陳漁府吏趨神扆鄉耆捧帝車帳傾三飲處
閑整六飛餘盛業銘汾鼎昌期應洛書顧陪歌賦

末留此蜀相如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應制　徐安貞

仙掌臨秦甸虹樓闢晉關兩都分地險一曲渡河
灣路得津門要時稱古戍閒城花春正發岍柳曙
堪攀後乘猶臨水前旌欲換山長安廻望日宸御
六龍還

江陵望幸　杜甫

雄都元壯麗望幸欻威神地理西通蜀天文北照
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
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
起涸鱗

嵩山望幸　王　邕

峻極位何崇方知造化功降靈逢聖主望幸表維嵩隱映連青壁嵯峨向碧空象車因叶瑞龍駕願升中萬歲聲長在千巖氣轉雄東都歌盛事西笑佇皇風

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張九齡

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關城

上皇西幸南京歌二首　李　白

華陽春樹似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又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石鏡更明天上月後宮親得照蛾眉

車駕西遊因而有作　溫庭筠

宣曲長楊瑞氣凝上林狐兔待秋鷹誰將詞賦陪雕輦寂寞相如臥茂陵

瑞應

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樹降甘露詩

岑　參

相國尹京兆政成人不欺甘露降府庭上天表無私非無他人家豈少羣木枝被茲甘棠樹美掩召伯詩團團甜如蜜皛皛凝若脂千柯玉光碎萬葉珠顆垂崑崙何時來慶雲相逐飛魏宮銅盤貯漢帝金掌持王澤布人和精心動靈祇君臣日同德禎瑞方潛施何術令大臣感通能及茲忽驚政化理暗與神物期却笑趙張輩徒稱今古稀爲君下天酒麴蘖將用時

京兆尹廳前甘棠樹降甘露　錢　起

內史用堯意理京宣惠慈氣和祥則降孰謂天難知濟旱露爲兆有如塤應篪豈無夭桃樹灑此甘棠枝玉色與人淨珠光臨筆垂協風與之俱物性皆熙熙何必鳳池上方看作霖時

和錢侍郎甘露　孟　郊

高天何以言瑞露青松繁忽見垂書跡還驚涌澧源春枝晨娟娟香味曉翻翻子禮忽來獻臣心固易敦清風惜不動薄霧肯蒙昏嘉晝色更皛仁慈久乃存一方難獨占天下恐爭論側聽飛中使重榮華德門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

會昌丙寅豐歲歌　溫庭筠

丙寅歲休牛馬風如吹煙日如渥赭九重天子調天下春綠將年到西野老翁領兒童門前好樹青芊芊芊芊單衣麥田路村南娶婦桃花紅新姑車

石及門柱粉項韓憑雙扇中喜氣自能成歲豐農
祥爾勿來爭功

大有年　劉禹錫

長安銅雀鳴秋稼與雲平玉燭調寒暑金風振順
成川原呈上瑞恩澤賜閒行欲反重城掩猶聞歌
舞聲

宮池產瑞蓮　王貞白

雨露及萬物嘉祥有瑞蓮香飄雞樹近榮占鳳池
先聖日臨雙麗恩波照竝妍願同指佞草生向帝
堯前

宣政殿芝草　李義甫

明王敦孝感寶殿秀靈芝色帶朝陽淨光涵雨露
滋且標仙德重更引國恩施聖祚今無限微臣樂
未移

詠麟　李嶠

漢祀應祥開魯郊西狩迥奇音中鍾呂成角喻英
才畫像臨仙閣藏書入帝臺若驚能吐哺爲覩鳳
皇來

儀鳳　楊嗣復

八方該帝澤威鳳忽來賓向日朱光動迎風翠羽
新低昂多異趣飲啄迥無鄰郊藪今翔集河圖異
等倫聞韶知鼓舞偶聖願逡巡比屋初同俗垂恩
擊壤人

望禁苑祥光　蔣防

佳氣生天苑葱蘢幾效祥樹搖三殿側日映九城
傍山霧今同色卿雲未可章眺汾疑鼎氣臨渭想
榮光當竝春陵發應開聖曆長微臣時一望短羽
欲翺翔

嘉禾合穎　孟簡

玉燭將成歲封人亦自歌八方沾聖澤異畝發嘉
禾共秀芳何遠連莖瑞且多穎低甘露滴影亂惠
風過表稔由神化爲祥識氣和因知興嗣歲王道
舊無頗

麥穗兩岐　鄭畋

聖慮憂千畝嘉苗薦兩岐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
奇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謳謠連上苑化日遍
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連理樹俱作
萬年枝

瑞麥　張聿

瑞麥生堯日芃芃雨露偏兩岐分更合異畝穎仍
連冀獲明王慶寧惟太守賢仁風吹靡靡甘雨長
芊芊聖德應多稔王家配有年已聞天下泰誰爲
濟西田

華山慶雲見　闕名

聖主祠名岳高風發慶雲金柯初繚繞玉葉漸氤
氳氣色含珠日光明吐翠氛依稀來鶴態髣髴列
仙羣萬樹流光影千潭寫錦文蒼生欣有望祥瑞
在吾君

河出榮光　張良器

引派崑山峻朝宗海路長千齡逢聖主五色瑞榮
光隱映浮中國晶明助太陽坤維連浩漫天漢接
微茫丹闕清氛裏函關紫氣傍位尊常守伯道泰
每呈祥習坎靈逾久居卑德有常龍門如可涉忠
信是舟梁

覲玉芝慶雲　王維

欲笑周文歌宴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
三秀復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
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載千秋奉聖君

慶雲見　李紳

禮成中岳陳金冊祥報卿雲冠玉峰輕未透林疑
待鳳細非行雨詎從龍卷風變彩霏微薄照日籠
光隱映重還入九霄成沆瀣夕嵐生處鶴歸松

十月誕辰內殿宴羣臣效柏梁體聯句

聖壽　中宗

潤色鴻業寄賢才（中宗）叨居右弼愧鹽梅（李嶠）運籌帷
幄荷時來（宗楚客）職掌圖籍濫蓬萊（劉憲）兩司謬忝謝鍾
裴（崔湜）禮樂銓管效涓埃（鄭愔）陳師振旅清九垓（趙彥昭）欣
承顧問侍天杯（李適）銜恩獻壽柏梁臺（蘇頲）黃纏青簡
奉康哉（盧藏用）鯫生侍從忝王枚（李乂）右掖司言實不才
（馬懷素）宗伯秩禮天地開（薛稷）謬司考能宸綱該（一作帝綱難續仰昭回）
（宋之問）微臣捧日變寒灰（岑羲）遠慚班左愧遊陪（上官婕妤）

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王維

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閶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
衣裳金天淨兮麗三光彤庭曙兮延八荒德合天
兮禮神遍靈芝生兮慶雲見唐堯后兮稷禼臣匝

宇宙兮華胥人盡九服兮皆四鄰乾降瑞兮坤獻
珍

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　張說

仲秋金帝肅五日土行昭瑞表壬寅露光傳甲子
宵陰風吹大澤夢日照昌朝不獨華封老千年喜
祝堯

千秋節宴　玄宗

蘭殿千秋節稱名萬壽觴風傳率土慶日表繼天
祥玉宇開花萼宮縣動會昌衣冠白鷺下帟幕翠
雲長獻遺成新俗朝儀入舊章月銜花綬鏡露綴
綵絲囊處處祠田祖年年宴杖鄉深思一德事小

獲萬人康

千秋節　杜甫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内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蕖豔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春日獻聖壽無疆　楊巨源

代是文明晝春當燕喜時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漢典方寬律周官正採詩碧霄傳鳳吹紅日在龍旗造化膺神契陽和沃聖慈每因隨百獸率舞奉丹墀

奉和聖製千秋節宴應制　張說

五德生王者千齡啓聖人赤光來照夜黃雲上覆晨海縣銜恩久朝章獻壽新高居帝坐出夾道衆官陳槊杖洗清景磬管迎秋旻珠囊含瑞露金鏡抱仙輪何歲無鄉飲何田不報神薰歌與名節傳代幸羣臣

太常寺觀舞聖壽樂　徐元弼

舞羽傳新慶人文邁舊章冲融和氣洽悠遠聖功長盛德流無外明時樂未央日華增顧盼風物助低昂鳳翥方齊首鴻高忽斷行雲門與茲曲同是奉陶唐

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羣官上壽應制

王維

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百生逢此日萬壽願齊天芍藥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開右个天樂動宮縣御柳疎秋景城烏拂曙煙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長至日上公獻壽　張叔良

鳳闕晴鐘動雞人曉漏長九重初啓鑰三事正稱觴日至龍顏近天旋聖曆昌休光連雪淨瑞氣雜爐香化被君臣洽恩沾士庶康不因稽舊典誰得紀朝章

長春節　劉兼

聖朝佳節遇長春跪捧金爐祝又焚寶藏發來天地秀兵戈銷後帝皇尊太平基址千年永混一車書萬古存更有馨香滿芳檻和風遲日在蘭蓀

天長久詞二首　盧綸

玉砌紅花樹香風不敢吹春光解天意偏發殿南枝

又

虹橋千步廊半在水中央天子方清暑宮娃起夜粧

獻壽詞　王維

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堦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遥指南山對袞龍

后妃（命婦附）

聞奉迎皇太后使沈判官至因而有作　劉長卿

長樂宮人掃落花君王正候五雲車萬方臣妾同瞻望疑在曾城阿母家

陪幸昭容院獻詩四首　鄭愔

地軸樓居遠天台闕路賒何如遊帝宅即此對仙家座拂金壺電池摇玉酒霞無云秦漢隔別訪武陵花

又

堯祠姑射近漢苑建章連十五蓂知月三千桃紀年鸞歌隨鳳吹鶴舞向鵾絃更覔瓊妃伴來過玉女泉

又

宮掖賢才重山林高士難不言辭輦地更有結廬歡池棟清溫奧巖窗起沍寒幽亭有仙桂聖主萬春看

又

槎流天上轉茅宇禁中開河鵲填橋至山熊避檻來庭花採菉蓐嵓石步莓苔願奉蘿圖泰長聞錦

翰裁

妻初授邑號誥身（以下命婦）　白居易

弘農舊縣受新封鈿軸金泥誥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號有何功花牋印了排窠濕錦褾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慵惰日高猶睡綠窗中

春晚紫微省直省寄内　蘇頲

直省清華接建章向來無事日猶長花間燕子棲鳷鵲竹下鵷雛繞鳳皇内史通宵承紫誥中人落晚愛紅妝別離不慣無窮憶莫誤卿卿學太常

奉敕贈康尚書美人　薛伯紆

天門喜氣曉氛氳聖主臨軒召冠軍欲令從此行霖雨先賜巫山一片雲

儲貳（公主駙馬宗戚并附）

太子納妃　高宗

雕軒回翠陌寶駕歸丹殿鳴珠佩曉衣鏤璧輪秋扇華冠列綺筵蘭醑申芳宴環階鳳樂陳玳席珍羞薦蝶舞袖香新歌分落素塵歡凝歡懿戚慶叶慶初姻暑闌炎氣息凉早吹疎頻方期六合泰共賞萬年春

奉和太子納妃　胡元範

金閨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裝星津動歸佩紫極流宸渥清規佇慈誨恩波洽九流光輝軼

千載列席詔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樂奏鈞天曲池酒瑞景文字孕祥煙小臣同百獸率舞悅堯年

奉和太子納妃　裴守貞

雲路移彤輦天津轉明鏡仙珠照乘歸寶月重輪映望園嘉宴洽主第歡娛盛絲竹揚帝薰簪裾奉宸慶藹雲藹曉光湛露晞朝陽天文天景麗睿藻睿詞芳玉庭散秋色銀宫生夕凉太平超邃古萬壽樂無疆

上幸皇太子新院應制　盧綸

佳氣曉葱葱乾行入震宫前星迎北極少海被南風視膳銅樓下吹笙玉座中訓深家以正義舉俗爲公父子成釗合君臣禹啓同仰天歌聖道猶愧乏雕蟲

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　薛元超

儲禁銅扉啓宸行玉輅遥空懷壽街吏尚隔寢門朝地首瞻龍戟空中想鳳旟飛文映仙楬瀝思叶神飈帝念紆蒼陛乾文煥紫霄歸塘横筆海平圃振詞條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　韓王元嘉

乾象開層構離明啓少陽卜征從獻吉守器屬元良逖矣凌周頌遥哉掩漢莊地分丹鷟嶺途間白

雲鄉好士傾南洛多才盛北埸儲誠虔曉夕宸愛積炎凉珠璧連霄漢萬物仰重光

安樂郡主花燭行（以下公主駙馬宗戚）　張說

青宫朱邸翊皇闈玉葉瓊蕤際紫微姬姜本來舅甥國卜筮俱道鳳皇飛星昴殷冬獻吉日天桃濃李遥相匹鸞車鳳傳王子來龍樓月殿天孫出平臺火樹連上陽紫炬紅輪十二行丹爐飛鐵馳炎焰彤霞爍電吐明光綠屏紺幰紛如霧節鼓清笳前啓路城隅靡靡稍東還橋上鱗鱗轉南渡五方觀者聚中京四合塵煙漲洛城商女香車珠結網天人寶馬玉繁纓百壺渌酒千鮒肉大道連延障錦軸先祀聖皇壽萬年復禱宜家承百祿珊瑚刻盤青玉樽因之假道入梁園梁園山竹凝雲漢仰望高樓在天半翠幕蘭堂蘇合薰珠簾挂戸水波紋别起芙蓉織成帳金縷鴛鴦兩相向罽茵飾地承琱履花燭分階移錦帳織女西垂隱燭臺雙童連縷合歡杯藹藹騎庭嬪從列娥娥紅粉扇中開黄金兩印雙花綬富貴婚姻古無有清歌棠棣美王姬流化邦人正夫婦

壽陽公主花燭　宋之問

仙媛乘龍日天孫捧雁來可憐桃李徑更繞鳳皇臺燭照香車入花臨寶扇開莫令銀箭曉爲盡合

歎杯

安樂公主移入新宅　李適

星橋他日創仙榜此時開馬向鋪錢埒簫聞奏玉臺人疑衛叔美客似長卿才借問遊天漢誰能取石廻

詔作催妝五言　陸暢

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柏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

侍從過公主尚宅侍宴探得風字應制　張易之

逐賞平陽地鳴笳上苑東鳥鳴千戶竹蝶舞萬花藂時攀小山桂共挹大王風坐客無勞起秦簫曲未終

歲夜安樂公主滿月侍宴應制　沈佺期

除夜子星廻天星滿月盃詠歌麟趾合簫管鳳雛來歲炬常然桂春盤預折梅聖皇千萬壽垂曉御樓開

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　王維

高樓月似霜秋夜鬱金堂對坐彈盧女同看舞鳳皇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結束平陽騎明晨入建章

贈郭駙馬二首　李端

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楸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遥指鳳皇樓

又

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鈎未上弦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妒花鈿今朝都尉如相顧願脫長裾逐少年

宴楊駙馬宅　韓翃

垂楊拂岸草茸茸繡戶簾前花影重鱠下玉盤金

縷細酒開金甕綠醅濃中朝駙馬何平叔南國詞人陸士龍落日泛舟同醉處回潭百丈映千峰

贈崔禮駙馬　王建

鳳皇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廻陪内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宴駙馬宅　張蠙

牙香禁樂鎮相攜日日君恩降紫泥紅藥院深人半醉綠楊門掩馬頻嘶座中古物多仙意壁上新詩有御題別向庭蕪寘吟石不教宮妓踏成蹊

過大哥宅　玄宗

晉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同玉眞公主過大哥山池題石壁

玄宗

地有招賢處人傳樂善名鷟池尋九逵龍岫對層城桂葉先秋冷蘋風向晚清鳳樓遥可見彷彿玉簫聲

宴吴王宅

韓翃

玉管簫聲合金盃酒色殷聽歌吴季札縱飲漢中山稱壽爭離席留歡輙上關莫言辭客醉猶得曳裾還

奉和聖製過寧王宅應制

張說

進酒忘憂觀簫韶喜降尋帝堯敦族禮王季友兄心竹苑龍鳴笛梧宮鳳繞林大風將小雅一字盡千金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

宋之問

水府淪幽壑星軺下太微鳥驚司僕馭花落侍臣衣芳樹摇春晚晴雲遶坐飛淮王正留客不醉莫言歸

敕賜寧王池宴

張九齡

賢王有池館明主賜春遊淑氣林間發恩光水上

浮徒絲和鼎地終謝巨川舟皇澤空如此經生莫可酬

修書院學士奉敕宴梁王宅

魏元忠

大君敷宴賞萬乘下梁園酒助閒平樂人霑雨露恩榮光開帳殿佳氣滿旌門願陪南嶽壽長奉北辰尊

奉和別越王

李敬元

飛蓋迴蘭坂宸襟佇柏梁別館分清渭歸途出建章關山通曙色林籞徧春光帝念紆千里詞波照五潢

陪幸五王宅應制

李乂

家住千門側亭臨二水傍貴遊開北第宸睠幸西鄉曳履迎中谷鳴絃出後堂浦疑觀萬象峰似駐三光草向瓊筵樂花承繡扆香聖情思舊重留飲賦雕章

天門街西觀榮王聘妃

梁鍠

帝子乘龍夜三星照戶前兩行宮出火十里道鋪筵羅綺明中識簫韶暗裏傳燈攢九華扇帳撒五銖錢交頸文鴛合和鳴彩鳳連欲知來日美雙拜紫微天

宴曹王宅

錢起

賢王駟馬退朝初小苑三春帶雨餘林沼葱蘢多
貴氣樓臺隱映接天居仙雞引敵穿紅藥宮燕銜
泥落綺疎自嘆平生相識願何如今日厠應徐

贈羅鄴王二首　羅隱

營室東廻蔭斥丘少年承襲擁青油坐調金鼎尊
明主横把琱戈傲列侯書札二王爭巧拙篇章七
子謝風流西園舊跡今應在衰老無因奉勝遊

又

脉散源分歷幾朝縱然官宦只賓僚正憂末派淪
滄海忽見高枝拂絳霄百萬貔貅趨玉帳三千賓
客冠金貂良時難得吾宗少應念衰門久寂寥

富平少侯　李商隱

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抛
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廻
枕玉雕鏤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朝臣

和戸部岑尚書參迹樞揆　沈佺期

大君制六合良佐參萬機帝業永開泰臣道日光
輝鐘鳴和鼎食家聲衆所歸漢章題楚劍鄭武襲
緇衣理識當朝遠文華振古稀風雲神契合舟檝
道心微廟堂喜容與時物遞芳菲御柳垂仙掖公
槐覆禮闈昔陪鵷鷺後今望鵾鵬飛徒御清風頌
巴歌聊自揮

門下相公榮加冊命天下同歡忝沐眷私
輒敢申賀　劉禹錫

冊命出宸衷官儀自古崇特膺平土拜光贊格天
功再佩扶陽印常乘鮑氏驄七賢遺老在猶得詠
清風

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　錢起

粉署花驄入丹霄紫誥垂直廬驚漏近賜被覺霜
移漢主前瑤席穰侯許鳳池應憐後行雁空羨上
林枝

送張環攝御史監南選　孫逖

漢使得張綱威名懾遠方恩霑柱下史榮比選曹
郎江帶黔中濶山連峽水長莫愁炎暑地秋至有
嚴霜

左丞相張説右丞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
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　玄宗

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
鈞我有握中璧雙飛席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訝
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爲調護人鵷鸞同拜日車騎
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
拱問彜倫

奉和御製璟與張說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應制　　宋璟

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老臣慵且憊何德以當
諸厚秩先爲忝崇班復此除太常陳禮樂中掖降
簪裾聖酒江河潤仙文象緯舒冒恩懷寵錫陳力
省空虛郭隗慙無駿馮驩愧有魚不知周勃者榮
幸定何如

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得珍字　　𤣥宗

廣學開書院崇儒引席珍集賢招衮職論道命台
臣禮樂沿今古文章革舊新獻酬尊俎列賓主位

班陳節變雲初夏時移氣尚春所希光史冊千載
仰茲辰

奉和聖製送赴集賢院得輝字　　張說

侍帝金華講千齡道固稀位將賢士設書共學徒
歸首命深燕愧通經淺漢韋列筵榮賜食送客愧
儒衣賀燕窺簷下遷鶯入殿飛欲知朝野慶文教
日光輝

留上李右相　　高適

風俗登淳古君臣挹大庭深沈謀九德密勿契千
齡獨立調元氣清心豁窅冥本枝連帝系長策冠
生靈傅說明殷道蕭何律漢刑鈞衡持國柄柱石
總賢經隱軫江山藻氛氳鼎鼐銘曲中皆白雪身
外即丹青江海呼窮鳥詩書問聚螢吹噓成羽翼
提握動芳馨倚伏悲還笑棲遲醉復醒恩榮初就
列含育忝宵形有竊丘山惠無時枕席寧壯心瞻
落景生事感流萍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
門下客徒謝少微星

留上陳左相　　高適

德以精靈降時膺夢寐求蒼生謝安石天子富平
侯尊俎資高論巖廊挹大猷相門連戶牖卿族嗣
弓裘豁達雲開霽清明月映秋能爲吉甫頌善用

子房籌階砌思攀陟門闌尚阻修高山不易仰大
匠本難投跡與松喬合心緣啓沃留公才山吏部
書癖杜荆州幸沐千年聖何辭一尉休折腰知寵
辱迴首見沈浮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
自樂浩蕩信無憂去此從黃綬歸歟任白頭風塵
與霄漢瞻望日悠悠

中書即事　　裴度

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
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
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漫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
謝歸耕

贈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　劉懷一

惟昔參多士無雙仰異才鷹鸇同效逐鵷鷺忝遊陪入仕光三命遷榮歷二臺隔墻欽素躅對閣限青埃紫署春光早蘭闈曙色催誰言夕鳥至空想鄧林隈

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　張九齡

晞昔陪鴛鷺朝陽振羽儀來音雖寂寞接景每逶迤朝罷冥塵事賓來話酒卮遨歡逐芳草結興選華池及此風成歎何時霧可披自憐無用者誰念有情離望美音容濶懷賢夢想疲因聲達霄漢持

拙守東陂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　韓愈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慚典午非材職得就閒官即至公

同程九早入中書　錢起

漢家賢相重英奇蟠木何材也見知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鵷鷺忽相隨臘雪初明柏子殿春光欲上萬年枝獨慚皇鑒明如日未厭春光向玉墀

令狐公拜尚書後有喜從鎮歸朝之作劉郎中先和因以繼之　白居易

車騎從新梁苑迴履聲珮響入中臺鳳池望在終重去龍節功成且約來金勒最宜乘雪出玉觴何必待花開尚書首唱郎中和不計官資只計才

奉和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歸闕　劉禹錫

昔年內署振雄詞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咏袞衣詩華星却復文昌位引鶴重歸太乙池想到金閨待通籍一時驚喜見風儀

賀同年翰林從叔舍人知制誥　李頻

仙禁何人躡近蹤孔門先選得眞龍別居雲路拋三省專掌天書在九重五色毫揮成渙汗百寮班下獨從容芳年貴盛誰爲比鬱鬱青青嶽頂松

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鄭谷

初升諫署是眞仙淚透桃花恰五年垂白郎官居座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寮班列趨丹陛兩掖風清上碧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李定言自殿院銜命歸闕拜員外郎俄遷右史因寄　許渾

白筆南征變二毛越山愁瘴海驚濤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兎毫閶闔欲開宮漏盡冕旒初

坐御香高吳中舊侶君先貴曾憶王祥與佩刀

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詩賀

白居易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煙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新除水曹郎荅白舍人　張　籍

年過五十到南宮章句無名荷至公黃紙開呈相府後朱衣引入謝班中諸曹縱許爲仙侶羣吏多嫌是老翁最是紫微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

唐詩掞藻卷之四終

男　輿軒　校字

唐詩掞藻卷之五目次

外吏（附武職）

玄宗賜諸州刺史以題坐右

韋應物始至郡

李白贈閭丘宿松令

錢起初黃綬赴藍田縣作

岑參燉煌太守後庭歌

高適封丘縣

白居易七年春題府廳

岑參初至犍爲作

姚合縣居詩四首

岑參題新鄉王釜廳壁

玄宗賜崔日知往潞州

蔣防賦得藩臣戀魏闕

郎士元盩厔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

李諒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

李白司馬將軍歌

獨孤及送長孫將軍拜歙州之任

馬戴邊將

朝會

太宗正日臨朝

王維早朝
韋應物觀早朝
張文琮同潘屯田冬日早朝
李白鼓吹入朝曲
溫庭筠曉朝曲
王維早朝
耿湋早朝
戴叔倫春日早朝應制
盧綸早朝呈故省諸公
鄭谷朝謁
沈佺期和崔正諫秋日早朝

耿湋早朝
白居易早朝
白居易待漏內閣書事奉贈元九學士閣老
羊士諤和武相公早朝中書候傳點書懷奉呈
元稹酬樂天待漏入閣見贈
呂溫奉和李相公早朝於中書候傳點偶書所懷呈門下武相公中書鄭相公
莫宣卿百官乘月早朝聽殘漏
姚合和郭端公早朝
包佶觀百僚朝會

王維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杜甫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之作
王維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之作
杜甫紫宸殿退朝口號
錢起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岑參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
耿湋朝下寄韓舍人
權德輿早朝日寄所知
劉禹錫闕下待傳點呈諸同舍
羊士諤春日朝罷呈臺中僚友
韓愈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許渾秋日早朝
司空圖早朝
陳陶朝元引四首

寓直

白居易和錢員外禁中夙興見示
呂溫奉和張舍人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書事通簡僚友
宋之問冬夜寓直麟閣
王維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杜甫春宿左省
李憕和戶部楊員外伯成寓直

岑參省中即事
錢起和萬年成少府寓直
錢起春夜寓直
李嘉祐和張舍人中書宿直
李嘉祐和都官苗員外秋夜寓直對雨
李頻冬夜和范秘書宿秘省中作
司空曙晚秋西省寄上李韓二舍人
白居易春夜宿直
林寬和周繇校書先輩省中寓直
林寬陪鄭諴郎中假日省中寓直
鄭谷秘閣伴直

張喬秘省伴直
韋承慶直中書省
沈佺期酬蘇員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岑參和刑部成員外秋夜寓直寄臺省知己
喬知之和蘇員外寓直
錢起和范郎中宿直中書曉翫清池贈南省
同僚兩垣遺補
包佶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
盧綸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
鄭谷南宮寓直
姚合省直書事

岑參西掖省即事
盧綸和王員外冬夜寓直
李紳憶夜直金鑾奉詔承旨
李紳憶春日太液池東亭候對
王建和胡將軍寓直
吳融禁直偶書
權德輿和司馬殷員外早秋省中直夜寄荊
南衛端公
鄭谷春日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省直
鄭谷省中偶作
劉得仁奉和翰林院丁侍郎禁署早春晴望

韓偓雨後月中玉堂閒坐
李山甫送職方王郎中吏部劉員外自太原
鄭相公幕繼奉徵書歸省直
鄭畋初秋寓直三首
鄭畋夜景又作
鄭畋禁直寄崔員外
白居易秘省後廳
鄭谷早入諫院二首
鄭谷文昌寓直
扈從
李嶠扈從還洛呈侍從羣官

蕭華侍從回鑾應制
李嶠和周記室從駕曉發合璧宮
徐安貞從駕溫泉宮
李白從駕遊溫泉宮
祖詠扈從御宿池
杜審言扈從出長安應制
沈佺期扈從出長安應制
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王丘奉和聖製荅張説扈從南出雀鼠谷
蘇頲扈從溫泉同紫微黃門羣公汎渭川得
濟字

王維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泉
蘇頲扈從鄠杜間奉呈刑部尚書舅崔黃門
馬常侍
錢起和李員外扈從幸溫泉宮
韓翃扈從郊廟因呈兩省諸公
張說扈從溫泉宮獻詩

唐詩掞藻卷之五

錢塘　高士奇　澹人　輯選

外吏（附武職）

賜諸州刺史以題坐右　玄宗

眷言思共理鑑古想維良猗歟此推擇評績著周行賢能既俟進黎獻實佇康視人嘗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勤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直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予眷萬方

始至郡　韋應物

湓城古雄郡橫江千里馳高樹上迢遞峻堞繞欹危井邑煙火晚郊原草樹滋洪流蕩北阯崇嶺鬱南圻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爲旱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坻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賓朋未及醼簡牘已云疲昔賢播高風得守媿無施豈待干戈戢且願撫惸嫠

贈閭丘宿松令　李白

阮籍爲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夫子理宿松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鳥還舊巢遷人返躬耕何慙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却

掩二賢名

初黄綬赴藍田縣作　　錢起

蟠木無匠伯終年棄山樊苦心非良知安得入君門忽忝英達顧寧窺造化恩螢光起腐草雲翼騰沈鵾片石世可用良工心所存一叨尉京甸三省慚黎元賢尹正趨府僕夫儼歸軒眼中縣胥色耳裏蒼生言居人散山水即景眞桃源鹿聚入田逕雞鳴隔嶺村且嘉訟庭寂前階滿芳蓀

燉煌太守後庭歌　　岑參

燉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山出泉黄沙磧裏人種田燉煌耆舊鬢皓然願留太

守更五年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妝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藏鉤紅燭前不知鉤在若箇邊爲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錢此中樂事亦已徧

封丘縣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秖言小邑無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歸來向家問妻子擧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爲銜君命日遲迴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七年春題府廳　　白居易

潦到守三川因循涉四年推誠廢鉤距示恥用蒲鞭以此稱公事將何銷俸錢雖非好官職歲久亦妨賢

初至犍爲作　　岑參

山色軒檻内灘聲枕席間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閒雲雨連三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斑

縣居詩四首　　姚合

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笑

寂寥

又

簿籍誰能問寒風趁早眠每句常乞假隔月探支錢還往嫌詩癖親情怪酒顛謀身須上計終久是歸田

又

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賢宜縣僻説品喜官微淨愛山僧飯閒披野客衣惟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

又

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疎秖是看山立無因出縣

居印朱沾墨硯戸籍雜經書月俸尋常請無妨乏斗儲

題新卿王釜廳壁

岑參

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祿米嘗不足俸錢供與人城頭蘇門樹陌上黎陽塵不是舊相識聲同心自親

賜崔日知往潞州

玄宗

潞國新開府壺關寵舊林妙旌循吏傳特悅庶氓心禮樂中朝貴神明列郡欽揚風非贈扇易俗是張琴藩鎮謳謡滿行宮雨露深會書丞相策先賜潁川金

賦得藩臣戀魏闕

蔣防

剖竹隨皇命分憂鎮大藩思波懷魏闕獻納望天閣政奉南風順心依北極尊夢魂通玉陛動息寄朱軒直以烝黎念思陳政化源如何子牟意今古道斯存

盍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

郎士元

聞君作尉向江潭吳越風煙到自諳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緣谿花木偏宜遠避地衣冠盡向南惟有夜猿啼海樹思鄉望國意難堪

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

李諒

稱慶還鄉郡吏歸端憂明發儼朝衣首開三百六旬曆新知四十九年非當官補拙猶勤慮遊宦量才已息機舉族共資隨月俸一身唯憶故山薇舊交邂逅封疆近老牧蕭條宴賞稀書札每來同笑語篇章時到借光輝絲綸暫厭分符竹舟檝初登擁羽旗未知今日情何似應與幽人事有違

司馬將軍歌（以下武職）

李白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爲嬰孩羌笛横吹阿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報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送長孫將軍拜歙州之任

獨孤及

臨難敢横行遭時取盛名五兵常典校四十又專城浪逐樓船破風從虎竹生島蠻今可料繫頸有長纓

邊將

馬戴

玉榼酒頻傾論功笑李陵紅韁跑駿馬金鏇掣秋

鴈塞迥連天雪河深徹底氷誰言提一劍勤苦事中興

朝會

正日臨朝　太宗

條風開獻節灰律動初陽百蠻奉遐賮萬國朝未央雖無舜禹跡幸欣天地康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赫奕儼冠蓋紛綸盛服章羽旄飛馳道鐘鼓震巖廊組練輝霞色霜戟照朝光晨宵懷至理終媿撫遐荒

早朝　王維

皎潔明星高蒼茫遠天曙槐路暗不開城鴉鳴稍去始聞高閣聲莫辨更衣處銀燭已成行金門儼騶馭

覲早朝　韋應物

伐鼓通嚴城車馬溢廣躔煌煌列明燭朝服照華鮮金門杳深沉尚聽清漏傳河漢忽已沒司閽啓晨關丹殿據龍首崔嵬對南山寒生千門裏日照雙闕間禁旅下成列爐香起中天輝輝覩明聖濟濟行俊賢媿無鵷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雲路相追攀

同潘屯田冬日早朝　張文琮

假寐懷古人夙興瞻晚月通晨禁門啓冠蓋趨朝

謁霜露清九衢霞光照雙闕紛綸文物紀煥爛聲明發腰劍動陸離鳴玉和清越

鼓吹入朝曲　李白

金陵控海波綠水帶吳京鐃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搥鐘速嚴裝伐鼓啓重城天子憑玉几劍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戸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閒遨遊閬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曉朝曲　温庭筠

司馬門前柳千炬闌干星斗天將曙朱網龕鬖丞相車曉隨疊鼓朝天去博山鏡樹香茸茸裊裊浮航金畫龍大江斂勢避辰極兩闕深嚴煙翠濃

早朝　王維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城烏睥睨曉宮井轆轤聲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

早朝　耿湋

鐘鼓餘聲裏千官向紫微冒寒人語少乘月燭來稀清漏聞馳道輕霞映瑣闈猶看嘶馬處未啓掖垣扉

春日早朝應制　戴叔倫

仙仗肅朝官承平聖主歡月沈宮漏靜雨濕禁花寒丹荔來金闕朱櫻貢玉盤六龍扶御日只許近

臣看

早朝呈故省諸公　　盧　綸

萬戟凌霜布森森瑞氣間垂衣當曉日上壽對南山濟濟延多士蹮蹮舞百蠻小臣無事諫空媿伴鳴環

朝謁　　鄭　谷

捧日整朝簪千官一片心班趨黃道急殿揖紫宸深威鳳迴香扆新鶯囀上林小松含瑞露春翠易成陰

和崔正諫秋日早朝　　沈佺期

雞鳴朝謁滿露白禁門秋爽氣臨旌戟朝光映冕

旒河宗來獻寶天子命焚裘獨負池陽議言從建禮遊

早朝　　耿　湋

九陌朝臣滿三朝候鼓賒遠珂時接韻攢炬偶成花紫貝爲高闕黃龍建大牙參差萬戟合左右八貂斜羽扇分朱檻金爐隔翠華微風傳曙漏曉日上春霞環珮聲重疊蠻戎服等差樂和天易感山固壽無涯渥澤千年聖車書四海家盛明多在位誰得守桼麻

早朝　　白居易

鼓動出新昌雞鳴赴建章翩翩穩鞍馬楚楚健衣裳宮漏傳殘夜城陰送早京月堤槐露氣風燭樺煙香雙闕龍相對千官雁一行漢庭方尚少慙歎鬢如霜

待漏內閣書事奉贈元九學士閣老　　白居易

衙排宣政仗門啓紫宸關彩筆停書命花甎趁立班稀星點銀礫殘月墮金環闇漏猶傳水明河漸下山從東分地色向北仰天顏碧縷爐煙直紅垂珮尾閒綸闈慙並入翰苑忝先攀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殷詩仙歸洞裏酒病滯人間好去鴛鷺侶冲天便不還

和武相公早朝中書候傳點書懷奉呈

羊士諤

殿省秘清曉夔龍升紫微星辰拱帝座劍履翊天機耿耿金波缺沈沈玉漏稀綵箋蹲鷙獸畫扇列名翬志業丹青重恩華雨露霏三台昭建極一德慶垂衣昌運瞻文教雄圖本武威殊勳如帶遠佳氣似煙非抗節衷無隱同心向弼違良哉致君日惟岳有光輝

酬樂天待漏入閣見贈　　元　稹

未勘銀臺契先排玉殿關沃心因持召承旨絕常班颭閃才人袖嘔鴉輭轝鐶宮花低作帳雲從積

成山密視樞機草偷瞻咫尺顔恩垂天語近對久
漏聲開丹陛曾同立金鑾恨獨攀筆無鴻業潤袍
媿紫文殿河水通天上瀛洲接世間謫仙名籍在
何不重來還

奉和李相公早朝於中書候傳點偶書所懷呈門下武相公中書鄭相公　呂　温

禁門留騎吹内省正衣冠稍辨旂常色尚聞鐘漏
殘九天爐焰煖六月玉聲寒宿霧開霞觀晨光泛
露盤致君期反朴求友得如蘭政自同歸理言成
共不刋準繩臨百度領袖映千官卧鼓流沙靜飛

航弱海安盡規訓主意偕賦代交歡雅韻人間滿
多慙竊和難

百官乘月早朝聽殘漏　莫宣卿

建禮儼朝冠重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
殘候曉車輿合凌霜環珮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
珊珊杳靄祥光起霏微瑞色攢欣逢盛明代長願
接鵷鸞

和郭端公早朝　姚　合

魚鑰千門啓雞人唱曉傳冕旒臨玉殿丞相入爐
煙列位同居左分行忝在前仰聞天語近俯拜珮
聲連綵仗祥光動彤庭霽色鮮威儀誰可紀柱史

有新篇

觀百僚朝會　包　佶

萬國賀唐堯清晨會百僚花冠蕭相府繡服霍嫖
姚壽色凝雙闕歡聲徹九霄御爐分獸炭仙管弄
雲韶日照金觴動風吹玉珮摇都城獻賦者不得
共趨朝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　維

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遥聞侍中珮闇識令君
香玉漏隨銅吏天書拜夕郎旌旗映閶闔歌吹滿
昭陽官舍梅初紫宫門柳欲黄願將遲日意同與
聖恩長

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之作　杜　甫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
蛇動宫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
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之作　王　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
宫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
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

紫宸殿退朝口號　杜　甫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
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
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錢起

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
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獨看積素凝清禁已覺輕
寒讓太陽題柱盛名兼絕唱風流誰繼漢田郎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　岑參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暉色借玉珂迷
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
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

朝下寄韓舍人　耿湋

侍臣鳴珮出西曹鸞殿分階翊綵旄瑞氣迥浮青
玉案日華遙上赤霜袍花間燄燄雲旗合鳥外亭
亭露掌高肯念萬年芳樹裏隨風一葉在蓬蒿

早朝日寄所知　權德輿

長安雪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
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爐煙乍起開仙仗玉珮成
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露不應黃葉久從風

闕下待傳點呈諸同舍　劉禹錫

禁漏晨鐘聲欲歇旌旗組綬影相交殿含佳氣當
龍首閣倚晴天見鳳巢山色蔥蘢丹檻外霞光泛

灧翠松梢多慙再入金門籍不敢爲文學解嘲

春日朝罷呈臺中寮友　羊士諤

退食鵷行振羽儀九霄雙闕迥參差雲披綵仗春
風度日暖香堦晝刻移玉樹籠煙鳷鵲觀石渠流
水鳳凰池清時執法慚無事未有長楊漢主知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　韓愈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
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
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秋日早朝　許渾

宵衣應待絕更籌環玉鏘鏘月夜樓井轉轆轤千
樹曉鏁開閶闔萬山秋龍旂盡列趨金殿雉扇纔
分拜玉旒虛帶鐵冠無一事滄江歸去老漁舟

早朝　司空圖

白日新年好青春上國多街平雙闕近塵起五雲
和

朝元引四首　陳陶

帝燭熒煌下九天蓬萊宮曉玉爐煙無央鸞鳳隨
金母來賀薰風一萬年

又

玉殿雲開露冕旒下方珠翠壓鼇頭天雞唱罷南

山曙春色先歸十二樓

又

萬寓靈祥擁帝居東華元老薦屠蘇龍池遥望非煙拜五色曈曨在玉壺

又

寶祚河宫一向清龜魚天篆益分明近臣誰獻登封草五岳齊呼萬歲聲

寓直

和錢員外禁中夙興見示　白居易

窗白星漢曙窗煖燈火餘坐卷朱裏幕看封紫泥書窅窅鐘漏盡曈曈霞景初樓臺紅照曜松竹青

扶疎君愛此時好迴頭時謂予不知上清界曉景復何如

奉和張舍人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書事通簡僚友　呂溫

迢遰天上直寂寞丘中琴憶爾山水韻起予仁智心凝情在正始超想疎煩襟凉生子夜後月照禁垣深遠風靄蘭氣微露清桐陰方褻緇衣慶永奏南薰吟

冬夜寓直麟閣　宋之問

直事披三省重關祕七門廣庭憐雪淨深屋喜爐溫月幌花虛馥風牕竹暗喧東山白雲意兹夕寄

琴樽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王維

建禮高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更慚衰朽質南陌共鳴珂

春宿左省　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和戶部楊伯成寓直　李嶷

落日彌綸地公才畫省郎詞驚起草筆坐引護衣

香雙闕天河近千門夕漏長遥知臺上宿不獨有文強

省中即事　岑參

華省謬爲郎蹉跎鬢已蒼到來恒襆被隨例且含香竹影遮窗暗花陰拂簟凉君王新賜筆草奏向明光

和萬年成少府寓直　錢起

赤縣新秋夜文人藻思催鐘聲自仙掖月色近霜臺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雁來明晨紫書下應問長卿才

春夜寓直　錢起

養性慣雲卧爲郎如鳥棲不知仙閣峻惟覺玉繩低帳喜香煙暖詩慚賜筆題未央春漏促殘夢下晨雞

和張舍人中書宿直　李嘉祐

漢主留才子春城直紫微對花閑閣靜過竹吏人稀裁詔催添燭將朝欲更衣玉堂宜歲久且莫厭彤闈

和都官苗員外秋夜寓直對雨　李嘉祐

多雨南宫夜仙郎寓直時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螢影侵堦亂鴻聲出苑遲蕭條吏人散小謝有

新詩

冬夜和范秘書宿秘省中作　李頻

每日得閑吟清曹闕下深因知遥夜坐别有逺山心芸細書中氣松疎雪後陰歸時高興足還復插朝簪

晚秋西省寄上李韓二舍人　司空曙

晝漏傳清唱天恩禁旅秋雁親承露掌砧隔曝衣樓賜膳中人送餘香侍女收仍聞勞上直晚步鳳池頭

春夜宿直　白居易

三月十四夜西垣東北廊碧梧葉重疊紅藥樹低昻月砌漏幽影風簾飄闇香禁中無宿客誰伴紫薇郎

和周繇校書先輩省中寓直　林寛

古木重門掩幽深祇欠谿此中真吏隱何必更巖棲名姓鐫幢記經書逐庫題字隨飛蠹蝕堦與落星齊

陪鄭誠郎中假日省中寓直　林寛

憲廳名最重假日許從容牀滿諸司印庭高五粒

松井尋芸吏汲茶折岳僧封鳥度簾旌暮猶吟隔苑鐘

秘閣伴直　鄭谷

秘閣鎖書深墻南列晚岑吏人同野鹿庭木似山林淺井寒蕪入迴廊疊蘚侵閒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

秘省伴直　張喬

喬枝聚暝禽疊閣鎖遥岑待月當秋直看書廢夜吟殘薪留火細古井下瓶深縱欲鈔前史貧難遂此心

直中書省　韋承慶

清切鳳凰池扶踈雞樹枝唯應集鸞鷺何爲宿羈
雌大造乾坤闢深恩雨露垂鵷鵬既含養駑駘亦
驅馳木偶翻爲用芝泥忽濫窺九思空自勉五字
本無施徒喜逢千載何階荅二儀螢光向日盡蚊
力負山疲禁宇庭除潤開宵鐘箭移暗花臨戶發
殘月下簾欹白鬢隨年改丹心爲主披命將時竝
泰言與行俱危寄謝登巢客堯年復在斯

酬蘇員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沈佺期

竝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
衣卷幔天河入開窗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
涼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
有光輝

和刑部成員外秋夜寓直寄臺省知己　岑參

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宵時衣天子賜厨膳太官
調長樂鐘應近明光漏不遥黃門持被覆侍女捧
香燒筆爲題詩點燈緣起草挑竹喧交砌葉柳軃
拂窗條粉署榮新命霜臺憶舊寮名香播蘭蕙重
價藴瓊瑶擊水翻滄海摶風透赤霄微才喜同舍
何幸忽聞韶

和蘇員外寓直　喬知之

自昔重爲郎伊人練國章三旬登建禮五夜直明
光墨草尚書奏衣飄侍御香捫軒竹氣靜拂簟蕙
風涼曉漏離閶闔鳴鐘出未央從來宿臺上天子
貴文強

和范郎中宿直中書曉玩清池贈南省同
僚兩垣遺補　錢起

青瑣留才子春池靜禁林自矜仙島勝宛在掖垣
深引派彤庭裏含虛玉砌陰漲來知聖澤清處見
天心蘭氣飄紅岸文星動碧潯鳳棲長近日虯臥
欲爲霖席寵雖高位流謙乃素襟焚香春漏盡假
寐曉鶯吟丹地宜清泚朝陽復照臨司言兼逸趣
鼓興接知音六義驚摛藻三臺響擲金爲憐風水
外落羽此漂沈

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　包佶

秘殿掖垣西書樓苑樹齊秋煙凝縹帙曉色上璇
題門接承明近池連太液低踈鐘文馬駐繁葉綵
禽棲職美綸將綍榮深組及珪九霄偏眷顧三事
早提攜對案臨青玉窺書捧紫泥始歡新遇重還
惜舊遊睽左宦登吳岫分家渡越溪賦中頻歎鵩
上處幾聽雞望闕應多戀臨津不用迷柏梁思和

曲朝夕候金閨

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

盧綸

綸閣九華前森沈綺仗連洞門開旭日清禁肅秋天霜滿朝容備鐘餘漏唱傳搖璫陪羽扇端弁入爐煙麟筆删金篆龍綃薦玉編汲書荀勗定漢史蔡邕專御竹潛通筍宮池暗瀉泉亂藂縈弱蕙墜葉灑枯蓮列署齊遊日重江竝謫年登封思議草侍講憶同筵滄海風濤廣黟山瘴雨偏唯應緘上寶遠贈一呈妍

南宮寓直

鄭谷

寓直事非輕宦孤憂且榮制承黃紙重辭見紫垣清曉霽庭松色風和禁漏聲粉廊曾試處石柱昔賢名來誤宮窗燕啼疑苑樹鶯殘陽應更好歸速恨嚴城

省直書事

姚合

默默滄江老官分右掖榮立朝班近殿奏直上知名曉霧和香氣晴樓下樂聲蜀牋金屑膩月兔筆毫精禁樹非煙覆宮牆瑞草生露盤秋更出玉漏晝還清碧蘚無塵染寒蟬似鳥鳴竹深雲自宿天近日先明孱懦難封詔疎愚但擲觥素餐終日足寧免衆人輕

西掖省即事

岑參

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平明端笏陪鵷列薄暮垂鞭信馬歸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巖下偃荊扉

和王員外冬夜寓直

盧綸

高步長裾錦帳郎居然自是漢賢良潘岳敘年因鬢髮揚雄託諫在文章九天韶樂飄寒月萬戶香塵裛曉霜坐見重門儼朝騎可憐雲路久翱翔

憶夜直金鑾奉詔承旨

李紳

月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閣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定新恩促換題明月獨歸花路近可憐人世隔雲泥

憶春日太液池東亭候對

李紳

宮鶯曉報瑞煙開三島靈禽拂水迴橋轉綵虹當綺殿檻浮花鷁近蓬萊草承步輦王孫長桃艷仙顏阿母栽簪筆此時方侍從却思金馬笑鄒枚

和胡將軍寓直

王建

宮鴉棲定禁槍攢樓殿深嚴月色寒進狀直穿金戟槊探更先傍玉鉤欄漏傳五點班初合鼓動三聲仗已端遙見正南宣不坐新栽松樹喚人看

禁直偶書

吳融

玉皇新復五城居仙館詞臣在碧虛鈿砌漸看翻

苕藥鏁窗還詠碧蟾蜍敢期林上靈烏語貪草雲間彩鳳書爭奈滄洲頻入夢白波無際落紅蕖

和司馬殷員外早秋省中直夜寄荆南衛端公　權德輿

共嗟王粲滯荆州才子爲郎憶舊遊涼夜偏宜粉署直清言遠待玉人酬風生北渚煙波濶露下南宮星漢秋早晚得爲同舍侶知君兩地結離憂

春日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省直　鄭谷

錦帳名郎重錦窠清宵寓直縱吟哦氷含玉鏡春寒在粉傅仙闈月色多視草即應歸屬望握蘭知

道暫經過流鶯百囀和殘漏猶把芳樽藉露莎

省中偶作　鄭谷

三轉郎曹自勉旃莎階吟步想前賢未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捧制名題黃紙尾約僧心在白雲邊乳毛松雪春來好直夜清閑且學禪

奉和翰林丁侍郎禁署早春晴望　劉得仁

御林聞有早鶯聲玉檻春香九陌晴寒著霽雲歸紫閣暖浮佳氣動皇城宮池日到氷初解輦路風吹草欲生鴛侶此時皆賦詠商山雪在思尤清

雨後月中玉堂閒坐　韓偓

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綠香熨齒氷盤果清冷侵肌水殿風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送職方王郎中吏部劉員外自太原鄭相公幕繼奉徵書歸省直　李山甫

雙鳳銜書次第飛玉皇催促列仙歸雲開日月臨青瑣風卷煙霞上紫微蓮影一時空儉府蘭香同處撲堯衣此生長掃朱門者每向人間夢粉闈

初秋寓直三首　鄭畋

曉星獨挂結麟樓三殿風高藥樹秋玉笛數聲飄不住問人依約在東頭

又

宿鳥翩翩落照微石臺樓閣鎖重扉步廊無限金羈響應是諸司扈從歸

又

幽閣焚香萬慮凝下簾胎息過禪僧玉堂分照無人後消盡金盆一碗氷

夜景又作　鄭畋

鈴條無響閉珠宮小閣涼添玉蘂風枕簟滿牀明月到自疑身在五雲中

禁直寄崔員外　鄭畋

銀臺樓北蘂珠宮實與人間路不同在省五更春

哂侶早來分夢玉堂中

秘省後廳　白居易

槐花雨潤新秋地桐葉風翻欲夜天盡日後廳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

早入諫院二首　鄭谷

玉階春冷未催班暫掃塵衣就笏眠孤立小心還自笑夢魂潛繞御爐煙

又

紫雲重疊抱春城廊下人稀唱漏聲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

文昌寓直　鄭谷

何遜空階夜雨平朝來交直雨新晴落花亂上花磚上不忍和苔踏紫英

扈從

扈從還洛呈侍從羣官　李嶠

四海帝王家兩都周漢室觀風昔來幸御氣今旋蹕雷奮六合開天行萬乘出元冥奉時駕白拒叅戎律後隊咽笳聲前驅嚴罕蹕煇光射東井禁令橫西秩帳殿別陽春旌門臨甲乙將交洛城雨稍遠長安日卭輦雲外來咸秦霧中失孟冬霜霰下是日農功畢天道向歸餘皇情美陰隲行存名嶽禮遜問高年疾祝烏既開羅調人更張瑟登源采

謳誦俯谷求才術邑罕懸磬貧山無掛瓢逸施恩浹寰宇展義該文質德澤盛軒游哀矜深禹恤中歌地廬駭獻壽衢樽溢瑞色抱氤氳寒光變蕭瑟宗枝旦奭輔侍從王劉匹竝緝蛟龍書同簪鳳皇筆陶甄荷吹萬頌歎歸明一歡與道路長顧隨談笑密叨承廊廟選繆齒夔龍弼喜構大廈成慙非隆棟吉

侍從回鑾應制　蕭華

粤在秦京日議乎封禪難豈知陶唐主道濟蒼生安惟彼烈祖事增修實榮觀聲名朝萬國玉帛禮三壇纂聖德重潤建元功載刊仍開舊馳道不記昔回鑾羽騎搖晴日弓戈生早寒猶思檢玉處却望白雲端

和周記室從駕曉發合壁宮　李嶠

濯龍春苑曙翠鳳曉旗舒野色開煙後山光澹月餘風長笳響咽川迴騎行踈珠履陪仙駕金聲振屬車

從駕溫泉宮　徐安貞

神女調溫液年年待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煖氣隨明主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

從駕遊溫泉宮　李白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
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蔥蔥繞
聖君

扈從御宿池　祖詠

君王既出待輦路入秦京逵樹低槍壘孤山入幔
城寒踈清禁漏夜警羽林兵誰念迷方客長懷魏
闕情

扈從出長安應制　杜審言

分野都畿列時乘六御均京師舊西幸洛道此東
巡文物驅三統聲名走百神龍旗縈漏夕鳳輦拂

釣陳撫迹地靈古游情皇鑒新山追散馬日水憶
釣魚人禹食傳中使堯樽遍下臣省方稱國阜問
道識風淳歲晚天行吉年豐景從親歡娛包歷代
宇宙忽疑春

扈從出長安應制　沈佺期

漢宅規模壯周都景命隆西賓讓東主法駕幸天
中太史占星應春官奏日同旌門起長樂帳殿出
新豐翕習黃山下紆徐清渭東金麾張畫月珠幰
戴相風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薄霜露上路殘
雪繞離宮賜帛矜耆老褰旒問小童復除恩載洽
望秩禮新崇臣忝承明召多慚獻賦雄

扈從南出雀鼠谷　張說

豫動三靈贊時巡四海威硤關凌曙出平路伴春
歸霍鎮迎雲蓋汾河送羽旂山南柳半密谷北草
全稀遲日宜華蓋和風入夾衣上林千里近應見
百花飛

奉和聖製荅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王丘

襟帶三秦接旂常萬乘過陽源淑氣早陰谷沍寒
多花縟前郊仗霜嚴後殿戈戍雲開峻嶺江雁入
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一聞天樂唱共遂
萬人和

扈從溫泉同紫微黃門羣公汎渭川得齊
字　蘇頲

紅旗映綠荑春仗漢豐西侍蹕浮清渭揚舲降紫
泥近臨釣石地遙指釣璜溪岍轉帆飛疾川平棹
舉齊傳舟來是用軒馭往應迷輿發蔆歌動沙洲
亂夕鷖

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泉　王維

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寒山天仗裏溫谷幔城
中奠玉羣仙坐焚香太乙宮出遊逢牧馬罷獵有
飛熊上宰無爲化明時太古同靈芝三秀紫陳粟
萬箱紅王禮尊儒教天兵小戰功謀猷歸哲匠詞

賦屬文宗司諫方無闕陳詩且未工長吟吉甫頌
朝夕仰清風

扈從鄠杜間奉呈刑部尚書舅崔黃門馬
常侍　蘇頲

翠輦紅旗出帝京長楊鄠杜昔知名雲山一一看
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羽騎將過持袂拂香車欲
度捲簾行漢臣曾草巡遊賦何似今來應聖明

和李員外扈駕幸溫泉宮　錢起

未央月曉度疎鐘鳳輦時巡出九重雪霽山門迎
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
薰仗外峯遥羨枚臯扈仙蹕偏承霄漢渥恩濃

扈從郊廟因呈兩省諸公　韓翃

丹墀列士主恩同廐馬翩翩出漢宮奉引乘輿金
仗裏親嘗賜食玉盤中晝趨行殿旌門北夜宿齋
房刻漏東明日駕回承雨露齊將萬歲及春風

扈從溫泉宮獻詩　張說

溫泉啓蟄地氛氳渭浦歸鴻日數羣騎仗聯聯環
北極鳴笳步步引南薰松間彩殿籠佳氣山上朱
旗遶瑞雲不知遠夢華胥國何如親奉帝堯君

唐詩掞藻卷之五終　男輿軒校字

唐詩掞藻卷之六目次

奉使

張九齡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孫逖奉和左司員外自洛使入京
沈佺期送陸侍御北使
錢起送陸侍御使新羅
曹松送胡中丞使日東
胡衡銜命使日本國
宋之問送姚侍御出使江東
韋莊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
朱慶餘送于中丞入蕃冊立

皇甫冉送歸中丞使新羅
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
黃滔喜侯舍人蜀中新命三首
楊巨源送裴中丞出使
韋應物送常侍御却使西蕃

赴闕

李頎送崔侍御赴京
韋應物送雷監赴闕庭
劉長卿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
劉長卿送李補闕之上都
劉商送楊閑侍御拜命赴上都

張謂送韋侍御赴上都
嚴維送薛尚書入朝
徐嶷送李補闕歸朝
朱慶餘送崔拾遺赴闕
李嘉祐送獨孤拾遺先輩赴上都
顧況送使君造朝
張九齡送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杜牧送劉三復郎中赴闕
孫逖冬末送魏起居赴京
劉長卿喜朱拾遺承恩拜命赴任上都
羅隱淮南送李司空朝覲
伍喬聞杜牧赴闕
方干送睦州侯郎中赴闕
李建勲離闕下日感恩

錫宴（附大酺）

太宗宴中山一首
許敬宗奉和宴中山應制
虞世南侍宴應詔得前字
徐安貞畫殿侍宴應制
魏元忠銀潢宮侍宴應制
宋之問麟趾殿侍宴應制
張說侍宴蘘荷亭應制

李嶠甘露殿侍宴應制
王勃聖泉宴
宗楚客侍宴滻水賦得長字
孫逖奉和上陽水窗賜宴得春字
王維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賈至侍宴曲
白居易恩賜曲江宴
沈佺期白蓮花亭侍宴應制
常衮奉和聖製麟德殿宴百僚應制
宋若昭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僚
沈佺期興慶池侍宴應制
李乂興慶池侍宴應制
韋碣覲錫宴
韓偓賜宴日詩
鄭畋禁直和人飲酒
張說東都酺宴四首
玄宗御製春中興慶宮酺宴
王昌齡夏月花蕚樓酺宴應制
蘇頲廣達樓下夜侍酺宴應制
盧照鄰登封大酺二首

恩賜

玄宗賜王公千秋鏡

張說奉和聖製賜王公千秋鏡應制

席豫奉和勅賜公主鏡

杜甫端午日賜衣

王灣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應制

裴漼奉和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

張隨勅賜三相馬

裴度奉和中和節詔賜公卿尺

韓濬賜百寮新火

崔興宗勅賜百官櫻桃

王維勅賜百官櫻桃

張籍明日勅賜百官櫻桃

韓愈和張員外勅賜百官櫻桃

翁承贊御命歸鄉蒙賜錦衣

劉兼宣賜錦袍設上贈諸郡客

徐商賀淮南節度盧員外賜緋

段成式賀盧員外賜緋

蔡希周奉和扈從溫泉宮承恩賜浴

竇叔向恩賜新火

竇叔向恩賜百索

御試（應舉及第附）

黃滔御試二首

王建送薛蔓應舉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

皇甫冉送孔黨赴舉

皇甫冉送錢塘路少府赴制舉

張籍喜王起侍郎放榜

韋莊放榜日作

黃滔放榜日

劉滄看榜日

錢起送陸贄擢第還蘇州

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歸東都

獨孤及送虞秀才擢第歸長沙

袁皓及第後作

韓偓及第過堂日作

劉滄及第後宴曲江

貢獻

周存西戎獻馬

王若嵓越裳獻白雉

丁仙芝越裳獻白雉

趙嘏秋日吳中觀貢藕

張謂杜侍郎送貢物戲贈

張彤奉和揀貢橘

休假（致政附）

白居易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錢起藍溪休沐寄趙八給事
姚鵠和吳舍人早春歸沐西亭言志
鄭谷放朝偶作
盧照鄰山莊休沐
溫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知因成長句
李頎不調歸東川別業
韋應物朝請後還邑寄諸友生
韋應物送褚校書歸舊山歌
玄宗送賀知章歸四明
李白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許渾和人賀楊僕射致政
于鵠送唐大夫讓節歸山

省覲（家榮附）

岑參送許拾遺恩歸江寧拜親
宋之問送李侍御省覲
蘇頲送常侍舒公歸覲
孫逖送李給事歸徐州覲省
岑參送張郎中赴隴右覲省卿公
岑參送楊千牛趂歲赴汝南郡覲省便成親
儲光羲秦中送人覲省
劉長卿送張七判官還京覲省
錢起送邊補闕省覲
郎士元送李騎曹之靈武寧侍
盧綸送尹樞令狐楚歸覲
韓翃送李舍人攜家歸江東覲省
韓翃送田倉曹汴京覲省
張謂麓山精舍送莫侍御歸寧
馬戴送春坊董正字浙右歸覲
杜甫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
劉禹錫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覲省
盧綸送李尚書郎君昆季侍從歸覲滑川
錢起送韋信愛子歸覲

曹鄴送曾德邁歸寧宜春
皮日休奉和送羊振文先輩往桂陽歸覲
岑參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即太尉光弼弟
白居易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
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

唐詩拔藻卷之六

錢塘　高　士奇　澹人　輯選

奉使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張九齡

緬然萬里路赫曦三伏時飛走逃深林流爍恐生疵行李豈無苦而我方自怡肅事誠在公拜慶遂及私展力慙淺效銜恩感深慈且欲湯火蹈況無鬼神欺朝發高山阿夕濟長江湄秋瘴寧我毒夏水胡不夸信知道存者但問心所之呂梁有出入乃覺非虛詞

奉和左司員外自洛使入京　孫逖

拜郎登省闥奉使馳車乘遥瞻使者星便是郎官應臺妙時相許皇華德彌稱二陝聽風謡三秦望形勝此中睽益友是日多詩興寒盡歲陰催春歸物華證

送陸侍御北使　沈佺期

古人貴將命之子出輶軒受委當不辱隨時敢贈言朔途際遼海春思繞轘轅安得回白日留歡盡綠樽

送陸侍御使新羅　錢　起

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辭天使星遠臨水澗霜

秋雲佩迎仙島虹旌過蜃樓定知懷魏闕回首海西頭

送胡中丞使日東　曹　松

辭天理玉簪指日使雞林猶有中華戀方同積浪深張帆渡鯨口銜命見臣心渥澤遐宜後歸期抵萬金

銜命使日本國　胡　衡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飛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

送姚侍御出使江東　宋之問

帝憂河朔郡南發海陵倉坐歎青春別逶迤碧水長飲冰朝受命衣錦晝還鄉為問山東桂無人可自芳

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　章　莊

拜書辭玉帳萬里劍關長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一身朝玉陛幾日過銅梁莫戀壚邊醉仙官待侍郎

送于中丞入蕃冊立　朱慶餘

上馬生邊思戎裝別衆僚雙旌銜命重空磧去程遥迥没沙中樹孤飛雪外鵰蕃庭過冊禮幾日却回朝

送歸中丞使新羅　皇甫冉

詔使殊方遠朝儀舊典行浮天無盡處望日計前程暫喜孤山出長愁積水平野風飄疊鼓海雨濕危旌異俗知文教通儒有令名還將大唐禮方外授諸生

送源中丞充新羅册立使　劉禹錫

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捧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煙開鼇背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處一時西拜盡傾心

喜侯舍人蜀中新命三首　黃滔

八都詞客漫喧然誰解飛揚誥誓間五色綵毫裁

鳳詔九重天子豁龍顏巴山月在趨朝去錦水煙生入閣還謀及中興多少事莫愁明月不收關

又

却搜文學起吾唐暫去都城亦未妨錦里幸爲丹鳳闕幕賓徵出紫微郎來時走馬隨中使到日援毫定外方若以掌言看諫獵相如從此病輝光

又

賈誼纔承宣室召左思唯豫秘書流賦家達者無過此翰苑今朝是獨遊立被御爐煙氣逼吟經棧閣雨聲秋內人未識江淹筆競問當時不早求

送裴中丞出使　楊巨源

一清淮甸假朝綱金印初迎細柳黃辭闕天威和雨露出關春色避風霜龍韜何必陳三畧虎旅由來肅萬方宣諭生靈眞重任回軒應問石渠郎

送常侍御却使西蕃　韋應物

歸奏聖朝行萬里却銜天詔報蕃臣本是諸生守文墨今將四馬靜煙塵旅宿關河逢暮雨春耕亭鄣識遺民此去應多收故地寧辭沙塞往來頻

赴闕

送崔侍御赴京　李頎

綠槐蔭長路駿馬垂青絲柱史謁承明翩翩將有期千官大朝日奏事臨赤墀肅肅儀仗裏風生鷹

隼姿一從登甲科三拜皆憲司按俗又如此爲郎何太遲送君暮秋月花落城南陲惜別醉芳草前山勞夢思

送雷監赴闕庭　韋應物

才大無不備出入爲時須雄藩精理行秘府擢文儒詔書忽已至焉得久踟躕方舟趍朝謁觀者盈路衢廣筵列衆賓送爵無停迂攀餞誠愴恨榮賀且歡娛長倍柏梁宴日向丹墀趨時方重右職蹉跎獨海隅

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　劉長卿

賈生年最少儒行漢庭聞拜手卷黃紙迴身謝白雲故關無去客春草獨隨君淼淼長淮水東西自此分

送李補闕之上都　劉長卿

獨歸西掖去難接後塵遊向日三千里朝天十二樓路看新柳夕家對舊山秋惆悵離心遠滄江空自流

送楊閑侍御拜命赴上都　劉商

賀客移星使絲綸出紫微手中霜作簡身上繡爲衣驄馬朝天疾臺烏向日飛親朋皆避路不是送人稀

送韋侍御赴上都　張謂

天朝辟書下風憲取才難更謁麒麟殿重簪獬豸冠月明柏水夜霜重桂林寒别後頭堪白時時鏡裏看

送薛尚書入朝　嚴維

卑情不可論拜首立轅門列郡諸侯長登朝八座尊凝笳臨水發行旆向風翻幾許遺黎泣同懷父母恩

送李補闕歸朝　徐凝

駟馬歸咸秦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明恩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獻替欲

誰論

送崔拾遺赴闕　朱慶餘

清貌凌雲玉朝來拜拾遺行承天子詔去感主人知劍佩分班日風霜獨立時名高住不得非與九霄期

送獨孤拾遺先輩赴上都　李嘉祐

行春色已晚桂檝逐寒煙轉曲遥峰出看濤極浦連入京當獻歲封事更聞天日日趨黃閣應忘雲海邊

送使君造朝　顧況

天中洛陽道海上使君歸拂霧趨金殿焚香入璅闈山亭傾别酒野服間朝衣他日思朱鷺知從小苑飛

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張九齡

元寮行上計舉餞出林丘忽望題輿遠空思解榻遊别筵鋪柳岸征棹倚蘆洲獨歎湘江水朝宗向北流

送劉三復郎中赴闕　杜牧

橫溪辭寂寞金馬去追遊好是鴛鴦侶正逢霄漢秋玉珂聲瑣瑣錦帳夢悠悠微笑知今是因風謝釣舟

冬末送魏起居赴京　孫逖

大名將起魏良史更逢遷驛騎朝丹闕關亭望紫煙西京春色近東觀物華偏早赴王正月揮毫記百年

喜朱拾遺承恩拜命赴任上都　劉長卿

詔書徵拜脫荷裳身去東山閉草堂閶闔九天通奏籍華亭一鶴在朝行滄洲離別風煙遠青瑣幽深漏刻長今日却迴垂釣處海鷗相見已高翔

淮南送李司空朝覲　羅隱

聖君宵旰望時雍丹詔西來雨露濃楚客狂歌休歎鳳武侯才大本吟龍九州似鼎終須負萬物爲銅秪待鎔臘後春前更何事便看經度奏東封

聞杜牧赴闕　伍喬

舊隱匡廬一草堂今聞攜策謁吾皇峽雲難捲從龍勢古劍終騰切玉光開翅定期歸碧落濯纓寧肯問滄浪他時得意交知仰莫忘裁詩寄釣鄉

送睦州侯郎中赴闕　方干

昔著政聲聞國外今留儒術化江東青雲舊路歸仙掖白鳳新詞入聖聰簫管未知銀燭曉旗旛已待錦帆風郡人難議酬恩德偏在三年禮遇中

離闕下日感恩　李建勳

二年塵冒處中台喜得南歸退不才即路敢期皇子送出關猶有御書來未知天地恩何報翻對江山思莫開斜日葦汀凝立處遠波微颺翠如苔

錫宴（附大酺）

宴中山　太宗

驅馬出遼陽萬里轉旍常對敵六奇舉臨戎八陣張斬鯨澄碧海卷霧掃扶桑昔去蘭縈翠今來桂染芳雲枝浮碎葉氷鏡上朝光回首長安道方懽宴柏梁

奉和宴中山應制　許敬宗

飛雲旋碧海解網宥青丘養賢停八駿觀風駐五牛張樂臨堯野揚麾歷舜州中山獻仙酤趙媛發清謳塞門朱雁入郊藪紫麟遊一舉氛霓靜千齡德化流

侍宴應詔得前字　虞世南

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綠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煙濫陪終宴賞握管類窺天

晝殿侍宴應制　徐安貞

校文常近日賜宴忽昇天酒正傳杯至饔人捧案前玉階鳴溜水清閣引歸煙共惜芸香暮春風度幾年

銀潢宮侍宴應制　魏元忠

別殿秋雲上離宮夏景移寒風生玉樹涼氣下瑶池塹花仍吐葉巖木尚抽枝願奉南山壽千秋長若斯

麟趾殿侍宴應制　宋之問

北闕層城峻西宮複道懸乘輿歷萬戶置酒望三川花柳含丹日山河入綺筵欲知陪賞處空外有飛煙

侍宴蘘荷亭應制　張說

迴鑾青岳觀帳殿紫煙峰仙路迎三鳥雲衢駐兩龍園林看化塔壇墠識餘封山外聞簫管還如天上逢

甘露殿侍宴應制　李嶠

月宇臨丹地雲窗網碧紗御筵陳桂醑天酒酌榴花水向浮橋直城連禁苑斜承恩恣歡賞歸路滿煙霞

聖泉宴　王勃

披襟乘石磴列籍俯流泉蘭氣薰春酌松聲韻野絃影飄垂葉外香度落花前興洽林塘晚重巖起夕煙

侍宴滻水賦得長字　宗楚客

御輦出明光乘流泛羽觴珠胎隨月減玉漏與年長寒盡梅尤白風遲柳未黃日斜旌旆轉休氣滿林塘

奉和上陽水窗賜宴得春字　孫逖

今日逢新夏歡遊續舊旬氣和先作雨恩厚別成春鳳管臨青洛龍輿下紫宸此中歌在藻還見躍潛鱗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王維

侍從有鄒枚瓊筵就水開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來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行杯

侍宴曲　賈至

雲陛褰珠扆天墀覆綠楊隔簾妝隱映向席舞低昂鳴珮長廊靜開冰廣殿涼歡餘劍履散同輦入昭陽

恩賜曲江宴　白居易

賜歡仍許醉此會興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豔妓鶯散讓清歌共道昇平樂元和勝永和

白蓮花亭侍宴應制　沈佺期

九日陪天仗三秋幸禁林霜威變綠樹雲氣落青岑水殿黃花合山亭絳葉深朱旗夾小徑寶馬駐

清潯苑吏收寒果饔人膳野禽承歡不覺暝遥響
素秋砧

奉和聖製麟德殿宴百寮應制　常袞

雲闕御筵張山呼聖壽長玉蘭豐瑞草金陛立神
羊台鼎資庖膳天星奉酒漿蠻戎陪作位犀象舞
成行網已袪三面歌因守四方千秋不可極花發
滿宮香

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寮　宋若昭

垂衣臨八極肅穆四門通自是無爲化非關輔弼
功修文招隱伏尚武殄妖兇德炳韶光熾恩沾雨
露濃衣冠陪御宴禮樂盛朝宗萬歲稱觴舉千官
信一同

興慶池侍宴應制　沈佺期

碧水澄潭映遠空紫雲香駕御微風漢家城闕疑
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向浦迴舟萍已綠分林蔽
殿槿初紅古來徒羨橫汾賞今日宸遊聖藻雄

興慶池侍宴應制　李乂

神池汎灩水盈科仙蹕紆餘步輦過縱棹洄沿萍
溜合開軒眺賞麥風和潭魚在藻欣游泳谷鳥含
櫻入賦歌寄語乘槎溟海客回頭來此問天河

觀錫宴　韋碣

傾朝朱紫正駢闐紅杏青莎映廣筵不道樓臺無
錦繡只愁塵土撲神仙魚銜嫩草浮池面蝶趂飛
花到酒邊日暮驊騮相擁去幾人沈醉失金鞭

賜宴日詩　韓偓

玉銜花馬踏天街詔遣追歡綺席開中使押從天
上去外人知自日邊來臣心淨比漪漣水聖澤深
於瀲灔堆纔有異恩須稷契已將優禮及鄒枚清
商迴向梨園降妖妓新行峽雨迴不散通靈離禁
直曉來殘醉入銀杯

禁直和人飲酒　鄭畋

艸醍陀花物外香清濃標格勝椒漿我來尚有鈞
天會猶得金樽半日嘗

東都酺（以下大酺）　張說

重華昇寶曆軒帝盼閒居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
初忘味因觀樂歡心寄合酺自憐疲馬意戀戀主
恩餘

又

朱城塵曀滅翠幙景晴開震震靈鼉起翔翔舞鳳
來雕盤裝草樹綺乘結樓臺共喜光華日酣歌捧
玉杯

又

曉月調金鼓朝暾對玉盤爭馳羣鳥散鬬伎百花

圖遇聖人知幸承恩物自歡洛橋將舉燭醉舞拂
歸鞍

又

愷宴惟今席餘歡殊未窮入雲歌娟娟向日妓叢
叢融管催酣興留關待曲終長安若爲樂應與萬
方同

御製春中興慶宮酺宴　玄宗

九達長安道三陽別館春還將聽朝暇迴作豫遊
辰不戰要荒服無刑禮樂新合酺覃土宇歡宴接
羣臣玉斝飛千日瓊筵薦八珍舞衣雲曳影歌扇
月開輪伐鼓魚龍雜撞鐘角觝陳曲終酣興晚須

有醉歸人

夏月花蕚樓酺宴應制　王昌齡

土德三元正堯心一國同汾陰備冬禮長樂應和
風賜慶垂天澤流歡舊渚宮樓臺生海上簫鼓出
天中霧曉筵初接宵長曲未終雨隨竹羃合月映
舞羅空玉陛分朝列文章發聖聰愚臣忝詩賦歌
詠頌絲桐

廣達樓下夜侍酺宴應制　蘇頲

東岳封迴宴洛京西墉通曉會公卿樓臺絕勝宜
春苑燈火還同不夜城正覩人間朝市樂忽聞天
上鼓鐘聲酺來萬舞羣臣醉喜見千年海甸清

登封大酺　盧照鄰

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瑞雪照龍衣玳筵綺席方
終夜妙舞清歌歡未歸

又

聖朝封禪日重光天子垂衣曆數長九州四海常
無事萬歲千秋樂未央

恩賜

賜王公千秋鏡　玄宗

鑄得千秋鏡光生百鍊金分將賜羣后遇象見清
心臺上氷華澈窗中月影臨更銜長綬帶留意感
人深

奉和聖製賜王公千秋鏡應制　張說

寶鏡頒神節凝規寫聖情千秋題作字長壽帶爲
名月向天邊下花從日裏生不知懸象意誰辨照
心明

奉和敕賜公主鏡　席豫

令節頒龍鏡仙輝下鳳臺含靈萬象入寫照百花
開色與春明散光隨聖澤來妍媸氷鑑裏從此愧
非才

端午日賜衣　杜甫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

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
聖情

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應制　王　灣

金殿忝陪賢瓊羞忽降天鼎羅仙掖裏觴拜瑣闈
前院逼青霄路厨和紫禁煙酒酣空抃舞何以荅
昌年

奉和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　裴泰章

邢茅雖舊錫邸第是初榮跡往傷遺事恩深感直
聲昆孫纔慶襲池館忽春生古甃開泉井新禽遶

畵楹自然垂帶礪況復激忠貞必使千年後長書
竹帛名

敕賜三相馬　張　隨

上苑驊騮出中宮詔命傳九天班錫禮三相代勞
年顧主聲猶發追風力正全鳴珂龍闕下噴玉鳳
池前四足疑雲滅雙瞳比鏡懸爲因能致遠今日
表求賢

奉和中和節詔賜公卿尺　裴　度

陽和行慶賜尺度爲臣工荷寵乘佳節傾心立大
中短長思合製遠近貴攸同初仰裁成德將酬分
寸功作呈施有用垂範播無窮願續延洪壽千春
奉聖躬

賜百寮新火　韓　濬

朱騎傳紅燭天厨賜近臣火隨黃道見煙繞白榆
新榮耀分他日恩光共此辰更調金鼎味還暖玉
堂人灼灼千門曉煇煇萬井春應憐聚螢者瞻望
獨無鄰

敕賜百官櫻桃　崔興宗

未央朝謁正逶迤天上櫻桃錫此時朱實初傳九
華殿繁花舊雜萬年枝未勝晏子江南橘莫比潘
家大谷梨聞道令人好顏色神農本草自應知

敕賜百官櫻桃　王　維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纔是寢園春

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
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明日敕賜百官櫻桃　張　籍

仙果人間都未有今朝忽見下天門捧盤小吏初
宣敕當殿羣官共拜恩日色遥分廊下坐露香纔
出禁中園每年從此偏先熟願得千春奉至尊

和張員外敕賜百官櫻桃　韓　愈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
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色映銀
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慙汗仰皇扃

御命歸鄉蒙賜錦衣　翁承贊

九重宣旨下丹墀面對天顔賜錦衣中使擎來三殿曉寶箱開處五雲飛德音耳聽君恩重金印腰懸已力微更待臨軒陳鼓吹星軺便指故鄉歸

宣賜錦袍設上贈諸郡客　劉　兼

十月芙蓉花滿枝天庭驛騎賜寒衣將同玉蝶侵肌冷也遣金鵬遍體飛夜卧始知多忝竊晝行方覺轉光輝深冬若得朝丹闕太華峰前衣錦歸

賀淮南節度盧員外賜緋　徐　商

朱紫花前賀故人兼榮此會頗關身同年座上聯賓榻宗姓亭中布錦裀晴日照旗紅灼爍韶光入隊影玢璘芳菲解助今朝喜嫩蘂青條滿眼新

賀盧員外賜緋　段成式

雲雨軒懸鶯語新一篇佳句占陽春銀黃年少偏欺酒金紫風流不讓人連璧座中斜日滿貫珠歌裏落花頻莫辭倒載吟歸去看取東山又吐茵

奉和扈從溫泉宮承恩賜浴　蔡希周

天行雲從指驪宮浴日餘波錫詔同綵殿氤氳擁香溜紗窗宛轉閑和風來將蘭氣衝皇澤去引星辰捧碧空自憐遇坎便能止願託仙槎路未通

恩賜新火　竇叔向

恩光及小臣華燭忽驚春電影隨中使星輝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貧

恩賜百索　竇叔向

仙官長命縷端午降殊私事盛蛟龍見恩深犬馬知餘生儻可續終冀答明時

御試（應舉及第附）

御試　黄　滔

巳表隋珠各自攜更從瓊殿立丹梯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靈鳳敢期翻雪羽洞簫應或諷金閨明晨莫惜逢場醉青桂新香有紫泥

又

六曹三省列簪裾丹詔宣來試士初不是玉皇疑羽客要教金榜帶天書詞臣假寐題黄絹宮女敲銅奏子虛御目四篇酬九百敢從燈下畧躊躇

送薛蔓應舉（以下應舉及第）　王　建

四海重貢獻珠賚稱至珍聖朝開禮闈所貴集嘉賓人生在世間此路出常倫一士登早科九族光彩新憧憧車馬徒爭路長安塵萬目視高天昇者得苦辛況子當少年丈人在咸秦出門見宮闕獻賦待朱輪有賢大國豐無子一家貧男兒富邦家豈爲榮其身煌煌文明代俱幸生此辰自顧非國風難以合聖人子去東堂上我歸南澗濱願君勤

作書與我山中鄰

送張與赴舉　劉禹錫

祖帳臨周道前旌指晉城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詩酒同行樂別離方見情從玆洛陽社吟詠有書生

送孔黨赴舉　皇甫冉

入貢列諸生詩書業早成家承孔聖後身有魯儒名楚水通榮浦秦山擁漢京愛君方弱冠爲賦少年行

送錢塘路少府赴制舉　皇甫冉

公車待詔赴長安客裏新正阻舊歡遲日未能消

野雪晴花偏自犯江寒東溟道路通秦塞北闕威儀識漢官共許郄詵工射策恩榮請向一枝看

喜王起侍郎放榜　張籍

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榜百千萬里盡傳名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共賀春司能鑒識今年定合有公卿

放榜日作　韋莊

一聲天鼓闢金扉三十仙材上翠微葛水霧中龍乍變緱山煙外鶴初飛鄒陽煖豔催花發大皥春光簇馬歸回首便辭塵土世彩雲新換六銖衣

放榜日　黃滔

吾唐取士最堪誇仙榜標名出曙霞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郄詵聯臂昇天路宣聖飛章奏日華歲歲人人來不得曲江煙水杏園花

看榜日　劉滄

禁漏初停蘭省開列仙名目上清來飛鳴曉日鶯聲遠變化春風鶴影回廣陌萬人生喜色曲江千樹發寒梅青雲已是酬恩處莫惜芳時醉酒盃

送陸贄擢第還蘇州　錢起

鄉路歸何早雲間喜擅名思親盧橘熟帶雨客帆輕夜火臨津驛晨鐘隔浦城華亭養仙羽計日再飛鳴

送薛彥偉擢第歸東都　岑參

時輩似君稀青春戰勝歸名登郄詵第身著老萊衣稱意人皆羨還家馬若飛一枝誰不折棣萼獨相輝

送虞秀才擢第歸長沙　獨孤及

充賦名今遂安親事不違甲科文比玉歸路錦爲衣海運同鯤化風帆若鳥飛知君到三徑松菊有光輝

及第後作　袁皓

金榜高懸姓字眞分明折得一枝春蓬瀛乍接神仙侶江海迴思耕釣人九萬摶扶排羽翼十年辛

苦涉風塵昇平時節逢公道不覺龍門是嶮津

及第過堂日作　韓偓

早隨眞侶集蓬瀛閶闔門開尚見星龍尾樓臺迎
曉日鰲頭宮殿入青冥暗驚凡骨昇仙籍忽訝麻
衣謁相庭百辟斂容開路看片時輝赫勝圖形

及第後宴曲江　劉滄

及第新春選勝遊杏園初宴曲江頭紫毫粉壁題
仙籍柳色簫聲拂御樓霽景露光明遠岸晚空山
翠墜芳洲歸時不省花間醉綺陌香車似水流

貢獻

西戎獻馬　周存

天馬從東道皇威被遠戎來參八駿列不假貳師
功影別流沙路嘶流上苑風望雲時蹀足向月每
爭雄稟異才難狀標奇志豈同驅馳如見許千里
一朝通

越裳獻白雉　王若嵒

素翟宛昭彰遥遥自越裳水晴朝映日玉羽夜含
霜歲月三年遠山川九譯長來從碧海路入見白
雲鄉作瑞興周后登歌美漢皇朝天資孝理惠化
且無疆

越裳獻白雉　丁仙芝

聖哲符休運伊皐列上台覃恩丹徼遠入貢素翬
來北闕欣初見南枝顧未廻斂衣殘雪淨矯翼片
雲開馴擾將無懼翻飛幸莫猜甘從上苑裏飲啄
自徘徊

秋日吳中觀貢藕　趙嘏

野艇幾西東清吟映碧空褰衣來水上奉玉出泥
中葉亂田田綠花餘片片紅激波纔入選就日已
生風御潔玲瓏膳人懷拔擢功梯山謾多品不與
世流同

杜侍郎送貢物戲贈　張謂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珊
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

上畏春寒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

奉和揀貢橘　張彤

凌霜遠涉太湖深雙卷朱旗望橘林樹樹籠煙疑
帶火山山照日似懸金行看採掇方盈手暗覺馨
香已滿襟揀選封題皆盡力無人不感近臣心

休假（附致政）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白居易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
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爲劇郡長安得閒
宴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厨突一拂

郡捐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箬溪醑氷
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吴中客
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
闋酡顏氣已春泉賓勿遽起郡寮且逡巡無輕一
日醉用犒九日勤

藍溪休沐寄趙八給事　錢起

蟲鳴歸舊里田野秋農閒即事敦風尚衡門方再
闢夕陽入東籬爽氣高前山霜蕙後時老巢禽知
暝還侍臣黃樞寵鳴玉青雲間肯想觀魚處寒泉
照髮斑

和吴舍人早春歸沐西亭言志

姚鵠

曉漏戒中禁清香肅朝衣一門雙掌誥伯侍仲言
歸亭高性情曠職密交遊稀賦詩樂無事解帶偃
南扉陽春美時澤旭霽望山暉幽禽響未轉東原
綠猶微名雖列仙爵心已遺塵機即事同巖隱聖
渥良難違

放朝偶作　鄭谷

寒極放朝天忻聞半夜宣時安逢密雪日晏得高
眠擁褐同休假吟詩賀有年坐來幽興在松亞小
窗前

山莊休沐　盧照鄰

蘭署乘閒日蓬扉狎遁棲龍柯疎玉井鳳葉下金
堤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亭幽聞唳鶴窗曉聽
鳴雞玉軫臨風奏瓊漿映月攜田家自有樂誰肯
謝青谿

休澣日謁西掖所知因成長句　溫庭筠

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華青
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峯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
風入禁松苟令鳳池春婉娩好將餘潤變魚龍

不調歸東川別業（以下致政）　李頎

寸祿言可取託身將見遺慚無匹夫志悔與名山
辭紱冕謝知己林園多後時葛巾方濯足蔬食但
垂帷上室對河岸漁樵秖在茲青郊香杜若白水
映茅茨晝景微雲樹夕陰澄古逵渚花獨開晚田
鶴靜飛遲且復樂生事前賢爲我師清歌聊鼓楫
永日望佳期

朝請後還邑寄諸友生　韋應物

宰邑分甸服鳳駕朝上京是時當暮春休沐集友
生抗志青雲表俱踐高世名樽酒且歡樂文翰亦
縱橫良遊昔所希累讌夜復明晨露含瑶瑟夕風
隕素英一旦遵歸路伏軾出京城誰言再念别忽
若千里行閉閤寡諠訟端居結幽情況茲晝方永

展轉何由平

送褚校書歸舊山歌　韋應物

握珠不返泉匣玉不歸山明皇重士亦如此忽訝褚生何得還方稱羽獵賦未拜蘭臺職漢篋亡書已暗傳嵩丘遺簡還能識朝朝待詔青瑣闈中有萬年之樹蓬萊池世人仰望棲此地生獨徘徊意何爲故山可望薇可採一自人間星歲改藏書壁中苔半侵洗藥泉香月還在春風飲餞灞陵原莫厭西歸朝市喧不見東方朔避世從容金馬門

送賀知章歸四明　玄宗

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

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寮悵別深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李白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得恩波寧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和人賀楊僕射致政　許渾

蓮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聞禮庭中七十人錦帳麗詞推北巷畫堂清樂掩南鄰豈同王謝山陰會空敘流杯醉暮春

送唐大夫讓節歸山　于鵠

年老功成乞罷兵玉階匍匐進雙旌朱門駕瓦爲仙觀白領狐裘出帝城侍女休梳宮樣髻蕃童新改道家名到時浸髮春泉裏猶夢紅樓簫管聲

省覲（附家榮）

送許拾遺恩歸江寧拜親　岑參

詔書下青瑣駟馬還吴洲束帛仍賜衣恩波漲滄流微祿將及親向家非遠遊看君五斗米不謝萬戶侯適出西掖垣如到南徐州歸心望海日鄉夢登江樓大江盤金陵諸山橫石頭楓樹隱茅屋橘林繫漁舟種藥疏故畦釣魚垂舊鉤對月京口夕觀濤海門秋天子憐諫官論事不肯休早來丹墀

下高駕無淹留

送李侍御省覲　宋之問

行李戀庭闈乘軺振綵衣南登指吴服北走出秦畿去國夏雲斷還鄉秋雁飛旋聞郡計入更有使臣歸

送常侍舒公歸覲　蘇頲

朝聞講藝餘晨省拜恩初訓胄尊庠序榮親燿里閭朱丹華轂送斑白綺筵舒江上春流滿還應薦躍魚

送李給事歸徐州覲省　孫逖

位列登青瑣還鄉復綵衣共言晨省日便是晝遊

歸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莫愁東路遠四牡正騑騑

送張郎中赴隴右覲省卿公　岑參

中郎鳳一毛世上獨賢豪弱冠已銀印出身唯寶刀還家卿月迥度隴將星高幕下多相識邊書醉懶操

送楊千牛趂歲赴汝南郡覲省便成親　岑參

問吉轉征鞍安仁道姓潘歸期明主賜别酒故人歡珠箔障爐暖狐裘耐臘寒汝南遥倚望早去及

春盤

秦中送人覲省　儲光羲

二月清江外摇摇餞故人南山晴有雪東陌霽無塵騎列章臺晚舟行洛水春知君梁苑去日見白華新

送張七判官還京覲省　劉長卿

春蘭方可採此去葉初齊函谷鶯聲裏秦山馬首西庭幃新柏署門館舊桃蹊春色長安道相隨入禁闈

送邊補闕省覲　錢起

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採蘭

歸酙酒百花裏情人一笑稀别離須計日相望在彤闈

送李騎曹之靈武寧侍　郎士元

一歲一歸寧涼天數騎行河來當塞曲山遠與沙平縱獵旗風捲聽笳帳月生新鴻引寒色迴日滿京城

送尹樞令狐楚歸覲　盧綸

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蘭寶器金罍重清音玉珮寒貢文齊受寵獻禮兩承歡鞍馬繽紛地爭迎陸與潘

送李舍人攜家歸江東覲省　韓翃

二十青宮吏成名似者稀承顔陸郎去攜手謝娘歸夜月迴孤燭秋風試夾衣扁舟楚水上來往速如飛

送田倉曹汴州覲省　韓翃

邦慶承天寵朝來辭漢宮玉杯分湛露金勒借追風古驛秋山下平蕪暮雨中翩翩魏公子人看渡關東

麓山精舍送莫侍御歸寧　張謂

何處堪留客香林隱翠微薜蘿通驛騎松竹挂朝衣霜引臺烏集風驚塔雁飛飲茶勝飲酒聊以送

將歸

送春坊董正字浙右歸覲　馬戴

去覲毘陵日秋殘建業中莎垂石城古山潤海門
空灌木寒檣遠層波皓月同何當復讎校春集少
陽宮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杜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
光内帛攀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
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
樂城隍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

妙獨難忘

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覲省　劉禹錫

相門學子高陽族才省清資五品官諫院過時榮
棣萼謝庭歸去踏芝蘭山頭花帶煙霞晚棧底江
涵雪水寒伯仲到家人盡賀柳營蓮府遞相歡

送李尚書郎君昆季侍從歸覲滑州　盧綸

鳳雛聯翼美王孫綵服戎裝擬塞垣金鼎對筵調
野膳玉鞭齊騎引行軒氷河一曲旌旗滿墨詔千
峰雨露繁更説務農將罷戰敢持歌頌慶晨昏

送韋信愛子歸覲　錢起

離舟解纜到斜暉春水東流燕北飛才子學詩趨
露冕棠花含笑侍斑衣稍聞江樹啼猿近轉覺山
林過客稀借問還珠盈合浦何如鯉也入庭闈

送曾德邁歸寧宜春　曹鄴

湘東山水有清輝表水詞人得意歸幾府爭馳毛
義檄一鄉看侍老萊衣筵開灞岸臨清淺路去藍
關入翠微想到宜陽更無事併將歡慶奉庭闈

奉和送羊振文先輩往桂陽歸覲　皮日休

桂陽新命下彤墀彩服行當欲雪時登第已聞傳

禰賦問安猶聽誹韓詩竹人臨水迎符節風母穿
雲避信旗無限湘中悼騷恨憑君此去謝江蘺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
即太尉光弼弟（以下家榮）　岑參

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
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
成功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閤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

夜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聽鐘出長樂傳鼓到新
昌宿雨沙堤潤秋風樺燭香馬驕欺地軟人健得

天涼待漏排閶闔停珂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薇郎竝入連稱籍齊趨對折方闕班花接萼綽立雁分行近職誠爲美微才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盈箱老去何僥倖時來不料量惟求殺身地相誓荅恩光

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　白居易

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却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榮傳錦帳花聯萼綵動綾袍雁趂行大抵著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經霜

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　白居易

龍節對持眞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屬一家魯衛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予與二公竝忝姻戚）應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閒遊老看花

男（輿軒）校字

唐詩掞藻卷之六終

唐詩掞藻卷之七目次

餞送

玄宗送忠州太守康昭遠

德宗送徐州張建封還鎮

岑參送顏平原

玄宗送李邕之任滑臺

張九齡奉和聖製送李邕之任滑臺

劉長卿送許拾遺還京

李頻送薛能赴鎭徐方

張繼送張中丞歸幕

蘇頲奉和聖製灃橋東送新除岳牧

張九齡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

張嘉貞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王翰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蘇頲奉和聖製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

杜甫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

錢起送王使君移鎭淮南

劉長卿奉餞元侍郎加豫章採訪兼賜章服

耿湋奉送蔣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韋應物送崔押衙相州

杜牧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

出鎮全蜀詩十八韻
劉商送廬州賈使君拜命
太宗餞中書侍郎來濟
許敬宗奉和聖製餞中書侍郎來濟應詔
劉長卿餞王相公出牧括州
權德輿送商州杜中丞赴任
薛逢送西川杜司空赴鎮
張籍送新羅使
趙驊送晁補闕歸日本國
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

遊覽

蔡文恭奉和夏日遊山應制
劉禹錫太和戊申歳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
觀秋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白居易太和戊申歳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
觀秋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蘇頲奉和聖製至長春宮登樓觀稼穡之作
盧僎奉和李令公扈從溫泉宮賜遊驪山韋
侍郎別業
吳融和元秀賜遊曲江
羅鄴曲江春望
釋廣宣聖恩顧問獨遊月登樓直書其事應
制
盧綸曲江春望二首
白居易祗役洛口與王質夫同遊秋山

宮室

太宗過舊宅二首
太宗登三臺言志
玄宗春臺望
許景先奉和御製春臺望
溫庭筠雍臺歌
張說春日鳳樓尋勝地

孫逖奉和聖製登鴛鴦樓
杜甫晚出左掖
李嶠夏晚九成宮呈同僚
錢起奉和聖製登朝元閣
張九齡郡內閒齋
劉公輿望夌煙閣
鄭谷入閣
王維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杜甫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劉禹錫題集賢閣
吳融太保中書令軍前新樓

王建昭應官舍書事
白居易五鳳樓晚望
李商隱九成宮
劉鄴待漏院吟

園囿

王維奉和聖製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
賢詩應制
宋之問春日芙蓉園應制二首
蘇頲春日芙蓉園應制
王維從岐王過楊氏别業應教
張諤岐王山亭
杜審言和韋承慶過義陽公主山池四首
呂溫春日遊郭駙馬大亭子
喬知之梨園亭應制
玄宗同二相已下羣官樂遊園宴
張說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羣官樂遊園宴
應制
崔尚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羣官樂遊園宴
應制
張說三月二十日詔宴樂遊園賦得風字
李嶠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沈佺期仙萼池亭應制

沈佺期同李舍人冬日宴安樂公主山池
蘇頲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王維奉和聖製幸玉霄公主山莊因題石壁
十韻之作應制
錢起過楊駙馬亭子
司空曙題玉真觀公主山池院
沈佺期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張說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趙彥昭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蘇頲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韋元旦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蘇頲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李嶠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羊士諤遊郭駙馬太安山池
劉禹錫劉駙馬水亭避暑
韓偓苑中
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盃池
崔湜奉和聖製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劉憲奉和聖製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張說奉和聖製遊寧王山池

古蹟

姚崇故洛陽城應制

王維奉和聖製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
沈佺期初冬從幸漢故青門應制
張說奉和聖製過王濬墓應制
張九齡奉和聖製過王濬墓應制
張說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應制
張九齡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應制
朱慶餘省試與同志昆明池汎舟
張濯題舜廟
劉滄題鑄鼎原
薛逢漢武帝祠

寺觀

王維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同望應制
太宗過慈恩寺
許敬宗奉和過慈恩寺應制
宋之問奉和登慈恩寺浮屠應制
楊廉奉和登慈恩寺浮屠應制
沈佺期奉和聖製同皇太子翫遊慈恩寺應制
張說奉和同皇太子過荷恩寺應制
蘇頲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崔湜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沈佺期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劉憲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宋之問幸少林寺應制
劉憲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屠應制
宋之問奉和幸大薦福寺應制二首
李嶠奉和幸大薦福寺應制
鄭愔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上官昭容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沈佺期幸香山寺應制
王建題柱國寺

唐詩掞藻卷之七

錢塘　高士奇　澹人　輯選

餞送

送忠州太守康昭遠　玄宗

端拱臨中樞緬懷共予理不有臺閣英孰振循良美分符侯甸內拜手明庭裏誓節期飲冰調人方導水嘉聲馳九牧惠化光千祀時雨侔昔賢芳猷貫前史佇爾須中和吾將令卿士

送徐州張建封還鎮　德宗

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

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余是賫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

送顏平原　岑參

天子念黎庶詔書賜諸侯仙郎授剖符華省輟分憂置酒會前殿賜錢若山丘天章降三光聖澤該九州吾兄鎮河朔拜命宣皇猷駟馬辭國門一星東北流夏雲照銀甲暑雨隨行輈赤筆仍在篋爐香惹衣裘此地鄰東溟孤城弔滄洲海風掣金戟導吏呼鳴騶郊原北連燕剽劫風未休魚鹽隘里巷桑柘盈田疇爲郡豈淹旬政成應未秋易俗去

猛虎化人似馴鷗蒼生已望君黃霸寧久留

送李邕之任滑臺　玄宗

漢家重東郡宛彼白馬津黎庶既蕃殖臨之勞近臣遠別初首路今行方及春課成應第一良牧爾當仁

奉和聖製送李邕之任滑臺　張九齡

眷言感忠義何有間山川狥節今如此離情空復然皇心在勤恤德澤委招宣朞月成功後明年或勞還

送許拾遺還京　劉長卿

萬里辭三殿金陵到舊居文星出西掖卿月在南徐故里驚朝服高堂捧詔書暫容乘駟馬誰許戀鱸魚

送薛能赴鎮徐方　李頻

列士人間盛彭門屬允州山河天設險禮樂牧分憂皎日爲明信清風占早秋雖同卻轂舉卻轂不封侯

送張中丞歸幕　張繼

獨受主恩歸當朝似者稀玉壺分御酒金殿賜春衣拂席流鶯醉鳴鞭駿馬肥滿臺簪白筆捧手戀清輝

奉和聖製漕橋東送新除岳牧　蘇頲

寶賢不遺俊臺閣盡鵷鸞未若調人切其如簡帝
難上才膺出典中旨念分官特以專城貴深惟列
郡安政行思務本風靡屬勝殘有令田知急無分
獄在寛至言題睿札殊渥灑仙翰詔餞三台降朝
榮萬國歡舉杯臨水發張樂擁橋觀式佇東封會
鏘鏘檢玉壇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　張九齡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

城朔南方偃革河右暫揚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
漢京山川勤遠畧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唱仍題
寶劍名聞風六郡伏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
侯功復成歌鐘旋可望衽席豈難行四牧何時入
吾君憶履聲

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張嘉貞

天錫我宗盟元戎付夏卿多材兼將相必勇獨橫
行經緯稱人傑文章作代英山川看是陣草木想
爲兵不待河氷合猶防塞月明有謀當繫醜無戰
且綏氓閫外專三畧雲中異一平感恩同義激悵
別旅魂驚直視前旌掣遥聞後騎鳴還期方定日

復此出郊迎

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王翰

紫綬尚書印朱軿丞相車登朝身許國出閫將辭
家不憚炎蒸苦親嘗走集賒選徒軍有令誓卒爾
無譁帝樂風初起王城日半斜寵行流聖作寅餞
照台華騎歷河南樹旌搖天北沙柔懷應盡服嚴
殺已先加業峻靈祇保功成道路嗟寧如鑿空使
遠致石榴花

奉和聖製幸望春宫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　蘇頲

北風吹早雁日夕渡河飛氣冷膠應折霜明草正

腓老臣帷幄算元宰廟堂機餞飲廻仙蹕臨戎解
御衣軍裝乘曉發師律候春歸方佇勳庸盛天辭
降紫微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　杜甫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
淄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衆
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辰徵事業南紀
赴恩私卿月昇仙掌王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
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漢闊
後會且深期

送王使君移鎮淮南　錢起

共許徐方牧能臨河内人郡移棠轉茂車至鹿還
馴吏事嘉師旅駕行惜搢紳别心傾祖席愁望盡
征輪紫誥徵黄晚蒼生借寇頻顧言青瑣拜早及
上林春

奉餞元侍郎加豫章採訪兼賜章服　劉長卿

任重兼烏府時平偃豹韜澄清湘水變分别楚山
高花對彤襜發霜如白雪操黄金裝舊馬青草換
新袍嶺暗猿啼月江寒鷺映濤豫章生宇下無使
翳蓬蒿

奉送蔣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耿　湋

副相威名重春卿禮樂崇錫珪仍拜下分命遂居
東高斾翻秋日清鐃引細風蟬稀金谷樹草徧徳
陽宫教用儒門儉兵依武庫雄誰云千載後周召
獨爲公

送崔押衙相州　韋應物

禮樂儒家子英豪燕趙風驅雞嘗理邑走馬却從
戎白刃千夫闢黄金四海同嫖姚恩顧下諸將指
揮中别路憐芳草歸心伴塞鴻鄴城新騎滿魏帝
舊臺空望闕應懷戀遭時貴立功萬方如已靜何
處欲輸忠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出
鎮全蜀詩十八韻　杜　牧

盛業冠伊唐台階翊戴光無私天雨露有截舜衣
裳蜀輟新衡鏡池留舊鳳皇同心眞石友寫恨蔑
河梁虎騎揺風斾貂冠韻水蒼彤弓隨武庫金印
逐文房棧壓嘉陵咽峰横劍閣長前驅二星去開
險五丁忙迴首崢嶸盡連天草樹芳丹心懸魏闕
往事愴甘棠治化輕諸葛威聲懾夜郎君平教説
卦夫子召升堂塞接西山雪橋維萬里檣奪霞紅
錦爛撲地酒壚香忝逐三千客曾依數仞牆滯頑
堪白屋攀附亦同行肉管伶倫曲簫韶清廟章唱

高知和寡小子斐然狂

送盧州賈使君拜命　劉　商

考績朝稱賀時清武用文二天移外府三命佐元
勲佩玉兼高位摐金閲上軍威容冠是鐵圖畫閣
名芸人詠甘棠茂童謡竹馬羣懸旌風肅肅卧轍
淚紛紛特達恩難報昇沈路易分侯嬴不得從心
逐信陵君

餞中書侍郎來濟　太　宗

曖曖去塵昏灞岸飛飛傾蓋指河梁雲峰衣結千
重葉雪岫花開幾樹妝深悲黄雀孤舟遠獨歎青
山别路長聊將分袂沾巾淚還用持添離席觴

奉和聖製餞中書侍郎來濟應詔　許敬宗

萬乘騰鑣警岐路百壺供帳餞離宮御溝分水聲難絶廣宴當歌曲易終興言共傷千里道俯迹聊示五情同艮哉既深留帝念沃化方有贊天聰

餞王相公出牧括州　劉長卿

縉雲詎比長沙遠出牧猶承聖主恩城對寒山開畫戟路飛秋葉轉朱轓江潮淼淼連天望旌旆悠悠上嶺翻蕭索庭槐空閉閤舊人誰到翟公門

送商州杜中丞赴任　權德輿

安康地理接商於帝命專城總賦輿夕拜忽辭青瑣闥晨裝獨接紫泥書深山古驛分騶騎芳草閒雲逐隼旟綺皓清風千古在因君一爲謝巖居

送西川杜司空赴鎭　薛逢

黑眉黃髮尚依然紫綬金章五十年三入鳳池操國柄八分龍節付兵權東周城闕中天外西蜀樓臺落日邊莫遣洪鑪曠眞宰九流人物待陶甄

送新羅使　張籍

萬里爲朝使離家今幾年應知舊行路却上遠歸船夜泊避蛟窟朝炊求島泉悠悠到鄉國還望海西天

送晁補闕歸日本國　趙驊

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來稱郯子學歸是越人吟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王維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　包佶

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素性本含眞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氣曉日上朱輪早識來朝歲塗山玉帛均

奉和夏日遊山應制　蔡文恭
遊覽

首夏林壑清薄暮煙霞上連巖聳百仞絶澗臨千丈照灼晚花鮮潺湲夕流響悠然動睿思息駕尋眞賞掞彼渦川作懷茲洛濱想竊吹等齊竽何用承恩獎

太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劉禹錫

長安銅雀鳴秋稼與雲平玉燭調寒暑金風報順

成川原呈上瑞恩澤賜閒行欲反重城掩猶聞歌吹聲

太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白居易

清晨承詔命豐歲閱田閭膏雨抽苗足涼風吐穗初早禾黃錯落晚稻綠扶疎好入詩家詠宜令史館書散爲萬姓食堆作九年儲莫道如雲稼今秋雲不如

奉和聖製至長春宮登樓觀稼穡之作　蘇頲

帝迹奚其遠皇符之所崇敬時堯務作盡力禹稱

功赫濯惟元后經營自左馮變蕪秔稻實流惡水泉通國阜猶前豹人疲詎昔熊黃圖巡沃野清吹入離宮是閱京坻富仍觀都邑雄憑軒一何綺積溜瀉晴空禮節家安外和平俗在中見龍垂渭北辭雁指河東睿思方居鎬宸遊若飲豐寧誇子雲從祇爲獵扶風

奉和李令公扈從溫泉宮賜遊驪山韋侍郎別業　盧僎

風后軒皇佐雲峰謝客居承恩來翠嶺締賞出丹除飛蓋雙谿寂清笳玉洞虛窺巖詳霧豹過水略淵魚鄉入無何有時還上古初伊臯羞逼狹魏丙服麤疎白雪緣情降青霞落卷舒多慚郎署在輕繼國風餘

和元秀賜遊曲江　吴融

花飛絮落水和流玉署詞臣奉詔遊四面看人隨畫鷁中流合樂起眠鷗皇恩自抱丹心報清頌誰將白雪酬不爲禁中催入宿前峰月上未回舟

曲江春望　羅鄴

故國東歸澤國遥曲江晴望憶漁樵都緣北闕春先到不是南山雪易消瑞景玉樓開組繡歡聲丹禁奏雲韶雖然未得陪鴛鷺亦酹金觴祝帝堯

聖恩顧問獨遊月登樓直書其事應制

釋廣宣

禪居河畔無多地來往尋春物正華磴道上盤千畒竹闌干低數萬人家簷前施飯來飛鳥林下行香踏落花自解剎那知佛性不勞更喻幾塵沙

曲江春望二首　盧綸

菖蒲翻葉柳交枝暗上蓮舟鳥不知更到無花最深處玉樓金殿影參差

又

翠黛紅妝畫鷁中共驚雲色帶微風簫管曲長吹未盡花南水北雨濛濛

祇役洛口與王質夫同遊秋山

白居易

石擁百泉合雲破千峰開平生煙霞侶此地重徘徊今日勤王意一半爲山來

宮室

過舊宅二首　太宗

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園荒一徑斷苔古半堦斜前池消舊水昔樹發今花一朝辭此地四海遂成家

又

金輿巡白水玉輦駐新豐紐落藤披架花殘菊破叢葉鋪荒草蔓流竭半池空紉珮蘭生逕舒圭葉

剪桐昔地一藩內今宅九圍中架海波澄鏡韜戈器反農八表文同軌無勞歌大風

登三臺言志　太宗

未央初壯漢阿房昔侈秦在危猶騁麗居奢遂役人豈如家四海日宇罄朝倫扇天裁戶舊砌地剪基新引月擎宵桂飄雲逼曙鱗露除光耀玉霜闕映雕銀舞接花梁燕歌迎鳥路塵鏡池波太液妝苑麗宜春作慕井泉日停非路寢辰念勞慙逸已居曠反勞神所欣成大厦寵臨停渭濱

春臺望　玄宗

暇景屬三春高臺聊四望目極千里際山川一何壯太華見重巖終南分疊嶂郊原紛綺錯參差多異狀佳氣滿通溝遲步入綺樓初鶯一一鳴紅樹歸雁遲遲去綠洲太液池中下黃鶴昆明水上映牽牛聞道漢家全盛日別館離宮趣非一甘泉透迤亘明光五柞連延接未央周廬徼道縱橫轉飛閣迴軒左右長須念作勞居者逸勿言我後焉能恤爲想雄豪壯柏梁何如儉陋卑茅室陽烏黯黯向山沈夕鳥喧喧入上林薄暮賞餘回步輦還念中人罷百金

奉和御製春臺望　許景先

睿德在青陽高居視中縣秦城連鳳闕漢寢疎龍

殿文物照光輝郊畿鬱葱蒨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複道曉光披宸遊出禁移瑞氣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蘭葉負龜初薦祉桐花集鳳更來儀秦漢生人凋力役阿房甘泉搆雲碧汾祠雍時望通天玉堂宣室坐長年鼓鍾西接咸陽觀苑囿南通鄠杜田明主卑宮戒前失輔德欽賢政惟一昆蟲不夭在春蒐稼穡常艱重農術邦家已荷聖謨新猶聞儉陋惜中人預奉北辰齊七政長歌東武抃千春

雍臺歌　溫庭筠

太子池南樓百尺八窗新樹疎簾隔黃金鋪首畫

勾陳羽葆停幢拂交戟盤紆欄楯臨高臺殿帳臨
流鷺扇開早雁驚鳴細波起映花鹵簿龍飛迴

春日鳳樓尋勝地　張說

西掖持醇酒東山就白雲開軒綠池映命席紫蘭
芬舞度花爲伴歌來管作羣太平多樂事春物共
氛氳

奉和聖製登鴛鶩樓　孫逖

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
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睿作軒檻起
南風

晚出左掖　杜甫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
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
雞棲

夏晚九成宮呈同僚　李嶠

碣館分襄野平臺架射峰英藩信煒熠勝地本從
容林引梧庭鳳泉歸竹沼龍小軒恒共處長坂屬
相從野席蘭琴奏山臺桂酒醲一枰移晝景六著
盡宵鐘枚藻清詞律鄒譚耀辨鋒結歡良有俗聯
寀愧無庸暫悅丘中賞還希物外蹤風煙遠近至
魚鳥去來逢月澗橫千丈雲崖列萬重樹紅山果
熟崕落水苔濃願以西園柳長閒北巖松

奉和聖製登朝元閣　錢起

六合紆元覽重軒啓上清石林飛棟出霞頂泰階
平拂曙鑾輿上晞陽瑞雪晴翠微回日馭丹巘駐
天行御氣升銀漢垂衣俯錦城山通玉苑迴河抱
紫關明感物乾文動凝神道化成周王陟喬岳列
辟讓英聲

郡内閒齋　張九齡

郡閣晝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毳窗葉挂蟲
絲拙病宦情少羈閒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爲郡但
經時唯有江湖意沈冥空在茲

望凌煙閣　劉公輿

晝閣凌虛構遙瞻在九天丹楹崇壯麗素壁繪勳
賢藹藹浮元氣亭亭出瑞煙近看分百辟遠揖誤
羣仙圖列青霄外儀形紫禁前望中空霽景驤首
幾留連

入閣　鄭谷

秘殿臨軒日和鑾返正年兩班文武盛百辟羽儀
全霜漏清中禁風旗拂曙天門嚴新契勘使入乍
承宣玉几當紅旭金爐縱碧煙對敭稱法吏贊引
出宮鈿言動揮毫疾威容執簿專壽山晴靉靆顥
氣暖連延禮有鴛鶩集恩無雨露偏小臣叨備位
歌詠泰階前

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王維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遙借翠微宮隔窗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笑語巖間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笙向碧空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杜甫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堦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皷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題集賢閣

劉禹錫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間長聽餘風送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杆外紫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慙顏

太保中書令軍前新樓

吳融

十二闌干壓錦城半空人語落灘聲風流近接平津閣氣色高含細柳營盡日捲簾江草綠有時敧枕雪峰晴不知奉詔朝天後誰此登臨看月明

昭應官舍書事

王建

縣在清華宮北面曉看樓殿正相當慶雲出處依時報御果呈來每度嘗臘月近湯泉不凍夏天臨渭屋多涼兩衙早被官拘束登閣巡溪亦屬忙

五鳳樓晚望

白居易

晴陽晚照濕煙銷五鳳樓高天泬寥野綠全經朝雨洗林紅半被暮雲燒龍門翠黛眉相對伊水黃金線一條自入秋來風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

九成宮

李商隱

十二層城閬苑西平時避暑拂虹霓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吳岳曉光連翠巘甘泉晚景上丹梯荔枝盧橘沾恩幸鸞鵲天書濕紫泥

待漏院吟

劉鄴

玉堂簾外獨遲遲明月初沈勘契時閒聽景陽鐘盡後兩鶯飛上萬年枝

園囿

奉和聖製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制

王維

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遙聞鳳吹喧闇識龍輿度褰旒明四目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民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迴天步

春日芙蓉園應制二首

宋之問

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谷轉斜盤徑川迴曲抱原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侍宴瑤池夕歸途騎吹繁

又

年光竹裏遍春色杏間遥煙氣籠青閣流文蕩畫橋飛花隨蝶舞豔曲伴鶯嬌今日陪歡豫還疑陟紫霄

春日芙蓉園應制　蘇頲

御道紅旗出芳園翠輦遊繞花開水殿架竹起山樓荷芰輕薫幄魚龍出負舟寧如穆天子空賦白雲秋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王維

楊子談經所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遥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啓前路擁

笙歌

岐王山亭　張諤

王家傍綠池春色正相宜豈有樓臺好兼肴草樹奇石榴天上葉椰子日南枝出入千門裏年年樂未移

和韋承慶過義陽公主山池四首

杜審言

迢轉危峰逼橋迴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換粳香綰霧青絲弱牽風紫蔓長猶言宴樂少別向後池塘

又

攜琴遶碧沙搖筆弄青霞杜若幽庭草芙蓉曲沼花宴遊成野客形勝得山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

又

攢石當軒倚懸泉度牖飛鹿麛銜妓席鶴子曳童衣園果嘗難遍池蓮摘未稀卷簾唯待月應在醉中歸

又

賞玩奇他日高深愛此時池分八水背峰作九山疑地靜魚偏逸人閒鳥欲欺青溪留別興更與白雲期

春日遊郭駙馬大亭子　呂溫

戚里容閒客山泉若化成寄遊芳徑好借賞彩船輕春至花常滿年多水更清此中如傳舍但自立功名

梨園亭應制　喬知之

年光陌上發香輦禁中遊草綠鴛鴦殿花紅翡翠樓天盃承露酌仙管雜風流今日陪歡豫皇恩不可酬

同二相已下羣官樂遊園宴　玄宗

選日巖廊暇需雲宴樂初萬方朝玉帛千品會簪

裾地入南山近城分北斗餘池塘垂柳暗原野雜
花疎帟幙看逾暗歌鐘聽自虛興闌歸騎轉還奏
弼違書

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羣官樂遊園宴應
制　張說

漢苑臨隹地軒庭近侍臣共持榮幸日來賞豔陽
春饌玉頒王篚摐金下帝鈞池臺草色遍宮觀柳
條新花綬光連榻朱顏暢飲醇聖朝多樂事天意
每隨人

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羣官樂遊園宴應
制　崔尚

春日照長安皇恩寵庶官合錢承罷宴賜帛復追
懽供帳憑高列城池入迥寬花催相國飲鳥和樂
人彈北闕雲中見南山樹杪看樂遊宜締賞舞詠
惜將闌

三月二十日詔飲樂遊園賦得風字　張說

樂遊形勝地表裏望郊宮北闕連天頂南山對掌
中皇恩貸芳月旬宴美成功魚戲芙蓉水鶯啼楊
柳風春花看欲暮天澤戀無窮長袖招斜日留光
待曲終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李嶠

南洛師臣契東周王佐居幽情遺紱冕宸眷屬樵
漁制下峒山蹕恩回灞水輿松門駐旌蹕薜幄引
簪裾石磴平黃陸煙樓半紫虛雲霞仙路近琴酒
俗塵疎喬木千齡外懸泉百丈餘崖深經煉藥穴
古舊藏書樹宿摶風鳥池潛縱壑魚寧知天子貴
尚憶武侯廬

仙蕚池亭應制　沈佺期

步輦尋丹嶂行宮在翠微川長看鳥滅谷轉聽猿
稀天磴扶階迥雲泉透戶飛閒花開石竹幽葉吐
薔薇徑狹難留騎亭寒欲進衣白龜來獻壽仙吹
反彤闈

同李舍人冬日宴安樂公主山池　沈佺期

嘗聞天女貴家即帝宮連亭插宜春果山銜太液
泉橋低烏鵲夜臺起鳳皇年故事猶如此新圖更
可憐紫巖粧閣透青嶂妓臺懸峰奪香爐巧池偷
明鏡圓梅花寒待雪桂葉曉留煙興盡方投轄金
聲還復傳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蘇頲

摐金寒野霽步玉曉山幽帝幄期松子臣廬訪葛
侯百工徵往夢七聖扈來遊斗柄乘時轉台階捧
日留樹重巖籟合泉迸水光浮石徑喧朝履璜溪

擁釣舟思如犯星夜歡擬濟河秋不學堯年隱空
令傲許由

奉和聖製幸玉霄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
韻之作應制　　王　維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
家比地迴鸞駕緣溪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牕裏發
雲霞庭養冲天鶴溪留上漢查種田生白玉泥竈
化丹砂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御羮和石髓香
飯進胡麻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
來往五雲車

過楊駙馬亭子　　錢　起

衣冠在漢庭臺樹接天成彩鳳翻簫曲祥鱣入館
名歌鐘芳月曙林嶂碧雲生亂水歸潭淨高花映
竹明退朝追宴樂開閣醉簪纓長袖留嘉客棲烏
下禁城

題玉眞觀公主山池院　　司空曙

香殿留遺影春朝玉戶開羽衣重素几珠網儼輕
埃石自蓬山得泉經太液來柳絲遮綠浪花粉落
青苔鏡掩鸞空在霞消鳳不迴唯餘古桃樹傳是
上仙栽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沈佺期

主家山第早春歸御輦春遊繞翠微買地鋪金曾
作埒尋河取石舊支機雲間樹色千花滿竹裏泉
聲百道飛自有神仙鳴鳳曲併將歌舞報春暉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張　說

禁林豔裔發春陽春望逍遙出畫堂雨洗亭皐千
畝綠風吹梅李一園香鶴飛不去隨青管魚躍翻
來入綵航睿賞歡承天保定道文更覩日重光（玄宗墨令答賛云入相論道資孝爲忠朗如明鏡穆若清風旣訓飭鶴又灌雕龍有典有則是爲文雄）

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趙彥昭

六龍齊軫御朝曦雙鷁維舟下綠池飛觀仰看雲

外聳浮橋直見海中移靈泉巧鑿天孫渚孝筍能
抽帝女枝幸願一生同草樹年年歲歲樂於斯

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蘇　頲

騷騷羽騎歷城池帝女樓臺向晚披露灑旌旗雲
外出風迴巖岫雨中移當軒半落天河水遶徑全
低月樹枝簫鼓宸遊陪燕日和鳴雙鳳喜來儀

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韋元旦

銀河南渚帝城隅帝輦平明出九衢刻鳳蟠螭凌
桂邸穿池疊石寫蓬壺瓊簫暫下鈞天樂綺綴長

懸明月珠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朝野更歡娛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蘇　頲

主第山門起灞川宸遊風景入初年鳳皇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邊敞御筵往往花間逢綵石時時竹裏見紅泉今朝扈蹕平陽館不羨乘槎雲漢邊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李　嶠

主家山第接雲開天子春遊動地來羽騎參差花外轉霓旌摇曳日邊迴還將石溜調琴曲更取峰霞入酒杯鸞輅已辭烏鵲渚簫聲猶遶鳳皇臺

遊郭駙馬太安山池　羊士諤

馬嘶芳草自淹留別館何人屬細侯紅杏破顔逢醉客綵鸞飛去避行舟洞簫日暖移賓榻垂柳風多掩伎樓坐閑清暉不知暮煙横北渚水悠悠

劉駙馬水亭避暑　劉禹錫

千竿竹翠數蓮紅水閣虚涼玉簟空琥珀琖紅疑瀉酒水晶簾密更通風賜氷滿盌沈朱實法饌盈盤滿碧籠盡日逍遥避煩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苑中　韓　偓

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堦鑄出狻猊立玉柱雕成翡翠啼外使調鸞初得按中官過

馬不教嘶笙歌錦繡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遊長寧公主流盃池　上官昭容

横鋪豹皮褥側戴鹿胎巾借問何爲者山中有逸民

奉和聖製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崔　湜

竹徑桃源本出塵松軒茅棟別驚新御蹕何須林下駐山公不是俗中人

奉和聖製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劉　憲

非吏非隱晉尚書一丘一壑降乘輿天藻緣情兩

曜合山卮獻壽萬年餘

奉和聖製遊寧王山池　張　說

池如明鏡月華開山學香爐雲氣來神藻飛爲鶺鴒賦仙聲颺出鳳皇臺

古蹟

故洛陽城應制　姚　崇

遊豫停仙蹕登臨對晚晴川凫連倒影巖鳥應虚聲野奏風成曲山居雲作纓今朝丘壑上高興小蓬瀛

奉和聖製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

王　維

明君夢帝先寶命上齊天泰后徒聞樂周王恥卜年玉京移大像金籙會羣仙承露調天供臨空敞御筵斗迴迎壽酒山近起爐煙願奉無爲化齋心學自然

初冬從幸漢故青門應制　沈佺期

漢王建都邑渭水對青門朝市俱東逝墳陵共北原荒凉蕭相闕蕪没邵平園全盛今何在英雄復重論故基仍岳立遺址尚雲屯當極土功壯安知人力煩天遊戒東首懷昔駐龍軒何必金湯固無如道德藩微臣諒多幸驂乘偶殊恩預此陳遺事敢忘興替言

奉和聖製過王濬墓應制　張說

牛女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寧受制風急肯迴船有策擒吳晧無言讓范宣援孤因勢屈功重爲讒偏舊迹灰塵散枯墳故老傳百代逢明主何辭死道邊

奉和聖製過王濬墓應制　張九齡

漢王思鉅鹿晉將在弘農入蜀舉長算平吳成大功與渾雖不協歸晧實爲雄孤績淪千載流名感聖衷萬乘度荒隴一顧凜生風古節猶不棄今人爭效忠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應制　張說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要留待聖明辰玄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用與太初鄰靈廟觀遺像仙歌入玉尊皇心齊萬物何處不同春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應制　張九齡

昔日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跡爲生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道在紆宸眷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省試與同志昆明池汎舟　朱慶餘

故人同汎處遠色望中明靜見沙痕露微思月魄生周回餘雪在浩渺暮雲平戲鳥隨蘭棹空波盪石鯨刼灰難問理島樹偶知名自省曾追賞無如此日情

題舜廟　張濯

古都遺廟出河汾萬代千秋仰聖君蒲坂城邊長逝水蒼梧野外不歸雲寥寥薦設魂應在寂寂虞篇德已聞向曉風吹庭下柏猶疑琴曲詠南薰

過鑄鼎原　劉滄

黃帝修眞萬國朝鼎成龍駕上丹霄天風乍起鶴

聲遠海霧漸深龍節遥仙界日長青鳥度御衣香散紫霞飄唯留古跡寒原在碧水蒼蒼空寂寥

漢武帝祠　薛逢

武帝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殿前童女移香案雲際金人捧露盤絳節有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驂鸞茂陵煙雨埋弓劍石馬無聲蔓草寒

寺觀

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同望應制　王維

鳳扆朝碧落龍圖耀金鏡維嶽降二臣戴天臨萬姓山川八校滿井邑三農竟比屋皆可封誰家不相慶林疎遠村出野曠寒山靜帝城雲裏深渭水天邊映喜氣含風景頌聲溢歌詠端拱能任賢彌章聖君聖

過慈恩寺　太宗

日宮開萬仞月殿聳千尋花蓋飛圓影幡虹曳曲陰霞綺遥籠帳叢珠細網林寮廓煙雲表超然物外心

奉和過慈恩寺應制　許敬宗

鳳闕鄰金地龍旂拂寶臺雲楣將葉竝風牖送花來月宮清晚桂虹梁絢早梅梵境留宸矚掞發麗天才

奉和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宋之問

鳳刹侵雲半虹旌倚日邊散花多寶塔張樂布金田時菊芳仙醞秋蘭動睿篇香街稍欲晚清蹕扈歸天

奉和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楊廉

萬乘臨眞境重陽眺遠空慈雲浮雁塔定水應龍宮寶鐸含颷響仙輪帶日紅天文將瑞色輝煥滿寰中

奉和聖製同皇太子翫遊慈恩寺應制　沈佺期

肅肅蓮花界熒熒貝葉宮金人來夢裏白馬出城中湧塔初從地焚香欲遍空天歌應春籥非是爲秋風

奉和同皇太子過荷恩寺應制　張說

朗朗神居峻軒軒瑞象威聖君成願果太子拂天衣至樂三靈會深仁四皓歸還聞渦水曲更繞白雲飛

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蘇頲

紫虛清吹下藹藹入仙宮松磴攀雲絕花源接澗空受符邀羽使傳訣駐香童詎似居間日徒聞有順風

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崔湜

御旗探紫籙仙仗闢丹丘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留鸞歌無歲月鶴語記春秋臣朔眞何幸常陪漢武遊

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沈佺期

紫鳳眞人刼班龍太上家天流芝蓋下山轉桂旗斜聖藻垂寒露仙杯落晚霞唯應問王母桃作幾時花

奉和幸白鹿觀應制　劉憲

豫遊乘落暉仙宇藹霏微石梁縈澗轉珠斾掃壇飛芝童薦膏液松鶴舞驂騑還似瑤池上歌成周馭歸

幸少林寺應制　宋之問

紺宇橫天室迴鑾指帝休曙陰迎日盡春氣抱巖流空樂繁行漏香煙薄綵斿玉膏從此泛仙馭接浮丘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劉憲

飛塔雲霄半清晨羽斾遊登臨憑季月寥廓見中州御酒新寒退天文瑞景留辟邪將獻壽茲日奉千秋

奉和幸大薦福寺應制二首

宋之問

香刹中天起宸遊滿路輝乘龍太子去駕象法王歸殿飾金人影窗摇玉女扉稍迷新草木遍識舊庭闈水入禪心定雲從寶思飛欲知皇刼遠初拂六銖衣

又

梵筵光聖邸遊豫覽宏規不改靈光殿因開功德池蓮生新步葉桂長昔攀枝湧塔庭中見飛樓海上移聞韶三月幸觀象七星危欲識龍歸處朝來雲氣隨

奉和幸大薦福寺應制　李嶠

雁沼開香域鶯林降綵旃還窺圖鳳宇更坐濯龍川桂輦朝羣辟蘭宮列四禪半空銀閣斷分砌寶繩連甘雨蘇焦澤慈雲動沛篇獨慙賢作礪空喜福成田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鄭愔

鳥籀遺新閣龍旂訪古臺造書臣頡往觀跡帝羲來法界山川匝宸心宇宙該梵音隨駐輦天步接乘杯舊苑經寒露殘池問刼灰散花將捧日俱喜聖祠開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上官昭容

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故臺遺老在殘簡聖君

求駐蹕懷千古開襟望九州四山緣塞合二水夾城流宸翰陪瞻仰天杯接獻酬太平詞藻盛長願紀鴻休

幸香山寺應制　沈佺期

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闕峩峩連翠雲嶺上樓臺千地起城中鐘鼓四天聞旃檀曉閣金輿度鸚鵡晴林綵毦分願以醍醐參聖酒還將祇苑當秋汾

題柱國寺　王建

皇帝施錢修此院半居天上半人間丹梯暗出三層閣古像斜開一面山松柏自穿空地少川原不秪小僧閒行香天使長相續早起離城日午還

唐詩掞藻卷之七終

男輿軒校字

唐詩掞藻卷之八目次

方外

宋之問送沙門弘景道峻玄奘還荊州應制
李乂送沙門弘景道峻玄奘還荊州應制
李昌符贈供奉僧元觀
錢起送贊法師往上都
張籍送宮人入道
玄宗送趙法師還蜀因名山奠簡
張說奉敕撰道家四首
李泌禁中送任山人
崔融和梁王衆傳張光祿是王子晉後身

曹唐穆王宴王母於九光流霞館
曹唐漢武帝於宮中宴西王母
曹唐漢武帝將候西王母下降
元稹送宮人入道
項斯送宮人入道
白居易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
　詔許上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
曹唐送劉尊師祇詔闕庭
李洞贈入內供奉僧

書畫

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

張説羽林恩詔御書王太尉碑
御題國子監門（名闕）
錢起畫鶴篇省中作
岑參詠郡齋畫片雲
李收和中書侍郎院壁畫雲
馬戴觀開元皇帝東封圖
李行敏省試觀慶雲圖
柳宗元省試觀慶雲圖
李遠贈寫御真李長史
宋之問詠省壁畫鶴

雜伎

李肱試霓裳羽衣曲
蔡孚打毬篇
玄宗觀拔河俗戲
張説奉和聖製觀拔河俗戲應制
武平一人日西臺觀打毬應制
沈佺期幸梨園亭觀打毬應制
張喬送棋待詔朴球歸新羅
吴融和集賢相公西溪侍宴觀競渡
胡直鈞太常觀閱驃國新樂
張説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
徐彦伯奉和中宗皇帝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
李適奉和中宗皇帝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
王建霓裳詞三首
張説舞馬詞六首

器用（珍寶服御并附）

太宗賦簾
武三思凝碧池侍宴應制賦得出水槎
周徹尚書郎上直聞春漏
王岳靈聞漏
嚴巨川太清宮聞滴漏
莫宣卿百官乘月早朝聽殘漏
張莒望含元殿御扇開
胡權賦得濟川用舟楫
雲母屏風隔坐（名闕）
府試古鏡（名闕）
裴次元隔仗望含元殿爐煙
韋莊銅儀
溫庭筠題舊賜屏風
崔曙奉試明堂火珠
丁澤上元日夢王母獻白玉環
耿湋省試驪珠詩
劉長卿同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

白居易初授秘監幷賜金紫閒吟小酌偶寫所懷

焚裘（名闕）

白居易初除官蒙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因謝惠貺兼抒離情

草木

韋應物荅史館張學士段庶子柳學士集賢院看花見寄兼呈柳學士

張文琮詠中書省花樹

白居易洛城東花下作

獨孤綬賦得花發上林

王表大曆十四年侍郎潘炎試花發上林苑

李白沈香亭牡丹三首

白居易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因詠紅藥當階翻詩以爲一句未盡其狀偶成十六韻

鄭述誠華林園早梅

太宗詠桃

蘇頲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張說桃花園馬上應制

李嶠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孫逖和詠廨署有櫻桃

丘爲左掖梨花

皇甫冉左掖梨花

白居易紫薇花

宋之問翫郡齋海榴

孔紹安侍宴詠石榴

盧僎題殿前桂葉

太宗採芙蓉

包何闕下芙蓉

白居易和錢員外早冬翫禁中新菊

太宗賦得殘菊

釋廣宣九日菊花詠應制

陸贄禁中春松

周存禁中春松

王涯望禁門松雪

錢衆仲貢院樓北新栽小松

李華尚書都堂瓦松

趙彥昭恩賜柏樹應制

太宗春池柳

陳羽御溝新柳

杜荀鶴御溝柳

崔績小苑春望宮池柳色

太宗賦得臨池柳

蔣渙和徐侍郎中書叢篠韻

吴融玉堂種竹六韻
席夔賦得竹箭有筠
鄭谷府試木向榮
陸贄賦得御園芳草
陳翃賦得龍池春草
宋廸賦得龍池春草

飛躍

張說時樂鳥篇（并序）
李白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
新鶯百囀歌
錢起見上林春雁翔青雲寄楊起居李員外

楊師道應詔詠巢烏
陸扆禁林聞曉鶯
杜淹詠寒食鬬雞應秦王教
元稹賦得魚登龍門
河鯉登龍門（名闕）
王季則魚上氷
太宗詠飲馬
白行簡歸馬華山
徐仁嗣天驥成才
盧征天驥成才
韓翃羽林騎
黃滔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御前連中雙兔（名闕）
張九齡和崔黃門寓直夜聽蟬之作
張籍和崔駙馬聞蟬

唐詩掞藻卷之八

錢塘 高士奇 澹人 輯選

方外

送沙門弘景道峻玄奘還荊州應制

宋之問

三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荊南旋杖鉢河北限津梁何日紆眞果還來入帝鄉

又

李乂

初日承歸旨秋風起贈言漢珠留道味江璧返眞源地出南關近天迴北斗尊寧知一柱觀却啓四禪門

贈供奉僧元觀

李昌符

自得曹谿法諸經更不看已降禪侶久兼作帝師難夜木侵簾黑秋燈照雨寒如何嫌有著一念在林巒

送賛法師往上都

錢起

遠近化人天王城指日邊寀官迎說法童子伴隨緣到處花爲雨行時杖出泉今宵松月下門閉想安禪

送宮人入道

張籍

舊寵昭陽裏尋仙此最稀名初出宮籍身未稱霞衣已別歌舞貴長隨鸞鶴飛中官看入洞空界玉輪歸

送趙法師還蜀因名山奠簡

玄宗

道家奠靈簡自昔仰神仙眞子今將命蒼生福可傳江山尋故國城郭信依然二室遥相望雲迴洞裏天

奉敕撰道家四首

張說

金壇啓曙閨眞氣肅微微落月銜仙實初霞拂羽衣香隨龍節下雲逐鳳簫飛暫往蓬萊戲千年始

一歸

又

窈窕流精觀深沈紫翠庭金奩調上藥寶案讀仙經作賦看神雨乘槎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託雲軿

又

金爐承道訣玉牒啓玄機雲逐笙歌度星流宮殿飛乘風嬉浩蕩窺月弄光輝唯有三山鶴應同千載歸

又

道記開中籙眞官表上清焚香三鳥至煉藥九仙

成天上靈書下空中妙伎迎迎來出煙霧渺渺戲
蓬瀛

禁中送任山人　　李　泌

子去非常往君恩取大還補天留綵石縮地入青
山獻壽千年外來朝數月間莫抛殘藥物切欲駐
童顔

和梁王衆傳張光祿是王子晉後身　　崔　融

聞有冲天客披雲下帝畿三年上賓去千載忽來
歸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柱史姓
名非祇召趨龍闕承恩拜虎闈丹成金鼎獻酒至

玉杯揮天仗分旄節朝容間羽衣舊壇何處所新
廟坐光輝漢主[illegible]仙要淮南愛道機朝朝緱氏鶴
長向洛城飛

穆王宴王母於九光流霞館　　曹　唐

桑葉扶疎閉日華穆王邀命宴流霞霓旌著地雲
初駐金奏掀天月欲斜歌咽細風吹粉蘂飲酣清
露濕瑶砂不知白馬紅韁解偷喫東田碧玉花

漢武帝于宮中宴西王母　　曹　唐

鼇岫雲低太乙壇武皇齋潔不勝懽長生碧宇期
親署延壽丹泉許細看劍佩有聲宫樹靜星河無
影禁花寒秋風褭褭月朗朗玉女清歌一夜闌

漢武帝將候西王母下降　　曹　唐

崑崙凝想最高峯王母來乘五色龍歌聽紫鸞猶
縹緲語來青鳥許從容風迴水落三清月漏苦霜
傳五夜鐘樹影悠悠花悄悄若聞簫管是行蹤

送宫人入道　　元　稹

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擬駐千
年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
帶角冠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說著瑶臺總淚垂

送宫人入道　　項　斯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帶玉冠多

誤拜欲辭金殿别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
陽舊賜箏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
上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　　白居易

道林談論惠休詩一到人天便作師香積筵承紫
泥詔昭陽歌唱碧雲詞紅樓許住請銀鑰翠輦陪
行蹋玉墀惆悵甘泉曾侍從與君前後不同時

送劉尊師祗詔闕庭　　曹　唐

五峯此别隔人間雙闕何年許再還既掃山川收
地脉須留日月駐天顔霞觴共飲身雖在風馭難

陪跡未間從此枕中唯有夢夢魂何處訪三山

贈入內供奉僧　李洞

內殿談經愜帝懷沃州歸隱計全乖數條雀尾來南海一道蟬聲噪御街石枕紋含山裏葉銅瓶口塞井中柴因逢夏日西明講不覺宮人拔鳳釵

書畫

奉述飛白書勢　岑文本

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游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羽林恩詔御書王太尉碑　張說

隴首名公石來承聖札歸魚龍生意態鉤劍動鋩輝字得神明保詞慙少女徽誰家羽林將又逐鳳書飛

御題國子監門　闕名

宸翰符元造榮題國子門筆鋒迴日月字勢動乾坤簷下雲光起梁間鵲影翻張英聖莫擬索靖妙徒言爲著盤龍跡能彰舞鳳尊更隨垂露象常以沐皇恩

畫鶴篇省中作　錢起

點素凝姿任畫工霜毛玉羽照簾櫳借問飛鳴華表上何如粉繪彩屏中文昌宮近芙蓉闕蘭室絪

縕香且結鑪氣朝成緱嶺雲銀燈夜作華亭月日暖花明梁燕歸應驚片雪在仙闈主人顧盼千金重誰肯徘徊五里飛

詠郡齋畫片雲　岑參

雲片何人畫塵侵粉色微未曾行雨去不見逐風歸只怪偏凝壁回看欲惹衣丹青忽借便移向帝鄉飛

和中書侍郎院壁畫雲　李收

粉壁畫雲成如能上太清影從霄漢發光照掖垣明映篠多幽趣臨軒得野情獨思作霖雨流潤及生靈

觀開元皇帝東封圖　馬戴

儼若翠華舉登封圖乍開晃旒眞主立冠劍侍臣陪迹類飛仙去光同拜日來粉痕疑檢玉黛色訝生苔挂壁雲將起凌風勢若迴何年復東幸魯叟望悠哉

省試觀慶雲圖　李行敏

縑素傳休祉丹青狀慶雲非煙凝漠漠似蓋乍紛紛尚駐從龍意全舒捧日文光因五色起影向九霄分裂素觀嘉瑞披圖賀聖君寧同窺汗漫方此覩氛氳

省試觀慶雲圖　柳宗元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祕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迴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

贈寫御眞李長史　李　适

玉座煙消硯水清龍髯不動紫毫輕初分隆準山河秀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捲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詠省壁畫鶴　宋之問

粉壁畫仙鶴昂藏眞氣多騫飛竟不去當是戀恩波

雜伎

試霓裳羽衣曲　李　肱

開元太平日萬國賀豐歲梨園厭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香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誰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

打毬篇　蔡　孚

臣謹按打毬者往之蹴踘古戲也黃帝所作兵勢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竊美其事謹奏打毬篇一章凡七言九韻

德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鎚玉鑾千金地寶杖琱文七寶毬寶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由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鬣錦鬉風騄驥黃絡青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

觀拔河俗戲　玄　宗

俗傳此戲必致年豐故命北軍以求歲稔

壯徒恒賈勇拔拒抵長河欲練英雄志須明勝負多謀齊山岌業氣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先此樂時和

奉和聖製觀拔河俗戲應制　張　說

今歲好拖鉤橫街敞御樓長繩繫日住貫索挽河流鬬力頻催鼓爭都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人日西臺觀打毬應制　武平一

令節在遨遊分鑣戲彩毬驂驔迴上苑蹀躞繞通溝影就紅塵沒光隨赭汗流賞闌清景暮歌舞樂時休

幸梨園亭觀打毬應制　沈佺期

今春芳苑遊接武上瓊樓宛轉縈香騎飄颻拂畫

毬俯身迎未落迴轡逐傍流秪爲看花鳥時時誤
失籌

送棋待詔朴球歸新羅　張喬

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
圖窮荒迴日月積水載寰區故國多年別桑田復
在無

和集賢相公西溪侍宴觀競渡　吴融

片水聳層橋祥煙靄慶霄晝花鋪廣宴晴電閃飛
橈浪疊摇仙仗風微定彩標都人同盛覩不覺在
行朝

太常觀閱驃國新樂　胡直鈞

異音來驃國初被奉常人纔可宮商辨殊驚節奏
新轉規迴繡面曲折度文身舒散隨鸞吹喧呼雜
鳥春襟衽懷舊識絲竹變恒陳何事留中夏長令
表化淳

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　張説

金天誕聖千秋節玉醴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騮歌
樂府何如騄驥舞華觴連騫勢出魚龍變蹀躞驕
生鳥獸行歲歲相傳指樹日翩翩來伴慶雲翔

又

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
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髤髵奮鬣時蹲沓鼓怒驤
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又

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龍媒不因兹白人
間有定是飛黃天上來影弄日華相照耀噴含雲
色且徘徊莫言闕下桃花舞別有河中蘭葉開

奉和中宗皇帝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　徐彦伯

夾道傳呼翼翠虬天迴地轉御芳洲青潭曉靄籠
仙蹕紅嶼晴花隔綵旒香溢金環盈廣座聲傳伎

舸匝中流羣臣相慶嘉魚樂共哂橫汾歌吹秋

奉和中宗皇帝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　李適

拂露金輿丹旆轉凌晨黼帳碧池開南山倒影從
雲落北澗摇花寫浪迴飛楫爭標排荇渡輕帆截
浦觸荷來橫汾宴鎬歡無極歌舞年年聖壽杯

霓裳詞三首　王建

敕賜宮人澡浴迴遥看美女院門開一山星月霓
裳動好字先從殿後來

又

中管五絃初半曲遥教合上隔簾聽一聲聲向天

頭落學得仙人夜唱經

又

紘索摐摐隔彩雲五更初發滿宮聞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染霓裳月色裙

舞馬詞六首　張　說

萬王朝宗鳳扆千金率舞龍媒眄鼓凝驕躞蹀聽歌弄影徘徊

又

天鹿遥徵衛叔日龍上借羲和將共兩驂爭舞來隨八駿齊歌

又

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

又

帝皁龍駒沛艾星蘭驥子權奇騰倚驤洋應節繁驕接迹不移

又

二聖光天合德羣靈率土可封擊石驂驔紫燕摐金顧步蒼龍

又

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踟蹰

器用（珍寶服御幷附）

賦簾　太　宗

參差垂玉牖舒卷映蘭宮珠光摇素月竹影亂清風彩散銀鉤上文齊桂戶中唯當雜羅綺相與媚房櫳

凝碧池侍宴應制賦得出水槎

武三思

彼木生何代爲槎復幾年欲乘銀漢曲先汎玉池邊擁溜根横岸沈波影倒懸無勞問蜀客此處即高天

尚書郎上直聞春漏　周　徹

建禮通華省含香直紫宸靜聞銅史漏暗識桂宮春滴瀝疑將絶清泠發更新寒聲臨雁沼疎韻應雞人迴入千門徹行摧五夜頻高臺閒自聽非是駐征輪

聞漏　王岳靈

建禮含香處重城待漏臣徐聞傳鳳詔曉唱辨雞人銀箭殘將盡銅壺漏更新催籌當午夜移刻及三辰杳杳從天遠泠泠出禁頻直疑殘漏曙肅穆對勾陳

太清宮聞滴漏　嚴巨川

殘雪初晴後鳴珂奉闕庭九門傳曉漏五夜候晨

扃北斗横斜漢東方落曙星煙氛初動色簪佩未分形雪重猶每白山遥不辨青雞人更唱處偏入此時聽

百官乘月早朝聽殘漏　莫宣卿

建禮儼朝冠重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凌霜環珮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靄祥光起霏微瑞氣攢欣逢聖明代長願接鴛鸞

望含元殿御扇開　張莒

萬國來朝歳千秋覲聖君輦迎仙仗出扇匣御香焚俯對昭容近先知曙色分冕旒開處見鐘磬合

時聞影動承朝日花攢似慶雲蒲葵那可比徒用隔炎氛

賦得濟川用舟楫　胡權

渺渺水連天歸成想幾年孤舟亂曲岸輕楫濟長川廻指波濤雪遥瞻島嶼煙心迷滄海上目斷白雲邊泛濫雖無定維持且自專還如聖明代理國用英賢

雲母屏風隔坐　闕名

彩障成雲母丹墀隔上公才彰二紀盛恩播一朝同近玉初齊白臨花乍散紅凝姿分縹緲轉珮辨玲瓏意愜分偏厚名新寵更榮誰知歴千古猶自仰清風

府試古鏡　闕名

舊是秦時鏡今藏古匣中龍盤初挂月鳳舞欲生風石黛曾留殿朱方適在宮應祥知道泰鑑物覺神通肝膽誠難隱妍媸信易窮幸居君子室長願免塵蒙

隔仗望含元殿爐煙　裴次元

冕旒初負扆卉服盡朝天暘谷初移日金爐漸起煙芬馨流遠近散漫入貂蟬霜仗凝逾白朱欄映轉鮮始看浮闕在稍見逐風遷爲沐皇家慶來瞻羽衛前

銅儀　韋莊

銅儀一夜變葭灰暖律還吹嶺上梅已喜漢宮今再覩更驚堯曆又重開窗中遠岫青如黛門外長江綠似苔誰念閉關張仲蔚滿庭春雨長蒿萊

題舊賜屏風　温庭筠

曾向金扉玉砌來百花鮮濕隔塵埃披香殿下櫻桃熟結綺樓前芍藥開朱鷺已隨新鹵簿黃鸝猶識舊池臺世間剛有東流水一送恩波更不廻

奉試明堂火珠　崔曙

正位開重屋凌空出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淨光難滅雲生望欲無遥知太平代國寶在

名都

上元日夢王母獻白玉環　丁　澤

夢中朝上日闕下拜天顔髣髴瞻王母分明獻玉環靈姿趨甲帳道悟昇函關似見霜姿白如看月彩彎霓裳歸物外鳳曆曉人寰仙聖非相遠昭昭寤寐間

省試驪珠詩　耿　湋

是日重泉下言探徑寸珠龍鱗今不逆魚目也應殊掌上星初滿盤中月正孤酬恩光莫及照乘色難踰欲問投人否先論按劍無儻憐希代價敢對此氷壺

同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　劉長卿

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勲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白社同遊在滄洲此會稀寒笳發後殿秋草送西歸世難常摧敵時閒已息機曾連功可讓千載一相輝

初授秘監幷賜金紫閒吟小酌偶寫所懷　白居易

紫袍新秘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子孫無可念家業不能營酒引眼前興詩留身後名閒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

焚裘　闕　名

睿主臨前殿懲奢爇異裘忽看陽焰發如覩吉光流麗彩辭宸扆餘香在御樓光隨遺燼滅氣逐遠煙浮素朴同風變雕華與志休大垂恭儉德千古揖皇猷

初除官蒙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因謝惠貺兼抒離情　白居易

新授銅符未著緋因君裝束始光輝惠深范叔綈袍贈榮過蘇秦佩印歸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遶身飛明晨戀别朱門淚不敢多垂恐汙衣

草木

荅史館張學士段庶子柳學士集賢院看花見寄兼呈柳學士　韋應物

班揚秉文史對院自爲鄰餘香掩閣去遲日看花頻似雪飄閶闔從風點近臣南宮有芳樹不竝禁垣春

詠中書省花樹　張文琮

花萼映芳叢參差間早紅因風時落砌雜雨乍浮空影照鳳池水香飄雞樹風豈不愛攀折希君懷袖中

洛城東花下作　白居易

記得舊詩章花多數洛陽及逢枝似雪已是鬢成霜向後光陰促從前事意忙無因重年少何計駐時芳欲送愁離面須傾酒入腸白頭無籍在醉倒亦何妨

賦得花發上林　獨孤綬

上苑韶容早芳菲正吐花無言向春日閒笑任年華潤色籠輕靄晴光豔晚霞影連千戶竹香散萬人家幸遶樓臺近仍還雨露賒願君垂採摘不使落風沙

大曆十四年侍郎潘炎試花發上林苑　王表

御苑春何早繁花已繡林笑臨明主仗香拂美人簪地接樓臺近天垂雨露深晴光來戲蝶夕景動棲禽欲托凌雲勢先開捧日心方知桃李樹從此別成陰

沈香亭牡丹三首（原作清平調　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子弟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篇承旨猶苦宿酲因援筆賦之龜年捧詞進上上命梨園子弟約略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瓈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特異他學士）　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又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又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因詠紅藥當階翻詩以爲一句未盡其狀偶成十六韻　白居易

罷草紫泥詔起吟紅藥詩詞頭封送後花口拆開

時坐對鉤簾久行觀步履遲兩三叢爛熳十二葉參差背日房微斂當堦朶旋攲釵葶抽碧股粉蘂撲黃絲動蕩情無限低斜力不支周迴看未足比喻語難爲勾漏丹砂裹僬僥火熖旗彤雲賸根蔕絳幘欠纓緌況有晴風度仍兼宿露垂凝香薰罷畫似淚著胭脂有意留連我無言怨思誰應愁明日落如恨隔年期菡萏泥連萼玫瑰刺繞枝等量無勝者唯眼與心知

華林園早梅　鄭述誠

曉日東樓路林端見早梅獨凌寒氣發不逐衆花開素彩風前豔韶光雪後催蘂香霑（一作繁）紫陌枝亞

拂青苔止渴曾爲用和羹舊有才含情欲攀折瞻望幾徘徊

詠桃　太宗

禁苑春暉麗花蹊綺樹妝綴條深淺色點露參差光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如何仙嶺側獨秀隱遥芳

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蘇頲

桃花灼灼有光輝無數成蹊點更飛爲見芳林含笑待遂同溫樹不言歸

桃花園馬上應制　張説

林間豔色嬌天馬花裏穠妝伴麗人願逐南風飛

帝席年年含笑舞青春

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李嶠

歲去無言忽顦顇時來含笑吐氛氲不能擁棹迷仙客故欲開蹊待聖君

和詠廨署有櫻桃　孫逖

上林天禁裏芳樹有紅櫻江國今來見君門春意生香從花綬轉色繞佩珠明海鳥銜初實吴姬掃落英竊將稀取貴羞與衆同榮爲此堪攀折芳蹊處處成

左掖梨花　丘爲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左掖梨花　皇甫冉

巧解迎人笑偏能亂蝶飛春風時入戸幾片落朝衣

紫薇花　白居易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黄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翫郡齋海榴　宋之問

澤國韶光早開簾延霽天野禽宵未囀山蜚晝仍眠目玆海榴發列映巖楹前熠爚禦風靜葳蕤含景鮮清晨綠堪佩亭午丹欲燃昔忝金閨籍嘗見

玉池蓮未若宗族地更逢榮耀全南金雖自貴賀賞詎能遷撫躬萬里絕豈染一朝妍徒緣滯遐郡常是惜流年越俗鄙章甫捫心空自憐

侍宴詠石榴　孔紹安

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只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唐詩紀事曰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高祖爲隋討賊河東紹安監其軍深見接遇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行間來奔拜内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先來歸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詠石榴有愁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之句）

題殿前桂葉　虞僎

桂葉生南海芳香隔遠山今朝天上見疑是月中攀

採芙蓉　太宗

結伴戲方塘攜手上雕舫船移分細浪風散動浮香游鶯無定曲驚鳧有亂行蓮稀釧聲斷水廣棹歌長樓烏還密樹泛流歸建章

闕下芙蓉　　包何

一人理國政昇平萬里呈祥助聖明天上河從闕下過江南花向殿前生慶雲垂蔭開難落湛露為珠滿不傾更對樂懸張簨簴歌工欲奏採蓮聲

和錢員外早冬翫禁中新菊　　白居易

禁署寒氣遲孟冬菊初拆新黃間繁綠爛若金照碧仙郎小隱日心似陶彭澤秋憐潭上看日慣籬

邊摘賜酒色偏宜握蘭香不敵

賦得殘菊　　太宗

階蘭凝樹霜岸菊照晨光露濃晞曉笑風勁淺殘香細葉彫輕翠圓花飛碎黃還將新歲色復結後年芳

九日菊花詠應制　　釋廣宣

可訝東籬菊能知節候芳細枝青玉潤繁蘂碎金黃爽氣浮朝露濃姿帶夜霜泛杯傳壽酒應共樂時康

禁中春松　　陸贄

陰陰清禁裏蒼翠滿春松雨露恩偏近陽和色更濃高枝分曉日虛吹雜宵鐘香助爐煙遠形疑蓋影重願符千載壽不羨五株封儻得迴天眷全勝老碧峰

禁中春松　　周存

幾歲含貞節青青紫禁中日華留偃蓋雉尾轉春風不為繁霜改那將眾木同千條攢翠色百尺澹晴空影密金莖近花明鳳沼通安知幽澗側獨與散樗叢

望禁門松雪　　王涯

宿雲開霽景佳氣此時濃瑞雪凝清禁祥煙羃小松依稀鴛瓦出隱映鳳樓重金闕晴光照瓊枝瑞

色封葉鋪全類玉柯偃乍疑龍詎比寒山上風霜老昔容

貢院樓北新栽小松　　錢衆仲

愛此凌霜操移來獨占春貞心初得地勁節始依人晚月煙猶薄當軒色轉新枝低無宿羽葉靜不留塵每與芝蘭近常慙雨露均幸因逢顧盼生植及茲辰

尚書都堂瓦松　　李華

華省秘仙蹤高堂覩瓦松葉因春後長花為雨來濃影混鴛鴦色光含翡翠容天然斯所寄地勢太無從接棟臨雙闕連甍近九重寧知深澗底霜雪

歲兼封

恩賜柏樹應制　趙彥昭

器乏雕梁器材非構厦材但將千載葉常奉萬年
杯

春池柳　太宗

年柳變池臺隋堤曲直迴逐浪絲陰去迎風帶影
來疎黃一鳥哢半翠幾眉開縈雪臨春岸參差間
早梅

御溝新柳　陳羽

宛宛如絲柳含黃一望新未成溝上暗且向日邊
春嫋娜方遮水低迷欲醉人託空方鬱鬱逐溜影

鱗鱗弄色滋宵露垂枝染夕塵夾堤連太液還似
映天津

御溝柳　杜荀鶴

律到御溝春溝連柳色新細籠穿禁水輕拂入朝
人日近韶光早天低聖澤勻谷鶯棲未穩宮女畫
難眞楚國空摇浪隋堤暗惹塵何如帝城裏先得
覆龍津

小苑春望宮池柳色　崔績

帝京春氣早御柳已先榮嫩葉隨風散浮光向日
明悠揚生別意斷續引芳聲積翠連馳道飄花出
禁城柔條依水弱遠色帶煙輕南望龍池畔斜光

照晚晴

賦得臨池柳　太宗

岸曲絲陰聚波摇帶影疎還將眉裏翠來就鏡中
舒

和徐侍郎中書叢篠韻　蔣渙

中禁夕沈沈幽篁別作林色連雞樹近影落鳳池
深爲重凌霜節能虛應物心年年承雨露長對紫
庭陰

玉堂種竹六韻　吴融

當砌植檀欒濃陰五月寒引風吹玉牖摇露滴金
盤有韻和宮漏無香雜畹蘭地疑雲鏁易日近雪

封難靜稱圍棊會閒宜閣筆看他年終結實不羨
樹棲鸞

賦得竹箭有筠　席夔

共愛東南美青青嘆有筠貞姿衆木異秀色四時
均枝葉常無改風霜豈憚頻虛心如待物勁節自
持春鮮潤期棲鳳嬋娟可竝人爲憐初籜卷粉澤
更宜新

府試木向榮　鄭谷

園林清氣動衆木散寒聲敗葉牆陰在滋條雪後
榮欣欣春令早藹藹日華輕庾嶺梅先覺隋堤柳
暗驚山川應物候皐壤起農情秪待開花日連棲

出谷鶯

賦得御園芳草　陸贄

陰陰御園裏瑶草日光長靃靡含煙霧依稀帶夕陽雨餘萋更密風暖蕙初香擁妓緣馳道乘輿入建章濕煙搖不動細影亂無行恒恐韶光晚何人辨早芳

賦得龍池春草　陳翊

青春光鳳苑細草遍龍池曲渚交蘋葉迴塘惹柳枝因風初冉冉覆岸欲離離色帶金堤靜陰連玉樹移日光浮靃靡波影動參差豈比生幽遠芳馨衆不知

賦得龍池春草　宋迪

鳳闕韶光遍龍池草色勻煙波全讓綠堤柳不爭新翻葉迎紅日飄香借白蘋幽姿偏占暮芳意欲留春已勝生金埒長思藉玉輪翠華如見幸正好及茲辰

飛躍

時樂鳥篇（并序）　張說

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能延京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鶯領文背糅以五色今此鳥本南海貢來與鸚鵡狀同而毛尾全異其心聰性辨護主報恩固非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延京雖敘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臣竊同延京獻詩一首

舊傳南海出靈禽時樂名聞不可尋形貌乍同鸚鵡類精神別稟鳳皇心千年待聖方輕舉萬里呈才無伴侶紅茸糅繡好毛衣清冷謳啞好言語內人試取御衣牽啄手瞋聲不許前心願陽烏恒保日志嫌陰鶴欲凌天天情翫訝良無已察圖果見祥經裏本持符瑞驗明王還用文章比君子自憐弱羽詎堪珍喜共華篇來示人人見嚶嚶報恩鳥多慙碌碌具官臣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李白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聽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鶴舞還過茝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見上林春雁翔青雲寄楊起居李員外　錢起

上林春更好賓雁不知歸顧影憐青籞傳聲入紫微夜陪池鷺宿朝出苑花飛寧憶寒鄉侶鸞凰一見稀

應詔詠巢烏　楊師道

桂樹春暉滿巢烏刷羽儀朝飛麗城上夜宿碧林陲背風藏密葉向日逐疎枝仰德還能哺依仁遂可窺驚鳴雕輦側王吉自相知

禁林聞曉鶯　陸展

曙色分層漢鶯聲繞上林報花開瑞錦催柳綻黃金斷續隨風遠間關送月沈語當溫樹近飛覺禁林深繡戶驚殘夢瑶池轉好音願將棲息意從此沃天心

詠寒食鬬雞應秦王教　杜淹

寒食東郊上揚鞲競出籠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爪屢通中飛毛徧綠野灑血漬芳叢雖然百戰勝曾不自論功

賦得魚登龍門　元稹

魚貫終何益龍門在苦登有成當作雨無用恥爲鵬激浪誠難泝雄心亦自憑風雷潛會合鬐鬣忽騰凌泥滓辭河濁煙霄見海澄迴瞻順流輩誰敢望同升

河鯉登龍門　闕名

年久還求變今來有所從得名當是鯉無點可成龍備歷艱難遍因期造化容泥沙寧不阻釣餌莫相逢擊浪因成勢纖鱗莫繼蹤若令搖尾去雨露此時濃

魚上冰　王季則

北陸收寒盡東風解凍初冰消通淺溜氣變躍潛魚應節能知化揚鬐任所如浮沈非樂藻沿泝異傳書結網時空久臨川意有餘爲龍將可望今日愧才疎

詠飲馬　太宗

駿骨飲長涇奔流灑絡纓細文連噴聚亂荇遶蹄縈水光鞍上側馬影溜中橫翻似天池裏騰波龍種生

歸馬華山　白行簡

牧野功成後周王戰馬閑驅馳休伏皁飲齕任依山逐日朝仍去隨風暮自還冰生疑隴坂葉落似榆關蹀躞仙峰下騰驤渭水灣幸逢時偃武不復鼓鼙間

天驥成才　徐仁嗣

至德符天道龍媒應聖明追風奇質異噴玉彩毛輕蹀躞形難狀連拳勢乍呈效才矜逸態絕影表

殊名岐路寧辭遠關山豈憚行鹽車雖不駕今日
亦長鳴

天驥成才　盧　征

異産應堯年龍媒順制牽權奇初得地蹀躞欲行
天詎假調金埒寧須動玉鞭嘶風深有戀逐日定
無前周滿誇常馭燕昭慽不傳應知流赭汗來自
海西偏

羽林騎　韓　翃

駿馬牽來御柳中鳴鞭欲向渭橋東紅蹄亂踏春
城雪花頷驕嘶上苑風

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黃　滔

上瑞何曾乏毛羣表色難推於五靈少宣示百寮
觀形奪場駒潔光交月兔寒已馴瑤草別孤立雪
花園戴豸慚端士抽毫躍史官貴臣歌詠日皆作
白麟看

御前連中雙兔　闕　名

宸遊經上苑羽獵向閒田狡兔初迷窟纖驪詎著
鞭三驅仍百步一發遂雙連影謝含霜草魂消向
月弦謹聲動寒木喜氣滿晴天那似陳王意空隨
樂府篇

和崔黃門寓直夜聽蟬之作　張九齡

蟬嘶玉樹枝向夕惠風吹幸入連宵聽應緣飲露
知思深秋欲近聲靜夜相宜不是黃金飾清音徒
爾爲

和崔駙馬聞蟬　張　籍

鳳凰樓下多歡樂不覺秋風暮雨天應爲昨來身
暫病蟬聲得到耳傍邊

唐詩掞藻卷之八終　男（輿軒）校字

唐詩掞藻八卷（内府藏本）

國朝高士奇編是書仿文選文苑英華之例分類選錄凡三十二門皆館閣之體故名曰掞藻